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三・子部・雜家類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卷八至卷三十二）〔明〕朱國禎撰……………一

皇明世說新語八卷附釋名一卷〔明〕李紹文撰……………四七五

戒菴老人漫筆八卷〔明〕李詡撰……………六一七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八

召問命官

官數

設官

判府

增設知縣

停蔭

世蔭不同

二則

大選詩

十首

選法

二則

尚書不輕授

本兵

大小九卿

二則

南兵叅贊

攝篆

二則

總督總兵

五則

門旗

湧幢小品目錄

一

部屬凌歷

官名

駙馬教習

調吏部

調官

藩臬久任

監司上坐

考選臺諫

鹽運官

獎縣佐

經歷清廉

進階

少僊

坐部考察

三則

廢舊規

二則

驟黜

門戶

兩佐伯

增年待劾

白巖知人

品服

武臣品級

叅遊佐擊

龍虎將軍

皇親封伯

土司銜

衙門體統

會議

隨朝米

選官圖

換職

繆姓

啟事

二大

湧幢小品目錄卷八

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八

湖上朱國禎輯

召問命官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 太祖于便殿 上問二儒者在家何業一對曰臣業農

上曰卿業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 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於春至秋而獲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

湧幢小品 卷之八

稼穡之艱難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對曰臣業

醫 上曰卿為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

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膽甜 上

曰是能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

臣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奇惡乎對曰人之善

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者擢國

子助教蓋自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革丞相陞六

部尚書正二品各司所事 上自御 奉天門選

官其慎重如此

官數

洪武四年正月申書省上天下府州縣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員是年平蜀十四年後平雲南以漸增置內外官共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在外二萬二千七百九人

設官

周官三百六十舉六官成數言也然一官之下如醫師中下士凡廿八人計天官正數項下凡大夫

湧幢小品 卷之八

上中下士共二百九十二人而府史奄女史御史不與焉地官更煩是周家王畿千里之地設官大小固已不下二千餘人而官官皆得自辟其途甚廣所以野無遺賢

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唐一萬八千餘宋三萬四千餘 國初成化五年武職八萬餘文職如洪武之數此外又有中書帶俸譯字生通事樂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寫字人不可勝紀

判府

祥符東封王欽若趙安仁並判兗州二公皆見任
執政也慶曆初西鄙用兵夏竦判永興陳執中范
雍知永興一州一判二守判者大臣押文書之虛
銜也陳執中乃實授范雍乃領使帶州者其實不
同

增設知縣

嘉靖倭患光祿卿章煥請每縣多設知縣幾員及
轉巡撫又請移襄陽分巡于樊城夫縣令詎可增
而樊城隔襄陽府僅一水地雖浩繁不過附襄一

湧幢小品

三

聚落寧可以大吏處之故部覆設一通判要之通
判亦贅員如杭州唐樓亦有此官何嘗見通判到
衙門資彈壓耶

停陰

萬曆二年主事龔錫爵爲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
弘之陰張太岳票 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
不准補此公節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
年爲期

世陰不同

呂憲以蔭爲中書舍人中鄉試官至南太常卿陶
魯以軍功至右布政世錦衣千戶黃綰以議禮至
尚書雖以蔭起家要不可以常格論至孫許之蔭
以錦衣官二品三品忠臣之後又當別論弁州公
皆收入任子官位大于所由一則然則然矣不可
不辨然至近日蔭錦衣階一品加至三孤往往有
之孫許之後不足言矣

永樂而後用人雖漸重科目然以才學自致公卿
者甚多任子如朱長史復之子濬官尚書儀侍郎

湧幢小品

四

智之子銘尚書太子太保其餘有蔭編修給事中
御史者因其人品原不限以官今優者自府部五
品陞遠方太守次乃得爲運同以瞿洞觀之賢遠
在黃尚書之上止于運使加太僕少卿致仕此豈
最初用人本旨耶

大選詩

許松阜集

每年雙月大選其日 上視朝吏部堂上官先於
門下面奏請 旨選官 上是之承旨退待各衙
門奏事畢同吏科都給事中候於御道上一拜三

叩頭謝 恩出赴東闕支待房光祿寺署官供酒
飯畢各官又赴午門外叩頭候於直房移時上
覽本畢傳出印子本於左順門部官接出照本填
榜張掛於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選事畢各官
出朝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選候 旨
之暇次第其事作詩十首以紀歲月云耳

面奏

天曹欽擬授官資九品分題列等差奏罷階前仍
候旨重瞻 龍表徹封詞

通曉小書 卷之八

五

上門

峻登玉級面金臺 御旨親宣吏部來直到御前
方跪奏四承天語聽俞哉

說選

國家利器在人賢揀選從公本奉天 聖主面前
承詔令真如造物舉生全

引官

鴈行魚貫藹如林俱向 龍樓肅整襟贊罷叩頭
瞻日表人人無任感 恩心

賜酒飯

恩賜從天降玉音大官承 旨禮惟欽 御河南畔
開新宴濺濺恩波似水澆

叩謝

近午大官供饌畢風清日朗酒容溫整衣肅向天
門拜一食無忘 聖主恩

用印子

朱函象印出 宸居色色官銜紀奏書從此品階山
一定朝除應直是天除

通曉小書 卷之八

六

上本

印罷奏書還捧上中官傳進 九重官重瞳閣道
方傳出虞舜官人本至公

填榜

印子官銜印 御書移時傳本付尚書大官捧下
方填榜歡動除官意氣舒

張榜

看榜除官數百人歡呼萬歲祝 龍宸今朝幸免
遵行過祿厚才疎愧此身

選法

霍渭涯以兵部主事養病家居起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疏辭且言邇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遷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輒以二官爲清要以至翰林不畏 陛下而畏內閣中外臣工不畏 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內閣爲腹心請自今翰林入閣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卽遷外省叅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官改除叅政布政翰林六品以

湧幢小品

卷之八

七

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仍轉翰林六部郎中員外給事中御史俱補郡守僉事叅議監司守令政績卓異卽擢卿丞有文學者擢翰林而舉人歲貢亦得以擢翰林陞部院不宜以資格限 上趣韜速之任所奏內外官遷轉資格令廷臣集議以聞 吏部尚書廖紀等奏言韜以翰林吏部不遷外任臣以爲翰林設官之意本與常調不同在史局則國典攸存在經筵則君德所係或以備顧問或以代王言故 累朝優異之典視他官爲重所以崇

獎儒臣而責效亦自別也況九年考滿方陞二級間遇編纂乃一轉官今欲與常調比而同之非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謂編修講讀六品以下俱調外任練達政體然後遷轉翰林臣觀講讀諸臣俱及第人員或考選庶吉士凡儲養數年方進斯秩六品外任則如府通判州同知之屬二甲進士例得爲主事知州翰苑儲材乃欲無罪而廢使居州郡下僚反不得如常調是豈人情也哉吏部銓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官之賢否黜陟俱欲廉訪其

湧幢小品

卷之八

八

實故必公正而練達者方稱任使若資望既深量處京職亦不爲過然亦間多外補豈謂官吏部者不改別曹陞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內閣之地尤政本所關故近日所用皆 先朝輔導舊臣韜欲以翰林入閣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卽遷外省叅政及各部侍郎是豈 累朝優禮老臣隆重師傅等職是矣意也又謂六部尚書侍郎或留兼師傅等職是矣又謂或改除叅政是爲有罪者言歟有功者言歟臣所未知也蓋 國初法制未定人材未出故

聖祖鼓舞作興使人樂于效用故不以常格拘之今
列聖相承因時損益隨材器使為官擇人勸為成規
至精大備信萬世所宜遵承如韜欲以 國初未
定之制為法別議資格以為定守則 太祖以後
宸謀睿算永可垂憲者其將若何願 陛下詳察
焉 上曰朕以人君深居宮禁不知外事必賴左
右大臣協力贊佐若為大臣而不能實察民情何
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叅政及提學副使者
量加陞擢用正欲其實歷政事以資聞見以備他

湯幢小品

卷之八

九

日重用吏部及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識內外
兼用豈可循資輕授耶我 太祖初年法制草創
者固難比擬以後定制及 列聖成憲不可不遵
但用人圖治亦當因時制宜豈能一一拘定常格
況予奪皆出朝廷自今內外官出入遷轉所司隨
時斟酌以聞

尚書不輕授

馬文升為兵部右侍郎三品滿九載僅予二品俸
久之進左侍郎以散赤哈寧汪直陳鉞陷之謫戍

又數年起左副都督右都為兵部尚書蓋尚書之
不輕授如此

本兵

洪武中更本兵二十三人惟茹少保瑄九年嘉靖
中更二十六人惟楊少保博十年自永樂迄正德
一百二十年更四十四人方臨安鈍于少保謙白
南宮圭馬鈞陽文升或七年十年十二年此外大
抵再歲不一歲隆萬兩朝亦未有及七年者

大小九卿

湯幢小品

卷之八

十

六部不相統攝小九卿體殺各部而事與之關如
光祿則關禮部先年光祿卿崔志端陳俊南光祿
卿牛鳳以厨役事屢與禮部爭言本寺非禮部之
屬文移往來不應自大封還劄付下部詳議至叅
奏受屈由此觀之要見小九卿如太僕則屬兵部
國子監鴻臚尚寶俱屬禮部京兆無所不屬矣近
年郭明龍為南祭酒李九我為南少宗伯署事郭
還其劄付俱用咨文二公同年而郭疆甚李不能
抗亦一變也余署南翰院院之體貌原與大九卿

並葉臺山署宗伯事移劄付讓 皇太孫賀表葉
以書先之謂舊規如此亦懼余之抗也夫居官各
有體豈以此爭彊弱哉

九卿以大小分文移間宜有低昂且一切總于大
聽其提撥有事則知會可耳若謂之屬則與各司
官何異

南兵叅贊

南京兵部叅贊于成化二十三年班在吏部尚書
之上又多以南吏書轉叅贊高下名實皆不相應

湧幢小品

卷八

七

此制之最舛者又南中守備叅贊下操勅操江衙
門傍坐故操江都御史每于次日閱操避之至萬
楓潭爲南御史上疏改正夫吏戶禮兵刑工自周
公來天造地設可容參差乎

攝篆

南中九卿篆大不攝小小亦如之李九我爲南少
宰偶缺大司成衆議歸李李固執不
偶閱王襄簡公有和侍郎楊惟立攝祭酒二詩亦
少宰也又羅圭峯亦以南少宰再攝國學皆故事

特未之考耳近年南大條缺以太僕卿攝戶部事
所屬講相見儀節不知作何狀王諱軾公安人官
太子太保惟立楊晉齋守隨也尾註云惟立雙生
子圭峯名玘南城人

南京科道不避部堂臺臣猶歷于堂官至科臣則
直與大九卿公會矣考之起于成化初年給事中
王讓讓上饒人天順八年進士爲南吏科給事中
屢有陳奏剛愎自用大臣中有少忤之者必摺撫
其過立見論列或受人囑而陰爲之報復朝廷以

湧幢小品

卷八

七

言官優容之讓益肆每會議必與六卿並坐遇大
臣于道不爲禮或兩人肩輿行讓必策馬從中左
右顧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者三年考滿吏
部侍郎章綸填考有大體宜知之語讓又嘗劾祭
酒劉俊俊不能平刺得讓爲出繼之子登科錄旣
書其所後父母爲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爲生母
而不及其父俊因揚言讓以母爲所後父之妾當
具言于朝讓乃慚屈詭疾去官後數年復補考祭
黜之霍渭涯在南與科道交章然不能盡改也

總督總兵

文臣稱總督武臣稱總兵皆是虛銜總兵之名見于元末 國初因之中山王伐吳檄曰總兵官准中書省咨云 至正統年始有定名曰總兵曰副總兵總督見于宣德中巡撫總督糧稅至麓川之後王靖遠用之軍務疾疇繼之靖遠轉南兵部亦曰總督濊務乙巳之變于少保以本兵稱總督未幾用之兩廣又用之兩廣湖貴用之兩廣川貴用之陝西用之宣大 世廟時又用之薊遼保定用

湧幢小品

卷之八

十三

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 武宗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改總督為總制嘉靖三十年 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稱仍改總督胡梅林總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間至今稱曰胡總制云張經至總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兩廣

文官至總督方稱軍門巡撫操江不與焉撫操經過所督地方要謁見至大門外下轎山中門入後堂相見軍門上坐撫操列坐其送迎軍門俱至大

門外看轎各總兵照撫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見介冑行跪動臣亦由旁門庭參其隆重如此然總兵行跪動臣庭參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撫皆稱軍門御史捶參將陵借又將何極

兩廣總兵舊皆以勳臣克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給事中欧陽一敬 題請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鎮覆尤為例

韓襄毅公初至廣時三司官以地方殘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見行跪禮後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

湧幢小品

卷之八

十四

昌應禎論令改正 先朝巡撫不許攜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言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無子可矜者乞勅各官攜妻子完住許之由是巡撫始得攜家

門旗

撫臺衙門前立竿以黃布帖軍門二大字又矣在外兵道亦用此例帖飭兵二字按臣從來無之一

日登慈感寺閣望見二大黃旗如撫臺坐處異而問之則鹽臣也因問上帖何等字僧曰貞肅不知起于何時懸此有何意趣假如坐八人轎撫臣以示威重猶可其他乘之豈不羞歟

部屬凌壓

六部屬官禮部以清秩與吏部相近壓居戶部之前每每爭執可笑聞近日兵部亦壓戶部工部又欲壓刑部益可駭

官名

湧幢小品

卷之八

十五

國朝官制稽古為式惟大理左右寺丞為堂官而左右寺正則屬官倉務稅庫皆稱大使而按察則稱副使府縣學掌印曰教授教諭而州曰學正

駙馬教習

凡駙馬教習宣德中有本家學錄正統中俱令赴國子監習禮讀書祭酒依學規教之成化中令駙馬二十五以下者送監讀書弘治中令習兵書嘉靖六年令吏部會同禮部查照勳戚事例于國子監博士助教等官或在部及附近教官內推一人

教習遂以禮部主事一員司其事

調吏部

由禮曹郎調吏部者前朝往往有之近時則陸太宰光祖王光祿守素及朱左通政敬循三人朱涂所及見乃吾師閣學金庭太保之子魁梧有氣韻戊戌以儀制郎入會場填副榜副考若都給事中強之皆不從及太保在位君以本官入京至嘉禾病作亟抵家而卒未及中壽可惜太保因之驚悸又為人言所困剛一年而沒此天人交窮之會要

湧幢小品

卷之八

十六

之太保清約忠慎終始不渝逢時不辰未展所抱天乎何尤

調官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一時被掠州縣官悉調用有昌平知州肅禮者最賢嘗為五河知縣凡十年清節愛民方陞此官到未二月甚有守禦功亦被調為嵩明知州此最無謂大虜突入與民牧何與而受罰乃爾惟壬午浙中兵變二司普代是時顧沖庵養謙代為杭嚴兵備大能鎮服其年秋聞余入

試方納卷一卒盜燭執而捷之狂故態不服有一
長官親泣嚴喝乃默默受杖而去問之則顧公也
大約人情蠢動必起于微而賞罰操縱必謹于細
達權變審時勢惟知者能之

藩臬久任

先朝二司官久任各自本司加陞如僉事則九年
少亦六年徑陞副使副使陞按察使藩司亦然太
守九年為叅政又九年為布政有副使李隆僅三
年陞叅政見即報泣曰我何負于職而陞此官乎

湯懞小語

卷之八

七

遂致仕去正德間圓速化藩臬互相遷轉而

祖宗之法壞官亦漸輕矣蓋二司體最重以兩衙門
出者必由大臣所薦即太守亦然今以外轉為劣
蓋由當事者輕其官懷有不肖心故人亦輕之也
世道一至于此可歎可歎

監司上坐

屠竹墟大山開府楚中孟公准為監司公設燕置
孟公上坐孟亦不讓

考選臺諫

祖宗舊制凡給事御史缺止于進士內年二十以上
者選補或徑入吏部弘治間始及中行評博正德
始及推官知縣正德末年盡廢進士考選之例嘉
靖初悉復舊制間嘗一行旋廢格以夏言疏再及
進士王崇等十八人次年復停至 神宗初停評
事不與其六館之停又嘉靖間事也

鹽運官

近日蘇州太守石崑玉以卓異陞運使時謂申王
二相國惡其疆直故重此官因以與石實抑之也

湯懞小語

卷之八

八

後見章元禮通政問之則實出吏部本意題准重
其事權崇其體貌與巡鹽道相抗庶幾得清利源
比石將至御史副使駁其移文遂棄官歸由此言
之并 聖旨亦不作准矣何況其他然考之永樂
平涼太守何士英亦以廉吏第一陞兩淮運使則
前朝誠有故事而今不可行矣

唐宋之轉運使利權無所不握并兼刑名故聲勢
甚重 國朝一一分析銀解藩司米歸漕儲而運
使獨主鹽政其居官最著者無如耿清惠九疇楊

東里以首揆過維揚止餽雞一隻東里厚加接引
薦之朝得陞侍郎當日京官外官相與如此卽謂
之三代以上氣象可也清惠陞後鹽政頗弛乃命
以侍郎再出整理後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增爲
二又增爲四中間惟鄧懋卿最爲驕汰可恨麗愷
菴欲振刷卽便見阻至 穆廟初停遣顛任巡鹽
御史與鹽法道而運使益輕吏部欲復舊制加優
異是矣然不淡惟極重之勢別有調劑而僅于體
貌間爭上下其能有濟乎謂宜擇其優者加兼副

湧幢小品

卷之八

十九

使者令鹽法道抗衡得同見撫按毋班于太守之
列鹽法道缺卽用填補以次推擇爲布政開府則
官重人亦重庶幾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在此
卒亦無如之何也

獎懸佐

王陽明以禮幣獎典國主簿于旺又送官馬一匹
帶鞍一副今有此否

經歷清廉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經歷章

獻中爲第七獻中廣東欽州人歲貢僅陞判大理
府

進階

進階只從本品此舊制也品中之階有二有三亦
須以漸而進後乃淪品文臣自相爲重耳末流之
弊遂不可返吾鄉有爲太守再進階而建坊于右
曰二品坊左曰五馬第則失之遠矣子孫妄作祖
宗亦何自知之

少僊

湧幢小品

卷之八

二十

宋人稱縣尉爲少府甚無謂且少府自是漢官名
不可移又稱曰少僊蓋因梅福嘗爲尉以僊去故
以稱之然僊人爲官者甚衆假如稚川爲勾漏令
則縣正官便可稱大仙矣等而上何官無僊余欲
舉以稱南京司業甚佳蓋南司業優游體尊無一
事私署極水竹園亭之勝真可當此名也或曰祭
酒何如曰有印在手便不得稱僊矣又曰南翰林
掌院亦有印而無一事體又尊獨不得稱僊耶對
曰僊則僊矣食無果居無室行無徒此苦行道入

耳聞者皆失笑

坐部考察

朝觀舊有坐部之制今皆踵行然亦習套虛數耳嘉靖二十年給事中劉天直請于大興隆廢寺畫為十五區區為舍數楹以處各官日輪吏部主事一員稽出入夫省直入觀官約可二千員首領官如之從者十之不知一寺地幾何可以盡容否又其間有公會私會可盡稽查否如此條陳徒煩紙筆可笑也

海幢小品

卷之八

圭

朝觀自藩臬下至苑馬寺上林苑監各署及各處土官衙門官吏各一員名各賚須知文冊進京奏繳惟市舶提舉司例免

兩京屯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復與觀察嘉靖中治中龐嵩上疏請止之得旨著為令龐字振鄉南海人山鄉舉授官後官知府有特祠云

廢舊規

考察時吏部一司屬往請大中丞宿部行事此舊例也巳亥年次當主事某往吏白故某大怒罵曰

若豈請客者豕卿李對泉戴不得已以務廳往中丞溫一齊純知狀亦不得已來赴後遂為例余謂舊規不可廢有如此司屬便當參處身往迎中丞中丞非司屬至亦決不當赴雖細事豈可使屬官得遂彊梁之性

凡 朝觀官遞降京官一班序立此天順中所定若祖制則布政原班于侍郎副都之上

驟黜

黃一道字唯夫嘉靖乙未進士興化府太守有善

海幢小品

卷之八

圭

政僅八閱月南拾遺去輿論憤憤不平曰唯夫黜驟也霍渭涯其同鄉人問閩布政使徐乾曰唯夫為郡如何徐曰閩省第一守也問閩按察使屠僑亦曰唯夫者閩第一守也乃竟黜也先是林方齋文俊為會試考官唯夫方齋取士也甚厚唯夫守興化實方齋薦既而方齋族弟殺人坐罪死祈恩唯夫曰曲人命之獄媚事舉主吾不能由是悟坐黜科道反其詞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脫死囚獄然林獄實不脫或曰方齋不詆唯夫方齋族弟荷校

在獄祈脫死不得曰黃守復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問賄閩吏黠者辦事南都騰流言曰黃守賊黃守賊云且以林獄誣曰亦受林金云言官當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員短長得片語卽忻忻動色曰是實跡是實跡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實跡得實跡遂載劾牘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翁張弄官嗾舌

門戶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皆據在任事件實跡嚴覈爲准前朝太宰如鹽山三原題奏歷歷可據而又禁私揭杜中傷不餘遺力以後節節申明務止恣愼而人情滋僞百弊叢生猶日出於無心可以理想至張太岳用以逞忿辛巳一案諸名賢皆不得免而先年高中玄借閩考黜科道數人不厭人心便有昭雪有至尚書侍郎者此則閣臣權重罪亦重而張爲甚當與奪情兩子中鼎甲同論乃近年以門戶分別求之官評不可得則借鄉評處之又不可得胡盧以莫須有三字處之夫皆好皆惡

原不足據布流言與有意搜求者尤不可據卽確確是實黜之矣不知是祖宗舊制否若創爲新法不知是公心否善善長惡惡短今不可望乃當事者以善爲惡用于門外嫉之其長竟天以惡爲善用于門內庇之其短無迹咆哮顛倒亘古所無且所謂門戶者誰定是天門人門鬼門禽門也世變至此可慨而又有未履任承錮者更可恠

兩左伯

葛端肅以秦左伯入覲有小吏註老疾當罷公爲請畱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邊吏去者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過在布政何可致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于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卽此可謂賢能第一矣
已未年閩左伯黃琮馬平人爲一主簿力爭得免當事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太吏爲一小官苦口此其人伎倆可知註調黃有清操質實爲人所稱命蹇不如葛公遠甚故不免耳

增年待劾

賈俊東鹿人爲山東副使年纔五十有六類贊備然不事淄飾清戎御史惡其愷懽因考滿將劾之一日正色問曰賈憲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回僚問曰何故不以實對俊曰渠以我老將劾我虛認幾歲以成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豕宰尹曼素知其賢得寢後官至工部尚書

白巖知人

葉公天球婺源人爲東昌太守善總條綱立團甲

湯禮小品

卷之八

七

法准定繇役尤篤意人材風俗忤總漕御史總漕入內臺風御史奏移登州喬白巖爲太宰知之曰東人殊宜葉格不行

品服

唐制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青今皆以青而辨以補

武臣品級

太祖以武定天下故紀元洪武武官自勳臣外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從一品都督僉事正二品卽在

外指揮千百戶迺至從六品而止原無七八品惟土官有從七品亦不支俸蓋制之隆重如此今武臣體貌陵夷已極遂成偏重一日有事文臣不得復貴倨以面孔向此曹可慮可慮

參遊佐擊

左右參將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卽左右副將軍也遊擊之名見于武則天以傳游藝爲之用以羅織者佐擊起嘉靖年間

龍虎將軍

湯禮小品

卷之八

七

于文定公筆塵謂虜求加封兵部僂柱國云云上批加龍虎將軍謂此官中國所無而虜所甚羨考之龍虎將軍乃武職二品加授之散官也

皇親封伯

國家于 皇太后 皇后之父兄或子姪皆封伯而誥命則曰推誠宣力武臣夫親臣也而曰武名實相違殊甚如張帆張輓以外戚兼軍功用之則可餘則不可但當封伯而停其號量加保傅階級則得其情矣

土司衙

凡土司官有武衙者宜慰使同知安撫司正長官副長官土千戶百戶之類是也有文衙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縣丞主簿巡檢之類是也長官司有屬宣慰司者有屬府州縣者有屬衛者武衙土官與屬宣慰長官專用日把漢把夷而夷者也文衙土官與屬府州長官事統于郡守州守縣令夷而漢者也屬衛長官與衛官世姻而勢難鉗制不夷不漢者也

湧幢小品

卷之八

衙門體統

衙門體統一失不可復振章元禮職符璽御史奉勅用寶章爭舊規班其上遂為兩衙門所惡終損之歸考之弘治十年南通政夏崇文被拾舊規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通政徐說畏其彈劾不能執始有手本崇文繼之欲復舊于是南科囂然劾之北亦為助終不能申也

會議

朝庭會議皆成故套先一日應該衙門于各該與

議官通以手本盡知至期集于東闕該衙門印官首發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語微言略為會問遂輪書題稿再揖而退既出闕門尚不知今日所議為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門嘖嘖道其狀以告人者

隨朝米

大小官員俱有隨朝米十二石即于品俸內除去其翰林而上支白粳者每石值一兩四五錢猶曰從優若各衙門止支糙米每石賤時不過五錢視

湧幢小品

卷之八

正俸支本色折八錢者又減于數之內矣

李臨川先生戊辰進士觀政禮部隨朝米一石白粳加三斗後癸酉先生官禮科給事中云米不及前五倍意者江陵剋削為之今四衙門一體科道尤為雄峻其復舊例不言可知若各衙門決不可復矣

選官圖

今之選官圖唐人謂之骰子選格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數刻之樂不如數年之榮耶千里字鵠舉河

南人

換職

常表為宰相劾侍郎崔祐甫貶河南少尹郭子儀
又曰祐甫不宜貶德宗怒表罔上即兩換職表為
少尹而祐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謬姓

唐薛至遠知選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謬書其姓為
士欲擬訖增成之志遠曰調者三萬無士姓此必
王忠吏叩頭服罪

海幢小品

卷之八

幸

啟事

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此所謂山公啟事也
想即今註考語之類當時州有大中正能上下人品目則
不獨吏部為然而其原又起于月旦評蓋雌黃之
口其來久矣唐虞時印曰知人官人至周尤詳巨
源每一官缺輒被候數人俟詔旨所向然後顯奏
明明是觀望蓋恬靜之人不樂居職又不欲拂人
意也以此得久安其位而當日用人行政大約可
見自後雜亂至有闢于堂上大呼有鬼者歷唐及

宋與時高下 國初重會舉冢卿不得盡顯廬山
能舉其職而稍嫌于慢盧氏為後進所晉三原最
佳困于內閣居倪馬許極為盛際依稀三代不可
復見矣

二大

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大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蓋
吏治常清兵何由動兵動矣吏治尤為吃緊提衡
者元輔振登者臺長竊謂吏如溫刺養脾胃者兵
如涼劑疏腸胃者人身以脾胃為主吏不可一日
不清兵乃不得已而用之 國朝兼長者前惟馬
鈞陽後惟楊蒲州今則李長垣李若作冢宰必有
可觀惜乎其不待也

海幢小品

卷之八

幸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九

使相 唐宰相 四則

真宗問相 內閣 焦嚴終始 四則

文敏子弟 郎官不屈 三則

夏貴溪 六則 華亭歸田 三則

大臣開邊 閣臣相構 三則 中玄定論

張太嶽 七則 訓士 閣街 二則

被謫得白 五則

湧幢小品目錄

親戚門生免牽累 閣臣勲臣

世將 鄂斬學道 武而能文

韓都督應變 俟命辭

秋崖文武 二則 田水月

梅林手疏 二則 陳同甫談兵 二則

四少保 四則 羅湯俠氣 二則

繫獻千戶 博雜者

論賊卜筮 王葛仗義

吳劉心計 二則



虎枕不殺

巨賈居間 不喜神恠 二則

佐軍興 豕首

湧幢小品目錄九卷

半

湧幢小品卷之九



湖上朱國禎輯

使相

宰相領使最多者唐楊國忠領四十餘使元燕帖木兒領五十餘使又元人曰我官銜半板寫不盡其濫如此 國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貴最多者曰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然經筵以下非官銜而前十六字并勳階皆在其中武

湧幢小品卷之九

十一

臣除受封與命將不同而勳階亦如之乃官至尚書矣并以前歷官悉載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煩冗可厭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館職者即甚貴亦必列之豈以翰林為重露一字亦光榮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張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張氏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劉氏七房十二人蕭氏二房十人竇氏二房六人楊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

三人鄭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盧氏八人高氏韓氏趙氏郭氏各四人陸氏六人武氏蘇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

李氏最繁隴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趙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高子款款子重耳凡四傳為高祖躬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 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會長徙京兆萬年一本奚族 高麗李氏 雞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 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賜姓

湧幢小品卷之九

十二

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後三公七人三師二人

李贊皇貶崖州卒雖得歸葬而子孫遂有留其地者至今蕃衍蠻人極知敬重不敢講鈞禮氏李者至多北陷于虜南沒蠻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無者

鄭綮有歌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為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為飲兵去羸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

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紫由此觀之紫之才必有大過人者因未季托誹諸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宣麻後亟引疾耳士孫偓字龍光唐末宰相性通簡嘗曰士有行必不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同時朱朴有經濟才亦入相惜未造與韓偓皆不盡用可惜

真宗問相

王旦疾甚真宗問可爲相者獨薦寇準得之矣又問張詠不應似不可解看來張之才略畢竟在寇之上乃其剛則相似非真宗不能容也

內閣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學士及大學士等官皆儒臣備顧問者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三楊歷年既久名位益崇然止稱曰閣臣曰閣老不敢著輔相字而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後遂因之亦有稱相者若閣中規制至景泰中陳方洲始備并奏定常朝與錦衣衛官對立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已棘醫者皆謝去父母具棺服待之夜半索水飲遂甦永樂十九年仲弟義仲子讓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天暑舟狹適同鄉翁良興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舟稍寬邀與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財物義與讓獨得免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言然當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通判舟狹縣丞舟雖大亦得幾何蓋國初規制如此卽大臣不敢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爲市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焦嚴終始

王怙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師鄉賢文焦泌陽人劉六入泌陽焦遁去跪其衣冠斬之曰吾爲百姓洩此憤過鈞州以馬少師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賢不肖草賊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鄉果有善狀人

不能忘耳分宜之惡譚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二公不作少師其令終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極有聲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錚錚鈴山隱居九年誰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饌士子至今稱之

分宜讀書鈴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與學宮相隣面山歷歷秀而且整王文恪公作銘有作求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五

惟德世蕃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佳銘也不善用以亾

分宜之高祖號本菴中永樂辛卯舉人官四川右布政卒官吾鄉顧箬溪尚書撫滇中嚴之同年也得小錄以寄嚴嚴寶藏之後嚴敗其冊復流入于顧顧不省落埃中余偶過其家得見惜非好古董也

夏貴溪

貴溪為都給事上言言官之選當取其風裁不當

取其德量當取其翹直不當取其流通當取其珪璋廊廟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斯言可喜而就中探討却自有說舍德量而取風裁則猖狂者得以自售有風裁而無德量則馳驟者終于泛駕且廊廟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覺其趨筆之過耶

貴溪為禮部尚書於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二年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又歷少保少傅并太子太傅太子太師四階乞賜三代誥命又據封妻

湧幢小品

卷之九

本

事例凡繼室只許一人臣為給事中時繼室徐氏封孺人無何天歿又娶蘇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典每與兩宮慶賀中宮親蠶諸大禮皆不得與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盡者惟上幸許

上以其久司邦禮多效勞績允之可見蘇本是妾嬖而立為繼室當時驕橫眾無敢駁禮臣舞禮其不克終宜矣蘇廣陵人其父曰綱少女適曾石塘銑與貴溪為聯衿綱出入兩家傳石塘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倉御史艾朴通賄作

奸爲衆所嫉分宜已一一刺其陰事伏毒深夏不
悟安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甚作漁家傲一闕道
黃泰泉至揪須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
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罵喉言者逐之去去三日
而禍作蘇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曾立功
爲封侯地自無怪乃少師驕生嫵嫵生駭入人羅
網中不謂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
玉章于少年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七

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
斤

貴溪死時監刑者主事俞乾驚而仆地移時乃甦
且疏乞歸衆憐其貧贖之不受同寮以詩送云直
道難容惟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抵家五月卒俞
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

相傳貴溪臨刑 世宗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皆
燦燦無他異遂下殊筆傳 旨行刑擁衾而臥

青方出陰雲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師

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
頭既死嚴氏日盛京師人又爲之語曰可笑嚴介
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冷眼觀螭蟹看
你橫行得幾時

貴溪方爲諸生時教諭陳鏐奇而厚遇焉貴溪驟
貴鏐之子于文登進士令麻城升戶部主事知長
沙府湖廣副使貴溪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
博士遺命也陳閩縣人

郎官不屈

湧幢小品

卷之九

八

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與同舍郎劉憲相善方以
議禮驟貴憲尚爲郎蓋居憂請告積十四年矣猶
以原官補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銜之移檄嚴
稽違待報逾年蓋阻之也憲終不爲屈後官光祿
寺丞卒方之伎乃爾固議禮諸臣本色無足怪也
憲閩之長樂人字有度

大臣開邊

大臣富貴已極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滿必欲立蓋
世功名自固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雲韓侂

胃中原 國朝則夏文愍西虜張文忠三衛事有
舉有不舉皆徒費心思不獨無功或至害民殺身
而大者遂亾其國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真名
臣也

華亭歸田

徐華亭在事既久家產又多子弟奴僕難道無得
罪上官鄉里處又與高中玄隙未歸田之後蔡春
臺備兵蘇松性素彊直一番撥攘自然不免其歸
過于高于蔡又或歸之海忠介考海撫吳日月徐

海幢小品

卷之九

九

事已漸解矣皆揣摩之談不足信也

相傳蔡春臺守蘇時徐公子有所請不聽亦不加
禮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職事走松江謁兵道
還徐合男婦數百人皆保形逐其舟大罵蔡只得
隱忍去果有此則蔡轉臬司而治徐非過即謂之
愛徐可也

華亭受謫無所不至近日有定論矣而屠長卿深
詆之謂奸過曹操其言曰瞞盜大利受奸雄名徐
盜大利受賢相名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為助其

然豈其然乎長卿所坐華亭者謂徐燕監司必毀
先帝賜金銀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貧者夫徐
之富豈可瞞過相公雖駭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
此真兒童說話又謂客至延入臥內蕭然若僧廬
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決非矯亦決矯不得以此
二端實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閣臣相構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
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張欲殺高甚的張

海幢小品

卷之九

十

不如是之癡或中有小人窺而欲做則不可知一

日馮保之意庶幾得之

大臣原
名章龍

沈蛟門惱郭明龍不必言矣難道便要殺他妖書
事發沈在閣中間有中書茅姓者進言云外邊謂
是郭侍郎沈嘿不應遂傳出亂做郭幾不免此案
遂為毒藥當中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
惱他置若罔聞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揣摩迎
合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豈嘿之一字真是相體
流禍無窮千古炯戒

妖書發四明在閣中太息謂妖人作此事必逸於外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此湯語也歸德信爲實然彊爭謂一行文必有報怨株連種種大弊天下必亂亂則誰任其咎四明故不聽作愁苦分憂狀歸德力爭不置小內使絡繹報入 禁中 聖上聞之謂四明愛我愈惱歸德歸德亦終不悟後對余道之娓娓余直視胡盧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巧然歸德亦十分老實不能悉此情狀可以羣韓范富歐不可御呂夷簡者

湧幢小品

卷之九

十一

中玄定論

高中玄麤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弁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侍裕即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弁州固已啣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疏不下弁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爲功故首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實錄也

張太嶽

江陵爲童子顧東橋爲楚撫樊拔殊等解帶以贈且曰此帶見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爲托東橋爲司空歿江陵當國峻來見念舊恩欲以當得廢子移之謀於太宰楊虞坡楊曰東橋有顯陵功當錄乃廢一國子生其二兄之子爭於南臺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此乃翁見托之言僕知己之報遂以與峻誰得而爭夫知己之報移廢可也 顯陵之功東橋本有自當長孫承之乃

湧幢小品

卷之九

十二

以與峻而又禁之爭徇私情而忘天倫大義國家大典桀驁如此麟陽旣不敢執正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可笑也江陵歸葬所司承奉太過不必言矣旣歿楊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又山陰朱相國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來覆去百般摹擬悉入鬼魅變幻中讀其疏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所謂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奪情恨廷臣攻之每罵羅倫小子余初以爲疑太岳天分儘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見一新進罵前輩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既滿又有憤激不自尤而尤人決裂安所底止

江陵談武弁有曰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腹軍膏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金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余謂此三者當文武

海幢小品

卷之九

三

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貽之也

江陵奪情僻俸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衙門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餘橫賜不可勝紀

神廟剛值大婚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紛紛惹出許多事來這封君死得不轉巧自古好事都難成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勢也

奪情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彗星見長竟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檢討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卽日

海幢小品

卷之九

三

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杯一日班班者何卜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日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孝杖畢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僉解發戍更幸楚云方杖時鄒南阜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詒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謫戍貴州都勻衛時中文定已爲掌詹侍郎調護甚

至鄒感之文定歿鄒爲立傳而羅給事大紘故論
文定奪職與鄒同鄉相厚年又長聞之大怒幾欲
出揭爲停其傳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
情那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
增是非分門戶人之生也直謂各自樹立使萬物
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稱君子乃成
世界

訓士

許文穆公典已丑試余得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厲
之既至拜謁余切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
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
皆不可與卽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
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
聞者謂平平無奇由今思之卽是宋舉主問生事
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
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俟人領悟當是時
余等安然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
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被謗得白

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謗言余再候不
交片語一茶卽別復有後言謂余豪富田連阡畝
居第干雲者余心知來歷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崇
伯先生座主也宗伯物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率
其子緱山肩輿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
廳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三間耳
先生厲聲曰此件那箇不有徐顧緱山曰翰林先
生庭戶不剪噴噴久之起去野次復艤舟召田父
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
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
豈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
皁核去去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淡譚越十
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
大笑曰辦此何必大才這段意思銜感如何能忘
今老矣益覺戀戀
先生與吳縣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吳縣逍遙
先生愁苦一友問異處安在余曰不見羅漢坐中

有坦腹咄口者有攢眉淚欲墮者各有相法各有稟受各有趨向不得論異同也

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丙戌取士并會錄稍破常格昔歸德為大宗伯頌言壞文體自此始太倉怒甚然會錄果不甚佳墨卷大雅者殊少而太倉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貶價也

是時議從祀諸臣有大瑞廣東人主白沙先生閣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兩先生歸德謂三先生誠當從祀事發內增固不肯覆卒取 中肯行與

清幢小品 卷之九

十五

閣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太倉稱善一時大闕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舊隙且勿論實欲擠代之耳

閣銜

國朝閣臣大約初入為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及謹身今為建極華蓋今為中極惟文華則二伯餘年來在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

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迺進不相兼而高文懿毅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文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朱文懿公奏疏云見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口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齋捧官來即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械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譏 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

清幢小品 卷之九

十五

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評語橫加云云近日輔相真是苦海

親戚門生免受牽累

閣臣當國勿論賢不肖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若門生輩華亭以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陸平泉先生會元入館凡二十七年 穆廟登極華亭當國已餘十年矣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蓋家居當十之九又為南司業恬退如此其又誰得牽累哉此後則鄧定宇之於江陵近日顧鄰初之

於四明皆門生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陸辛丑
鄧辛未顧戊戌並以會元居之更奇

閣臣勳臣

萬曆中葉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
魏公賜第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
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係獨在閣臣勳
臣已乎

世將

世言爲將三世必凶乃薛仁貴旣以壽考終子訥

湧幢小品

卷之九

十七

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卒年七十二諱曰昭定弟楚
玉爲范陽節度使楚王子嵩爲相衛洛邢節度使
檢校尚書右僕射平陽郡王卒贈太保嵩弟萼爲
留後被逐奔洛州入朝見原嵩子平河中節度使
檢校司徒韓國公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左領軍
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凡五世無凶者

鄂斬學道

尉遲鄂公韓斬王不但忠勇兼有謀略晚年俱謝
客學道保其身名韓復能作小詞自號清涼居士

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遊記所謂戰鬪佛也

韓都督應變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
識生員見其中衫異常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
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
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出而不行矣豈不
損威韓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
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披椅
後殺上設一人首觀以筋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

湧幢小品

卷之九

十八

日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孛人至命
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與禽獸
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入
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蒙泉謫甘州郭定襄以詩送之吳匏菴置之集
古錄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顯
名爲勳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厓中丞統吳人少負文名兼長謀畧勘定綿
戎甚著聲績會海上告警視師浙閩性嚴鷲鄴令
徐易永豐人號豐溪論事不相中命卒梓庭下加
詬辱徐舒然不少動徐曰明公怒既定可使下吏
有言乎因歷引辨如是如是朱無以難後中丞被
抑死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鮮比也徐
後為刑科給事中

秋厓之父昂號圭庵為景寧教諭先娶馬氏生子
衣冠綬後娶施氏生統衣不孝與外家猾吏鈕讓

湯幢小品 卷之九

十九

合計以螫陷人命事圭庵本懦儒大懼逃去縣收
施及統置於獄統纔生數日剪敗絮裹之衣又百
計絕其食且中毒幾斃凡五月賴同鄉陳憲副冷
庵訓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狀母子俱出獄
圭庵亦就理得釋後衣冠鈕讓俱敗絕綬以從父
獨存統清彊為名臣冷庵字粹之羅一峯有冷庵
記

俟命辭

秋厓聽
勤作

萬劫羣兇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迂忠一官早

辭一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宵旰之緩急誰
庸蓋以海為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為非之口
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懼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敢
于不避之公日月在天雲靈在地 便宜救旨遂
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誰開黨同伐異
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
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
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年冠履
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寧得報云云

湯幢小品 卷之九

二十

相去漳州千里知逢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
人云云實為 天關萬里變虞倉卒訛非督陣之
時事繫機宜未奉 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
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
何據而止茲幸指揮巖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
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
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叅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
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為壅蔽屠府朝貢夷國謂非
叛臣謀殺寧波巡撫謂非怙勢鄭世威未奉復職

之 旨布置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願指營
衛惟功惟忠爲仇爲厲作福作威訛大軌細且內
外錄囚應死尚多披拾之詞今薦紳爲賊前驅訛
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
原奏之要全爲佑賊之計既非賊曷慮不靖既行
勘曷煩告示既慮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既佑賊
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
使未來僞府之船已熾開刀至於開胸豈法所許
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奏九重
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俟
命爲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
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
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
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
及孰謂公僅蘧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

時猶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歿歛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
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爲績溪令知胡公家
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
免

田水月

徐文長潤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賁去
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健卒飲其下不肯
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公立命縛至斬之一軍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股保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一岳武
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
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
自薊門調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那可
並舉

伯玉志成將軍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後郭私
其千金去志竟不成攷之郭山人名造卿號建初

福清人文諸名公徐天目顧冲吾葉龍潭皆重之
最後葉少師臺山為之傳則其人品可知且燕史
薊略皆有成書何汪之不倫乃爾豈故有怨遂曲
筆耶

戚將軍鎮薊所駐三屯署庫隘稍拓之井及文武
廟梵宮道觀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
在雲端有香錢簿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餉
材具有東湖因濠為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
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鷓可供遊賞忌者蜚語上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日養西湖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
勞為太平雅觀卽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
乃得釋嗟乎為大帥修邊成功暇逸不得動一木
一土至形論列亦大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
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沒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
得膺恤典天啓元年遠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謚
以勵邊將得謚

名將必好文名臣必備武好文故有所附麗而益
彰備武故有所揮霍而益遠名臣不必言矣名將

則近時戚將軍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
希儀交唐荆川故其戰功始著若周尚文劉顯父
子人能言之罕能舉之嘗欲為之查補未能而劉
頗喜文事余與其少子國樺會于招寶山語及戚
大不滿謂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陳同甫談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
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
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
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
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
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塘
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
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
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
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為假
十萬緡以濟之幼安如數與之後同甫上書孝宗

謂錢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於武昌以制中原上雖其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話耳遂不復召見

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之者何損齊璠爲督學檄曰聖門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賢者難乎免矣

繫獄千戶

錢瓊太倉州人字孟玉倜儻彊毅洪武間有勾軍千戶無威虐民無敢抗瓊直前繫之面太祖應對稱旨千戶伏誅瓊賜衣鈔還

羅湯俠氣

羅仲淵吉水人多讀古書性倜儻好施國初挾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五

贊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交皆奇杰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遂復以所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應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皆禮爲賓市里爭訟走求平者盈門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文皇甚嘉之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偕兩縣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鼠散仲淵獨詣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六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邪私邪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仁廟召與語曰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如何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叵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如兩縣官救我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設且與丞俱族矣執中銜之竟因盜官錢被籍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逮獄長子

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攜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
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負益甚諸學士如解胡
金楊輩皆忘勢與交既老乞歸故里卒孫通右都
御史太子少保

湯胤勣在江陰縣其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胤勣
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北官
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
時正嘗語侵胤勣怒就坐上摔之下拳之蹴之衆
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罵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開闔
隨意所如無所不快別自有傳

湯胤勣小品

卷之九

三十

論賊卜交

林公武不知何許人建州土賊葉顛作亂挺身持
帛書往諭賊怒將殺之以攻卜于神曰陰陽勝兆
皆死必立乃免玦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無喜懼
色盜不敢害

博雞者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

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表
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
表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
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
使者意嗾守即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
其官表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於
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辱者
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表使君表人失父母若誠
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即入閭

湯胤勣小品

卷之九

三十

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
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摔下提毆之
奴驚各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
擁豪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
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
欲死而父即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即歸
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
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

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捽使跪數
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
怨望又投間蟻汗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
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
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
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
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
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
臺臺臣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九

中臺臣慚迫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
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吳劉心計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
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卽上有
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問
諸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
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
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旣不能何不

因事自解亾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
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
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
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
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
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勸其
子弟取強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
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自己至未凡數戰殺
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旣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
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
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

劉滋濮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
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
數萬金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
藏白銀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
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
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錠

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錠既去劉告家人亟遠
匿賊且復至賊既登城復命于韓韓見金良久曰
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
曰敗矣携數錠遠遁去既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
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
失韓所携耳

王葛仗義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為生萬曆己亥中常侍馬堂
推清源橫甚諸亡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

海幢小品

卷之九

三十一

錙通衢覩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
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搯而奪之少誰何輒
以違禁論髡為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
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市矣
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
州民謹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戰士
乘墉發強弩傷數人眾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
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為守備負
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偷

臂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
格關聞 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
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必吾分耳吾實
為首奈何林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
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
得獄具棄市臨刑囑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
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朝
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諸大賈心
德朝佐歲時餽遺不絕而中使談頓戢故州民益

海幢小品

卷之九

三十一

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時蘇有葛賢者逐殺收
稅人稅使孫隆故以織造至頗老成敬禮士大夫
兼攝不無擾動賢既為倡從者數萬隆亟走杭州
得免有童 者故役申文定府中為州判起貲數
萬居于湖幕而從之收劉河稅變起泗河奔避中
寒斃賢原名成為當道所改後得赦出有餽皆不
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殺

許穀字本善歙人文穆公國之從姪也豪健善擊

劍挽彊命中嘗被酒臥嶺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視之鼻息甚酣蓋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熱視曰彼無忤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陶公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宛陵遂議城以穀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置立辦後辭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神岡太守淡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卽泗橋先生也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巨賈居間

刑部尚書趙公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分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再偶入坎窞輪過得不死旣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曰公卽拷訊宜爲雙足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數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獄上分宜票旨杖百公自分決死 肅皇抹去之削籍歸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菜厝道傍惻然言于

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再歸及江陵籍沒公召入刑部又力請寬恤乃得少解蓋其厚德如此躋極品享高壽完名全節非偶然已

佐軍典

弁州從兄世德字求美能馭惡嚙馬馳回中道以嫡孫故司馬移蔭爲詹府主簿會倭大入再上書極詆用事者養寇狀衆以爲迂與禮部沈郎者煮黃金不就棄官去所受腹田二千畝悉籍官佐軍典費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綺麗其食麪餅麥飯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

冷淘至斗許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麤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躐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楊範字九疇號棲芸鄞縣人有學行里中有巫稱曰龍神道人談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

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梓其首痛毆之巫蒲伏惟叩頭求解時擁巫者千百人驚怪散去公楊晉齋守陳之祖也

豕首

東吳有張氏者業儒不就輒擲筆謝去論兵說劍走馬獵狐兔為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髯髮直指腰劍手囊血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

湧幢小品

卷之九

三五

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耻已雪張問故指其囊曰某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高義可假十萬緡得諧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至時已五鼓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埋之乃豕首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

講讀學士免考 五則 東官官

院中老柳 瀛洲亭

二大節 希鬚中允

談兵薦起 留館職

館長 二則 改翰林

南翰林 名帖

大名 坊局嚴重 二則

翰林前輩 陞轉

湧幢小品

目錄

十一

已丑館選 五十八則 妙語

良法 好事難幹

言不可行 捲簾審視

人心異

湧幢小品卷之十

湖上朱國禎輯

講讀學士免考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陟疏言臣與掌詹侍讀學士王鏊俱在聽考之數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屬官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於吏部則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頃刻異狀觀視不雅況我朝

列聖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如慶成侍宴坐於四品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官之上 視學與三品以上官坐彝倫堂內今四

品官不屬考察而學士與屬官一樂聽考其於事

體亦甚不便且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有

錢穀刑獄簿書之責其稱職與否 聖鑒昭然若

非其人自甘賜黜又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斷自

宸衷循用舊例特假優禮示崇重儒臣之意從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學士劉機奏臣雖叨任學士掌

印職銜不過五品亦在考察數內乞勅部院先將

臣履歷逐一考覈應否罷斥奏請 聖裁果不係

應斥之數方令臣會同各衙門從公考察允行於

是學士江淵等又奏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

非錢穀簿書必待稽考而後見況臣等歷事 先

朝供奉 皇上前後已二十七年其稱職與否

聖明洞鑒久矣若有不稱惟 陛下顯賜罷黜有不

待於考察者伏望念 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

例特賜寬假以示榮遇從之

合二事觀之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由後

則學士掌印與學士自叙榮遇申明前說也此免

湧幢小品 卷之十

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

來歷又止稱學士不及講讀學士殊欠詳備今并

其官皆為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

復設間或設于南京掌院止侍讀學士豈難其人

抑靳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曉

學士開棍蓋 國初學士原正三品後雖改為正

五品而體貌崇重如故觀楊公之疏可見五品以

下過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間侍疏陳免亦是中

祖宗舊制非因免考始開棍也故講讀學士不得開

棍

又五品不遜一句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亦收入為佳話獨鄧定宇先生見而哂之

東宮官

東宮官如庶子而下 國初俱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 英宗實錄進呈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院中老柳

楊晉庵守隨掌翰林院稱院之後堂有巨柳數章 叅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暴于庭患柳陰之翳之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今院後柳不知何如亦不開貯廩米想米歸戶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後堂東南角有瀛洲亭環以池池去玉河可百餘丈掌院學士曾植齋朝節欲溝河水注之春鍾已具時余在史館科深謬稱為長已註藉求省母

湯幢小品

卷之十

三

學士亟來逐不得已乘肩輿往學士迎笑曰老史官當為主乃爾推托耶時督工者為余同年主事應雲溟朝卿學士門生也與諸公相顧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妙然瀕測地勢高下如何測之池高于河數丈學士召匠詰問曰汝言河高于池可整今何悖也匠不能應余曰彼只欲從事支錢糧耳安惜其他故非親驗不能決學士大笑而止乃別為溝汲井水以灌

二大節

湯幢小品

卷之十

四

童承敘字大章號內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譁浪喜說相譁死生之理自謂體太魁碩當不壽以志屬其同年王思齋俛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後王召為戶部侍郎因它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節云不附石亭求官挽之終不去一朝士辱石氏黨既力為解後 上怒索其人終不妄指迨已罪當時稱羨而世無傳焉嗟乎士君子隱德美行自盡于喉腹中者多矣

希鬚中允

陸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孫文簡公以少詹事副之世廟獨用文簡嘗稱文簡稀養中允蓋屬意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贈少宗伯文簡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穎敏有人以紅燭令作破應聲日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詞林沉默敦篤卽張桂氣倏不忍傾居鄉存厚道不忘故舊子克弘號雪居以乃祖爲延平知府號雪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書及畫人皆寶惜之可謂能世美矣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五

談兵薦起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厓嘉靖壬辰進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試中翟閣老二子衆議藉藉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尋事發削籍并及鄉試事逮秦下獄聞住會倭寇所建白中宵蔡當道薦起爲兵部主事至徐州疽發背卒年僅五十秦魁偉長髯隆準白皙望之若神而止于此命也

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

入京時湖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閔學鳳磐憂之蓋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懼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感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宅編修蒲州悅飲盡懼方出次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六

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塵所述陸平泉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復決不令會元旣入館復爲它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罕希窮措大一絲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旣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謝儀耶

館長

庶吉士推一人年長者爲館長總掌諸務人多匿

年避之 世廟時癸丑馬乾庵自強年在數人下
獨不避遂領長約後卒拜相

館選取二十八人相傳謂上應列宿然 成祖取
有定數而周文襄以年少願入館讀書 成祖許
之則其說似不足據蓋宋端拱初已有此舉以慎
濫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選數符合遂附會之耳端
拱中第十九名爲古成之字亞夷廣之增城人廣
舉進士自古始梁灝及第之年次即成之有張賀
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右已夜召飲置暗藥焉比臚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七

傳成之不能應太宗怒扶出再舉登第與選上聞
前事欲置二人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上甚重之
張詠深奇其才辟知綿州長于文章政事雅意丘
壑後遇異人韓泳邀以僊術謝曰方爲親仕非所
願也卒于官或曰終以僊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爲科道者例應迴避得改翰林嘉靖中
御史胡效臣以父璉任都御史當改 御批白改
授翰林乃近年陰厚私弊准別衙門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 太祖右文之
意可見歲久塌壞右爲衙舍木石俱盡已亥年余
以使事過南中密往觀之荒地畝許而已劉雲居
日寧起掌篆請于工部得百金又節公費佐之修
葺略備乙巳余以司業至劉換祭酒矣舊規本院
缺官印必屬司業院中月剩銀四兩一錢入橐余
受署十八月悉以了餘工并換大門樑柱裁廷中
松栢置櫃買書檢齋中書籍重複者實之雲居亦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八

助足二十一史皆註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數目于
上無得私移私借又誠後來凡司業署事都照此
例別衙門來署則否朱密所以光祿少卿至見而
怒曰偏司業能別官不能亦辭之復發考亭諸刻
充其中此真同心而院役系松老矣每嘆息曰纔
成衙門余旣被廢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
今不知何如夢寐及之覺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詞林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

等余乙卯年三月過故部姚氏乃大京兆書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甲辰會元瞿文懿書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次年借書千里中董遐周一舊帙中有阮山峯名單帖字亦如之而畫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二字居中速字在右想同門之邀帖也蓋凡事之樸而謹如此今滔滔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爲失體矣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九

大名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王偉時爲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費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曰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千今一紙糊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衆相傳爲笑其習稍改

坊局嚴重

詞林官至坊局體嚴重稍暇卽發單帖邀館中新進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餘人聚集設榼深談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處合則稱知己日後連翻爲公輔最高者不難屈已下之劣者亦陰識別以漸改用故新進史官多策勵不敢放蕩慮其卒然來邀也至今詞林中有前輩請後輩後輩不請前輩之說以後此風漸微便渙散極於相傾相賊而後止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十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曰非也張文倍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與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詞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馬之說如余已丑科遇辛未前輩則執此禮後丁酉年補官又有避講讀學士之說余惜惜皆遵行後官南中間同年集弱侯前過家鄧定宇先生爲司成先生辛未科集執舊禮先生固辭曰卽如俗禮所云曰七科以上蓋八科也奈何仍訛至此遂得改正後閱陸

文簡傳文簡辛丑庶吉士徐文貞癸未及第已正位宗伯仍講鈞禮則不但七科不論并官品原不拘拘蓋先輩之從雅道如此

翰林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張太岳丁未進士陸平泉第辛丑蓋前兩科矣太岳柄國位少師起平泉大宗伯從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設譏數數令人刷鬚髮又數更新永若日修汝皮毛行當換改云爾後虛傳有旨令禮卿捧接平泉即趨入無有乃亟請歸善始

湯懽小品

卷之十

善終矣

陞轉

舊制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蓋原五品衙門重之不輕授也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因同官王獻以將秩滿謀于大學士李賢欲為已地故有是命後遂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楊文襄召對錄可考隆慶中申文定修撰滿九年止陞中允又一年

晉論德未幾 穆廟登極講官皆敘陞有十七年大拜者因丙辰己未壬戌三科不館選缺人且值龍飛之會也

凡陞遷龍頭偕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自隆慶戊辰後局稍稍變然龍頭猶如故而外轉流落益多如戊辰李翼軒才名冠世歷藩臬幾四十年僅轉南太僕卿而言官攻之又詞林考察謫官見後考察即與補官牽復仍入坊局集弱侯補後一推南司業未奉 旨即被人言弱侯豈便不堪此

湯懽小品

卷之十

十一

官耶至王損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補官再遷又止陞參議舊規外者不謫謫者不外以一人兼之吾黨之窮乃一至于此

已丑館選

是科三崇甲外選者二十二人中間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聚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劉雲居曰寧得少宰已不及見蔣恬菴孟育歿于南少宰莊冲虛天合黃慎軒輝得少詹傳商盤

新德得太常卿署國子監周礪齋如砥得祭酒馮源明有經得度子區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損之肯堂檢討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轉浮沉間楚藩臬余與林兼宇堯俞皆祭酒被廢三人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見捷至少宰馮少墟從吾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隸弱侯竑一擯不復收陶石簣望齡亦止祭酒吳曙谷道南雖大拜有所阨旋以憂去從來館中之否未有甚于此者而先一科爲丙戌合鼎甲無大拜有五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三

亞卿皆在事久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

隸弱侯率直認真 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已丑則弱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 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勅一書進覽方佳無何相公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養正圖說一冊郭問之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儻發講

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其子携歸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瑞陳矩適至取去數部達 御覽諸老大悲謂由它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閣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鄭之侄曰國泰者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爲序將有它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三

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說尚盛不獨敗官將欲啖肉文之不可輕如此

弱侯以此謫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譚及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真故及切無然余曰不認真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纂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黃慎軒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館而年差減且其弟鄉試同年也黃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爲戲范大不憚遂有違言

黃好佛茹齋持頌若老僧當道頗不謂然因別事
票 肯有薰修當入深山之語又因推祭酒嗾言
官劾之黃遂註藉俄一日僧萬餘人來造自宣武
門至寓所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黃公所招黃實
不知也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歸不出而達和
尚之獄起意欲因達連黃而達故黃所不喜也遂
得免

王損之彊直自遂諸生時文名藉甚且鼎族與申
王兩相國世為通家兩家子弟嚴事之一語不合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五

便悻悻出門去兩相國每每優容素善醫時延入
不免綢繆而絕不與事談人短長饒豫章主事疏
上與杖衆喧傳王相國盛怒損之在傍從吏重處
忌者又加粉飾牢不可破壬癸間申公歸田王公
復出將抵國門恐其為援遂羅入考功法余在南
中問損之當日事情悵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見
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談文尋入西山習靜至明年
二月初五抵宿試院前科場紛紜何人上本何人
得罪畢試後始得其詳而饒疏在正月并不知其

影響也

余去國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遺中所
列事款夢想不及救出陳座師之長子心血幾枯
力辨陳太守之不貪神明可鑒皆粉飾作為罪案
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脫丙丁之厄 見昔陀 實為大
幸老閒無事偶有所得稍述于後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
為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
其名曰僂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六

紫如拾芥驚聲名若逐膻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
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
奴僕欲衆其名曰巧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
已多什起于爭鬪之場亨塞于嶮巖之境得意尚
有疆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
明既衰齒髮非故子弟為卿方有後手期願未艾
願為嬰兒其名曰屎計嗟乎如舍人之言嘗作老
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
免後三計頗覺夷然今後日損母以老子作行屍

也

淵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末利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窮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八十七

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爲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去

惟以退爲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爲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恩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念亦不可示子孫而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

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覆轍也至筆劊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人據爲話柄或悼或愠甚以爲耻卽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夜坐久之忽見燈尖散爲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又不欲寐夜過半燈尖忽散而三度是時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雞鳴遂廢寢待之久久忽散而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十八

五雞三號矣其時爲三月十七日豈是應五更之數耶非耶

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審所擇乎

生平好遊有三快事己亥重九太和登絕頂風淨無纖雲下視漢江如一銀線庚子三月上太山看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已出亟赴之尚未也亦風淨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

抹中晃兩角稍微圍天之半絲下有青黑暈數丈
暈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
土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勝鎔金漸勾漸半
漸圓圓時日觀頂闌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
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雞三號矣或言看有許
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實辛丑中秋石梁賞月山與
樹俱作白玉色泉飛如白玉屑其聲如雷月垂落
而朝霞動白玉忽作黃金色羣鶴蔽空旋繞鐘聲
四合萬山皆應一鹿自橋左突過衆皆驚走余奮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二十九

起逐之將及鹿躍上峻壁回顧作聲沿澗而去則
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太山較大一倍論山
勢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勢亦如之何星之大小
迥異乃爾征北記言大軍四十萬分五哨出塞
文皇至某嶺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反在南矣而陳侃
使琉球記謂仰視星辰亦如在中國一般大約
文皇出塞北不過三四千里而琉球東南海面不啻
數十萬里何星遠近乃爾有自日本來者言在彼

中看亦只如中國一般日本在琉球東南又不啻
幾萬里此皆事之不可解者

近來士夫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恒
叔萬曆甲戌進士五岳俱徧皆有記瑰麗可誦性
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
皆徧此四省非五岳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
也宦遊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給事中至藩臬
後老煉丹家貧蓋敬所先生之任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
擾之猶可才智者擾之禍不可言雖總歸于庸而
禍之大小必有別矣

有諱理之書有紀事之書有方內外洗洋之書今
人纂述多出事門而諸書並採且又刊行失其肯
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友其人險人也佞
必險險必佞實一人也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喫
素惱人用筆自己謝事惡人居間自己清廉罵人

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錢不入方是清立雖無所方是貧我輩有屋有田每每受人書帕豈可言清言貧只是不饒裕不齷齪而已若侈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宜其招怨而翹禍也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我等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第則彼逸我勞矣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二十一

曰怨心便不快曰第心便不開將一點靈臺擾擾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論理耳若論時勢當道其變如忠孝常也變而爲篡殺清寧常也變而爲毀裂皆當想到不及焉則淺過焉則蕙恰好則妙人

或曰聖人能盡鬼神之情狀看今來人情又有出于鬼魅之上卽聖人如何識得余曰易之鬼神造化之體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點乖氣也甚淺甚拙本色人看之如燭火如死菌不足道何況

聖人

收佛之實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寫其萬一姑聽之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二十二

柳批謂文學德行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雨露所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無根而有葉此色厲內荏之小人其得稱正直剛毅乎至謂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醴醬不可一日無則真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頗爲村婆野老而設讀書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救蟻還帶此兩人直是陡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

余自甲申至己丑五年因乞耳生底遂擲置不復
治時方聯第對尊長同儕唯唯而已人皆笑之其
秋忽大開如故不治之效如此

人到氣力竭盡時即責育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
為豪傑未起而消鎔者為聖賢

自來士大夫中有居鄉貪暴而居官反錚錚自勵
者蓋立名進取之心勝所欲有甚於此故也亦有
居官貪暴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蓋保家遠禍之
心勝所惡有甚於此故也二種人甚多然不猶愈

湯懞小品

卷之十

壬午

于出處作惡為世間一大蠹者乎

小人失勢而其力猶能鼓黨動眾攻害君子使君
子不敢開口此亾國之小人而失勢者天也國之
不即亾亦天也君子得時而其力不能拔茅連茹
攝伏小人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誤國之君子而得
勢者幸也國之終于誤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則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
小人則否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

與共功名

韓侂胄亦有好處弛道學之禁崇鄂王之封其當
國初誠失策後亦凶終然終不失為魏公之後
章元禮謂宋朝講明道學 國朝受用此語極有
見解却得 太祖尊崇固是天縱聖人當日宋劉
諸君子之功不少

攻講學者莫甚于宋季至有竄逐流離者然止科
以偽之一字猶可言也近乃訾以牟利利之塗甚
多以學牟之無乃大拙若謂可兼則廉隅齷齪勢

湯懞小品

卷之十

壬午

不同塗如何說得上不過心度心想謂當然人之
愈趨愈下如此

聖人語錄是行的說的門人記的賢人則悟得的
命詞的門人修飾的下此則摹倣的安排門人
附麗的又有一等人絕不知學窺文苑之半斑染
三教之餘唾亦嘵嘵為此是尚口的改頭換面的
其徒讚頌誇張的古有僭經此則僭語盡亦自反
而思之

讀書不求甚解此語如何曰靜中看書大意了然

惟有一等人穿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亂也難道是容他作養他小小惟他此處理會不可說盡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闢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闢他

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必以前者爲非

我輩居林下不是至人莫作懸空齊得喪語直是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十五

向閉門掃軌中尋出許多滋味看世上人紛紛疊疊到老不休真是可憐心下便乾乾淨淨

做官只有兩件爲國家幹事爲自己營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極癡極蠢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

說着造化二字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

思人却引以自命襲此口吻長了浮薄豈當日立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

益精尋常體帖于激處歷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

鎮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

狠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已長若說已長必道人短

宋朝人物克李若水之才可以爲張乖崖克張乖

崖之才可以爲管葛韓范富歐只到得這地位其

分量然也

呂申公用韓富范可謂曲當其才議者謂其挾仇

用間何居

湧幢小品

卷之十

十六

虎豹鯉魚擒而殺之易耳爲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予謂如許兒

孫誠佳但富貴行其惡斲伐元氣根必立枯卽做

好人行善事亦發洩秀氣今年花茂來年無花不

若平平一頂頭巾爲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

也

世謂竹有節而齋華梅有花而齋葉松有葉而齋

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

是君子乃插髮畫眉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

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檜香故干霄而蒼不然
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支幹與三友
另論

余丁酉病幾死病中常覺此身立萬峯頂上兩下
俱深壑或臥危隄上兩下俱大海要見生死關頭
只在此處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與一友譚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特不惡耳每
犯六極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備五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二十七

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改考終命為做僊
人方快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
即是僊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壽為主沉
沉過日即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
能及

近日一名公學問只有三件曰貧可使富賤可使
貴夭可使壽甚以為疑一日悟云貧可富燒煉也
賤可貴鑽刺也夭可壽採戰也此語太峻却可障
邪

妙語

呂仲木曰行藏猶饑飽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
吾腹而度它人之心是既飽而彊飯此語最妙然
自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獨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達被召問于藉溪藉溪久不應再三扣之藉
溪云凡學者治繼述商量義理可以問人至出處
二字不可與人商量也

滇人馬騰海名雲龍以子文卿貴封御史嘗曰枯
體變為榮體榮體即是枯體縷體變為絲體絲體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二十八

故是縷體有味有味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語人曰
善陽也而為善宜陰此人身上真水也
齊武帝評杜僧明云矜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
凡拙者收得好儘自可觀且有滋味不收則害乃
癡拙也

良法

懸錢屋梁日用一塊此賈耘老韓忠獻之法東坡
效之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為之甚多真良法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
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
法

好事難幹

義田本是好事宜與徐文靖行之至請于朝垂
永久而其後不免于爭見震澤長語常熟嚴文靖
亦有此舉爭又如之其子中翰治計戶以田價償
之乃得息世間事皆如此爲善者實難余少年慨
然慕立義舉今老廢不能幹尺寸要之幹亦終歸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二十九

畫餅口實而已

言不可行

緊間先生賀欽遼東人清操絕俗講學宗陳白沙
師事之甚確乃國朝有數人物陳言時務疏欲
革東嶽玄武行宮教坊司除娼優雜戲恐亦難行
但爲之節制可也先生子士誥性通敏博極羣書
陳白沙一見稱之曰老眼識鳳雛弘治壬子鄉舉
抱道自娛不赴春選都御史張文錦薦召首陳十
二事不報辭疾歸先生可謂有後矣

張文定獻十策其三封建豈不迂闊斷分財以甲
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
寇萊公欲斬李繼遷之母真是沒學問

捲簾審視

呂端鎮王繼恩抗李后立眞宗大事眞不胡塗眞
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捲簾審視然
後降階率羣臣拜賀此時帝座上若非眞宗將如
何必死之矣

人心異

湧幢小品

卷之十

三十

文潞公薦唐子方爲盛德在今日則爲套子張乖
崖請寇萊公爲良規在今日則爲惡口王沂公除
丁晉公爲妙手在今日則爲儉計韓魏公瞞富鄭
公爲獨斷在今日則爲擅權匪獨時異亦其人其
心異也

湧幢小品 卷之十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一

韻均 二則

雍政

鄧劉相似 二則

丁祭演禮

太學生分教

好秀才

歷事

民生 二則

秦屠出入 三則

沙汰罷官

精鑿

天人

持舊制

停告考

免追廩

督學發策

湧幢小品

目錄

十一

親行冠禮 二則

重教職

不上名

奏彈靖遠

忤督學

不負心

書香窩

教職入臺

執葢護行

禦倭

材略

贈文

執正存厚

課士

天遣故人

直責主司

救難生子

肥香 二則

辭貢

兩歐陽

濬洋池

世俗溺人

掾令修志

擒盜

三不寶

公庭詩思

天下第一

自稱名 二則

批內官

罰水

代罰

發彙

袖金

禁入試

實効

三司獄傳 二則

湧幢小品

目錄

卷十一

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韻均

五帝之學日成均古無韻字韻卽均也周人立太學兼五帝二代之名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鴟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太學國學漢晉時名也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入國朝因之

湧幢小品

卷十一

雅政

郭明龍爲南祭酒條陳雅政一欵真可歎息疏云兩京國子監則辟雍也此陛下之學也今天下府州縣學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則下縣窮鄉矣臣自受事以來在監諸生數僅六百一時縉紳誇以爲多則往歲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實關于國運隆替臣不意陛下之學乃不得比於府州縣之學臣謹按往牒洪武四年詔選府州縣諸生

俊秀者入國子學得陳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監生悅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樂十九年監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監生程憲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統十四年監生金聰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監生黃夢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順八年監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監生任蘭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監生洪濬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監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風四方示後世也臣請下禮官廣立科條大興學校夫納粟納馬非祖制也今未敢議減萬不敢議增也臣初試士舉人僅五七人其文理優長考在前列者盡選貢耳向非選貢一途太學幾無文字矣臣竊歎天下府州縣學之士盡皆屬文而太學之士乃半居寫倣又府州縣學之士不無以文理被黜而來不無以行誼被黜而來與夫商賈之挾重糶者遊士之獵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學諸侯進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其選士造士最優最上者貢之天子而今之太學郡邑以其被訪被黜無文無行者納之辟雍良可歎也郭去劉幼安代之余為司業劉每歎曰成其國學朝廷設此騙局騙人幾兩銀子我為長兄為副亦可羞也

鄧劉相似

幼安少豪爽登第後收斂一以鄧定宇先生以讚為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養以養後轉北少宰母憚跋涉先生不出龔歿未幾先生卒贈大宗伯謚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文潔幼安有母羅官守次第并贈謚與其學問大略相同豈天之竒人抑志至而天亦從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為南司成蘇士乞一鄉紳書為先所用禮幣中有一詩扇受之則皆細剖名人真筆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授使觀之嗟嘆不已先生笑曰寶劍贈與烈士即以與之其人喜過望而蘇士甚愧惜謂為暗投不見賞也

丁祭演禮

兩雍丁祭北因特遣肄于本監彝倫堂南肄于神樂觀皆道流執事

太學生分教

國初重太學北方初平選太學生為府州縣教官所至伺候若貴戚重臣其被選者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後徵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至數百緡蓋上之所重必有偏勝處雖神聖當天亦無如之何後事聞多坐死者殆亦少息

好秀才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四

郭士淵台州人在國子諸生中以文名為祭酒甘所忌諧殺之 太祖覽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壞了追戮甘極慘

歷事

監生歷事起于天順時兵部尚書馬昂所題謂曹務機要上下疏牘關係不宜專委胥吏當擇監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俾專司繕錄因課功高其入銓常資詔下所司通行著為令

民生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
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
顧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
別可笑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
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爲江西豐城令攜之任慮考
試徃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
年秦湛字尚明有氣槩來爲令痛抑民生每形詞
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一日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五

笑曰請自隗始爲道本末秦駭然起謝過遂待民
生加等

泰屠出入

屠扞石義英寧國人督學湖中持法嚴竿牘俱絕
先任爲泰鴻洲梁無錫人以太僕少卿調補最寬
青衿居間可以參取時有泰晉屠出之謠屠陞南
太常少卿萬曆初張江陵爲政繩下急改爲祭酒
治如督學時而周傲菴子義爲司業周亦無錫人
和厚得士心時又有屠毒周旋之謠至形奏疏屠

尋轉太常卿

屠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與焉禎方九歲從入
郡中考之先父盜發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
題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戰悸不能書書亦難
辨屠閱草稿批曰此有學識而書法乃爾必警于
盜者真二等屠先生其殆聖乎外嚴而中實婉轉
能體人情

先生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
保甲奕昧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攜以入保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六

甲大呼言狀先生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
甲膝行漸前離兩鬢可數丈先生瞬門役判其臂
曰放秀才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
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
言與大杖三十荷校并娼逐出保甲倉皇語人曰
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
也士亦自懲卒以貢爲教官

沙汰罷官

趙鶴宇叔明江都人督山東學政郡邑士汰其十

六又杖死訓導爲諸生所訟勘明調霸州兵備教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豈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見前代教法之嚴如此至沙汰生員又不始于張江陵矣趙詩文刻厲言言自作奇人奇人

精鑒

正統元年兩京設提學御史各省設僉事彭勛永豐人往南直隸松江府應試取十五人華亭七人或以爲少請益之不許曰吾所取皆決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錢溥第一徐觀第三張恭第五所遺

湧幢小品

卷十一

者華亭二人耳其精鑒如此此後南畿督學最著者母若衡水楊宜與我浙江山之趙鍾楊拔瞿昆湖趙拔申許王三相國鐘以僉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誌傳表亦盛事也楊至總督侍郎

天人

李獻吉督學江西試士袁州畢巖介溪來見時巖方讀書鈴山堂有盛名獻吉亦雅重之談次巖偶及其生文字曰此儘佳何不真上等獻吉曰固也爲舉其詞自首至尾不遺一字且誦且問曰如此

可得上人否巖駭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復談文字長短矣性高簡獨待士甚厚令勿謁上司行晚禮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廢遂與御史江萬實忤互訐奏萬實謝病去而左布政鄭岳叅政吳廷舉與獻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劉喬尤甚皆以侵官奏廷舉至棄職去獻吉亦累疏劾辯事下總制陳金金以軍前多事不暇請以各奏詞併付巡撫任漢及紀功給事中黎奭等勘理漢等顧慮不能決於是給事中王壘言江西羣盜縱橫之時各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官不能協濟時艱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傷風化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會奭按之忠等奏岳喬賊有實跡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皆宜罷黜廷舉論事過當擅離職任罪次之又劾金臨事托避漢中立不決萬實奏詞半誣布政使黃瓚按察使王秩僉事李淳等承勘遷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議覆詔黜岳喬爲民夢陽冠帶閒住奪廷舉俸一年瓚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萬實後以考察去官而獻吉在事寧王陽禮重之請得陽春

書院記後寧王敗遂以此陷獻吉林見素救之得免凡恣睢險薄之名加者無所不至至天啓元年始賜諡公論乃定

持舊制

孫世芳華容人以職方郎出督雲南學政爲寬科條凡試士旣命題度不盡記者示以所由曰稟質由人撰詞由質苟不及此卽宿構何爲御史某欲合試諸應舉者持之曰非制約士以八月五日始集會城御史卒不得試其僚由左布政遷爲都御史撫滇遷之日勅諸司不得乘輿傳呼公曰制內三品始得輿外三司輿非制也然都御史爲布政時業已先之且都御史與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輿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爲斂容謝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試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陳公鳳梧督湖廣山西學政上疏力爭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學者拒之真一大快陳後至副都御史泰和人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九

子年吳御史從憲收至千五百人中試者幾三十人近年始題革而督學自以干請批送者甚多吾友陳赤石大綬至盡黜之又一大快陳浮梁人

免追廩

舊制廩膳生員黜退者追食過廩米甚以爲苦成化九年北提學御史閻禹錫引考察黜官爲此免追從之

督學發策

席元山書爲刻城令多善政後唐漁石龍至時召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義遂相知重及元山以議大禮位宗伯與宰衡異同時龍督學陝西因鄉試發策論朋黨陳列大義以諷元山閱錄曰是策專箴大察非唐提學不能作亟呼泰吏語曰爲我謝唐君謹受教矣元山丰裁甚峻此段屈已受善亦自難及然未知真能受教否尋病命入閣卒不起則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壯時不克已從人消鋒氣質老而悔之真是可惜

親行冠禮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

葉良材崑山文莊公之曾孫也督學御史張鰲山以名臣之後親至學行冠禮而字之日世德文莊之澤遠矣鰲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鄒頴泉督山東學得刑知吾侗日異日當文名天下時刑年方十四召讀書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東方傳為盛事

重教職

國初最重教職所司不許差遣教生員必有登科合式者方敘陞或辭職得去官廣東博羅人林厚字萬重以舉人歷四學職凡三十六年方允歸今勒為定法積三四年一轉惟有氣力資緣者上進又進士得告改大郡副榜舉人得大州縣其擢尤易尤速而貢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陳賢參政觀之弟永樂初徵入館修大典先後八年為諸儒所重嘗獻平安南頌嘉禾頌孝感賦上奇其才 朝廷建普度大齋詔百官欲追薦其先者各上名禮部賢獨不上日吾平生不佞釋于今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一

敢以徇君耶論者劾其違 詔不忠忘親不孝眾為危之賢曰吾以此得罪復何恨有 旨置不問歷清淮湖口南康教職方客京即有邑子暴病往視之已啗不能言第數响其橐已屬賢賢檢視橐中裝且百金慰之日得無念此乎錙銖弗致而家者吾貴也竟全歸之在南康常出江潯見一人病學為同舟者所乘昇歸學舍于飲食戒家人謹視問其家知在嶺南移書久不報疾歛而瘞之

奏彈靖遠

正統十四年四川衛儒學訓導詹英言靖遠伯王驥都督官聚等奉 命征思機發不體 上心惟縱已欲行李二三百扛動役五六百人挾帶絲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違 祖訓擅用鬪割之刑以進御為名實雷以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傷殘畧不憫惜其運糧又不設法每軍運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賦糧為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一

江邊攻圍不克被盜殺歿都指揮等官却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收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 皇上深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三

勘明確具聞 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等奏捷 賜勅獎諭令還京尋畱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

竹督學

戴冠長洲人爲諸生高朗下視曹耦人多忌而非毀之然卒莫有過者試必居首督學御史紹興人以文章自負或譖曰戴秀才唾宗師文御史怒將黜之會罷官得止後以久次貢爲紹興訓導與御

史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歿其家謬云爲戴教官激怒以氣疾歿遂歸雅有志尚小時卽上書有司請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壯益究心時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撫江南特愛重每召見輒款語移時聽其論議未嘗不偉歎知非經生也及貢至王公已爲吏部尚書見之驚曰爾尚舉子耶因問當今切務條上數事大要以用賢爲國家首務勸公不棄通言不特已見勿以嘗挫奪志其言審諤皆有所諷切在紹興時浙中海塘爲患有韓參議者從訪水利得失條上皆行之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四

不負心

俞繪滑州人少負意氣爲父兄服里正役輸糧入海時有閩寇充民兵有斬艾功不自敘爲諸生舉于鄉赴京過浦浦令馮鄉人也貸十金旣下第謁得歙縣訓導馮已歿矣遺金還其子珏珏以無券弗受繪曰貸金無券信我也若遂弗償非負汝父負心也汝父復生其謂我何爲文告其墓匠與珏乃受廣西嘗聘典鄉試有以金賂取者賦詩慰遣

之其人愧謝去任惠州過贛按察僉事陳公壯以卒送之道經南康卒謂尹曰過賓乃陳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贖辭曰吾非陳姻卒給君矣 憲廟時羅倫章懋以言被謫方在歛抗疏請以已官贖倫等罪天下壯之

書香窩

劉昂字孟頴祥符人性狷介與眾寡諧家貧績學勤苦成化間江浦張瑄巡撫河南聘為子師公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辭之提學副使天台陳公選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五

約

聞而嘉重餽魯齋遺書命生徒有器資者從之游以身為教講究義理務使學者體而行之經指授者多為名士貢禮部授內丘訓導教士不倦內艱起補棗強郡太守知其賢委攝邑符政令清簡百姓安之日讀書堂上事至又能立辦弘治庚戌滿九載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為當道所沮遂歸歌曰職冷官微言語輕不如歸去結鷗盟林間睡起三竿日且與兒孫樂太平致仕歸築室扁曰書香窩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教職入臺

邵清字士廉江寧人弘治壬子鄉舉為江西德化教諭典試咸自主斷交薦考上上選御史教職擢臺臣自清始清在臺逢逆瑾之禍廷杖罰米瑾敗復官備兵左江費表事竣歎曰可以歸矣居家蕭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教職尚入西臺今并國學各堂俱寢不行開茸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執蓋護行

劉文靖之父名亮以貢為濱州澄城教官性嚴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濱病暑夜坐雨中諸生更執蓋立侍去澄城道梗諸生共推勇有力者護之與盜角不能近此雖公之教法而一時士風之厚亦可見矣

禦倭

唐欽堯嘉定人為諸生有名好講論世務慷慨有大節貢入京倭奴犯境亟歸言于大吏權假卸廬兵為援賊薄城下親仗劍登陴冒矢石一夕賦逸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六

約

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疑之卽躍馬往見賊方自林麓中迤邐出將濟河命連弩射之賊惶駭走竟解圍去先是城中無儲君以縣邊海上賊必首犯請易漕糧以銀奏需十萬粟以是城久圍而民以無恐時狼款兵被調城守出私財厚撫其豪長人人得其懽心以備倉卒可指麾也

材略

黃暎莆田人僊遊訓導知縣王彝以二百金寄之雖所愛妾莫知也彝病歿先生呼其子來授之改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七

麗水時浙寇張甚衆推其材略奉以捍賊卽加部署諭以忠義衆感激效歿鼓之而進賊奔北境土以平陞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時濟江董船覆呼近岸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衆乃亂流而渡董獲免衆義之刻石書其事

贈文

賀鈞廬陵人家嘗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爲麗水令見官不能俯仰張羅峯方赴召

馳傳絡繹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孝弟忠信贊儀悉却有強之受者則曰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誼今乃復見南宗伯涓崖霍公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詞不飾以屏僞禮不緝以崇質言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孚誠求自得而無外羨云一日出城誤傳輿蹶落水士子傾城來迓則方坐池亭吟詩相與奉之而入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八

執正存厚

陳芹應天府上元縣人爲崇仁教諭其令峻刑併徵衆大譁有二生員素有私憾遂揭于諸司誣以倡率鼓衆聽者不察膝下節提芹執不發奏記曰今奉朝命不能禁民無越志而謂倡自二生此理勢必無臺持三尺法槩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教事而坐視誣陷是不得其職則當去也若一生自以別情取戾則憲約自有三等簿在豈肯輕縱當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帶皆善

士也此弘治間事 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與令抗當道亦雅信重今則唯唯曰可殺便殺之矣又有一教諭曰李登與芹同縣亦得崇仁有肆侮貧士者眾為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懲遂積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時令亦被它揭屬直指使者密委它官訪令事正登之親故也因為詳解得不罪人以問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熱中仕版吾安忍重傷其意人咸多之

課士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九

王士和字希節候官縣人正德丁卯舉人甲戌署錢塘教諭縣自弘治丙辰王獻登科未有進士幾二十年公萃諸生試之日課文一通親為改定盡月輒第而警策家故饒豐酒饌與諸士飲食如親子弟或貸與錢物不校諸生感奮凡二十年成進士者十五人連考鄉試晉繁昌令高郵知州調海州以優之棄官歸卒年六十

天遣故人

廖軒字鍾範崇仁縣人幼刻苦力學正德八年鄉

薦署海鹽學事與同寅陳瑋相友善瑋莆人也敦行誼善詩文二人愛慕皆出肝膈公歷任廣楚常修候於瑋及謝事家居瑋年已七十餘忽攜僕來訪相見對泣旋復忻慰居歲餘瑋遘疾弗起公揮淚曰兄母慮天遣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瑋顧僕點頷而逝公為捐貲厚殮立主於家服朋友服為喪主率子侄朝夕哭臨七日訃報瑋子至則厚遣歸其柩

直責主司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二十

李鳳祈州人嘉靖三年為象山司訓古貌古心博學能書內子雙替愛禮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麾使還其主坐齋舍中日肅諸生多所發明會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醜詆語鳳整冠掀髯直前厲聲曰大人為斯文宗主士子觀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氣奪從容步出閉門求歸雷之終不可得

救難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陝西鄠縣王邦相者攜其幼子

六兒往投巴縣劉主簿王簿王姊夫也至則不禮
會劉亦失官歸王不得已乞與同舟又且病王簿
恚之至潛江欲下諸水屢不得死乃推而棄諸路
旁逸去父子匍匐行乞市中居無何父困于獨行
乞間乞于學諭任良幹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
乎吾不為計將父子同死誰為還鄉知若者遂躬
詣困處致醫藥館教備至王病且死泣數行下公
亦泣曰若無憂吾為若治後事歸若子乃買地葬
立石焉收六兒于家與弟同臥起令學書報書于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一

王之族兄為順天府通判者無幾通判亦卒書未
達鄴而王氏以主簿獨歸意見殺訟起成獄則通
判之父為王翰林九思得遺書篋中六兒手模在
焉或疑書詐其母劉思子垂死見之泣曰吾見其
指缺此當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潛江取子當是時
任已行取赴京行時誠家人王氏來取子無留一
錢至則家盡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獄
亦解任後官申陽知州祖母尚無恙父母具存五
十後生子人以為有天道云

肥香

王良臣錢塘人名軒受業姚文敏公之門經術精
專以貢為松谿教諭時年五十無子棄去不赴陽
明先生為賦當年一詩家本饒中落晚年藝菊後
圃號曰肥香道人後有子曰元世其家學為休寧
訓導家復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欵方宥堂司訓我湖門人吳御史巡按浙
中行部謁廟畢詣司訓齋執弟子禮如受業時方
平受不辭豪家行重賄脫重罪司訓怒斥去若兩
公者真可以風矣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二

辭貢

許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當貢入京以疾辭或
問其故曰吾少壯不克致身於明時今老矣無能
為也吾嘗勸友人某以恬退不吾聽卒齋恨以歿
幽明之際吾何忍負且自言而自背人謂我何督
學阮山峰高其志若牒云此生殆痼疾煙霞足媿
世之沉湎榮寵競進不止者飭有司具冠帶禮幣
旌之

兩歐陽

歐陽閔字崇勳泰和人文莊公之族兄也從王文成游宸濠有異志進日以時事論將有漢七國之變計將安出三問文成不應而密詔之曰書生何容易譚天下事可讀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長詩賦童燕子重之語人曰歐陽生理學之山賜詞賦之左宋也
訓凡五歲滁州學正與其鄉先生胡莊肅公深相結滁人號曰歐陽家又一醉翁矣父之拂衣歸子況字曰方博極羣書為文敏而瞻尤工四六亦以明經貢如京師例入太學同舍某病調護盡力沒則棺歛某子以謁選科貸界之數百金無何卒於官馳往伏哭其子謂收責也色彌感公收淚言曰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吾鄉者過于一哀而出涕豈有恨耶急取券付之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長有此也遠近傳誦其義

海徵

程文恭休寧人為邑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義

形於色邑令李遴難郡大夫嫁禍於余孝廉璉侍御史行縣問諸生皆不敢對獨前盛言枉狀辭氣俱奮事遂解學使稍更張不厭衆心具言其不可得止為西安訓導擢遼東海州衛教授少夢渡海作破海詩曰日月乾坤鏡波濤魚鱉家攬觀窮宇宙指顧判夷華遠負海此豈其徵也尋告歸年九十卒

奇中

楊松字孟岳建寧人正德中貢士授廣州府訓導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四

母喪歸貧甚莫自存也乃時時自謂宇宙道義場中不會饑餓倒人服閱復授廣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士習樂游衍耽身利松謂之曰陳公甫非汝鄰邑偉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今江門煙水白龍池之風月揭揭如在同時握鼎鴈持衡樞者今安在也而況如諸生者樂游衍耽身利哉學士黃佐為諸生時貧甚松却其贊重遺贈之佐父善星曆多奇中而松謂之曰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

多士

胎色

蔡黃卷晉江人字于省故名黃園生時胎衣色黃故父以命之後學使為改曰黃卷精易學嘉靖中貢授睢州訓導督學置優劣二籍卷持不署曰所名劣士非劣也貧也某不願吾黨有此名抑平原獨無何害轉汝陽教諭識趙賢孔惟德於諸生中其後賢至南京吏部尚書而惟德來為郡太守卷不往賀惟德率同官來拜乃出見其後率以朔望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五

率同官省候至則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請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竝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時密問曰吾師有以示之蓋望其為邑子請者卷曰願公愛民如子于願足矣不知其它盜陷永寧城指揮某當連坐重辟惟德來問卷曰法不可貸也而情則亟政弛久矣事起倉卒一庸弁其安能支指揮竟得生後聞其故齎百金為壽佛然辭却曰吾何與吾何與仕終唐府教授唯汝兩地並祀之學宮

濟泮池

翁興賢尚書正春之父也以貢歷金山衛學職陞兩淮運判不赴在金山武弁慮文盛軋已為木將軍關弓射文廟甚者毀棄聖像為厭術翁素究青烏家言捐俸濟泮池得木將軍聖像于污泥中未幾諸生張翼軫李凌雲徐光啓相次登第光啓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劉志字景仁順天人通經史為近體詩有警句性謹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論禮必以朱子家禮為的為某國公府教書訓導欲遷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請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彊焉志曰以若所為非獨禮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賂他訓導錢賂者草疏以進英廟震怒責某公所為謀者枷暄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識又嘗勸某公毀銅佛以鑄器某公不肯彊之乃從後志年未五十得奇瘍被面以死人指以為毀佛之報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禍則服以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則指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六

以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異端之說愈久益熾殆無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掾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掾起家初為吳江典史築長橋有功遷常熟簿尋擢令時推能吏虞山出軟粟甚肥美民摘以獻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樹并絕其種曰後必有以是進奉病吾民者南自負博雅修邑志人頗訾之滿九載歸

擒盜

張汝駮陝西涇陽縣人以掾吏為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盜入劫庫自呼壯卒健僕格鬪甚力盜引去至明偵其窟伏蠻洞深入擒之皆盡先在司農辦事庚戌虜警在事者計無所出以問掾應對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間人才既異途沉下僚者豈少哉掾雖不顯而壽八十一子問達官尚書天固有以優之矣

三不寶

郭文通慶都人嘉靖末以掾為碣石衛經歷時征

賊伍端諸將皆敗獨文通大開城門使卒環侍持滿以待動賊熟視不敢動尋遁去居民賴之後屢討賊有功擢至肇慶府同知嘗語人曰吾有三不寶官也錢也命也嗟乎不寶官高士也不寶錢清士也至不寶命則忠孝大節皆從此出此聖賢豪傑詎易及哉

公庭詩思

吳孟謙莆田人為府小吏性峻潔容止端嚴弘治三年為順德丞民供折薪錢歎曰丞何功受此番禺後山之役轉餉久多滬損自以俸償卒于官鄒立齋時謫吏目誅之曰君蒙蕭疎君貌喂嶮公庭如寺詩思如水

天下第一

鄒尚達福清人少剛介就掾執役藩司以潔廉無害除得任丘尉執法不撓邑人大學士李文康嘗語諸部使曰吾邑尉賢者凜有司直風惜位卑耳憂歸除補雩都復為王文成所賞識有天下第一之譽轉大冶主簿故苗地長吏多不樂往代行令

事多方撫恤盡卻例金錙銖無所取至養養不給
部民有餽白粲者嚴却之民苦請非敢瀆公不忍
公貧耳公曰我貧尚有祿爾毋慮也歲荒邑多逋
賦坐奪俸民間更相責讓曰吾簿無俸不餒成耶
爲日夜輸納課更以最任久不調力告歸邑人追
送數百里號泣載道爲祠祀之郡守吳希賢贈以
詩曰十年作簿貧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貧
甚所居災短禍敝縑俱盡族人有爲河源尉者積
金錢巨萬以衣一襲遺之不受卒饑寒寄寓以歿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九

臨沒謂二子曰吾作官三十年無分寸遺子孫慎
毋假貸治喪累汝其族以掾史典者甚衆獨公最
清白人謂有陶靖節風臺山先生其姻也感慨書
一聯贈云濱海村落許多此處見衣冠家文物吾
鄉縉紳無數惟君是清白吏子孫

自稱名

黃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
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
于寶應之寧國寺蓋上官忌而擠之水以沒也至

不能飲以病卒聞贈卹有加黃仇直與人言必自
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隄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
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
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
復甦掖入城凡二日氣絕蓋萬曆七年六月初二
日也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苦心難以名言之
語管理海塘採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親受役見
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扞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二十

酒勞之無絲毫它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
爲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卽家立碑祀之
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
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
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清官之後多
不振劉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
未見貪者厚積世世受用總只各據所見各就得
意處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議也

批內官

蕭景腆晉江人以椽投定遠尉定遠經大盜殘蹂
之後百姓流離景腆與令弔死問孤修城鑿池身
先舂挿以憂去服除補長洲時織造太監張志聰
恣睢橫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忿甚誣令
撓御造龍衣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領所部弓
兵奪追直前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從旁觀者盡
為景腆張氣梯屋飛瓦群擲志聰志聰阻折去竟
奔令歸志聰還訴 世廟有旨械下詔獄時令已
先擢入為工部主事亦與景腆並下鎮撫司拷訊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一

廷臣壯其義會疏救之令落五級而景腆仍調尉
永從吳廷舉巡撫吳中為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
碑於長洲之縣門孫騰鳳舉進士官運使

罰水

田濡尤溪人正德間以椽授處州衛經歷剛毅持
重 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以遠金二書進衛無
以應擬贖金軍士以貨使者濡獨不肯且上記言
書籍宜問諸學宮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
從取辨彬怒將逮捕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

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衆大懼笑助之聲徹 御
幄 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着
當罰水二碗諸內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
走出自此喪氣濡後遭繼母喪徒步歸蹙腫血流
葬廬墓側以哀瘠終

代罰

王藻寧夏人吏員為保定府知事 武皇南巡過
之巡撫伍符設讒符素洪於飲 上聞召與拈鬮
賭大航偶不勝甚愠連罰符數航潦倒匍匐階前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一

上大笑藻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罰臣藻請代 上睨
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曰不敵 天子遠過
撫臣 上拍手笑手大航賜者三執壺者將復注
上曰止不要抹它這蠻子會賺我酒喫着扶巡撫去
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欲薦之曰是薦酒也觀
聽不雅人且議我後卒辭之

發蒙

陳景弼莆田人弘治間省祭先後上疏十餘皆切
時政後授潮州衛知事署海陽饒平二縣愛惜民

財不爲勢屈有給事中以使事過里詣貨以厭率
術卒發其橐送其贓物于府庫時論壯之

袖金

曾仍典化人爲藩臬從事以待次銓曹時郡守林
慈邑令張朝博士黃暹相繼客死於京悉爲之經
紀博士病且革囊三十餘金置仍袖中日奴輩非
所托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虞外洩告歸授其
子曰此先人屬纊時寄也物論高之鄉人林學士
文語同列曰椽行乃爾吾儒庸有弗及者遂與定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交後官小鹿巡檢竟棄去

禁入試

太祖開科取士以吏員心術已壞不許入試然在建
文時張祖之識力義氣卽士人中不可多得見此
獨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絕之太甚如此蓋當元末
法度廢弛土豪奸僧相比爲惡皆此輩爲之耳目
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懲其不法者一意興學校
教士其俗頓改并吏與其子弟之納名者頗恟恟
自愛先朝名臣就中擇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

其餘入仕者儘有可觀如十二椽吏傳亦可矯矯
挺拔類中也竊恐 太祖在今日亦當開禁而惟
書算一涂最爲弊藪各縣戶房窟穴不可問或增
派或侵匿或挪移國課民膏暗損靡有紀極甚者
把持官長代送苞苴吏不過拱手聽其指揮飲餘
滴卽萬幸頓晉滿期出門而此輩積數十年互相
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牽連吏禮兵三部尤甚 太
祖見此不知又設何法以治余謂縣官能治此卽
稱卓異部官治此卽忠良當大用矣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實効

張祖惠安人建文時以憲史入部考入格留爲吏
部吏其時建文君方與方孝儒輩講求治古經濟
之事多變章奏 太祖舊章下吏部劾午祖爲尚
書張統所信愛密言於統曰 高皇帝起布衣有
天下立法創制規模遠矣紛然更改未必勝前徒
滋人口願我公重之夫爲治亦顧實効何如耳統
澹然之而奪於羣議是時添設京衛知事一員佐
經歷理刑名詔吏部選可者統曰無逾祖矣授留

守知事 文皇卽位除罷建文所置官出祖爲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績方統被譴自經昇尸歸屬吏無敢往視祖日經理其殯殯畢哭奠去

三司獄傳 董見龍集

吾閩盖有三司獄云其一爲孫一謙一謙者温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卽頌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五

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俄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每曹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耶那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 滿三載考轉靈山吏目去矣王

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藉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爲某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邑陳繼源繼源爲大勝關大使關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彥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獄於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五

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某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餽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其爲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胥者從事京兆府中爲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胥得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爲德也繼源與孫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椽吏著名繼源今尚

鑿鑿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以歲之丙午來司南都官獄謁
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爲
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然官竟何如夢暘曰善則
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爲踵行之而益
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
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虐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
與同罪於是獄中肅然其他踐更稽察撫恤病苦
法甚備郎中沈琬嘗指獄戶語曰此故生地獄也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一

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爲收
葬者率置竇中群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適料囚米
有餘卽白視獄諸曹郎請爲槥以待死者諸曹郎
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象聞
之喜益發衣絮諸物令夢暘給施諸囚未幾轉粵
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
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
是特獎夢暘資遣之甚厚予語夢暘曰幸矣子之
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

苦以風百僚者卽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
其榮乎夢暘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
者不爲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於是跳身之粵夢
暘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簿不携家其爲吏
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十一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二



兵制 京營

清軍 家丁

民壯 二則 土兵

調兵 二則 背水陣

多多益善 詞林談兵

塘報 三軍

士戲 敗將弛法

射禮三不入 兵器 四則

湧幢小品目錄

火器 四則 陣法戰法

步騎射 僧慧開弓

紙鎧綿甲 二則 甲冑密法

廷杖 三則 族刑

木丸塞口 中文鬼殺

伏氣 革鞭夾錢

刑人而笑 鸚鵡墮地

神斷 五則 增官壽

少年編發 非法用刑

門客義勇 神示扼吭

雪冤解獄 馮小二

同宗二獄 斷朱英

嗚咽聲 支解不孝子

二主事得罪 爭田

震大獄 鬼撓搏額

雪白 二則

湧幢小品目錄 卷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兵制

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木爲兵蚩尤以銅鐵爲兵
揮於作弓夷牟作矢湯築五庫藏五兵秦孝公以
戰獲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發閭左民戍邊漢惠
帝令戍卒歲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屬國宣帝募伙
飛射士初置屯衛屯田後魏作府兵後周置十二
衛兵隋置軍器監始募民爲驍果唐玄宗募兵宿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一

衛募丁壯實邊昭宣帝文民面爲軍五代晉籍鄉
兵 國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
後五都督府而衛所則立于元年有京衛外衛之
分親軍十二衛不在京衛之列中都河南山東大
寧有入衛班軍 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爲五軍
歸則團操號曰京營大率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
千一百二十人爲一千戶所一百二十人爲一百
戶所其官增設無定員召募始于正統己巳踵于
嘉靖庚戌征倭處州兵河南毛葫蘆山東搶手皆

募兵也兩廣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後四川雲貴亦
如之在制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營

徐文貞謂京營兵世世有月糧暇時又營生事不
調從征平時 郊祭上 陵拱衛 車駕軍容甚
盛當開操時如法訓練萬一如庚戌有警登埤自
不乏人正不必責之臨陣此如大家世族多義孫
一旦呼之可壯顏色若邊陲如戚將軍練薊兵勝
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營膏腴若欲練以從戎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二

捍敵是以小兒夜半格大盜其安能抗人家禦盜
不別尋壯丁而責秦僕與二三童子日討而訓之
何益

清軍

余年十四五爲隆慶庚午辛未間見清軍御史至
搜剔操切民間騷然每圖甲有克軍一名里長解
去給一帖爲據赴縣掛號御史至據號徵帖先考
心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矣矣諸甲
長都忘失無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懼先府君以

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餘死捶楚者無算
 後見楊襄毅公集以邊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說行
 之二年無所得遂罷後讀楊文貞公傳條陳清軍
 一件謂南北不相習以極北往極南極南往極北
 是驅之死因引祖制除進軍仍舊其餘軍丁各就
 近衛服役因會議今後清出山東山西河南陝西
 北直隸軍丁皆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宣府遼東
 諸處雲貴兩廣四川湖廣江福浙江南直隸皆發
 附近省分及邊海衛待補足其缺填腹裏之缺允
 之天下稱便余謂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發之本
 府縣相近衛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則惡人束手受
 制流官軍職皆得治之又免僉解纏累之苦嘗見
 僉解有民壯有里長號曰長解又買軍妻費可百
 金而猾者勾吏書經年不行在在索詐弊不可言
 且原有妻者索直另買到彼處掛號食糧遞歸則
 糧係彼處冒支公私皆受損可惜可惜

家丁

唐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無所仰衣

食思亂盧鈞撫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張須
 陀有羅士信王君兔有李左車善戰乃家丁所自
 始

民壯

民壯之設介在軍民間最為得用 國朝盛于王
 陽明在宋謂之白芳子

弘治間令州縣選民壯先是天順初令召募民壯
 鞍馬器械悉從官給本戶有糧與免五石仍免戶
 丁二丁以資供給如有事故不許勾丁至是令州

縣選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壯之人州縣七
 八百里者每里僉二名五百里者每里僉三名三
 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
 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調集官給行
 糧

土兵

其法起於宋所謂陝西義勇刺為兵者是也然唐
 藩鎮與漢郡國所用獨非此類乎 國初胡深在
 緡雲當元末盜起慨然謂其友人曰軍旅錢糧皆

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請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兵二萬人軍無遠戍之勞官無養兵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行之數年使所在兵強而財阜此制最善然胡元法度寬縱又當擾攘時故可行且不獨深有此言章濫父子兄弟固已親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陝西撫臣盧祥之言選民丁之壯者編成什伍號爲土兵原僉民壯亦入其中量加優恤凡得二萬人時毛里孩方彊盛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五

窺邊憚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後建議欲練薊卒而不及土兵終無成功王思質以此受禍唐荆川以此受謫今邊方有事處處搖動未知此制可行否

調兵

調之說凡二一調邊兵一調土司兵邊兵起於正德六年流賊猖獗允兵部尚書何鑑之奏調宣府延綏奇遊兵五千五百至涿州聽總督官調遣尋益以遼東大同二枝數數追賊敗之事漸平提督

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請量留三之一部覆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宣大軍過京犒勞後至京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兵亦召入尋命京軍邊軍互調出入大臣爭之不聽然京軍終不出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號外四家其軍馮依威寵人皆畏而避之至上晏駕乃始散歸世宗時虜倣各邊互調而調守薊州者尤多神宗二十年前邊上安堵免調比征寧夏征播征倭悉借邊兵東西萬里騷然煩動矣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六

土司惟川湖雲貴兩廣有之然止用於本省若隣省未嘗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賊時徵入用之有功嘉靖間南倭北虜無不資之且倚爲重如湖廣土兵永順爲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蓋臣其兵甚強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橫列爲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橫列爲三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橫列爲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如在

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爲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宜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勇者報名榮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卽各旗頭標下十六人是也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有功但沿途苦剝剝因調來者非止一枝有過得相推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十

委故也其他若安若岑若奢大約相同餘瑣瑣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數亦調至萬矣其實彊者亦不甚多乃官則增之以張聲勢而彼亦願增以徼糧餉賞賜本司不足則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爲助而中國亡命與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鷺漸多漸點漸橫漸不可制而我軍實又益虛此西南之大患也且如號物之數曰萬女直兵滿萬不可敵蓋言精也匪獨女直卽南方號稱僥弱兵滿萬而精

其可敵乎更下一轉語女直精兵滿萬而將非阿骨打等其可勝乎譚者襲口吻而不究實際往往如此

背水陣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韓信背水陣以實之是矣却其中有緊要六子讀者全然不講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戰不可敗是也此最用兵得力處所謂人之命根屋之棟柱而太史公文章妙處亦在於此若舍此不去著實講究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八

而徒曰我欲云云卽十萬二十萬置之死地圍而屠之如羊豕豕然豈不可憐其又何益再有進焉水上軍不可敗亦全賴間道赤幟二千人得此一著方纔收功不然水上軍抵定亦濟得甚事此絕世神謀閱計出九天潛九淵者所爲而人乃引以資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韓淮陰自道是實話其曰陛下不過將十萬猶是君臣間體面話頭奉承幾分而下亟足

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見蓋帝王與臣下不同
自當別論此後在唐惟李靖至我 明惟中山王
可以當此靖知幾能事唐太宗中山問道能事我
太祖然為靖易為中山難其氣象自然有別而靖之
氣象又勝於淮陰所以然者淮陰自是天人然當
秦末焚書之後流落奔走衣食決無學問工夫觀
其自請假王可見靖讀書曉禮義識得真主確有
欄柄而中山王則亘古聖賢豪傑不可得而擬議
讚歎也夷狄則粘罕伯
顏亦可語此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九

詞林譚兵

兵家自有一種天才不分文武至詞林譚兵者前
則吳中徐元玉有貞精悍多力工天文每言將星
在吳深自負不知韓襄毅雍已出世矣謂紫微垣
星皆動力主遷都以此蒙詬要之土木之陷業已
應之此際所謂毫釐千里罔未易辨也然元玉自
奇才若委以軍旅之任必能破虜立功惜相左僅
一見于治河且有金齒之阨則命限之也嘉靖中
王允寧維楨譚之班班時無能用者讀文集想其

氣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撫貴
州楊鼎以編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略必自
可觀嘉靖庚戌趙文肅貞吉以論德兼御史賫五
萬金勞行營督戰既還杖謫詞林皆奪氣爭附麗
工青詞求入直無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練兵或本
兵崛起詹翰中為衆所仗大足吐氣矣

塘報

今軍情緊急走報者 國初有刻期百戶所後改
曰塘報塘報之取義未解所謂其說亦不著閩馬
勝藝花記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
取之此與

三軍

三軍者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
為一軍壯男待戰壯女負壘發梁輟屋給從使客
無得以助攻備老弱牧牛馬供饗此商鞅之論乃
若春秋之三軍殆不如此蓋皆堪戰而以大臣互
出入分將者

士戲

楚成得臣與晉文公遇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見云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學者習而不答以為實然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丘明扼腕無以謝得臣杜征南獨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敗將弛法

自古敗軍之將必服上刑遼金稍弛其法即國隨之矣我朝丘國公敗死革爵徙其家于營外後遣將多以文臣督之即邊鎮以贊理為名而事皆歸其掌握故大將亦不敢力戰深入即敗亦有分責不獨得坐一人矣

射禮三不入

射禮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得入敗亡之耻莫甚焉不入固宜為人後者亦如之何故馮文所云賤夫妻為者也然則宜為後者當入矣蓋射本觀德德以孝為先既為人後則本生父母不得執三年喪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觀德之

場乎先王蓋以教孝也由是觀之為人後者當列不幸之科矣馮又曰非大宗非賢非德而後之皆曰妄棄其親而親人為利幾于夷虜禽獸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豈無十之四五乎或者馮公有感之言不可為據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 曰角旗 曰門旗

曰督戰麾旗 曰隊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 曰望纛

湯禮小品

卷十三

三

盜有二等曰明盜 曰視盜

牌有四等曰挨牌 曰圓牌 曰藤牌 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鉞斧 曰鑿斧 曰鐵鞭 曰鐵簡

刀有五等曰腰刀 曰斬馬刀 曰捍刀

曰眉刀 曰鉤刀

鎗有十等曰長鎗 曰線鎗 曰叉鎗 曰看鎗

曰蛇鎗 曰神鎗 曰飛鎗 曰火鎗

曰戟鎗 曰拒馬鎗

鎚有五等曰重 曰臥 曰蒜頭 曰骨朶

日

棍有五等曰雙頭 曰悶棍 曰脚棍 曰操鉤

曰狼頭棒

弓有二等曰馬 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 曰諸葛 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飛 曰蘭

砲雖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藝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刃五劍六矛七盾

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槌十四叉十

海幢小品

卷十一

圭

五又十六爬頭十七綿繩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卽手搏之戲唐莊宗用之賄郡張敬兒仗以

立功俗謂之打拳蘇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

死之速遲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計兼亦用棍棍徒

之說殆取諸此

左都督馬芳少爲繼母所虐走出遇虜掠去從僉

答飼馬雖小輒能騰躍控御無敢踉嚙又挽弱木

爲弓矢每發命中後亡歸隸周太傅尚文幕下充

騎隊虜至通州以三百人橫貫其陣分爲二虜大

驚引去累立功至極品蓋嘉靖末一名將也黃翁

嘗請與公約日手搏許之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

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單恰立壇側公

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開暇黃翁整

見震懼不敢上抽砲矢三發而去虜皆退走由此

奪氣不敢窺塞者數年公猿臂壯偉走及奔馬夫

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兩足跨坐屋梁以爲常乃

議者謂太傅武藝雖非所長練兵亦有可取蓋阿

分宜之指欲彈治而北方正賴其力又恐搖動軍

海幢小品

卷十一

十四

心生他變也至馬公雖始終無異議而末年以那

吉納降爲非是坐奪職夫武人言戰是本等事乃

以此課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

略者督之捍奴虜如秋風掃落葉可以一空而動

多牽制不盡用可恨

刀兩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關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在矢緊矢利火射在矢之屬

以變星名能飛且有光也春秋焚成丘焚者樵之

也晉中軍曳柴焚之也魯取齊攻廩丘之郭主人
焚衝焚戰車也楚奔燧象齊縱火牛孫子五火之
變此其最著水戰之火起于赤壁東葦灌脂用以
濟舟魏唐以來火箭射梯巨礮飛石宋曾公亮編
武經有虎蹲旋風之砲漢蔡靈之砲

國朝火車火傘大二三將軍等銃四眼雙頭九龍三
出鐵棒石槌等器最利者為佛郎機鳥嘴近又增
火箭火磚而用無可加矣此外則猛火油最烈今
未之聞或云出高麗東數千里日初出處烘石所

湯幢小品

卷十三

十五

融之液化物遇之即化為火唯真琉璃器可貯

陸戰用火莫著于陸遜梯歸之役水戰用火自赤
壁外莫著于我太祖鄱陽之役然皆草木葦荻

之類束而灌脂又起風勢雖間以毬砲未聞全用

火藥火器也惟建文東昌之戰燕軍為火器所乘

死者萬餘人味一乘字則戰酣而川非全恃以決

勝也文皇因之有神機銃砲之屬其製始盛五

軍鐵騎恃之益彊能逐虜數千里外至宣皇喜

峰口外之戰先以兩翼飛矢虜不能支而後以此

乘之則用之次第可見自後兵不習戰專倚之為
護身符敵佯挑戰誘我武驅所擄掠我中國人先
嘗我火器叠發敵叠為進退藥盡敵衝而前全軍
潰散甚有不見敵而發火敵至不及發而先走者
則火器誤之也

火藥重在提硝潔淨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
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鹹
穢去盡春搗極細試然鐵上著火無滓方妙大銃
藥乾結成塊經年不碎雖火冒霧雨放之雄烈遠

湯幢小品

卷十二

十六

去百步入火箭火龍火砲諸器之內雖二三年可
用則提之至淨故也不者雖藏之極密吐濕盡廢
無用矣

陣法戰法

劉錡王德禦全人于拓皋用萬人持斧如墻而進
此陣法之最整者為榮眾號百萬爾朱榮以八千
騎討之分騎為數處處不過數百人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臨戰不聽斬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
擒之此戰法之最神者然必慣戰久用精兵指揮

如意方可語此近年撫臣有以萬人持刀演爲雪
花陣又有以萬人持棍演爲一字陣真同兒戲吾
友莊復我督糧莊浪每稱西兵慤勇云百數人遇
虜殺盡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陣
言戰而喫緊尤在選將將如何選那得有宗汝霖
一隻具眼拔出岳鵬舉只于練兵見之看其人骨
格堅勁意思深沉木訥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
練成一隊卒而試之果能站定不擾亂益以千人
又儘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戰兵能

湧幢小品

卷十一

十一

加至萬人卽大將所向無前更得文臣知兵者與
之共事而所謂監察巡視者各寬其文法公其舉
効何施不可

步騎射

古人之射穿楊命中今天下之大豈無其人而省
直武舉騎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卽爲中式聞
射騎在十步之內卽步射靶子亦不過六十二步
苟有妙手與平日習慣中之亦非難事而從來騎
未見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發十

中想二三百年中無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
至此

僧慧開弓

開勁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
能反手于背開五斛弓此自來所無僧慧丹陽人
慷慨好讀書在南齊事晉安王子懋子懋舉兵不
克死僧慧葬之悲慟而卒真可謂義勇士矣

紙鎧綿甲

紙鎧起于唐宣宗時河中節度使徐商劈紙爲之
勁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孫也官至平章事太子
太保子彥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報也

綿甲以綿花七斤用布縫如夾襖兩臂過肩五寸
下長掩膝處線逐行橫直縫緊入水浸透取起鋪
地用脚踹實以不胖脹爲度曬乾收用見雨不重
微顯不爛烏銃不能大傷紙甲用無性極柔之紙
加工鎚軟疊厚三寸方寸四釘如遇水雨浸濕銃
箭難透

甲冑密法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十二

元太宗攻金懷孟人李威從軍患世之甲冑不堅
得其婦兄杜坤密法創蹄筋翎根別為之太宗親
射不能入寵以金符威每戰先登不避矢石帝勞
之曰汝縱不自愛獨不為甲冑惜乎謂諸將曰能
捍蔽爾為國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時御史蔣挺決杖朝堂張廷珪
執奏謂御史可殺不可辱人服其知體然本之又
起于隋文帝本記稱殿庭撻人此其徵也其後北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十九

魏金元皆用之蓋以夷狄效中國而其本俗止有
斬殺原無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綿底衣重瓊疊
靶示辱而已然猶臥床數月而後得愈正德初年
逆瑾用事惡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間
下詔獄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着問喇虎殺人
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鎮撫司問轉法司擬罪
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正德以後一槩打問無
復低昂矣

凡廷杖者俱豫知狀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
藥節番以待然間有死者惟廖恭敏莊諫 上皇
事久留中不報矣以母憂領勘合入見 景皇想
舊事大怒命錦衣衛着實打八十送吏部貶驛丞
此而不死真天祐也余同年有為刑官者曰凡卒
然與杖卽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難斃蓋
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戰國而後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 國朝乃十族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二十

鄒陽則謂荆軻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帳

木九塞口

刑人者以木九塞口始于武嬰殺郝象賢象賢處
俊之孫嬰銜怨因事誅之臨刑極罵用此法令離
磔其屍斲夷祖父棺塚人生不幸遇大難度不可
脫只默默以死何至憤極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
人骸骨耶讀方正學傳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殺

凡獄囚往往為仇家賂獄吏或承上官風旨謬以

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曹子文爲司獄吏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隨語隨因殆昇歸家語不絕卒時謂衆鬼殺之也里中人親見皆能言之

伏氣

魏宏字損之寶元中進士岳州司理叅軍嘗鞠獄有囚閉口不食莫能詰宏乃引囚問曰吾以一物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懼遂承伏或問故宏曰彼必善伏氣若塞鼻則氣結死矣

革鞭夾錢

洪武末年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至皮肉皆裂嘗出行以巡檢未卽迎怒而撻其妻幾死 上聞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聖人常加欽恤惟恐濫及無辜英一縣丞耳酷虐乃至於此獨不聞劉寬蒲鞭之事哉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而殘賊如是是廢吾法也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難論常律逮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寧國諸生周世祿有僕逃孝豐抵罪當贖金械送本縣縣令欲斃之獄周代償而舍之其子希旦舉進士爲蒲司理公訓之無深文無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則仇矣笑則樂仇之已甚又可樂乎余儘見有刑人而笑者不獨有司此言真刺骨可痛

鸚鵡墮地

陸綸字理之號南洋歸安人爲雲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鸚鵡向前哀鳴忽墮地則赫然成人也就而視之已復爲鸚鵡呼老嫗問故家先殺人墜屍鸚鵡籠下搯之如生亟召其子孫畀以殺人者四境頌若神明

神斷

伍典爲柳州太守州民鍾鈕其叔自他所貽書鈕携囊金市產鈕墮其計至中途叔與夥賊撲殺鈕携其囊金去不可蹤跡妻訟之官且禱于神謂事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必下公始得決已而南寧道果以屬公檄至公得
鈕妻所上叔所貽書方思為之計神忽見夢公因
策夢中語謂事當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結
僧堂一區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寫經凡幾已
而得一僧所寫經字與鍾妻所上書適類又因詰
其祝髮歲月正與殺鈕時合乃令鍾妻遣僕覘之
衆僧中果一人如鈕叔指以示即公頃所詰問僧
也杖之吐實遂伏辜

陳琰字公信江都人貢生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

湯幢小品

卷十一

三

顧院東民家煙樓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長閉
諸後堂復遣人請其家文書匣檢閱有江西販客
路引乃呼家長出訊曰汝于竈所謀害江西客人
某因取其貨汝罪當歿即伏辜蓋屍座竈下出入
見煙樓中若有人手招以訴者衆驚以為神後轉
陝西布政

余一龍婺源人為江山令妻戴以割股療姑卒繼
李人畧合悉夕慮有乘間者潛出則邏卒醉獄戶
啓重囚將逸悉捕獲之郊行見婦哭夫於墓而不

哀有男子從召問若與彼何親曰婦夫友也廉其
隣里婦故淫夫暴歿家無基功親收婦繫獄陰語
獄卒來視婦者告我前男子頻致其私獄卒以告
執訊之吐實邑稱神明

成宰長垣人舉人知睢州有殺人北城者街卒射
聲尋逐不得來自密察中有無良數輩忽馳騎迹
之一人臥褥下有血刀詰之以屠彘對笑曰屠彘
何避人為而負刀以臥北城之事汝實為之出不
意語塞服辜

湯幢小品

卷十二

三

顧承顯臨淮人太保尚書佐之孫為虞城令鄉民
祝如川者頗居積一夕室有豪尸而喪其元家人
恟恟懼不測馳往熟視笑曰是不類生人手刃者
殆讐之為挾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輩利汝財耳命
徧索諸野得新阡有遺首焉携至照合跡其人得
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壽

彰德部中有大盜發覺林連士族數百家葛端肅
守禮為司理讞鞫盡釋之後晉為郎病甚夢帝謂

曰以彰德獄事增壽三紀後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爲郎時正年四十其數果符然則公不但增紀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編發

兩廣擒賊率多斬首年少者亦斃于獄嘉靖三十二年總督應楨題請韋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積惡未深乞編發湖江浙爲軍兵書誦貞襄公覆允活人陰德大矣遠矣

非法用刑

南齊時孔琇之爲吳令有十歲小兒偷刈隣家稻一束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小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遂致於辟又有吉翰爲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齊呈事省訖語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取昨呈來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昨於齋中見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亂世之政不可爲訓乃吉翰收入循吏傳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十五

而史贊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何居十歲必無按罪之理典籤卽受賄欲活死囚進邪說何至於殺旣可殺囚無活理此時君臣任意誅賞讀書有名稱者尚然況武夫悍將哉大約惟勢家疆宗任意恣行無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寧獨編民卒伍爲然可哀也已

門客義勇

樊舉人者壽寧侯門下客也侯貴振天下樊負勢結勳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亾事實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十六

爲怨家所發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韓紹宗具知詰主奏以實對曰樊舉人爲此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下獄數日韓一且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歎不可韓笑曰此樊舉人所自爲書也詰之果服同僚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爲此韓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僚驚問曰何乃自爲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斬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死我耳郎

中日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發戍遠壽寧疾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又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坐死豕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韓前對曰義男犯其主與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豕宰曰然韓曰固也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豕宰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後官副使歸苑洛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吭

馬應祥為歙縣知縣郡有殺人者久不可得乃以

海幢小品

卷十二

三

付公公先期齋戒禱越國汪公祠下曰神許我得其情則雨是夜果雨翌日啓死者棺事中諸人羅跪乃一鼠自棺出鑽跪者一人衣底尋忽不見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殺人者汝其人色動推究果服又郊外殺一人未絕公命移之縣大門內許人縱觀之乃一人嗟歎其側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絕是時公已教隸卒覘舉措矣覘者以告遂執而抵于法蓋殺人利其財不絕恐或出語故復來扼吭耳於是縣中稱神明

雪冤解獄

保定御史樂尚岳家居發疾微得其奴妾姦狀與婦議欲撲殺之妾聞告奴厚賄一屠夜入殺御史夫婦而密灑血宿仇趙某之門及所經道上已乃伴驚大呼集眾跡之以血為據樂無子奴妾即許趙坐大辟趙不服亟訴覆鞫時青陽章時鸞為守一見疑之密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為屠也擒屠毋詢之立得實盡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趙氏之獄解

海幢小品

卷十二

三

馮小二

衡陽有少婦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聽隣少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問因計毒其姑佯為助喪求與婦合婦大怒飛石中之因許婦有所私為姑所禁置就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夢老婦牽一馬泣訴曰馬實殺我非婦也徧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尺牘有馮小二忽悟曰是矣遽呼詢之立承婦遂得釋管後與尚書吳中爭獄不勝憤而卒

同宗二獄

豐城雷煥九者盜引為窩法當死以冤走匿陶諧為僉事日第無恐果冤吾為爾辯之煥九出公以雜諸隸中使羣盜認之不識明日復鞠之門外跋而矚者執以入盜叩頭日渠實賄我建昌獄中使誣煥九煥九曰是同宗而有讐不意其為此也立出煥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遠歸其一商過舊館止食竟不歸其家以先歸有謀訟之公推案館人不服見館所畜鸚鵡能言使持刀詰之鸚鵡言積

湧幢小品

卷十二

十九

灰處啓灰得屍事遂白成以為神

斷朱英

尚書才寬為西安府太守有治才過客失金于店急白寬寬仰見飛鷹又有蜘蛛墜案日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為盜執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謠日才寬斷朱英

嗚咽聲

鄒平王之士為河間守民婦趙年二十六無故歿訟于官王手其牒心動如聞有嗚咽聲廉之則姑

與少年通因逼趙不從斷指自誓寤之百方益罵不從姑與少年擊之歿獄具稱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剛保定府新城縣人告其子鉞不孝知縣吳瑗令屠者支解鉞而燔之事聞以專殺慘虐瑗永遠

充軍

嘉靖十九年事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於錦衣衛獄初刑部獄卒例有供食後移為公使費而以囚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二十

糧之贏者給之其弊已久會錦衣衛千戶王法與朱寧有連挾寧勢縱恣有警者善歌出入注家警者之兄與人鬪不勝注為執鬪者綁掠之尋歿其家訟於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知其故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纘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監即據衆證成獄注聞而懼求救于寧日我親戚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時懋德桂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餘請窮治於是三法司

皆恐請東厥求解乃知意出於寧子麟及侍郎亦
獻民胡歆造寧謝過寧伴不知三人者以乘監獨
禍尤之乘監稱病不出然寧必欲改獄乘監乃移
兵馬司覆勘指為病歆注得改擬而歆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請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
客禮及讞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怒既釋乃寢囚糧
事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竟調為州同知懋德臨
清州桂平度州

爭田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江西新建縣民毛鳳與同里民徐均仁爭田有舊
怨相訟久不決會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紳巡視
江西鳳乃嗾人誣均仁頻年在鄉劫殺拒捕且賂
其縣官妄報於紳及鎮守太監劉佃巡按御史段
正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戶葉俊往捕之鳳
又賂以五十金密謀害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
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火銃兵器以從圍
其家縱火焚之家屬死者二十三人杖歿者五人
盡縛其未歿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轉達于巡按御

史皆信之獨按察司疑均仁等稱冤傷已重而無
賊其事必誣令府縣重鞫歿于獄者又十七人存
者徐細仔等三人令人訴之新巡按御史熊紳紳
奏其事 上以鳳等挾仇聚眾誣害一家人命命
刑部郎中吳昊錦承千戶潘旺往會鎮巡覈勘得
實鳳等及俊坐凌遲歿仍籍俊家從者俱斬并責
問守巡等官境內有大獄久不究理令具聞處治
後俊歿于獄磔屍于市

寢大獄

湧幢小品

卷十一

三

李健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為興化守少年
羣不逞詢而過市市人或目之曰將曰虎曰地煞
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變臺使者
黨數百人有異謀下令捕繫具獄臺使者檄公覆
案公時曰屠沽兒醉飽得過惡足與治乎為戍一
人城旦春三人餘杖而釋之郡人大安同時吾兄
汝器守建寧亦有此事活數百人既歸即生二子
人謂有天道云

鬼撓搏頰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府人巡江至蘇州治豪家僕衆翕然歸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衆土人擒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忽大怒坐誣與杖各數十衆出不意又暑月斃者十餘人巫叩謝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撓之搏頰叫曰這是我不是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諺曰雪白百姓謂人身上無一點瑕類也此二字卽美王不能免惟雪無之故以爲言然古不云乎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三

一家之中大者可誅小者可殺此又何也百姓中豈無隱過豈無無心之過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歷府縣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錄于後

里中有某者父子濟惡道路以目卽宦族方盛無如之何有謝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誘之賭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屢往尋歸歸而復去蓋某別有誘之之術落其度中心已蕩不可制也歷兩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質于大家矣謝七大憤欲告

于官某聞之笑曰此所蜻蜓搖石柱者余叔父謝老之僭也來就謀畏之亦數數勸止卽余亦以爲非敵時縣主爲楊楚璞應聘懷遠人癸未進士有彊幹聲謝老奮曰楊公好官卽死且走一遭狀入不省謝老大窘曰當死又何言衆押掄尤不可忍踰跟而歸次日某方緩步街市將尋謝老所在攝之尾而譴者數百人忽捕者至衆失色猶傲然擊其子以往旣至楊不與語某微覘氣色回顧同類曰事敗矣楊治宅文書畢喝與大杖三十其子求

湧幢小品

卷十二

三

代并杖下獄而召謝老憫諭令歸俟晨畢待理蓋不啻家人父子云衆聞之皆大驚呼楊青天蓋其人縱惡久楊已刺知待時而發後竟伏辜里中清泰者可十餘年此後陳筠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此府怨遺誘而楊之威德亦竟無人明之者湧錄出俟後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三

埋羹撒茶 中官祈哀

歲月正合 試諸生

杖知府 掩金寶

操縱蜀府 都郎中

清主事 林公四知

却餽負稅 騎士捧檄

習成節音 止象鑿山

三速六字 投書

湧幢小品目錄

二子 叱金忘名

楊太守四則 神識

王公政教 湯和狙豆

妄補棄官 藩國兩名臣

誓不畱食 麾兵抗席

夫婦却金二則 立應軍需

補盜庫 救覆舟

雙魂 縮差

苦里正 編役連拜

餼巢 請旗牌

增筆畫 名宦二則

生祀 蚤致仕

冢宰有媿 章童齊名

勸父隱居 忍晉

歸壽 安貧

藏賢書 知機掛冠

老萊衣

湧幢小品目錄十三卷

二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埋羹撤茶

王璉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歷寧波知府堂候用
魚肉命理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
為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
守

中官祈哀

僉事陳諤字克忠恢諧正統初有中官阮巨隊奉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十一

命來廣徵虎豹諤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
言阮多用肥壯者宴客徒貢瘠虎使斃諸塗阮大
恐置酒謝諤謂阮曰聞子非闖者近娶妾然否
阮請閱諸室諤見羣雖知為金珠伴問何物曰酒
也諤笑曰吾來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畱
其半廣人至今傳為談謔諤永樂戊子舉人初為
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宇上令俄數日奏對如前
上曰是天生也呼為大聲秀才忤上命為坎瘞之
諤瘞者云吾今夕乃為大甕所苦請其故則罵曰

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
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諤性剛
直屢仆屢起歷卿寺僉事知縣長史同知以壽終

歲月正合

洪武間黃巖縣承方寇之後頑傲殊甚有瞽林心
月者年八十餘寓西橋善易數預知吉凶嘗為人
言後此五十年有周令者來民始安果有周旭鑑
者貴溪人以學行三楊薦知縣事凡九年縣以大
治父老憶其歲月正合群訴請留即陞台州通判

湧幢小品卷之十三

十一

仍縣事即陞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叅政掌府事前
後凡三十餘年台人賴之黃巖遂為善邑

試諸生

韓公雍巡撫江西每對生員稱說詩書時江西科
目方盛生員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安得
稱說詩書公聞之命提學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
陽為論閏餘成歲為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
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
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總督兩廣繼韓襄毅之後一切以簡靜治之民以大和又薦陳白沙皆賢者事其杖廣州知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順丁未進士知廣州性豪侈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確不再用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燭大如椽使童子執之動即與杖閱訟以已意出入縱吏為奸英杖之啓其裙褲皆紗製英歎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稱快

掩金寶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三

榆林雙山堡之東有所謂柳樹會者舊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磚金甲諸物所值萬餘金鄰人訟之鎮督姚公鎮令僉憲姚文清鞠之問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數曲有巨室三楹東西皆金銀堆積中則金甲冑數十又有金耳環如今製而長者數甕所積以千萬計蓋西夏金元故物也姚僉憲請公差官勘實聞于朝而發之以實庫藏則百萬之積可具鑊曰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自明且榆林鎮所少豈獨此哉于瑾一農夫

耳而天賜之不可奪也乃斥訟者以金歸瑾仍厚封其地以絕後患後至者議即故地發取旋思其言而止

操縱蜀府

羅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諸國出入僭用乘輿儀從通心欲檢制之一日王過御史臺公突使人收王所僭鹵簿蜀王氣沮藩臬俱來見問狀且曰聞報王罪且不測今且奈何通曰誠然公等試思之詰旦復來俱曰無策通曰易耳宜密語王但謂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四

黃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廟中器今復還之耳玄元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從之事乃得解王亦逆自欽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驚服

都郎中

戶部郎中劉爾牧號堯麓東平州人尚書源清之子也進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鉤器重舉奏必以屬同列不堪目為都郎中卒坐杖歸里尚書公尚無恙

清主事

張隨字子貞山西芮城人永樂丁酉解元授戶部主事極清苦 宣廟微行至其家見其躬汲水內子春米甚嘉歎後坐法 上曰此清主事也勿問改工部以疾歸三十餘年茅屋村居不異寒士或曰張巡之後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東張南張二村史曰巡南陽人蓋自芮而遷死節後土人憐之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閩林氏祖父孫三世五尚書最後南工書仲山公煙予同官南京恂恂篤實人公之曾祖父名鏐永樂辛丑進士撫州知府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玉壺冰五字褒之入覲乞致仕歸其友戴弘齡素方嚴慎許可稱公有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戴曰乃公饒為之更有進者知縣知州知府又知足也公為上猶令山東寧海州守俱乞歸展墓見許

祖制之優郵外官乃爾

却餽負稅

丘司寇樛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淺隘好為名高

不近人情其在省中時湖廣撫臣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頗不直之遂謝病歸里其後居鄉力却上官餽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餽遺數百十金請於兩臺以抵其逋稅丘大慚方在告時有薦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江陵沒召為侍郎往籍江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規之未幾丘之子雲舉中進士官亦不達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六

騎士捧檄

吾師劉晉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憇于門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為通王君公諾而入肅衣冠出見之騎士驚伏罪笑曰無傷也若固不識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見于公亦自可喜

習成節齋

梁司徒材為廣東左轄旦夕皆飯堂上備以青菜或冬瓜蘿蔔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撫江右薦

紳皆假諸大觀橋解衣盡歡痛飲大嚼始知其節
膏乃習慣成自然爾視所服圓領用浙蕉極下者
衷服布素澣補惟雨裾鮮潔

止象鑿山

世廟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請行職象之法于北邊
錢塘陳敬亭善時為右轄極言象產炎微不耐西
北苦寒事得寢陳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陽
有田五千頃地高苦旱陳視白石崖有泉在上游
可引漑而為橫山所隔議鑿山通渠眾咸難之陳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七

力任矢衆禱天久之未就衆嫉之陳引去行有日
矣橫山水洞忽報開通咸驚為神助云感之立祠
至今享有永利屢薦未能用在家優游二十年令
終輿論崇重與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
愈竝稱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與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為左
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政曰予
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于郭曰予有六字

一錠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長皆有清聲皆開府
郭泰和人夏廣德人

投書

胡澧字伯鍾三水縣人弘治癸丑進士彊力有幹
為松番副使討賊有功胡端敏薦之忤柄臣歸吳
清惠又薦之不起後霍文敏為少宰熟知其才且
善射精韜鈴值大同兵變薦赴京擬僉都御史任
西北有投書者發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
不得命未下而卒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八

二于

于達真字子冲歷城人丁丑進士以澤州知州為
兵部員外郎兵部未滿歲陞山西僉事飭兵昌平
神宗閱壽工昌平孔道以才選擇三年中 車駕四
出應之沛然後官至叅政歿人咸惜之初第以詩
文名諸生時與于文定公俱為我郡吳竣伯所拔
稱二于又善騎射總兵董一元兄弟較獵數數勝
之天與之年必為名制聞

叱金忘名

屈西溪直隸陰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爲我浙按察使歸安知縣某被告發科歛萬金按之知縣懷白金來餽求解叱出之治益急會遷河南乃止及公治漕事則知縣爲御史起復赴京過淮上修謁執屬官禮甚恭公喜留宴譚及浙偶忘某爲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嘗苟取如浙屬一知縣犯賊餽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別去諦思卽其人也大悔已無及其入臺以劉瑾黨誣公遂罷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九

楊太守

楊繼宗爲刑部主事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畱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爲解人予爲盜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謝張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盜後亦爲人所擒

公在天順中陞嘉興太守成化元年丁憂五年服

闕復補嘉興先後滿九載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後兩任也

守嘉禾久時清北都等鄉禾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莖秀三穗或生四五莖四五穗者有之竟畝計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數千百在在皆滿府經歷司蓮鉏內栽禾二木亦如野外生莖穗公自爲文記之滿九年考以素苦風痺自治行訪醫送者傾郡內外不得行願乞一物以示永永解青紗衣與之百姓藏之鬆楹真三賢祠右後卽家起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

浙江按察使至僉都御史撫雲南公字承芳山西陽城人爲國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黃懋者元氏人亦滿九年有惠政曾拔呂文懿于諸生陞福建布政還卒嘉興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領浙鄉試墓數廢數復子孫尚存

楊公陞浙按察使以憂去民挽之不能得旣行十餘日相驚謂公奪情復任惟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息近年我浙實廉使子偃棄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畱者塞塗無慮數十萬人則余所親

見者

神識

范楨會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僦潘氏園寓卒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吏出入心疑爲盜陰選健卒數十易承帽如庄農曰若往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既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街

湯幢小品

卷十三

十一

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令儆備而令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于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往捕賊首已遁所留孛奴也于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吏而斃十七人于杖餘賊散潰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里中患海夷之亂築郭絕衢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郭閉勿令過列還以訴公公怒

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陰行刺偵知之不得發則賂于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及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兒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坐有濡衣者臂兩甕僂而趨默詫曰噫是栢魂也而繫

湯幢小品

卷十三

十二

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輿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是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于下獲焉召其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陣上流耳解其裹血漬露纒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殺徐栢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執童子至曰初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稱爲神識少

嘗讀書道觀數怪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決蓋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神者諸孫就問壽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王公政教

王銳永平府遷安縣人進士景泰間爲彰德知府銳長身修髯顧眄生威有權術尚嚴政治察郡中吏民賢不肖賦則獄訟皆籍識自聽其政吏亡得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三

埋

爲姦出必鑰關泥之民終歲不得與吏交一言縣吏以賄聞者案之卽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答督令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閉戶亡敢立道旁藏遠雞犬恐有聲銳時策馬過視馬耳不左右顧令民臨道屋俱作修廊簷外浚深溝而潦得洩中道隆立令水赴溝中行委巷口得柵門有鑰甲夜卽閉門釘板仰臥柵門外柵竟夜鳴姦人莫敢入郡地也充畱心學校凡朔望謁先師廟已坐明倫堂聽諸生說經發疑無異諸生

皆居學宮籌識姓名政少暇令隸持數籌造明倫堂諸生持籌來自臨試或背誦書或作義其他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當是時費序間讀書聲洋洋盈耳丁祭陳鐘鼓鳴絃管陞降揖遜甚都恭政姚龍行部至府往見之出而歎曰此雖國學亦無以加也

陽和俎豆

呂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劇賊張權大川隨軍督餉察脅從誅誤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四

埋

者釋之所至召耆老諭以禮義禍福莫不感動番禹張詔曰呂惠州可謂霜雪之陽和戎馬之俎豆也竟卒于官

妄捕棄官

妖賊王子龍已于贛州龍南縣當陣殺死報功敘賞矣後惠州通判署和平縣事復稱子龍未死今在民家白所司務獲遺摺移書令殺後捕者滅口太守孫光啓不從携衣歸孫嘉興人正直忠厚示于昭慶寺一識面真有過人者未幾起福建參政

卒官

藩國兩名臣

胡興祁門人進士授三河知縣 文皇帝封趙王
擇輔以興為長史漢庶人將反密使至趙王大驚
將執而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乎萬一
事洩是趣之叛一夕盡戮之漢平趙王讓還護衛
兵 宣廟亦聞斬使事曰吾叔非懷二心者趙遂
得免興恢博多智畧歷輔簡王惠王及王八子侃
侃師道自任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五

埋

趙準蕪城人長身美髯性剛毅方嚴終日無惰容
不輕言笑年二十餘始讀書時有敏少年日記數
千言趙先生耻居其下日所誦書必與之埒日不
足竟夜讀忘寢舉順天鄉試為學官景泰間遷趙
府紀善好諫諍常思死節王令諸郡王皆受經為
講說甚詳懇門弟子常數十矩幾嚴諸生步立皆
有則尤重背誦以身先之無倦諸生侍側凜凜時
太守有十子五子驕縱甚雖守無如之何一日聞
趙先生嚴自領其子來且遺一朴廣二寸厚半寸

書其面曰專治五子毋及餘生諸子一望見即凜
然皆折節受學守親致于衙置上座亦不讓崔仲
鳧之父少時出門下歿祀于家

誓不畱食

顧昌字德輝長洲人鄉薦為思恩府同知清介絕
俗人不敢干未嘗受一疏之餽晚年家居詣人家
誓不畱食雖遠去數十里寧飢而歸文章簡潔似
其為人

麾兵抗席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六

埋

太倉周雲川怡貳泉州值倭變署事調兵食有方
士皆懷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時給兵大
譁公出麾之立散遂罷守以公為代公受業于王
大司馬思質弁州方幼與公為爾汝交狎撫靡不
至思質忽延公為師抗席正顏指摘文字亡所避
弁州小怠即攝齊請去皇恐謝罪乃已後補永昌
不復出

夫婦却金

南樂魏節齊怡以貢為鞏昌通判行部泰州賦戶

投金于几覺而察之逸去乃付州庫夫人楊氏東歸復過其地州吏取以獻夫人又謝却之生三子長允貞丁丑進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進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進士刑部郎中侍郎子廣徵甲辰進士官官察世著清節云
侍郎撫山西日原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亦知之或嫌其薄曰計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而後快耶一僉事行部至澤州州守爲吾友許繩齋維新事之無失禮而僉事少年舉解首素豪奢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七

自用撻其承事人許怒停傳給凡三日僉事窘馳去中文侍郎云州乏供具僅殺一母雞而食批云食雞有何不足而尚以爲悞露筆作罪案耶僉事大愧引疾去

立應軍需

張愷鄞縣人宣德三年以監生爲江陵知縣時征交趾大軍過總督日晡立取火爐及架數百愷卽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鑿其中以鐵錫實之又取馬槽千餘卽取針工各戶婦人以綿布縫成槽

槽口綴以繩用水椿張其四角飼馬食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爲法後周文襄薦爲工部主事督運大得其力

補盜庫

嘉靖乙丑盜劫長壽縣知縣劉燮清吏也摯印踰牆大呼逐寇庫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補足竟以嘔血死爲神民憐而祠之祈禱必應

救覆舟

李一寧字應坤東莞人正德丁卯鄉薦爲蘇州教授清苦端方後知懷寧縣豈弟愛民卒于官無以爲殮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動令人擊之得一婦抱嬰孩猶活詢知長沙人隨身宦遊一家淹沒板掛已二日矣爲買舟歸其鄉

雙槐

黃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學行景泰丙子舉人歷長樂知縣有惠政以勁直棄官手植槐二構亭吟嘯其中自稱雙槐老人曰子孫更植其一則吾志畢矣蓋希蹤三槐也作雙槐歲抄

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八

編差

洪範金谿人字邦正進士弘治末為嘉興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編差糧長太守憂其不任諷諭之洪歸集里書庭中焚香與約吏卒笑狎如初洪大怒杖而懸諸樹中令曰多人廢時日且牟利每區只里老二人敢妄舉者即代役毋貸庭中肅然皆以實舉盡日而畢上諸府府驚曰此重事須幾更日月乃辦何草草乃爾範曰姑覆之即辭還府召應役者問人人稱允守歎曰神哉令湧幢小品 卷十三 十九

苦里正

韓倫字秉葵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縣忤梁昉罷歸杜門不出縣尹以禮致之不得于堂叔繼宗應里正尹故苦以為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于我何與竟不往尹後愧悔言之分守車平章平章曰尹誤矣致賢豈以威力哉率尹踵門請數次乃見尹誠俗人然悔而請教于上官則俗而不失為雅

若在今則禍且不測矣

編役連拜

長洲知縣郭波福建人與致仕尚書劉纓有小隙編其家糧長七名復以謝罪為辭造其廬連拜二十餘拜既出門號于眾曰我欲拜死老賊耳劉年八十餘不勝憊憤而卒其孫不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立破矣

鰥巢

陳善住廣東欽州人洪武中以貢歷任知縣官居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二十

三十餘年皆有能聲妻子不入官自號其居曰鰥

巢

請旗牌

陳岷麓為德清令甚有聲蓋亦快士也後為御史監遼東軍救朝鮮發憤請旗牌督戰此提督事如何可行部執不與快快遂卒于軍贈光祿少卿廕其子 陳名效 四川人

增筆畫

王受洛川人以監生為東阿丞邑民王虎當受重

役賂吏改其名曰田虎兩人爭不決公曰此必王虎也筆畫可增請府籍質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漢臣王成判官陳有勳見之嗜曰此非偽增戶口者乎草牒請釐革未及舉以憂歸有勳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節為時所重

婁璿東陽人成化五年以監生知順德縣性剛果好摧折權勢刻廉自喜聞貪者輒厲聲罵雖上官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二十一

埋

不避人多嫉之造子就外傳令自執蓋曰皂隸役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誣去後祀名宦萬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論惜之夫削名宦非撫按即提學也當查其人實之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達下往往有之惟學院絕無蓋教以嚴為王不欲苟悅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陳督學一祠余友劉幼安見之必嘻曰提學乃有生祠又譚有秉寬政者嘻曰秀才為汝造生祠矣此言

甚有意習俗相沿寧獨提學為然

蚤致仕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進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謂古今賢士終此宦者得二人焉宋則席汝言明則莊定山景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進士同鄉舉者六人五進士皆先死而已以年少獨存又多子孫快然自幸亦達人也致公以母徐太安人喪服闋致仕累薦不起時同鄉陸太宰完為政將用之固辭不赴太宰其母舅也臨卒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二十一

埋

作入山待盡詩別六孫別鰥居小樓數詩皆有超然之識先是國朝戊辰科本縣中進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顯正統十二年吳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學皆不壽至公亦入御史選以母老辭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留稿而壽亦甚永要見天有定數人固能留之矣又築假山于家名曰代勝自為之記

冢宰有媿

鞠珍字廷玉臨朐人成化中鄉薦奉親至孝不信

浮屠母卒躬負土成墳後選南樂主簿常祿之外
一無濡染請部考績珍乞歸田曰老不能任職餘
祿足以養身復何求焉家宰王公歎曰吾有愧乎
爾矣歸家杜門不出尹嘗署其家以遠役珍裹糧
以往尹問之驚曰何乃爾遽令罷之非公事不謁
人稱有澹臺之風焉

章童齋名

章楓山先生同時有童品者字廷式號慎齋與先
生齊名成化丙午舉南試丙辰始登第為兵部主
事僅兩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讀書喪明不
自炫而卒著書甚多其學問行誼不後楓山而有
傳有不傳則後死者之責也

勸父隱居

嘉興包馮隱居不仕父勗池陽太守欲棄官歸意
未決馮奉書重緘無他言惟左太冲招隱詩而已
池陽遂歸歸後學神仙無所遇孫樗芳副使代有
冠冕

忍苦

曹憲副時中莘亭人隣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聖
書公名于午後向其僮加鞭因極口肆詈欲以激
公怒僮歸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
也速往謝無勞齒頰生不能難于是修尺一若為
候者而中實痛詆令人直入跪上之公不發曰休
矣待吾僮來既而從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
我無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時有紫雲自
天而降繞尸人以為仙去

歸壽

吳蔚全椒縣人舉進士為臨淮簿時青苗法行口
語藉藉蔚注錯得宜民以不擾積朝請大夫知廣
德彭池三州所至興學勸士性尤夷澹一夕夢人
示四大字曰龜者必良覺而誦曰龜者歸也龜壽
而藏神告我矣即謝病歸終日宴坐凡十七年卒
年八十四

安貧

顧璵字英玉璘之從弟也官副使以伉直歸貧甚
昕夕不繼晏如也嘗曰貧斯請囑與武斷鄉曲雖

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義者之所為

藏賢書

貢生陳職號鐵峰東阿人性淳古受賢書藏之不復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陳詰之語及江南多士欣然往不復與家人別追之至淮而返

知機掛冠

永新縣蕭公樟以舉人署江山學諭凡十年登進士官刑部主事大禮被杖幾死告改南京刑部執法建蕭鐵漢屢忤要人陞曲靖知府公知機械所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三五

自掛冠不赴

老萊衣

葉孟禎惠安人永樂丁酉舉人司訓高州念親老陳情乞歸省隨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備盡孝養久之遷順義教諭陞陵源令棄官歸稱為廉吏邑有陳御史者橫甚鄉里苦之公上書陳狀御史坐刑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歸省詩後四句云江燕迎人語山雲傍馬飛到家歡侍日應著老萊衣

恥掃門

程學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孫也九歲善屬文鄉三老劉公騎而過之揚鞭曰孺子行矣為拱立道左不移足劉愧下揖趨而別焉為諸生力學手兩程夫子遺編服膺勿失嘗言兩夫子產黃陂前川有望魯臺邑東有讀書臺百世之下聞風興起而後裔顧屑越之乎一日坐磯石咏陽明白沙詩數章豁然開悟題其壁間有涓涓銀海陶塵慮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監司約公往

湧幢小品 卷十三

三六

曰吾不欲屈膝貴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前知云與江陵弟子同籍借計入都眾皆修謁公獨否或言相國雅相慕也公以正對掃丞相府門者何人而子為我願之耶授榮澤知縣有惠政

拔髮

杜傑黃岡人父子鳴為僉事傑少時日者言當以刀筆得官怒而自拔其髮誓以儒顯有朱廷相官知縣女字里中豪朱貧且死豪停婚僉事公歎曰為令而貧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無婿者為

公委禽夜夢朱戟冠衣緋來謝君誼甚高得請於
 帝美報矣復夢神贈以言有天上日初長人間春
 正好之句是歲戊午公弱冠遂舉于鄉主司初擲
 不錄詰朝卷自展案上如是再異而錄之衆甚傳
 其故以爲天所以旌德也父客死滇扶服萬里將
 柩而歸值暑灑滂大如馬瞿唐不可下公撫棺而
 哭頭搶地額天驚濤忽滅須臾舟行抵岸長年三
 老相顧且駭且喜徵孝子精誠昭格不及此授長
 寧知縣採木萬山中一切馭以信義夷酋咸樂爲
 湯幢小品 卷十三 七

抗中璫

吳宗堯歛人爲益都令稅璫陳增至橫甚誣奏福
 山令下詔獄餘皆震恐往往長跼如屬吏吏白公
 公叱曰鬚眉男子乃爲闔屈膝耶不往見而之登
 州謁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諭增此非他今比也增
 陽諾公還王使兩璫來翼公輿而入增無可如何

下堂迎卒成賓主之禮而退然耻爲公所亢銜之
 淡公過金嶺鎮鎮驛長金子登擁騶從如上官公
 訶之已盛供張復麾不納孟坵山有鉛鑛子登說
 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爲壽增遂檄
 之公數詰責子登遂行讒構增逮諸富民誣之盜
 鑛三日至五百人公憤甚疏其狀增反誣遂被逮
 初公見增惡已書而藏之笥曰吾儕七尺軀戴天
 履地託足聖門豈可浮慕空談自類穿窬際會當
 幾則張瞻明目爲民請命爲主達聰爲縉紳作氣

湯幢小品 卷十三 七

身外榮瘁都付浮雲郡守胡士鰲甫上官五日以
 疏示之士鰲曰君有二親不虞貽其憂乎曰有兄
 弟在曰聞君貧曰可以筆耕略無戚容士鰲卜之
 靈棋曰金精欲起賴得元士左手抑之乃獲止息
 其詩曰疾風如勁草板蕩識忠臣籍此匡扶力乾
 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謂六庚白虎客星害氣也
 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誰乎下鎮撫司送
 刑部益都民欲殺增者洵洵增恐徙徐州俄夢牛
 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微乎會增以所括時俸等

貲數十萬進而陽乞貸公儀郎鮑應鰲借其友六
 人謁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傲惠得正襟脯下
 益都何獨不然四明秘啓入即日釋公歸方劾增
 尋上書乞放還山皆不報父母念公俾公婦來視
 至淮間逮止不進公使吏翟士朴奉書還而奄迹
 得之士朴藏書壁隙令笏舍兒馳去奄考朴亾所
 有舍之乃得免公歸家尋卒人皆惜之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亞父用壯

先主代吳

三謀臣

三召平

兩顏子

兩廉藺

兩逍遙公

兩施全

兩王保保

兩龍光

兩六如

兩小友

兩傲翁

兩燒尾

兩大索

湧幢小品

目錄

兩峴山

兩吳興

兩天台

兩孤山

兩富春

兩太岳

兩水晶宮

兩淞江

兩湖

兩尚書

兩海運

五則

兩降夷

兩大界

般浩悟空

告反

褚遂良被誣

二則

蕭穎士才識

釘座梨

定命 二則

取幽州

南使折虜

欽宗劄

不學虬髯

宋用李綱

淵聖之酷

大劫運 四則

錢俶 二則

生他郡

辟募客

簡肅心事

王蘇 二則

上疏仰藥

刺客同異 三則

石大門

辭集樂

坤為金

湧幢小品 目錄

學正抗敵

教官全城

救善類

五日受用

大盜藉口

臨安三學

均田 二則

鄉官多口

緒揭

揭帖

條議自序

客問

曾有菴贈父

駁帖銀

先兆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湖上朱國禎輯

保全功臣

韓信以告反被執赦為侯居咸陽聲望嚇人至今
樊噲稱臣漢祖又用兵燕代雷信于腹心之地安
得不死且假王之請自有以胎之彭越原非漢臣
事定封王隱然敵國勢不竝立方追項羽約與韓
信會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死雖呂后用刑恐亦
蕭何之謀居多高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亦是真情

湧幢小品 卷十四

所發其赦樂布亦是憐韓信之餘然則二人之死
通于地位未可盡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無一人
疆歿者則漢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殺僂功臣
可乎

亞父用壯

范亞父之為人蘇老泉評之當矣中間如張良獻
玉斗拔劍撞而碎之曰唉孺子不足與計事是何
等氣質言不用歸至彭城疽發背歿是何等涵養
看來是憤激用壯之徒止能望氣不足與成功陳

乎題其墓詩曰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笑火咸
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

先主伐吳

劉先主與雲長結爲兄弟意氣甚重方卽位而雲
長敗歿平時共患難歿生不少須臾離而一旦委
之虎口旣忝爲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
少泄當日誓言謂何又何以見天下故先主之行
決不可已卽不行亦須枉受張翼德一番臭氣駐
手不得惟一敗氣結而歿故可以下見雲長而先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一

主之心亦可以無愧無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爲
輕義爲重者況乘此機會及其銳而用之直下吞
吳亦未可知當時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彊諫旣
敗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縱行必
不傾危亦是感慨無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
保其不敗也

三謀臣

擒王當在陣上若人以好來而我懷惡意從酒席
上取人此最無行者所爲史籍中惟田盼用之灌

夫盼之所以爲盼叩頭伏罪而歿卽如磨營魚腸
亦是盜賊篡殺之行亞父以此勸項王取沛公看
來項王英雄豈屑爲此旣不聽又用項莊舞劍當
時多了項伯翼蔽一番卽使項莊行兇必有雲龍
雷電將此宴攪得一場掃興暗暗送沛公歸管決
不歿於小人之手亞父之謀拙矣悖矣他如法孝
直說昭烈取劉璋劉穆之說宋祖取劉毅二主皆
不聽方有氣槩方成些事業項王才氣實勝二主
而敗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斷不足爲據而謀臣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二

如范如法如劉風斯下矣

三召平

史記所稱召平者三其一具項羽紀廣陵人召平
爲陳王勝狗廣陵未能下間陳王敗走秦兵又且
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項梁爲楚王上柱國令急
引兵西擊秦其一具齊悼惠王劉肥傳朱虛侯劉
章欲令齊王發兵以誅諸呂齊王乃與中尉魏勃
等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王宮後爲
勃所賣遂自殺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

一具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據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齊王傳小司馬索隱注云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楊用修史記題評於羽記召平云召平加廣陵人於上者正與東陵召平異也又後漢書廣陵郡有東陵亭博物記亦謂東陵聖母祠在廣陵疑此東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兩顏子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四

吳門徐禎卿字昌穀一日昌國以進士為評事親老求改便地當事者抑之降五經博士初善詞章後好玄學晚乃從陽明遊凡三變年三十三卒陽明比之顏子

徐愛遊陽明之門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嘗遊南嶽夢一瞿曇撫其背曰爾與顏子同德亦同壽自南京兵部郎中告歸與陸澄謀畊雪上之田不果合前說觀之陽明得二顏子矣要之陽明豈有此言必出王錢二公之手若使羅念庵鄒東郭為

之更自渾成

兩廉藺

梁武帝時蜀人藺相如為父報仇殺降人劉季連自縛歸罪帝壯而釋之時亦有廉頗者為別將立功淮上後卒戰歿有風雨之異祀為神

兩道遙公

北齊韋瓊以高隱封道遙公唐中宗時韋嗣立以宰相阿附韋后亦封道遙公道遙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五

兩施全

秦檜十客其狎客為施全而刺檜者亦曰施全為殿前軍使以為一人或以為非要之既為檜狎客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豈能復作此等忠義出格事而檜老姦豈有與其人久處而不能覺眉宇氣味幾入其手乎老節婦決不裝淫媼而老嫖院亦決能辨識于微渺間也

兩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橫廓帖木兒其一征行元帥

王斌之子襲父封復以軍功歿于國事贈武德將軍盤屋子

兩龍光

吉安有龍光從陽明兵間著奇節乃其先泰和縣亦有同姓名者為松江訓導克振師範人比之魏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進士慈谿知縣張莊簡有龍光先生傳字士熙號素齋

兩六如

蘇門公嘯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龍一如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六

高柳蟬一如巫峽猿一如華丘鶴一如瀟湘馬唐子畏號六如取佛書之說不如前說更為脫灑有意趣或者當時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測耶

兩小友

張曲江呼李鄴侯為小友畢文簡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兩傲翁

牛弘王旦俱有傲翁一殺駕車牛一擊破祠廟百

壺酒俱無一言

兩燒尾

唐進士宴曲江曰燒尾而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亦曰燒尾

兩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漢武帝末年坐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劔入中龍華門疑為異人命收之男子棄劔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兩峴山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七

殷仲文從桓玄之逆黜為東陽太守得免于誅足矣猶邑邑不得志以歿嘗登縣南二高峯以俛羊叔子立亭其上曰雙峴何叔子之不幸耶馬之純有詩詈之

兩吳興

我郡曰吳興孫皓以烏程侯入即王位後而改之也浦城縣舊名吳興江文通嘗為其令夢五色筆于此縣有孤山因號曰夢筆山

兩天台

我浙天台郡縣皆以之得名陝西鳳翔府麟遊縣亦有天台山在縣南五里九成宮之西

兩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濰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甚著則地之衝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兩富春

富春在嚴州釣臺不必言矣乃濮州南四十里亦有此山相傳子陵應光武聘嘗經此駐足此必有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八

自來未可盡以為妄

兩太岳

禹貢太岳山在冀州河東彘縣東上黨西即霍山是也 國朝尊武當為玄岳一日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稱也

兩水晶宮

偽閩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築室十餘里號曰水晶宮每携後庭游宴從子城複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宮獨見我湖渠亦妄慕效為之耳

兩淞江

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懼水災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兩湖

東坡謂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可謂貼對鑑湖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後為民侵佔今之存者視舊額不知何如聞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九

陶家堰上下一帶皆其地也至西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麗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相亞

兩尚書

鄜尚書楚清謹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巳巳之難丁尚書汝夔長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誅人事乎氣運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書坐死殊可憐後六十餘年萬曆癸丑其曾孫鳴階舉進士余覽齒錄得其家系良喜同時歿

者楊守謙尤可憐楊本世家不知其子孫若何至
鄜公之後又未及聞也於我心有感戚焉

尚書坐歿職方郎中王尚德從坐丁獨自引罪王
得減歿丁赴西市問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
謝曰免矣丁曰爾父勸吾出兵吾爲內閣所悞不
從今一歿一生天道也卽歿不恨吁丁之人品可
見宜其有後也化爲平遠知縣會田坑賊力戰破
之超拜副使妻計烈婦自有傳

兩海運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

朱清張瑄太倉人皆爲元海運萬戶 國初則朱
壽張赫懷遠人亦海運皆封侯何同姓乃爾
清備于楊氏殺楊諒妻子財貨官捕之終不得瑄
行劫被縛時洪起畏爲浙西提刑夜夢錄囚十八
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賊數與夢合瑄在
其中貌特異遂貸歿未幾宋亡瑄貴顯事洪終身
瑄目不識丁書押文卷但攢三指染墨印紙上狀
如品字雖巧作僞效之終不能

陸文裕集云沈都遠登宋進士第位于揚州會元

兵渡江復仕于蘇夜夢雙虎踞然據獄比明入視
果有兩男子荷校者察其異陰縱之卽張瑄朱清
也尋罷官寓蘇之烏鵲橋後瑄清以海道功爲萬
戶貴顯物色之一日遇諸塗遙拜曰吾父吾父卽
奉以歸至清浦居之地沃遂卜築焉始爲嘉定人
至今子孫日衍稱大族

二說少異
兩存之

宋亡有都統崔順領衆五千泊紫霧島元世祖命
朱清招安問用兵幾何清但求勇士二人與子虎
駕一舟至島順舟發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

帝著我來招從者富貴登舟宜肯順意徘徊卽斬
以徇衆皆降悉縱遣之後清被逮曰我世祖舊臣
寵渥無比豈敢從叛新衆宰相圖我財寶以至于
此觸石歿

清瑄雖歿而清子虎瑄子文龍仍治海漕給所沒
田宅清孫樞密院判完者與諸孫皆還太倉守墓
墓在北門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倉風水
賴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張士誠據吳赭夷
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樂仕進退居田野與士大

夫遊博涉經史長于小楷篆隸好施勇于為義人咸德之

兩降夷

東漢末其降夷徙處內地漸漸能讀書通古今故晉有五胡之亂我朝降夷內徙者尤多惟厚其廩賜止射獵自娛其桀者以武顯為參將副總兵終不佩印稱上將其封侯者間出佩印而內顧重不敢為惡故已巳之變雖在在蠢動猶不為大害又因用兵徙之兩廣故二百餘年四海宴然蓋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三

祖宗控禦之略歷代綢繆之功視漢為密而功德基本又萬倍于司馬氏要不可一律論

兩大界

用夏變夷王政也晉武用之劉淵而五胡橫行以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敗塗地晉武是承籍不是創業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兵老辣之才在國運為華夷之辨在人才為文武之分此世上兩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既廢夷然無幾微見顏色桓溫遺書以示引用令僕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戲之也溫雖大怒而無如之何咄咄書空蓋已超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對亦是至情後溫果殺其子涓以報辱桓玄得志著書痛詆浩以成父志既敗劉裕建義止競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謂晉書有二大冤屈桓氏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張嘉貞為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驗無狀當反坐嘉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三

貞謂重兵利器皆在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恐塞言路為後患遂得減死嘉貞以文士起故為此言且以中玄宗意此後告祿山反者皆不聽以致大亂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輕告告必按虛實方可示懲而後之以實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誣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譖殺劉洎猶曰許敬宗為之至常思謙直諫有名亦以市地虧直露章劾罷遂良為宰相豈虧些小之直其為誣捏無疑常

亦輕信太甚終不得入名臣傳

皮日休避廣明之難奔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子光業為吳越丞相孫璨為元帥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見尹師魯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可攷子良璨之子也今唐書乃謂日休為黃巢翰林學士誅於何舛錯前人所爾

蕭穎士才識

蕭穎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東都先陷勸李承式及崔圓保淮南通貢道識力經綸當是李鄴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四

疾之流而以宦不達僅以文苑稱然則人果不可無官官果能重人耶

釘座梨

崔遠有文而風致竣整世慕之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後與白馬之難

定命

古之尋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帥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早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若韓昌黎奇岫人藍關之雪

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為之淮西碑文一什一立其又何疑身後日月光誰復辨之

唐次者唐儉之裔孫也以禮部員外貶開州刺史韋臯表以自副唐德宗惡而斥之自以身在遠又抑不得申采古忠賢傳譴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為辨訪錄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上雅惡朋此傾陷者覽其書善之謂學士沈傳師田危君人者宜所觀者然編錄未盡可廣其書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十五

乃與今孤楚杜元穎起周訖隋增為十篇更號元和辨論略噫次可謂苦心矣而時君有怒有喜豈非自己命中利鈍而亦可觀時矣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謀于趙普以曹翰為將即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駁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則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設此窮其辭趙普得諫法宋祖悟意表奇

南使折虜

孔道輔使契丹優人以宣聖為戲公正色對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高今優孟侮慢先聖而不禁北朝之過也虜君臣默然此對似矣而猶未盡當日宣聖並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學四拜致禮九夾百蠻無不知無不敬而某使臣則其裔孫也北朝獨不聞乎何禮文之有則虜之慚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欽宗劄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七

完顏方彊宋欽宗所與李忠定劉忠宣劄子不下數百十大約云賊銳不可與爭鋒宜逼逐出境此譬如芻豢子弟偶門上遇一兇人畏而惡之只謂家人曰打他不過趕他出去既打不過尚可趕耶哀哉哀哉

不學虬髯

趙永忠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為人因遊岷州遇積石國大酋魯黎結羶與相交善後至交州結羶移書永忠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亡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七

可偽為王子歸國永忠乃西行結羶迎之國相撒斯金龐斯等咸納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書請唐守仲威求歸宋或阻之曰為虬髯不亦美乎笑曰虬髯一海會耳不足學也狀上宣撫童貫貫走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將相借至河州貫掩其功以為拒戰不敵而降授忠州刺史團練使賜姓名趙永忠貫慮其言于朝誣以事謫監韶州酒稅建炎南渡廣東盜起宣尉司檄諸郡各出師討賊韶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連諸寇擒其酋復解南雄圍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諸寇紹興二年被召至臨安未及朝見卒初永忠聞徽宗結女直圖遼謂韶守曰朝廷此舉非善計也後其言竟驗人服其識

胡清一本作胡澄

宋用李綱

弁州謂宋用李綱未必能滅金還二聖固是一說然用李則國勢必彊可戰可守僭逆偽命之法行則人心知微威思自奮敵國即未必滅亦必懼而連和還轍復二京地自在掌握間嗟嗟畏彊欺弱

人情皆然而況禽獸夾狄乎

淵聖之酷

宋紹興中與金人議和時淵聖在虜中尚無恙也自後太后回鑾而淵聖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畱以爲質宋雖有請彼或斬而未許閱朱子語類窺見其間一二乃知淵聖之歿于虜蓋有深故也先是兀朮下江南屢失利而張通古之來朝之忠計者憤不肯和宋勢益稍振矣是時劉豫既廢金遂欲立淵聖于南京以中分宋勢賴和定而止既太后

湧幢小品

卷十四

六

南旋淵聖臥車前泣曰歸與九哥與丞相等言幸早歸我我得太乙官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知朝議大不然遂不復語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淵聖之子以變動江南耳目岳武穆嘗具劄言之故終淵聖在虜宋遣巫伋一迎之後不復終請者慮其狡謀復起至不可區處也後逆亮謀掃國南下目中已無宋矣而淵聖在彼終以前議致疑慮生他變故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機事也作史者都不能舉

其槩淵聖阨于虜又阨于弟兄自覆載來帝王之酷無有過者

大劫運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會逢大劫運三主皆聰明人亦預知其亟切微于心凡梁之捨身唐之壓勝宋之暗禱無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內忘武備畢竟及禍雖然大劫難逃內備雖飭又必發之意外今人但成敗論人耳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九

南宋末造蒙古兵勢漫天漫地蓋來又加以謀勇如何禦得他金虜悉力支撐終歸淨盡殘宋亦儘努睜到此真無可奈何此古今剝運第一所以太祖之功爲大

宋亡好箇姜才張世傑張本降人姜被虜復歸卽配巡遠何愧
讀宋亡歎節歎難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真是流涕皇天殊欠慈悲

錢俶

錢忠懿王俶以天咸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

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剛一甲子復與父元雍卒日同人皆異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稱名者尊天子也今誤為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

歐陽永叔以妓故銜錢惟演厚誣其祖元佐以下重斂虐民或引錢氏納土後王方贊均雜稅減三斛為一斛之說實之謂為不誣是則然矣然吳越之民追思錢氏百年如新錢之子孫即失真王其福澤綿遠子孫代興至滿江南何哉宋雖減為一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

斛而衙前各役之費多至破家錢雖三斛而一切差役俱免又錢立國置營田數千人于松江關土而耕其奇器精縑皆製于官以充朝貢民老幼無他纏累且完國歸朝不殺一人則其功德大矣而永叔無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韓魏公生於泉州歐公生於綿州司馬公生於光州二程生於黃陂李綱生於華亭朱文公生於龍溪王荊公生於

武昌王荆公生於臨江豈衙署風氣厚多毓賢人耶張齊賢由曹州徙洛陽楊億由浦城徙潁川韓億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會稽徙睢陽范純仁由蘇州徙許州文彥博由汾徙洛呂公著由壽徙洛歐公由吉州徙潁州二蘇由眉州徙潁及陽羨司馬公由夏縣徙洛陽王文正公由大名徙開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節由范陽徙洛陽朱韋齊由新安徙建安離鄉井去墳墓於禮合邪否邪或謂宋都汴諸公之徙亦近聖之意邪以上二項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須可為我師者辟之雖朋友亦不可辟其論甚偉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簡肅心事

曹利用力擠魯簡肅幸真宗察知得寢後曹驟得

罪簡肅方病間之歎日利用何罪但備強不識好惡耳欲救之報已押出國門驚急脈絕而卒此等心事又在文彥博救唐介之上

王蘇

考亭謂大蘇早用卽是王安石此未必然大蘇作老王癡大蘇俊老王笨大蘇可以機掩老王難以理奪考亭因程伊川憫蘇氏因張敬夫護張浚大賢亦有未化處

程子若能容大蘇便是孔子對面服得大蘇便是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

西方至人

上疏仰藥

宋仁宗國本未立諸公爭之不能得有監察御史裏行陳洙發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藥歿仁宗愍之賜錢百萬以葬元祐初司馬光以爲言官其子洙字思道建陽人慶曆二年進士爲烏程令有聲

刺客同異

軍中刺客引領待劊之事本出韓魏公考亭作菓

誌歸之張浚此必本于南軒行狀豈真有是事耶然在魏公一以爲駐延安軍中一以爲鎮相州宜聖廟齋宿記事者信筆而寫往往如此

蘇雲卿評張浚云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所短畢竟短于君子一箇岳武穆在面前纔交數語語又磊落便艷然迥他還山去又殺了有文有武的曲大所長安在至以邵宏淵副李顯忠益憤憤矣

浚開府視師諸將有以北討之議聞者事下督府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

將從之李椿爲叅謀官亟奏記曰復仇討賊天下之大義也然必正名定分養威觀衆而後可圖今議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諸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雖得其地不能守也書未入而師已行又言大將勇而無謀願授成算俾進退可觀毋損威重不聽果大敗于符離浚之輕率寡謀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籌略精明真將相之選如時之不用何

石大門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隆興初進士任天台尉遷
臨安府教授與朱晦菴為友丞相史浩薦其學行
改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其曰朝廷
辟如萬金之家必嚴大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
而初開便門不知便門之私乃復滋甚一時以為
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門除知武康軍晚益嗜學不
衰云

辭集樂

海幢小品 卷十四 三
鄒浩為揚州教授呂申公守揚命浩為宴集樂浩
辭焉公語浩曰他日為翰林學士何如浩曰為翰
林學士則可為祭酒司業則不可公被召臨別謂
浩曰教授器識不凡當自愛至上前首薦之

坤為金

姚祐者元符初為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
為金坤亦為金蓋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為釜
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為
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

自罰一直其不護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
建甌而下將至永嘉守武欲棄城走教授劉士英
湖州人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逆順而俛首
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守禦策
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
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為守保全城以還天
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上功劉通守太

海幢小品 卷十四

三

原會金虜犯城歿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
以布衣終

學正抗敵

宋末國子學正周泰臨安人元兵至糾眾抗之不
克而志益奮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謂武穆忠
節信國也後徙無錫五世孫曰廣濟號月窟子數
號煦菴工醫嘗曰病不能死生藥不能生死皆以
壽考終孫印禮書文恪公子義曾孫炳謨今官官
徐晉學正公之報也

五日受用

孫偉字奇甫學於劉侍制孫初為靜州幕官侍制
請夷陵自靜請見曰某生長南方未見北方賢士
大夫聞先生學於司馬公此賢士大夫之冠所以
求見不敢說從學但求聽說話數日足矣劉許因
共飯五日與之語既五日孫以所聞盡錄為一冊
請日所聞如此悉錄記有所不審更住半日先生
為看過乃辭歸孫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聞憶
古人好學之篤與實踐精專如此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一

救善類

莫汲湖州人自號月河紹興間為國子監生秦檜
惡其救授善類謫化州士之秀者多從學焉

臨安三學

宋時以京尹之學為國學臨安三學之橫乃與人
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為論動以抗儒惡
聲加之招權納賂豪奪庇奸動搖國法作為無名
之謫扣關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
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

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極力與之為敵于是協力

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賈似道作

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

饋給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

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不敢發一語及似道娶君

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

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

非者

大盜藉口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二

殷文珪池州人乾寧中進士朱全忠特表薦之又

珪惡其姦逃去全忠大怒追捕不及每言窮措大

率皆負心白馬之禍亦引為證古言待小人不惡

而嚴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禍息亂況大盜握重

兵而可輕犯全忠非文珪白馬之沉自不肯免要

之藉口有由來矣

鄉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聲陽朔人也弘治間條奏獠獍積
歲劫殺之慘兵部是其言請於上令撫按相宜

勦撫首惡聞之猖獗愈甚數掠玉聲家至取其人殺之必欲赤族而後已爲縣令者又揚言甘鄉宦云云欲盡誅汝輩恐嚇取厚賂以爲解嗟呼玉聲爲地方計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禍爲縣官者又因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與相類蓋惟口之禍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無事得謗余不幸坐此官生平所被猜疑譏訕無影無形橫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主人

憐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實自作之孽豈得盡歸咎磨蝎然此議發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撫按誤採發下時編審已定衆當憤結時鬪然並起適按臺馬起莘從聘自嘉興將至衆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處處皆遍因隨按臺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滿極目不見首尾愈近愈多號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既至登輿衆擁枳不得行擒數人旋釋之抵署問狀兩縣主又失辭按臺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

於是大議洋宮擠排幾至墮橋權在百姓不在縣主矣縣主亦怒據均字以一切法齊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糾集直犯府主加惡聲府主震怒多潛遁去有二生獷甚自以名實之以示無懼遂逮捕不可解而初發時率其僕從可千人抵潯焚余居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鬪乃返余妻子皆懵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門欲執余余亦懵不知而守道謝某至欲請兵虞變好言慰諸子弟曰可速問之朱平涇凡洶洶者旬日乃小止既議上矣撫按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主人

會題戶部駁下按臺怒勒所司毋動且行十年是時許敬菴師亦深爲余危之余曰事已然無可柰何第後有言入師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長孺公深主其說且屢爲解于許師僕亦所謂推波助瀾者非耶

初一冊爲辛丑年第二冊爲辛亥年合郡公議已定余懲往事不發一語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變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後縣主曾蘭若紹芳來問只駁宦戶貼銀一欸應之曾不知

何故臨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冊縣主曾有
菴國禎暇時偶譚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
母政成將內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終之造福在
此不朽功業亦在此有菴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
之一字爲主順人情從中略爲參酌不一月竣事
上下帖然未加余之罪得小解不痛減思痛毛髮
尚自凜凜恐老死無能自明乃略叙始末及均田
初議與贈有菴文字存于篇末總之所謂罪案云
爾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

揭帖

揭爲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東南財賦之軋而杭
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編審均徭如庫子民皂
門厨之類悉僉鄉民應役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
吏侵漁公私俱盡於是龐御史尚鵬首行條鞭法
計直徵銀而民力大紓載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徵
也又議革去糧長以里長收糧彼此互管貧富通
融十年一審大約中人之家應役有期力均時暇
不至破家破亦有救當道可謂苦心地方亦云大

湧幢小品 卷一四

幸矣然而法久弊生聖賢不免遲至今日道以人
弘豈偶然哉請先言弊又先言一縣目擊之弊禎
烏程人也辛未之審切不及詳然創法未久當無
甚害辛巳則羅知縣用敬在事是時豪貴把持首
進在圖還圖在甲還甲之說羅亦利仍舊貫苟且
了事民雖憤鬱懼于威刑愛惜身命且力未甚窮
只得隱忍遞至辛卯袁知縣光宇以至今辛丑祖
述其說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興衰各異偏重不
均有一甲全然無田者有一半畝產而充至數分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

者有戶絕丁存妄報分數而親族代當者一僉解
戶必至逃亡係籍則百劫不免漏落則安坐自如
凡勢家之佃戶叢僕疎屬遠親與其蔓延之種田
產深膏腴畝數不啻萬倍影射那移飛詭變幻
三十年來無一手一足應公家之役無一錢一粒
充應役之勞今番適當鼎新之會在上者皆大賢
大良願望絕命復蘇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
甚焉不曰脫漏何妨則曰斷然不動開口與杖爭
辨授柳惟岡正積助如山賣免買免報德報警公

一一一

然無忌而一種奸猾又從中把持或子女或田產器具乘機脅奪此誰之責誰之過哉亦試度五十年來能保閭里間圖甲甲盡如其舊哉當此勢窮理極之時大奮便民除害之斷力主均田為民造命參酌優免以重儒紳均派餘田以恤編戶直下憲牌責以如式弗以批發了事弗以異議動搖弗以已成憚改則恩波與江海同深愛戴共乾坤無極豈不婉美龐公且超而上哉除後項條款外為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應否會稿通行理合具

海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一

揭須至揭帖者

緒帖

再照編審之弊不能盡言病根積於在圖還圖在甲還甲兩言重以漏丁不查報頂不允而民之生理盡矣夫甲止數人若係貧難別無援救貧者日貧辟如索酒一盞之中索肴一碗之內斷不終日其偏一也勢家大族實繁有徒團作一處罔上害人富者日富殊無饜足甚至把持官府搖惑視聽正論難伸仲亦旋過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

從公存恤未為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瞞主或加充僕盡幸免即背畔驅逐之輩尚爾坐擁高貲公然不動奉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緣概蒙顯庇其偏三也等則不均威脅愈甚凡貧難下戶止有逃移自盡一路決不能控陳告訴落水病兒一直到底下既無日無天上亦不聞不見久成者卒難遽改後來者無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絕既多勢必累及親隣展轉扳扯展轉躲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猶其大略至

海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一

於瑣屑罄竹難書故處今之勞別無善策惟均田一節直截簡易若曰便於民不便于官則一縣極富極多田之家不過數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亦無辭儘有子弟奴僕寄莊取羨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於優免之內尚未足數者比比可屈指數也今長興金知縣業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稱強直然已帖帖親認郡中頌金長興者萬口如一豈可行于長興而不可行於各縣哉若各縣不行無論失此機會十年內民無子遺而長興士夫且將

援以爲辭異日又將變而歸之民矣可不慮哉可不懼哉千載一時宜汲汲爲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則地方氣運正厄小民命脉當斬非人之所能爲也

客問

或問于朱子曰均田之說當路斷然行之而子從旁多口當路其大將也子亦幕下一衝鋒勁卒也戰雖乍勝敵亦甚彊又添生兵焉與其種百萬大將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隻身乘障竊爲子危之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四

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緩急者勢也成敗者天也天不能違勢而可以權奪理不能離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則我急何者當路乘山嶽之重誰敢異議朱生要不足當斧鑕內無期功強近之援以窮人犯衆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殺機已見烏得不懼雖然懼亦無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洵洵也而易其節乃若日後則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卽甚口然不過一時憤激條陳千百人之一耳能奪撫按若郡邑權耶能驅使小民

亦有意穿指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斷惟是田均而役法無定異日必有伏害必有更張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終得其名而遺其實所謂大人作用猶有未盡也人情難與慮始賢者固自不凡諸家之紛紛常然無足恠以操縱之權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規以公平之體挽偏重大家安之以爲當然小民忘之以爲何有一種仇憤之夫亦自慙且悔曰上人良法美意如此惜乎不勝躁而以子弟爲俘以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五

奴僕爲殉則湯武仁義之師也夫所謂大將者剿撫兩用胡越一家候通萬里民無犬吠之驚乃始稱賢豈其以一戰奏凱而奔其精卒以與敵而不顧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禍不遠旣任膽安枕無多譚後議均役均而大小並安公私俱妥陳筠塘太守之力居多

條議自序

守拙者必愛閒國禱請急歸家慈親定省外三時禮拜魚鳥爲羣閒之一字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望傲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無端爲管城子所役

革均田一節言之再言目擊親嘗殊多感慨編衷
信口頗似譏彈當道採而行之一時大閱謂判刃
沉宗猶未足盡朱氏之學也初只暇筆端自遣實
不意遂見施行又不意萬眾從而鼓踴役徧豪人
累纏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總之造物如開故
以不相干之事擾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驅陷罪已
也縱免者如江湖之魚悠然以逝東入者如山中
之獸卽是麒麟亦難安頓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
不答歸之有命既先慈見背困卧無事一日曝書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六

偶見彼時底稿讀之且愠且激憶敬菴許師誦禎
學問不足樂之初水部論亦如之良師良友政自
難得若早奉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終不可
泯謹將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
要見狂詩止亦如斯事辭別無波及憤同當轍情
異含沙望在改絃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細民當無
辭于大慘本末既已詳明罪案可以公判至於家
居梗概衆論是馮天地鬼神黑白難變若夫多口
殺身則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

拙竟難全嗟何及矣

駁宦戶貼銀一欸

貼銀在小民對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
論頑癡人也只從自身上體帖最急官銀蒙縣主
持帖來催亦遜謝待明日矣束脩最要緊無所悛
然遇節令或散館數日皺眉矣猶曰囊之缺也其
以書帕至者每兩賞五分已至微細有不九折八
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傾水絲者乎此雖世套亦
人情之常若以貼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七

合爲一人又當暇閒喜懼時自可立地發出三者
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從身上體帖門戶非
高深也僕從非簇擁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
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謝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
者乎通矣良朋勝賞雅歌投壺有暇料理及此乎
若夫湛思績文或愁冗疾病與留得一錢之時有
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復來來而復如故又去又
來其人或怨嗟或無狀有肯容而恕且與之如數
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賢于其主者乎進之必口官

收之官散之官可盡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
當稽其所弊有名無實斷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輩
官法難加民隱難達妻子奴僕皆塗掩耳目之人
圖史文章亦雕喪心術之具無可自致只是出力
當差貢 天子臣職也替小民鄉誼也消菑積德
大利也習事練手遠謀也故貼銀之說諸公謀之
當道主之頑決不敢聞命在官言宦狂瞽之見止
此別有高論請問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菴贈文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一

公之蒞我邑也大要嚴不束濕寬不隨流明足懸
斷而敏又足以赴機雅潔性成尤能彊記過目入
耳終身不忘歷政餘四年正直編審此我郡先二
十年變法余實建議均田至今爲口實供刀俎者
衆方觀望公精心處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
自議生謂領議之人得陰陽上下其閒也停之審
則立推必衆所允服始爲責成妙在嚴任而出之
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謂上下隔絕情不得通也令
凡議有未盡者再三往復必愜當而後止寧減毋

增寧謐毋暑絕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
出之選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謂供役諸人得窺伺
行其術也就一二質實畏法者諭以至誠密爲體
察其人感激効用等爲身謀視如家事互相告誡
密佐聰明妙在慎擇而守之確於是高卑遠近輕
重之際各叶于則單赤者盡除負重者減等縉紳
優而不漏閭閻摘而不驚萬衆懽然四境謐若均
之一字始爲曲盡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
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機中的有歸

湧幢小品

卷十四

三十一

于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議之罪或者因之少解
夫今之賢令尹不過五年見德編審則番之十年
果其盡美又可引之數十年公承前草創啟後規
模此之功德番之永永當日龔黃卓魯未知何如
乃以真心任事淪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
宇下樂觀厥成以極寒極熱之夫世皆欲殺公撫
之有加而余最與細民相習所見出入耕作無不
舉手加額願公此去居要路爲大官者不知何脩
得此蓋亦至和之旁薄天籟之自鳴也余久閣筆

無意當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贈行之文藻茂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後徐檢吾以撫臺一行于蘇松衆大閱謂崇發自吳興徐玄仗以鄉紳一議于嘉禾與賀伯開相駁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約彷彿均之一字爲主而賢有司臨期泰酌故得相安近來田價日增不知時和年豐既庶且富使然抑田役均平民不甚苦樂趨爲長久計也記得先慈嘗言

湧幢小品

卷十四

早

戊午歲朝夢太守至家編役寤而余生而余甲申館于滙沮潘氏一夕三夢甚清初爲烏程知縣夢中深思鄉黨如何相處比覺以爲雜亂無當少選合眼陞湖州太守再合眼陞浙江布政起來失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戶籍官也一生作業神先兆之想數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慰且悔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四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五

天文

帝車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電

祈雨法

藏冰

雪報

雪蓬 二則

蜀雪 二則

雪三色

望氣

節令 十則

月忌 二則

律灰

湧幢小品

目錄

十一

九州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縣異同 五則

地名支干

地名訓義

五嶺

渡瀘

胸忍

息壤

息壤辯

編戶

柝船 二則

新豐南遷

洞天 三則

白路貫頂

火井

幔井見月

聖井



秦州井

井署井脈

山池船

蝦池

石潭

峽嶺山洞

崇陽洪

石油

周公廟泉

溫泉

靈泉

甘泉

鹹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 六則

石名

奔石

湧幢小品

目錄

卷十五

二

磬石

津石

石婦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二則

惟石

廟石

田州石 二則

南宮舊物

石碼

石箭石鯨

石光射人

石人賭錢

石青

文石

獻石

端溪石

社義立石

無字碑

癸巳碑

韓文公碑

汾陰碑

什碑起立

什碑生杏

勒石題名

禁立碑

詰龍浮碑

擲碑熄火

空碑

碑神

供御捲

白紬帳

人輿 二則

織錦劄

湧幢小品

目錄

卷十九

三

習套科禁

告示

京師老媪

施錢

湧幢小品卷之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天文

國朝最重天文童軒以景泰辛未進士為都給事中陞太常少卿管欽天監事考正曆法癸卯予告歸再起掌監事日食陳修省之要益公原占籍欽天監精於天文故也後改巡撫歷官南禮書卒贈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給事中華湘主事樂護改光祿少卿掌監事後以傳禁書出為知州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帝車

斗為帝車運乎中央說者謂斗君象故謂之帝運動不居故謂之車又古者造車之初有取於斗柄下鐫龍角之象則所謂帝車者豈非因其象而名之與唐有北斗賦王伯恂復為帝車賦實一題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於營室司天樂護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禍聚房周昌聚箕齊霸漢興聚東井宋盛聚奎天寶聚尾祿山亂占曰天下兵謀星聚營

室

彗星

萬曆五年彗星之異光芒數丈掃東南經歷斗女凡三度觀者無不駭絕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異

王李二生

但調元江右人有高才鄉舉遊瓊州遇王某李某講天文奇之謂為異人盡得其說癸丑會試策策第一三問偶及天文條對甚悉謂前代及 昭代諸名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二場佳甚主試葉師相取為會元定已七日矣閱至此篇大驚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筆之試卷遂致斥落然則此生瓊州之遊豈非尋業對自阨其進乎故天下奇異之事奇異之人在見者擇而用之不可胡行亂說也

雷電

二月雷乃發聲聲發五日而始電電閃雷乃益震

此陽氣之以漸而張也擊石者始擊則先有聲擊而熱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貯水巨甕雜柳枝聚蜥蜴寢其上復以木固其泥封令十歲幼童環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華陽尚書試於蜀中有驗人謂仲舒深於陰陽五行之說不虛矣

藏冰

南方冰薄難以收藏用鹽灑冰上一層鹽一層冰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三

結成一塊厚與北方等次年開用味畧鹹可以解暑愈病

雪報

春雪不宜過多若多則百廿日必有大風雨俗謂之雪報最傷農

雪蓬

黃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學行國初聘入翰林應制當上意尊出知東阿縣浪溪有怪物啖人哲為文禱於天須臾風雷大震一青蛟斃於水上人

稱精誠所感初北上時倚蓬窻聽雪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欣然自韻人稱雪蓬先生

余錄黃先生事時乙卯臘月廿七日在餘溪舟中蓋余誕辰在元日且屆六旬以病如徑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聽雪之題冷冷會心余嘗有雜記曰風來有影非塵也雪下有聲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東阿歸橫經受徒歲凡數百人又多名士復徵判東平坐註誤死余盡謝親友以文贊請教者瞠目不答并絕意仕進人亦力擠且溺之決不復然然則學遜先生而禍吾知免矣惟聽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趙綸字廷言上海人進士為內江令識拔趙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姪財手刃七人者給為盜公片言折伏眾驚以為神蜀素無雪是歲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莖五穗士民刻石稱三異僅南京刑部主事卒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四

迤南雪至少而吳元年二月昆明縣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無錫有黃紅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論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跡不知何祥焉展二月廿六日時清明後六日也余掃先墓過唐榭下雪珠濺入蓬窻甚巨鷓首頃刻可掬

望氣

吳元濟未破數月吳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五

鼓牙盾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碗相交武陵告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亾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且洄曲守將急緩不可使吳城賊將趙擘詐而輕若以兵誘之伏以待一舉可奪其城則右臂斷矣

節令

文皇時上元節午門張燈聽人縱觀示與民同樂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來觀 上聞甚喜至加賞

賚十三年正月壬子燈山焚有倉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馬旺與焉 上甚惋惜時在北京 敕 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門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紓民力

正統中每歲立春順天府別造春牛春花進 御前及 仁壽宮 中官凡三座每座用金銀珠翠等物為錢九萬餘 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當復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陳訴言被兵之後人戶耗減供辦實難其春花乞買時宜花充用從之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六

西湖志謂清明前兩日為寒食琴操則曰前十日一日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驗之殊不然及閱感精符云夏至酉逢三伏焚重陽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說之訛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競渡陝西洋縣曰踏石 六月六日日未出時汲井水用磁甕盛之入黃瓜一條於中黃臘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盡水清如故可解熱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曆序云謹以
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又宋
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爲端午也盧頊傳云
是夕冬至除夜又陳師錫家享儀謂冬至前一日
爲冬往往者冬除也則除夕亦不獨歲暮一夕爲
然也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日爲七夕至今仍之

夔門有武侯八陣圖士女以七日遊此謂之踏積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七

八陣圖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
楊升菴謂在永安宮者乃武侯從伐吳防守江路
行營布伍之遺制非也此圖乃武侯應先主之召
入蜀時所布非伐吳也先主伐吳武侯未嘗從惟
臨終受遺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說者謂孔明預
知先主敗走設此以迷陸遜未知果否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報成功也夏日嘉
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
天寧節於十月十日遼懿德皇后改坤寧節於十
二月蓋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異哉
異哉然則五國城之酷十香詞之冤又何尤於粘
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曆不與焉此是正當道理不必言然
亦有可異者 太祖以閏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
靖難之師建文一支灰飛不必言而 文皇之勞
苦亦已甚矣 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 皇后錢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八

氏皇后遂多病無所出又七年 英宗北狩 后
在宮中伏地祝天晝夜不輟因而流濕折股又幽
棲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國尋卒無子
歸葬西山帝王如此而況民家則忌之未嘗不是
也

律灰

律管吹灰術甚微妙須用河內葭葦灰試之方驗
餘灰卽不動也

九州不同

爾雅九州冀州冀近也在兩河之間其氣清厥性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雍州雍壅也東據龍門河西距其氣蔽壅厥性急促荆州荆強也又警也北據荆山南及衡陽其氣燥剛強梁又南蠻數為寇逆常警備也揚州揚陽也據淮南距海直大陽位其氣燥動厥性輕揚兗州兗信也越濟水西北至河其氣專厥性謙信徐州徐舒也東至于海北至岱其氣寬舒稟性安徐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氣深要厥性慄悍

岱之正東曰青州以青丘名東方少陽其色青其氣清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曰營州以營丘名蓋今遼東西之地也此爾雅之文上與禹貢不同下與周禮又異禹別九州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爾雅有徐幽營而獨無梁并疑是殷制也據此則爾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純之序無乃未盡與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疆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必疆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

鴻臚小品

卷十五

九

幽陰慘殺也

西南寒暑

風土南北寒暑以大河為界不甚相遠獨西南隅異如黔中則多陰多雨滇中則乍雨乍日粵中則乍暖乍寒滇中則不寒不暖黔中之陰雨以地在萬山之中山川出雲故晴霽時少語云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也粵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淺陽氣盡洩故頃時晴雨疊更裘葛兩用兼之林木蒼蔚虺地嗑吸煙霧縱橫中之者謂之瘴瘴宜也

獨滇中風氣夏不甚熱冬不甚寒日則單夾夜則泉絮四時一也夏日不甚長冬日亦不甚短刻漏按之與曆書與中州各差刻餘又鎮日咸西南風更不起東北冬春風刮地揚塵與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內地之寒熱與穀種之先後懸絕星淵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設以潤極高之地亘古不潰不堙猶人之首上脉絡也李月山謂其地去崑崙伊邇勢極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極高故日出沒常受光先而入夜遲也

鴻臚小品

卷十五

十

府州郡縣異同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僑寓名色至百餘州而郡即帶焉隋并天下廢郡存州州即郡也煬帝改州為郡而州之名廢唐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並存但州有直隸者有屬府者以此稍異雲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國有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一

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雲南縣則始于漢各府地方其平洋曠遠自平陽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遼濶者莫如漢中府自鳳縣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餘里東西一千二百餘里州縣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設官雖多勢不相及其地分屬鄭臺于金州添設僉事控制尤易產藥甚多何首烏有一顆至十餘斤者然枵落無味不堪用余曾試之笑其大而無當也
金州謂秦頭楚尾余謂當作秦尾楚頭

古揚州山有會稽今分於浙水有彭蠡今分於江右震澤三江五湖今分於蘇州亦猶烏程之分為一州六縣及宜與餘杭華亭之分為松江三縣又分嘉興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關杜詩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陰崖結茅屋是也陝西西鄉縣有子午谷子午水宜君縣亦有子午水慶陽府合水縣有子午山廣東惠州有甲子門成都綿竹縣有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一

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廣西桂林府有癸水陝西沔縣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是也湖廣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陽大酉山小酉山湘東王繹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於漢之戊巳校尉

地名訓義

地名襍陽讀作藥陽蓮勺作輦勺隆慮作林廬蕩陰作湯陰不羨作不郎平輿作平預宛甸為宛甸

沙羨為沙夷不其為不基太末為闌末番和為盤和烏氏為烏支龜茲為丘慈番禺為潘禺荔浦為肆浦陽夏為陽賈如此類甚多此必有義未能詳考也

五嶺

裴氏廣州記云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鄧德明南康記云五嶺者臺嶺之嶠五嶺之第一嶺也在大庾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在桂陽都龐之嶠五嶺之第三嶺也在九真萌渚之嶠五嶺

涉嶠小品

卷十五

五

之第四嶺也在臨賀越城之嶠五嶺之第五嶺也在始安都龐水經注作部龍萌渚輿地志作明諸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尉屠睢發卒五十萬分為五軍一軍塞鐔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注鐔城在武陵之南接鬱林九疑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餘干在豫章其說五嶺又不同併志于此俟考

渡瀘

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今以為瀘州非也瀘州古之江陽而瀘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爾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瑟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沉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也瑟瑟一作虱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涉嶠小品

卷十五

十

胸忍

漢地里志有胸忍縣顏師古注音劬誤也按說文胸腊挺也其俱反字既從句與地名何干通典作胸臆胸音如順切臆如尹切讀如閨蠶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劬則因漢志而誤也當從胸乃叶閨字之音胸臆蟲名夔州地多此蟲遂以為名又謂胸臆屬漢中亦誤檢地志漢中實無此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辨文字與辨職方者宜知之古李

巽巖胸忍辯可謂互證考千古之謬矣

息壤

永州龍興寺有息壤椰子厚嘗記之謂隆然負磚
甃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爲堂也夷之而又
高凡持錡者盡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
疫勞者先死彼持錡者其死於勞且疫耳土烏能
神其說甚正然萬曆庚辰餘姚蔣勸能分部永州
有要人糞壤此寺爲宅郡邑皆唯唯獨蔣特之不
與以此待謗罷官後數年地竟歸要人土功興執
役者八人一日盡死未幾要人亦卒宦永者貽蔣
書曰使公早與之則向時彼已死無能害公矣聞
者相共驚異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處一卽
此所云鮌竊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觸者死前後
皆符然則理誠不可窮柳以勞疫當之者亦臆說
也而舊有詳爲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辨

山海經云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羅泌作路史
發揮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五

長若人之贅疣然是昧而道也按許叔重說文解

字云壤柔土也書曰咸則三壤孔安國云無塊曰
壤九章算術云穿地四爲壤五爲堅三緩是息土
和緩之名周禮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萬物自
生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樹藝則曰壤土堅而
壤濡前漢書歐陽傳注梁益間所愛謂其肥盛曰
壤又堯時有擊壤歌耕者拔其陳根擊其堅塊也
又漢令解衣而耕曰壤壤字從襄蓋耕治之土也
宋楊億當制於遼國書云隣壤交歡太宗以嫌干
糞朽朽壤易作境字以上數文證之壤字之意明
矣山海經所云鮌竊帝之息壤蓋指柔土稻田可
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於民故曰帝之
息壤鮌之治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
畝畝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
水其義豈不昭矣哉古書傳之言本自明且昭而
解者翳且晦此類多矣

編戶

縣有編戶一里者金州之平利縣是也然東至湖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五

廣郎陽府竹山縣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寧縣一千里西南逢縣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東北至洵陽縣二百四十里中間遼濶乃爾大

椽船

戰國時楚項襄王遣將莊蒙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船於岸步戰滅夜郎後人以此蘭有椽船牂柯處乃名其地為牂柯牂柯繫船筏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當在滇今以廣西為哀牢想

湯幢小品

卷十五

七

必有據

新豐南遷

嘉禾城東三十餘里鎮曰新豐塘曰漢塘相傳以為漢新豐人遷於汴又南遷於此者

洞天

普安閭洞天下洞天之首

長樂縣有華陽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黃龍洞余皆得遊奇詭不可殫述惟林屋洞門下連塗淖遊者必臥板上拖入故進者絕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霖即洞燥欲塵將大水飛瀑從洞出頭高丈餘如足練老農視此規旱潦

白路貫頂

泰山懸崖絕壑不可攀援處時有白路迤邐貫頂而上蓋因風雨晦冥時得龍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獨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煙來水出投以竹木則焚印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燄光數里

湯幢小品

卷十五

八

幔井見月

宿遷縣西北馬靈山凡中秋遇月張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無所隔餘日則否時有白氣冲出下必有異人不能測

聖井

陳高祖生我湖長興下若里其宅址猶存去太湖僅十餘里以東弁山為案六水環注焉宅有井相傳始生時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聖井有紅羅浮出焉好事者屢為去其翳蔽出之歸震川先生為

今往視作亭于上勒銘焉

秦州井

秦州有天女縲絲井相傳董永行孝之所每蠶熟時井中有白草根長丈餘如絲又有度軍井泉雖淺常不竭汲且盡擊其欄泉復溢出岳武穆經略通秦領兵過此飲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聞其異取欄置庭井中擊之無驗遂送還至今人呼為聖井欄頭云

井署井脈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九

賈制使守楊州有黃冠持畫軸來見展之皆雲章鳥篆不可識問之亦不應冉冉上昇足有紫雲急拜禱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畱遺跡黃冠復下趨出入后土祠井中因縋獄囚下視見一洞署曰玉勾復使入則水漫不可尋矣蜀岡上禪智寺側有井味極甘冽脈與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鉢蜀江失之從井浮出為寺僧所得凡數年老僧過而見之驚曰何緣到此脫衲衣贖歸

山池船

無為州天井山頂有池出泉四時不涸弘治間池偶湧沸流出一敞船船有蓬蓬有斷繩

蝦池

白蝦池在開化縣北金水鄉三十里余仁合家左廣七丈深三丈清獻趙公拈嘗館其家後為四川制置使以白蝦遺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池內厥後生息不絕有求而他畜者其色變赤

石潭

安定縣後溪潭有兩石似龜或擊折一頭江水為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二十

赤數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縣有清德則沙開成潭而泥人出若貪污則淤塞而泥人隱相傳吳定寔羅昌作令時潭深數丈餘皆填塞

峽嶺山洞

中宿峽一曰峽山在清遠縣東山對峙江中秦趙胡曾釣得金鯉魚可重百斤貢之秦王有釣鯉臺東有尉佗萬人城南有標幡嶺唐大曆間哥舒晃叛州將來討夢神人謂曰見幡即回及是平回師山頂有挂幡焉白雲山在番禺東山高無泉有龍

化為九童子泉蓬涌出時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間
下為大小水簾洞泰安期生隱處始皇嘗遣人訪
之或云子城東遺跡尚存蒲欄溪欄中產菖蒲一
寸九節食之僊

崇陽洪

崇陽縣北有崇陽洪兩山相夾中有三洪堪輿家
謂鑿山有利遂興工石工暴病歿乃止久之山長
復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
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焚之有燄滅之
則木不壞

周公廟泉

岐山縣有周公廟廟有潤德泉在東北隅世亂則
涸治則出其出必有數日烈風雷雨弘治十五年
九月甲子雷風交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蓋不知
涸已若干年矣

溫泉

溫泉最多而驪山安寧為佳驪山泉出有二穴朔
後出左穴望後出右穴澆田至五里外方冷煖水
灌禾必枯而此水無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髮
都鑑又水中蹲綠玉石坐而浴甚佳驪山泉出穴
甚熱到浴池正溫安寧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覺稍
熱久之反溫新安黃山溫泉亦佳余嘗浴之正溫
雪天坐樓上望之氣全出如蒸雲泉當大嶺之下
販米者踰嶺而來弛擔就浴必百十人涸甚少鮮
即清蓋泉出右穴流於左方也初出處手之甚冷

泐幢小品 卷十五

楊用修以硫黃實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黃氣者
是也斯最下

靈泉

博平縣西三十里有靈泉一名湖管洞巨石甃成
六管三竅以洩暴水永樂九年疏會通河其水遂
塞可見水溢不在彼則在此一會通河不但通南
北咽喉而天地之氣賴以節宣多矣

甘泉

京昌府在平縣西北有丁家岡出泉甘冽釀酒甚

美談云在平丁塊酒又稱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嘗就岡下造酒以歸號為天下第一余過訪飲之真絕品當與易州相配

鹹水泉

萊州府濰縣有鹹水泉在濰東三十里劉村地勢甚高平泉流數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獨鹹因甃為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豈一竇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饒縣北茶山寺唐陸鴻漸寓其地卽山種茶酌以烹之品其等為第四邑人尚書楊麒讀書於此因取以為號一曰騰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處州東十里有龍泉或一日一漲或三日一漲消則清漲則濁人莫能測若京師玉泉之甕山我湖之廣若山自趾及頂在在從石罅溢出而草繫之又不必穴也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七

品水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正統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餽陞翰林學士作金城黃河二賦李賢劉定之皆稱美之好品評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為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為第一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厨井水所烹茶比衆過多或寒暑罷講則連飲數杯曰暫與汝辭衆皆譁然一笑石亨敗以鄉人有連謫廣東通判評廣州諸水以雞爬井為第一更名學士泉諫博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七

學多藝工隸篆行草而尤長八分後詔還卒於南雄

禁城中外海子卽古燕市積水潭也源出西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山後匯為七里灤紆迴向西南行數十里稱高粱河將近城分為二外繞都城開水門內注潭中入為內海子繞禁城出異方流玉河橋合外墮入於大通河其水甘冽余在京三年取汲德勝門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語之亦不信大內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漢第一品陸

羽所不及載至京師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遠矣黃學士之言真先得我心

南中井泉凡數十餘處余嘗之皆不佳因憶古有稱石頭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錢雇小舟對石城棹至江心汲歸澄之微有沙烹茶可與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錢三百以此自酌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語芒種逢壬便立霏霏後積水烹茶甚香冽可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五

久藏一交夏至便迥別矣試之良驗細思其理有不可曉者或者夏至一陰初生前數日陰正潛伏水陰物也當其伏時極淨一切草木飛潛之氣不能雜故獨存本色為佳但取法極難須以磁盆寂潔者布空野盛之露一物即變貯之尤難非地清潔且墊高不可某年無雨挑河水貯之亦與常水異下 以不及遠矣
又雪水臘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大澹取不能多惟貯以蘸熱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難得自以意取尋常水煮滾總入大磁罇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潔開罇受露水三夕其清澈底積垢二三寸亟取出以罇盛之煮茶與慧泉無異蓋經火煅煉一番又泥露取真氣則返本還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煉遺意而余創為之未必非水經一助也他則令節或吉日雨後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鄭磁之青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洛水之石

湧幢小品

卷十五

十五

卵吳越之奇石此宋所採者 國朝白石採之近畿之大石寓宋時未入版圖班石取之徐邳二州顯陵之役棗陽出白石若神啓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驅石之海祝曰蒼蒼為牛鑿鑿為羊羊牛來斯曰驟而驟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山谷遇老荒岡之見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問見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為汝道破因絕不見惟羣石存焉

磬石

寶慶府東五里康濟廟有一石約長五尺濶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為竅置鐵索懸架以為磬擊之有聲嘹唳聞五里上有二線紋相傳昔有漁者兄漁于江獲金片以歸兄弟爭分遂化為石因昇廟中

津石

宋元祐中韓相國王汝帥長安築通津大石梁督責有司急鉅石無所出忽夜夢一文面人自薦曰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二十七

吾可應命詰其所來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其所以齊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塗磨洗吾垢與今相國任津梁以濟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與明日抵某所果見一窰碣存泥中楊光遠碑五代時事丈之應所科磨其刻舉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石婦

廣平府城東庄有二石婦俗呼為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傳夜有一婦人入人家竊飲水漿防者

以刀中之亦不知為何物也明日視石人其一腰下雨斷遂以為異咸來祈子元旦濃抹臉脂焚香拜禱頗有驗遂構亭以居云

娥石

漢彭娥時遭亂娥方出汲間賊至棄汲器走還與賊遇賊縛娥出溪邊將污之溪邊有峭壁娥呼曰皇天有神否我豈受污於賊奴之手遂以頭觸石者再山忽開數丈娥即趨入賊急逐之山復合賊皆壓死娥遂不知所在遺下汲器化為石形似雞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二十八

山曰石雞山潭曰女娥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長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婆羅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舊名為得大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漢中府褒成縣境漢永平中司隸校尉陽厥又鑿而廣之

太湖石

宋大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熙十一年進士第一
人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時宋史軼不傳
公崑山縣人韓侂胄用事隱居十年於所居地名
石浦關西園纍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
間然皆為屑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在學宮
者為四方過客之所瞻仰其冢間大石尤奇旋轉
作人舞而形質恢詭類韓師所率之夷舞若以甲
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歸震川先生得之記云公
我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復如對公前十年於間

湯幢小品

卷十五

三九

門劉尚書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髣髴
漢大將軍兵至闕顏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
驃騎封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仆庭中今立于
西垣云
朱勛進太湖石昇者千人徽宗封曰盤固侯

惟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為患衆神之創廟祀焉霍渭厓
毀其廟未幾雷擊去其石洪濤驅沙江為安流清
遠飛來峰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絕今其文豎

寺中世呼驅虎碑

廟石

石船石帆鐵履鐵屐郡國志塗山有石帆長一丈
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聖姑從海中乘石舟張
石兜帆至此遂立廟廟中有石船船側掘得鐵履
一量寰宇記宋元嘉中有人於石船側掘得鐵屐
一雙會稽記東海聖姑乘石船張石帆至二物見
在廟中蓋江北禹廟也

田州石

湯幢小品

卷十五

三

初岑猛之將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
側其時民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
謠猛甚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且
卽復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盧蘇等既來
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
劍門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

南宮舊物

壺中九華石此東坡題識高不能踰指廣僅周尺
噴吼嶺怪山立九峯相屬如神劉鬼斲米南宮舊

物後入嚴東樓家尹洞山有記

石碣

弘治初廬州府店埠東北居民修橋掘土得小石碣一長可三尺許上鐫慎縣界三字背刻少避長賤避貴六字

石箭石鯨

文王射于豐有石箭一枝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對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縣內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三

渭水石鯨長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發白光皎潔閃爍圓大如簾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燭數里遠近皆往觀如是者彌月而止

石人賭錢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

而所失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其怪遂止

石青

永樂十七年山西行都司軍士採石青於淨沙州舊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見青蛇隨所往二百餘步失之發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視舊塘產者益鮮明至是都指揮李謙繪圖來進

文石

王之輔新城人大名同知壽工興督採文石於黎陽鑿地無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見火光燭地狀如星隕且往視之文石在焉得萬餘方

獻石

屠丹山太宰父松憲公好治魚池及丹山母憂時將鑿池以悅其意而未得也一夕夢神人謁曰吾當獻之覺而大驚異已而于居之乾隅購得隙地因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愛歎曰夢徵矣殆天意乎乃即池為山名曰天賜巖構亭于池前曰樂親亭云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三

端溪石

端溪舊石久不可得萬曆間採珠內臣至其地測舊坎水深數丈用皮囊絞至百日本盡人縋而下拾取鑿成零塊頗多水忽大至縋者亟上得免時憨山和尚在彼覓得致王損菴五六方大者長尺餘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題識細潔瑩淨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愛

社義立石

黃裳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時修縣誌論社所以

游幢小品

卷十五

三三

主石之義曰社祭土主陰氣也夫陽氣積而成天故其精為星陰氣積而成地故其精為石石擊則星出陰動生陽也星隕則化石陽變為陰也土為陰氣之積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為主時稱其善論

無字碑

泰山頂上有無字碑色碧文理極細高可三丈每面六尺唐高宗乾陵中亦有之乃于闐國所進

癸巳碑

龍泉關壇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筆力遒勁有劔拔弩張之勢今移贊皇儒學儀門內

韓文公碑

南海廣利王廟在番禺南廟有唐韓文公碑玉簡玉硯象鞭精緻鄭綱出鎮時林霽守高州獻銅鼓面闊五尺臍隱起海魚蝦蟆周而全藏廟中宋真宗賜南海玉帶蕃國刻金書表龍牙火浣布並存焉

游幢小品

卷十五

三十四

汾陰碑

宋真宗祀汾陰立碑石今在榮河縣察院東高丈餘濶三丈光澤堅厚上鐫二聖配享銘俗稱蕭牆有鐵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蓋頂焚爐之具后土祠東獄祠鐵柱各二

什碑起立

南宮縣有李陽冰廟碑高丈餘歲久祠頽碑仆山陽劉安為知縣率僚屬祈雨至祠下見碑非數百人弗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靈碑自立安當新其

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霑足碑起立安以銀紙奠
神就付諸廟中因具上聞且請新其祠詔許之召
工薙草萊增基址與版築掘地獲錢六十萬緡遂
爲修葺之需期月而廟成正統辛酉春安慨科目
久乏人乃割俸資市巨木送學宮語諸生曰吾以
科目望汝輩不負吾所望者當以此木表其坊是
秋白圭鄉薦舉進士歷官巡撫太子太保兵部尚
書遂以所市木立鄉貢進士坊又出俸金厚贈之
自是人才輩出科目有人後同官于浙師生僚友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三

各盡其道云

什碑生杏

司馬溫公之葬也勅蘇子瞻爲文御筆題曰清忠
粹德之碑至黨禍作什其碑有杏生于斷碑之罅
盤屈偃蓋擁其龜趺金皇統間夏邑令建祠入元
凡二百餘年白雲先生家與之隣益加封殖繪圖
傳之

勒石題名

勒石始于李斯題名始于漢文翁禮殿三碑止題

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
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禁立碑

劉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言以爲立
碑者宜上言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幾可防過
無徵顯章茂實由是普斷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
皆奏請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彌而普天若行
此例悉摧作階砌亦快事也

詰龍浮碑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三

歐陽公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安永豐之瀧岡蓋
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歐陽子官於秦而歿妣越
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官於隨歐陽子年
二十豫隨州貢二十四登進士歷任多在中朝及
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歸附崇公之兆葬後還
穎嘗於青州刻瀧岡阡表以歸舟泊采石夜夢神
人從公假觀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擬碑於江
黃山谷爲文詰龍項之靈龜湧碑出沙溪浴中有
龍王點跡數行如錢取置西陽宮爲亭覆之後宮

火獨碑亭無恙

擲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熊朱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空碑

去思碑與題名碑凡負時名執法有功蹟者必經

海幢小品

卷十五

七

磨窆更以淺深為高下國子監則姜鳳阿寶吾郡則萬太守雲鵬姜不過奏增監生坐班日月耳恨之如此萬一時勁吏千古入豪其名窆至寸餘蓋補而復磨故深乃爾近則陳筠塘幼學其有以朱筆添花者則某公也

碑神

越雋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許中有大唐地界四巨字若蘚繁如虬龍獨繞字傍若巧避下有青石方潤可二丈滑淨若人素所履者時有神鬼出没人

至憇且立者必有禍一老叟過而悅之坐石上良久出酒肴解榆棗酌而且歌其棗甚精非世間物有神人自碑躍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飲樂乎老叟與對坐飲且數杯慷慨縱譚曰別三千年不謂相遇於此又曰已被此子覩見去去非久留地也遺一器飄然上昇有樵者隱叢薄間遙見亟趨至器中尚有餘瀝刮入口覺精氣勃勃自踵貫頂歸家不復思食後辭家不知所往

供御棗

海幢小品

卷十五

八

唐曹王臯有巧思精於器用為荆南節度使有羈旅士人懷二棗求通謁先啓於賓府觀者訝之曰豈足尚耶士曰但啓之尚書當解矣及見臯捧而歎曰不意今日復逢至寶指其剛勻之狀賓佐唯唯或腹非之臯曰諸公未必信命取食梓自選其極平者遂重二棗於梓心以油注棗滿而不浸溢蓋相契而無際也臯曰此必開元天寶供御棗不然何以至此問其所自客曰在黔得於高力士之家

白紬帳

安祿山昵吉溫溫還朝敕吏設白紬帳于傳度緒親御而餞之此時正極奢靡而以白紬為重豈紬一時獨出而貴或北方所少耶今宦塗以為常物帳用至錦綉矣

人輿

三代時人主乘車皆負以馬故曰輅車乘馬惟桀用人輦謂之不道至穆王猶用八駿漢黃屋左纁葉秦之舊當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東漢陰就始

湧幢小品

卷十五

三九

用人為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馬武元衡被刺馬歸始知之裴度馬上被砍毬裹厚得不死猶斷鞅而去張弘靖以宰相鎮幽州用人輿出入將士劍見且駭且怒馴至於亂是時朝官出使皆乘驛馬間有乘擔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驢有進肩輿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賜者力辭乃受南渡時行在百官皆賜汪淳溪有謝表然止肩輿秦檜入朝施全刺之瑣裹厚不得入則幃轎矣今制

兩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轎雙棍引前四品以下即少詹僉都祭酒皆乘馬用雙棍京師人謂之馬棍甚厲若乘轎則棍反拖後不得施矣在外自大吏而下皆給馬武官勲戚皆乘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賜轎內相掌司理東廠者如之亦必 欽賜今南中無大小皆乘轎惟有四人兩人之分猶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輿出入即兵馬指揮若衛經歷皆然雇直甚賤在外惟典史乘馬恐不久亦當變矣

湧幢小品

卷之五

四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此冠起自何時對即起大人乘轎之年王慚反加禮焉蓋前此外官三品用幃轎部使者止乘馬故也

織錦劄

書劄至用銷金大紅帖奢已極矣聞江陵盛時餽者用織錦以大紅絨為地青絨為字而繡金上下格為蟒龍蟠曲之狀江陵見之嘻笑不為非也江陵振厲有為不甚通賄賂獨好葦整人以此求媚

理或有之要亦駭甚如此權勢何不率先儉樸而為人所窺乃爾

習套科禁

宋末東帖虛套有學際天人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語又有場屋喧譟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國即宮詹即開府即銓省恭候台福等語習為固然而場屋喧譟沿以成風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自帖然即此可以觀事可以觀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過安福衛衛見兵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後歸家見驛丞告示大于知縣乃富翁之告示僉以朱筆縣之通衢蓋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風俗紀綱可槩見矣

京師老嫗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宰轉長安街一老嫗面衣不避隸人誤以為男子呵而觸之媼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蟻子官從

湧幢小品

卷十五

聖

者失色無如之何亟前行老嫗亦不顧去太宰到部笑語同寮曰今日悔氣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寮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聽者俱失笑嗟乎此婦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錢

乘輿濟人孟子以為小惠今有大臣行長安街携錢以與丐者每一出丐攀號求施累累綴行不絕彼自色得人亦豔而稱之不知於政體有當否即不能平天下獨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養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數以諷余余不應此老亦悟雖行之自若然輒令圍人曰勿令朱爺見

湧幢小品

卷十五

聖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六

聖表 二則

啓聖祠 二則

易主之始

聖稱聖裔 六則

厄臺 二則

占鼎

遊海

翔鶴

仙跡

曾孟 二則

配享孟子之始 三則

宮精修禮 二則

夾室塑像

黜從祀 二則

爲學兩端

多目星

湧幢小品目錄

得水解毒 三則

宜林神

學者歸宿

陳白沙先生 七則

王陽明先生 五則

莊定山先生

後渠評品 四則

薦賢 二則

邪正

李卓吾 四則

黃叔度二誣辨

湧幢小品卷之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聖表

先師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養弘所談姑布子卿所稱老萊弟子所識荀卿司馬遷所述並未一及鬚髯漢文翁刻遺像與唐大觀元年所刻吳道子畫像孫淮海先生跋其鬚髯皆不甚盛然則今之所刻殆亦稍失其真矣

道子畫像在鄱陽縣元末紅巾起馬至一處不行

湧幢小品卷十六

策之不動疑有異寶掘之穹碑立土中則聖像也徙置一屋衆羅拜而行從此道官佛宇俱設宜尼像以避兵火饒州府學昔爲天寧寺國初陶學士安知府事以原有先聖十哲像遂改爲學僧奏奪不得近年行人陸起龍欲得聖像廣文不欲開端假巡遊力一時摩數百紙陸得七十紙以歸有乞者皆不應

啓聖祠

立啓聖祠以孔鯉顏路曾點孟孫氏配其說發于

先儒熊禾至 世廟時工部主事劉魁申其說送
下禮官擬議另祠乃丘瓊山亦有議欲立廟于曲
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於其
子之墓孟有墓在鄒縣顏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
然不如禾說為妥丘亦未之見也宋濂溪孔子廟
堂議曰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
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
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冥而不講顏
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顛倒
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余謂表叔
似不必拘

解大紳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達於庶人
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
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
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
起 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

易主之始

先師易木主 世廟時張羅峯當國議行然成化十
七年國子監丞祝瀾曾有此說疏上黜為雲南廣
西府經歷又天順中林鶚守蘇州先師像歲久多
壞鶚曰塑像非古也 太祖建學易之以木百年
夷俗為之曠然未壞者猶然況遇其壞耶蓋木主
之說有自來矣

聖稱聖裔

孔安國先聖遠孫追稱曰先君此最得體孔穎達
亦然今人單以稱父而稱其遠祖曰家某或以官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三

三

或以字

湛甘泉稱孔子曰庶聖謂庶人中之聖也其語生
拘無意趣且為魯司寇原非庶人如陳剩夫王心
齋等可稱庶賢耳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鷄二隻酒
六饅頭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
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今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孫為令 世廟時有不勝任者
議改流官諸大臣謂此前代故事即不職當擇賢

者以易何至以一人廢數百年盛典遂復世職如故惟令撫按考選

曲阜令故不上計萬曆中孔弘復號桂窓請于大吏願入覲許之考三年滿進知州六年進同知又三年進運同皆掌邑事

先師四世獨傳楊子雲五世獨傳

厄臺

漢祖追項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陳州西北三十里汲長孺守淮陽即今之陳州也州城中尚有卧治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四

三

閣遺址州有厄臺蓋孔子絕糧之處其地以厄臺夕照作八景之一王元之記云

天地厄於晦冥日月厄於薄蝕山川厄於崩塌聖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稟日月之靈鍾山川之粹得無厄乎所以帝舜厄於歷山大禹厄於洪水成湯厄於夏臺文王厄於羑里我先聖厄於陳蔡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卵危魯道迷潰仁義路塞奢侈源開列國用權蝟芒而起壞禮樂爲糠粃視詩書如蕘芻孩提王室變壞儒風俎豆不修軍旅用事苟

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叱之三綱五

常蓋掃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處衰亂之世痛

五教之大裂嫉四維之不張刳道德爲舟楫將欲

濟天下之墊溺斲禮法爲耒耜將欲芟天下之荒

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勢聚三千之徒聘八十之

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佩蘭於鮑肆孰聞其香

施法於亂主孰知其政所謂天柱將傾折建一枝

而扶之厥惟艱哉故教不用於哀定位不崇於季

孟舜遜於陽貨見忌於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五

三

卒致天厭聖道絕糧於陳顏冉之徒餒日相視我

先聖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空腸乾未嘗太息

蓋聖人爲人也不爲己也憂道也不憂貧也但欲

綴皇綱之絕緒闢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禮文垂

萬世之典則彼王澤浸于生民苟道至於是雖不

食而死復何憾哉吁姦喉佞舌者圖一日之飽飫

道醉德飽者謀萬世之利功故教不用於當時而

用於今世位不顯於生前而顯於歿後何則祖述

憲章之義雷行天地之間俾夫爲君臣父子者不

可斯須離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享廟
食得非顯於歿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飲者又何遠
絕哉余客在宛丘得視斯臺之地披纂訪古馳筆
而銘曰

備祿尸位 歿則絕祀 所謂伊人 若敖之鬼

夫子耻之 不其餒而 飽德醉意 歿則垂世

所謂伊人 東山之士 天子求之 可謂仁乎

巍巍聖人 生而道迪 歷聘求合 絕糧于陳

箕山之士 可齊其名 若敖之鬼 決非其倫

湧幢小品

卷十六

木

三

廟食不匱 祀典惟新 我來舊國 荒臺磷磷

拂石勒銘 德音益振

孔子臺在廬州柘臯鄉狀如同壇可容千人宣聖

與弟子嘗憇於此故名

占鼎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

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也賜且至矣詰

朝子貢果乘舟而至

遊海

昔魯人泛海漂泊而失津至於澶州遇先聖七十
子遊於海上指以歸途使告魯公築城以備寇魯
人歸以告魯侯侯以為誕俄有羣鵲數萬啣土培
城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訖而齊寇果至

翔鶴

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虜犯孔廟殿堂廊
廡灰燼什伍植檜三株亦遭厄數俄有五色雲覆
其上雲中羣鶴翔鳴良久而去

仙跡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七

三

金明昌元年有異人拜先聖於廟門外竚立石上
甚有異色既去其足跡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

世廟時詔官曾子裔孫質粹為博士傳子至孫承業

貧而盲宗人有豪者上書爭蒙已嗣官矣承業父

子號而行乞不能白滋陽劉公不息為禮科給事

申奏狀奪還之人心稱

孟子生時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將止于嶧

母凝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時闕巷皆見有五色

雲覆孟氏之居焉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於宋神宗時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太常寺看詳初以不同時為疑禮部言從祀但取著德立功相成為主不必同時引勾芒乃少昊之子以配伏羲為言議乃定

章時鸞青陽人父夢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生號孟泉英氣勃勃不屈後以舉人為鄒縣知縣有善政官至副使卒時夢鄒民千餘迎公赴廟豈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八

孟夫子轉世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錢唐等力諫而止然其時風雷示異太祖業心動所謂巖巖氣象者亦真可畏也至孟子節文乃劉昆孫等奉旨所為後昆孫以科場事坐死說者謂節文報應豈孟子乃遷怒而然

宮牆修禮

鄭大同莆田人卒之旦會新文廟有江西木匠數人於昧爽候見公服大紅拜廟門內出廣橋忽不

見頃之一匠過其巷聞哭聲歸相訝曰早有長髯偉貌行昂昂如鶴衣吉服肅入廟門內拜者非侍郎乎蓋公宅近宮牆每過必入謁故其卒也亦脩禮而行如此時嘉靖之丙寅年也

余以丁丑入縣庠見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廟禮畢講書三春乃退今聞隨便過門一拜不復知講書為何事而聖殿宮牆荒頽不理其他一切祭祀鄉飲尤草草了事甚至按詔重典若等兒戲論

祭鄉賢視其家之隆殺為遲速厚薄大約世變江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九

河刑日重禮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夾室塑像

楊止菴先生未生其父贈公夢行紺宮夾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剝贈公揖之其舉一手答曰是將以某月日時降于家及公生而歲時日月悉符夢中語他日贈公過學宮則又見所謂夾室金碧而揖公者狀貌甚肖乃以問先達蔣公蓋嘉靖中文廟改用木主諸賢遺像盡藏夾室中

黜從祀

吳草廬許魯齋以仕元黜從祀然則孔子有靈于元祭祀決在所吐考之元史獨宦官李邦寧主祭風雷示異餘皆平平無事則八十九年中享其祀已二百七十七次而其餘祭告又不與焉天以夷狄為驕子驕子獻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驕子用事之人苟非濟惡間有恂恂知書人在旁方獎之不暇而反奪其餼曰何故事吾子則亦非人情非天道矣

驕子一日逐嫡長據其家政而事父母師友如故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父母且無如之何師友從旁只得與父母伺隙徐徐改正而所謂家統家教固不可一日廢也辟天地雖極晦冥極變惟之際曆日支午可得削而去之否

為學兩端

晦翁云近時為學不過兩端一則徑趨簡約脫畧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本外馳者詭譎狠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涵養本原工夫此言蓋為陸象

山陳同甫發也

多目星

晦翁與呂東萊同讀書雲谷日夜銳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無少怠倦東萊竭力從事每至夜分輒覺疲困必息而後輿嘗自愧力之不及爰詢文公夜坐時書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據踏良久精神倍增數歲後一夕文公忽見神人頭有目光百餘云多目星現嗣是後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寢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得水解毒

晦翁中烏喙毒頭岑岑漸煩憊徧體皆黑幾至危殆深山中又無醫藥因思漢質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連飲之大嘔而解此神明所祐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驗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

晦翁門人可攷者三百三十八人亡攷者五十八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林神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林吳淵穎先生久病嗜
睡作窺宜林辭先生名萊字立夫初生之夕父直
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止於內寢因名曰來
南崑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
詩中更曰萊好學無所不窺體素羸弱年四十四
久病不自振忽夢作重汪琦贊覺謂人曰汪琦癆
者也今歲殆不起果卒私諡曰淵穎先生宋景濂
出門下其學大抵多出於先生云

學者歸宿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景濂自稱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乘者元至正戊
戌作諸子辨起鬻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
家者流而終之以周程示學者有所歸宿也中間
疏別觚排各有深意又佐太祖議禮制度考文
之功確然爲本朝儒臣之冠與薛河東並驅而
文學過之俎豆宮牆不爲過乃不幸謫死子孫
零落門人方正學又死靖難遂無有發明者正德
中諡文憲嘉靖初錄六世孫德壽爲國子生

陳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薦徵用入
京朝見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題奉聖旨恁
部裏還考試了量擬職來說先生以病久之不赴
部終以病不就試上疏終養此必吏部以應考題
而礙旨者亦仍之是時太宰爲尹旻接路爲萬
安劉吉皆不向學拘例抑之失最初徵聘之意矣
且康齋授諭德而先生止檢討其意可見父樂芸
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遺腹子也
母後以節旌年八十餘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于圭峯後二十
一年改葬阜帽峯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
會縣典史賀恩督工餘置祭田買其前湖湖曰自
然
先生輓羅一峯先生詩云狀元文史少微星翰苑
爲官漫兩京此二句說盡一峯生平履履又云青
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綱疏一通說盡行事只此
四句可當一篇好墓誌人誰做得先生之詩大約
得溫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必言其談詩有

云作詩當雅健第一忌俗與弱蓋其所得深矣大儒之不可盡如此 國朝諸儒除荆川先生文集如先生若羅念菴之集俱不可不細讀也

近日文字中間爲上官而作如考滿入覲賀壽送行連篇累牘有一人而至二三者非不美觀然套語諛辭若出一轍其于文格益靡且遠惟先生一切謝絕卽劉東山爲廣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應其言曰所不敢施于當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難繼其識遠矣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四

三

厓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與祀典之舉最初皆發議於先生及副使陶魯右布政劉大夏僉事徐紘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夢金冠三人從甲士數百謝于門慈元廟之未建也先生夢一女人后飾立于大忠之上曰請先生啓之後十年建廟卽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詩有依稀猶作夢魂通之句先生精神嘗與神明通居外海陳謙宅有異人來見嘗夢遊天台至第八重而覺又夢一長髯道士以布囊貯羅浮山遺之八月十五日夜忽夢玉宇

無瑕碧雲燦爛南斗下大書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隱或見臨歿夢與濂溪兩厓答歌於衡山之五峯皆紀之以詩蓋其神之極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謂夜驗之夢寐者也北歸時泊舟江滸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幾水至溺死人畜無筭因得免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記盛言太守周鵬之功鵬道州永明縣人濂溪先生之後也故下語尤真切後知其妄悔之作詩云欲寫生平不可心孤燈挑盡幾沉吟文章信史知誰是且博人間潤筆金王侍郎昔見而歎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爲諛更有獻諛以湊妄彼此懽然不但潤筆且以乾歿者矣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五

三

先生既授檢討歸復有薦者與中書舍人王文同徵弘治二年之十月也汶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甲汶號齊山文忠公禕之曾孫稌之子成化戊戌進士初第卽請爲教官竟得中書非其好也謝病歸讀書不仕鄉人尊之而不名稱曰齊山先生年

僅五十七

王陽明先生

先生起征岑猛啓行過郡城前驅一人衝道繫之蓋軍法也有陳生者將從之受學問知狀曰是且威鄉里遂去之陽明聞頗悔大減導從去

四友齋一款云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

武宗南幸住蹕雷都中官誘其令陽明釋放還

江西以待 聖駕親征差二中貴至浙省諭旨

陽明責中官具領狀中官懼其事乃寢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先生擒宸濠知諸逆將領兵至江西欲令釋放俟上至親與戰擒之不得已將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以濠付臬司獄適太監張永至浙與語知其可信遂以付之後諸人讒毀終得永之力免于禍此時中貴氣傲赫然乃能責之具領狀耶

又云陽明廣東用兵回經蘭溪城下過時章文

懿尚在陽明往見在城外卽換四人轎屏去隊

伍而行蓋陽明在軍中用八人轎隨行必有隊

伍也至文懿家陽明正南坐茶後有一人跪在

庭下乃文懿門生曾爲廣中通判以賊去官欲帶一功以贖前罪文懿力爲之言陽明日無奈報功本已去矣然本實未行人以爲文懿似多此一節余謂誠朴之人易爲人所欺然心實無私言之益見其厚

楓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陽明廣東用兵在六年遠不相及事平七年陽明告歸卒于南安舟中未嘗生回經蘭谿城下也爲門人請托先生必不爲陽明有道人不可自然以情告寧有未發本而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十一

三

誕言已發之理但詐之術庸人所羞而謂陽明爲之且以對長者乎或者江西俘寧王過蘭谿相會未可知要之先生決不爲一門人力言果言陽明必有以處決不作誕語也

又云章村庵名拯楓山之姪釋褐爲給事中後

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等其致仕

回家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

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村庵有慙色

楓山先生卒時村菴方爲布政治其喪請卹典此

尚書忤旨歸則先生卒已十餘年矣俸餘五伯正見清操何大不樂先生素待人以禮叔侄之間義不掩恩賣買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決無此語也

又云 武宗末年當彌雷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為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為變計無所出因謀之于王晉溪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湧幢小品

卷十六

六

武宗晏駕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楊石齋即以遺詔散豹房威武營官軍至十八日誘江彬入內奉 皇太后密旨擒付獄中石齋故與晉溪相左前十二月改晉溪于吏都以王憲代為兵部矣

莊定山先生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 旨赴都過吏部堂止三揖不跪補原職遷南驗封郎中中風疾告歸明年考察以老疾罷官主者倪公岳也丘瓊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景始

也

後渠評品

崔後渠評大厓李世卿集云李子未知詩其詞險其調戾文則庶矣古而咆簡而腴奇而妥

又評圭峰集云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異而奇于典其昭于細故而闇于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于頽習評白沙禪而疎一峯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無實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鄉約而侈族人定山晚仕而敗獨推重章楓山是矣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九

然指謫三公處殊不盡然禪與疎二字非白沙本色其交亦非泛泛者侈族人事必有故苟為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謂敗也英皇之狩袁彬沙狐狸揚銘實從門達自以訶察得幸仲鳧謂袁彬門達實從必別有據至其怨李文達之奪情猶可言也而譏周文襄則非北人入詞林不熟錢穀事宜其以餘米為訾

後渠長子澍少穎異以子房孔明自期後渠屢斥其狂後鄉舉彊力治田圃寬後渠家食甚賴之嘉

靖巳丑卒年三十四

薦賢

蔡京薦龜山石亨薦康齋趙文華薦荆川薦而得
召自然當應世乃以此為病何與雖然此三人者
尚知薦賢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宜其以薦者
為病也

康齋先生以訟至縣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可已大
不得已處何損于日月乎

邪正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二十

三

凡真正道學決被攻擊推敲即賢者猶不免致疑
于形跡間而惟一種邪說橫議最能惑人為人所
推舉國趨之如狂故以李卓吾次之匪敢雖黃聊
志吾過

李卓吾

卓吾名贊曾會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
處讀其書每至辯窮輒曰吾為上上人說法嗟嗟
上上人矣更容說法耶此法一說何所不至聖人
原開一權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際着不得一言只

好心悟亦非聖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風猖狂
實開于此全不讀四書本經而李氏藏書焚書人
挾一冊以為奇貨壞人心傷風化天下之禍未知
所終也

李氏諸書有主意人看他儘足相發開心胸沒主
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無忌憚

卓吾謂只有東南海而無西北海不知這日頭沒
時鎖在那裏去又到東邊出來或曰隱于崑崙山
然日縣上之正中則下亦空然決非旋繞四傍而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二十一

三

無上下者且由上下則四傍在中只四傍其能透
上達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溫嶠趙苞為殺母賊夫對使伏劔陵
其如何嶠過江東原欲奉使即歸苞母在賊降而
救母得矣然必敗之賊母子俱死國法忠孝兩失
悔將何追古人值此時勢萬不得已幾許剝心嘔
血尚論者又復苛求空其寬于胡廣馮道也

黃叔度二誣辨

徐應雷著

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入 明嘉靖之季崑

山王舜華名逢年有高才奇癖著天祿閣外史託于

叔度以自鳴舜華為吾友孟肅名在公諸大父余猶

及見其人知其著外史甚確自初出有纂入東漢

文王舜華尚在而天下謂外史出秘閣實黃徵君

著則後世曷從覈真贗乎叔度故無弦琴曷橫加

五弦七弦誣之也近復有溫陵李氏著論曰牛醫

兒一脉頗為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為顏子自謂

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國家將傾諸

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

清滄小品 卷十六 三

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孤兔之悲方且沾沾自

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原之

學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

嘗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說盡道理明知是

說不得然安可無此議論乎李氏蓋激于鄉原之

與世浮沈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諸史傳評叔

度之始末按朱子綱目于漢安帝延光元年冬書

汝南黃憲卒當是時天下無黨人又四十五年為

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

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

黨人歸田里又三年為靈帝建寧二年冬十月復

治鈞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史冊之章

明較著如此計諸賢之就戮去叔度卒已四十有

八年夫諸賢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

死曰吾年已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邈叔度卒

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當是時天下

無黨人蓋憲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憲卒之三

十有八年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

清滄小品 卷十六 三

姓羊元羣始與時忤又七年而黨事起則黨人之

禍于憲何與哉憲雖大賢安能救諸賢之就戮于

吾身後之四十有八年耶豈謂當憲之時黨人有

乖李膺雖幼而有長于膺者范滂雖未生而有先

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誨之使不及于禍耶噫

即使叔度與諸賢皆同時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

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鈞黨百餘人責一叔度

也豈謂不能維持國事使吾身沒四十年之後刑

戮不加于善人耶則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而何

以責不就徵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賸然處
順淵乎似道無異孫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孫登
之污埋當叔度之生存尚未有黨人之名何以曰
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諸賢未至于就戮何以曰
不能與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視國家將傾諸賢
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爲名高李氏
之輕于持論如此不亦無其事而唾罵名賢盛德
乎哉且叔度之爲顏子爲千頃波蓋諸賢之目叔
度不聞叔度之目諸賢也何嘗互相標榜叔度稍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三

以言論自見則爲郭林宗叔度不死遭配則必爲
申屠蟠總之必能保身何嘗自謂既明且哲夫以
李膺之簡亢獨以荀淑爲師乃牛醫兒年十四荀
公一見竦然異之曰子吾之師表也以戴良之才
高倨傲自謂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
無與爲偶而見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
失也叔度蓋易之所謂龍德耶何以曰賊德而禍
來學曰此鄉原之學也且李氏旣惡鄉原矣顧于
胡廣馮道有取焉何也蓋李氏奇人盛氣喜事而

不能無事以濟世爲賢而不以避世爲高故喜稱
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絕不喜叔度之無事今
李氏方盛行于世恐覽者不察也余故以綱目之
大書特書辨之雖然千頃汪汪萬古如斯澄之滄
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無敢短長獨于卓吾云云自知爲衆
所笑及讀二誣辯乃知此老本末略被人窺破又
見太僕瞿洞觀墓誌有最不喜溫陵人李贄一句
而朱大復執議最堅一旦問曰李卓吾何如人余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五

直以意對大喜要知世間自有同心者乃大復以
獄中不堪其苦書刀自刎爲天報事有無不可知
只據所刻書評論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是何等
見識何等說話惟焦弱侯尊崇之若聞此言必且
推几大罵弱侯自是真人獨其偏見至此不可開
耿叔臺侍郎在南中謂其子曰世上有三個人說
不聽難相處子問爲誰曰孫月峯李九我與汝父
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無所不至譁及余每不應弱侯

一日問曰兄有所不足耶卽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席余謂此字要解得好既列中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舉琴張曾皙爲言而曰嚶嚶古人行不掩言不屑不潔吾未敢以爲然蓋孔子嘗言之矣曰狂者進取取而曰進直取聖人也狷者有所不爲有不爲直欲爲聖人也取字徑捷爲字謹密乃二人分別處故聖門之狂惟顏子可以當之曰見進未見止狷惟曾子可以當之曰參也魯此其氣象居然可見下此則爲狂簡之狂至

湯幢小品

卷十六

二十六

三疾之狂又須別論蓋一則界中行狷而言是其品也一則一冠矜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吉有凶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麤有兇古人用字義各不同今乃一概混而稱之猖狂無忌憚者引以自命聖人固曰賢知之過已豫憂思有以開之矣

卓吾初與耿天臺不相入焦弱侯受天臺國士之知在南中建祠堂會講其弟叔臺又爲操江都御史相與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彌縫焚書中大加讚

服天臺學問自佳獎進後學尤力與張太岳最相善奪情致書爲錄於後

去冬蒼皇顛啓奉慰時尚未悉朝議本末仔還辱示奏對錄一冊仰惟主上眷倚之隆閣下陳情之悃精誠纒纒溢於細帙藉今世有仲淹而綴之太甲說命篇中當更爲烈不可論古今矣某嘗思伊尹毅然以先覺覺後自任初不解所覺何事近始省會捷市之耻納溝之痛此是伊尹覺處蓋君民與吾一體此理人人本全顧未肩其任便覺之

湯幢小品

卷十六

二十七

不先譬彼途人視負重檐者其疲苦艱辛自與睽隔故不無拒蔽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也惟伊任之重覺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卽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議可得耶夫時有常變道有經權順變達權莫深于易易以知進而不知退者爲聖人亦時位所乘道當然也古惟伊尹以之茲閣下所遭與伊尹異時而同任者安可拘繫于格式而膠紐于故常哉乃茲議紛紛是此學不明故耳憶昔閣下爲太史時魯奏記于華亭相君所士紳僉頌之

某嘗以請而閣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某時憮然竊謂世咸藉藉欽爲忠告訐謨而先生故以爲毒何也積疑者許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覺而後知閣下之所爲毒其旨淡也夫今士人自束髮咕嗶以來便惟知以直言敢諫爲賢而其耻其痛不切君民則世所謂爲賢非毒而何某非閣下之覺亦終蒙毒以死矣

天臺所經相公用事者分宜華亭新鄭江陵吳縣皆不甚齟齬觀所與江陵一書大略可見王陽明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主人

初不爲楊新都所知後不爲張永嘉所喜極于桂安仁之嫉妬旣歿嶺表可以已矣椎敲彈射無所不至甚至奪爵而後止陽明和粹造到極純熟地位豈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經霜雪一番增一番凜冽經煅煉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人而况之爲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權臣受枉

郭青螺爲胡廬山直墓志云副使入京補官江陵猶加禮延之上座旣別致書不答考之江陵集中

答書甚詳可見權臣亦有受枉處卽如分宜之惡古今無兩然惟殺楊焦山沈青霞郭損菴出其父子主意張半洲李古冲則趙文華結構得罪千古可恨其他受禍受擯出其報復者固多却有世宗獨斷與部院公評歷歷可指今其子孫皆推之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後事體皆推之華亭隆慶庚辛兩年事體皆推之新鄭萬曆十二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吳縣息而終亦不盡免者則祖前人餘說也

湧幢小品

卷十六

主人

閣部爭權

萬曆十七年以後閣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則閣亦不得獨安矣有所享則閣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國家最不幸處旣閣權日輕部臣自寬稍稍相安此際得一名世大臣如馬鈞陽劉華容其人主之內調宰輔外統百官崇廉黜貪獎恬抑競天下可大治無奈時之乏人何也循資而進老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

垂涎之精神一旦如願急欲發揮俟無所之憤無所分別悻悻必欲求振其權遂有一二匪人窺之投入懷中其氣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羣遂深信任為腹心倚為命脉而又呼朋引類張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領袖眾沙彌鼓鉢百花喧鬧中只得隨其奔走甘受驅使不自覺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勢暗牽其鼻竊其權既竊之矣何所不至且誰之權而可竊也竊必私私必雜兩者膠膠結結極之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官常日替批政日滋四民失業百蠹皆張以至今日其禍乃烈然則竊者與被竊之失主當坐河律律所不載在家為家運在國為國運在天地為天地之剝運噫存而不論可也

鴻幢小品 卷十六

三

鴻幢小品卷之十六

鴻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七

羅先生 三則 唐先生 六則

吳先生 沈先生 五則

許先生 六則 錢先生 四則

李沈二先生 六則 丁吳二先生

彭澤艤舟記 斷維

樵捧 往役

篤行 高行

辨錢 引髮

不食官米 酌水

真我 儒宗可見

占地 散家財

陳湖道士 二則 道化惡人

忤子心動 竹軒

償金 全税金

致寓物 免禍 二則

與傘 報謝

齊揚 步皇城

鴻幢小品 目錄

一



清計簿

處士

山遊

截頭尾

酒禁

頭腦酒

二則

醉龍虎

清歡

醉後詩文

趣擊賊

新掛教範

繪圖私諡

酒趣

大噓

八崖

酒喻

浹洽

飲會

湧幢小品

目錄 卷十七

二

貴人持齋

心口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羅先生

念菴先生年六十門人欲為壽以書辭之曰今世風俗凡男婦稍有可資逢四五十謂之滿十則多援顯貴禮際以侈大之為之交游親友者亦皆曰某將滿十不可無儀也則又醖金以為之壽至乞言于名家與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過為文飾以傳之而其名益張凡此皆數十年以來所甚重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一

數十年以前無有是也夫滿十而不容無言交游親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滿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維持之艱與夫顧惜教誨之專誠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謂非壽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與子所以自待以終其身者反之絲毫無有也故凡滿十而悲傷益甚者惟洪先為最以悲傷負罪之人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是非忘哀而為樂乎自洪先有知以來以生日未能奉一觴於先人以為報

也故未嘗受妻子之奉以自爲樂平日不敢自爲樂一旦而納賓客之禮際與其言以爲樂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執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養於學校者尊其行也故養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則憲老而不敢乞言懼其勞也是安其老者將以乞言未嘗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勞未嘗以飲食煩之也不肖空生無比數固矣槩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辭不然將掃跡一樓是絕其承教於君子也惟執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事亮之

念菴之高祖曰慶同號善菴以孤子出繼承家難之後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則念菴取號必本於此乃小說謂念菴之父爲知州過一菴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號念菴考其尊公諱循字遵善號 弘治己未進士刑部主事副使歸隱不出未嘗爲知州 遵善公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麪褐同舍唐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訪得之比入座唐

故戲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類君家物耶羅目逆曰汝毋戲言唐又持褐相辨則趨出向其人曰唐諄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旅舍有來奔者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郵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寢少頃從者作魔語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僅一小航船蔽甚不蔽風雨中僅五尺偃僕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陳波鋪家人取路傍碎磚舖人出諜曰此官牆磚安得盜之糾衆爲難中有識先生者乃得免後以病就醫無錫友人見船敝以小樓船易之至耦塘遇豪僕舟

舟牽望其尾遂僕怒甚扶牽夫以磚石擊先生舟先生自出遜謝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扶且罵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說謂航者吾分也。樓船非吾分也。據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樓船不免。據其分三四年可。不則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陳后岡東沒後貧甚有賻金數百兩先生收之爲經營而歲歸之息又以田租時周其乏其子漸能讀書言于督學雷古和進之學宮噫只此一節先生之過人遠矣。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四

先生以鄉賢事答學中書云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 國家彰瘴大典非勢位可得而于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于則魯國之祭鄉先生于社者當太牢于三桓而不當太牢于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于社與祭于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天以誅之稱天以謚

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于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耻生員舖設之徒其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耻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宮牆奉其主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魂氣有知何獨不然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五

平既作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萬文恭語王文肅云吾師唐荆川刻身練名節習于世故實萬倍不敏乃師用才高不能無見鋒鏑而不敏僅僅藏拙自守嘿而圖寡過已爾此語最公道然爲文恭易爲荆川難

先生以郎中差往薊州閱視土兵時總督則思質王司馬也先生自以學達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輩也出山任事日中已無司馬司馬自以名位已重王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時立業視先生爲下僚老

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馬受禍弁州兄弟以一卒
不練之旨歸怨先生然 世廟實以邊儆懷怒托
此為詞而司馬亦不欲以練兵二字聞于朝何者
恐各鎮徵兵藉口日減力所不能支也

吳先生

先生諱昂字德翼海鹽人六歲而孤性端穎嗜書
聞海寧祝先生萃者履方篤行以員外郎予告家
居教授往從之學四方學者多從之公短褐草鞋
從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及其門就江濱濯

湧幢

卷十七

木

足更儒衣冠以進謁者以告祝先生大驚曰此非
可以常人目也既見拜而請曰昂魯人竊慕先生
不敢請願受高足弟子學先生曰生來晚書舍盡
滿無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無牛生寧得居乎
公曰唯唯無不可於是祝先生益大奇吳生令人
掃除塗墍使可居公遂解衣雜塗人共作不日就
舍時祝先生持教最嚴常映戶以察羣弟子公在
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束一敗絮襖又時
時見老蒼頭寒則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於室中

跳踊以敵寒威而日夜誦不輟其精悍深造蓋統
綺羣弟子所不及也歲暮辭祝先生歸快快有報
色先生曰吳生去不來矣彼僅謂束脯不備也小
禮不大妨執是中止而令業不得成耳乃齋米二
石布二匹遣歸吳生為歲計事且要明年當復來
公曰云事先生如此其淺鮮耳先生為是者徒心
營耳也不以此時力學依先生異日者悔何從乎
除冬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詣祝先生比明
祝氏諸族人少長濟濟拜元旦慶而吳生儼然在

湧幢小品

卷十七

木

列祝先生大駭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愛
昂者備矣士感知已可奈何由是憤厲激發日鏤
心鉛槧學大成後舉進士官福建右布政歸混跡
農漁意甚適人或侮之亦不較一日駕舴艋入郡
城會郡中兩措大南行觸其舟兩措大怒邀公葺
葺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袍帽局促舟中舟
中又無繁華供具逆揣其為農庄人欲道辱之公
曰二少年秀士耶老農悞觸舟不足辱藉令舟壞
當代為葺但老農囊無錢能携至西門湯別駕家

當貸以供費如其言往湯別駕一見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顧兩生曰此海鹽吳老先生君知之乎兩生微有慚色坐定公具以告別駕曰泛舟於河兩相觸卽兩不相慎也偏責公不可如知公先達渠又寧敢責乎公曰兩君子初不勝悲幸寬之至此又敢所宥請以白金二錢爲榜人油麻之費於是兩生懔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兩生扶服謝過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吳公奔赴喪太寢苦枕塊擗踊號哭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人

如子於父人尤多之

沈鏡宇先生

先生雖出鼎族而清約簡素無異寒士官禮部高中玄爲尚書大作氣勢以事詰某主事甚厲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以爲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謝過久次丞光祿告歸入京俟補蕪太嶽在事見謁刺曰何處有沈光祿僅與尚寶尋晉卿南中見時態日異告歸不出方在告予正館其叔氏家每考試入城見先生從

水次步至鴻禧寺可二里許幅巾舊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嘗乘小舟過昇山一人挽緯一人把楫遇農船緯星不能去自頂席屏揭之適與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誠正直號稱宿儒余備館賓相見必談舊人舊規舊事余間能酬答則大喜謂諸子曰這先生儘可與談比余通藉見一貴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諷貴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長在無意口角上見之可不慎與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九

翁旣宿儒試多居首獨阨于秋闈嘉靖戊午宗師以奚冠冠素爲題翁舉古製冠名實之鏡宇先生只輕輕點綴翁閱甚怒至欲與杖其館賓進曰案發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比發則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棄去時去貢期甚近亦不顧也鏡宇卽是年中式次年成進士是時沈氏闕科第已十年矣

翁穎敏絕人幼時父老以曆日授使讀一覽暗誦不差一字歿時年八十餘三子三孫皆貴又三十

年諸孫梓其時論二十一篇古質宏雅兼理學經濟有之余得爲序了一生景仰與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許敬菴先生

余非知學者亦非能講者惟念許先生同鄉前輩且仕起功名之會恬愉得喪之塗因往見之和氣藹然令人心服遂禮爲師先生密囑曰我湖翰林甚多德業未見光顯子勉之余聞汗下由今思之負愧多矣

泐幢小品

卷十七

十一

師嘗深開輪迴之說余曰刑罰所不加者多矣卽無此事猶當設出儆戒人况實有而闢之闢之則其說益長矣師欣然笑曰此等議論儘好然不可以訓

一日與師坐舟中談升沉事余率爾問曰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如何曰也有兩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話卽是聖賢話後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師顏色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泐幢小品

卷十七

十一

一日會講峴山寺請吳養晦先生爲主先生師之鄉同年也年老而貧日午未至師候之出入寺門數次立隄上遠望見小舟必問其僕曰是否久之傍俛曰吳兄在舟中冷矣餓矣旣至親下隄扶掖懼甚問途中安否禮置上座極恭時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幾至攘臂相競師厲聲曰不必譁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語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師之才情蓋精神管攝有在言語機鋒之外者

李見羅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旣至福州城外師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 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此豈待罪之體見羅艱然曰迂闊而師氣色益和丁敬字_日改先生令句容清勤愛民如子入覲當雷爲御史故張太嶽門生也謁見朝房張亦素聞其名問句容後事如何對曰得復任五年方可盡行其志張厲聲曰迂闊夫復任一節誠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話所當獎重而許師之言乃人臣正理正

法皆不免迂闊之謂何耶

敬字在南中勤於事與余最相得每顧而歎曰早
用十年幹許多勾當今老且憊矣唐張嘉貞曰昔
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
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陛下不以臣
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
誰爲至者此言出于人臣爲干進用人者于此細
思則汲汲引進與愛惜保全之意當油然而生矣

錢澹菴先生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一

先生剛直孤介深于理學尤長經濟晚年登第僅
以武選郎罷歸葢同官某構于大司馬楊虞坡楊
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農事至親操畚鍤諸
子皆有文章丙子年長君

時名三試皆第

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視不能言動亦
不思飲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動氣休休出入而
已幼子士完新入學應遺才試往武林來別亦不
能應比放榜士完中式報至先生躍起焚香拜謝
平復如初又二十年乃沒士完卽吾友繼修今爲

山東制府縝密清和蓋世其家學者也

先生少貧茅鹿門先生見而奇之以從女歸焉生
三子先生過同年陸布政綸女童杜氏遞茶歸謂
茅曰杜女脣紅生子必貴遂請于陸納之果育繼
修茅愛而乳之愈於所生爲聘沈巽洲先生之女
先生甚重其壻女亦賢孝相敬如賓可見貴人出
世際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貧繼修極力拯
之不使失所茅真賢婦人終亦食報而兩先生具
隻眼得子得壻俱非偶然者矣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一

先生學問識力極見推於許敬菴先生歿而許先
生誌之最詳未云論學確爲孔門嫡派而陶鎔變
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剛而近於激或大而失於
踈或處家庭鄉黨有偏蔽不該洽之處先輩秉筆
公直如此許先生固不可及而錢先生之賢益顯
今之諛墓者豈非無善可稱故無病可見一槩以
游詞塞責與

先生試於督學林公當受餼同試生邵鈇以廩居
劣等先生正補其缺抗言於林謂邵生文劣行優

宜餼如故林色動允之

李臨川沈繼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爲人所附僑居湖城余亦畏之不
敢見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與余會慈感寺中謂
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見余卽隨往言次
頗合兩先生有山水讌集必拉余入會沈先生莊
雅修飾頗學晉人風流語雜詼諧李先生嚴重渾
襟好負手獨行而于風致亦不減沈嘗選指私謂
余曰這老子只可管錢穀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四

說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
近婦人納妾妾見此嘴臉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
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遊
麟湖沈氏園亭席中譚及名伎薛五李津津色喜
沈愈謔愈喜竟席極權此一段景象令人遐思何
能已已

已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訪沈先生舟曉行
將至東門有馬廉船暗中與官舟相觸食器有
碎者官舟去馬舟適值李先生舟牽之求償泊於

岸余舟亦相並先生呼余同坐見碎器陳於舟側
亦不爲意俄沈使至下舟盡踢碎者於水馬之舟
人奉王命擒去捶之納於鷓首中孝廉二人怒目
斷斷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觸我舟無與
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漸多
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還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
止自讓其僕不以爲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毘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過余
舟催行從容問曰外間謂我何如余曰謂公口太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五

很好罵人先生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
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問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
一片黑若列方爲圓歛噪而默人將謂沈繼山要
做尚書尚書寧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後入朝與
孫太宰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正
色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爾舟
中之意也余既重其義又感其情廉頑立懦卽是
有數人物而談謚猶未之及母亦見其貌未得其
情泥于同而未稽于獨與

李先生初授新涂縣令蕭公廩方爲御史有名過之先生來謁未卽見先生曰柱史至縣界則令爲主公爲客令來謁則公爲主我爲客不得遲遲蕭頗愠曰偏只知縣多口旣見色甚厲後會曾見臺談及言狀曾曰此賢令未可輕議蕭後再過李再見深引過謝之前輩風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號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間有利取不了架上有書讀不了閒是閒非爭不了不如頻頻收拾身心好此語極有省悟處唐子畏一世歌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六

云世上錢多賺不盡朝裏官多做不了卽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詳

沈先生好古書畫珍玩李先生獨否頗好吟咏亦儘有致家貧止一敝舟出入或勸易之不應所雇乳母適其夫至畱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見主翁縊死舟中先生憐而葬之并棄其舟一日借它舟過余頗萃壯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說坐定吐實爲泫然久之所云仁心爲質者于李先生見之

丁石臺吳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師事黃博士晴川榜登鄉書下第歸復延晴川于家事之如舊晴川繩趨尺步動以禮法督諸生呼必稱名稍不如意長跪呵責未嘗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歸貧甚廩之終身沒則贖其妻先生旣卒子元薦終其志周給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息吳先生敦朴自孝廉時出則授徒歸則力耕置田百畝下潦每泮于水丁先生有祖業頗饒辛未同第時相過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七

從亦最相契聞吳貧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給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吳公吳以春秋魁其經時總裁爲張江陵本房則王太倉兩相公也江陵將引入吏部會丁丑分試吳以次得與閱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爲主考蒲州相公所稱江陵疑之會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後竟得嚴黨禍出守江州改楊州孤子行一意舉嫉之生量罷歸家去太倉僅二百里素以文字義氣相知歲必一往餽餼十石綿百兩太倉亦喜曰吳

生衣食我也既罷復往拒不見餉亦不受吳向門
再拜慟哭棄其米綿而去然脩歲事不廢凡數年
吳邑邑抱恨殊甚後余過太倉譚及百口明其不
然相公喜謂其子緱山口平誣非妄言者其冬吳
復往引見出不意跪泣問故告以實乃就坐受餽
懽好如初吳歸余適遊其園引入番涕曰非公誰
爲我剖此心者

先輩

直道厚道先後一也而先輩得之最多一則氣運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大

醇龐一則學問博洽或師傳或庭訓其淵源又自
有素彼行之以爲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談及
稱頌者面即發赤且怫然不悅蓋其意以爲窺我
淺待我薄且原無要名立譽之心故也有此心故
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氣常壯歷乎險夷險略不
爲挫折子孫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行其餘慶
人徒見子孫富貴以爲才且賢而不知精神命脉
乃祖宗積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獨因此見人品
抑可以觀世道矣

彭澤艤舟記

鄒南阜先生癸巳五月初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夫
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先生坐後舟泊邑城取
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來謁先生懼母
舟楚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
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計無復之乃持尺
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謂
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還
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遺祥刑要覽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七

一冊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訟曰惟柔惟梓必恭敬
止彭澤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平生
平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竊恐不可令知者見且
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東
帶以去遂爲世戮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
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埃不忍以一事而廢中程
因記之以昭過謂不如是與家童有喜心者何異

斷維

王塘南先生服闕北上舟至儀真時兩岸巨舟隳

集日且暮風忽起舟人繫維於巨舟之尾巨舟人斷其維先生舟飄入風浪中幾覆舟人皆號泣先生危坐不爲動久之復挽他巨舟得維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斷維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問也

槎捧

羅近溪自盱江赴講學之會舟觸石敗溺漩渦中衆度不能救呼號而已俄一槎衝至足下捧若孟空中有神語曰莫浸殺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八

洗得清清淨淨更好江西講會莫多於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鷺之會安福有復古復真復禮道東之會廬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會吉水有龍華玄潭之會泰和有粹和之會萬安有雲興之會永豐有一峰書院之會又有智度敬業諸小會時時舉行地多溪澗水學者每揭裳而濟一生素滑稽見漁舟方隨流撒網呼曰鬼頭漁父網如張蓋手如梭舟中應聲曰獸面書生口若懸河心若漆衆大駭且怒拏舟將追之漁父長嘯放舟倏忽不見嘯聲

徹林木隱隱數里不絕或疑爲僊也題曰漁父何遷次孫登事有無直從煙水去已絕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會稽人以孝義著稱常于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衆皆逃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修民敬余之缺敬於官長久矣遇事安能免罰故凜凜自防不得少越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九

得少越

往役

蘇州曹太守新構官衙欲藻繪需諸書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陰入其姓名出片紙攝之先生謂攝者曰無恐老母第畱某所當書者旦夕赴事不敢後或曰此賤役謁貴游可以免先生曰義當往役非辱也遂潛往訖工終亦不見曹而還無何曹人覲銓曹問曰亦知沈先生無恙否則漫應曰無恙已而見相國李西涯復問曰君來沈先生有書乎

則錯愕對曰有而未至當附諸從事來耳時吳少宰匏菴方在詹府曹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狀吳乃具語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貴不足齒也曹曰然則奈何吳曰僕多其書可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適病不能爲書耳曹乃徧謫過吏卒勅之曰歸也必無至郡齋而先詣沈先生比其詣也則從容出肅曰閭閻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節爲禮索田家餐飯之而去先生則至郡闕一投謁爲謝卒亦不滿伏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庭階也

薦行

葉廣彬字大宜號月窻少聰慧日記萬言爲舉子業甚精以親老兄爲諸生遂輟業治田園雜事然誦讀自如經史百家下及陰陽算術無不淹貫貌最謹樸若無能者見人疾言遽色應之益恭或有詈者卽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閉戶毋外窺俟其人去乃聽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賈閩清邑有謝生貸百金計息當倍而謝生父憐其孤

悉獨予之後次子往徵盡得其數分半歸公公曰父獨之子受之耶違親獲利其失多矣堅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沒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鄰十者嘗貸金不償更貸其子復不償往徵有謾語心不能無少望欲訟之官已思曰彼貧故負金急徵且鬻田宅是禍之也檢券還之鄰與妻子泣且拜曰我無以謝公聞公未孫此鄉有九天一烝真人祠其神靈甚我夫婦朔望爲公禱以此謝公踰年生臺山先生乙巳大歎買粟於福安館人利其金鎖臥室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招鑛夫三人令殺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逢旦晨發隣人密告曰公知夜來危乎所共飯鑛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結社談詩自題月窻曰天光清淺夜如練桂影高底月下明坐向中宵猶白晝卻疑月窟在靈扁又曰小構幽窻與月通清輝瑩徹此心同仰天不語無人會坐對明蟾獨省躬喜熱寢一日其子桂山問曰寢安乎曰安殆將還造化矣又曰世人謂將死有鬼物甚安我但覺氣盡如五穀黃熟自歸又天堂地

獄亦杳茫縱有之吾行可質鬼神非所懼慎勿效世俗供佛飯僧薦福也因自誦曰八十年來識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謹言慎行無些過細數吾鄉有幾人已復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沒時痛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復卧語音尚琅琅而耳鼻漸冷又聞堂上客語亟索衣欲起迂忽曰吾逝矣遂終年八十二居家儉素課僕力耕躬自飯牛至老猶然一日爲牛觸僵什子奎謂大人何不自愛作此細事公曰百里奚飯牛而牛肥此細事邪汝試使僕往牛必饑牛饑則無以耕是廢農也可不慎歟

高行

關中貢士樊天敘字敦夫有行誼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卽日遺之諸子念公起居懇請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閔恐貽家累由是終身獨居許敬菴先生時爲督學弔以詩曰丈人高行冠鄉閭閉戶長安只著書恬處蕭齋同野衲懶隨塵鞅謝公車希蹤古道貧逾力問學吾門老更虎奄爾

少微星殞致令人灑淚滿襟裾

碎錢

張真絳人以賈之上郡有僧行乞輟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寧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得錢如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固辭僧謝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真獨得免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子母還之碎曰余藐焉疇依持此何爲不聽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瀉盪水于地水入壁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罍遠掩之子與行舉進士官重慶太守

引髮

孫文曜僑居攜李值烏寇瘞死者以千百計一日隣人避亂相遇奪其資解與之戒速去毋返顧則寇逼跬步間矣投于河若有人引髮緣蘆葦委曲出之出而隣人已中三刀死矣復取資以歸

不食官米

朱蘊奇字子節西安右護衛人家貧甚僦屋而居
妻子織網巾為生讀書古東嶽廟嘗併日而食晏
如也聽講寶慶寺寒暑不輟一日其子因差徭下
獄會天雨四日不食氣息淹淹待盡矣時獄廟有
大戶收糧米者黃冠憐之因取其米少許為粥以
食蘊奇知其故心計以為此官米何可竊也日死
即死耳豈可以臨死改節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
故同舍生索請蘊奇迂矯至此始深服其節操以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四

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蘊奇曰此可食也由是
始得不死而劉孝廉必達聞而義之因白于衛官
始出其子于獄當路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節而
周之者必擇而後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嘗之市
途有遺網巾二頂其子拾之蘊奇曰彼之失猶我
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則舉家懸磬矣即命其子
追而還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為謝蘊奇竟却不
受年五十一卒蓋已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楊
鶴令長安為屋三楹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簡傲忤嘉禾節推
坐死高中玄當國出太史門營解得免召入京中
玄執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
輻輳却之不應商人以萬金求請亦不應高失位
隨至蘆溝橋檢囊中僅三十金付之歸貧甚歲暮
大雪坐涯次酌水給諫李臨川時家居謂侍兒曰
此時稽必大困載酒熾炭棹舟從之共醉贈貲而
歸未幾卒詩集傳于世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十五

真我

沈涵揚州府興化縣人家貧嘗言吾有真我而假
我者從我以丐衣食一狗其請則真我者喪矣故
我于飢寒疾病乃至風火倏至一以真我禦之時
大栗烈或挾之炙于日中謝曰與吾妻同宅幽陰
而我曝日以自偏以為不義而不可為也後生卒
以飢凍垂斃友人裹糧候之至日噫涵死矣

儒宗可見

胡孔範南昌人倡理學稱儒宗聞寧庶人厚招遊

士避入匡廬庶人反有客過言兵威甚盛大署宿
客官職公方飯怒以筯擊客折其齒子儒方數歲
仰曰客欲作賊何不打殺公摩其頂大呼曰可見
可兒儒亦以明經世其家

占地

謝述字維正崇仁縣人好行善能讓人隣有侵其
界者輒自寬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嘗室塘爲蒸鄉
人裹糧而赴日以千計曾莫詳其姓名三而基
成年七十五卒子孫日蕃多顯者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散家財

元季金華倪子貴以世亂悉散家財里中有王仲
和者驟富子貴自書券以田賣與之不取直所親
或以爲訝笑曰子貴田有送處仲和無處送也仲
和果敗

陳湖道士

沈萬三秀之富得之吳賈人陸氏陸富甲江左秀
出其門甚見信用一日歎曰老矣積而不散以釀
禍也盡以與秀棄爲道士築室陳湖之上日開雲

觀居之竟以壽終

萬三宅在周莊所藏有瑪瑙酒壺其質通明類水
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點因號月下葡萄籍沒後
爲吳江某甲所得以贈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
知所在天順間邑人李銘教童子爲業一夕於市
中見溝渠有光私識之詰旦往發獲此壺有劉姓
者曰若持此獻鎮守張太監可得僉嘉興一郡鹽
鈔李喜諾遂與之黃緣果獲所圖計利三千金劉
分其三之一李領鈔渡江舟覆皆濕毀太守楊繼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宗追捕前鈔庚死獄中劉廢產與償懷璧其罪信
非虛語

道化惡人

大梁張總靖康之亂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謝故
業爲德于鄉蚤歲經贛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
何人家棟宇闕麗如王侯第隊未安聞牖外嘈嘈
語且泣雜五方之聲起窺之則數十女子羣處一
室纍然若囚繫且私問於鄰鄰人吐舌曰君何從
見邪主人翁歲歲剽掠子女鬻之遠郡累資且鉅

萬矣亟閉口勿語且并禍我張上謁請見徐以利
害禍福曉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領解比復過其門
有指以語張者曰是翁去歲遇異人遂盡舍故業
所掠皆護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鄉以安歎
不休不知乃張也張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動

萬安縣劉週號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陳雪筠之
子忤而避于野忽心動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
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願以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七

為托良溪諾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喪數年雪筠
死亦如之人服其義

竹軒

徐本字以道姑蘇人籍京師嘗出入楊文貞公之
門及見諸老能道前朝典故氣棘棘好面折人過
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輒中其肺腑曰吾
史筆也一時名德如葉水東岳蒙泉輩皆禮為上
賓素習家禮士大夫家有事斂殯請之必往然非
禮致不輕造訪訪亦不俟茶而出獨嗜書每得一

書手自披對缺板脫字則界烏絲欄紙乞善書者
補之笑謂人曰吾猶老鼠搬生薑勞無用也年八
十餘乃卒其自號曰竹軒所輯有竹軒詩一卷

償金

海門縣崔鑽以税金五百兩付鎔工工欺其無券
而負焉鑽廢產以償時王端毅公為守廉其狀命
訟工對曰鑽家已破若訟鎔工是又破一家也公
歎賞不已鎔工聞且媿且德其庇已也遂償鑽半
子潤孫崑曾孫桐世貴桐解元及第官編修少詹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七

事學士

全税金

趙倫字序之號五溪高平人好義而饒縣令使總
輸邊賦三千金盜夜入索金固不與曰公家財小
民膏血吾不忍數千戶重累也盜怒儼以刃死拒
如初刺殺之盡其私藏而賦金局深處得全令丞
親臨弔祭妻李氏尚少厲志教二子家日起一子
伯積仲科俱官典膳孫三次乾進士給事中

致寓物

何炫號介菴榆林人其父輸粟塞下得官疾革時指橐金相目曰此王威寧寓物也致之死不恨殮甫畢炫以騎橐載如滑王駭曰今世乃有爾父與爾爲子者分千金與之不受王後起總制乃傲炫將以相報避不就王終念之隱已功署其名授百戶炫竟與從子人兩賢之已賈于廣陵爲德日益甚終武略將軍子城守叔防舉嘉靖壬辰進士庶吉士堅舉應天鄉試皆出呂仲木之門

免禍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章叔良文懿公會祖也洪武初創造黃冊時叔良充里長縣簿陳管冊遲悞被逮赴京冊局里書各逃竄叔良獨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贖之陳曰汝同事相周患難可無補報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里書意也因得免其以黃冊遲悞坐永軍者三十六家又國初令邑各里造軍衣旣畢叔良計令以餘布縫各衣襟仍書管造姓名同事訖之及解至京高皇帝驗視餘布獨叔良者一摺領而見得免侵欺之罪且賞以鈔今縣中各都皆有永軍

籍獨本都無者叔良之先見也

陸應期大同人正德初賈齊魯間同舟者四三輩不知舟人皆盜也數因事謾罵之應期獨否以時時推飲食勞苦焉一日舟人遲遲不肯進若有所待同舟者諄欲加鞭頃之盜發會天大暑舟人擁應期坐樹下剖瓜啗之且相誡曰公長者願毋犯執同舟者榜撻甚楚劫其貲一空比去應期橐械識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義之

與傘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慈人馮景茂嘗下鄉督農中途遇驟雨有一婦哀求附傘馮曰吾雖不忍爾露濕然嫌疑當遠委傘與之而自跳入民舍後乃於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亭使行旅雨暘有所休蔭題曰休休亭夜夢神語之曰爾有陰德與爾三銀帶後生子彰武昌同知孫安江都知縣曾孫震御史亭在縣東五里之八都

報謝

王士良中郡人有友相與甚密友之子流客志歸

垂死捐橐付士良曰與吾子無益且重之禍也語畢卽瞑哭而收之人無知者他日子歸卽舉以付子復散盡又數數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籌生計蕭索一子鈍甚忽能讀書入國學謁選得縣丞爲上官所知委差贏得千金父尚在資以老忽道士入門語曰某托致謝已有以報則友之姓名也長興沈姓者資數千金爲縣守庫生一子將婚族弟代爲之守竟啓櫃竊官帑八百餘金去覺而罪及守者易產代償其竊資者越一二年事寢纔出盜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金置田百餘畝晚亦得一子愛之甚托于縣之豪家併所置產因而寄籍焉子卽婚于豪有違言挈妻以逃而其產竟爲豪所得

有蔣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廣所居佔半焉方擇日安梁嫂額手呼天忽大風龍挾雲霧入其門蔣親遇見仆地龍爪柱掀出墜田中節節皆斷余方館溫氏聞而往視咸竒駭以爲有天

醬楊

趙某者順天人本楊姓粥醬爲業人呼爲醬楊天

順初迎 鑿之役武官胄士爭乘勢納賂以冒官賞至累千數百人或以語某某搥手謝曰我廩人無食肉相財帛非所惜恐反蹈禍機耳不越歲冒官者事敗盡革職任或遭貶竄人始曰趙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氣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鐸貧而有守某每遺錢穀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俾不失節暨其壽終其子敏又贖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軍衛籍既老而代每步行市皇城見其軀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石苑壞默數之自某門至某門凡損幾千幾百有幾備善書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請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寢弗行越數年復然又寢之又數年欲復奏其子諫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傭書錢不得乃潛脫銀簪具疏竟上之項郎中文泰惡其瀆也送法司訊治旣贖罪費家貲數兩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鬱悒以死當具疏時通素不識字習讀其章對客口誦累數百言尺寸一二無少遺失及遭沮抑輒歎曰 朝廷養士歲糜官祿數

十萬孰肯計及此者或以爲此細事惡足計則應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損若干數矣久而不治必大壞極弊所費何可勝計哉嗚呼通所見誠小譬之以管天天雖小乃真見也以庶人計此亦不爲細彼所謂有官祿者不能觸類而長計直而事而顧笑且抑之至于叅送獨何心哉

清計簿

余昌字鼎盛樂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時爲令察而重之躬禮其廬因請昌清計簿條飛詭以千數民大悅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釋以壽終潘公聞而咨嗟爲文弔之

處士

前朝湖州出一吳甘泉琬富而躬處士之行學問淵源氣魄甚大近日蘇州出一徐聲遠應雷貧而固處士之節學問清徹力量不小卓哉兩人千古歷見皆非遊大人以成名者次則王子幻遊必擇人皆有終始有一人背而疎之終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三

山游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適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于人亦曰山人田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眞賞

截頭尾

一山人多酒過罵人輒自命曰浮雲富貴余曰且與汝細講聖人言語切不可截了頭尾輕用只如此句上有不義二字故他是浮雲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雲他若富貴而義則彼是卿雲又對待

湧幢小品

卷十七

五

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雲
其人嘿然第曰道學先生

酒禁

古人多設酒禁即 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種糯以
絕其源胡大海方用兵處州其子犯禁眾皆請赦
曰寧大海反吾號令不可違遂手刃之其嚴如此
益深慮軍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嚴今承平日
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貴于粳米而世家子弟
向號醇謹有法度者多事豪飲以夜為晝種秫亦
薄幢小品 卷十七 三

頭腦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雜味寘大碗中注熱酒遞容
名曰頭腦酒蓋以辟寒風也考舊制自冬至後至
立春殿前將軍甲士皆賜頭腦酒 祖宗之體卹
人情如此想宮中進膳後出視朝通用之近侍推
已及人無內外貴賤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
罷之而百官及民間用之不改

瑞州教宗伯銑與吳宗伯山濂家相近教豪飲大
嚼吳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
出句欲教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教
應聲曰寒朝最愛頭腦酒一笑共飲極歡

醉龍虎

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尚矣此後謝玄飲至一石
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飲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龍今
之子弟有飲至一石者當何名曰醉狗耳

清歡

薄幢小品 卷十七 三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為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
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
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醉後詩文

恩州王興宗字友開斲弛不羈豪于詩酒詩文必
醉乃能為之愈酒言愈奇無酒不能作尋常語得
濃州學正懷微飲市中醉而遺之將行親友祖送
始言其故眾咸咋愕王曰命焉爾毫不為動至元
二十九年突謁御史中丞張養浩哆吻奮髯狀似

武人張索聞其名奇之握手如平生辟為椽無何
暴卒王初謁選時有權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
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聞者掩耳閉目走目
為狂子

趣擊賊

嘉靖庚戌虜十萬騎入雲中總兵張達副總兵林
椿皆驍勇善戰御史胡宗憲夜飲醉趣二將擊賊
遠謂有伏兵夜出不利請待旦乃發胡大怒將劾
之達不得已以二百騎夜出至紅寺堡大虜圍之

湧幢小品

卷十七

羊八

數重與椿皆力戰死敗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書
為二將請卹典而匿其發縱狀給事中 禹遂劾
總督郭宗臯巡撫陳耀俱逮問陳死杖下郭戌陝
西靖虜衛

新掛教範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卽狂肆大醉
後或著篋效古牛驚鼻囚諸飲或舞蝦蟇鷺鷥漁
唱巫歌謹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處士瓚宅見所
頌壽具大罵曰此惡物吾讐也平生恨見之何為

置此怒呼斧破之瓚急移置以避後以上舍生除
章貢司訓生徒方羣謁見其醉懸木杪皆却退桐
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請看新掛教範士皆驚訝後
值不飲時欬襟危坐議論英發且持廉仗義始知
重之丘深菴嘗譬之為水秋則漫山平谷折木崩
岸入冬則成川為淵供飲利漑

繪圖私謚

唐桂芳欲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峰精舍有
當道若舊交來見酒酣必大噓起舞太守李公訥
喜之繪為圖嘗私謚淵明為酒聖陶先生王無功
為酒賢自稱酒狂凡歲時令節以圖像祭享設酒
漿陳俎豆舉觴浮之不至沈醉不止或披衣哭泣
歌笑自放識者謂有托而逃蓋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輒逃以自名曰酒聖酒僊醉鄉侯
尚矣唐汝陽王璣自稱醉王兼麴部尚書甚佳近
日廢遼府載陽王孫蒙俊能詩自稱麴部尚書因
以名集尤佳余量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

湧幢小品

卷十七

羊九

老減且十七八詩不能工頗好典籍又遁居農庄
稱曰稊子監學正可乎

大噓

張萬里字廣陵閩人嗜酒輒罵其坐人醉吐街市
中且行且吐羣犬輒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
吐所有市人大噓萬里敏于文久不第得官經歷
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賢華容人飲酒終日不醉放口論人

湧幢小品

卷十七

甲

淺深略不旁顧才稟超拔文筆爛然所著有八崖
集八崖其地山名臨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編修出為副使督學浙中
于補考拔陶石匱祭酒人稱其精鑒陞叅政罷歸
能飲酒所至命觴登覽飄然格外同年顧公養謙
開府遼東致書以酒德為言戲報曰昔人以酒為
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備酒可千日不飲
不可一飲不醉美哉此言可與論酒矣弟落落無

成正可尋醉鄉耳而脾氣虛弱澹泄為災欲效鄭
公一飲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
有限此祿亦不易也顧飲中友故相往復如此歸
家日與同好痛飲老無子後舉子數歲而殤悲吒
成血疾疾時令人奏管絃倚而欹枕聽之迨亟問
以後事皆不言獨引聲歌劉長卿上陽宮詩聲若
金石兩手交舞其達生如此

淡洽

劉俊深州人在官終日閉門不通一語有善客至

湧幢小品

卷十七

甲

時或對飲惟蔬菜湯餅而已必求盡醉指大樽曰
吾典在是非淡洽不可獎善疾惡皆越常格率意
而行卓詭絕眾以致仕終于家

飲會

王遵巖云親戚常人之會俱已辭絕惟士夫之會
不得不應恐其以為立異相拒而起怨謗也然細
思之身不惜而將好性命陪伴人口語可笑余自
通籍後即辭絕士夫會而好與親戚常人飲欲免
怨謗其可得乎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曰奉齋何不佳而人乃嗜葷貴人之姪余主其家一日飯素亦怒甚嚇厨人凡易十餘品皆不稱余笑曰何不開齋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脩齋誦經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說余初以為疑後試之良驗蓋世之矯誣者多矣天且勿畏

湧幢小品

卷十七

四十二

而况于人乃知其言有味却均一蛇心也有托之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總之以善門為標行其惡機殺機逞志而縱欲要之善門原大作惡藏機者到庖賴之存此根核故愈見其大人能為蛇蛇亦復能為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機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七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精經史 二則

士夫守禮

啖助解義

史名

班史

唐史記

宋史 二則

不列監修官

史難信

信大節

襲影

儒禪演語

訓註

字法

撰記 二則

文選 二則

湧幢小品

目錄

韓文 五則

通典有本 二則

蘇文 五則

浙文

焚枕文

叙文首尾

啟戲

文字簡古

文冗長 二則

文照顧 六則

文淫妖

文奇字

序文之多

河下皂隸

懺悔

換字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萬姓編

志錄集 四則

書名先取

書已先做 三則

古板不可改

碧雲駮

正楊

文人喜憎

字義字起 四十五則

名義 九則

字義異同

事起 十七則

名姓字號 十二則

稱謂 四則

農丈人

名字互重

二王改名

呼名 四則

湧幢小品 目錄卷十八

街次對揖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為考試官亦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知去取

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獨為農而通經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

湧幢小品 卷之十八

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為母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

氣甚恭元人人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辯髮短
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于上冀獲速仕然有志
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既
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
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噫
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
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十一

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
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
史佚孤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
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著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
知來事故以各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
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
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
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萊陽人爲協律郎綴
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
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
右持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
各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
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則禁私史 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
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何異而然
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研得一擔纒直得三錢
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
五卷取入祕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諱劉泊太子瑛
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
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白首乃

成未以示人文濫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後蘇內翰與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于胡元之手真可浩歎永樂中編修周敘以為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為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矣無可望矣

洵懣小品

卷十八

四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姚漢唐而有光金之為金比元魏而猶歛宜有分別附金于宋書奏不省揭後斯淺是之而夷臣自相為力主之揭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潛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

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叅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馬且勿書勸君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眾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棄子抱姪猶曰念兄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縛之而去

洵懣小品

卷十八

五

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寇公正直問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為晏

臨苗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殺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葉影

古書中儘有葉影處只如普賧二字從日從耳真源賦便云舜糶米平陽為父舐日日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為寒山詩儒語演為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六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據百家伴周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

以為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不可少也

房瑄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

湧幢小品

卷之十八

七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璿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于裴肅肅為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為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為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于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為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註為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等更為解今稱為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

湯幢小品

卷之十八

八

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撥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

工矣味之却是讚歎誇張却不為恨退之肥而寡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謚曰文後人題像遂誤以為昌黎

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以此揆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為守易以木主最是

蘇文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

湯幢小品

卷之十八

九

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為證其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欲氣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朝金處諸公因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鹿門王敬所唐一庵張雨川許雲却徐子與蔡白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綽真天才駿發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爲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欲請兵行動唐一庵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儼以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縛無何信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必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至先生仁心又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興今尚式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叙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會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

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耻齒坐以首爲耻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澧狀元朱希周皆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名一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瀦水不辨訟于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乘耒之耕雀角鼠牙遠速穿壩之訟堪爲捧腹未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承玉帳歛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之計本免禾麻之野翻成煙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危而飛鷲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罄於橐中尚輟耕於隴上反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悼王將軍之武庫束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口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弊者爲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是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全文靖前
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謂定
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為漫師師漫者挫隋
唐高麗之行謂荒師注主則亂在英王則挫宋
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 太祖為
脩世之師 太宗為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
詩中二句云可惟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
大有情致今之不為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製皇甫洸為裴度作福先
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益後
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緘何遇我薄則其態
可知已凡讀古事當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
四字

文照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者之曰必
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興傳作史思明語曰

湯幢小品

卷十八

三

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
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切而
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遇主自足
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鶴鶴猥
云愛國愛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即
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築譽堯已非况罵堯以
譽舜乎

嘉魚城記日上則洞庭下則彭蠡符荏為警縣當

湯幢小品

卷十八

三

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
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日上控衡皖西縮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
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
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
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
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

其其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為重然不過
間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
者仰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
知某之為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彛字宗常有操行為文本經術會稽楊維
禎以文主盟四海彛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
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
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四

文奇字

林鈇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鈇為文好用奇
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
或指以問鈇鈇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
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清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
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
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
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懺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
念至于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
大曆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
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懺悔已甚而
近日諸家文集尚有以自振矣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五

換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
之甦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
須臾曰須搖赤熾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稱
殊死乃斬首分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死
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已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
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夜有人謂日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繼被知英王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與嗣薦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與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

湧幢小品 卷十八 末

中亦有千姓編馬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我郡凌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錄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惟錄楊用脩改為幽雅錄因世廟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

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為

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

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葛施松慚

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

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

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邠字貢父有公非集

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七

書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為狀

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于

世自名為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

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為季漢書尊昭烈以繼

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擬庵

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窳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
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妥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
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
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
書何如豈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耶俞吳江人鄭太
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
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胡南京人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六

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
誤者余問故曰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子字眼
不對卽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
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
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說習舛猶可言也以
意更改害將何極

碧雲駁

宋有碧雲駁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駁者廐

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
雷之上罔遂爲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
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
文彥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
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
及仲尹既敗家破畧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
呼其夫人爲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日魏泰所作

正楊

楊用脩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五

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
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闕然
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志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
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
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志則自
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
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憲勞韻書四豪筭字下注云憲筭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續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澀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蠻村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為木克火改為雒此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維戎并左傳皆作雒字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灑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為去者為之所去法之所取為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止者即豸也御史冠為亦曰執法
元命苞符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

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八公為公蓋分公即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乘記猥雜子女鄭註曰猥當為優孔穎達曰猥雜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問雜男子婦女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猥字一曰優者借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註另古瓦籛即別字也剛一作丹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賦鵬二字為壯年謫官不承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方
禮為礼處為処與為与皆說文本字槩為弃饒為飢亦正文也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莞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為嫠今人從之未有用莞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

之繫繫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鶴爲一不知正與鶴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觀盛屍謂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觀而長年用帆檣所呼爲力索者亦以爲欠新改爲作力繩觀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立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殘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稅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鐵鑪步至云江之游凡舟可廢而上下曰步水經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墟水津曰步晉步卽渙人施晉處也張勃吳錄地

各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雲妃步金陵圖志有逸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妓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洛漠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克牙行埠頭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蠶作繭曰上山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鰲山縣曰合山江邊人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伐荻曰山上夫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壽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錡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弓隨身胡奚雜類乳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稟賜十倍使號錡爲假父

子雙生口號又曰孖窟各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提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祥之傳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陸厥傳

僕邀一作祿菽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為相用

瑀為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債

帥

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

曰開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十五

弁州厄言深誦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

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為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關者

蓋取警急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雨雨束濕不

可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諱固之以棘限出入而

送以名也今之衙門四堵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二

開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 國朝曰入簾撤

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

而愈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為二

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畱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

同于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替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頰進言玄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十五

宗得召還其後祖之至味五十何太濫也

冥服禭禱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于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

鳳泉里執苦養母以墨致富後為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為墨海篆曰帝鴻

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揚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章齊
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
魂遊岱宗而戴躍又在河東前矣

王文公文各蓋故字說無蓋字蕙東坡祖名序故
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爲未妥改作引而謂字
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
帝陛下今人或効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間發語不然之
辭乃方言之祖也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廣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與中州同近粵者多蠻

音與高廉同其俗字頗多皆鄙野依附如奎音穉大坐

也音矮不高 養亦音矮不 矣音勒不大 岳音勒

之巖音巖 門音門 余音餘 人音人 在音在 大音大 入音入 水音水 下音下 也音也 反音反

帥靜江時已有之見桂林 今又有聖系之類殆難

研究

俗語有五葦三厭之說厭字殊不解後讀孫真人
歌謂天厭鴈地厭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

有扈王之謫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谷義

亦有纏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
弭即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
之名肉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鳥呂爲羅免曰且糜曰牙蔬曰鰓魚曰又曰豨
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旒又以帛績旒末爲燕尾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者曰旒載旒於竿頭者曰旌有旂曰旂劉鳥波毛
真之竿頭曰旗以白練爲旒曰旒

一染曰練今之紅也再曰赭三日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

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祖山有

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嶧

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歸小山曰岌大山曰恒屬

者曰嶧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

而長者曰岡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

旁坡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翠又曰厝屨一日巉
巖山如堂者曰厂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
山形如累兩髑者曰隄山絕曰陁多小石曰礫多
大石曰礫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山嶺無所通
曰谿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
之京

厓內為隄外為隈岸上平地去水稍遠者為澗重
厓為岸淡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為汜別通於谷者
為激泉見一杯為濺濺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天

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文出也河
水決而復入者為灘海之有灘漕江之有汜也水
有沙堆出者為潭源滾出於底下者為漢水決之
澤為汧汧水不流大波為澗小波為淪水草交曰
涓涓行爲涿
水注川為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
曰瀆逆流而上曰汭涸順流而下曰汭游橫絕其
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
漣小漣曰坻人所為為渚

世言四通五達之術非也四達謂之術五達謂之
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達
水草交曰涓涓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即位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
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
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
先帝謚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速治萬安等罪以為
人臣欺罔不忠之戒 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

湧幢小品

卷十八

天

以為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
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
多紕繆徒為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
之艮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為自古帝王所居
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
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
言宮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
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蒼惶當
改惶為黃議以為宮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古韻

惶字註云惑也恐也達也又蒼惶亦作蒼黃然則
蒼惶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
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
爲如其式議以爲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
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爲如其式不知有何式
可省洪謨曰御製靈明顯佑宮碑云禁城良隅海
子瀆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
良隅則是在皇城内良隅非皇城外良隅也今顯

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良隅議以爲本宮
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
自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
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
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爲本宮正在皇
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
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韻府萃玉當作熙字議以
爲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
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

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韻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今誤以爲東阡萬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
里爲郊邦畿千里爲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
皆爲郊圻矣議以爲禮部韻註云路皆曰阡韓文
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
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
衛蠻夷鎮番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
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
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字侃文靈其不爽按韻書

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冤靈不爽則是冤靈不明
議以爲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
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
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
傳註輪字異字俱宜改議以爲合內外與合外內
文義皆通其輪字異字官板原是紆字異字恐近
時書坊私刻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 先帝謚
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爲詆毀然議以爲論語子絕
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謚議實是

稱頌 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況證議係禮部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既進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已嫁禍於人 上曰御製文字既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妄肆詆毀本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事起

諸針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紙鳶起于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口以引內熱

漢制總羣官為廳日省分務而專治日寺

鑿石崖為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雲曜于武州塞山壁開五所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興與于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

麾下無救者遂疏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魏公

署書始于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

允

五五連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麻疾自是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

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曰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鞵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為故事即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

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
疆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國朝文武並
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衰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朝庭下所在通行賢者
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各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莊周字休仲雍字執哉解者曰

雍孰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蘇子瞻一字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三

和仲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

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壺關三

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睢卿姑也今傳奇作

泰氏

昔牛金之子逃患改爲罕又改爲奈豈因通鄰那

妃事覺被罪而子爲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

員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葉
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一字
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
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今以極品之官爲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爲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
吳郡陸氏兄弟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
義何居襄原名襄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

湧幢小品

卷十八

五

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繁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
聖賢同其僭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
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即從其姓攷之名
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
臚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進陞唱
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士夫多為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乃真歇也

桀一稱大儀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為號要見綽號之名已起于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湯幢小品

卷十八

三末

白樂天稱劉伶為酒僊稱韋蘇州為詩僊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為兵僊文僊

范文正稱御史為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

農丈人

余漢城寶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攷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

夫張于余為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視蔡為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脩有王振司禮大監亦曰王振振既陷 駕土木王編脩耻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時方有兵事陞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為庶

湯幢小品

卷十八

三七

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誅王編脩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祖諱乞改名舜功有 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違父命抑且煩瀆 聖聰當治其罪有 旨王臣無故攪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叅駁不知是閣中所票抑 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湧幢小品

卷十八

辛八

楊虞坡爲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侍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

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者書立言何可草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槩施鄉黨中直以名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稱謂間

湧幢小品

卷十八

辛九

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爲南吏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還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改南光祿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卽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

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為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

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既

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

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

為之後遂為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

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

湧幢小品

卷之十八

早

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

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久聚會講論而

又路遙得一遇一揖為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

從眾可矣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宮

城隍 三則

景惠殿

帝王廟

堯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蟻磯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葵

湧幢小品目錄

猿僊神

霍廟池水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 三則

石像

荷石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 二則

詩鎮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 二則

神人救厄 二則

薛清威靈

黃冠授藥

神示

神微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終



斷獄

邱美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并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為神

石吞為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 二則

神術

蔣侯授矛

朱書

湧幢小品

目錄 卷十九

二

假神

假妖

精爽 七則

避正人

役鬼

鬼道姓名

鬼報恩

鬼恠

冥獄

冥司獄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為第一事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泚加之稱悉皆撤去為之一清其不人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來無廢蓋重之也 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即繼曰此書麤俗實為官之要機蓋嚴事 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一

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為率仍取之各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土為之 嘉興長興宜興 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 太祖以事神築基之士必多 太祖以百斤為限此典亾

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并為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即治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卜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闊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三字既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考訂者耶

并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並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即如江西城隍為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國朝亦未嘗祀之為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為侯正三品縣為伯正四品應天袁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迺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

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棠川士儻為尚書川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半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

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涑題
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剽石
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斐亦主此說
上疏堅請且謂 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
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疆假元以帝統
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
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
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即文
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僇其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

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 太祖祀
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
封崇禮而歸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為元
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
得 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
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 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
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

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為文思殿前
為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
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
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為
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
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祇德增屋五十二
廊六十八合為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為殿而于堯
殿前為閣顏曰光天最為雄壯於是規制大備冠
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五

沙不甚恃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
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
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
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
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朝廟于魯哀公十
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
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

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
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川五年
文廟成 上親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
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
下舞川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 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
殿恢爲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
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
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 謁

湧幢小品 卷十九 木

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擬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
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
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
常服想當時請 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
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自建祠以
元旦冬至 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
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
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
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十
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爲請于兩臺得復

蠟磯

湧幢小品 卷十九 木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蠟磯甚有
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
劉有郤夫人歸吳舟橫磯下不忍見仲謀遂切于
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旣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
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椎蕪稅并塑先主像改曰蜀
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迺歲鄉人祭賽必用童
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

一第二七二 丹黃參日軍全書 4 反E內

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人爲蟒蛇所踞
近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
微惠先生一言爲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
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
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
耶姑免究比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
中今人呼爲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
以爲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爲宅兆君其
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卽今學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八

基是也

符神

符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爲吾
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歿疫相繼因共改寺爲
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符
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
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
天遂爲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
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冰源川分道而來
掩沒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
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
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長二
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
潰而去是日蠻酋歿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
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九

瞿塘水洑波濤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
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
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
邑俯視江山二水迴滌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
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
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有門扉制古且
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旣而有光炯然可
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
小赤蛇蟠綬門楹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

所之

鍾葵

鍾尠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為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為名葵尠音同雜出俗畫鍾尠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僊神

韓苑洛為浙江僉事王鎮守諧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僊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

湯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一

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即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眾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常來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眾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鰥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其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開金鼓聲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榴梨瓜果狀眾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縣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湯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一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即今址也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楹之相弘治初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亥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醮金真酒酣宴演扮先
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
威颯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
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
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歿尸僵不壞鄉
人義而瘞之祖廟側 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
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卷十九

十一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
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
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
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
暮遇伍伯掄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
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也 民爲
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
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
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雷川見有石浮于水歎
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
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
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
以報遂取以爲石像奉香火惟虔煌煌隨風飛直至
蘭溪縣止于苧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
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
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一

合第卅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嵒山
誦道德經淡得其奧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譚禍
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
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
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
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
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濰州昌邑人李璵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俛俛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場中草深滅頂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

滄幢小品

卷十九

十四

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尚志入 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尚書狂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嚙之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項于出其孫恠問

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死獄中出其屍實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以爲神公在襁褓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黌舍中羣狐采麻葉作扇扇之囉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勞邪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亾命走西南夷萬山中

卷十九

十五

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之自播州轉入下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人才徵不就

詩鐘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

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寓于此歲被鄰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卽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宥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夾于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 朝問狀

卷十九

十六

對曰此皆 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焉 上甚悅揚文貞請錄付史館 上不許萬曆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爲後人拽下滿階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

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示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日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然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翌日果藝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七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若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

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為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為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九

全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戒謂賢者有厄宜亟持勺繻以救見屠者將解牛市而黍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參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從止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為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憤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幡幢飄搖署曰威靈几前大曲奏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為之公怒曰誰為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幡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九

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闢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為踟躕高頓顙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為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術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官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

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
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
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撥龐往事隣縣而擒其妻
子訊即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箕已
丑進士叅政

黃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
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
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一

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九藥日日剝一
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
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
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綵乘此異
言之瑾得釋爲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
監察御史朝野稱爲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
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僊而又見知于瑾
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
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投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晏
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
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
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
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
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千不利公策其馬曰
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
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十一

理若文字隱起拭蘇讀之云巨雷開石神泉湧出
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長二千石郡人爭
來觀有疾一秋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興國
州泉亦先涸

神倣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點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
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復奪去傳檄
將吏悉收斬以狗夾衆嚙指無敢犯嘗閉戶臥漏
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默籌兵

猶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村官栗馬厲兵寢戈
擐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惟之已而旁郡夾我殺
官長以叛臺檄獄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
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
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踴耶
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獄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
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爲賊耶吾
貫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
渠魁還報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于聽訟非所長有鄉
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
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已
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
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
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
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惕福以羨金千
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
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
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充藏金今所
沉者稱是盍以長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
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
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

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
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
復問其婦惜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鳳翔知
縣潔已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
黑絲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卽爲文率衆
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
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
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證藥已之旣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
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
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
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
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
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
報傅公異日埃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
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十四

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
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綿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爲神戴
鱉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
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誰之
後獲斷碣於墘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
見

焚像

陸鈞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
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
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
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
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
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十五

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
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誣有司輒先賽廟
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
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
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昇木偶道橋
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
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
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
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

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為也遂焚之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早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為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早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十六

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什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人冥間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為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為立祠凡有禱則應

竹神

陳岸為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日君平生以剛

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人卿為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讐吏於橋上擊其首即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埜蔡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眾以為異因為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十七

禱惑眾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為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遂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為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為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十一

石吞為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日祈次日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憇石上祈為石所吞啗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為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通酋王文滿煽亂率衆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蕞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神燈廟

延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為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言不特春季為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甲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過屋皆赤即環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裙拂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二十一

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好為具鷄黍周怒何為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實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為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髫年從學舍歸途遇一丈夫鬚髯甚偉口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若神授竟成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為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原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知樂亭歿於官燾尚孕於母未育既有旅邸七閱月母始扶觀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婿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

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燾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

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請曰請脫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追之王曰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

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卜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毋爲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黃承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
者咸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
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卧於床心惡
之黃承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承復至詹事
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
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

湧幢小品

卷之十九

三十二

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
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
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為損也用
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
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
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筮之良者陽筮否則陰十
筮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
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
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

尤愈矣遂倏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
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
裁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
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
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苑結今茲之
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即成寐再
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
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
醱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為拜答神貺時已甲夜

湧幢小品

卷之十九

三十三

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
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
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
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
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
絕今豈我誕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
夜分抵家明發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
鄉人鄉人咸擲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
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

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
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
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
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
方有所待未即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
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
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
之送于寺門至鍾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十四

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
心惡之又曰無愠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
有連適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
佛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
諸所言皆忤默然恠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
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
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
十五矣為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餽乙
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十心念已老即餽

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餽戊辰

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
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為動齋故戰
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
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
所謂連適豈不信哉方滯學宮家貧歲常就塾第
子有聲序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纍纍不絕
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
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十五

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
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
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
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
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判溫君
而乘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
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温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撈爭於州前果判刃焉
森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
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領
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
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
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
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
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曰吾雅
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十七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
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
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

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擊擗良久釋之卒不爲祟
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
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
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
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
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
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
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十七

平湖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
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
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
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
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
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
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
疑之此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
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

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見皆歡呼出觀獨安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答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見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十九

曰爾獨不顧令即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為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為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雷雨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

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為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亾過諸師兄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為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為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三十九

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為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畝十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自擊孚坦然不之疑一日裝典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恠問之守者曰昨

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出耳乎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鐫擊如故乎乃默曰某奉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耳聾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駢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圮館圮卒而無子

卷十九

四十一

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爲松江同知背疽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圮之冥祐圮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恠人莫敢居徑入因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不爲動居父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馱影如斗亦處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太風陡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妥須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惟叱問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畧滿貯黃白陸遂用饒富後資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沒於官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十一

作祟更茲土者多病故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惟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 武宗時已得恩典 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咨大臣稱其手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

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額瘡自山以西歿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三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聖之以白竅其前若圓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為月區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矚驚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日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攝獄如何可達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曲肱未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為王者所撻乞藥傳劍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為龍沙宜慰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窻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子藥殺爾邪苟非子當白爾冤鬼曰見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三

閩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為之徵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有庚故小字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兒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剖心若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為丸

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息
舉鍼刺之感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
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見普與翁結
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母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
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
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
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
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
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

卷十九

四十四

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
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爲吾
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
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
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
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鄰生者與
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
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
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
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
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
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庾成于獄部使者慮囚召
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
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
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
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
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十五

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
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
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鄰與劉不具里居竟
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
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
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
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
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
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

心尚敢據人上手彼服雖弊終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粥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為壽粥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淪客戲以醜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子惡劇至此噫噫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西尤號點慧時與粥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洪武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 賜衣一襲遣歸

卷十九

四十六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媼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管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緝二匹取贖之盜謝去復請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及于軍既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眾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湯幢小品

四十七

鬼性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憇屏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擔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視之並屏有大樹甚茂人祀為神曰惟在爾矣歷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惟亦隨止後官至瀘州同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真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為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賄謝為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即逮邵繫獄成都獄司理參軍韓汴儒吳擇深刻吏僉判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十九

吏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縮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聞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即死獄吏數人繼亾明年邵坐貶三官歸槎為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奴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二甲第朱門三

重洞開從中以入史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聽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侯君登科畢即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久伸而悟不為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

湧幢小品

卷十九

四十九

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亾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墮人皆避匿吊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真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
 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年
 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
 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項之
 一人青衣絲絛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
 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
 謝遊遨園閭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
 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
 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

湧幢小品

卷十九

五

去葉留後速才歸才曰乘輿者為誰葉曰天下都
 非陸語既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
 其漆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

關雲長 四則

岳武穆 四則

文文山 五則

文陸二事 三則

于少保 七則

責備

海忠介實際

死水供立

忠魂助戰

江濤得完

魏公有孫

袁氏全家死難

孝童

代父飲醜

青天歌歎

船灰塗頸

湧幢小品目錄

禱泉灌田

和盜詩

梅高報母

未盡之祿

見星斗

孝憤

萬里尋親

廬墓

工人孝義

節婦給粟養子

二沈妻

媵奴死節

節婦湧江

母喪不嫁

大饑甘餓

伏毒食醋

守節自信

節婦膽識

求見不得

芝竹

三屍繞門

雙烈

愍貞哀感

丐婦投橋

義門

義友

義姻

義僕

書僕書傭

僕惜字紙

湧幢小品

目錄 卷二十

三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湖上朱國禎輯

關雲長

自古忠義英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獨雲長之神最靈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聖人繼天立極每每神道設教聖人一生則神自設教雲長必明神轉世姑托此幻軀著姓名結兄弟馳騁于戈授攘之場聳動人耳目著之史冊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氣運薄故寥寥二千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

十一

年間聖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沒隱見其間以待聖人之生以補聖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則大聖人出世矣猶謂佛教暗助王化而俗傳雲長為伽藍神理誠有之不可得而擬議也

三國志雲長諡曰壯繆想其義謂壯于出兵繆于料敵云耳衆以穆穆之義解之夫以穆為褒詞耶不足重以繆為貶詞耶不足輕大抵英雄不能違時時命大繆則雲長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陸遜擬其後時命大順則石勒取王浚而有餘孫緯以勁

兵邀極罷不能得之掌股間也

山西鹽池在解州雲長所產處也相傳黃帝執蚩尤于中冀戮之肢體身首異處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為鹵遂成池宋崇寧中池水數潰張靜虛攝雲長之神治之池鹽如故雲長見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偉神亦最靈池長百二十里濶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輒能敗鹽必禱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為萬世利而雲長周旋承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

襄理庵達嚴事雲長每事必告居皖夢侯語之為我公祖已守平陽解在部中後起總督蒞遼稅瑞高淮張甚禱更力陰得濟其請內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驗嘗與聯和至百韻後為一小令來贈末云再揮戈薊北重整舊江山果驗

岳武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為十八景之一 世宗龍飛升州為承天府營造宮殿祠遂湮廢萬曆中守備杜正茂創于城西岡土下有積石甚多取為周

垣之用恰相當最後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偉豐腴簇擁而過如此經日眾歡呼以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武穆已轉世為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再生必有奇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于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肥與魏公徐勝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馬偉取檜榭榭為二植墓前名分屍檜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範銅為檜檜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萬曆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撫臣王汝訓沉張俊王氏兩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臯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顏取宋屯兵之處也步村中一蒙師唐姓者年八十餘自言其家駐此六世矣大王父猶及見宋末事方伯顏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風雷震電伯顏知有異起立帳外勒兵防變見四山旌旗閃爍皆作精忠字面伯顏曰是矣此岳公護本國現靈異也亟宰牲爲文致祭曰王繫心本朝此是大忠大義敢不仰體但氣數如此王雖有心不能違天若且日宋以三千人來戰卽歛兵北歸如只力竭講和亦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

四

不能含囊中物而爲口舌所動也祭訖風雷皆止明日天皎潔如故宋無一兵且納欵伯顏入城又親詣王廟致祭宋遂以亾余聞其言灑然有異方往來此中將尋歸骨處伴先君子因欲買地立廟合雲長公祀之題曰關岳廟而老廢未能也武穆七世孫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負清節隱居不仕廬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賜號純孝先生所著有遺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夢至天庭坐不孝之罪於戲忠孝不兩全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奕以其危險制勝奇絕者命名自玉層金鼎至單騎見虜爲四十局玉層蓋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縣賴江濱黃土潭有神物棲其間歲亢旱民禱輒應公生潭沙清淺公歿潭近居民夢神歸騶從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舊兩任贛州提刑江水汎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浴與奕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爲杆行奕決勝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

五

負愈久愈樂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飲啖荆南草竊成汭亦類此蓋神有正有惟自不同也丞相兵敗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落當路徑元兵望而大驚稍却公乃得脫去鄒淵等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今宋史丞相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滌給元兵以免蓋史作于元之盛時極誣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欺妄尤甚同時仗義效力者蕭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遺漏不書而全子仁驕淫不事事無智略死爲人所逼乃

反立傳史家之謬如此

趙孟頫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舉文天祥辟為參謀天祥北去居吳依親友以居越十年為道士名道淵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為僧名順昌因自號三教遺逸改道堂為本一庵臨終手辭以訣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貞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體便無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賴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贊與徐石不殺于謙今日無名之語為有功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一

六

黃冠歸故鄉是何意實欲出來舉兵復宋蓋寧敗寧多殺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夢炎之言已觀其深矣

文陸二事

福唐劉汝鈞貽書括蒼吳思齊子善論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時崎嶇山谷購募義徒畊氓洞丁造轅門請甲仗不啻數萬而尹玉寶為驍將大承冠指搗象皆詣闕感泣求效死已而當國二揆交沮用兵師無宣諭卒無犒賞盤桓月餘僅令守姑

蘇一路張彥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絕太湖吊橋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幾獨松告急朝廷四詔政府六書趣援根本一日一夜倉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獨松隨以破陷復令駐兵餘杭守餘杭守獨松朝議不一眾心離散會有尹京之命餘慶遠奪其印不予漢輔遁德剛遣北軍入城與權陳宜中又絕江遁乃即日拜樞使又拜首揆補宜中處且令往軍前講解毅然講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亾散無兵無糧天下大勢去矣正閏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一

七

交馳真偽更作是不一姓當世之為大臣元老者視易姓如閭傳郵况當滄海橫流之際而彼乃以異姓未深得朝廷事權欲隻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嗣矣其書大略如此又淮陰龔開所作文陸二丞相傳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鎮跋扈武臣驕矜君臣父子之義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強類無不欲黃屋左纛自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踐太位即罷諸節度兵符遠用儒臣為通判其權雖分其勢遂弱石晉所割境土終不能復

迨乎宜和衰亂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設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後宋再造東南區區山湖之間內政不修惟恃夫江淮爲外藩久之且南北夾攻而沛蔡之藩籬自撤荆襄受圍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廣西之烽燧亦不絕此其國勢垂盡受兵處多殆如囊中探丸國中逐鹿無復有潛藏隱伏地矣所幸者天下學士大夫二三百祀宗培養作成之澤薰蒸者久忠臣義子或死節或死事益無媿焉卒之文國瑞陸秀夫前後死國精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八

忠激烈誠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於戲吳晉陳隋之變豈復有一人若是哉龔開者字聖予少嘗與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來京師家益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沮洳坐無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紙作唐馬圖風駿霧鬣豪酣蘭筋備盡諸態一持出人輒以數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飢然竟無所求于人而死志節既峻儀觀甚偉文章議論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舊有石勒云元大將張弘範滅宋于此嘉靖中督學陳澄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陸秀夫死國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氣歌立碑于五坡嶺吾友區海目有詩云崖無滅宋宇濤有撼胡聲壇宇山前號宅平紹興人官叅政嚴分宜惡之嗾其黨楊以誠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孫蕃盛一說作林泮泮閩人官尚書區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九

手更焚不化泉皆號慟須臾雲中見金甲神人大聲曰太上以我驅馳關係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復矣由是軍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陸秀夫輓以詩曰曾聞海上鐵斗膽猶見雲中金甲神蓋說郭之說如此然崖山之敗秀夫負祥興帝入海世傑知事不濟奪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趙氏後遇楊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慟歿世傑葬之海濱欲投占城颶風溺死則在秀夫赴海之後矣二說再詳然謂世傑葬陽江之赤坎村則陽江無此村陳

白沙因陽江令何昌之說封墓立祠作心賀卷贈之蓋誑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肅愍改諡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題易乃萬曆十八年事而其說則發于王鳳洲至吾兄鳳翔入臺題褒忠功於是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陞都督功臣者胡總督宗憲也得世襲衛指揮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黃公鳳翔夢一偉男子持書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來有空山孤魂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

我朝虜叩京城大掠者二已已之變于忠肅以大司馬即為總督帥石亨等禦城外有請即從不必覆奏軍中諸將受成絕無牽制故能力戰却虜有建言者請重將權 景皇批答曰于謙總督帥將權也其專任如此庚戌之變丁大司馬坐于內惟怯無謀楊少司馬赴于外權非獨擅仇將軍以勤兵要功不敢戰又不受節制而嚴少師又陰持于

內雖有韓白無如之何矣

已已之變關遷都主固守人猶能之惟人心搖動極危險只一二月間聚兵教戰陣城外者已二十二萬則守城與各處把截之人又豈下數十萬分布經略齊力奮擊此其才真所謂多多益善者却虜後陳循撓于內羅通關于傍處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動其氣象何如羅之才不減忠肅然後辟之舉史云自陳曾與密謀不報一云石亨來邀不從要之忠肅之禍循亦謫戍則羅非曹石之黨

湧幢小品

卷之十一

十一

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 東朝之事誠不能為忠肅解然 景皇剛決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肅和顏進曰羣臣之請亦借以紓邊患耳 帝始曰從汝從汝朋友相處要識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間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獄得不上侵沂即之養得近 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調停以至此乘事 景皇如擾龍馴虎中間備極苦心啞子吞黃連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變 皇太后驚惋 英皇自追悔曰好箇于謙

憲皇既立昭雪贈諡夫以 二聖英明不以爲怨而更以爲德孜孜不怠則其始終心事與默運之功鑒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 二聖更難發明一腔熱血灑地知之者其天乎後人責備更又何惜

當時君臣相信可謂至矣然薦一徐有貞爲祭酒不可得至叩頭謝罪而謂黃竑邪說可以力阻乎辭免宮傳心良苦矣

于墳祈夢靈異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祈忠肅兄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見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各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榜皆死太倉矜名節于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寃終不爲救然力可爲而不爲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責備

責備魯公者以不從方鎮之議以不能高飛遠舉避禍爲先責岳武穆者以金牌還師以樞密請還兵柄責于忠肅者以 南宮之劄 東朝之湯責蘇武者以胡中生子責方孝孺者以全身遠害責許衡者以仕元責文信國者以黃冠歸故鄉責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論可也蘇子卿娶胡婦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絕其後也不然安國死于卿爲僞鬼矣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張南軒責諸葛瞻不能力諫去黃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敗身死僅賢于賣國者嗟嗟賢者乃爲此言

海忠介實際

海忠介在係自分必死人亦無以更生期之者世廟賓天外廷未知頗有密詢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欵之忠介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對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與酒飯一頓海自分伸頸無疑主事

告曰莫悞莫悞 宮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
用耳公問口果否曰果矣即大慟投體肴酒盡嘔
出狼藉滿地絕而復甦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又
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喪考妣噫到此然後
知公真忠一片心腸有貫徹千古者人須於此處
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實際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
垂千古其他居官之勁正清苦又其餘事也

忠介父翰為秀才母謝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僅
四歲家貧謝矢志教育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四

忠介卒為名臣謝例應旌表忠介者竟沮止之
忠介終亦不自請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盧臣忠者字信臣黟縣人侍行上驟
欲用之命相者視之曰有膺無背官止此矣後扈
蹕至建康虜騎迫溺水中後數日上求臣忠所在
左右記其處以對使沒取之拱立如生賜水銀以
歛贈諫議大夫與兩子官

忠魂助戰

逆亮南侵有統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戰我
太宗渡江見夢助戰立廟府城祀之嗟乎異代忠臣
能譏天命如此

江濤得完

顧圭上虞人少負奇氣方國珍來寇集鄉兵與戰
曹娥左敗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塚為風濤蕩折
而塚獨完越七月其孤謀反葬啓視面如生次日
其地盡為江矣

魏公有孫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五

韓魏公之孫浩知濰州金人來寇力戰死之此史
所未載

袁氏全家死難

袁柳莊之父號菊村其先有袁天與者以進士
德祐之難全家俱覆凡十七人僅一孤救免又有
餘年而有柳莊云

孝童

河南人楊宰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顯以書薦
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宰父茂卿從田氏府趙

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讎意咸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皴痂啣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為見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及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且鄉人能醫直剗勝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倘蒙表其閭脫之條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金河北驕叛萬師不能攘而牢徒步請尸仇手與夫舍腐忍瘡者孰多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六

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聞牢之贖喪悉帥償其費其葬也滑帥賻之財斯執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稱牢於上者執事能無恨其後乎其激昂自任類此甘舉賢良方正沮鄭注駁封州司馬卒牢後亦推進士第

代父飲醜

賈直言代父飲醜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蘇事聞減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賞罰可知矣直言後為絳郡太守自

言始飲醜時岑岑然覺毒沁五內至肢節其痛滄于鑽灼通體不可名狀既蘇每遇天陰則又甚焉軫益及足脛色皆如墨其傷攻出六孔膿液紫淤臭敗逆捨人鼻達數十步外惟飲啖無減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優游仕路耶

青天歌歎

呂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歲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與父同寢務悅其心父年高齒不任堅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七

每食盡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餽必極精爛父出入必呼升隨或適窈近舍升不隨行則不往若嬰兒不能頃刻離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時升承願益謹夜嘗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負父避鷓鴣山出規賊為所獲知其孝子也善視之與食飲不入口輒泣下賊亦憐之令歌升為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輒泣夜令擊刁斗升為思父歎賊感動釋之歸升夜行晝伏凡三晝夜還家扣戶待者以為鬼物久之啓視乃升也相視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因

有美杏父所嗜鄉豪竊之并奪其地升為文訴城
隍神即譴豪疽發背曰還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削
匈叩門還地疽即愈

船灰塗頸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後幼失怙恃鞠于伯
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執求財物不得將殺之
泰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給兵曰兒知瘞物所伯
父遂得釋而逃兵監掘數穴皆無乃涕泣告兵曰
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願以身代伯父死兵

湯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八

怒斬之什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視之則頸骨已斷
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頸適人家有修船泊灰
因取以塗其瘡試以水滴其口稍能嘆至暮以扉
昇至家越七日始甦言曰方斬時若風冷然過頸
良久熱痛悶暈若有數人過指曰此子甚孝且不
當死即令一人以藥傳其頸冷若冰雪痛遂止凡
八越月其創始合而首竟偏

禱泉灌田

張杏孫慈利縣人以孝稱鄉人皆重之爭訟者不

請公府而請孝子里有摩鹿泉鄉人素賴其利歲
大旱泉竭請孝子請禱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
縷眾喜曰泉至矣復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數十
里歲以大熟人益信其誠孝子通尚書以授其子
允成進士有聞于時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為盜所獲盜魁
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
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

湯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九

與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
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
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
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
遠去學詩後以薦為校職考終嗟嗟此盜可應舉
做官

梅高報母

梅應發居閩門市中母嘗有病醫藥弗療割股為
羹以進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復疾危甚應發露立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二十一 十八

北面稽首以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益母
壽是夕天陰暝俄頃雲開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
星尚沒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見母擁衾坐牀
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灑遂霍然而蘇語且
母平復如常年八十餘而卒

成化末武城縣生員高謙之母爲人毆死謙父得
重貨焚其屍謙哭不已父乃訟于朝章下按察司
行東昌府驗問知府楊繼納賄願指證佐言謹母
實自經死上狀副使許進與按察使石渠無所可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否謹遂走闕下擊登聞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賂既
入因自刎不殊錦衣衛執以 賜命刑部郎中吳
欽往會撫按暨三司官雜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
等下鎮撫司重鞠殺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論能受
昧聽囑罪當徒渠失入人罪以爲長官得減當杖
獄上有肯能降四級調除邊任渠等罪皆准擬時
渠已考察閒住矣

未盡之祿

彭方伯應時父南坡早卒配蕭氏哭之哀一日甫

坡附舍人兒語及生前事歷歷券合論蕭曰未盡
之祿當以貽汝年八十四仲見某年當舉子後一
一不爽蕭雙瞽一日用鍼豁然蓋方伯孝養天祐
之也方伯泰和人

見星斗

淮安衛人王鉉年七十父喪雙目嘉靖丁丑暑夜
納涼仰見星斗起而稽顙旬日兩目燎然如童子
其人心田明潔人或不能償債則焚其約少事父
母至孝年至一百三歲猶強健善飯一日無疾而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一

終人以爲孝義之報云同時有不孝子目瞎復明
方自詫可比于鉉忽雷震死

孝憤

王仰湖廣崇陽縣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廣東肇慶
府新興縣知縣有僕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
入覲後事發怒甚會調閩縣未果治而時時恚罵
新興有雞爪蘭花蓋斷腸草之類食根立死葉則
少延數刻時三人竊藏之聲言事急自盡王履閩
日夜淡食于外三人搗藥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

根究三人服罪其子王廷試請于官面質三人於城隍廟藏父劍擊殺之立斃廷試僅弱冠孝憤所激揮刃若有神助眾咸奇之事 聞得 溫旨真孝子可傳後而王露機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與元嘉逆劭之事同

萬里尋親

趙廷瑞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少讀書能文章補弟子員數省試不第棄去故習青囊所歷各山水必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一

遊中州且訪異人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沂江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鄧渡河洛漳洛以次于燕又久之無所遇所過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必規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里南窺鳳陽達于金陵過浙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從侯二谷陳敬亭兩方始遊兩方伯挾其書至湖訪茅鹿門憲副時為萬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間亦十有三禩矣聞其家世曰離家時兒重華僅七齡母與姊妹及

蒼頭輩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門贈以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儂昆明丁年數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上迎別去五載猶棲遲東海并匿錫山道中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姊與妹請路郵于郡太守而出眾危言沮之華哭而題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淒然從今即與家人訣不親親顏誓不還華復自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二十三

曰吾少不諳父貌即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定也別為繕寫里系及父年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榜之宮觀街市間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官道士間携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廷瑞朝山至此華讀之哭且慟道士謂

曰若父曩年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由南陽穎壽東涉淮泗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曰今日渡江矣聞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禱之禱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

陽過毘陵被盜攫其貲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四

杖錫而前雙眉覆面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遇一老翁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伏地曰吾雲南人翁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齋坐華泫然

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翁得無卽吾父已乎笑而應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亾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携而哭并出所囊路郵示翁讀之始驚曰吾卽爾父也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迺相携哭而拜聞者無不泣下轉相告遇寺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不能已

廬墓

國朝有三世廬墓者芮城李錦字尚綱錦子澤字公溥澤子柄字子權錦與澤父母各三年俱歲貢錦卒廬所柄爲生員亦卒廬所澤聽選卒于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讀書必發李三世矣又純孝如此不知子孫何如

工人孝義

潘生者富陽人世業農幼喪父獨與兩弟奉母居間出與人執塙甃治筐筥又爲善工大德間江南大饑人民道壘者相望自度無所得食曰吾終無以給母則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強壯少延母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五

旦夕活乎即以母屬兩弟自備回鶻人乃告母曰
 兒當備錢塘數月得錢米活家且自活母勿憂既
 回鶻人得轉賣遼東遼東大家軍戶遣代戍虎北
 口會有詔江淮子女流徙者眾禁人母得轉掠饑
 民使悉還鄉土遂從遼東經過道遇一女子鴉鬟
 尾行問之則曰淮產也昨因饑父母棄我轉徙數
 家今主家使我歸君南人倘扶我得同歸乎於是
 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葦中雖顛沛流落親黏日久
 曾無一語少及亂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

湯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六

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見父母皆涕泣起相
 抱持詰門外同來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樂
 飲酒半執醜跪曰吾女幸完骨肉歸見鄉里免罹
 霜露盜賊君力也今吾女猶處子君誼聲暴淮楚
 間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亾歲丁薦饑鄉閭必離
 析廬舍必墟莽雖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
 尚薄有園田給餽粥吾女實君箕帚妾也君必無
 歸生則毅然謝曰吾何敢以若女為利哉吾雖賤
 不讀書且義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焉

一母死兩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歸是吾遽死吾
 母也吾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歸母死者蓋三
 載兩弟亦死生追制服復食其故技於鄉以終

節婦給粟養子

宋制凡節婦死者給粟養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
 司可倣行之

二沈妻

吳人沈思道妻孫氏沈樹田妻宣氏兩家居近有
 交沈孫夫婦相愛樹田暴戾無人理宣歸見父母

湯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二十七

父母對之泣宣曰此不足傷大人兒自是命也
 樹田亦宣哭極哀沈思道亦死孫送夫喪過河下
 見宣以夾相要同日自縊宣有救者復甦而孫竟
 死後三年宣父母謀嫁之宣覺亦縊死嗟乎孫死
 宜矣樹田何面目見其妻乎然樹田病時宣進藥
 翻之日若毒我則死為厲鬼罵婦又未可知要之
 鬼必靈于人也

媵奴效節

真奴黃巖縣人媵鍾氏嫁于存松僅十三日松死

松遺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鍾有異志奴竊知之告于松之從父諷之鍾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雖欲奉以終身勢不可得惟求他日見安人與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訖血淚俱下是夜沐浴縊死松柩上聞者咸驚歎泣下衆議葬之以從其夫鍾不顧竟焚其尸以去同時邑中有阿菊者從陳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陳改嫁菊夜竊其子歸于郭謝方石爲立傳

節婦湧江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八

嘉定州王憲明妻張氏少寡守志萬曆十三年掃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湧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髮如生見者驚歎立祠祀之

母喪不嫁

節女都從夫家上起見惟元時容城縣王氏女以母喪感念不嫁終身獲旌命此外更有真學清淨而不嫁者又一種間氣也

大饑甘餓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歲大饑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猶有鞋具人勸其出鬻二女慚不肯出伏于箱饑歿

伏毒食醋

康對山先生子桌先娶王涑波女生一子並死繼妻楊氏未幾桌亦死楊服砒霜以醋湯三碗下之蓋食醋則藥不可解也毒發容貌安舒略無倉卒奇奇桌有才志又得良婦死節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九

守節自信

安吉州節婦都氏歸于陳孀居矢志無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與人客不便孰與同室婦女河汲不便乎門爲隣樹所蔽術者曰伐之則貴氣弗隔斯利舉子都曰吾聞窮達在天力學在人顧尤之隣木耶子良謨登第官參政所稱棟碧先生者也都旌表贈安人子孫繁盛且優文學天之報之正未有艾也

節婦膽識

近地吳節婦沈之塗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汝家政甚整業日拓汶有俊才早貢為博士有郎廷瓚者貸金十鬻妻以償吳聞亟還金贖之盜入室吳厲聲曰我沈門老節婦刀不去手犯即自刺盜駭愕散去其膽識嶽嶽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見不得

章丘遂經生之妻于氏守節不出門門內草生如無人之境嘗三日不舉火隣人餽之米塩却不受

滄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隣人報縣縣餽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間長清知縣武金過縣武故遺腹子聞而謁之末一見終不可得曰婦居以來誓不見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門外歎息而去節婦卓矣若隣人與武亦可謂知義者哉

芝竹

王土崑山人能讀書婦陸氏方娶後其墓園枯竹與青凡三年二生芝草皆雙莖比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婦從死以烈婦稱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

恒于壽考富貴康寧而于烈婦見之此可觀天道矣

三屍繞門

成化間海康吳金童攜其妻莊氏及一女避賊于新會寓劉銘家備以自給莊有姿色銘屢誘之不從謀之鄉人梁狗同其夫漁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莊氏尋之海濱得屍手足皆縛乃夫也歸家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時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屍隨流達銘之門去而復還鄉人驚訝感傷共殯祭之然未知銘之殺也久之事漸露稍畏銘彊暴未敢發士夫各為詩歌聞于官得實磔殺之審錄員外郎奏聞旌表其處立祠

雙烈

曹桐丘鏐長子禱生而痴不諳男女事故聘錢皓女未敢娶以情辭錢錢不聽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嘗之終不諳復申之錢解盟別聘女私聞自經死未幾禱死沈氏亦守終身桐丘公為立後至萬曆三十五年疏開並旌

滄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桐丘公之祖原吳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歿
葬吳墓余高祖民畏公吳甥也貧甚歿亦葬吳墓
吳訟之官親友和息歸償數金而止蓋先民之忠
厚乃爾其地辛丙與三水俱會桐丘公先發庶吉
士主事僉事歸年九十餘卒善繪畫有清名長子
禔痼病錢沈雙烈華其後余家遂發余亦庶吉士
檢討司業祭酒長子緯病亦如之媳沈氏儀郎惺
子公之女歸十年而緯歿沈猶處子也賢孝能自
立異日必繼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吳吳分嗣子田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九百畝余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
恐旦夕霜露且文翰無一長何況繪事其負媿多
矣

愍貞哀感

萬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
從臥榻中流出盡無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
掩目一手掩陰若不欲人見者余友董考功應舉
瘞而諡曰愍貞愍言災貞言操也

哀感孺人湯氏所王妻鄞人夫死守節玉好鯉魚

每忌日必設鯉一年河枯無魚楊悲觸不已忽漁
父持鯉至以一金易之祭畢食胙得原金于魚腹
中人大異之呼為哀感孺人

丐婦投橋

正德五年崇德石門東橋上有丐婦色麗甚蓋荒
年夫負母與妻行丐而至者觀者甚眾婦醜之候
姑與夫乞市上躍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
哀哉

義門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會稽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義門自齊梁以來七
百餘年無異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門閭是
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閭門三百口其族長曰
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
故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
者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
為廉遜如此於時猶共一廳頗宏壯有孫威敏公
題字存焉其後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畱題詩刻
石傳悖作序至元末始毀於兵而族亦且漸陵替

非其舊矣

周德威後唐名將也其五世孫倫避亂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詔者十世同居凡四百餘人趙抃帥越聞于朝旌門免徭役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諱崇者承其後尤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四

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日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祭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喪者四十八年矣祭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為福寧地王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視祭祭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謙雖至少者不奈武歎美而去

義友

陳東已死棄其屍其友李猷偶尋婦翁詣行在所知狀哭且祈曰少陽以忠諫死勁節英氣當不與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陽有靈其啓我心越一日得屍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斂之歸葬猷字嘉仲鄞縣人

義姻

宋張洎典相州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其故曰某之姻某貧困常納息於某家少負必被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五

讎幸畢其志然所恨七日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其隣若不獲盜彼豈得安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繼曰我若滅口誰當辯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曰殺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者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歎久之卒按法誅河朔間

無不傳其事者

義僕

我朝有義僕阿寄李溫陵發揮謂在我輩之上近閱諸史記楊忠一則似又在阿寄之上蓋寄只勤勞知禮而忠奮刀挽幼主于流宥之後卽犯死亦不顧尤爲奇特阿寄傳見田汝成集中揚忠宋時人諧史宋沈俶撰所記似皆實事而名曰諧豈真諧耶抑別有所寄也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人前遜賊望見逐之衆大窘養麾之日王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白刃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歾鬪良久始仆而主人遠矣王氏既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方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歎自吾分顧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

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會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虜闖入誅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歿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媪丐乳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間關數千里晝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餓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其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見名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

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

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為言者今獨信先生竊觀於往來為王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願先生為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所之後養正歿獄中禮收屍葬之為木主懷以歸尋簿錄養正家禮願從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跪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歿奉屍歸合養正葬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歲輒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僕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飲酒性所馳慕為方外遊及諸秘戲幻術年二十餘妻歿遂終身不娶遊行郡國輒以志從歲丁酉之夏山人逸暑金山與所親紀生者飲而醉夜且闌矣二人各踞石臨江如廁山人恍惚間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紀生見急呼志汝主溺矣志倉皇奔水濱審其已溺遽自投下紀生急呼其僕善水者助之拯其僕胡盧曰入則俱斃耳胡拯為僮蹇裳水際

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挾得其主盡力持之不舍沉而復浮者數四自分必歿適為旋湍所激迴至崖側與紀僕手相值紀僕援得之大呼王來救於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則山人死矣志哭之慟謀經紀其喪寺僧聞變皆來集無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夢中體亦無苦時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復如常眾俱歎異之工部郎謝在杭在真州故與山人善親得其詳作傳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九

書僕書儲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其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若有風因余官南雍常熟陳抱冲再謨為助教其書滿家亦有一僕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即僕隸天亦饒之荆川先生有書儲胡質作胡質棺記書儲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賈少乏資不能賈而以善雜書往來諸書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嘗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披閱點竄竟則以付質

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于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滑且碎非特他書備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請書者亦多不能爲此買于文義不甚解曉而獨能爲此蓋其天竅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買所爲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于簡也固也然余所以求書之意遠矣非買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質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備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于酒所備書家不問備錢必問酒能厭否質無妻與子備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壠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元元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爲披閱點竄若譬我者蓋始以爲甘而味之也甚深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

以備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閒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爲才者然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歿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爲我從事久也亦以一棺昇之而書此以爲之券云嗚呼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四十一

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爲誓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碑碑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僕惜字紙

馮南江思有僕馮勤其父傭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爲傭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傭乃中

其帚徧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為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為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

四十一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一

父子 五則

父子與慶成宴

卷二十一

三及第子

兩翰林父

同居異室

學士少年牧豕

賢母 五則

嚴母

賢繼母

三柄臣母

錢袁二母

兄弟 五則

劉李有兄

忤兄請罪

敬兄之怒

兄弟賢貴

湧幢小品目錄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遠甲科

兄弟得歸

義姊

婦人知兵

女將 二則

婦人有鬚 三則

賢夫人

喬劉二妾

長爪妾

瘖妾

姊姊繼髮

妬后化龍

姪婦 三則

藝衣

妻妾投繯

妾禍

家庭之累 二則

善處侄仇

子孫 十二則

多子 四則

湧幢小品

目錄

卷二十一

二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父子

古謂父子不同舟蓋思風濤一旦併命絕嗣也與

老子歷石磨縛大繩觀井同

續博物志以鯀為顓帝之子

夷狄禽獸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禰大夫知

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

呂向生父岌客遠方不還少喪母失墓所在將葬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一

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覓合諸墓後有傳父

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朝還道見一老人物

色問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號慟行人為流涕玄

宗聞咨數官岌朝散大夫賜錦綵給內教坊樂工

娛憚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誌子六人長應昌次天錫皆

幼亾次明道又次伊川兩先生次韓奴蠻奴皆天

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婿

父子與慶成宴

二五七

嘉靖四年郊祀慶成宴大學士楊廷和子慎左司馬姚鏞子涑皆為脩撰大司馬金獻民子臯為檢討皆父子與宴為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華而皆不甚顯可見際遇極盛者亦造化所忌與而不必盡與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為顯官而子賜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謝文正遷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鉞至尚書當時慶成宴亦必並與特非同時耳至子為顯官而班于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為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勝數也

兩翰林父

翰林父為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吳曙谷閣學父一龍歲選知高郵州方嚴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煥章鄉進士官參議溫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閣學方為編修以使事抵州署長跪促歸閣學子有舉鄉書者宗伯子銘鼎會魁萊州太守

同居異室

呂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異處交誓不復嫁娶呂既貴泣請同居然終異室而處

學士少年牧豕

曾學士榮少不得于父父督之貨豕豕突蹇其足又息不豐逐之學士即牧手書笑不棄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賢母

陸天全完為冢宰母夫人葉氏貽書以物禁太盛為戒陸敗藉沒葉亦逮詔獄神色怡然後出獄死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於長安官舍人咸智而傷之葉之幼也庭有積水一兒溺焉女伴曳之愈沉葉奪而縱之兒遂起識者謂有司馬公之風

馮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當被逮考掠時訛言洵洵欲藉其家家人奔潰其母吳氏挈孫行可入京瀝血為疏奏曰兒慙無狀萬有餘罪但妾臨年不忍見子刑慘願身贖孤以延嗣息事雖不報而行可卒申其說末減戍雷猶得補考績封吳太孺人 世廟英明寧可溷請蓋亦深鑑慈德而默

以旌之矣御史歸遂葺慈訓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祚號東陽東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試望見之白晳豐下嶽嶽有神清操振絕公生一二歲孤母蕭年二十二撫之貧甚一夜風雨大至抱兒起坐壁壞壓焉隣婦舉火照之頰楹覆磔室中之物皆齏粉母子被髮裂裳體膚皆無恙遂持長齋以報神貺後公爲山西叅政歿蕭尚在教二孫時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四

栗飲量甚洪過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猶未洽覘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戲曰此泰大不能任宗伯卽以壽平飲自如將畢又曰不可再凡三進乃怡就坐飽飲而別然公顏色不變若未嘗飲者遷官抵蘇州一而檠乃衙中物母夫人見之驚令役持還

李及泉頤母夫人張氏有賢行懷姙時流賊入境往山穴避之適其兄遇于塗曰彼穴人衆不可居家近地可避遂從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視

前一穴則石崩百十人皆齏粉矣及泉於我湖有名余出其門後官右都御史治河聞命不悻到官卽歿蓋有先兆也

少宗伯張玉陽名一桂旣卒母太安人劉氏治家斬斬有法裕於宗伯存時諸孫皆成立爲諸生年九十一卒

嚴母

韓蓮峯名紹宗爲憲副母張氏嚴甚蓮峯爲刑部郎中配閻氏亦兩封至宜人矣張氏命閻與嫂負水蓮峯歸而見之命二隸人爲代張怒持杖迎出將擊之以杖指蓮峯罵曰汝有皂隸可令代無則不喫水耶蓮峯笑曰媳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嫂孑薄弱且有姪是以代之張怒乃解張生蓮峯數月而孤後上其事旌之卽韓苑洛之祖母也

賢繼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歲母俞卒鞠于後母張甚有恩意忘其爲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劇夢一婦攜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奪之歸乃甦以質大母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五

其言被服容止則俞母也於是始知所出而張母撫之益厚公薦鄉書俞母復見夢為史官事張母甚孝張母至欲全以產付公令畢父喪及已身後事而後分所生子相守二十餘年乃卒蓋繼母之極賢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報父若前後母亦近世最難得者修撰有文學以科場事見糾調外不復出有貴園集為時所稱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榮華不必言矣然先歿而猶海幢小品 卷二十一 六
蒙子之休者在昔為宇文護母閻氏賈似道母胡氏有後歿而蒙子之辱者在今為張江陵母趙氏其餘大臣非無存者然氣餒豈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齊贖歸賈之母先為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與張母比要之天下大福無得全者又可見天道矣

錢袁二母

錢鉞杭州府昌化縣人以都御史更撫山東河南貴州三省繼娶曹氏鉞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貴州

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劉瑾曰錢鉞顯宦積貲鉅萬瑾信之構河南祿糧事藉其家無所得毀屋及墓勒民倍直閩境騷然執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嚴寒困頓幾死械繫久獄不可成諸大臣爭之司寇山陰王鑑坐免官竟分戍固原莊浪肅州三處曹適涿州病痢劇甚諸子倉皇號泣治後事忽遇異人授真人養臟丸一服即愈再逾年為正德庚午會赦得釋家人亾者過半行抵關瑾誅詔罪狀瑾以都御史錢鉞受害為言于是還其封誥及

海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七

故藉物任子應福亦錄用為福州推官孝養備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婦人更盛衰之際中遭奇禍卒以免晚更榮華壽考吁亦奇矣必有大過人者矣

袁文榮以會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謂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幾以病乞歸道卒無子時為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攜嗣子扶柩歸獨持家秉加慈嗣子天復再立事其伯及撫弟姪有恩事繼姑張甚恭張沒臨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舉管與疾

至乃舉又賑貧餉餓所行義事甚多萬曆丁酉卒年七十九去文榮歿凡三十四年然則文榮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則袁之根幹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張九齡之弟九章九臯性孝友嘗泛海兄弟異舟風濤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沒詰旦並在津亭餘舟鮮有存者臯至御史中丞南康郡開國公章經略節度使諸子俱顯貴魏公浚亦其後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八

安福彭文憲公時以少保贈太師超六資同時三從弟文思公華以少宰乞歸不允特陞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又乞歸乃允 先朝之優禮儒臣乃爾彭氏一門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貫僉事弟禮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館時文憲正司教習 文思過邑城座客有持敗篋故券證以爭產不已公以齒坐獨下獨抗聲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當以建文三年書今稱洪武三十三年屬可知矣 一座皆服

宋南渡時屠姓兄弟二人自陳雷隨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 國初籍沒有一公者贊楊氏得免未幾楊亦被籍復以異姓免數傳為康僖公同時居鄞為康惠公子孫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場廣袤約三里相傳為屠舊居

康僖公長子應填辛未進士歷叅政踴厲慷慨甚有時譽後家居過自貶約多慚恤佳客過從不設飲食雖子孫亦瑣瑣不忍子與居官時若兩人或諫之曰吾惡夫擁貲而身安逸樂厚自奉養以餘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九

瀝媚人者

劉李有兄

劉忠愍公球既沒權貴人猶啣之不置將採危語傾其家公之伯兄理號益軒奮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詣闕白其情且踵權貴門直以事告其人亦慚而止後其子與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號北野為儒不成能殖財第宅田園壯麗膏沃崆峒觸瑾下獄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山貲往來賓客遊說萬端卒

脫于歿公好氣慷慨性友愛喜施蓋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 丙子舉人九孫用恒用謙用觀皆有文名

忤兄請罪

方獻夫之父遂全州學正遺腹生獻夫後以大禮拜相五十即致仕嘗答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長跪請罪

敬兄之怒

嚴鳳號溪亭歸安人以御史歸家族兄某老而貧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

迎養凡宴客必令兄適盞自執箸以從一日進箸稍遲兄反顧怒批其頰欣然受而應之終席盡歡既醉送兄歸臥而後出日未明已候榻前問昨飲甞否臥安否每誠家人曰事有悞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扶汝矣以壽終慟哭葬之盡禮

兄弟賢貴

蘇松二府同時兄弟並貴且賢者太倉王閣學文肅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鳳洲尚書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雲間陸尚書文簡公弟會

都御史阜南名樹德稱一時盛事更有異者兄弟皆極貴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長公出陸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兩解元兩會元兩會魁兩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蘇州皇甫氏兄弟淳字子安濂字子約汭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僉事其父錄亦以工部改禮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于木字汝楠子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十

來字汝修倣焯字仲亨倣灼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倣灼見南京兵部侍郎與倣焯皆右都之子兩家初任授官相同進士同而沈氏官最顯且賢堪與家傳其所居地前後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席書號元山正德庚戌進士由戶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議禮至大學士少保謚文襄季弟春丁丑進上號虛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貴改檢討進少宗伯

季弟象號梅山甲戌進士給事貶死贈光祿少卿
蜀中以三席比三蘇文襄幼時夢涪江漲落見沙
礫之碑其文曰三仲連芳果應其兆近年蜀中有
三黃則予同年黃慎軒輝官少詹事弟纘軒煒官
按察使弟燁舉人楚中有三袁則丙戌會元袁玉
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
修中道丙辰進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遠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遠惟廬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陵習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官
禮部侍郎卒且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曆戊
午舉鄉試去其兄剛一甲子明年進士其父亮封
編修兄弟相去若隔異代雖曰幼子然其父之高
壽亦可知已

兄絲得歸

上海人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
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既代而銑歸給其父母
云已得赦歸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

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
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
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璵
璵進士建寧太守玉子兌汀州通判兌子乖元懷
慶推官

義姊

陸浚明以直諫謫遠惡地妻沒二子幼時令嚴當
速往其姊嫁 氏舍其家以來爲育之至長浚明
自承新令謝事姊乃歸吳人義之以比魯之義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姊遂以稱之浚明事如母終身

婦人知兵

上源驛之變以李克用雄武卽宜發兵剪朱全忠
矣然竟以劉氏言而止蓋左右勇士多死于難其
氣已竭且孤軍無後繼勢不可輕用欲而不能非
能而不欲劉氏亦姑托辭與女丈夫也太原被圍
克用欲走劉氏諫止亦與此同自來婦人知兵無
若劉氏

女將

女人有軍功者儘多然無若顧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王廞吳中作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及孫恩亂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

孝烈將軍隋煬帝時人姓魏氏本處子名木蘭毫之譙人也時方征遼募兵孝烈痛父老羸弟妹皆稚駭慨然代行服甲冑韃紫操戈躍馬而往歷一紀閱十有八戰人莫識之後凱還天子嘉其功除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五

尚書不受懇奏省視及還讓釋其戎服衣其舊裳同行者駭之咸謂自有生民以來蓋未之見也遂以事聞于朝召赴闕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納諸宮中對曰臣無媿君之禮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帝驚憫追贈將軍謚孝烈士人立廟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其生辰云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太夫人有鬚數十長五

寸為婦人奇貴徵

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蓋父原契丹賜姓故也

閩林文恪母黃太夫人亦有鬚寸許黃有奇術立柱下卜吉凶其術莫知所自來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右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吉大則凶卒之年謂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廣應山縣民張本華之妻崔氏生鬚長三寸

賢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妬亦不自識其貴有問汝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五

夫歷幾官今何品列應曰丈夫自知之婦人焉用識此以壽考終

喬劉二妾

喬白巖太宰卒妾二人縊死劉白川尚書有二妾亦如之兩公其以情感耶抑選得貞烈人而後娶故若此耶亦奇

長爪妾

翠娥秀媚家女也以處子適松江管軍副萬戶薛徽都為小妻都卒謹護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

踰八十八長尺餘卒

瘖妾

嚴激字道徹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無子納妾二人皆陋一日過姻家見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髮詢其故主人以素瘖即蓄髮孰收之激惻然謂第使蓄髮吾將以為妾其人以為戲未信復為申約卒娶之文靖聞之喜曰兒合天道必有後後三妾皆生子激素持白衣陀羅尼且堅守不殺戒凡舉子多重胞之徵人皆異之安小范又云二妾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七

一瘖一聾

姊妹繼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為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續其妹者入國朝益稀惟濮陽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繼任氏即以妹助遣焉號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繼許氏又卒乃以季任為內主伯承豪宕為尚寶少卿能詩文無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龍

梁武帝却后以妬忌化蟒入夢帝為懺禮得復為

好女子來謝釋家及小說往往見之今梁皇懺是也而南史謂其化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湧于露井上舊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終不立后其說小異或先為惟如史所稱而後得度未可知也

妬婦

鄒觀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為南京光祿少卿余起家南司業自幸得一見請益比至問之則送客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七

江東門暴沒與中甚駭之一日到司成座中譚及吭嘅且日鄒精神甚旺而阨于妬婦嘗一日相遇塗中拉歸寓所從容談笑甚適呼進午飯其妻內捶一婢聲徹客座鄒已失色劉遂巡辭歸鄒又固留捶久不止聲愈厲其婢氣垂盡劉踟躕告辭鄒面如土竟出門而去未數日變聞蓋妬婦之為害如此亦可憐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陳良翰妻程氏杖殺女婢解屍置木櫃中他日復縛一婢欲刃其胃婢脫走得

免東厥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錦衣衛獄拷訊得實都察院覆議程氏窮兇極慘比擬故殺律斬良翰縱妻為惡謫戍邊衛

俗語謂法馬為乏子乏者法字之訛也謂允架為天平由來尚矣吳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劔拔甚銳而勻真奇觀也學憲范長白得之曲折築園奇巧夫妻時遊其間妻徐氏能詩而妬范遂無子情甚篤蘇州人為之語曰范長白夫妻上天平乏子聞者大笑長白名允臨能文章精書法名與董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大

一思白相亞年尚壯聞已得子可塞蘇州人之口

藝衣

葉朝寵貌魁偉能讀書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與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復與妯娌日鬩爭寵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語其所善吾夜夢一緋衣神人持炬火藝我我避之不能覺而體猶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飛出焚其衣衣帶結不可解倉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揚遍體糜爛生蛆臭穢難近竟死

妻妾投縲

錢首曾號瞿軒常熟人嘉靖庚戌進士為兵部郎中遇妻妾嚴舍中風烈所掛蒲織稍觸損皆惶懼投縲死事聞世廟下法司廉其事無他且在署得不坐後娶一室不受繩束或罵詈即反唇托鄰行約友人篡取之去

妾禍

吳中張獻翼奪軍人蔣貴妻王二為妾嬖之張夜宴五鼓就寢蔣操刀伏山石中先殺張及王并門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九

客七人手提燈自廁逸遇一婦人不見也婦人愕立如擗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張為人多恠攜臥具宿府縣獄中各二夕自為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見血者反與杖自稱朝奉人稱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處家庭不幸事真可憐瞿洞觀有道人也娶徐司空鳳竹之女悍甚忤其姑李夫人至憤歎洞觀遂居別室司空訟於官十餘年洞觀卒不屈

上書以歿自誓且許再嫁乃得免同時嚴中翰治亦有此苦欲離異文靖公以婦翁相與厚命姑忍公沒後乃行其志中翰以貴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處休咎而中多邑鬱以此近日士大夫有爲子所累者尤多真是不可解之業冤余婦甚拙不我擾二子不甚學問性頗因循此一節猶有可慮偶感書此自幸且勵二子毋荼毒老人爲也

人有有志爲善而兄父不見亮反挾子弟之勢橫行者如雲間張狀元瀛海諱以誠刻意自立父兄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不佳里中有來訴者稍進正言便受荼毒無如之何後凡來訴者告云汝只去詛張狀元歿如歿了父兄無可恃汝輩庶得免累累萬曆乙卯暴歿去登上第僅十五年真可憐真可憐乃若子弟奴僕爲政而我輩不能禁則已必有過焉奴僕猶可言子弟之窮兇極惡者聖賢豪傑亦不能化也而況我輩乎

善處姪仇

宋王之望之父綱襄州穀城縣人家饒好行善其

姪任氣好酒與無賴子爲仇時相鬪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房陵衆皆爭謂一去必不來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盡遂遁去爭者咎之綱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錢而改化爲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與吾姪無杯酒之釁是以百千去之所以兩全也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獨王氏僅存之望貴顯則積善之報也

子孫

齊神武子姪多夷滅獨清河王岳謙約畏慎故其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孫士廉以文行昌顯梁武子孫亦多夷滅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陽王督立國江陵傳數世其後名德相聞與唐終始蕭瑀蕭俛等俱貴盛八葉宰相訛謂無天道乎

謝玄立功于晉盛矣而子奐不慧殷景仁輔宋文帝爲宗臣卓矣而子道裕亦不慧奐子靈運有俊才至不保身道裕之後更無聞者

桓玄雖滅其子誕字天生年數歲流竄太陽蠻中多智謀爲羣蠻所宗屬于魏爲大都督襄陽公卒

謚曰剛子暉襲爵卒弟叔興襲立功傳者數世
桓冲盡忠王室史傳亟稱之即劉裕起義亦全一
孫示報乃冲存時朝議用謝輅為江州刺史冲怒
奏輅文武無堪遂自領州事吁橫亦甚矣蓋將門
之習即忠順亦不能盡革也桓葬儒者以忠死而
諸子皆以武顯卒至滅門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義佐符丕死永弟休休子憲仕魏為
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顯重太原王
氏本田齊之後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王安石生性執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兒子不才放
潑短命受了多少謗議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
多最賢西夏用兵即一有病兒子得其力不小宋
璟四子皆不肖韓休五子皆賢幼混亦至宰相天
之待人其亦偏有輕重耶
安石子雱為待制卒有興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
自言夢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為夫人兒妻尋
產于安石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跡訪與夫人常坐
於船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之船乎既而得

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泣涕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
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請銓求賞介甫使
人為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餘欲得此見其母
不可乃遣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凡事先與謀然後行
及拜相優人戲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帶
蔡嘻而不言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
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

宋學士之禍孫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

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璉字仲珩以是
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璉之子懌從祖
父子性以喪歸長子璉字仲珩與懌同學士赴貶
所學士次年五月歿於夔璉以洪武十九年丙寅
四月十日歿於茂州安遠驛傍之蓬簇惟懌以孤
童治喪三子慎先死愷恂繼之幼子懷以卒之年
始生嗟哉學士事 聖主而不克終三世顛沛流
離至此亦可憐矣
毛東塘長子 號白山長厚質直中懷涇渭多識

典故善別人物于世卿鄉舉試不少見喜色終太保之世無盛滿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頗疵其短智羅念菴在座解曰公胡責細行而忘大節太保驚問狀曰禮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節也太保竦然為起謝

劉莊襄公冢孫守家深理學當蔭文資讓其叔溧又軍功蔭錦衣千戶讓其弟守孚試在高等當既讓族叔霑人曰泰伯三讓孔子稱為至德守家似之

大學士劉珣之子銳蔭尚寶卿兼翰林博士歷官四十年進階三品加一品服致仕歲給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銳八歲受蔭召至 文華殿拜起如成人門限高楊遂庵提携過之終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慶成王鍾鑑諡榮惠晉恭王之曾孫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撫楊澄等奏王子女至九十四人恐

其中有收養異姓之弊且為子鎮國將軍奇濊等增年冒支祿米乞下禮部議處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數禮部查勘覆奏謂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宮人室女所生別無違礙其冒支祿米法宜追徵還官得 旨王子女既無違礙其支勿論冒支祿米不必追徵准作以後年分該支之數法司原奏有不許濫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會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數再會官定議以聞禮部復會議覆奏謂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過四人

各將軍不得過三人中尉不得過二人從之著為令王後生子至百人俱成長又皆隆準自封長子外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今本府數至二千餘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漢張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孫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張耆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盎三十人

宋初李僊哲一日後周人真州人任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緣江十餘里第宅相連僊哲鳴笳道從往來其間子孫來見者披簿以審

宗室謀瑋所輯異林中有多男一款備矣尚有未盡者故摘出如左猶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書

無子

三代以後帝王無子者在末季如漢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賢於宋仁宗而無子尤莫賢於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孝宗雖有武宗猶之乎無也當是大菩薩轉世不以此為有無重輕至大臣賢而無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經見李九我閣學為南吏部侍郎年逾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勸納妾其夫人立屏後聽之甚愠改亭知狀再三至大言喚一老嫗出見我我自有說既出語之曰說與奶奶知道你老爺會元及第官至少宰無後它日官生却被姪兒受用你老爺精神尚王急急納寵必定生子既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爺親骨

血撫養成入就是奶奶親生一般日後祭享大家並坐入口若是姪兒先與老爺也隔一重何況奶奶其言切至老嫗聞之亦下淚夫人悟納妾生子後孫月峯尚書以叅贊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孫不應後漸厭拒不復見改亭固求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蓋孫方續娶應接不暇其自言曰釋迦不以羅候傳仲尼不以伯魚顯終不立嗣

乞養子

此類甚多以余所見隆慶戊辰進士司汝霖本張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姓汶上縣開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數歲失母江陵人司鏗以督運至與其父林遊甚驩見而奇之使屬對受命如響遂乞為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歷文選郎中太常卿副都撫八閩鏗與妻羅兩受賜封三年之喪畢奉使過開河里行求宗黨得其叔父宗魯考問家姓乃奏復故姓名汝濟卒年五十三沒之日援筆為書以授諸子曰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于天地益悔之也夫童子能屬對則已有知矣既第齒錄科錄本

主父母何以皆不書攷其日月鐘夫婦沒在萬曆
五六年間初入吏部時其復姓其移封最初即可
舉行何以遲遲至萬曆十五六年間始復而移封
一節三不講及謂昧所自來則世無此事謂為司
老所制則察其氣韻非受制之人亦無可制之理
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當國時以同邑嫌
于自外不敢題江陵沒後以事久嫌于換眼不欲
題比題復則官高不及報滿罷免慚負以歿始見
真心嗟乎聰明伶俐人三十年驅馳熱路何暇議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夫

人耳

及猶幸京卿稍間得復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

附異林記 二則

田常專齊國之政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為
後宮有子七十餘人靖郭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
其賤妾有子名文是為孟嘗君出史記陳成子有數
十婦生男百餘人史記中山靖王樂酒好內有子
百二十人漢書晉永嘉之亂吐谷渾始度隴西止於
枹罕有子六十人十六國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

後秦記左衛率胡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

度坐罪徙遠州宋書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

三十人 陳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則陳後主其封

王者三十三人除始興逆誅岳陽死隋難餘皆令

終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

封主者三十八人陳尚書僕射王冲歷仕二梁年

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並至通官俱南史趙宋時侍

中張耆家多姬媵開牕直廡舍先使馬合牝牡縱

內人窺之從而幸御罔不成孕有子四十二人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夫

並產

哀牢國之先有婦人曰沙壹觸沈木而孕一產十

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諸兄共推以為王

其時哀牢山下復有夫婦產十女者因而妻之

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嚳曰良許偃公一產二女

曰妘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而雙男曰貞夫女曰

瓊華 吳回之子陸終娶于鬼方氏曰女嬪孕而

不粥三年啓其左脅而產六子一為昆吾二為參

胡三為彭祖四為云鄭人五為曹姓六為羊姓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唐檀以為京

師有兵氣 唐淮南程幹妻茅氏連八年學生一

十六子 朱郟城氏有二十一子而雙生者七胎

南齊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學生後以四月

二日同刑死 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

一產三男唐主以為人瑞皆封將軍其後蕃衍號

千秋康氏 宋會川尹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

朔日孿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聰明強健

方國珍之婦一產一男二女 景泰三年宛平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一

三十一

縣民福祥妻一產三男詔人子月米三年 天順

中揚州民婦一產五兒體貌相似無天者 成化

中曲阜人孟麟孟鳳皆學生麟官陝西布政使鳳

官刑部尚書德州人王楠王楊亦孿生楠官南鴻

臚卿楊官右布政使 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實

妾陳一產七女 嘉靖戊午舉人顧合璧顧聯璧

其父四舉胎生八子 萬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

軍蘇九郎妻鄧一產兩男兩女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二

放生序銘 贊詞有本

謝太傅贊 笠屐圖贊

無菴贊頌 恒嶽圖贊

蠓山連房 河畔雪

宋祖凌鼓 十幅紅綃

殺妓百詩 慰童僕

丘道源詩 王梅溪詩

桂下十二子詩 象棋詩

湧幢小品

目錄

劉後村詩 謝方石悼詩

項廟詩 二則 白櫻桃詩

香入雲詩 雙頭蘭詩

瑞福詩 竹生室中

石碑詩 伯言應制

詭譎秀才 賦詩言志 三則

野叟詩 詩句 八則

祝融口號 遇李全詩

大明易覽 中興詩

走馬燈詩

俚詩有本

贈內一聯

詩讖

華空塵

集杜詩

夏忠靖詩

處士和韻

國賢詩

作詩送參

王翰土

雜伏雌

猛虎行

小國引道神

季方小西湖

石東夢思

四喜添字

謔詩二則

湧幢小品

目錄卷三十一

十一

秋蟾詩

丐詩

恠詩二則

誕妄

賦二則

遊客酬緣

書家之祖

曼卿大書

草書第一

偽趙

書法論

扇上山水

幸蜀圖

村梅

毛理淺深

元章來去

墨海

常國寶

逸致

似王草

寶謨

鷹馬

梅蛇

好譚

湧幢小品

目錄卷三十一

十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二

湖上朱國禎輯

放生序銘

唐乾元二年詔諸道置放生池顏魯公手書序銘
其詞略云去殺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濱臨江是
宅寶勝如來疇庸允格真卿勒銘敢告凡百今閣
皂山放生池見存魯公墨帖亦載此銘

贊詞有本

世傳米元章孔子贊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二

而前未見孔子孔子而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

哉孔子蓋本于舒元與玉筋篆志論李斯李陽米

之書其詞曰斯去千年米生唐時米復去矣後來

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于

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米蓋化其意而近滑稽只

因達巷黨人一贊敷演出來秦太虛所不能蘇子

瞻所不為者

謝太傅贊

方秋崖有晉謝太傅贊云綠竹雲林妓女冥壑此

亦一安石鬼蜮老姦風鶴勁敵此亦一安石蓋太
虛之雲無心而空谷之響無跡要未易窺敵手之
碁而訾折齒之屐也此贊得實得韻乃安石千古
知已

笠屐圖贊

王文恪公作東坡笠屐圖贊極佳其辭曰長公天
仙謫墮人界人界不容公氣逾邁斥之杭州吾因
以遊投之赤壁吾因以適瓊厓儋耳鯨波汗漫乘
桴之遊平生奇觀金蓮玉帶曰維東坡戴笠著屐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二

亦維東坡出入諸黎負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

何其如予何

無菴贊頌

孟無菴珙任荆湖制帥創書院以處流寓之士每
日見客雖數十百人一一接談凡有投獻並入袖
中客退以所受文書令館客逐一朗讀而諦聽之
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贖之行嘗自作無菴贊云
老拙愛遊戲悻裏放癡憨正當任麼時無處見無
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

之坊兩儀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
菴之窓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
匠曰羲皇明月為伴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
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臨終又頌
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
日出君子曰無菴之詩超悟如此是豈尋常進乎
道矣

恒嶽圖贊

千巖競秀中有虛堂穿樛拂檻白雲茫茫雲為堂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慕堂為雲囊無心出岫來往徜徉 白雲堂

流水高山鍾期已矣山樵爛柯厥觀亦止胡携琴

還獨畱棋子歸去來兮風旌可企 琴棋臺

一亭岩巖千峯截桌下頽萬松古色如鐵清風徐

來寒光凜冽千頃翠濤凌空灑雪 翠雪亭

誰開繡嶂于彼山阿色非采繪文非綺羅深碧如

嵌空翠不磨探幽攬勝對此婆娑 碧峯嶂

石文如繡石膩如脂補天可煉織錦堪支丹青地

湧彩繪焉施九還誰餌以俟煉師 石脂

恒嶽自石晉時沒於虜我朝始入版圖志書
刻于迄今乃趙王二公所築中列圖贊不知印出
其手抑前人所畱指出俟知者越名之韓泥水
人王名審初山陰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螻山連房

韓文公詩螻相粘為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
云牡蠣附石而生礪礪相連如房故名螻房一名
螻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寸者
一房內有螻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
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克腹宋翟忠惠
焦山詩僧居螻山迷向背佛宇屢氣成吹噓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河畔雪

唐許渾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漢
議郎楊孚字孝元嘗樹河南五鬣松於廣州北岸
語在列傳今下渡頭村前即其故宅也越本無雪
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張瓊者掘地種萐得一磚云
楊孝元宅瓊以為瑞因號南雪自是聰悟漸能賦
詩

宋祖凌鼓

南宋劉氏諸帝稱祖者裕高祖義隆太祖或世祖

許渾詩宋祖交敵樂未回三千歌舞上層臺益指
或而言或荒淫殘忍廢而稱祖者因討平逆勸追
尊義隆為太祖侈以為功故後人亦因而尊之也
臺基今尚在采石駁渾者認為高祖裕謂裕清儉
寡慾無凌敵樂事是矣而實未通查且謂一朝必
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紅綃

韋楚老詩云十幅紅綃圍夜玉沈存中駁云十幅
紅綃為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真可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五

笑古人但引成數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殺妓百詩

羅虬官鄜州從事隱之弟也乘醉殺官妓杜紅兒
作詩百首傳於世紅兒直得一死矣

慰童僕

韋莊窮時賴內外奴僕之用作詩慰之有曰努力
且為田舍客他年為爾覓金魚又曰他年待我門
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其言雖俚其事難期而其
情則可悲後唐人入蜀為平章不知能報此二人

否百韻詩亦起于莊

丘道源詩

遊至山陽郡守召之夜飲翌日作詩曰醜却天下
美人面正得世間男子心又至儀真太守召看牡
丹作詩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
孫欲種無餘地顏巷安貧欠買錢曉櫺競開香世
界夜闌誰結醉姻緣可知村落桑麻處田叟饑耕
婦不眠又至五華以詩上太守云碧睛蠻婢頭纏
布黑面胡兒耳帶環幾處樓臺皆枕水四周城郭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六

半因山又云脣上腥臊惟蚬子口中濃血吐檳榔
又云風腥蠻市合日上瘴雲紅康定中嘗上觀風
感事詩一百篇往往譏刺權貴嘲宰相張士遜詩
曰中書壞了朝綱後方始辭榮學退居又嘲張者
詩曰西鄙用兵閒處坐可能羞見碧油幢又嘲執
政曰密院中書多出入不論功績便高遷金銀一
似佛世界動便三千與大千執政怒且以詩多及
朝廷休咎於是言於上請誅之仁宗曰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古有郈謨哭市其斯人之徒歟皇祐中

以爲光祿寺丞有詩云三聖艱難平九有纔當咥
下守宗祧太平日久還知否官濫民窮士卒驕太
陽日日無光彩陰霧漫漫甚可驚臣道昏蒙君道
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陰度度臨南斗南斗當寅
屬良官月是大臣良是主何人敢爾竊天功太祖
艱難恢帝業庚申起曆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數
國事邊機合鼎新大遊太乙臨西北便有干戈動
域中五將三門如不會謾言邊吏盡英雄小遊丙
午歸東北內外官中兩相來客算雖然二十五其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七

如迴齊也成災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盡著窄衣
裳天垂美意還知否急迫須憂萬事忙取士只憑
詩與賦謀猷方畧悄無聲今朝正是求賢際又把
科場引後生枉費民財修郡學總言丞譽比文翁
其中只聚漂浮輩教化根源恰似空

道源名瀆駁
人天聖中進

士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歷官殿中丞
寄語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起監沐
索筆爲春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
衆謂屍解後數年有黃衣人持書抵滌家人啓
封持書者忽不見書云吾奉預仙
籍以推步象數謫爲泰山主宰

王梅溪詩

樂清之東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數丈時冬旱水
枯井僅盈掬有女子數人提甕而汲甕絕甕墮俄
有男子銳然解衣入井取之既而石陷聲震山谷
井深石重咸謂歷者必齏粉矣越三日事聞于邑
尉周以職事來環井而視惻然嗟悼命役夫具畚
鍤扶石取甕將以葬焉自旦逮午猶未及尸俄而
役者驚相告曰井底有聲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
不死須吾以生於是捐資募出之衆力爭奮頭顱
稍露而語可辨矣土石撼動勢將復壓救者驚潰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八

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墮
益以緡錢啗役夫俾蹈死以救時尚未飯吏以進
郤之曰必活人而後食日沒井昏繼之以燭用長
繩繫余挽而出觀者數百人譁呼震動嗟異之梅
溪目擊其事作詩一篇以紀周名邵字嘉成婺州
永康人
君不見溫公年方髫髻時奮然擊甕活小兒至今
遺事在圖畫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見耿恭昔年
困疏勒孤城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頃

枯泉飛為液樂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幾年
一朝陷溺誰氏子萬石壓腦沈黃泉路隔幽冥生
望絕三宿沈寃豈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
人為之出衫旆來臨驅五丁抉石求屍俄有聲頭
顛半露語未辯人疑鬼物相視驚拯溺辛勤功未
果土地石敬紛欲墮爭言陷者不復生救者徒遭
頽屢禍梅仙惻然臨井勿焚香再拜祈彼蒼散金
募眾蹈死救手植板幹加隄防土石相銜危不倒
蓋粉餘生僅能保須臾奪命鬼窟中萬口誰呼喜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九

填道翕然輿論咸奇公異事行將達帝聰感物誠
居耿恭上活人手與溫公同況公才學俱超絕吏
隱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飛鸚章泣事詳明已廉
潔鯁生桑梓居此問具書目見非妄傳太史採詩
儻見取願付銀筆書青編將見大書特書屢書不
止此史筆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詩

竹子脩 井子深 梅子先 桂子蒼 蘭子芳
昌陽子仙 黃子嘉 丁子素 柳子春

槐子夏 菊子秀 黃子野
有詠史詩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
余至徐有功

象棋詩

小藝無難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戲妙不出局
外屹然兩國立限以大河界連營稟中權四壁設
堅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變態先登如挑敵分布
如備塞盡銳賈吾勇持重伺彼怠或遲如圍莒或
速如入蔡遠砲勿虛發冗卒要精汰負非錄寡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

勝豈繫强大昆陽以象奔陳濤以車敗匹馬郭令
來一士汲黯在獻俘將策助得雋眾稱快我欲築
壇場詎可建旗蓋葉候天機淡臨陳識向背縱未
及國手其高亦可對狃捷敢饒先諱輸每索再寧
為握節死安肯屈膝拜有時橫槊吟句法龙雄邁
愚慮僅一得君才迺十倍霸圖務并弱兵志貴攻
味雖然屢尅獲詎可自侈快呂蒙能敵羽衛確足
縛艾南師未宜輕夜半防斫寨

劉後村詩

後村詩自裴弘至劉黃爲十臣尹伯奇至唐寧王
爲十子伯夷至司空圖爲十節許由至汾子釣者
爲十隱荀卿至王通爲十儒孟之反至劉瓛爲十
勇廣成子至孫思邈爲十僊瞿曇至誌公爲十釋
衛姜至盧江小吏妻爲十婦召南媵至綠珠爲十
妾毛遂至周戴爲十豪鬼谷子至蒯通爲十辯墨
翟至李衛公爲十智韓起至桑維翰爲十貪尹氏
至馮道爲十儉巷伯至張承業爲十嬖神農至韓
伯休爲十醫巫咸至袁天綱爲十卜項宅至阿買
而巳其臚列未當也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一

謝方石悼詩

註云甲寅凶去詩一冊
追念不已因成四韻

眩篋分明奈爾何
鶴聲一一已無多
朱絃自愛齊門瑟
白雪誰酬郢上歌
好事定應供覆缶
苦心寧復念填波
也知不是豐城劍
敢望神靈有護呵
先生口吃自爲詩
云心自分明口不明
向人堪笑亦堪驚
可應黑白令難辨
大遣模糊過此生

項廟詩

項王廟有李山甫題詩云爲虜爲王盡偶然
有何羞見渡江船
平分天下猶嫌少
可要行人斷武錢
俗傳有云仗劍爲何懷舊恨
漢家今已爲誰人
分天下猶嫌少
一紙金錢值幾文
雖非韻亦自好
嘗謂項王之死正在不渡江
方有些氣聚一丁船
便索然生爲擒虜死爲怯鬼矣
何者初起兵時氣
盛決死席卷而前
自然成功今一番英雄業已做
過業爲逃虜氣竭情盡
勿論自家羞見人
江東子弟亦決不來助杜牧之詩
真是可笑惟王介甫獨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一

窺其深

完顏亮入寇至和州于項王廟乞環玦卜渡江不
吉大怒欲焚廟俄大蛇出屋梁後林木中鼓噪若
數千兵至亮驚而逝

白櫻桃詩

櫻桃有白者
韋莊詩云王母階前種九株
水精露外看如無
只應漢武金盤上
瀉得珊瑚白露珠
香入雲詩

高子章蘭谿人能文章晚年謂其友杜端父

先世封樹之地兩桂當庭屹若古君子對之則往
昔之典刑儼然吾取蘇文忠公何氏讀書堂語扁
曰香入雲子其為吾賦之端父隨占近體云綠曾
分月種故發入雲香子章日似矣請更散語端父
再屬長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種凡花惟種桂
苦封蘇剝逆鱗皴雪勁霜頑聳蒼翠栽培豈解一
日成愛惜至今尤不易來人不必問典刑對此儼
然前輩是樹前翁仲不可求樹下子孫能幾世子
孫立竹滿庭除前人於此見心事近年喬木幾家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

存是中林壑何陰翳前人種樹愛讀書種時已喻
書中義後人讀書念前人對樹類能歌蔽芾八月
九月秋風高金丹變化乘飄飄朝元顧祖歸寒殿
仙香直入于雲霄老兔癡蟾開鼻孔奏徹虛皇應
得寵虛皇錫賚萬瓊瑤賞君愛護月中種

雙頭蘭詩

金似孫植蘭于庭自號蘭庭其蘭忽開花雙頭吳
應奉為之賦詩金和云手種盆蘭香滿庭閒來趣
味獨幽深敢誇雙萼鍾奇氣祇恨孤根出晚林長

情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設縈心授琴欲和春風
曲却對鬢覓費苦吟 西京雜記長倚一生二男滕
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

瑞榴詩

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陸太學庭中盆榴重樓並蒂
同郡太史程文德詩云何處盆榴有異花銀臺仙
吏陸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種今見丹心更瑞葩並
蒂紅蕖慚艷態重輪赤日擁青霞知君世德原忠
孝晉福層層正未涯餘姚都督僉事孫堪詩云炎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四

夏繁朱英柔枝躡無力烈烈嬰秋風昭昭露衷赤
竹生室中

唐蒼王叔誠為倪山長家館賓其齋室中生筍一
莖叔誠奇之愛護勿折長踰尋丈幹葉猗猗有拔
俗離羣之意叔誠因賦詩云書齋壁左生孤竹似
與騷人伴幽獨高節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牛半
牧色侵書帙長猗猗歲寒相守仍相知吁嗟竹壽
不可期後人見詩當愛之童良仲亦有詩云筍穿
苔砌到書房愛護成竿過壁長秀色不須承雨露

高標應解避風霜
蕭湘自此渾無夢
枕簟相親倍覺涼
設對短檠憐瘦影
涓川千畝亦俱荒
豹峯陳叔仁構軒居林石間
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
正當客位因號其軒曰賓竹

石碑詩

趙灼題霍山詩曰
七千七百七十丈
丈藤蘿勢入天
未必展來空似翅
不妨開去也成蓮
月將河漢隨巖轉
僧與龍蛇共窟眠
直是畫工須閣筆
更無名畫可留傳
得意甚有老人自山而下覽詩微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五

晒灼甚不平
揖問何從來
曰某學道人初無定跡
卽昨宿處亦忘之矣
因叩厓上詩何如
曰氣象頗佳
惜無遠韻
俄別去尾之至
英山有石碑
老人題其陰曰
百尺巖頭佛閣前
淡雲疎葉思攸然
岸邊酌酒和清露
石上題詩惹翠烟
猿鶴泉聲千澗合
芙蓉秋色萬山連
清風似欲吹人起
去逐騎鯨汗漫
僊忽不見始知爲異人也

伯言應制

劉伯言新淦人
洪武初宋潛溪以詩文薦之
應制

賦鍾山曉寒詩有鰲足立四極
鍾山踏一龍之句
稱旨授官辭歸賜金帛
同時韋德顯亦工詩
至京重陽詩云人在金臺
卽天上更於何處去
登高人多稱之

詭譎秀才

吳微字文通
崇仁人雅善吟詠
家貧落魄好奇節
元末天下亂爲僞漢陳友諒所得
置諸親密友諒僭號屢欲官之
辭曰願就賓師之位
友諒呼以先生
歲壬寅友諒攻圍豫章
高皇親率舟師討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六

遇於鄱湖友諒遣微問行規
我有縛以獻者
高皇素聞微名釋其縛
問曰聞汝能吟詠試爲我題
天閑百馬圖
微應聲上詩曰
問渠何日渡江來
百騎如雲畫鼓催
九十九中皆汗血
當頭一箇是龍媒
蓋微雖爲友諒所遣及仰瞻
天表卽知天命有歸故爲是言
高皇不忍殺又度其不爲我用
欲間疏其君臣乃刺譎秀才四字於微面
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爲我賓師者
乎微遂棹小舟不告於衆而行
後友諒敗死其次

子理奔還武昌 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將屠之忽
 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者 召入曰汝安
 得尚在此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詩微復進曰
 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
 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 高皇會其意即下令還
 建康命諸將守之初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
 乃寢未幾 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極屢下詔
 物色之竟不出永樂間忽歸田面色瑩然復出遊
 楮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 聖祖有增所
 不及者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七

賦詩言志

劉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輕財年四十有田數千畝
 一日悉散予其親閭并賦役一切遣去獨與其妻
 處敗廬數椽僅蔽風雨旦暮餽粥而已平居不與
 俗人接然善觀人邑人楊士奇年十四五時與陳
 孟潔謁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畱款特厚一
 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言志孟潔賦云十年
 勤苦事難寬有志青雲白玉堂會待春風楊柳陌

紅樓爭看綠衣郎士奇賦即景一首云飛雪初停
 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
 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
 樓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寒
 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見也後孟潔果登進士為
 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少師生于袁州治南之鳳臺山蓋元至正末其考
 名子將者攜家避亂而生公公嘗送袁守詩曰老
 夫猶記鳳臺生至嘉靖中尚有別業存焉
 少師第幾代孫寅秋歷官內外當 神宗中年前
 星未耀言路正塞輯文貞四朝御札長短叶楮彙
 封以進因規時政不報寅秋字義臣號飛瀑有才
 略以憲長征播歿軍中贈太僕卿廕一子

野叟詩

楊文懿公守陳其先未有仕者至公與弟守陞守
 隨相繼發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縣南
 鏡川有野叟作詩一律獻公云昔年曾向此中過

門巷幽深長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
登科將軍曹氏墳連隴賣酒王婆店隔河今日重
看新第宅煙波緩棹聽絃歌公歎賞不已謂叟曰
君詩誠吾家傳也珍藏貽後欲飲食厚餽之固辭
而去

詩句

呂紫薇詩云春盡茅簷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飛鷗
其滕王閣詩云小艇元從天上來白雲自向杯中
落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九

種樹甯春任編茅待雨過

僧靈準詩云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

朱震宇震之安吉人少好學爲晦庵先生所賞恬

澹不仕燈夕里人招之不往謝以詩曰賴有半窓

知我月已多一點讀書燈

張之翰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真火半夜金星

犯太陰人呼爲張鏡燈

溫州永嘉縣民未良觀良直信婦言爭財而訟時

何文淵爲太守知其故以天倫大義勸諭判辭有

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馬序分之句其人感
泣退修親睦

余入楚從馬行沙中沒踝跡深數寸與人曰馬坎
兒又武陵谿中架魚梁以其網遲捷因水緩急甚
有製余友溫允文深喜之賦詩曰沙晴銷馬坎水
激鬪魚梁真妙句可入唐選

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此王右丞詩也允文用
爲門聯余曰子出門纔得幾步乃用此惟永樂中
祭庸戎士也年二十餘于萬全獨洲洋爲賊所俘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二十

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爲浮屠久之乘間泣言母
老在堂僧惻然白其主得釋遂率其徒賦詩各萬
里一歸人卷以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已七十
餘矣

祝融口號

祝融峰有道者口號云大道應修及早修世間萬
事總虛舟勸君莫戀黃堂印歸到青山免白頭似
爲本處太守來遊而諷之者

遇李全詩

羅一峯之前雖由李文達實學士陳文主之文死
山陰薛御史綱以詩挽之有九原若遇南陽李之
句今錄其全文于後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
路人懽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塩井
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遇南陽李
爲道羅倫已復官

大明易覽

天順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萬安縣民羅學
淵錄詩歌三百餘首名大明易覽以進中有詠犬
蚤虱嘲醜婦及阿諛當道詞多謬妄 上覽之怒
出其詩命法司錦衣衛會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
律斬命禁錮之

中興詩

一名公謁 顯陵詩云聖主中興陋漢光詩家用
語跌宕自不甚拘雖然漢光何可陋惟我
太祖遠過漢高陋之或可然要非 太祖之心

世宗入繼大統斷續之間能革弊政則可謂日中興
非少康光武不足當臣子諛語那可承襲入大家

作手

走馬燈詩

余與董伯念分詠走馬燈董正雄感余結句曰炎
炎誰稅駕蠟盡是歸程伯念捏紙聳然黃平倚亦
有詩云團團遊了又來遊無箇明人指路頭除却
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馬一齊休更快一云平倚詩
見楊用脩集未及考也

俚詩有本

茅鹿門先生文章擅海內尤工敘事誌銘 國朝
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詩自稱半路修行語多
率易次子國縉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
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然黃滔已先之矣
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響朱門秉燭一千家
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
准今如出一手然則先生未可笑也

贈內一聯

徐夤莆田人乾寧中進士海內多故依王審知歎
曰丈尺之水安能容萬斛之舟隱居終身其妻字

月若有贈內詩中一聯云神傳尊聖陀羅呪佛授
金剛般若經卽此堪借隱者矣黃有探龍釣磯二
集作詩甚多中以東西南北爲題

詩識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順甲申狀元有才氣穎敏
善屬文在翰林稍收歛過于刻厲作詩時週譏諷
狀元張昇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買不愁
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爲教挽詞未幾卒
年四十二人以爲讖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

萃空塵

萃齋章丘人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咏其上
云空塵詩畫故邑人稱曰萃空塵云兼工詩其佳
句云秋老畱紅葉風來轉綠蘋雨霽聞啼鳥風停
數落花鑪頭畱宿火花徑鎖秋雲愛此疎林月兼
之一磬清評者謂有庾鮑之致云

集杜詩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多讀杜詩且集句遺悶如
洪忠宜困松漠謫嶺表文丞相囚燕中肯沈耐於

此若與飲食俱蓋悲壯感慨卽景會心真是窮苦
中好友卽此便非諸家可及

夏忠靖詩

夏忠靖公會宿我湖慈感寺有貝葉曉翻龍側耳
珠光夜吐蚌傾心之句又登道場山有泉迸石梁
存虎跡峯名金蓋擁螺鬟之句俱切實可誦公之
父名時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學俱優之褒
授本縣教諭

處士和韻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四

顧榮吳人晉名臣也今吳人亦有顧榮字大顯以
處士稱能讀書教授里中有兩尊宿人無敢抗榮
與接一日爲百韻詩馳云立索和困之榮不視令
門人唱韻倚席趣成還報詞又瞻美兩人大驚有
惡少酬酒格傷之默不校他日遇諸塗其人愧匿
呼與揖或曰巽且過矣榮日向彼爲酒使耳卽求
以報不讐酒乎儉朴惜福鄉人愛重之孫雲鳳進
士守京兆有名今駐常熟之顧墩

困賢詩

邵二泉有國賢詩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辭極悲
愴陸儼山深與修撰何粹夫瑋感希道端明謁文
正于私第議及國事公手揮雙淚不能已儼山以
詩哭之末二句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淚
雙漣邵陸皆賢雖門人決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則
西涯之為人可知未可輕議也

作詩送券

江西趙尚書與常省元園相近百計取之一日常
作詩及券送之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
未必真覆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
棨事今非晉桃洞僊人也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
問君還有幾年春尚書慚歸其券

王翰士

王翰松江人兇暴淫虐以死瀦其宮久矣後鄉人
錢溥學士還里修宅第用丁夫築基有老人趨事
甚勤慰之曰負且勤土甚美何自來耶老人釋負
對曰箇便是王翰士錢且愧且駭遣老人使去某
公因印其語為樂府以諷焉

錢學士瀛洲人玉堂金馬當青春春歸來故鄉廣田
宅築室役使官家民不問老與少荷畚負錘來鄉
鄰老父負土殊殷勤學士慰勞方逡巡對言此乃
王翰士學士流汗麾而嘆君不見翰之惡通於天
翰之死何足憐詎知富貴不可逞覆車之戒猶昭
然學士讀書破萬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鑒

雞伏雌

山中田家有雞伏雌無脚鼓翼而飛盖晨牝也范
平仲有詩云羣雞唱罷山月落一雞峩冠却無脚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五

隔隔膊膊轉雌聲乃與雄雞相對鳴有翎飛不高
無足胡能行徒為牝晨禱門羽毛之孽何由生氣
淫運乖非祥禎德輝之鳥翔千仞安肯下食與爾
相喧爭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虜中降人驅百馬人塞遇餓虎三
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僅身免許松皐
為賦猛虎行
邊城猛虎日踰嶠厲爪磨牙過豺羆不能噬虜偏

噬馬餓鳥突起誰爲虞昔年敗北昆陽戰今見穹
廬益股并降人萬死幸歸來何意遭罹恣踐踐擇
肉能飛似暴秦考精解學九方堙一吞數十未屬
厭咆哮猶呪道傷人何不結徒嘯侶靖虜窟雲錦
千羣還塞樾降人驅馬能幾何充爾一飽無遺骨
安能弘農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蒼生又安得中黃
逞絕技手搏太行驅爾類

小國引道神

廣東有道士年九十九狀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二十七

來自交趾別號漫叟因渡海船壞結庵於金仙水
石上養一雞大如到掛子日置枕邊啼卽夢覺又
畜一胡孫小如蝦蟇以線繫几案間道士飯已卽
登几食其餘又有龜狀如錢置金盒中時使出戲
衣褶常以詩自娛詩云流動乾坤影花霏雨露香
白雲飛碧漢玄鳥過滄浪月照柴扉靜蛙鳴鼓角
忙龜魚呈瑞氣無物汗禪牀僧惠洪見之戲曰公
小國中引道神也後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閣臣出爲興化太守城中有小自西來
堰而漚之立石爲記題小西湖三字道勁有韻媚
曹石者因騰謫書彭惠安郡人也力明無他僅得
致仕公薨几上一紙飛下中有一絕句云年來爲
總小西湖塵世飄飄一幻軀日下雲生扶拄杖天
邊露滴掛冰壺宛然手筆其子亟入公舊書室見
硯有墨汁筆潤如新

石東夢思

葉天裕字順父號石東洞庭山人工詩有警句年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二十八

三十餘娶妻於吳江遂家焉萬曆初有故人官於
湖湘往訪之去三年不返或傳初去卒於丹陽道
中縣令知其詩人買棺斂之其子扶柩令復資之
以歸及啓視髮黑不類姑葬於所居之旁復有傳
葉題詩於太白樓歲月識甲戌云徐魯庵先生有
詩云湖海萍蹤任所之杳然長去失歸期詩瓢零
落今安在旅櫬虛無汝自知遠宦故人曾遇否畱
家稚子但傳疑游魂只道鄉關近頻向清宵入夢
思

四喜添字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
花燭夜金榜掛名時隆慶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
館選者吾師山陰王對南師出戲曰四喜只五言
未足為喜當添二日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
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某公大笑曰莫說莫說
是教官金榜掛名時了聞者絕倒壬辰科閩翁青
陽正春以教官登第賜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館黃
平倩戲曰四喜七言猶未了當當于後再添三字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九

宋問之曰第一句添日帶珠子二日舊可見三日
還駢馬四日中狀元翁昂亦解頰

詠詩

郁勳弱冠為華容令素戲謔作詩曰華容知縣是
區區三甲多因不讀書縣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
知總上司似裏無心吞冷飯閒中有口嚼乾魚前
世業緣今世苦華容知縣是區區

吳明卿二子皆肥而煙又皆饒才致喜譚諱常往
湯汪伯玉醉歸索贈言汪知其好談諧也乃口占

云秦伯由來有後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雙
肥水殺拜風兩箇壯江豚並肩儘教填深巷獨立
還堪塞大門其弟自謂稍清於兄乃啓汪云小侄
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別汪即應聲云我
正無結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懸知袁邢無君分不
必爭長踈脚跟

秋蟾詩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棋書畫靡不所
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吊秦不華未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九

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磧正交舟江上人懷百
戰憂力屈吳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
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
書端為丈夫羞時戴與方谷珍婚張士誠遣能詩
妓女十餘來說谷珍送至戴與秋蟾角藝無所軒
輊及其行也秋蟾又製一新詞被之管弦送之凡
十章張妓大服後戴將敗婦女皆淫泆為桑間之
音一日忽童謠曰塘下戴好種菜菜開花好種茶
茶結子好種柿柿帶烏摘箇大姑摘箇小姑已而

洪武末年戴之家竟籍沒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
識云

巧詩

詩巧者樂安人李姓名興生年六十七患風痹遂
條口箝眼喎手攣欲食則什卧於地乃能下咽欲
言則盡地作字始達其意然頗能詩董侍御時望
未第時在鄉會中巧適至僉令獻董詩巧首肯須
臾就中云鵬鶚直翀霄漢遠龍泉高射斗牛光清
時早展爲霖手莫遺蒼生望八荒董禮而食之欲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十一

使養于官辭以老母在遂爲述其事時望成化甲
辰進士孝友廉潔有雪峯稿

性詩

宋時渝川謝諤胡昱讀書於峽江之頂山寺夜坐
窗外有聲破紙隙窺之霜月皎然小木橋有一物
如黑獼猴蹲其上須臾又一物如枯槎長二三尺
與對蹲俄而逡巡起黑者先吟曰風定長林靜雲
深片月沈誦之效過白者續曰寒霜打枯骨夜味
獨儂吟互相稱賞忽寺犬自竇突出且吠且逐俱

跳而去

宣德間安福華嚴寺僧忽於月夜見兩矮男子行
吟其一云幾度人間結善緣百花叢裏鬧喧天鸞
鳳一去無消息獨坐空階五百年其一云梵語無
多語空門卽善門夜深風露冷有口不能言後頃
之漸沒入地循跡掘之得無舌銅鈴一銅鉢一云

誕妄

姚嗣宗題崆峒山寺與張元雪詩宋人以爲奇而
誇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無表見此等事皆庸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十一

流不得志者作誕妄語欺人可唾原不足稱詩或
者乃以此等人爲豪傑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
吳安得豪傑而用之使吳有豪傑之士則勸王不
反矣

賦

賦之名色最多乃楊夔著漸賦以戒田頴則又可
笑矣頴事楊行密謀叛而頗好文士故夔依之戴
令言賦兩脚狐以譏楊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賦已自可笑至黃潛有太極賦甚于六合矣

又有乾坤篇雖非賦體乃亦賦之意其餘東西南北之題又紛紛不可紀也

遊客酬謙

徐寅唐末號能賦謁朱全忠誤犯其諱全忠色變寅狼狽走出未及門全忠呼知客將責以不先告語斬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脫乃作過太原賦以獻其略曰千金漢將感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全忠大喜遺絹五百匹全忠自言夢見淮陰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

書家之祖

董北苑曰劉景升為書家祖師鍾繇胡昭皆受其學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體景升即劉表也表初在黨人中俊厨顧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藝文志有劉表集今雖不可見然三國志載其與袁尚兄弟書其筆力豈減崔蔡諸賢翰札之工又其餘事耳

曼卿大書

石曼卿真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集澹園移書問之覓官墻已亾之久矣必有沉淪處再當加意

草書第一

張士遜生百日始啼既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許其草書為本朝第一古帖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

中時時有之

偽趙

陳謙字士謙姑蘇人居京師能楷行書專效趙松雪華媚可人時染古紙偽作趙書粹莫能辨購書者踵接戶外勢家貴人每劑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餘卒家所蓄古書名畫其子并其屋一日盡窮人多傷之

書法論

李善長之父號憩菴善大書撰書法論

扇上山水

蕭賁齊文宣王子良之孫也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于扇上圖山水咫尺之間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好者述有西京雜記六十卷

幸蜀圖

宣和中求畫甚急而明皇幸蜀圖以名不佳故不敢進徽宗微聞之心動曰此天也果有北轅之禍終不能逃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五

村梅

蕭州有大梅樹如數間屋蒼皮薛斑繁花如簇楊補之日臨畫大得其趣以進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教村梅更作疎枝冷葉清意逼人而徽廟不及見矣南渡後宮中張其梅蜂蝶競集驚怪求之補之業已物故

毛理淺深

牛屨鼠畫毛馬不畫毛沈存中謂鼠小可畫毛馬大則否牛屨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余謂屨之威

在聳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畫馬在神駿驪黃牝牡之外只著色不著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亦去

米元章少名徽其印文曰火正後身之印生于皇祐之辛卯卒于大觀之庚寅出守淮陽軍將歿預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椁時坐臥其間閱案牘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雷偈句自謂來從衆香國其去亦然昇歸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塔吳激為金翰林直學士有文才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五

墨梅

趙文敏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杭州有瑪瑙寺或戲以為對遂棄此不用而梅亦少畫此可與滾馬之說相表裏

常國寶

世廟末以書學校士入教者儻于官金陵人常國寶為首久之以印局大使為應照磨縣丞數平巨盜有功致仕歸色養三十年爾學刻苦自勵能詩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晉江人僉楚臬黃有蘇子瞻祠鄉
貴人請以為居室不許貴人他請待之一槐過黃
則貴人室已成必復之毀而重建乃已尋遷東粵
叅議坐前構失官有逸致愛法書名畫善小楷行
草作墨蘭石竹具有意態琴奕寄意對客奕至忘
日夜拳石片硯古董小物玩弄移時不知饑飽一
草一花靜觀獨會罷官後遨遊江湖間十餘年敝
履布衣莫識誰何也年八十餘卒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七

似王韋

陳勳字元凱閩縣人魁庚子辛丑鄉會榜歷文學
博士戶部郎謝病歸終日扃門却掃嘗一至烏石
山聞客聲即禿談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其
友董見龍嘲曰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為天地即
日月山川皆為空設矣大笑不為意指庭間花石
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嶽江湖耶其為趣如此多材
善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戶日搦搦筆研間有以自
遣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為近語詩入唐人室字

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見龍評曰讀其所作如入
清溪棹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舸楫之下而空明
激射如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繩趨不失分寸
酌于古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為人又曰元凱
盛年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
韋蘇州然右丞有朝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
可適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為不遭然
其出處語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也

寶謨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三八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寶謨閣直學士閣中所貯
乃熙寧元豐寶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為寶謨則
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為士大夫立黨其
說甚佳攷宋朝諸帝多優文事兼長書畫每易一
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為名
各置直學士寶謨為神宗而立非為新法亦非為
寶錄也至徽宗乃立書學畫學博士書則米元章
畫之流傳甚多佳者識以御寶非徽宗筆也

鷹馬

余鎮中有御書閣相傳為宋高宗南渡過此留徽宗畫鷹一幅而去又趙松雪有淡馬圖一卷僧世守之袁胥臺戍我湖宿其處題曰御書閣下鷹還在名義菴中馬尚存名義一曰法華即御書所勅處也今菴間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臺見時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蓋小沙彌竊出歸董氏質庫中僅得銀二兩事覺僧往贖不可得訴于太宗伯潯陽公公厚贈留之然非所甚好為蒼頭持去不知歸何處乃孫青芝祠部問于祖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九

梅蛇

不應細訪求絕無踪跡蓋妙畫通靈必鬼神所實化去久矣
鎮西北可十五里曰梅林中有大梅樹一株可設三十筵宋高宗過潯讌其下因稱曰上林方到菴有一巨蛇銜水昂首而至衆魚尾之日夕為常若有意者高宗舉筆題其首作小畫泣下懷之而去至鎮南五里古寺中宿焉今有康王橋橋之西為康王寺廢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鎮之大橋下常有

巨蛇橫亘如水舟碍不得行又居人數逢于路兩眼如燈火見頂上有康王二字又或蟠于店樓上第不傷人人既數見亦不為異蓋其時人烟尚稀最初高宗過之乃一荒落見草菴景致不覺留連今聚且萬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聞離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記之亦鎮上一件志惟典故也

好譚

王弇州不善書好譚書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聰明人說話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豈獨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說一倡于是不善書者好譚書不善詩文者好譚詩文極于禪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飲好譚飲著有觴政一篇補所未足嘗見某公文集門門皆有議論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傳者別自有在決不以兼通並曉推而冠之九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于書畫稱一時獨步矣然對人絕不齒及戊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早

戊分獻文朝齋宿余問曰兄書法妙天下于國朝嘗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問曰兄自負當出視枝山上且薄文徵仲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輩浪得名耳枝山尚矣文亦何可輕比因舉筆寫十餘文字曰着意寫此曾得徵仲一筆一畫否看來此句是真心話又黃昭素嘗曰假如各經呪佛遇佛方解得講得雲棲和尚曰它鄉人說鄉語只是自家曉得佛圖澄聽鈴音與麻襦問答豈容它人插入片語耶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二

十一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三

元定推演

興復舊窩

太乙數

石蟹

龍駒

蛙鳴

寶山

巨儒之象

晦菴

甲乙之科

禱兆

肄器修祀

書院燕巢

閣額

誣訛 二則

拆字

湧幢小品

目錄

十一

贈硯錢

堂上金紫人

寒太師父子

木龜

際昌時

神人紙署

高沈徐先兆

李姬

五曲異人 二則

行通神明

紀夢

夢泉

判土地

夢真

索命

夢韓

訪故址

傳佛

登龍門

夢剖腹

神人送詩

彈擊汪鉉

呈鈇

夢桃

爲禽入窻

虎跡龍風

江夏來

夢兆相同

五老人

禍淫

衡山君

館賓爵位

大司馬前驅

大士題絹

夢墨

還環

湧幢小品

目錄 卷二十三

鐵杵

十八尚書

薛公劍

觸舟沈香

夢之真幻

呂翁夢

夢報

神對

位不副夢

道人攜手

施藥

夢占

醫術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三

湖上朱國禎輯

元定推演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

賦云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

業家還在五世因貪人產除纘俗流風六七代繼

興遺跡八九渠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

噓厥後子沉集書經傳註盛行于世而孫模杭輩

相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求棲身之地叩具

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孫得其所傳

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姓名不

覺悚然即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晉

江蔡松庄先生云周子出則生一邵子知數學朱

子出則生一季通知數學其揆一也

興復舊窩

洛邑水南兩農相問訟于廟言耕時有石一方出

田中其一云已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已田中

紛紜未已守郡者昇其石于府視之有文曰大明景泰巳亥知府事者虞廷聖為我復與此窩博古者辨其地知其為康節也往視之盡為禾黍遂於其處開地建祠一區復上書巡撫大興殿宇殆至百楹

太乙數

我湖甘泉先生吳琬精皇極太乙之學人有就學者多不能盡惟何天衢盡得其術自知咎徵死兆何湖廣管道人字道亨官湖藩臬長平湯毛九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一

亂陞工部侍郎

石蟹

鄒浩謫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飲汲于數里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滲之極清列名曰感應泉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余至五嶺不覩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從而出邪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寶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矣未幾泉忽涸疑之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可見次日

果拜救命

楊龜山輓詩有泉甘不出戶客至豈無神之句

龍駒

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為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于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峰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晦翁聞之避不自居謹視芻秣後牧於山林竟失所在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三

蛙鳴

錢恭惠王鎮明州浚治前清澗池以禦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益鎮明嶽之庫薄壯州治案山之勢池與州學泮池春間蛙大鳴夷庚禁之不鳴鳴時必兆掄魁有驗

寶山

平江伯陳瑄以四十萬衆修海塘八百里於嘉定東南築土高三十丈為海舟表識 文皇賜名曰寶山親為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

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温州守何文淵于明倫堂集諸生講書
有羣蜂擁一巨蜂集楹間聲聞如雷顧謂諸生周
旋曰蜂有巨儒之象來科狀元子必當之周果及
第一

晦菴

劉文靖官修撰時有薦為督學者文靖筮之得咸
之九五爻其晦無悔公曰此周公教我自號曰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四

晦菴今人皆誤書為晦菴如祖述字士稚今俱誤
曰士雅如此類甚多

甲乙之料

章楓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獎接後進和易不事
邊幅每對諸生云甲子以後天下必多事乙丑

孝皇賓天果有劉瑾擅權之禍望必靈豫識抑別有

術數致之耶

禱兆

劉五清瑞成都人以檢討忤逆瑾告歸時江水險

惡奉母僑居澧州有姦人謀害倡言曰斯必逃逃

人也奏于司禮監可立殺乃密懲一惡少持奏北

上闔境洶洶謂禍且叵測劉亦自分必死禱于城

隍神兆曰此蠹賊庸何傷印綬自天在火之年瑾

得奏快甚將捏 旨來逮忽眩而止既甦擲去不

省明年寘鐫反果肆赦瑾亦及誅奏者逸去姦人

迄不敢逞計其數庚午六月也為作記著其神後

官至禮部侍郎

肄器修祀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五

漳州學樂器久壞太守陳洪謨遣人求泗磬請神

樂觀知音樂羽士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

樂譜傳焉適琉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

手稱歎而去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朱文公

祠已敝壞祠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為芝山

書院以事文公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峰為配又選

選庠生數十人讀書其中士習丕變郡父老相傳

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天寶以飛

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蓋若有待云

守漳之三年會人居海濱者見有大鳥飛過遺一尾于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煥眾以為鳳尾拾以來獻命寔之庫中略不為異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答以火焚乃得止

書院燕巢

繁昌縣治舊俯大江後有縹緲臺形勝極佳天順初縣內徙其址為豪人所占後奪歸官又有侵者萬曆四十年贖出建同仁書院凡有名士出則院中結一燕巢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六

閣額

四川梁山縣舉人來知德字矣鮮有高行遂于易學督撫交薦授翰林待詔不出額其閣曰優哉郭青螺素相善聞之曰來不久矣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未幾果歿

謹札

吳淞江久湮童謹云要開吳淞江須是海龍王人謂工決難成後巡撫海忠介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黃推官龍宗武也其言始驗是

時兩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 又江山縣久無城議立輒不果有叩札者批曰江山縣欲成直待金龍興後知縣余一龍至城之蓋合余之姓名也

吳江一士夫家扶札者有神至眾未問而笑札曰諸生何笑對曰我笑汝未必神耳札曰諸生能解謎否問且笑曰我輩能做文章何況於謎札曰有二字作一謎與汝猜詞曰長十八短八十八箇女兒低處立混沌看來一箇字四面看來四箇不眾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七

皆不解又曰我輩只會文字何暇及謎札曰爾說會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蓋為首一生近考名數如此乃大駭服又曰費氏到至誠裏面拜我蓋主母在內行禮已先知之于是眾咸拜問謎是何字則棲米二字也

拆字

郭中丞青螺與蔡見麓家宰同官於浙是時家宰為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家宰曰子為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為何事曰子只拆

字不必問事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爲弓而無一是未能引右爲厶而無土是未能去公笑曰奇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書而後歸土公笑曰是太穿鑿後其言一一驗

贈硯錢

盧某號東樓扶溝人嘗供郾城傳役見分宜舍人橫索郵卒仰而呼天異日幸有兒貴願勿效若人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八

爲也王者聞而異之以一硯爲贈曰此經生所遺爲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錢狂呼於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贈又受之視其文喜曰天所賜也歸示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詣門與語語竟入語婦曰道人來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傅元萬曆丙戌進士副使兄弟五人皆有官職

堂上金紫人

建陽豪民吳璋以財橫鄉曲親疎甚憚之每坐堂上無敢過其前必窺伺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因

窺隙見金紫人向堂立後有服朱綠數人少張儼立驚異之疾走入門乃無所覩私喜爲家慶未幾璋以不法爲邑丞所治至竄流遠方弟亦連坐黥徙袁州家貲皆籍沒劉侍郎岑買其室居綠是爲請袁守免其弟歸因得服役門下適劉當歲除享祀偶於壁隙窺之金朱綠袍恍然曩日所見者始以語人

蹇太師父子

蹇英太師忠定公之子也娶馮氏久未有子忠定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九

公請楊文貞製詞禱于神樂觀齋沐親往夢有人語以道士寫祈文有誤視之果然遂生二子長曰霖中書舍人次曰霖尚寶丞英侍忠定鄰有隸卒服某侍郎之役疽發背委于塗見而憐之延劉御醫療之得不死遊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僕亦患背疽垂斃延醫士張榮療之而愈後英患肺疾甚劇醫勿效一夕夢神人告曰母愛吾爲汝增福壽矣疾果平

木龜

鄭賜為禮部尚書待漏直廬夢神人肩一龜遺之
公盛以樂視之乃木龜也覺而語同列曰吾其不
食已越三日俟命 內庭日將晡忽眩昏不能支
僚吏掖出登肩輿至部喉中有聲轟然湯藥不下
咽夜二鼓逝矣

際昌時

楊石齋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
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
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

清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

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廕三辭文職
四品世襲廕

神人紙署

嚴文靖公嘗夢神人出二紙一署文正曰此以授
莘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後莘亭謚
文貞解為正公謚文靖點畫亦相近而徐方當國
嚴居家宰同心輔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與談意合畱之僧言未然

事奇中高詢以科第名位年壽皆得其槩并欲問
卜葬處久不敢言僧令攜榼過藕花居向一桑柘
隙地坐卽偃臥少時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後公卒
賜葬卜穴正其臥地處也又沈繼山少遇一星士
推筭終身事歷歷皆驗江陵奪情上疏謫電白病
垂死歎曰某言皆驗獨此乃大謬邪後日榮遇付
之鬼錄矣少頃筭者至細閱前書曰已悉必無他
慮疾果愈數起至右都壽七十卒卒之年坦坦無
恐怖亦不服藥蓋術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

清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一

文貞少年得一夢自登探花翰林謫官復召漸次
大拜歸田葬處皆了了故所處夷險都不動心而
末年卜葬湖州亦夢中所兆不以人言為勸沮也

李姬

袁宗臯以興府長史從 世廟入承大統拜相賜
奴婢各六人初公為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
姬扶牀跪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
箔公驚覺對黃夫人與語異之繼而李以黨宸濠
敗妻孥沒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婢李姬預焉則宛

然夢中人也辭之不得夫人置酒今薦寢尋得疾卒

五曲異人

翁東崖以僉都請告削籍歸遊武夷至第五曲有異人揮手曰別久矣記得巖下授受秘語解公大阨乎今可回頭矣言已忽不見東崖恍然趣歸得疾卒於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蓋公原以本兵召值庚戌之儆疾進以四十日到京上猶遲之將從丁楊之戮夜臥夢一仙官自天冉冉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二

至御榻前手翁字下拜 上既寤釋然乃得以僉

都視三關云

東崖貴時門前仆樹自起卒後樹即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陸公試南宮時郡守王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公會元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後果驗而公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頽垣墮木皆不能傷每出遊天日必熙明即

甚風雨無不頓霽至老彊健九十七歲歿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紀夢

陳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餘嘗自作紀夢云萬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臥畏天樓之從吾齋夢徘徊一山館中已而吳灤州敬夫倪博士章偕至余曰此中儘有佳處吳曰適來舟故在試共一遊遂相攜入舟中舟無榜人亦無僕從漸能自移有頃轉入山口峰巒聳拔山椒一老桂盤根膠枝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三

下臨清澗飛花飄灑芳香襲人逡巡稍前遙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與歎賞倏忽已至艤舟而登白石鱗次涓泉出石間若微雨新過狀徐步入舍明厥軒揭四無牕几寂不見一人循除久之忽老僕自外來詣前報曰館罷矣余第領之又回指偉衣冠數人自舟而陸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輩適來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惟見牕際月影朦朧而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宮被放與吳倪同舟東歸中間區區聚散亾論已卽二友化爲異物不啻一紀而

頃刻之夢堪為惘然若老僕之言莫可致詰豈余
病侵尋預為捐館兆耶枕上漫成二調紀之夫人
生零壞所白晝明目而爭于善敗之場者千古一
夢也勝紀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調云山之幽
鬱盤丹桂臨清流臨清流花泉溶漾覆襲蘭舟箇
中秋思空淹留覺來牕外寒蟾浮寒蟾浮同遊安
在千古悠悠人翩翩劫來携手穿雲泉穿雲泉依
倚玉宇不見神僊箇中微明胡來前瞥然孤覺成
高眠成高眠萬緣如夢何在何捐蓋寄憶秦娥云

涉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四

明年正月既望環恭介宅而居者丙夜聞車馬雜
音聲竊窺之見籠火隱隱不下數十度馳馬橋而
來上下橋址間呼聲甚微鷄再號始返呼復如之
輒訝何物官人迺爾深夜過訪詰朝走問則屬烏
有越數日恭介卒

夢泉

有僧宗靜欲于杭州無垢院立三門土石無所取
夢神人語之曰但于巖下取之得泉而止且贈以
詩及穴地果有泉湧仍得石劔雷斧劔神人詩有

海變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絕踪跡巖巒拱登巨
鰲形林木參差碧波色岌業峯前鋪像教僧夢中
以鐘聲而覺祇五句耳又齊雲院僧文思等念香
積所不可無井因施九朝之力地凡三易無一及
泉鬱鬱不樂忽一夕夢有告之曰鑿井徒勞良為
師苦泉之通塞緊吾是主念師之誠投師之所語
竟指西北之隅覺而駭然驚恍然若有所得詰朝
設香几揚梵音誦所指之地鑿之僅丈餘脈絡寔
通益浚之而寒泉迸冽井於是而定焉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五

判土地

劉崇之兒時書齋文籍為鼠嚙戲判土地云爾不
職杖一百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某實不
職煩一言於侍郎免斷次日其師以告崇之遂毀
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為謝
次早于書几上得銀一片後崇之果侍郎使金渡
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
呼曰明日劉侍郎渡河見奉嶽府指揮令我擁護
爾等須著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

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自風浪中直抵岸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而行者

夢真

萍湖李封翁名萬平年四十八時得奇疾氣絕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遙見殿中紫衣者麾黃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圍之翁躍馬奮刀殺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視覽之即翁詩稿所與語皆身後事病且愈後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間夢非真夢真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尚書孫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七

材都御史

索命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房入門有男子臥地上婦人綠衣紅裳簪花處其傍曰欲救之柰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鬪而死告以所夢舉家皆大哭婦人乃

其姊歸寧者即捕屠寘之法一時白下盛傳之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贊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有殞石之異

夢韓

陸浚川燦以給事中奏彈張永嘉謫官遷永新令薈櫛奸盜邑以大治上下多噫娟意鞅鞅求歸一日假寐堂中若有來訊然者曰君奚如韓子韓不謫陽山耶驚起曰異哉生平極慕韓然念不到陽山也後改其堂曰夢韓而洞山尹臺爲之記洞山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七

訪故址

陳鋼南京人成化乙酉舉人知黔陽縣有惠政陞長沙通判議復岳麓書院初渡江有僧來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夢緋衣使君來訪故址是以來公喜掘砌得故甃識曰陳某造適同公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

傳佛

傳作兩江陵人爲吏部主事時朝臣諫江陵奪情者或錮以計典執不可與夷陵王篆爭之強因求補外江陵沒鄉人林累無遺公獨皎然所部嶺北捕陳卿盜千餘人鞫訊修渠尅餘盡原之虔人稱曰傅佛立祠祀焉撫贛中丞張岳與公兄作舟不相中遷怒公草彈文其母聞而驚曰是非所稱傅佛耶何可以兄故誣之事遂已後數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墜碎其案夜復夢關將軍語之夷齊不念舊惡醒而駭汗急邀公及他僚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八

言其事既悔且歎公神人所共與遂更爲知己薦于朝曰貞心足耐歲寒履桑梓獨挺羣杰懿行可表天日遭荆棘不累連枝

登龍門

魏廷用新建人父時雍少遇異人得丹書工鍊氣術里有崇厲治無不立驗寧庶人召而問之陽爲不喻者庶人怒囚之得間亡走或言之世宗徵拜太常博士奉詔蒐天下異書所至郡國守相緣上意致金帛交驩一無所受三年謝病歸耻與諸

方士伍而一意督課廷用冀以儒成名困青衿中嘗叩薊溪神夢若呼登龍門者覺而殊自負後以歲貢授龍門令終

夢剖腹

虛柁夢至東海上遠望見霄綺雜駁金根雲霞照曜上下海水振盪遂作滄溟賦將半倦睡夢一人以刀剖腹抽腸尺五許瑩潔有紅黃色沃以水復內之遂醒終篇

神人送詩

宣德四年楊昂爲浙江僉事有賊據百丈山頻出金衢剽掠昂夜夢神人送詩云影入菱花秋月裏人如枯草洛陽邊昂喜曰賊在吾目中矣明日進兵圍其山盡平之後辭疾歸正統二年東西二楊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十九

學士薦昂可大任召見操鄉音擢廣東按察使西楊曰何爲土音對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齊語媚時至廣冬大雪人咸異之致仕年八十六終

彈擊汪鉉

馮祐山汝弼工科時汪鉉爲冢宰科進交彈

奏辯不已馮疏第七上是夕夢逐一惡少過橋橋爲所斷馮佇立良久不得渡有人從橋下操舟葺橋則意外雞鳴矣同疏同年潘十泉子正時在刑科上疏之夕夢一大缸缸內大黑魚一小魚數十大黑魚翻身一躍缸水皆渾小魚爲其所吞吞而復出若死若生者數枚有頃始甦不甦者二枚大黑魚亦死時汪復上疏力許馮疏畱中不出者三日矣衆慮 聖意不測時屠漸山應竣爲翰林侍讀謂馮曰昨 聖上置公本于几上連看數次怒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

形于色急召閣老李序菴時費鸞湖宏入 上大 聲曰如何不與我處我怒不能進午膳矣二老進 曰臣等待他自陳 上大怒連呼曰他肯自陳他 肯自陳汪不得已疏上翌日 旨下汪罷去科道 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愷曾翀而馮 及翁溥等八人俱謫外汪亦尋死

星鈇

王鈇號蒼野以進士知常熟縣有聲輕兵襲倭與 鄉官參政錢泮俱死之時嘉靖乙卯五月 十四

日也王贈太僕少卿錢光祿卿王以正德甲戌四 月十四日生父母各夢有星若鈇者墜于蒼野因 以名號曰蒼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夢兵還 時與神王入城懼以告王王惡聞而言它邑人感 其誼畱一子占籍

夢桃

呼良朋隆萬間名將也既致政一夕夢上帝符召 偕漳南吳司馬渡海征蠻見桃爛甚時司馬已卒 日及桃吾其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馬名攀號小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一

江呼號益齋官都督僉事

鷹禽入窻

有鄭老人夜得惡夢占於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 日巳卯有橫禍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孫也是 日邀之家臨水窻中靜誦蓮華經適待夷歐內官 使從者放鷹獵於負郭林野鷹逐一禽直入牕內 同墜蓮經上老人驚以兩手重按鷹禽俱死從者 追及見鷹死執老人送歐內官所痛鞭幾殞追鷹 價八兩乃知橫禍之及不可逃也

虎跡龍風

平湖尹劉漢樓初第時嘗宿蓋山驛門外從人忽扣門求入問之云適夢神人促起曰虎將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傷汝因見劉進士失跌而去明早視路傍稻田內見一頭兩膝之形深入泥中儼然虎跡也又于左旗營雇舟往光化時薄暮微雨舟數十俱不解纜漢樓力强所雇舟獨行途中懊惱之聲不絕是夜抵光化次日報者云左旗營昨夜龍起舟數十隻一時顛覆溺死百餘人信乎死生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三

有定數也

江夏來

正德年間華陰學久無舉者有蕭先生誨生徒勤甚一夕夢有告者汝何自苦舉子須江夏來爾久之尚不舉復有黃先生者來任眾曰黃屬江夏郡應矣仍不舉後有黃瑄先生以江夏訓導至眾欣然曰江夏來矣果一人發解嗣後不復乏科云瑄號逸菴雍丘人

夢兆相同

沈慶之年八十夢人遺布二匹曰吾數盡于此乎謂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賜死嘉靖間叅將薛騰霄夢人贈錦二匹量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今人夢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為行人嘗使周府舟次歸德感疾甚篤仰天歎曰丈夫志在四方即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聲是夕忽夢五老人鬚眉皓白語琳曰爾母壽高爾壽亦遠病當尋愈母多傷琳扣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且訪之則宋太子少保杜衍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郎中朱貫馮平年皆八十廟食茲土者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三

禍淫

陸中丞邳嘉善縣人子中錫穎悟絕人一日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焉中錫心動某生患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驩也中丞方寢夢神來訪曰若于無禮吾得請于帝矣若于當魁天下今且削為老儒某生者本無祿茲將抽其腸既寤召

中錫責問之以實對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禺鈍終日曳白顧參議中立知其事嘗語人謂天道禍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宮諭應垓乙巳冬病甚夢至衡山揖衡山君而進之見大扉兩廡間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品增壽一紀晨起呼諸子曰我殆將死矣我宦遊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紀者其易歲之兆乎如期卒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四

館賓爵位

梅司馬國禎爲孝廉時時豕宰王公國光爲子覓禮經師未得其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王公同頃之卽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謁麻城劉錦永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曰有之不佞兒女姻也王卽托劉延之後王與公夜飲夫人竊窺之依然夢中人也王語梅以故第遜謝而已一日王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大將來名位未

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耄矣將恐不得待也次年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贈尚書夢中之言始符梅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也

大司馬前驅

萬曆中廣平一時有五大司馬肥鄉張學顏邯鄲張國彥曲周一鶚廣平王遵威縣賈待問賈撫陝西禦虜還卒于臨洮巡按楊在鞏昌夢兩別駕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五

同入告請爲制府前驅寤而異之門啓報二人卒午而公計至一儒生驟白母買公召我母曰夢也頃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題絹

郭青螺與劉淳寰同官閩中爲左右方伯一夕劉夢郭汾陽李鄴侯引之同謁觀世音大士爲郭問功名大士云取黃絹一幅來題其上云仗鉞終爲夏地遊長城大解聖人憂若期八座還京國蹙爲馮唐渤海雷光祿云不甚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

自知之次日光祿語郭亦莫之曉也夏地意以為寧夏尋督撫貴州貴州昔屬明玉珍亦名夏非至貴州不悟也後以平播加右都則解聖人之憂官亦至八座矣然在貴州者十年得請去豈非京國難期龔遂渤海留之驗哉

夢墨

唐子畏乞夢仙遊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名年五十四卒無子唐自作夢墨亭祝枝山有記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七

還環

唐維城字邦翰號兩峰莆田人嘉靖乙丑進士為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見夢于所屬臨胸叅政馮子履以玉環授之曰贈此為爾子寤而舉子命之曰環明日夢復來曰吾為郡神且滿舉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馮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神接對語神趣之急馮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神曰若爾還我環從几上取授之環遂暴卒馮霍然病已馮即禮部尚書

琦之父維城守土時尚書以童子試見賞後乃為立傳云

鐵梓

於杭陳某嘗夢雨僧趺坐室旁自後夜中時見火光熒熒正值坐處陳異之掘視得破鐵梓長八尺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時聞碧霞僧方募造羅漢齋往施之鑄成二像宛如所夢焉今供寺中

十八尚書

禮部尚書李長春五世祖本南京禮部尚書為諸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七

生時常有所往其主人迎接甚恭且出酒饌惟而詰之曰夜夢神語曰有十八尚書來故供帳以待公既始有文名聞其言益自負後行巴江有雙魚躍入舟中其一尾帶金縷色仍即躍出夜夢神人告曰君知魚之兆乎典謨要須再讀再者兩尚書也至長春而驗

薛公劍

蔣雲漢巴縣人徐州監倉夜夢白面大耳冠巾者來見曰我薛公之神也贈汝劍設有他虞擊之言

已忽有鬼物擁隨公如其言擊之輒仆既覺莫知所謂明日舟經濟寧下閘爲急湍衝覆見者謂不可救矣頃之手擊舟底聲聞于外人趨救之舟卽自正

觸舟沈香

萬曆戊戌副總兵鄧子龍領兵征倭渡鴨綠江有物觸舟取視之乃沈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頭愛護之每入夢則香木與首或對或協而爲一後死于倭載屍歸失其元取香木雕爲首酷肖子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八

龍南昌人驍勇善戰能盡其才亦一時名將乃存時僅一偏裨屢爲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爾沈香其殆憐而先知願與作伴作面目乎

夢之真幻

孔子夢周公志也不言又武莊生蝴蝶寓也不言鯢鵬今人學爲儒者必曰夢孔子學佛者必曰釋迦大士學老者必曰廣成老聃真耶幻耶是乃夢夢耳

呂翁夢

呂翁祠在邯鄲縣北二十里黃梁店李長沙詩云舉世空中夢一場功名無地不黃梁馮君莫向癡人說說與癡人夢轉長端溪王崇慶詩云曾聞世有盧生夢只恐人傳夢未真一笑乾坤終有歇呂翁亦是夢中人

夢報

楊雄蜀本紀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之後龜殼藏酒庫長六尺高崇文截爲帶跨龜夜見夢曰無事相屠一一相報後崇文誅死尸二十餘段如帶之數此與潘妃毀玉爲釵同然龜剝于生時而報仇于朽骨者何可見發塚棄骨而得顯禍固不虛也

神對

劉珙少時嘗謁夢于大乾惠應祠夢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風五字未曉所以迨登第除諸王宮教授一夕上幸宮邸問諸王何業珙答以屬對時月照廳隙上曰可令對斜廳初明月諸王方思索問珙遠以曲巷勒回風對上曰此神語也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二十九

位不副夢

陳軒字元與未第時夜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不應杖遂聽贖俄達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復呼入亟命行決即死于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達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為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已預知耶

道人攜手

霍鰲井陘人為倉曹掾其父生日歸上觴留其僕張斗于倉郡大夫詰問斗倉粟若何今有幾斗不能對予杖創痛數日死斗父踰門而詬汝飲酒樂而令吾兒代汝死乎鰲聞之驚惶喪箸痰驟起咽如車輪轉召醫藥之不受卒先一夕夢道人赤肚子攜其手而吟曰兔葵無草蟻酒無水一人來叩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三

三十一

綵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歲為癸酉識者寤道人蓋隱語癸酉命絕四字也

施藥

許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嘗獲鄉薦春闈不利而歸舟次吳江平望夜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貧無資可以與人白衣曰何不學醫吾助汝知慧叔微輒寤歸踐其言果得盧扁之妙凡有病者無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後舉又中鄉試赴春官艤舟平望復夢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三

三十一

白衣人相見以詩贈之曰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思之不寤其意姑記于續紹興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陞為第五其上則陳祖言其下則樓材方省前夢也晚歲取平生已試之方併記其事實以為本事方取本事詩記之例以名之又擬傷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圖翼傷寒論二卷辨類五卷

農占

暨生吳人性鈍不識牛馬家貧歲大飢卧古廟中
奄奄垂絕忽夢其三世祖父母跪于廟神前泣訴
曰家世單傳此子死血食斬吾輩皆餓鬼矣久之
神傳示曰此子無祿命緣汝等皆惰農故天以此
報然農亦良苦罪不至絕延之亦上帝生生之意
却如此人終難存活姑授占術生一子以續神蔕
再升天而去暨寤心忽開朗則吳泰伯廟也出與
人占無不驗汝南刺史桓臣範嘗以入考道過吳
適得東京緱氏莊奴婢初到桓問以莊上事暨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三十一

管術

毛昇字伯時御史節弟也少穎慧讀書過目不忘
七歲喪明夢遇異人授以前知之術玩物聽聲大
類邵子皇極數近在眉睫遠雖數千百里決人之
死生存亡禍福得喪若目覩也占者全集日不暇
給餽之則一無所受聲稱藉甚撫巡諸臣因以
上聞承樂問兩召至京師凡軍國事有疑輒問之
無不神驗 上喜甚欲加顯秩昇辭曰臣賦命貧
薄不得祿食獲守本郡陰陽正術足矣 上益賢
之以老疾乞還因命中使護行宣德間復召入寵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三

三十一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三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四

百壽

宰相具慶



母壽

三則

三世高壽

二則

大臣壽考

壽而死難

三則

前身

僊俠

二則

嚴闍黎

丁友鶴

張明經

侵隣居

薛滿八

供養報德

樵陽子

三生照水

湧幢小品

目錄

白李

夙慧

升座詞辯

遂初老人

神童詩

雞聲詩

蓮池黃花

韓五泉

士榮議論

染巢鵲

捷對

七則

公車有名

袁氏神童

二則

識難字

書大字

異林記

三則

大年

三則

終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四

湖上朱國禎輯

百壽

大壽字一軸御史張敬之家藏者張始祖日子成
贊周景端氏景端無子盡產遺之此亦其一自子
成傳六世至敬書書多蠹腐此貯神龕中得獨完
取而裝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廣殺其寸之六楷
體黑文其點畫中皆小壽字白文一一作別體滿
百無一同者自庖犧成八卦頡皇創六文而字書

湧幢小品

卷之二十四

浸繁秦有八體漢有小學十家世增人益至晉徐
安子已集五十六體矣齊王融又圖六十四書韋
仲定為六十九種謝善墳增九法合成百體繁不
已劇邪庾元威書十牒屏風作百體若懸鍼垂露
金錯玉文鶴頭虎爪倒薤偃波與夫日月風雲仙
人科斗麒麟龍鳳龜魚馬羊猴雞犬豕以及銘鼎
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飛白無不備矣然
他書若填莫蝟脚猶有所遺蓋書之作比類象形
而成文物類無窮則文字亦無窮也奚啻百體哉

今壽字百體多晚出而鮮古傳然非精書者不能
為考其間時有疎繆蓋傳摹之本然大字宏壯若
樓閣小字精微如刻鏤而一字百體世所希見足
以聳奇觀資博識亦可謂難得者

宰相具慶

唐至玄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國
朝則常燕嚴養齋訥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
岳居正

母壽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二

趙隱父存約死李絳之難隱與兄騰廬墓十年闔
門誦書躬耕不仕後親友敦勉始應舉歷官宰相
騰亦至觀察使既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慶
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
以安輿臨觀宰相帥百官拜恩于庭回班候夫人
起居縉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濟皆有母遂踵其
禮于光逢光喬光胤皆顯
永樂中夏少師原吉元宵奉母親燈上撤御膳
以賜仍資鈔二百錠庭臣往賀世宗朝熊太宰

決唐太宰龍各有母年九十餘生日皆被賜齋

宮詹孔公恂大學士李賢之婿其子彥蒞賢而早

世配王氏守節表閭年至百二歲

三世高壽

世廟朝崇德隱士周德茂年百有三歲子年皆七十
餘孫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壽其曾孫為給事中猶
及見之

章皇帝時韓王護衛朱氏者父子皆幾伯歲又皆身

見玄孫 詔褒之復其家月 賜石米二帛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大臣壽考

我朝間臣壽最高者惟劉洛陽健年九十四我浙
魏尚書驥年九十八蕭山人胡尚書拱辰年九十
四淳安人陳尚書雍年九十三餘姚人皆官南京
皆高壽皆致仕歸皆存問完保名節先後相望真
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門坤孫屏石銓皆嘉靖戊戌
進士皆憲副皆九十餘皆多子皆過後戊戌數年
近年陸宗伯樹聲九十七華亭人楊太宰巍九十
三海豐人畢司徒鏞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靜

九十五款人

壽而死難

壽高是美事然儘有老而受禍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經舉鄉試為訓導六典文衡志行高潔致仕家居與修郡志天順二年被流賊掠去逼令講書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為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時年九十六目瞽謂舁者曰至涇口深處自我遂投淵而死嗟乎篤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終而構此難耶子穉孫瑜曾孫鏞皆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甲

舉于鄉有清白聲

王英字邦傑益都縣人性剛果善騎射為莒州千戶至元中毛貴兵至英年九十八謂子弘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雖不能事戎馬尚忍食異姓之粟求生耶自餓歾嗟嗟命當餓歾乃與高壽數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歐陽公守揚州時所創負堂而望江南諸山歷歷在簷楹間與堂平故名公政

暇輒往遊嘯咏竟日而返及歿後有右司郎中康

師旦慶元十一月遊堂中宛如疇昔所經獨歎惜

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適其兄

倅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揚帥趙子固為補植且

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

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兄弟對

語至戊夜方寢晨起師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

婦家姑蘇之黃渡飲於園亭夜半忽屏間有大書

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他日必遠到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五

至是始悟歐陽官至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

萬曆中我郡吳平山秀來為守見堂額同其號大

喜曰此為我也大加藻飾復築梅花嶺增亭館其

上為一郡勝槩後為忌者所毀而平山石刻二大

字携歸砌于家園玉皇祠之下曰歐陽子有知必

能亮我心也

僊俠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僊人為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

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言亦無害
公當爲世主者閻浮提王也公不久亦必有僧克
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僅詢問後騎曰
閻浮提王交政也
萊公謫雷州道經我湖至安吉有霧山寺僧異其
貌禮之畱欵數日題其壁而去

嚴闍黎

王梅溪少時有鄉僧每見必謂曰此郎嚴伯威後
身也王不曉所謂既而訪諸叔父寶印大師叔父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木

曰嚴闍黎字伯威汝祖母賈之兄吾之舅氏且法
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戒行修飭有聲江湖間爲
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無子爲憂禱求甚力至政
和壬辰正月師卒汝祖一夕夢師至其家手集衆
花結成一大毬字汝祖而遺之曰孝祖君家求此
久矣吾是以來忽不見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
汝生師眉濃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兒時能誦千言
喜作詩人以汝眉目及趣好類之且符所夢又謂
師死之月汝卽受胎故云王幼從學鹿巖人有指

其眉垂目藏而斬之者表丈賈元達曰此子眉目
類吾伯嚴闍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闍黎智慧
縱未脫輪回當復生人間世爲大善知識胡爲於
滅度之後現此窮薄困苦之相王嘗寫字作文詒
寶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師也文僅似之字乃
爾不同何邪嚴闍黎尤工筆札王頗拙于書故云
因自嘲曰嚴闍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予今生食
肉何許迂因爲之記

丁友鶴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七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
一異人謂曰吾卽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
要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周官南京翰
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輪回事杳冥
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來又
姓丁王得詩甚訝集郡之耆老訊之羅文節曰友
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
建文元年歿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
王卽以此回報宗伯世以爲異迥合牟祐房瑄之

事云

張明經

張越吾三輔人明經待試中煤毒死無子止一女
曰喜姐字同鄉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經
紀其喪檢閱篋中裝有珠一封題曰備喜姐女粧
李悉識而封之為護其喪歸甫抵家張婦出哭而
謝備陳所為經紀事若目見者李異而問之張婦
曰先凶問未至妾有夢夢夫君倉皇歸家言死後
得君周旋今我為江都城隍當時時歸家視汝李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入

異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夢張至其家呼曰我得
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
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後謁選當貳某邑時喜
姐計已適君子當携之行經高唐幸為我少駐須
遣來童一訪我與女一函來童其故臧也李驚寤
識之及期謁選果若夢所擬乃携家過高唐遣來
童訪之過城約十五里許問所謂林秀才名接武
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牆門內有兒坐其間
者即其家也來童至彼未及啓口問兒兒即呼之

曰來童汝來乎來童驚曰兒何自識我兒曰我故
汝主張越吾也已則李夫婦與喜姐來兒初持李
泣且謝之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
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羅檄召之林生抱兒
入兒長揖稱羅曰公祖若猶自謂明經也語前生
事歷歷

侵隣居

朱瑄鄞縣人弘治中督漕運嘗以微疾卧郵舍謂
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其以語我吏曰里中有陸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九

氏者姦而橫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為已
宮室苑囿所餘唯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
歲游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邪家人大
驚已而復暗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聲稍長荒
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人曰是鄭氏後身云
朱曰信乎曰信盡召其里人問之亦皆曰信後朱
遇人必以告焉

薛滿八

薛鳴岐閩人父曰如岡生三子長即鳴岐少頑犷

不馴而有幹濟才以倭難同父母避居三山貿易
爲生饒機變射利如隼不十載累千金駸以驕奢
妻俞氏伎婦人也相與計吾夫婦勤苦有尺寸而
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時相鬪鬪母從傍解之
擲鐵器中母額幾殆父屢誚責不悛將訟之官鳴
岐挾利劍恐喝其父曰訟我我卽屠若家父無如
何則以丙夜焚香書其罪狀訴之帝如是久之忽
夢一道人語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
口有金三百兩遇強賊薛滿八盡殺死沒汝金今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來爲汝子父醒書之誓心念此兒以償債來其不
久矣遂罷不復訴未數日鳴岐疾作徧體如刺號
呼之聲人不忍聞屢自經求死家人持之則叩頭
求哀曰速與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臺山先生方
爲諸生往視入門卽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與
我死卽救耳如此者彌月乃死俞氏屢舉子不育
妾遺腹生子未周歲亦死遂絕不嗣而如岡收其
遺貴歸故居與妻葉皆以安樂壽考終

供養報德

湧幢小品 卷二四

咸寧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進士時終南有
高僧淨敖戒行儉潔始居寧夏寧靜寺與元大王
父璉友善嗣後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寧而淨
敖亦來居終南豐德寺論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師
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養厚吾當爲犬以報若
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夢見敖入室已而
變虎躍出驚寤語其子佑異之語甫畢佑之室生
元矣時漏下乙夜及明聞叩門聲訊之敖弟子來
曰師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異之歲當甲戌其爲
夫之驗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長不茹葷飲酒弱冠
登甲午鄉薦明年連第忽忽不樂無何病大漸乃
言曰功名誤我時父佑在都爲裏巾幘元攬鏡顧
視笑曰原一僧也易形爲儒今乃裏巾若道士然
本來面目固如是邪語畢而逝

樵陽子

蜀灌縣青城山有樵子大足縣人姓雷方誕育有
踞而募于其門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緣可二歲隨
父母往安縣父母皆死縣民陳和養爲子凡十餘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一七

歲陳夫婦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貧無所得食則入山斫柴售灌縣人以活灌縣人持升米或碗許米市其柴盡一擔樵子不計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許所見惟高崖萬丈古木架陰壑飛鳥都絕忽一老人鬚眉皓白執拂子招樵子坐頃之又一老人貌頽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來共坐如是累月並有所指授已乃導樵子大樹下指曰是中爾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設十二拜禮甚恭號之曰樵楊子人因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以稱云老人既去樵楊子徘徊巖谷間往往聞隔崖彈琴聲或人聲及跡之無有也結跏趺大樹下凡百數十日敗衣掩形頽然稿木采藥人遇而恠之佛耶仙耶頗以語灌縣人轉相語羣走物色識爲童家兒是兒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餓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聞灌縣令景某駕而之山中臨問狀所對斑斑應古記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樹中令便使人斫樹樹轟然若雷震者火發其腹割然開現委蛻焉髮垂額覆領指爪繞身

其貌像則樵陽子也令驚嘆而返尋並蛻坐處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傳有布衲有鐵冠綠樵陽子先自有劔劔柔繞指今失所在其時令下教製龕奉樹蛻築菴居樵陽子於是其名一日傾動州郡士庶競來瞻謁樵陽子遠能談人未來事又能已人疾來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縣之天池山士庶則亦走天池趾相錯其自鄉薦紳以迨官長車蓋相望而獨石泉鄧令某惜墨吏也問丹何居樵陽子云爲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謂已而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孫弁某將因緣爲功陰教令名之妖人上變告臺司追捕母釀亂事下成都張丞某逮治樵楊子村野至則箕踞而許丞大恚罵何物囚敢爾痛撈之無苦也繫囹圄三月獄上而王觀察某持廉其非辜覆丞牘身爲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脩安所涉人間世而惑衆爲事得解久之譚中丞希思來檄所司卽向所築菴建大通觀遣還山厥後凡開府及領藩臬至者率召見樵陽子率一再往不拒頗其意忽忽不自得會毘陵吳叅政捧表過家

謀挾之來江南樵陽子酒然從焉來則止永慶寺亦數過錫山龔方伯勉城南別業稍一游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徵未來事若丐已疾者糜集樵陽子不甚答間露一斑卽往往奇中其在山專餌生黃精出乃復火食食止蔬素然終歲廢便溺良有絕異者故未名強而自名曰思道亦書出山後事未幾辭去相傳其大父孔文進士也與內江趙文肅同榜友善父鳴春

三生照水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十四

川中王李趙三生幼同學後王官都督僉事李官方伯趙則老儒家貧讀書不輟一道士能知輪迴三人相約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見一虎出穴獵夫睨而弩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則垂齟諸生鼓樂迎綵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已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長尺許廣可二寸有楷書泰白起三字

雲南趙州永樂間雷擊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

子唐朝一佞臣罰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逃脫爲夷士霹靂來尋化作塵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習未及發而轉于後一見其奇也相傳閩戴大賓少年及第未幾死槐歸父發而視之瞿然一白鬚翁也可見老而久煉則復少容少而速殞則見老態去住總只一人老少亦何分別

升座詞辨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十五

員半千之孫倣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乃李長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應麟之孫厚孫八歲能詩十歲能詞賦爲象山教職調浦江歸養累薦不起自號遂初老人性介潔文法三代兩漢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詩

汪洙字德溫鄞縣人九歲善詩賦牧鷺黃宮見殿宇頽圯心竊歎之題曰頽回夜夜觀星象夫子朝

朝雨打頭萬代公卿從此出何人肯把俸錢修上官奇而召見時衣短褐以進問曰神童衫子何短耶應聲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風未去朝天子先來謁相公世以其詩詮補成集訓蒙學為汪神童詩登元符三年進士仕至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莊仁厚忠孝著聞于時子思溫思齊孫大猷皆至大學士

雞聲詩

劉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縣人舊名楚 國初改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六

今名性仁厚且穎悟絕人七歲能賦詩世父夜寢聞雞聲因命為題應口成一律未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看天上火龍飛力學不倦遊南昌有稱十才子者皆出其下

蓮池黃花

陳宗遼海衛人性穎悟異常初城南蓮池忽生黃花一莖其大如盤色艷甚一術者見而異之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當出一奇士未幾宗果生四歲能書五歲善文號神童尤長于篆刻十八成進士

任刑部主事 宣廟奇其才陞為尚寶少卿卒年二十七遺官諭祭

韓五泉

韓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有奇質少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蓮峯先生問故曰若是則武王非乎蓮峯為福建按察副使渡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請同舟曰豈以波濤叵測父母皆不可離耶以百餘錢擲于地命一視即收答曰錢若干悉如其數百試不差昔五歲時事嘗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七

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與苑洛公二十一同舉進士二十二同為部署二十七同以進諫罷三十四同起用為叅議然三十六竟卒而苑洛為尚書五泉孝友過人詩亦清發奇士也又先後同下獄

士榮議論

苑洛外孫張士榮南陽人九歲讀書皆識其義年十七從苑洛于京問以致太平之道對曰今之舉子業與前代不同經書傳註皆 祖宗之制律例

者國之成憲今爲文不詳傳註治獄不依律例祖
宗制度違越如此況望其學古議事欲致太平必
先正此二者蓋致天下之治在郡縣而它日爲吏
皆序序之士也苑洛又與僚友贊一大臣士榮屏
後聽之客去進曰所論兒姝未諭大臣與言官不
同言官遇有缺失卽當言大臣審其必見納方可
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竄取美名使朝庭添
一過舉四海加一瘡痍非大臣忠愛之實惟日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苑洛大奇之後卒年僅二十八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六

苑洛深痛惜之

染巢鵲

王佐字廷輔山西遼州和順縣人父義爲譚城驛
丞有中貴駐驛久不肯去人厭苦之佐方幼夜密
令人取庭樹巢鵲黑身朱喙而縱之中貴見之驚
詰館人皆驚以爲不祥遂去佐舉成化戊戌進士
官南戶部尚書子雲鳳號虎谷官僉都佐廷試時
黃榜填畢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狀元卷封內若
有二啓之則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數如

此

捷對

郭中允希顏泰和人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一
龜浮水上長者出對云龜浮水上分開綠中允對
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學堂嘗穿圓領壑師眇一目出
對嘲之云牧童也學穿圓領應聲對云瞎子何曾
見大衣衆皆失笑

翁邁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聰慧爲郡舉首邑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九

宰歐陽竦試以對曰筍出鑽鑽天應聲曰草生釘
釘地郡守元暕以幼不甚禮之問曰小解元讀何
書應曰詩之相鼠篇蓋諷之也守無以難迨宴鹿
鳴小妓就之覓詩卽題云年未十三四嬌羞懶舉
頭爾心還似我全未識風流守大稱賞

陳祐山汝湖之子敏助少慧九歲從祐山鄱陽舟
中祐山指筆架作對云筆架如山應聲曰碁盤似
路又曰蘇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對曰程門二弟兄
德義堪尊未幾卒祐山平湖人進士官給事中彈

汪太宰鉉謫官詩文清麗長子敏功亦舉進士官布政

蘇福潮陽人一日惠來人有夙慧再歲而孤五歲不言

一日見道上死蛙日出字也聞者驚異時有驛丞

遇福拾穗隴上戲曰拾穗與神童應聲曰折梅逢

驛吏矢口成章下筆若有神助率多此類所著有

秋風詞紙扇行及賦三十篇卒年十四此段一作董祀

周一經貴谿人六歲從父入郡晨旭方昇顧使屬

對曰東方日出天開眼應聲曰西嶽山高地出頭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主

又王格京山人五歲父讀書蘭若來省侍几側令

對曰春臺四角正應聲曰佛殿兩簷高後皆舉進

士為顯官

張辰陝西安定人穎惠絕倫二歲從父官上黨所

過山川道里廡置若城郭屏宇園亭久而不忘指

畫成圖所問響應不窮父嘗以句屬對云晚霞高

掛無煙野火燒空應聲曰新月初懸沒綫銀鈎鈞

海平涼趙中丞浚谷父之受業師也聞其奇使侍

而試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時對曰九重策獻三

千字又故難之曰秋雨連綿簷前如奏九霄音丁

丁當當驚迴幽閨淑女夢夢不成夫戍蕭關對曰

春雲縹緲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來來動起他鄉

游于思思無窮親畱瀚海以諸生老子國紳進士

戶部主事

公車有名

崑山張玉山廷臣與吳中英歸有光俱有名公車

玉山父寬為錢唐令方五歲署中火覓公不得乃

自寢抱印出走矣有偽檄至公識之問何所得曰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主

以前檄篆得之有塾客邀公飲西河王具乃一

吏拂衣歸偵之則吏以侵藏錢見告是時甫八歲

後不第死孫棟進士都給事少卿有直聲文柱舉

人為同知稱良吏

袁氏神童

倭人貢道蘇州聞袁永之之名延見唱和累日贈

以奇珍時年十餘歲郡中誦傳袁氏有神童

袁後年二十四發解次年登第二甲傳臚庶吉士

張羅峯姚諸吉士請外補習吏事得刑部主事改

兵部官提學僉事卒胡端敏深重之

袁政武選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須臾焚燹盡

與陳侍郎俱下獄部有巡風主事楊姓者宜往公

代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獨承不及楊榜掠百餘謫

戊湖州過潯中題詩于御書閣壁間至湖寓慈感

寺郡守長樂陳 令諸士從受業拒不受凡三年

哀冲太子生赦歸又十年薦起為南兵部

識難字

嘉靖年間御史余光薦聞喜縣異童董應嘉年三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歲未言四歲始言一言自能誦千文及大學序能

識千文難字其父董才抱以視光光試之得實且

知俯伏典拜從容循序略無嬉懼奏聞光江寧縣

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識之年七十九生

子後竟無嗣也

書大字

萬曆甲午廣東順德縣李氏生子名世嶼二歲不

言善書大字如白沙先生體四歲時貴陽馬御史

文卿按廣東召之見抱膝上令寫手甚小握甚固

作字如碗口大揮灑甚疾蓋神童也或曰有物馮

之未可知

丘養浩晉江人三歲父抱謁外氏他日潛往家人

愕不知所向覓得詰之答曰門墻紅圻折而小巷

知為外家也蓋外家巷連學宮公早慧即能辨一

日游戲外氏園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與

爾母答曰寔翁家物安得奉母

異林記

所輯夙慧數款甚少惟異林記詳備今并大年一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款稍訂正錄於後然出於玄禪二門者洗滌又當

別論削去之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出齊顓頊十歲

佐少昊帝王世紀禹年十二為司空代鯀治水出傳蒲

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尸皋子五歲贊禹項橐七

歲為孔子師列女傳周靈王太子晉八歲辨服師曠

書逸周魯仲連十二折田巴於稷下魯連甘茂之孫

甘羅年十二為文信侯見張唐使之相燕羅請躬

說趙王趙因獻秦以五城秦國漢楊烏九歲與其

父子雲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語劉向別錄張霸七歲通

春秋號張魯子益都耆舊傳張堪六歲受業長安號曰

聖童宛人任賢年十二明詩易春秋號任聖童後漢

孔融十歲盛憲見而異之下車載歸結為兄弟

升堂拜母會稽典錄楊周七歲時孔君平詣之設楊梅

孔問楊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

家禽金樓子何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奇愛之養於

宮中欲以為子世說新語賈逵十歲暗誦六經王嘉拾遺夏

侯淵之子榮字幼權七歲屬文日誦千言經目輒

湯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識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利榮一覽

即能歷舉其鄉邑名氏郭頌世語魏武幼子蒼舒生五

六歲智意所及有過成人孫權曾致巨象欲知其

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稱物校之即得輕重

魏志王弼十歲便好老莊通辯能言何宴題曰斯人

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世說注陸士龍六歲便能賦詩

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世說注何遜集初傳入洛

元文遙時年十歲一覽便誦邢邵謂此殆古來未

有後魏書梁昭明太子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

六經簡文帝六歲能文攬筆立就武帝以東阿目

之出梁書顧歡六歲作黃鵲賦謝貞八歲作春日閒

居詩有風定花猶落之句爲尚書王筠所賞虞荔

九歲往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俱出

南史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作顏師古所注漢書指

瑕以擿其失李百樂七歲知瑯琊之稻出左傳注

開元間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員儻九

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是日儻又薦其舅子

李泌泌年七歲召入使張說試以方員動靜說因

湯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五

賀帝得奇童新唐書賈言忠數歲諷書日萬言七歲

以神童擢第唐世注聞喜人裴敬葵七歲解屬文性

大端謹號爲甘露頂舊唐書後唐莊宗年十一從晉

王討王行瑜入觀獻捷昭宗異之曰此子有奇表

可亞其父賜以鴻鵠酒卮翡翠盤因號李亞子此

宋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其大旨父積書坐

旁命客就試酬答如響出宋史晏文獻殊楊文公億

皆舉神童晏年十四楊年十一真宗親試九經不

遺一字又試詩賦請至五賦乃已葉少蘊避署錄金太宗

時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

傳語孟章宗時益都童子劉佳兒年十一能誦大

小六經工詩賦所書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內

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賜經童科出身俱出經史

國朝李文正東陽五歲以奇童舉楊少師廷和年

十二舉鄉試高等別集李文正公東陽六歲時與

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舉 純皇召見過宮門不

能度 上曰書生脚短李對曰 天子門高時

上御羞有蟹 上持示二子曰螭螭一身鱗甲東陽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十

對曰蜘蛛滿腹絲綸敏政對曰鳳凰遍體文章

純皇贊曰他日一個宰相一個翰林卒如所言雪濤小書

群臣皆賀

佛言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得四神足及得四諦

之法增一阿含經舍利弗生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

一切義摩伽陀國嘗設大會作樂談義舍利弗便

陞論狀結跏趺坐問答之問辭理超絕智度論釋道

安七歲讀書再覽能誦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師

與光明經一卷不減萬言安覽畢即還其師覆之

不差一字釋寶誌產鷹巢中手足皆鳥爪朱氏婦

聞其啼梯樹取養之七歲依鍾山僧出家修習禪

業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效驗釋法聰八歲出家

卓然神秀陝郡人辛七師十歲好浮圖法日閱佛

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俱出神僧傳曇無讖本天竺

人十歲誦呪聰敏出群日萬餘言初學小乘後得

樹皮涅槃經讀之驚悟北涼錄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歲召公奭一百八十歲出王克論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十

一云召公百一十九歲竹書紀年太公望百四十歲

金石錄老聃生子殷時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積

八十餘年入大秦時蓋二百餘歲高士傳卜子夏一

百三歲出榮齋隨筆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人竇公百

八十歲兩目皆盲出桓譚新論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

壽三百餘歲出嵩山志後魏正光初有隱士趙逸來京

師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號為聖人

不聞養生自然長壽言郭璞為吾筮壽五百今始

逾半蓋二百五十矣洛陽伽藍記魏侍中羅結一百七

歲猶總三十六曹事百二十餘乃卒山北史梁鍾離

思遠百一十二歲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漢

丞相張蒼年老吮婦人乳汁得百八十歲抱朴子荆

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見遂無影

元始百一十六歲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

中浮鵠山有女人年三百歲遣使獻紅席有女道

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歲出南史唐開元東封太原

人于伯龍詣闕年已百二十八歲其子老死兩孫

隨行各年七八十歲出舊唐書唐南昌人錢朗累官光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九

祿卿百七十乃卒出統志唐會昌五年胡杲吉叟與

白樂天于東都履道坊為九老會洛中遺老李元

爽年百三十六歲杲八十九叟八十八劉真八十

七鄭據八十五盧真八十二張渾七十七白居易

七十四出白氏長慶集宋初羅浮山有陳崇藝者年百二

十自言兒時見山下有船數十今去海四里矣羅浮

山宋太宗時瓊州人楊遐舉年八十一其父連叔

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並存猶有九代

祖居雞窠中如小兒見人出頭下視不語不食出洞

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兩人是其村祖

不知幾百歲各長三尺腦後一髮擁以綿衣唯露

首面兀如土木但目能運轉舌能舐酒夷堅志

國朝親郡王壽考者肅恭王貢錄東阿王泰懋俱八

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陽安僖王同鈺內江莊懿王

友璠襄陵恭惠王範址樂平定肅王冲煇俱八十

二襄陵安穆王徵鈐唐山恭懿王勛澂俱八十三

慶成恭裕王表榮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終八十

八襄垣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坯子成鏗襲封年九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九

十二見封長曾孫充煌乃卒王弁州別集

國朝大臣眉壽至九十者陸文定樹聲九十七于毅

江侍郎治九十二謚議公冊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

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尚書

陳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書學夔

九十四湛尚書若水應尚書太猷俱九十五南兵

部尚書郭宗舉九十刑部尚書錢邦彥喻茂堅俱

九十一王氏別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漢韓司寇邦問蔣恭靖

瑤方尚書純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寇從儉李
 太宰裕張太保子麟馮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
 璟潘恭定思俱八十七馬端肅文升林司馬瀚韓
 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董宗傳
 份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焦
 泌陽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賈文靖詠
 朱恭襄希周呂少傅本俱八十四黃文簡准胡賓
 客儼尹文和直陳太保金謝文正遷毛文簡紀羅
 文莊欽順顧官保應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
 寇士悅雍司徒泰洪太保鐘徐少師階王別集禮部
 侍郎習禮八十九戶侍郎萬虞愷大禮卿夏時正
 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孫曰良年八七都督同知吳
 良洪武中以蕃將來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兪州別集
 太守林春澤一百四歲太史王革一百歲出王同軌耳故
 韓府郡牧所千戶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歲而終
 祖全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俱見存弘治中太倉
 狀元毛澄祖毛弼百歲有司為建人瑞坊洪武中
 崑山耆老周壽誼百十六歲入見賜宴及鈔幣天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順中京師人茹大中百有四歲入見便殿賜宴并
 冠帶命禮部尚書姚夔造其第賀之成化癸卯濟
 寧人土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兪州別集北京
 良鄉人孫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燦召見與之飲
 食即仁寶七修類內鄉李子田為池州同知時有老人百
 七歲來見內丘有向指揮百十七歲浙川縣人賣
 大月一百三歲順陽趙相百歲新野李老百十餘
 歲鄧州郭陵母一百七歲潁州姚老百有六歲其
 妻亦百歲內鄉人羅紀可歲崔舉百有二歲出李于田

湧幢小品 卷二十四 三

於頌 注筆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五

御藥醫 三則 性藥名言

太醫用藥 五則 禁獄

醫民 用時文

書蠅 本草

灰性 醫不治老

寒疾免禍 熱疾得寶

奴婢瘡 指瘡

膊字 指紋

湧幢小品目錄

性病 二則 二國公

二主事 二御史

四中書行人 病舉人

星相堪輿 無生日無相

庚甲相同 鶴雛 二則

李口許頭 官太師

高低眼 識張羅峰

侍郎鼻 形似

神術 長人 二則

資表不足恃 尼山龍虎山

概維樟鎖 照天燭

狸眠 二則 天馬山

蝦子 預卜佳地

墓水禍福 崇明三沙

禮部井 土龍

八卦獻地 坏土善祥

不可求

湧幢小品目錄 卷二十五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煮二服為一服候熟分為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

戴元禮國朝之聖醫也太祖臨崩召至榻前

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即位誅諸

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太孫道

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為贊詠以賜

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為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暘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于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為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挈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為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僇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

進藥臭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

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

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尚書閔莊懿珪左都御

史張簡肅敷華尚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

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

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

泫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

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即是傾王三原大宰為丘瓊山所庇者瓊

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然

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

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

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篋之書可見其初遣戍後

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

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為高中玄

藉口

武皇疾甚詣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
鋒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
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 聖意令臣等擬旨博
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
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
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
效伏願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
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

滂懷小品

卷二十五

三

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 聖慮自然百體
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 九廟在天之靈下可
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
旬事時去晏駕尚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
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
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于酒色而帝王爲尤甚 武皇病
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踣景象可知吳賜谷爲
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

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 貞皇之病
止是虛弱尚能視朝大黃劫泄後猶能延見羣臣
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
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
一字罪安得免况 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
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尚傳閣擬旨閣臣猶得執
正今一槩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滂懷小品

卷二十五

四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
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
御物偽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
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
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
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
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
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
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
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
關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于刑獄 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于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楊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 肯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誰人蒞之即如郭中允之戮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理外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五

事外傾刻立決并其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為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奉一案雖不可並論然 武皇未登極即已下獄 孝皇未葬加杖盡法則罪人既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澱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日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

行其志可乎趙日國醫賒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遊厭而去之遇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逆定皆奇驗遊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則可蘇中翰惟霖有隱病胗之言狀約于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忽一日卒人以爲僊去不灰也

用時文

辛酉余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用自分必灰命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六

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宇泰論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不寐一欸其方自丹溪迤至未有戴元禮二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

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俞某久病家赤貧不能具醫藥凡上有醫便一冊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于冊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靈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葉其蠅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為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七

本草

唐高宗時于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為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為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

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為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即灰枯骨猶能陰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甯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八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瓊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日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感暑寒瘧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瘰

瘰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瘰晉人曰君子不病瘰蜀人以瘰瘰爲奴婢瘰

指癰

楊佛子頰下生癰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九

一操瓢者穢癩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指佛子痛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瘰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瘰方明日視頰下瘰忽不見家人驚恠捫其背則瘰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典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寧典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典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窻幃外余其逝詣至期雷雨大作典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

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涿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調荊州與吉府承奉李獻相許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彊項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

字最佳亦何用瘠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為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使者極口詆其狗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陞參議即屢川尚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職固在在皆然矣

二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日定國徐永寧二日成國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一

時年甫十三忽遭風疾久漸沈昏間出觀戶外有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研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于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嘗之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

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媒媾正顏肅容勿與之嬉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傅母守有娠遷煥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已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二

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竝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二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尚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為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捧胸摑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既至

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
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
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
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
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與
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邵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
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三

胡莊肅公松滌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
簡以大叅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
怒公却掃爲媢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
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秉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
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許于朝公但頷
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
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
鏡驚而怒笞鏡手并笞知縣周謐又用左右譖連

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鞫訊謐等不服經以獄
不就恐新芳怒威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謐經
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
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
誣騰霄主使謐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
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
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彛勒兵三千人往
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
尚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四

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
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
而子孝佩尚質歸皆笞之數十尚質立斃騰霄謐
經屢訴于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
怙勢作威彛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
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
楊彛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

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
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
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犬怒卽馳往
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執手大罵而去鵬以
聞詔錦衣衛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
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尚書桂萼
問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諄
謬萼謂銳意不平諄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忠朝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一

廷不用銳日今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
乃可責其貪萼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
林耶銳艷然出愈益病明且具疏言萼論及政事
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
大不忠欲奏之從班中躍出 上怒下錦衣衛驗
治萼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明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等勿得介
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懷忿造言
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銳令冠帶

閒住

傅樾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浚俱相繼登
第樾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痛繼母不能安其室
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升遂廢人事
佯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時拾餘菜殘果
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瘦隱語
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門不知者謂行人狂
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既佯狂久暇知父警家僮中
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自鞭曰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一

乃不覺痛易以挺遂搥死時時袖筆研走月臺寺
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復
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卽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指歸
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
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蓄礫人遇善
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
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午 進士使高麗舊
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糴 時與國王相

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卽用八輪馳驟入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韓耀伎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卿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輪余以書諷止之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屢勉了事而歸陞太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七

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止于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東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譚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餽之銀錢得卽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

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又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于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八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狀貌奇偉提巨鱗避于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已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亾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庵鳴岡吳中徐文江中同年月日時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為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予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僊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九

有契乃迨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脫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毳寸餘既月乃落

黃葵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履書畫百物精緻虔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審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

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筵定如山

官太師

張懽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景藏謂思禮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不可得乃結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懽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懽藏明知而亦竟無如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二十

之何也

高低眼

趙方為京西制闈容貌古恠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鑿張羅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賂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為御

史有風力屢劾錢寧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 國初果為刑部侍郎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三

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為善之禽獸轉生為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此誰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為誰試一

人存為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刑讓支干

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刑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溇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歿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數日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三

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肩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

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相齊縣尹方亮進辛未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躡于前不能入船中也

資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三

題作破以為政第二八份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為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為神童後以驕情無所成流為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成徵人有方姓者生昔大雷雨龍掛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為士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當歿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為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遲後免歿謫戍久之放為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合且又同歲耶

概維樟鎖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三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後隄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概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鍾鼓謂之回概嚴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為鍊塔為樟垂虹為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水可塞裳直至治平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
光名日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
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禡職以歸

狸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
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
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暝不得濟扣
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復
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五

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
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旣而戚然告曰吾二
親喪未卜窀穸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
偕往未晚因與共舟至甌寧豐樂里指示溪灣秀
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
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
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
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墩墓曰
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

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承端坐而逝
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勅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錢其
門人也謀于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廢廩與之後有
齟齬者請于 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
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
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六

黃鍾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
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
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
橫阜如列屏然其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
隆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
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蒙山倚居之肩天馬山
破裂如火倏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
樹而蒼蔚焉以告青烏李生生日君謬矣君居所
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

矣樹可材也而鄉無寧歲後補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尚不能給賣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向泣甚楚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二十七

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旁澗中漉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隣家借酒與先

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于盂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見躡鬼卽于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貸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粧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二十八

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士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墓至黃山下謂子鶴曰此佳地沒而葬此可矣鶴

聞言恠之既抵南病作鶴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
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鶴大驚起赴
公已卒滁州蓋卽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
矣卽不知所言趙者何鶴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
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
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
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宋
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
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厨劔四皆銀室鶴拔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十九

劔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
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鶴成進士庶吉
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曾通書得跡
跡亦奇寶也太史官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
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傍墓山口忽啓一泉衝其塚後
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
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徧

生髯松不三四年翦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瘡
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千
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
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
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
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二十

穆廟時關西馬乾庵自強以大宗伯人相後三十年
絕警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
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旣爲尚書故精
形家言部有舊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斲良久欣
然曰得之矣開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官穩帖聯
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
其以大宗伯卽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
金庭廣又數年李九我庭機以左侍郎署印孫鑑
湖如游以尚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

驗于起念之人耳又于穀時以舊宗伯召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為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刻之其狀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平人乎地乎亦關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齊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用為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為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孫貴盛廬陵舊宅為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

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滁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骸蔽野張躬負畚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胥井中人無知今聞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胥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遂巡懷仁樂善人有病子藥死子棺即貧不能婚姻子財無吝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往觀無睹既還復然已而更往聞如也是必善祥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滙流其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堪輿家言以其地背浮牌須水溢即應未幾官沒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歲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為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

從也後巖為叅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
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為隱德
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尚矣君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
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
占得者累代相傳即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
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
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脩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

湧幢小品

卷二十五

三

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
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
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
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為得也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六

山 九則

漏陂

泗源

汶源

濟源

泉源 三則

河 十七則

江 三則

江上灘險 四

濱 八

祭海香雲

風報 二則

海舟 四則

海塘

海沙

海井

湧幢小品

目錄

海錢

浮提異人

瓊海 四則

杭潮 二則

珠池

渡海

普陀 十七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六

湖上朱國禎輯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

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華山如峩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癯者也蓋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麗橫亘其中數十里余老矣尙須裹糧一盡其勝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下

恒山爲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晉割賂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爲界遂祭于真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恒山飛來石入 國朝未及釐正北平遷都則真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尚書倪岳覆寢止建廟于恒山之下萬曆十六年巡撫胡來貢又申鈞陽之說禮部尚書羅萬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不行豈以事非已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

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其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懸空沿舟無礙卽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相傳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候江枯而親閱之嘉靖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鴈宕山前世人所不見卽謝靈運好遊亦未嘗至宋真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蓋皆藏于海邊一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下

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北五臺俱文殊顯化所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魚輪山爲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吹山帶遙知雨又曰霧似山巾蓋指此解者以爲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風門山在麗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一穴深邃風從

中出每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

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

龍周回四十里面皆內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

唐末詩人曹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為生

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漏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

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為漏陂村人具車乘競

拾魚鼈輦載而歸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

泗源

即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畝接沂

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

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寺右為山之

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為四故名常有澤中

器物流出其狀為石洞洞門高二尺許其水瀆瀑

沸騰匯為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

瀉埒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為渠悠

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

如織過寺之左泉出平地或三或兩布如列星各

為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

卞橋古有卞縣姑蔑之水經于其間上下數十里

泉石最奇達于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

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

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實二

水會諸泉入潛者也

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

于泗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源

湧幢小品

四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

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

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于泰安州

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

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為入

濟之汶達于寧陽東平過于戴村壩南流至汶上

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為魯溝又西南

流城北二里受蒲泊為草橋河又十里為白馬河

又二十里為鴛河又十五里為黑馬溝至南旺分

注南北漕河其曰泲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會蛇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

濟源

濟水在兗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即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達于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濟水洪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滙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反為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為汶之下流矣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五

攷濟水禹貢導泲水東流為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即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前說為是

即古兗字也

泉源

山東自兗達于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蟠蜿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淅發或自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時堙時

關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泐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陝潼關以下磅礴于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泐而泉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已周衰其瑞氣盡鍾于孔子為萬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為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脈矣惟黃河為梗 國朝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六

景順間決張秋嘉靖初決南陽末年決沛縣今乃決邳州自西北浙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寰決計走泲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苦無神耳有則上為國下為民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致立功名即見惟仗以驅除而反惜惜不可問

白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動經百十里所在相
望想井田既廢水無所歸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
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聞東土之爲澤國也獨鉅
野之名見于禹貢在宋爲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
利未爲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開時時修濬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
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
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溢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七

不可收拾之苦朱鎮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執
政若當事者故爲張大侈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
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天
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爲重安能作出格事亂
世則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閭之通爲救命之良
法其可得乎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
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毒蛟鱷也助元爲虐七
八十年間宋之遺民堊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
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爲痛旋卽報罷王敬所銳然從

事所運僅二十萬石據奏溺者八艘艘不下于石
已去二十之一矣今 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
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譚及亦事勢使然余
以爲正不必譚也

裏河不但通漕凡各色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
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
畢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
例邊墻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尚書宋禮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八

宣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
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巨五里過汶水至南旺分
折兩河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開十七
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開二十一禮歿李
燧萬恭追訟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
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
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
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

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無疑故曰朝發崑崙暮暴著于碣石爲此也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既徙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一千二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畧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九

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栢木椿鍊鐵爲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往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爲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嚙多樹木隔以板葦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索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厓石塊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卽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

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漕渠合萬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陽河
瓠子河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乃漢武自臨塞決口作歌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伯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厥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 上是之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潛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泰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為艱經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一

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興可以舟行定興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開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于涸時一以棗林開為准高者窪之低者量畱底板開如一遂為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灣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史一

大魚躍入舟中眾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涌起二尺餘少選復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詩所云過淡漾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梯雲關之混混黃色衝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三

同耳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荆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其畧洞疾流也江中有達洞構木洞水流沙上曰瀨江中有和水出尾下曰瀆今地名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

石積水淺曰磧今有上磧下磧水疾崖傾曰編今有閩于編燕于編

灘積相滂曰林音于今有石林折挽林水如轉轂曰漕今有野漕

漕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

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

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

鄱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

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

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艘一捲無跡矣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一

議者欲于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

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

任意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迤北有海無江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

海可注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

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滙者皆

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濫觴初會處也大而長

始曰河最大者始曰滌 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

臚胸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兩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為四瀆瀆獨入于海也今淮濟皆并于

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醇言山骨即海可穿惟江則

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 上即皇帝位改

元洪武正月巳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

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竝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

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四

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

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

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有何幸身

親見之原德還奏 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

謂之船牌風云是船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船遇此

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為害四明錢塘南商至

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甚於

舶舩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駒駮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五國城有孟婆吹轉之詞蓋取諸此

温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五

邦謂之海動旣而暴風起其色如煙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風癡已可懼然比歲常有而風報或無果有則勢尤惡熙寧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

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修復久之尚未如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其風之來狂暴而喧阗不止故謂之癡二廣輿謂之颶大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龍吏詩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者此也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六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其最鉅者方求材爲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五尺漂至沙上砍魚取油七百觔木置檣恰如數事聞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颶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太祖崩一夕風雨失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餘人著短阜衫繫紅鞋角帶類唐人見入拜

且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綴如鴈行後
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
副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新羅島皆用漢字蓋
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宰崑山
召至縣徧以酒食且為脩船造桅教以起什之法
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穀皆具惟麻子
大如蓮葍土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
國者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七

邊海有夷船飄至者多掩殺報功或反為所掩者
即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無一物
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
船因風遠至食匱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
貸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輸上十倍在宋政
寬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曆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溫州獲異船三初獲為
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為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
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沙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
而被風者再獲為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為升華

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
中為盜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為弘連等三十七名
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
為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
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阿南即安南國其君黎姓
後莫姓繼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
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踞為恭
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為欽差節
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八

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
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
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
南無阿彌陀 唱何曲曰張子房留侯傳史譯審
無他各發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
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進每人每日各給米糞
冬月嚴寒行令溫州府查取貯庫賊衣各給綿衣
禦冷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

范希文爲興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宋末詹士龍復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畱不獨名臣且擅康節之數學矣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海沙

萬曆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燠燠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塘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衆洵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九

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點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

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腦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蛟出水長丈餘旣而塔頭陟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識之曰海將錢鬻人也風必作亟係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二十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償之過其直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

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為江右土語然不諱為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為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置之于案上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為獻葉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一

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眾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

瓊州士子赴提學試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 神宗初即位吾師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即請于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寧鄉人

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報先生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先生附焉吁為德于鄉而食其報若先生可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澹于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尚書先已丑與許文穆公主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即以是年南行至萬曆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即不入相其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十一

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潮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已豫為之兆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
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
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于皋亭山豈有錢江如
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降卒
克初其慕自詭效忠即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
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
者文以爲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二十三

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繩別以小繩繫諸
蛋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船人覺乃絞取
人緣大繩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沒水取
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
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
隊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
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

湧幢小品 卷二六

撫陳某養爲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洲行
省叅政朶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
統軍以道玄從初并師期集建寧之補門關國珍
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
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固珍以滕艦數百艘颿以赤
布蔽日而下勢漸迫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
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
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爲賊所得
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
覺身在石上登沙瀨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
温之墨水山也迨歸張士誠已據吳或薦其名于
僞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具區賣卜
終身子問禮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補
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爲小白華樹
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彌勒地藏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風帆俄頃至補陀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煮茗但枕而浮花而已哺時再往一僧指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雪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箇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

湧幢小品

卷上十六

十五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越一夕報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典故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現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談多奇中謂余阨

在後丙丁二年且日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之期也時去之尚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長孫痘殤丁巳三日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形神泮淡且有惡夢自付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發愿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且畱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駢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盪行不五里停山灣遙見前舟已沉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

湧幢小品

卷上十六

十六

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拂意決不惱怒爲至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釋然偷活至于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伯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掉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箇好西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

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左爲北洋右則象山邊
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
諸山斷續望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汎光月河可
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
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
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
以二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
甚昂築石臺上結石塔爲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二十七

內相奉 旨敕建設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
聳異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
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
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于
海一隄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洶湧駭人東望
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曰鐵袈裟又東望
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日閭尾紅光盪洋與天
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
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且

險也

大約山劈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
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
菴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
度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開其中良田可
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
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
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二十八

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
爲擾民而止
余任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
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
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潮廣陵濤著
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卽大洋故然此臆度之
言不足據惟識者參之
近時諸公議曆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
余曰我騷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

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如之即差不過一日無甚關繫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間以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二十九

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樟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續先緒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會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糜軍餉欸我保富貴取賞資不就席而去遂志甚瘍發于腦而卒故切戒某棄武就文而竟未有當也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

之偏重久矣我輩于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無行余不聽出海僅十餘里謀報衝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警急急余皆不顧既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堵不見人高可五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十

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性驕鷲悍破戒萬曆十年間其徒訟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乎勘問龍爲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並來告真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

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無再犯時吳叅將稍從旁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卽覺兩脚病軟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胃間結一片大於孟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顧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十一

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膏官三石牛膏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力懺悔某不知燬經之罪大乃爾自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道自贖沉沉無有應者卽有人送三石牛膏官劄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爲之所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乖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纍纍並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

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捧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髻髻手執幢蓋遶牀而過若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目擊爲之記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十一

普陀是明州龍脉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而望洋者却步卽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刹奔禿盡天下凡西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卽爲梁橫亘可十丈眷濶亦二三尺際北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數步微震懾凝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

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則圓然矣却氣象清曠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極東大洋水深難下旋又無船可泊惟小漁舟盪漿至此即以舟拖閣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即驚動波

滂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三

浪沸湧壞舟再西為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船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畧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寧舟泊于此久則易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束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為韭山形勢巍巖島灣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航東來者必望此為淮直上為普陀矣海水本遼澗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

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畧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船安畧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船何畧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滂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十四

沿海之中上等安畧可避四面颶風者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潯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岐港曰梅港湖頭渡曰石浦港曰猪頭畧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畧曰玉環山梁畧等畧曰楚門港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畧曰女兒畧中等安畧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關門曰九山曰爵溪畧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畧其餘下等安畧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衢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

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圍土無舉一匝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遙處處有舉處處要斟酌此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闕傳又善占風望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數萬人販米于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下江曰恐茶山王糴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五

在惟擾平糴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自來之異變也攷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山出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舉無港原非駐足之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邈無邊際要之自開關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登之載藉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士着必爲衆所窺即如米尚須糴它一切所需非

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販之中國何不散居內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于當道往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六

三五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七

勝遊佳境

梅丈人



占年

月中桂子

花 二十一則

木 十則

松栢聖跡

僊果樹

神棟

水檀

柿石

射樹

綠衣乞命

竹 九則

草 八則

雜品 九則

湧幢小品目錄

甘露

嘉禾

狀似

雲雨

鶴兔

獺祠

犬逐通判

三巨人

物異 九則

色異 二則

水旱 二則

地震 三則

山崩

血湧

都城大水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湖上朱國禎輯



勝遊佳境

江南花木勝遊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華時蟠
芙蓉時西湖木時青山葛僊井楊梅時光福櫻桃
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兩天目
松石棲賢筍洞山茶鷹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
幾得之

梅丈人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曰玉雪為骨冰
為魂耿耿獨與參黃昏遙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
里藏山門一客曰碧瓦籠晴煙霧繞藐姑之仙下
縹緲風清月白無人見洗粧自起霜鐘曉一客曰
在澗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
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
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椴美材也賈人以木筏

載黃梅一株樹之殿傍初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桂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瓦上聲如撒電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一

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囊之雜菊花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靴屐者旬輒出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

在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縛爲盤孟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

者特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楹桶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率那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無虛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蓋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杜鵑樓天承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過密之時花枯癭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旣而復茂嘉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二

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竝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于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風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濂谿癖憑仗盆池借一枝
大華峰頭幾夢遊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

誰遣面面華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堅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坼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脗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梔子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

湯幢小品

卷二十七

四

赭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自外皮剝至見膚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為九皮果

石槿舊說以枯骨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為金彪蓋避錢鏐諱云刻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槿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幹大盈抱枝蔭滿庭

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蕭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脩然在眾花之上與江淮所產絕不類荆南官舍亦有兩株略如之姿艷柔婉豐富之極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未

湯幢小品

卷二十七

五

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臯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

丹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旦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

為壽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

一百九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即殞易數主皆然

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既移其花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紫微一名滿堂紅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木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山甚盛餘姚縣西南竝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墅州自建蘭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輒獨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輒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易而且多貴所賤少所見豈虛語哉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今惟閩為最盛遍于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

一枝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柿莖高四五尺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火傘火球未足為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蕃故又名蕃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筮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于秋云然薝蔔亦六出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七

木

楓木之老者為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椿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衛廬列不動有如楓又曰丹宸即丹楓也

金剛纂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剝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曰人瘴又能借之以為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迴避然謂之讓

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樹皆有皮惟紫荆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柏無之花
皆有種皆可變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栢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
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
花則左實

金荆栢樹色如真金密緻而文綵盤旋有如美錦
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此木數十片用
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海幢小品

卷二十七

九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
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宣州廣教
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
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遇僧有異
行者即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石南
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
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
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
榮枯各異

松柏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 太祖征偽諒時憇其
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即地建亭掘得白驢畜
之江又建前亭豎梁時有赤鯉從空飛下 高皇
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
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 聖天子也喜之

海幢小品

卷二十七

九

贈以詩筴令得遊天下栢後荆亭繞之而空其中
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
年古栢尚青青曾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 聖恩
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僊菓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為仙人擲樹枝
於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
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三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
果差小味則同

神棟

古棟樹在江濱埜田中土人呼為黃棟高不過丈許而週匝可布十脰從地拔起色類精鐵望之如百十怪石磊磊峻嶒逼而眎之莫辨其為植木也綴以老幹虬枝拳曲天矯而枯瘦削立又絕似坡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年物也好市者裴徊其下移日忘去惜時大荒非塗轍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日自化城寺側轉有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

俯視如薺規圓可三畝牧童翻舫抖其上不動也

水檀

蘭溪黃湓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每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為期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數百年物崇寧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至

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莫測其兆多以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於他人居之復不寧泊宣和未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樹

萬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為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瑠毛然

綠承乞命

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柱楛至公前叩頭乞命嘿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行伺門間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構得村中二銀杏樹約券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乃有神如其值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刻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本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爾雅莽藪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一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為竹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錄猶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幹大而厚異眾竹人取以為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產於蜀嘉定州每月生筍

崇陽縣有龜紋竹惟寶陀巖產之竹僅一本製扇甚奇聞今亦絕種矣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

湯幢小品

卷五十七

十一

竹瓜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瀟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邠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丈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為杖溱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竹湖湘間有徑尺之竹可以甃羅浮山有龍公竹

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黃碧母相間交廣有思摩竹筍自節生筍既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黑竹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國

新州嘗產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竹者十之三

草

湯幢小品

卷五十七

十一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名曰經劫草

蘆葦若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若尤緝碧可愛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若山高二百丈遍山生若望之翩翩作鳳尾形若水所由出自頂及麓處處涌溢草水山合為一以此稱奇

綏寧有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業條如線有晴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即寤又有草名八角蓮

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辟蚊蠅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漬水作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柳而大蔓生著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香茵唯甘草汁解之

鶴子草形如飛鶴當夏作花有雙蟲生蔓間食其葉久則蛻而為蝶女子佩之號為細蝶北戶錄有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四

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即此類也

桂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癩婦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客梧之蒿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刺之瓜茄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三尺之梨東荒有三尺之樵木蘭皮岡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寸屯羅

之麻實如蓮葍

松為百木之長蘭為百草之長桂為百藥之長梓為百木之王牡丹為百花之王葵為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棗杏之屬為核果梨柰為膚果柳胡桃之屬為殼果松栢之實為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薹穀稻萌謂之秧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五

苔為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為宜薛南人呼為妬草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傷也

今人稱茄子為酪酥出于宋龍圖閣一書曰胎子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曰東蓋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

于襄國諱胡尤峻因改為黃瓜胡荽為元荽胡麻為芝麻胡桃為核桃江南曰荑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王予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卷隴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騫林茶葉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為茶寶也

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夢憶小品 卷二十七 十六

甘露

其凝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臯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胸離狐縣界有草生具莖靡繁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符堅圍姚萇營中乏水絞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案曰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為王築壇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方

夢憶小品 卷二十七 十七

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為賊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為益土之兆嗟乎天與雲豈無知乎僭竊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違祥瑞原不獨為君子設也

鶴兔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召旁午寓頗遠艱于趨赴移之西闕外構堂舉梁正寢羣鶴自雲外止于上翔鳴良久乃去意當時方士所致衆咸駭異分宜自作記因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

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沒齊朝僅再傳廿年亡國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來鶴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沒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嗥則為兵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淪淵不作捕魚忙攬報人間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跡吳宮賢類授神方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七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見甚多有犬作人言語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賑曷往懇相牽詣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去乃得停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

袂飄搖鬚髯如叢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寧王濯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泰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三丈餘衣鷄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幘耳有鏗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十九

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寧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殼蟲墮地大如蒼蠅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薨薨如蝗瀋陽錦州城塚牆為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群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

男女無弗見者者老梁乘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
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見此物莫
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墓數百萬大小相負自
高郵蛤蚧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輿化界散漫
無迹負行墓爪入膚理手勞之不能脫識者以為
水徵云

萬曆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
額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

水小記

卷二十七

十一

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
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
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板
幾至山半流液成川

萬曆十七十八年揚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
地如焚有黑鼠無數履履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
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
賴之墾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蜒蔽

空勢如殿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
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
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為害

萬曆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
爭割羊豕禱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
之家止啣竹樹茭蘆不及五穀有朱某者性體悉
具見蝗勞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

其盡而而去隣睦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

水小記

卷二十七

十一

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渦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
翌日白濁如泔漿凝于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
十七日始復如舊

敘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濃如漿者凡三
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死竈丁三

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曆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叫喚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

下小品

卷二十七

三十三

其節義將枕花紗衣一套林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

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南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娛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歸寢領諾歸未卽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時太夫人已就寢睡熟祭酒反被合墻壓斃太夫人雖屋覆固無恙也富平舉人李羔與冀北道叅議耀州左廕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舊關鄉店宿

下小品

卷二十七

三十三

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窹聞未起既李被崩崖死而左賴牀榻撐支止傷一指其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緩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類尚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卽傾蕩至盡輕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堵無尺豎潼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

推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
學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尚禮進士白大川華陰御
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璧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
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眾受禍大數
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
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近遠分
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尚書以火廂坑燬燼其
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
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

洋小品 卷二十七 二十四

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
或奮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
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蓋又未可以一
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回夷反久之
始覺為訛言如渭南之民捨倉庫以鄉官副使南
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尚書
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舉人王
命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
亦甚至隆慶戊辰木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月

居常震搖迄萬曆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
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為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
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衙之內別置板屋以防
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
村落者即一村落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
雷者萬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
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二三里
外都不覺有異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

洋小品 卷二十七 二十五

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搖或止一楹而餘家餘屋
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
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至吾鄉安
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筭而餘
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
日較為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徑出而不發水不害
人者山樵云雉與蛇交生卵入地每歲雷發陷下
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
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為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

固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蜃久伏而出決不止雉蛇之毒氣也

山崩

萬曆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三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舡上舡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

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泮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塌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

湧幢小品

卷二十七

二十七

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泮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拾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與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八

蔣山佛會記 四則 傳衣

袈裟 五銖衣

三教 五則 小佛像

大士湧出 佛牙

布袋 遺琬

長耳和尚 願得地

捨宅之始 兩京諸寺

女中天子 石佛

湧幢小品目錄

寺門風水 戒壇興廢

翔鶴 造塔

水墨羅漢 琴飛蘸油

百尺彌勒 馬房燈光

誌公塼塔 刮金

羅漢化米 麻衣書字

獅巖 龍湫

體玄僧帽 僧姓

住持 募緣問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帳

入棺跌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脇 金氏青蓮

胡御史僧異 癡和尚

拳棒僧 二則 達觀始末 三則

鼻禿像 僧假王子

商丐

湧幢小品目錄 卷二十八

二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蔣山佛會記

宋潛溪集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
天為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
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縈充塞下上弔奠靡
至筑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啾啾有聞
宸衷盡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雄氏之教為然乃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有道
浮屠十人請于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
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 上宿齋室却
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
丞胡惟庸移書于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神達
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 上服皮
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
忠啓 御撰章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
香于爐復再拜 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

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
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王僧行容率僧伽千人
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
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 上服皮弁服播玉
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日善世曲 上再拜迎
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熏薌奠幣
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
桃暨名葷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
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
所異者不用冊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
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
臣退諸浮屠旋遠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
攀駐之意初斫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堊至是令
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
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

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侍
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肉爽而戒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于徑山禪師宗泐
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執範師
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
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
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凄風戒寒飛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
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鑿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
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
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
饗焄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
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為也肆惟 皇上自臨
御以來仰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
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
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 聖慮淵深猶恐未

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
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
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為賢澤
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
生道者則我 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問
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
歎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
職專禱祠親視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
揚 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為之文濂以老病固辭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四
弗復既為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
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
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
稜盪摩白日為薄孰靈匪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
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涼颺酸嘶茫然四顧精爽
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為心寧免涕淚其三
惟我 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
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
稽首大雄遙瞻祝座如覲睟容香凝霧黑燈類星

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鍾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

輪羽幢其集如霞神池潔清鮮永華粲滌塵垢身

還清淨觀其六迺陟秘殿迺觀慈皇聞法去蓋受戒

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

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既廣氛

盤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

大庭擊壤康衢列誥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五

垂來齋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蔣山寺建廣薦

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

獻佛樂章既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

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

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為定

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御製廣

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

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既從祠部羣賢之請為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

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

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

撰疏文至鍾山俄 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

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陸地之所變十四日大

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 上悅勅近臣

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載事如記言

及事畢夜已過半 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六

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

及蒲菴以高僧被 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

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

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

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為疏其後使覽者

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

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

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
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
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
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
知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
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
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七

仄而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
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
代制作之感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
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永

郭青螺集

萬曆乙酉予入韶州間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
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永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羝
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
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窳器為廣東提學魏莊

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
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
履差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
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迦佛
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迦知化期將近命摩訶
迦葉迦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
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
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
迦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八

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
王得勝日子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
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
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
即請其衣秘于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
衣寔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
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為法信惟恐
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
為驗以定其宗想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

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
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母傳衣鉢
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
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
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
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
立之際定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
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石
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
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于貢之楛老之栢漢之
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
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
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
千年之物獨此衣存

袈裟

秣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
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中花氎淨
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爲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九

又名道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
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
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一名無
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
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
名道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
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
也

五銖衣

秣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
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
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
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忉利天衣重六銖
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
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
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
黍爲縶十縶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
六銖尚未及半兩微乎輕矣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

三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鬪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為孝志餘書湛師以為不見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為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一

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澆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改儒為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為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為道士不終更為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益涉歷三教然于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為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于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

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為勝而業為儒者耻以奇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為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雖而廢之不成為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于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二

大士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即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獻于管東溟時陸五臺為南尚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籠以金絲文龕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闍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于東陽

遺說

無量壽佛遺說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歲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燬于火僧拾遺縊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傲訪異書入全張雲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三

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為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願吳越王賓禮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遺說日翁口微張以院為寺正殿居中龕說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池州東巖修

習久土人因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因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因即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為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為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四

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搜拏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西天龍華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瑞所造經為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上請贈父泰為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權商賈舟車之稅極為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即以自飽斥其餘羨為寺於香山而

立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 上亦親幸焉故
為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 上南幸其寵亞於
諸貴會 上得疾久多所恚惡一日忽厭經而逐
之盡革其官與所 賜蟒玉使辨髮從小璫受翰
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度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
存

南京三大寺為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
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
首山弘覺寺雞籠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并中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五

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
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

成祖 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

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為酒肉場矣塔燒琉璃

磚為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級刹不可步為級

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雪浪

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

行南中郭明龍為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

所終蓋妖淫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
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
一十九分

瓦官寺在林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
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
其花發于舌根芳馨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
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它志所謂銅官鹽官之
類非也南唐改為昇元寺後燬于火 國朝歸魏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六

國為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恒自伏牛來禮魏
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閣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
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為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 賜田

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

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典補障廢約束僧寮秩

然可觀仁何為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

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

所為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錢爲業隨父龔美遊汴過荆門止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時真宗尚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耆引后見王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齋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七

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竝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竝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泰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

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于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火 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嘗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卽修復後復火孫繼造隆又復之壯于前觀矣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八

群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卸其地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檀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造塔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

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甄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即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蕭名登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為應天湧幢小品

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寧萬壽禪寺三月八日又改崇寧為天寧每歲天寧節郡寮視聖于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為光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寧祝聖之地也時有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常十錢為當五郡守召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既歸能仁呼知事僧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十九

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即日償之於是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問天寧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即以疾告閉方丈門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負能仁乃大愧服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憂寐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僊筆相傳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今日供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盥其手棄其水于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家以為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 圖初有盜者剽重貨竊而鬻於杭即托夢以指示寺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二十

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
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
寧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
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燬
燼無存

群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
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
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一

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
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
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群飛自西來啾啾呼嘯集
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
餘果見一群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傳瘡僧直
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
慧光乞油傳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
托生何道衆軍作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
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

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衆仍集取油傳瘡半
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
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
時現佛像煒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
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
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
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一

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勰舊記齊永明四年
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
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洎畢龕
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
五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
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
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
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
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

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
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鈔賜錢八千
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
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
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湛鑄銅鐘一
口董遂良等捨錢百萬粧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
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殿
後侍像亦壞元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為坐像二高
六丈五尺又以釧絲為網護于其前 明永樂九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

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
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曆三十一年復為
石龕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菴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
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
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為
示三乘既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為宣德二
年越二載 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

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眾漢無踰四
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 上令中使密置經檻下
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 上召之急對
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為罪非 上所以召
臣意 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瀝問
何故曰雷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 上未信後
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 上遣還遂示寂雷
都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豁洞鏤錯
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為石佛口水從兩傍流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

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掛巖為
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
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塼塔

臨邑縣東有塼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
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
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

璜奏沒入正德未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遲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尚濕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五

麻衣書字

折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壙于峽石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燬之果有滿指揮之死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一老媪沽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燔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媪家獨免考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 成祖爲改

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益其兆已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斬其祀吁可畏矣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毬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啣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六

重初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旣歸罄所有集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畱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闢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不半歲告成老儒丘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歎曰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者卽佛卽僧

龍湫

字元陽漢人駐十九峰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
沒民居閔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
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
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
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既貴
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
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為之振其鐘魚條其科教
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玄僧帽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二十七

伏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
大樹下水至展轉遷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
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敲心
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
君將來使吾候之於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
二字為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
往揖之翁起相勞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
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
勞因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即可歸矣翁笑曰山

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為之
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為誰何姓童子曰先
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名少孤敬疑其為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
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
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為請翁曰昔體玄先生
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為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
避難開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菴少
憇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問體玄為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二十八

伏

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
火衣乾懇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
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
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
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
不能留款以此為贈敬辭曰吾為書生平生志氣
將期匡濟天下翁為長者既蒙訓教安得以此帽
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
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

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籬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自關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能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二十九

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尚存焉

按潘閔字道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自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

毀廢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中間之知事將連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閔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道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助教處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

乃山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誦滿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閔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閔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

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元時僧度牒以羊皮為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有服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而陞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 國朝兩京考之禮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不復倚之為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贊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為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為即可僧請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

尚既說偈已即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踟躕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跌坐儼然如生群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與歸茶毘焉奇矣奇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于華容縣之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二

公既貴賂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跌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跌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璽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財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三

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素食僅十年萬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澠于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藥次

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氏與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藥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之耶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濬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四

字一赫蹠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真樞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踪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咏入黃公欄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咸駭之以爲神顧令以覲入其飲甚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

嘗與客遊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吐呷睨問胡已獨身取間道陵巉巖而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痴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嫂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五

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棗與水者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為造寺未幾沒聞題二詩于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為欠事安得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剛俊徵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一此用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譚

王龍谿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于府府集教師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死于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對士夫尤箕踞嫚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圖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刷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六

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戒壇相別為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蕭蕭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栢下恍惚如有見此栢乃數千年物能為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此栢竝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

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相竒古蒼翠近年轉茂
當是和尚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窟矣其
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
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栢道人

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劍甚歎曰駐不得矣卽
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歆有笑
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
龕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龕摩得其頂竒之捨五百
金助葬初遺命塔五峰之內有競者伺其徒法鎧
入蜀塔于外繆仲醇先生見而驚曰浸殺和尚矣
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龕流血水凡
三晝夜可見屍尚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
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等和尚
者旣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
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
口說也

梟秃像

楊璉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已像雜之刻于飛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來峰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
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于園田汝成爲之
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 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
至姑蘇遇遊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
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
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
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

湧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一

事陰遇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
跳遂舟中會謀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
其贗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
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榮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
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遊更言其母妻姓氏居
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
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羈候真武
堂久之防禁漸疎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
國將軍勤煌竝無兄勤榮出遊其所稱父母姓氏

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
有差縣丞亦奪職太空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
縣搏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張士誠
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為利可笑如此一日有
做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商丐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
而乞食余視其貌瘠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支吾色
微動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鬢蓬蓬
湯幢小品

卷二十八

三十九

湯幢小品目錄卷之二十九

玉梁

白玉蟾

法冠僊師

石函

盧山老人

吳翁

泥人生鬚

蛻骨

判官精

水仙

獨孤吹笛

李金兒

鶴仙

三大事

衣道人

逢呂仙 三則

臥水

劉羅陶仙遊 三則

山子道氣

一字散

開瞽

仙桐道人

仙椿

仙骨

回首神仙

肉芝

工飯

全真教

醒神

符錄

引儒釋 三則

老君像 二則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湖上朱圓禎輯

王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筍山有驗因置觀既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日霽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王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為黃龍乘雲飛去

白玉蟾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瑤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鳳翥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于何之梁木壞泰山頽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既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又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

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其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淡處吾家嘉定問徵赴闕對御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眾作別而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泰化妙靖

湧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洞槐上未幾寓西郊菘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鞏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邑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為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幘橫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偏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媒之俄而媒者

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橫其竈隱於民家也
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
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泔泔或代執爨皆
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
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
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群山中石壁四擁殿有
石函長三丈其上醵鳥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三

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
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籙慎不可開大曆中清
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遺教啓函者必
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鼓牛半日石函乃開
有符籙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籙而已令
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旣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
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諶也謂吾開真人
石函于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爲
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

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
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
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
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
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
曰子有道氣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
有才何患無位史笑曰非所知也乘相晉宋相南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四

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
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
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闕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
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屯軍於五夫里
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廷正
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資遺甚
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

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為林泉交可乎
翁乃為大將卜居隱僊巖之旁今日大將村為小
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
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地曰劔
山棄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徵祥二將餞之於
鷺山之陽文徵顯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
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
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五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
十餘日乃止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
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
又有王子蹇之頭骨瘞之山竅華山西峯陳希夷
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
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啓以視韓我
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

皆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
六祖杭城丁僊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為之無異
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
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
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卽下一日有人
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
降世云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六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
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
適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
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
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甕潛記歲時敲
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
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
彥深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

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典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七

出焉爲毒蛇所嚙遂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岸燭下照果爲所讐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論矣然素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棲于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旣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

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旣亾環劍汝將何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淡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八

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僊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舟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使暮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聽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釀二千文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

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
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為獨孤
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
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
瀾陡起李生捧笛其聲始發之後昏暄齊開水木
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為
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
生以為輕已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
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九

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郭稀至音樂之類
率所不通會客同諍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
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為復是好手獨孤生乃
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為李生改容謝之
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
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
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
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
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

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處通耳
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恡惜否李生日不
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感踏不敢動至
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
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帖息乃散明旦李
生許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
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

誦經史僊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
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
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
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為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
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
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
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
脫削官爵鐵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
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

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
一大患以隱語托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
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
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
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動之久不敢犯及
是冊爲金姬日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
往拜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
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
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一

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
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
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
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
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
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
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薦赴都下母誠之日京師
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
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

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公幸留此孽
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姆卽士誠姊
得赦不歿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
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
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
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
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二

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
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
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
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
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
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
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
者輒恚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
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關咸竊驚

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大對爲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篋待觀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

鼓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金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僊廟盍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實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湖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卽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論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

饒正已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勅閣臣劉吉姦邪賤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槩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已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
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為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碎轟
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
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本縣令朱倘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卽此一節其賢于前後相君多矣朱後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五

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
與僊卽精靈也從僊墮者奕朗有幹濟從佛墮者
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
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
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
酢致慇懃因構靖紫團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
及庶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

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尚未及

解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進之指公所服帶并自

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

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尚須歲月耳道士笑曰

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呂僊

也 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

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

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

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尚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六

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聞之長老謂在朝文
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 今上卽位之元
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為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
將終前三月卽紀拉日惟飲水一盂顏面如故一
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
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
人無恙何得為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

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卧其中戒勿飲
飲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
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碎殺身輕總把清高還造
化降生任重尚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
皆異之屬續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
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
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僊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

嚴而治純孝盛德好神僊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
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
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
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
韓驚起憲使張公連問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
僊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
門者言此人戴古氎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
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
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
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房室中相勞苦答曰久
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歎之狀韓款留
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日問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
不灰汝則要灰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
出門復携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
邦靖相繼灰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見臺同亨爲工部侍
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

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羅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
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
昔時同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
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
灰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
異始知先生僊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尚書李公長春
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
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

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
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
為舍而去歸以告尚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
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為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
兩川皆傳與齡實僊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
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尚
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九

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
開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大
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
民必須此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
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
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
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
又三日率眾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
姓菜蕎並種復人旱四十日前苗盡槁久之忽靈

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
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克棟得以卒歲此事甚奇
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詈罵潭中漸有
波浪以致雲興雨霽而獨無雷梅疑坐不動曰龍
亦獸耳我今奉 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
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
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
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
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二十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
人臥路傍蓬跣縑縷寒顛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
葵以燭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卧天
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
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
遇有風癘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
傳

開聲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十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癯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屣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服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効如捕風客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三十一

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簪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客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焉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盃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汚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既服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無物者積二十七

日左目剽然開右亦漸豁視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麪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鈴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搽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什物盲人微先生惠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三十一

復見天日于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客笑領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上海還更過若于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効且老然能篝燈作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僊爲主祀于室動止必祝頗著驗萬曆末年許尚在當訪其名實之

僊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曆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漱衣垢面
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為僧所伐止存朽根道
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跌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
生索水喫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
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梧樹活我去
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
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
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
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二十三

覽多所題詠云

僊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
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
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
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
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鷄初號
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
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

為語如此且自述所寓僊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僊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
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僊殊
巧揭膏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
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
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為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
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
為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貸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二十四

石上笑語盜稍親狎進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
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
而吏不郵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嘆息
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
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僊

英雄回首即神僊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
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僊
境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于服食飛

昇也

肉芝

孝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圃為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尚有血痕宋駭異持歸以為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為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僊

土飯

滋陽縣大饑眾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瓢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五

見眾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餓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麵下咽甚適眾爭啜至飽一方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為崇仁今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僊人點土為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猶能誤人斛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德尤遠凡僊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

僧視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在恐不足為重輕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錄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于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為二宗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陽至于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十六

家之說雜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為世患蠹未為甚鉅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端臨之說如此最為精當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僊應 大聖

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髯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徒訟言為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僻目之先生亦自詫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赴形貌既聳機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為師不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僊日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七

夕大嚼每一食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首趨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為鍾離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卧病一友曰見此翁可立愈不聽深為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思當日景象若以為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不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于武夷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速行或以為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

麗察典歸家卒

符錄

其法盛于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為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尚世襲至我 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為房中之術 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上大抵符錄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動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刹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于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為德士 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美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僊家必引儒釋為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六

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為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

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

玄妙篇云初生

時名周武王時為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

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三

道於老君迺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三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為有微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為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

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為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為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峰最高峰下有石礪頗幽遠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有老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真堂中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為龕貯之塑八僊像鶴鹿各二于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所有起窺窻間見石像有笑容僊像隱若搖動鶴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三

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窻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為幸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曰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終今其子孫尚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傳已久謂其年礪邊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鶴翅皆黃故以名峰峰高可三千丈挾羣峰而東若馳與兩天目相應

圓整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點
巽峰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
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
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
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右肩喟然歎曰此所
謂鍛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
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
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
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

湧幢小品

卷二十九

三

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
渡海鶴飛還條然只閉關幻軀元不着去住總閒
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虜衆來歸

職官走虜

路河

抵捐金

壯犬

虜款賞恤

虜勢日分

賜經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與虜角射

烽埃

報功之弊

西南夷

楊安地界

湧幢小品

目錄

兵兆

寨鎮

屬國

差往海外

占城

日本

王長年

馬勇士

倭官倭鳥

東湧覘倭

籌倭

平倭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湖上朱國禎輯

虜衆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麤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榆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綠路濟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輒滯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

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既缺舍餘馮瑤捐萬金代發圍解不卽償且以朽幣抵之瑤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題奏乃以馬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

湧幢小品卷三十一

十一

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貢每五年守側寧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會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曆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勅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裏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馴服于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

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爾封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既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

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酋之長子也從此與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日受蹂躪不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于總督鄭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于萬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旨那吉首克歸欵忠順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既互市 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

制大紅袈裟四人與張葢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

步皆紅琰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 賜經像

蹈以進既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

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 皇帝萬

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且有無佛法隆汗使

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

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

夷落罪墮泥犁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胡騎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四

數萬環以聽大會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頽擊地若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

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

飾綉絹巾悅糾結紛綵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

一棧供佛飯僧皆設大馘辭而行攀戀決旬不聽

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 國法乎日中

華 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餉馬數十蹄

爲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曾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彼虜
中得西僧輒奉為活佛中國因而糜之儘得其力
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
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彊變為弱中國慈則變而險
虜性直變為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
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
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

滄幢小品 卷三十

五

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
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常用番僧有闡教闡化
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 文皇
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尚有
法王殿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
建醮薦福此特假為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
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齎送番供等物時左

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
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
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為旛幢黃金為七供賜法王
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為之一匱
勅允往返以十年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
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續至臨清運
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舻相連二
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
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

滄幢小品 卷三十

六

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
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
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
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
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
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
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
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
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 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輪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鞚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七

遇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醜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爲主能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

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于達磨其西來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射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八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曾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子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公德楨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驟止閫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埃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

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即提兵往撲既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候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埃不明以解埃卒坐斬并及其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為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墻垣嚴扃之食以虜法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九

不以推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真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一叅將曾守邊者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術童即謠于道求其故知為土地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于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

今蒙化府

二曰浪穹詔

今浪穹縣

曰鄧賧詔

今鄧州

四曰施浪詔

今施浪縣

五曰

此詔

今江府

六曰蒙雋詔

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為之魁號曰華款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賕誤用者至作為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貨易又謂里為牛凡幾十幾里則曰幾十幾牛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

南人用具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為索猶錢之為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宋史曰嘍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木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為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

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得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獯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天意實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曆再征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一

皆因大雨而克

萬曆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誣紅苗僭稱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鹽浸紙曬乾爲券三年

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馮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果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圖斷黔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便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一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賄棄地彈前督臣王霖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叅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淺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

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為江右張鳴岡
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為鎮失之則災肯立見中
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
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
歸之寨酋葵香頂受齋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
効且請歲貢以為常

屬國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三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為朝夕
之朝鮮字讀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 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
使先於十數里外遣伶戲來迓抵近郊列香亭龍
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 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
執仗者背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
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
蹈舞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裏海東無
事藝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

樹熬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
遣使來問安拜 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楹
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
秋丁祭俱用 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
成館生日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日生徒皆着儒巾
藍衫與華同但巾用軟羅為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尚書俛斯宣諭隨命
斯冊封其用內相起于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四

王李琛卒遣太監鄭同持冊封世子耽為王巡按
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
禮使非其人必為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
稔內臣沿途繹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
有學行者以往 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
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
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
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

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異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焉分階陞位正東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誚之也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五

林閩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憭以聞後赦登庸爲都統使惟憭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吝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曆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

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 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舛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六

移來徃非經年不能成桅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餽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間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曆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生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梧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
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
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覺其為船也此則船口與船
面平官船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
出入面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
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船外猶護以遮波
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
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
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

海幢小品

卷三十

七

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船用四副其
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
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千斤大
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
可得而小也舳舻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
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為難得勺水不以惠
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為圍幔五色旗
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
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

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
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
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
國小土城乘障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
疾入衛卒兩行懸結跌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
極弱夜鼓以十更為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賈勅印封

海幢小品

卷三十

八

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
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
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
封之後即為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偽勅立其國
人曰提婆若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
幣授提婆若封之為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
滿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
其事且納偽勅于朝禮部劾瑾專擅封立常正典
罰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

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答謝恩使至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淡意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踴躍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九

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筭計關白遣清正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苦殺入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懦者爲封貢之說躁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人山東十萬人天津將如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卽掄彼難道全不思前筭後

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箇大人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況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尚微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二十

細孫盧在海邊搔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于陸不聞戰于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開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

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冀此風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
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枯人也號悍無比皆衣楮
甲用鐵搗與倭遇即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
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
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
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搗反擊逐賊賊走復來如是
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

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枯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
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
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
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
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
匍匐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墻推輪而上一賊躡
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
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鉅躍起登女墻吶喊賊

從下以鎗戮之鉅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
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
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棄營
壘走偵者往濠上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
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
斗口員而小色黧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
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
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陽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羅材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

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
兵未至自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
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縋出
募通泰沙上敢死士三千縋入給兵仗夜半縋出
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
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
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

膽勇流海上嘉靖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
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
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
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酋甚親信之又業
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
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
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
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挾枕飽帆
歸此時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

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
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
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
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
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
抵岸長年旣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
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
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諸鎮將所妄言捕得
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

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
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喟曰若言斬賊級豈有
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
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
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
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
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矣益禿貧甚猶操
舟漁

馬勇士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四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
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膽氣部勒東出禦
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隨之忽有十餘倭突出禦
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
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剗去得賞蓋皆勇
士所殺也爲塋于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閩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尚書之類平秀吉者
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酋信長爲閩白出山叟徵

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
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
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阿奇支
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
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
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閻王以所養子孫七
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
及老且病子秀賴尚幼托於婦父家康代攝其位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一

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
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
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
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
民住屋一編潤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
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人
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
多用湯日只二餐以苦麥持入米汁爲醋其地多
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

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卽挾續九月以後卽大
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
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于雪中不惜其
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
尚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
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
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卽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
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
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

湧幢小品

卷三十

十一

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
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
安民之策可也

東湧偵倭

萬曆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叅遣義民董伯起出
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枕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回
李進葉貴傳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
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
繇各灣皆不見遂上東湧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

山後南風灣一泊布袋灣二灣相連蓬檣俱卸但
掠定海白舫船藏南磴隱處伯起卽將海道紅票
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磴船張
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趨我也李進
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
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
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
船他以五十金催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
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二十七

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旣討海人
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
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三人徧
相之卽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
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
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
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
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
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于

是羣倭亦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
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
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
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
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
于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
等借衫遞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
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
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疋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二十八

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人在我
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
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
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
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
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美刀或以
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
薦伯起自代傅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
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海

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于海使不得上岸為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為長良有司約束隸于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二十九

所謂點圍團操迎送朔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于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至謫戍生平受襄懋卹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

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

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問以詰其子孝若曰尊

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孝若感額曰

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緝一

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連篇累牒震耀以

求必傳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

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為余老矣每每訪求

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

胡少保傳極為詳贍善其訂錄數款惟王江涇之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十

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菴天寵在事調度襄懋方為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為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眾至數千

據曠為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

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為義勇

會有 詔令巡撫曾銃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

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

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為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

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賞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

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汝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失亾甚衆于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燧倭于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

袁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起公僉都御史代天寵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人因令克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尚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賫文以往公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王直故爲舶主原徽州人因令養子毛列率衆邀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

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母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列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尚禮先覆軍門吾與蔣先生宣諭畢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借毛列以仲冬間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犒之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列率倭兵百八十人助盧叅

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舉山屯于山嶺
公奉 旨賚列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列感
激因送商伴夏正童拳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
番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
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
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
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
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
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

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
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
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
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謀者
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
之一晝夜用火器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
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灰已而雷雨大至公
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
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

九餘賊逃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又遁
輕兵追之少蚬復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斬六十級
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
所至炊宿無所溲幕入山巔小菴饑甚道人具酒
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
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
進曰菴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
日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
時陳東屯于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軍楊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

宜勦新塲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
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
盡旣敗報踵至 上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
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訐默
出題謗訕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卽當以宗憲代而
專擅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 上大
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
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于崇德陷
曉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

復出督視

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集

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

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賊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鸚撫福建公兼兩浙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舡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濔濔住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濔港形勢正還報直語其肆謂必待奏奉 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歷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五

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朕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僇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激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款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于 朝公念激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之

臥內畱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職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激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汚侍者皆就寢激聞舂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嚼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嘖嘖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激卽于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基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

湧幢小品

卷三十

三六

出激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激等力勸之乃畱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禮童華館伴至杭參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于 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 上意罪止于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 上萬勿宣之 明旨時倭賊諸好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 旨悉勦餘黨矣然公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尚

禮往說諸小酋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等以候 旨為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 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涇港諸酋復叛朱尚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為所錮公即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甌通鳥沙門或自峒礁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

湯幢小品

卷三十

三十七

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尚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艇伏砲其中冒為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為煨燼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巢殺傷甚眾諸賊積恨為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為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

湯幢小品

卷三十

三十八

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膽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涇港奔沈家門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碇礪奔沈家門皆為我師所

東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于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三沙賊為官兵所困不得騁乃卸屋材為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王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于市妻子沒

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
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
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尚禮童華邵岳俱正千
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丞尉率鄉民逐
之賊易丞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鬪賊
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
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
不得儻新尹任事濶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九

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
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
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諸節制耳吾每思做六花陣
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
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
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
例 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書兼右都悉從所請
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叅將

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潮兵至急遁出海水兵
邀擊洋中棹沉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
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
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眾
入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于
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于仙遊前後俘斬幾二
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四十一

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

四十四年再建疏薊尋卒 上憐其功免勘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一

鶴 二則 羣鵲招鶴 二則

燕巢 鳥之屬 二十六則

鳥田 白鹿 三則

異獸 獅象 二則

犬 七則 虎 十一則

牛 生善道

兩牧犢相衛 相牛法

牛禁 二則 猴

湧幢小品

目錄

貓 豕

獸之屬 十八則 龍 十三則

龍鳳名狀 三則 猪龍

龜 三則 蛇 六則

毒食 三則 魚 五則

冰井魚 神魚

進鮮 雜物 五則

蝌蚪 物理 五則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鶴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倂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即當下鶴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吊爾幸畱者當如孤山逋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為寫溪塘泣鶴圖中繪已像置一鶴其傍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羣鵲招鶴

吳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

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
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
頃一鵲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
噪若有所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暫而上擣巢啣
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
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
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燄之
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世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

宗初年

燕巢

宋時滯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
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
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
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鶯反是

湧幢小品 卷三一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鷓鴣兩指向前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
紅今之紅鷓鴣或此類也

鳥鵲之掌縮於腋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
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永翠裳沈啓
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鵝其鳴似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

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于背不
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鳥狀似大鷄善啄物見牛馬橐駝脊間
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
亦食焉虜人呼爲活羅

禿鶯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曆
壬辰春武寧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
禿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
魚鳥爲之一空蓋禿鶯也

四三七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蓄
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
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桂林有鳥鳳如鵲
而紺碧髮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
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為百蟲
之音生左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鷄如雉
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
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
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四

成即發封不成則窒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
則羽聲響若轉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為犬子灰色短尾隨母
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
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
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
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伺至名
曰鷹背
海鷗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

紋常為害持鷄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
且盡
新寧縣有鳥其大如鵝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
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梁
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譟之
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即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鵝千百為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
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為君長居前正赤者為五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五

伯正黑者為鈴下細色雜赤者為功曹左脇有白
帶者為主簿各有章色廬都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為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
以為酒厄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
唯啜木葉糞似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鵝鳥如象人而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
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寧寺屋上
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
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萱錄號碧繼翁陸龜蒙號絲禽三輔黃圖號屬
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
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為除其鼠為憐今咸陽有鳥鼠山
唐詩中往往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泉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
聞泉聲成都學道署栢樹叅天上有泉巢在事者
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泉賞三十文無日
無獻者貴陽用鳥鏡驚之其聲稍遠然鏡聲昔昔

湧幢小品 卷之三十一 六

不絕宜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為殃蓋多
則不足怪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
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雁宕山
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
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
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鷺因此知雞

貴而鷺賤雖然日食雙鷺而易之雞不又曰鷺貴
雞賤耶

工部徐謚興化縣人畜一天鷺徐有往鷺必從之
或入朝則鷺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鷺卜
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鷺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
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
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不
驚而足銅環宛然

鳥田

湧幢小品 卷之三十一 七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
還為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
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
注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
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
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遠亦產此異
矣蓋天生以應 世王之求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
通身如雪月晴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于縣
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于玉柱峰之下踰月
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
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又有奇生
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明帝時為合浦令
英敏有惠政白鹿羣遊因魴所築城及南山皆以
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為尚書郎夫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八

白鹿稱瑞而至于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
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

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高七尺福鹿似鹿而花文可愛靈羊

長角馬哈獸角長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

三尾龜

獅豕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

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
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鬣形尾端茸毛大
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苑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
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于海
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于萬物之情穆天子傳俊
猊日行五百里爾雅俊猊類彪食虎豹世謂白
澤俊猊皆即獅子耳
豕豕類也張腹而無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
而不知其義可乎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九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于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
附陳友諒及見獲于胡大海 太祖宥之命為行
省叅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
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復走歸豐城剪
其鬚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
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于鮎魚口沙上
明道嘗有所畜犬為我軍所得攜至武昌犬見明
道被焚嗥鳴蹣跚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 上

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上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入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歿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一盜手幾殞衆持刃來逐犬赴水遁賊既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一

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里許至一室賊方會飲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歿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還犬亦隨到家晝夜踰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犬觸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

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嗚啣衣垂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大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書中年傳家政于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磔縣四門起于秦德公益狗別賓主善守禦故以爲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一

春氣使不爲害今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汚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隣肉以歸隣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儒與大約自後勿復竊隣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

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糲
覈見者咸歎異云

奈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
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
憑僕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身獵徒也再世爲
秀才今爲犬後身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
我匿竹中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
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三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
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
悞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豈則出取物
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
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難吾有父
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于大
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
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旁顧而悲跳分去後歷數
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

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視其人感泣遂與衆共道
所以亟出重賞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縛縱
深山之曲後人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隣人薄暮爲虎所嚙聞空中呼曰業
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
百餘曝朝曦補衲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
婦人傷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飢
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
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開笑曰去此不知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三

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
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雨聲如前久之
嗚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
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
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尚
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
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
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

又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又接其項二鎗夾進折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即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察院升大槐枝顛耽耽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弱削堅竹炙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擊定一手取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四

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輒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時鐵鎗都折折則虎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

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覘地目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出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五

貫肩項恩急顧得一木楮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擗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于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尚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

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輿尸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殲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眾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

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遂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一

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鄰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脊脊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弔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

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鄰樵于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旣畢事朱復誑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于山舍方弗校卽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卽死于虎若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一

突來攫其騎啗其臂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緼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過潘版橋橋布木狹而修下瞰湍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卽返俟明桴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死賦亦遭阨至驚動 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初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八

牛祭時有了與法師在萬泉鄉牛徑脚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裝付之曰若以置埭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 太祖御制文集稱滁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媼將爲

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開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雋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脇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欲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踈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壽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九

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烱潼取酥酪以雍酥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

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

令者誅及鄰伍混特禁屠以盜賊為名可重其罰此機變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有一丐者忌且羨之因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推殺之繩其猴從已亦作戲乞錢而汪呼導聲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至前作訴冤狀即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鞠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號鳴赴火抱屍共為煨燼

貓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問門舖商忽小民過其地躍人懷為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悅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曆初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王衣裙行異之隨所往以嘴掀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

是飼豕以飯澡以泉衣綿簾毯凡十年大可此牛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為豕金

獸之屬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鹿為尤甚

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去月餘而後獸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為驗

狃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為駮牛七尺為特羊六尺為羝羖五尺為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貌狗四尺為獒雞三尺為鶉此皆就絕大而高者

名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馬曰鐵象

虎豹一躍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紛墮地人既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可證飛熊之說

猿似猿猴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
猴猿猴每出采山核猿至莫不俯首帖服猿擇其
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
蹻黃髮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已
下有皮繫垂蓋膝若猿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
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
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三

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
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眾乃敢食名曰宗
彝尚書傳所謂虎虬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
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
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駝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
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螺

在蜀得二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叅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鞠戾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

園蔬所過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蔬果竹萌之

類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

多為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

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

日行數十百里其害稍息

猫一名烏圓其目睛且暮皆圓子午時即斂如線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三

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麀無膽兔無脾鯨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驪尤

粗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為貓所嚙羣鼠

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

獲龍骨吳江史鑑為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北距太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于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為常一日徐問有龍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日未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瑞號李黃于者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戶出入瑞所欲以為奇貨也遂偕其人告於瑞瑞檄郡縣調夫船具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四

畚鍤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蓋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艦獻于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勳戚不能得一銖直十餘金及是價為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為嘉興宣德間始分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穫倍于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為龍所窟而潛

毓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于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強為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于腹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即是也化為二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五

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即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為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且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為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于元兇之手瑞乃為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為奇耳然禹視如蝦蟇原不以為瑞

也

温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爲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卽攝女屍葬于山頂蓋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奠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注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雷火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精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其家今富因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詮慮時陽爲患奏開月河試築記工方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模邗有岩牀入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野龍潛伏邗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

動之龍乃出蟠村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龍伏不出

蔥嶺冬夏有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濫蕩室廬壞禾稼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召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彘故漂浪騰水望祀河滸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七

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凡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並集龍遂成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隆慶壬申睢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爲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尚彌山谷或截取爲馬鞭

長阿舍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爲金翅鳥所食此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

宮中搏諸龍啖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後鸞顯政篡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大約焚香以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為帝王子族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死也總之自為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

湯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九

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用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為之宣洩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則必有毒龍惟龍五臺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駝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

之狀也鴻前麀後蛇頸魚尾鶴頰鴛思龍文龜背燕領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麀首牛尾狼頭馬足園蹠肉角麟之狀也有角為虬龍無角為螭龍有鱗為蛟龍有翼為應龍鳳之青曰鸞赤曰鶡黃白曰鵠白曰鶴紫曰鸞麟之青曰鸞孤赤曰炎駒白日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湯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九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不觸鳳肉啄而不啄鱗骨脆貌骨實蛟骨青鳳骨異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鼈之珠在足蟒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蛟鼻反狼膈直鶴喙曲獐羊之角重於肉斷木之舌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百獸肉

猪龍

神龍所經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圻焉麒麟之關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沸焉越睽殺犀疾雷及焉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雷二三寸不

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言龜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沂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于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為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浮死水旋隈竟不知蛇

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刑抑蛇為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可為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潯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窰土人馮姓者得之毀其基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曆丙戌建昌鄉民樵于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躡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巳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新蛇一名塞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

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內脫殼為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蛇曰乳羅其後截道噬人甚厲眾覓貨郎使禁之貨郎著刃于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曆間南海有諸生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飲之皆死竈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疾覓斲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晉中有人採菌于木以為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骨在牀肉盡為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圍焚之煙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者無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

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鱔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使人掘梨下四蛇盤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三人過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經曰鼈三足鼈在傳中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

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一

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請闕下獻鱖魚百尾時國初法嚴眾為危之則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尾還之日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為

令

閩閩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
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憇歇今
憇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今臨頓吳
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
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
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東
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逼海而來遠吳王沙洲百匝
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四

遂獻寶物送降款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
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昉
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
所司奏云竝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
魚是為養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
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為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葷作羹開胃益氣加
鹽暴乾食之名為養土人愛重以為益人雖產婦
在蓐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

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
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
色也漁人以筒測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為頭一水
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二水方下網簇起潑以
淡水即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于此
者蓋散子既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
若在溟濔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
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五

漢水中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
槎頭鱖宋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
六檣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
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為上蓋深潛土中
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水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
思得鯽方盛夏不易致子釣于井得巨鱗梅溪年
十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隘大者如山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出遂雨

進鮮

湖廣進魚鮮始于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六

七年數船止二隻 神廟三十年以進鮮粗惡奪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下入畏雞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時穴土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能食白蠟至盡有李輔者經撫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

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蠟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礎下灰土中今數年來自蠟皆盡叩棟柱逢逢然了無一蠟存若令人掃地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蠟必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名曰蠟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懼懼叫 宣德皇帝要蓋

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况鍾被救索千箇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六

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蠹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

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

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僊氣

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莽時

九江連率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為漢兵

所誅晉陶侃表袁謙為高涼太守未至百餘里浦

中有蜂蔽日下謙船已而皆不利近則南中黃侍

郎見第十二卷

楊遠卷致政歸一日遊鎮江北固山偶見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擢蜂王殺之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遂卷瘞焉表其封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內向飛鳴良久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
瑞蟬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制蟻

蛭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八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蛭蛭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與步視而蛭皆跳踴為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問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蛭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

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聞人石楚人皆有清名石之子有恒已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請之調常熟父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鶴鷄之膏則瑩石得鵝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菖蒲則死鼈得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鴟鴞得桑椹則醉酒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糝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九

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魚食巴豆則死鼠食之則肥護草忘憂合歡獨忿倉夷已妒鵲鴉治屨索世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釐遇煙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下虎拆地以筮鶴禹步鴛畫印獺祭圓豺祭方蛇蟠向子鵲巢而歲燕伏戊巳蝠伏庚申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度鳩知來程猩知往佛佛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

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脉之所在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之邪正鷓鴣向日而飛玄鰲向斗以遊兔恒向月而息鵲髡于七夕海扇見乎上巳鷓鴣羸于孟冬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群死于白露之朝數丸之蟲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鷄鷩潮至而輒鳴烏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則行空橐駝遇瀟風則埋其鼻純將風則踊量將雨則鳴鷓鴣將風則啼商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甲

雨鳶朝鳴則風蛤暈隨潮以數其文獺肝隨月以生葉

食品以鷺為重故 祖制御史不許食鷺今東南大家以鷺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即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為雀鶴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千陰也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三十二

陳三將軍

論賊 二則

縣令討賊

流氓 六則

振武兵變

鄖陽兵變

黃梅盜

嗜賊先兆

盜儼訛傳

妖人物 二十則

假番物

丐販 二則

長至警報

方士

僧道之妖

妖黨

湧幢小品

目錄

一

除妖

吳建

小匡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湖上朱國禎輯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襲其地改爲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介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軌劫略占奪通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衛官統軍彈壓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家極慘毒又劫羅繼淳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盜請賞

諭賊

伍驂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伴賊婦女械繫苦楚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皆可召親

戚來吾諭之因畱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辭得免還 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宐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凶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凶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歿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雷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於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雷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雷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為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
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却兵獨任其責有土民
葉光家蓄灰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
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
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
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
甲第一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三

流賊

成化二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為達官指揮使犯法
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亡命以驍勇善射相結
行劫于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
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
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
衆遽往旗校二人為所殺 上怒降承章為副千
戶令璽等戴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
良代領其事論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

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

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

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寧山衛指揮滅

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燦亦遣校尉

王彪至苦鬪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 上以其罪

惡深重非他盜比磔于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牆密室

招集亡命劉宸即劉六劉寵即劉七齊彥各李隆李銳

楊虎朱千戶皆其徒也茂又納路交通豹房諸近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四

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為兄

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

侍 上楚鞫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叅

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

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

吾弟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

叅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

畏忠不敢誰何既而都御史甯某欲擒賊立功有

巡捕王簿李姓者承某意偽作彈琵琶優人入茂

家具知鄉道果率驍勇者數十人乘其不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道罪忠與永成爲之請于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赦之寵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寵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參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于文安村中寵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到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衄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寵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五

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王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爲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飲于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卽與中錫酒中云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詔旨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璫爲之與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爲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

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齊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圍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寧腹心告急于錢遂遷舫齋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六

今人能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正德七年磔反賊趙鏐等于市鏐卽趙風子少爲文安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作亂鏐與其弟鑄鎬以五百人從之于河間虎歿立惠爲首惠卽劉三也僭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鏐改名懷忠稱副元帥有陳翰者常從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十八營統衆至十三萬分掠州縣鏐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

亾者請梟群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群
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為唐王
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為名號又攻泌陽欲
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鏃
每歎曰恨不得為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鏃翰與前
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
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
死剝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
聽尋以皮製鞍韉 上每騎乘出入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七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
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會
城陷得山與佐俱沒于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
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王簿仍從祀
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
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
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
年庚申二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
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
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為吉徵變
之前數日遍體皆栗寫一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
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
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苛刻失眾心有數
十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
眷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殿何綬督府徐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八

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整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
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
綬等皇恐將往估計廳俟變而懋官自後踰垣體
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
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渚方員
外誤我馬為前尚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
中劫掠一空截其故妻之柩跡懋官得其處時綬
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為命曰發廩
發廩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為張整呼曰幸

爲我貫愁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
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
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
上受捶無數面決眼突挺及愁官身一卒持銃擊
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解結
每一縣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
後贖其屍殯而歸之

鄖陽兵變

萬曆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叅將公署爲書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九

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叅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
春繼之會于離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米
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
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
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
兩克賞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飛東速之又次
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音見仍
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
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

世華云乘此冒賞近千劫庫米伴怒而心是之即
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
惟寧入城一見米印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
大怒擁衆喧亂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
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
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
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

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
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
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
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
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
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殺
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
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
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

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踰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哮賊先兆

哮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煙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眾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歟也

海幢小品

卷三十二

十一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于黃河于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嘉靖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眾而陳靖寶者為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

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靖寶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為席捲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飲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嘗行野

海幢小品

卷三十二

十一

外見黃蛺蝶數寸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隱居華山羅敷水南冬夜有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

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
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
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党曰得妾之
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
食爲待賓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
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
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突走遶大塚走作圍圍之一
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其
血臥於寢牀覆以衾余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一

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
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
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
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
鷹遶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
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蓆也禁卒
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盧立西廡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士林之

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管謀
復用 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
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
金華見人輒爲好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
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
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旣爲人信服由是而取
天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
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官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二

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
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干戈炒不得了有
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
了事良卽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
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馳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
至朔州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
卽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
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州縣
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

為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
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
瑄會太監劉政及叅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
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
悉斬之瑄政等各賜勅獎勵于是左都李秉等奏
錦衣衛鎮撫司累問妖言罪人所追妖書圖本舉
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
錄其妖書名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
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三

十五

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
天定世繡瑩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迂神
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
品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
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返纂天經八寶擎天白
玉柱夫子金地曆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
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
關周天烈火圖玉盆經換天圖飛曆神工九轉王
堯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

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
明曆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
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曆地經奪天
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曆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
賢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
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灾救苦金輪經智鎖天關書
惑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曆玄元寶玉
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
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

海幢小品

卷三十三

十六

等經龍女引道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
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大
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
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
天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
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本侯姓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見
為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
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

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偽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夤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六

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韋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内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必有

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既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段二表裏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星象陣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爲都督府都事十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六

獄鞠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璽會南京守備内外官拘事干證佐者械至京并鞠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書盛行成化十七年有妖見于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日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服器用皆盡妖亦隨絕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艷正德初嘗與選入

內既而罷歸耻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興者
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
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
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銀至
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懽呼羅拜之即妻以滿堂
銀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
衆銀恐事覺携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
爵策杖從之時稱臣王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
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銀為新城人所獲并得

勸幢小品

卷三十一

十九

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銀及依道爵
皆斬于市滿堂有 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
尋入侍豹房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貲而誕方士集
其門諛曰當大貴于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
又以照水法惑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
州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
為隣縣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
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
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扁室守以童子景寅
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
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入忽仆劉
遂僵仆悻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
八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
鳳膏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恠朋作犬登竈嗥兒
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剽任氏二稚為幻
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悻未幾卒兩家亦

勸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

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眾
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偽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
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贊
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偽告身二
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換徐存齋聞之兵部楊庚
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
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

四十五年馬道人為妖遠近大開各戶多縣籠籠
籠籠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
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冥聲益近而厲如數千
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墻
外火光四合烟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
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為
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溝中亦爾蓋廣袤且百
里矣此妖術所為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圭

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
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聾耳隆慶庚午
孟夏流福溝甃石忽動扶起見驚如大車輪紅白
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
筍中擊之鋸牙齧人市眾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
焉胡孛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
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
釜張口如丹漆盤盃紅光盈尺金目燦燦與龍舌

嘴曳鍊之猴滿覺術遮道之蟒併蟾為三害地不
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廁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
有方士捕得蟾如三斗盎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
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宜靈王必
先見翠蟾三足如芝每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
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曆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
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
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圭

灰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
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為人言如
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
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
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
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為捶死及逼死者不
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搜金之
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

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
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
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塲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
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曆
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鋪幾及船驟雨如
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
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
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
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
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
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
爲猶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
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恠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
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
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幼
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

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玘斬鷺等與番僧謀發
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梳并數珠假以爲
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
前後所發墓無算玘是緝事者聞于朝番僧皆遁
去獲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上
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況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
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

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群道遇
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
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買
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
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于官其
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腦子
前後殺數十人事聞 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

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難輕貸其
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
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別
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
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間衆大鬩丐者適械
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 孝陵上香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五

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
殺諸司官據城僭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洵懼
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
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
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敘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
會鞠儼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 旨不時取
決是時句容道上行入長江中行舟絕且三日矣
細訪之天敘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像歷
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

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
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
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
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
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
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
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
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
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五

備撫寧侯朱某尚書叅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既內
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
爭拒不納更閱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
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敘等數人皆
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踏麵人也漸有
覺者藉藉耦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
守備叅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
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

才事既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叅贊乃改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時天敘已歿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霖雨枷大中橋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若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丞搭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七

席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滌告歸密過南中宿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 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 宮禁中亦不得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中傾府庫甘為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 太祖信

佛歸併寺院雖徵名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別為崇重 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即送歸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徙四海似是天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我 神宗皇帝與 兩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頒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始遍遣去僧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年雖 御劄親問答有 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語然終不天加賞賜又首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憇憇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矣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八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知悉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秘只據所聞僧道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即富翁紫綬

怪吝者亦迎至其家謂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
閤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
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
額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
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
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禹步而入入即危坐
茶至含而四嘆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
甚盛大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榻
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為謝其家疑懼而
止此道妖也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二十九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
余同年郭一陽光復以叅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
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
凡四十日深以為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
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甚問計余
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
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為我壽之曰非

徒籌之且將為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齊諭
將士已申文撤軍東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
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
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馬臺譙賞
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
曰子乃為郭叅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
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叅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
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
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
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
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
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為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
于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
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 官府擾動朝野以一無
賴子曠生光償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
奉之銀時時允內臣叅劾之奏 宗室殺巡撫刑
戮于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趕逐于端門之下大
水幾壓都城大計幾于留用則崇乃移之 朝廷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一

三十

矣然猶曰 軋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切縱橫都不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過移于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定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中妖孽不除反使之弄唇舌逞干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脩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三

三十三

一則處世之法即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肯慊于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急法余謂莫要于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殺勿輕罰民間自然寧帖即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士大夫又如此即有不肖之心自然潛消惡奪古

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當精兵三萬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于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即隱尚善論事試問今為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為公四字余不

湧幢小品

卷三十三

三十三

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醜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與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為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為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錮于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辜累其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

于吾掌股上而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
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
處將一二人美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
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
安靜總計前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
意外之微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
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
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
書中悟得既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

湧幢小品

卷三十二

三十三

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却悟于何有
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于垣之耳
謂囑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
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
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
大小耶

湧幢小品卷之三十二終

跋

是編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
月積可三十餘冊凡經稗海
諸書所載行于世者都不敢
錄然毫而忘隨汰隨忘又不
可勝計要以見意澹宕自喜

跋

而已生平原無文又絕無著
作間舉筆并其稿失去以為
常即此亦時有散佚而存者
尚多會赴

召檢出節為三十二卷付之
梓歷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

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僅
得此子不云乎博矣猶賢乎
已夫聖人之所輕後人之所
習曰手談曰坐隱何等自在
余此好故自不減奈老去僅
可終三局一切緊關事皆憤

跋

二

憤不理而反耽此不足紀之
語不足傳之事積此不足有
無之續雖于心思初無所費
可免枯木殊絲之誚要以少
費紙墨重為梨棗矣又或者
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豈非

一生拙計垂老而更甚者乎
方割裂時如蜂採花亦自有
味既成閱之等于嚼蠟又幾
欲毀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
喜則茹之歎則吐之天下事
皆如此并付之流雲逝水可

跋

三

矣
壬戌年九月題于西郊之暎
月軒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

卷之一

德行 言語上

卷之二

言語下 文學 政事

卷之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卷之四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

賞譽 品藻 規箴 捷悟

卷之五

夙惠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棲遲

卷之六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卷之七

簡傲 排調 輕詆

卷之八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允悔 紕漏

惑溺 佞僇

共三十六篇一千五百一十事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終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

附名公本朝名臣

惺所許樂善 伯生陸應陽 七澤張所望

完三杜士全 咸甫馮大受 眉公陳繼儒

伯還朱本淳 侗初張鶴 景和朱本洽

彥恭杜士基 伯復張齊顏 仁甫林有麟

神超姜雲龍 弟峻甫凌雲

附釋名

徐達亦稱太傅亦稱中山王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亦稱文憲

劉基字伯溫亦稱誠意亦稱文成

方孝孺亦稱正學亦稱遜志亦稱希古

僧道衍字斯道亦稱少師亦稱姚廣孝

楊士奇亦稱文貞亦稱東楊亦稱東里

楊榮亦稱文敏亦稱西楊

明世說新語

楊溥亦稱文定亦稱南楊亦稱石首

胡濙亦稱忠安 夏原吉亦稱忠靖

解縉字大紳 楊翥字仲舉

周忱字恂如亦稱文襄 王翱號九臯亦稱忠肅

劉大夏亦稱忠宣 于謙亦稱少保亦稱肅愍

韓雍亦稱襄毅 李時勉號古廉亦稱忠文

朱希周亦稱恭靖 薛瑄號敬軒亦稱文清

徐有貞初名瑄亦稱武功亦稱天全翁

張寧亦稱汀州

李賢亦稱文達亦稱南陽

毛澄亦稱文簡

劉健字希賢亦稱文靖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

謝遷號木齋亦稱文正

李東陽號西涯亦稱文正亦稱長沙

許進亦稱襄毅子誥稱莊敏讚稱文簡

商輅亦稱文毅

陳循號芳洲

郭登亦稱定襄

余子俊亦稱肅敏

王恕亦稱端毅

程敏政號篁墩

明世說新語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

楊繼宗字子器

章綸亦稱恭毅

丘濬字仲深亦稱文莊

山雲亦稱襄毅

吳與弼號康齋亦稱聘君

崔銑字子鍾

劉鉉亦稱文恭

張元禎字廷祥

王越字世昌亦稱威寧

王直亦稱文端

劉球亦稱忠愍

廖莊亦稱恭敏

羅欽順號整菴亦稱文莊

陳獻章號白沙

劉定之字主靜亦稱文安

莊景字定之

楊守陳亦稱文懿

何孟春號燕泉

儲瑾號柴墟亦稱文懿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亦稱文莊

桑悅字民懌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

魏驥亦稱文靖

呂原字逢原亦稱文懿

陳選亦稱恭愍

章懋號楓山亦稱文懿

林俊號見素

王鏊號守溪亦稱文恪

楊一清號邃菴又號石淙亦稱文襄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一

蔣珩亦稱恭靖

周經亦稱文端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

吳寬號匏菴亦稱文定

費宏號鸞湖亦稱文憲

梁儲亦稱文康亦稱厚翁

錢福號鶴灘

何喬新字廷秀亦稱文肅

楊廷和號石齋

胡世寧亦稱端敏

孫燧亦稱忠烈

張敷華亦稱簡齋

王守仁號陽明亦稱文成亦稱新建

王瓊號晉溪

舒芬字國震

徐禎卿字昌穀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

李夢陽字獻吉號崆峒亦稱北地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亦稱信陽

薛蕙字君采

張含字愈光號禺山

都穆字玄敬號南濠

梁材號儉菴

董玘號中峰

霍韜號渭崖亦稱文敏

張孚敬初名璉號羅峰亦稱文忠亦稱永嘉

桂萼號古山亦稱文襄 陸深號儼山亦稱文忠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一

嚴嵩號介溪亦稱分宜亦稱相高

夏言號桂洲亦稱文愍亦稱貴溪

徐階號存齋亦稱文貞亦稱華亭

鄭曉號淡泉亦稱端簡

顧璘字華玉號東橋

楊博號虞坡

孫承恩號毅齋亦稱文簡

王廷陳號夢澤

陸粲字子餘號貞山

趙貞吉號大周

屠滄號一菴

王維禎號槐野

鄒守益號東原亦稱文莊

屠應峻號漸山

薛應旂號方山

羅洪先亦稱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

陸樹聲號平泉亦稱宮保亦稱宗伯

沈鍊號青崖

楊爵號斜山

楊允繩號抑齋

楊繼盛號叔山亦稱忠愍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

唐寅號六如

徐霖字子仁號崑仙

祝允明號枝山

文徵明字徵仲號衡山亦稱太史

註明世說新語釋名

李攀龍字于麟號滄溟亦稱歷下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亦稱司寇

李春芳亦稱文定亦稱興化

徐中行字子與

張居正號太岳亦稱江陵

汪道昆字伯玉

申時行號瑤泉亦稱吳門

張佳胤字肖甫

王錫爵號荆石亦稱太倉

張九一亦助甫

張位號洪陽亦稱豫章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

周思兼字叔使號萊峰

吳國倫字明卿

鄧以讚號定宇亦稱文潔

鄒元標號南阜

李多見號思弦

屠隆字長卿

馮夢禎號真區

陶望齡號石簣

袁宏道字中郎亦稱石公

熊劍化字神阿號際華亦稱令君

江盈科號晴渌

孫一元字太初

盧楠字次樞

沈明臣字嘉則

謝榛字茂秦

俞允文字仲蔚

註明世說新語釋名

莫雲卿字廷韓

王寅字仲考號十嶽

陳繼儒號眉公

先君字元薦號中條

編中名姓一覽書不在此釋名之內

德行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不善者為誰
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
不知也卒無所毀

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藉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
出納絲毫無敢私者諸姪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
皇明世說新語德行

馴行孝謹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入國朝
日濟曰洎日濂日湜皆以行誼聞 上召見問治
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其門曰寧以忍餓死不可以
苟利生

方遜志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
食甌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和與大笑而止

方希古磔于市膚骨碎暴詔弗得收其門人某毀塚

容裝風顛乞于詭嘆方肉謬擲方骨且笑且罵
問則竊遺骸注于囊而密瘞之

宋文憲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
哉吾乃所以遺之也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遂失道入
塞各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為
幼孜尋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蓋裂公即以所乘
馬讓之自乘驢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
皇明世說新語德行

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詎
所宜然 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夏忠靖夜閣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
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
生矣矣是以慘沮筆不忍下

夏忠靖公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
不下馬者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懈行

兵侍徐晞少為吏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

貧無可餽具酒食分妻德而出避之賄趙君而走

徽夜具文移竟脫之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

薛瑄致政歸絕糧子悖私媼曰人家好好作官他處

遇德受困誰怨趙蘭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篋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慮則曰

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夏竦書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三

楊文懿公守陳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貴重其賢欲

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婆婦也守

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陳壽慈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翁姓名戰

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蔡虛齋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

草德好命不好瀟湘狂窮

邵夷莊嘗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

下凡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振不為窮困所撓

下流涉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劉文泰懿家訓甚嚴子濟舉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

刑無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魏其部家服除嘗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為黜晦偶乘輿與一梅誼悔曰

有一能即蔽一能何乃自表暴耶

孝皇朝或獻戰車之法大司空曾鑑入朝 上問戰

車可行乎鑑茫然無對叩首曰容臣查究三問對

如初左右為戰慄鑑色不動及退 上謂侍臣曰

曾尚書至誠他人孰不支離妄對

劉髦會試下第歸遇洛水浮一女子髦載歸遣人送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一

五

還至則親識絕矣令婦善視伺為擇壻婦曰渠已

無家吾亦無後正使從人未必勝君強處二室後

生大學士定之叅議寅之

黃潤玉制行不苟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其

家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

章文懿為祭酒諸生充械以母病不得歸者數日

泣公命之歸或謂例沮公曰吾豈以道讓及讓不

忍絕其母子之情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

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

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薛西原性好施常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西原曰但不負此心耳

耿九疇遷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傍

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

王忠肅翔自遼東還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同事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一

六

久持明珠數顆餽之曰公却吾餽吾有死矣翔不

得已受之乃密綴衣領間夫人亦不知也後太監

死其任貧甚翔召之令買第宅其人訝問遂解其

珠與之曰值可千金饒置第也

朱裳按山東常茹素連旬無肉人稱爲長齋御史

李時勉因觀燈拾一金釵卽書其門落金釵者驗取

越數日有婦人造馬卽還之後其夫具幣往謝公

笑曰吾今索謝當不歸汝却之

薛文清嘗曰其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克已之難劉文肅曰其平生最受此字之害敢不奉斯言為師訓

咸寧令李文祥遷職方監司餽遺悉謝却之人以孟子宋薛兼金為言文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言寧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叙其平生歷履歲月刻之石曰恐後人溢美重我地下累耳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一

毛文簡澄薦賢恒如不及未嘗自言其人知而來謝則曰余忘之矣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貲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為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返不為勞玘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崔銑作南祭酒行首罷歸行囊無江南一物因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冰矣

謝思中父死遺之以金思中語人曰吾先人詒我以此幸得不廢當為先人廣德音母徒效守錢虜為遇朋友告匱者即賑之

定西侯蔣義有貸其金三斤久弗能償者或曰必致于理始可得義嘆曰始吾濟其急今霍之仁者固如是乎即焚其券

楊士奇婦家有壞塚世遠無遺骸術家謂葬此後必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八

得者失者皆能安乎

朱恭靖公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焉有冠裳而盜跖者耶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成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金坦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于地下也

知州江一麟陞副郎出十金令州民趙姓修官新北

行公知所費加倍迺取銀六兩扇墨直四兩償之

其妻曰既知十金卽當償足其數別以扇墨酬勞

公何靳此江面發赤亟喚趙以四金補之趙堅不

受江怒曰是使我不如一婦人矣趙乃受

軒輓蒞浙率二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畱一飯至厚者

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憲使殺雞爲客大破費矣

粵西甯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九

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于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

廣登岸卽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公何汙流

漬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踰屢趨迎故耳左右

竊笑曰絕似江中打魚人

劉球之弟玘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卽日封還貽書

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于弟者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

州縣卑官携妻帑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

測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都督王信不營私產日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

子孫者我所遺也

馮俊爲舉子時逐什一之利于山東頗有息視所得

價皆僞銀也俊悉投于河日無留後人

李子奇遊維揚有囚當納紙銀于官而無從出窘甚

李欲周之友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雖屠家

難遍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九

安福劉秉監講學不倦其兄沮之曰子事母孝事兄

悌奚以講學爲對曰兄視吾外可免悔尤吾視吾

內猶未真切兄曰審如是老夫當率以聽

潘司空禮歸田貧甚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敝裘耳

盜驚嘆叩頭曰僕在官昔若公我輩安能亂

蠶鳳因暴雨漂從父棺父命浮水救之棺轉而壓復

躍以抱再壓再躍扶拽以歸鄰守益曰克抱棺之

勇可以死孝矣

羅栗齋訓子曰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梁儉菴尚書嘗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

向人說况欲驕人乎

胡端敏自著贊云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

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

南司業劉嵩鄉試報捷悵然泣下曰柰二親何

陳白沙喪母服闋經不衣錦綉曰昔為親娛耳

席應珍髫年即辭家學老氏孝于母母死之後祀享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十一

必痛泣或謂親愛既割何得狗禮若是之過應珍

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神仙

胡鐸督學閩中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同列有以

術試公者公不疑其詐久之其人曰胡公篤實真

言君子也

松郡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為主人所

逼欲鬻其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憮然

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耶吾不忍見汝夫婦

生別也贈以三千千拂衣登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塘王琦五十致政不治 產值歲稔冬莫大雪日

僵臥不能出門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

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

愧饑寒無不樂也

尚書楊勣德冠一時隣家構舍其椽溜墜其庭公不

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會天之

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十一

薛遠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

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姪姪奔避公

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能濟而草

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回車迂行戒勿行此

盛寅嘗有寄樹于家者意欲樹遂私發用之寤而

目訟曰豈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竟三日不餐

景陽與張貢約為婚貢旋死賜曰禮聘未行已心許

矣亦負吾友于地下乎召其妻之一女以養其
其友潘準曰可使景文不卒乎願字吾子焉乃求
姊以從曰庶吾女有所歸誓不至無以爲家也
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
一妾遂云誤我輩卽陰臨耳公卽日嫁者數人
曹芻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
輒以片紙書曹芻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
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皇明世說新語德行

十三

陳茂烈奉使廣東所司致驢乃謝曰我窮時嘗授徒
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

梁文康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州貳守沈尚
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
山浮坦從化賊巢疲敝不食之土耳

楊文定謙謹小心喪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
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于父母生身之恩
或問楊文貞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

有樂如已之樂有憂如已之憂而已

陳祭酒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周
文襄謂公當具疏辨雪因代爲具草多遷就之詞
公見之驚曰無乃欺君乎或笑曰在法惟奏事不
實耳公曰被誣事小欺君罪大乃具實以聞

廣文李謨不受贊諸生莫鉉者取古畫求楊尚書嘉
題咏贈之謨曰如此使我市名矣錄詩還其畫

楊斛山爲御史一載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

皇明世說新語德行

十四

三載則得封典何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懼天性之
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

祭酒李時勉坐囚首木于太學幾斃太學生石大用
草疏請自代同輩沮之大用奮然曰朋友急難詩
歌鶴鳴况師乎

江彬恃寵驕縱府丞寇淦水謂不爲禮彬銜之日偵
公無所得偵者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
往謝公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若得禍則可免

唐陵孫鼎督學南畿每閱諸生試卷雖感其或燈下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曰士子一生功名發朝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唐六如在家絲毫不苟其時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葉錢之句

蔣牲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嘗駕一小舟入城遇潮落船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為他舟窘辱二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十五

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叱家人曰休哄人此處安得有蔣給事

張簡肅為郎中有屠人告衙隸易公銀者同官詰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一俸銀

蜀劉翁蒞樓夜有盜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盜遇翁問曰公曾

被盜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無也曰盜即我也公感德若此忍取公米乎遂還

之翁曰實無是事取受君不卒却之

陶大臨內艱箚于棺陸武惠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武惠死夫公呼其子釋授直曰

吾以不欺志也

有以事書求文徵仲鑒定者雖贖物必曰真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貪而賣物待此舉火我一言阻之舉家受譴矣

徐中行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備強應之曰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十六

奈何令客有慙色

俞中丞諫文徵仲年家也念徵仲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徵仲曰朝夕餽粥具也俞公故指徵仲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徵仲佯為不悟者

曰爾是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

聖學士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三問念文春秋高疏改南部便奉其文不欺行

乃承命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日月日一易之如
吾日侍也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
公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
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問為誰公曰
業已許不言奈何問及

楊椒山在獄時有吏應生者願為周旋尚書屢禁之
勿為動又欲自具草申救故椒山嘗曰藏予血三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一
年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萬士亭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曰願若輩
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尤安禮命其子洒掃執簪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
都穆初任南武庫郎啟土得千餘金曰吾聞非其有
而取者殃及其身與其得金致禍孰若棄金就安
即上疏降旨雷武庫公署

趙樂善守筆陵携二端視歸有譽其廉者趙曰吾清

獻自榜一硯吾實取二心愧多夫人呼為趙雙硯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為松守夢城墮庭于皆
保林言人間之名樹整明日召林外父李問曰汝
塔平日何為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孫忠烈被難長子伯泉啣指吞血枕戈赴義志殲逆
藩以畢先志後官都督哭母而歿

楊二山性至孝為吏時每朝祭畢閉門謝絕拜謁
傾服侍母側盥漱扈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日

皇明世說新語 德行 一
為村裝負太夫人也遷行花叢中娉姿香蔭歡娛
竟日

温一齋撫浙尊人在宦邸無與為歡公父子自娛晨
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快

廣東張連倡亂犯漳郡諸生汪一清被執賊又執一
婦人至汪視之乃友人妻也因絕賊此妻妹請無
汗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夫賊令汪
及婚并置一空室昏且相對月餘賊時

羅一峰家居偶畱客飯不知絕糧也六人乞得得糧
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羅倫欲質義田贍族進賢令呂升以堂食錢助之羅
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私者

常熟徐敏少時蓄鴿父捷之遂爲志于學後父亡遇
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

王良冬至親所請有茶務盥凉水乃膏其日良爲
人子令親天寒盥凉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子遂

皇明世說新語德行

十九

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楊遣使迎公越恭不赴後

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濶

冀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

歸太守追之不得

甲瑤泉未壯而仕太艾而相未着而歸勇退于急流

大隱干器市適適爲園休休爲菴署其堂三有賦

歸來順四時成功者退心無毀譽同三代直道而

行海內傳誦

臨江守錢有罪 上震怒亟欲正法吳門相公曰守
固可罪第卽其郡戮一守如政體何爲一守停刑
數年真仁人用心也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
而人誣之於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着熱風波洶
湧虛舟自開

豫章張相公曰貧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

皇明世說新語德行

廿

宦情處山林莫談負經濟

焦竑曰吾鄉自耿天臺倡道以來多向學者李逢陽

楊希淳爲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彬彬

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

王思質忤分宜下獄多方苦之獨楊比部道亨視獄

延款慰存寬其桎梏或以分宜威勢撼公弗爲動

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癡女并當嫁壻貧不能具禮史

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

言語上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部郎

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虞謝密卷得罪 太祖親鞠之謝抗言文華殿非

用刑之地 陛下非問刑之官願下法司

周文素善書 太祖諭曰為朕審天下江山繪于殿

壁文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詔惟 陛

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即操筆倏成大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十一

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能復動

太祖微行至其寺見一僧治爨問曰爾僧耶有度牒

否答曰真和尚不用度牒真皇帝不用玉璽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嘉嘆其家法厚賜遣還 高

后曰他食指千餘人欲為 陛下事何所不能

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春曰

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宋濂在 上前所陳說不為文飾隱蔽雖問及家事

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翁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彦良進

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衛衛生

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眾得釋

王天爵舉賢良 高皇問何以治州縣對曰首要得

民心又問何以治郡對曰戒左右無為州縣擾又

問何以理藩司對曰臣井畦無遠大之識不敢強

惑 聖聽 上曰謙而婉天爵之對也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十二

新昌梁孟敬國初應聘修元史成遂乞骸骨日與二

三野老婆娑丘樊野老曰吾輩脫戰征之苦享太

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曰願吾君恭已九

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過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

野老曰愈于華封三祝

高帝鼎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

行也給事中龔祿安奏曰象簡朝天陛下行若臣

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侄之情

駙馬梅殷守淮南北 文皇正位罷兵入見 上曰
都尉在軍無乃勞乎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

解縉幼時魏然有碩大之相嘗自謂曰處其心常在
熙春農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白昂成進士無幾先達胡忠安公問處世之要胡曰
多栽桃李少種荆棘

文皇論平交趾功置三原言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
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二十一
文皇北征命 太子監國 上問監國事楊士奇言

太子孝敬仁明每進御用物皆親封識車駕北
征不敢寧居駕還始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成祖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對曰

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上曰何用
縷陳對曰幼讀睿論對君不可不詳

仁宗嘗問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

氣完和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教遲速何如對曰
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
速也識者知用文以醫諫

正統初因旱蝗令大臣自隲衆欲歸田以謝天譴吏
書郭璉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

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豈可輕去只宜戴罪
修省以回天意

李賢啟 英廟云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二十四

然否 上曰實然賢奏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
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

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廣西帥府一鄭宰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山襄毅鎮

守日進之曰世謂爲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汗

點墨終不可滿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送之物苟
不納彼必疑且念奈何宰言是官職饋則朝廷有

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于少保扈從征高輿罪人既得宣宗命公數其不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

宣宗御經筵翰林進講二老歸文王章問曰伯夷太公皆處東海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官對曰太公以救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十五

民爲心伯夷以君臣爲重 宣宗曰太公之心在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也

宣德間楊文貞退朝閉門謝客楊文敏頗通請謁

上責文敏曰卿何不恤外議文敏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啟門納

天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英廟患官軍俸闕李賢曰自古國家最患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

蘇州守朱勝清介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我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楊善使虜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

定難再易也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

也先設宴餞上皇楊善侍也先令善坐 上皇亦曰

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劉忠宣以戶侍出經畫戎政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十六

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

同飲欲坐朋黨韓雍曰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

若以一飯坐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

英廟召王忠肅入文華殿顧問畢見其衣後穿笑問

其故公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遂不及易臣聞

命召不俟駕殿易衣乎

孝宗朝有上言山西石膽子益壽者命中官採求經年不得時王維爲憲使中官曰其物載書中何云無也王曰鳳凰麒麟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桑悅調州博士丘文莊贈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平

蔣瑤守維揚 武宗南巡有旨取瓊花以觀公奏曰此花生于某年爲瑞應至徽飲北轎此種已絕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

皇明世說新語

言話上

廿一

禮侍葉盛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

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葉唯唯亡何姚進太宰葉携酒往賀執盃獻于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康海語劉瑾曰天有夏必有冬以歛之有雷霆必有雨澤以濡之今公威則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長之道嗟憮然曰直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

胡榮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周忱濟之以寬凡言許輒不省或回許公不及胡卿公徐答云胡卿勅書令

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委任自異且舉人王琰嘗以史中諸疑悞質之薛文清如宋太祖授受事公尋思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游陟

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官况已索然矣 儲瓘疏薦謫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敖敏元李文祥

皇明世說新語

言話上

廿一

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張悅笑曰此不善讀書耳豈有違書本行而誤者耶

弘治間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林見素言疏災之由繫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弘治中周文端經爲吏侍上言時政中有黜樂戲一

事尤激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曰宜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

張懿簡鵬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為

布衣沈鑿能記誦放言自康人目為沈沈或問云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鑿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張鉞令清苑有廉名監司旌異之因戒之曰汲水于盎始非不澄澈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夫蓋保其終張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

皇明世說新語

廿九

陳循為首揆學士陳文欲援引以進循難之文營于他所 英廟語循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

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請循曰先生不能授人又于 上前沮之何也循曰此言密

通公何由知然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

余肅敏為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以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張產耶

遊瑾欲罪平江伯陳瑄之子李東陽請瑄有漕運大

功金書錢券子孫免死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

輩有百戰功今子孫已幸况瑄不從廝殺罰何足

惜東陽曰漢高親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

但供給餽餉不絕遂為萬世功設當時餽餉不繼

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陳瑄通南北漕運每

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瑾默然

章楓山以僉憲考績北上遂乞解官時家宰尹旻慰

皇明世說新語

廿九

三

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

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

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

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為之動

劉文靖去國杜門謝客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曰

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

喻時初第王肅敏廷相見其文而善之意不欲公外

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奇其言

莫桂洲曰朝廷設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也
當取其蘊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廟廊珪璋
之器不當取其有簿書鹽米之能

高岱嘗論正德間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
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
亂也實鑿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
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備是數者而國
猶磐石乃知天命有在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十一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全不講
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
周應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劉瑾欲殺李夢陽康海詣瑾曰昔高力士寵冠羣臣
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即為先生脫之
海曰不然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海固萬不及一
也下獄而公不救奈何瑾曰聞命即當斡旋矣

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 陛下待張氏者厚矣 上

震怒下錦衣獄劉德從容請其諒 上曰他直呼
不劉 皇后為張氏德曰張氏指鶴齡也昔漢人曰為
劉氏者左祖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夢陽所云
若曰張家 天顏悅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
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儲瑾谷林待用云平世用人多循資格感公意欲以
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上 十二

王陽明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為耻者陽明慰之曰
世以不得第為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為耻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悅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張孚敬欲撤天下學宮聖保徐階為編修抗疏爭之
孚敬曰有一毫不似吾親即拜他人矣階曰有一
毫似吾親庸可棄乎孚敬聲色俱厲曰若叛我階
曰叛起于附其素不附明公何得云叛 一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雲間李紹文節之可操

言謹下

唐珣知福州未上任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潘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嫌可乎

總制王瓊採甘露以獻因言天旱民饑願以甘露降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為災而恤下民請大賑恤以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

景泰時嘗為銀豆賜內侍為開笑又為金錢上御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為恩典楊守陳在翰林賦銀豆謠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入黃瑜讀此嘆曰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憲宗即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本兵王竑曰賊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驕子

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黃寺丞伯固當武宗北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其行公題壁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夷馬草自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

余蕭敏嘗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

御史王相被閣鑑擣下詔獄朱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朱恭靖為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恭靖為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乎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有慚色

廖恭敏為給事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不律者公抗

查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地耶曰此所以報公也
佳芳在內閣吏書許進以屢擬不准待許司禮監言
芳之專太監黃中曰女嘗請命乎曰未也中曰是
宜不從彼賓師女有司耳豈容不問

黃仲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朝用人猶農家積粟
粟積千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
黃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
道為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
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
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孝廟每召大臣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劉大夏對曰
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李西涯論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
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
稱其引類親切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歲丘蒙至其動履落
語待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夫眾
心始安

世廟怒御史馬錄故入人罪欲坐奸黨律誅之楊一
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 上從之
楊文襄總制全陝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
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
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
之念驅衣冠為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張文忠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文忠獨固辭曰前
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求貢錦衣經歷沈鍊力言不可
相嵩及吏部某邦謹懼問左右曰若何小吏多談
乃爾公應曰主憂臣辱此其時也大吏不言小吏
懷忠悃者何忍緘默

嘉靖辛酉七月朔日食一分五秒宗伯袁燿言 皇

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

日位旺榮氛侵銷鑠與不食同

嘉靖壬戌冬至日甘露降于 顯陵禮部言 顯陵

二聖發祥之地冬至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

奇逢妙合宜令百官稱賀昭 聖孝感通之徵

世廟諭徐文貞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若

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階曰堯用四凶後加放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下二 五

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

才而用之後因聽于貪縱而斥遣皆無損于明

文徵明名重一時周王以古鼎古鏡贄徽王以金寶

鏡贄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蓋一啟封文

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不啟

王寅喜于房畫策乃字仲房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

非吾事也吾過儒入老過老人禪乃今無所過矣

陸宮保平泉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紙筆公

曰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

蓄視靖節又進一解夫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貧漢

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

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後傳則

古今有子者何限也

舊例京宦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

皇明世說新語 言語下二 六

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人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

時舉人應聲曰即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為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

比貴鄉愚不滿彙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罪

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

趙曰觀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

陸宗伯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為家忘國之人

陸平泉為祭酒請告歸時屠荆川以中丞廉價嘆曰

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某姓面黃瘦削則主
人只得放歸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安其婦女唐順之遺以布被作書曰布被誠賈陋然
厠于刺繡結繪綾綺之末之制如蕭蕭土鼓而與
朱絃玉磬金鐘大編相答響言更足以成文又如
貴介公子既羨且慕而有一山澤老叟逍遙曳杖
其間更足粧點風景不知其為賈且陋也

陸平泉同唐荆川謁陳少陽福禪題宋贈秘閣修
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蓋書宋太學生使

人與感荆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
李于麟將應召許左史殿卿餽之贖于麟謂徐子與

曰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
裝其橐乃左史餽贖盈篋亦難矣

真人張彥輝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言樂巴哩
酒殿廷成都火滅彥輝果有道德曾不能救其家
之燬將焉用之

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吏書吳鵬沮之曰宣大
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
兵則九邊安乃召回

王槐野曰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
則塞此君子貴知命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鄒南阜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南阜
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諛今
也明而諛古也陷而滯今也通而滯古也離而邪
今也洞而邪古也窳而遁今也達而遁

有容讀邵堯夫詩曰征誅揖讓何等也以一盃一局
覷之至眇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
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制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此實至理非干戲論

南稱天中歲多大水人謂天地意盈耳然際華曰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2 反正內

不然此天虛懷而地善下

熊際華曰度梅嶺懸車絕壁累駑攘攘如彈珠千仞神骨俱峭過此盡康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

山殊有意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為前身可以今夕為來世亦可夢餘猶憶晝時事即謂知已往可且日能道夢中語即謂知方來亦可

能際華謂比于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出其心後世無

皇明世說新語

九

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中丞胡執禮議增江南役銀給諫林景暘奉使歸力

言當減胡邀飲深夜林起增衣胡曰賦欲減衣欲

增何耶林曰增所當增減所當減議得寢

先與客中條公嘗曰人到墓誌銘完日必非其所

作之善人到供招定日必非其所犯之罪

袁中郎為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

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

西湖飛來峰石上多佛像天竺後歷是王叔明書刻

落處孫宰子補之方豪慮因江南過杭題曰飛來

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書人奇

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

平疑矣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

鄧文潔曰功名富貴是兩事不要輕看功名世少功

名之士多富貴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林岡卿景暘好調貧乏每日與其為無益以求冥福

皇明世說新語

十

不若為有益以濟生人

鄒南臯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

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

為烏有矣第天下大事皆政府身肩之奈何以天

下之身為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

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吳因之曰造訪者甚忙受訪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

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文學

爵王愛博古 高皇鍾愛之呼為蜀秀才

仁宗日記萬言詞翰兼精方喜舉業在青宮時每得

試錄輒指瑕疵手標識之以示宮臣曰使我應舉

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稱雄視四海曾禮部劄博貫羣

籍談論風發雷厲歷陵徐學士嘗曰南京有博學

之士二人一以舌為筆一以筆為舌指二公也

皇明世說新語文學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騰

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彛周鼎龍文漫滅古

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眾壘前陳應接不

暇非才具象長識遵千古安能與于斯

太祖平江西王禕進頌 上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

宋濂耳學問之博雖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劉伯溫少遊燕偶入書肆見象緯占經諸之默記無

遺醫者欲以遺公公曰已在胸中無勤患也

劉文成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承事何謂

不能 上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

一對湘江玉竝看二妃曾洒淚痕斑 上擲蹙曰

秀才氣味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

借間 上大悅

宋景濂亟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蘓長公姑置弗

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

皇明世說新語文學

宋濂同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公曰

為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為罪

高皇覽琵琶記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琶

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王紳幼孤鞠于其兄後讀書慷慨有志操長從宋潛

溪遊宋教為文章即能馳騁變化出人意表宋亟

稱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

元幼主死 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示朝

門有能撰文者予賞海虞錢貳方隸後湖遂草一通以進中有云爾夫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天下乃中華之所固有。上大喜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子問曰外人云公善記書有之乎曰然子曰擇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朱子成善提一首句濟遂朗誦終篇不誤

成祖巡北有白鵲之瑞 仁宗監國例有表賀命贊善某撰稿以示楊士奇楊曰甚寂寥且不着題因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二
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陞以有儀又云與鳳同類踰踰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編編在文王之圖 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

解縉稱王偁人品在蘓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則陵轍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靈而煬也南楊奉命撰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西楊謂凡言重建者謂既作之後再作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乃

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巨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日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吳若思稱楊文敏之文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風澗谷幽蘭獨芳

曹鼎元得中會試乙榜不受教職願得煩劇一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公服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二
尹誚之曰可作狀元爵曰不如是不已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為公曰此孰非

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王端教語人曰吾兒承裕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即

仕且令靜覽羣書聞閭世務董他日得實用耳浦瑋評邵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得諸宋其雄渾森嚴得諸唐其爾雅深厚得諸漢其近古得諸先秦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日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不與易也

吳伯通論張汀州寧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頗相類其文集與奏疏竝傳無疑

尹直撰 紀太后哀冊中有勸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其皇之慟一語 上恒讀不置左右奏曰此尹直所作 上曰朕固知也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二

十五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 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為詞云爾母即吾母吾養即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養也 德王遂服

劉定之嘗稱劉喜喜者書尤用意于春秋中夜有得燈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莆田陳俊在戶部素號練達部屬謂諸稿有陳公筆如欵金

楊廉云其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讀書錄國初以來名公所著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

楊慎年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楊公設四亭調之皆生平所未了慎從容酬對本未融貫少師嘆曰此真才子

孫榮僖公文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為言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二

十六

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亞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日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蜺日愈光日渴虹蜺日古今奇句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若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為親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其見亦才其文

足傳世者盡往來之

呂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斯夕一日
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一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
濟無一不出平日講履之素

王守溪欲于進士之外做古制科之類兼通諸經博

洽子史者亟收之或曰今士子一經尚不能精如

餘經何公曰科目收天下士制科收天下非常之

皇明世說新語文學二

十二

士如此則無遺才

王元美論國朝習杜者凡數家孫宜得杜有詩論得

杜貌王維禎得杜筋鄭善夫得杜骨惟李夢陽具

體而微

逆瑾誅曉喻天下榜文楊李二閣下各作一篇意俱

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方得體乃命各

部屬撰上東陽取梁儉菴作云法史能盡其意

王元美云李獻吉才高氣雄風骨迥利天授奇師

匠復古手闢草昧為一代詞人之冠

弘治初北地李蕙陽首為古文以變宋元陋習學士

大夫翕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

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嘗言文靡于隋韓力振

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

于謝人以爲知言

世稱何大復文侵謨匹雅飲騷儷選遐追周漢俛視

皇明世說新語文學二

十八

六朝顧璘曰大復詩雖稍俊終是崆峒多一臂力

楊文襄稱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

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

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日中無人及閱徐禎卿入大加

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

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顧華玉闕竟曰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綠生語學術以貴經練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類不東曲教而成一家之言者

王元美嘗云國初之業潛溪為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關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陽明造基督江昆陵藻梲六朝之華昌毅示委勉之汎濶大要盡之矣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 一九

蔣山卿見祝允明所撰建康觀雲託吐舌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李文正公以太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北地信陽諸公作矣王鳳洲云文正之于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

李愔嗣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弗錄何大復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文徵明文名滿天下尤長于法書沈石田極愛敬嘗

為推策曰徵仲庚甲何異乃聰慧若此

胡宗憲燕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饒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茲志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將明臣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王元美論七言律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 二〇

王元美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于鱗適盧梅在于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獨步茂秦瓊瑣水疆十倍不及也

周恩兼年十八為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不休嘗為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

汪道昆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苦其多聊備檢証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足之漢

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此耳

我朝文童議者謂自李何而古至于麟伯玉而精至元美而大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霖長于樂府 武皇南巡召見行在授以供奉官

兩幸其第賜其堂名宸幸每御前揮灑或作長歌

不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李商隱黑古字擬之

李于鱗間操謝榛詩示同社曰有布衣若此衆大駭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二

十一

曰若布衣耶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

張四知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

曰嗟乎天將畀余窮愁者書耶乃所居環堵堅鏹

其戶戒門者毋通賓客日坐一室著述自娛

魏順甫著楚史七十六卷時楚人何其亦為楚史或

言二史當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緇白不

可合也母已寧憊吾史乎

吳維嶽曰元美見答三絕校閱委頓時披讀可作益

氣散

張司馬時徹最喜屠長卿文曰他人敏則遲則苦

或不筆于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為刻深敏

而不寐遲而不苦吾得屠生矣

王夢澤禪郭桐岡詩雄才據勝異致通微應景構詞

詞非補假酌形敷象象適生成

宗臣嘗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雲鳥不必鳴岐

山而麒麟為構机

皇明世說新語 文學二

十二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摹寫

鄉村景色真千古絕唱其舊有一聯頗亦可意客

請之曰于厓雞已下趨花蜂未還

袁履善詩辛日詞刻後進效之蘓人目為松江派王

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

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

酷似其 十一語云民脂罄土災在座無不人 一王

竟中郎曰赤頭有焚書一部愁可破顏猶自健脾胃

可醒眼甚得力

鄒智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且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

王元美論盧次楨之文是一富胡羣瑤悉聚所乏陶朱公通融出入之妙耳

王世貞曰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猶麟鳳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熊令君曰文至六代表穢甚矣韓昌黎談笑而反之

六經當年目為平平而後乃稱奇絕以告經經馴而以語皇南草則不懌蔽于鱷而頑於龍蛇者人情也

情也

先君中條公著書數十萬言王麟洲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陳繼儒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備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政事

洪武初楊卓為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一婦欲亂之不從即共殺婦婦家訴行省有周叅政者悉捕二十人拷掠皆引服楊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細察詞色止罪二卒周曰員外何料事之審楊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如皆在即不能亂况殺之乎

韓文為雷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陳鑑巡撫陝西用法寬平民親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鑑昇輜不辜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八爭昇之雖禁不息

章楓山 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似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大司徒余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誠

大司徒余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誠

策不飼之馬灼然可行

楊文敏朝回與客談疏廣傳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稱其賢公曰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取老氏之言爲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早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夏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謝侍郎鐸稱黃仲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得

皇明世說新語

政事二

十五

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不得退十五年始終一節

阿魯台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許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爲心則易制并之難

圖矣 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崗無遠不見遂不許

劉纓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

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

以濟父讐孝則安在

孔鏞守高州有盜囑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

害盜感悟會長百輩從公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公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何文淵守温州有兄弟惑于婦言爭財構訟者何判云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泣謝袁政令遂安未視篆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挽令衣覺而問諸父老答曰此邑生女不舉恐費資粧也卽日下令嚴禁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畱

皇明世說新語

政事二

十六

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秦紘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抑亦足爲長便吳人徐某以貧爲太學生持其兄某陰事揭之途兄坐罪廷爲守廉知其事曰兄不義而穢于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乃奪其太學生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

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
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
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真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上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雍泰副晉果有千戶高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鎮巡將
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

殺百良矣
皇明世說新語 政事二 廿七

高岱云趙克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屯田以困先
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深入以破藤峽地利
夷情真有同事而異形者

廖道南曰予為編修時值楊邃菴柄國見其獎拔善
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日
占指授悉合神筭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寃或

以為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
為此也獄遂決明日雨

英宗北狩 郕王監國時于少保定議不欲惡君遣
人謝之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主矣

馬諒任東省少叅民有惑于後妻欲置子于法者公
諭其父母曰昔夫子誅少正卯而宥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爾子有內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
之罪其父母感悟請釋之還為孝子

盛景為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泉潛登庭樹賣朱墨
二缶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日閉城門密命邏
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喬白巖為畱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至安慶白巖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
實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為意者一時矯情鎮物
有盡精謝安之風

楊子器歷三縣俱有惠政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

異政爲嘉話公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劉忠宣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臨門携二僮
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母

王都督信奉命督漕卽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

黃紱巡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三月糧

沈希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
給賞不失頃刻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

我以貲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
憾我無憾矣

劉玉改南京僉都提督江洋聞宸濠反卽傳檄遠近
同興義舉有曰卽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

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母惑流言自貽顯戮

蔣誼知楊州值 武宗南巡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

五百金江彬請以昇守令如數輸直班獨脫
妻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上笑而遣之

逆濠構飛語將甘心胡世寧孫忠烈明其無辜坐以
輕罪錢寧與濠交通欲殺之以快濠楊一清偏遇

寧于朝曰寧藩外論殊藉藉奈何爲之報復欲死
言者寧攫然曰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

胡世寧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未減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矯詔
赦之張璉時爲繡衣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

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傳文毅瑋佯

爲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竝至尊大不敬
當誅詔勿問

世宗謂邊卒不肯用命令取銀三萬塹墮犒之徐存齋
曰春防旣賞秋防將引爲例賞不爲恩不賞適以

生怨不若是其糧餉賞則以待有功

淳安令海瑞抗直不阿上官時駟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

絲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行蒲伏比

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

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威去之

徐文貞公柄國榜于座曰以威福還朝廷以政務還

諸司以黜陟還公論

皇明世說新語 政事二

廿七

川東故有禹坊會撫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

遠祖宣公樹綽模制視禹坊特敬張四知時僉蜀

臬斥之曰宣公雖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母累

宣公爲也

施閻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涸

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

李攀龍出守順德或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

僕僕途道事嚴容恭鞫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

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

疾苦爲興除脫若承蜩矣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隸府欲捕民抵罪

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

何與人事

醴泉有饑婦剥齒食者邑捕之將磔之市徐聰爲訓

導泣曰剥齒救斃今磔之是以斃易斃也令釋之

華民有失水得救而仇其人熊神阿判云此真風波

皇明世說新語 政事二

三十二

之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

築室難道無欹樁折楫之時

時有娼婦訟其女爲鳥熊令君判去是鴉非鴉母可

告女鳥在女之不可使男訛言交亂誰知鳥之雌雄

今之是非大率類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雲間李紹文郎之前撰

方正

東莞人王成構亂何真篡義王際之久不下真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成奴縛之以出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駕諸轉輪車上成懼謂烹已也真乃縛奴于上烹之督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車號于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皇明世說新語方正

姑蘇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百府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鄭克敬以廉受知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願佐為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成欽手議

若謂其類包孝廉之知開封

周新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

周新見同列有過面責至無所容人以為太甚輒抗

聲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苟阿諛何取友為

景清過淳化主家有女為妖所馮清宿其家是夜妖

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告其父父追

及清懇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粘戶妖絕矣

歐陽韶為御史高皇乘怒欲殺一人同列莫敢諫

皇明世說新語方正

公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陛下

不可天顏為震其人得從輕典

周是修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

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後

是修死難卒償其志

劉璟備貌豐髯論說英侃太祖愛之金書除姦摘

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頂景朝暉之

成祖欲廢太子楊榮諫不聽召張信問之信言太子仁孝國之本不當廢上曰如爾言我何以有天

下爾何以從我信曰欺心事只可一作耳

孔約教諸皇孫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詔

可屈伸曰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約以

拳連擊其首是夕皇孫熟作上召約責之約

曰此陛下命上怒曰何不用吾杖約厲聲曰

昔漢明帝尊師重傅陛下奈何以教子罪師

國初一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屬忽之約二三新差巡

按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

不可使人笑羣屬凜然

檢討陳繼為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婦不

孝繼即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婦耶

末樂中有幼孫戲祖丑者論當死刑部主政恣厚曰

童稚無知豈有惡逆施于親愛者坐之重辟枉矣

遂上疏諫不聽繼以泣上怒謫厚安南厚忻然

就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上耶

陳祚三上書三繫獄吳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

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文皇命夏原吉拜之原吉曰

王臣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陳完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適縣官送白金修

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為賍罰曰吾聖人有靈決不

欲以此物修其官即返之

定西侯蔣義剛毅忠信互忿不決者率曰蔣公正人

也往質之比至義出一言折之兩悅服無後言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薛瑄

振即擢為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詣振謝瑄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

楊瑛弘治初為給事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

頰璫泣訴于上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薛瑄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

曰某忝紉効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子班行

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禮侍章敞使安南黎利賂以金珠異物堅却不受利

死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關吏曰

此天使即前却金者再來矣

林俊論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疏成赴通政司投之語

納言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竟笑曰君能言人所

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

皇明世說新語方正

五

俊曰吾思已三奚云再也疏竟入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

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

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祭酒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王直爲

冢宰欲以司寇轉陞從容示意陳曰豈有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論道學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

雍泰居鄉族黨有犯法者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

無爲雍某屈法

景泰間內侍善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持賄

拜賀者科道論劾章既成林聰對衆復增二語曰

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正統時內侍王振跋扈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

色同坐時直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一品岸然據

尊席振無如之何

司禮監黃賜母死省寺監苑無弗往弔翰林獨不往

皇明世說新語方正

六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陳音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大沮

章文懿立朝凜不可奪自號慙夫或勸之少貶公曰

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陳敬宗爲南祭酒奏績之京時貴有柄國者欲收之

門下托公同年周忱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竟不往

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陳恭隱按江西屬吏有過為卑諂者公曰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魏文靖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其所取士也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為已事即竟致仕去

王璉為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獄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三明世記新語

方正三

八

王忠肅為冢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

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階設復悞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為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鹿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閔司寇珪讞獄不稱旨 孝皇怒其論劉大夏曰爾

原缺

第云古昔何人如此執法大夏對曰嘗聞五十二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之而已

王翱與選外孫願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

縣令大不樂夫人答翱曰身為冢宰不能庇一外

孫耶翱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願生年少登科為

長令于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樂一

給事乎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

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

是言竟不許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

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

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為德安守或勸理宜致

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幸不往

蔡文信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將不受責

之曰古之為人檢察值桑今之為令織布添花君

不用妖服也

王忠肅奉 詔 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干

翽悉拆去之曰非 詔旨也

劉大夏忤逆瑾下獄有教公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

止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弘治初馬文升掌內臺奉 上耕籍田教坊司以雜

劇承應或出狎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即斥去

何喬新致政楊宣慰致金銀為壽并獻名梓可為棺

者皆不納或謂其好名何曰戒之在得正今日也

儲瑾在吏部惡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

士竦然或曰儲君陽秋可畏

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

賂不通而已

道璉專權京官見之皆隨請翰林約謁璉止長揖已

而人見前首跪若何塘奮聲曰先說不跪何人入也
也瑾問言者誰塘云河南何塘

楊繼宗守嘉善去日張寧送之曰楊伯起清自著爾

猶有金可却公治郡始終無一足致其及門者

呂涇野家居有客為權員持三百金來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客慚而退

江彬導駕至揚州傳旨欲選綉女蔣瑤為守曰揚

州止綉女三人江問何在蔣曰民間竝無某有親

一說新語

十一

女三人朝廷必欲選可以備數江語塞

何廷秀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

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

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楊石淙云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為時望歸者

兵部尚書河州土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

公不二三人河州請放曹南謂秉三原謂恕也

林聰被劾欲以專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詎聰

至死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

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即命釋聰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于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倪岳為家宰極有風力嘗買一錦衣官之宅堅不受

價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

時在淮上者張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家宰風

裁第某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

皇明世說新語

十一

陸瑜為司寇適衛卒誣指揮李斌弟健謀反錦衣門

達煅煉成獄三法司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寃達怒

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

舍所執法在人滅族之罪

吳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曰順德大瑞某者

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吳曰今非有舊例

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

江右撫臺居者多病孫憲至藩臬請改建孫曰有正

人無和地止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得一言

刻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為公死忠先兆

景泰間編修薩奇報易儲宜勸進祭酒劉鉉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繼宗治郡名往吊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言

雍泰起副都御史時劉瑾當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何大復師御史某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

可結縉紳權大復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為受汗地

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

景陽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日咫尺尊嚴不敢

不敬也

武宗將南幸人情危懼舒國棠約同志上疏乞留家

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為大臣所奪乎疏竟上

寧藩謀不軌召都御史孫燧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奏

我七疏孫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逆濠煽雲朝野以目聞屠簡肅僑按江右謂所親曰

奈何今此強項御史來耶

屠應城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家百

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徇私請安

用試為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醜進者辭不受覆地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地墳覺曰寧墳母亂卒無所私

陸榮夜草疏力陳張桂二相之橫方屬草鬼囁于庭

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馮御史恩以彗星見論劾輔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

汪鉉腹心之彗方獻夫門庭之彗上怒逮下詔

獄適汪鉉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關門汪令校卒持

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強項觀者嘖嘖

嘆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為四鐵御

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得疾成

陸文裕公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

書前任督學考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

四公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

陸深為講官一日講罷因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

乃經閣臣改竄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

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

皇明世說新語 才正

七五

縛神投諸江日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李應禎以中舍供奉 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文徵明為翰林時上相楊公以召人文見獨後楊公

曰生不知而父與我友耶何後見我文毅然曰先

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謝

黃鼎願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瘡危甚成符

黃經言毀廟苗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則

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瘡止黃曰不可失信

于神遂毀之

王幹被誣罰導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

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

或傳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馬達令昌邑廳衣糲飯淡如也其妻乘間言居官而

貧若是達怒曰爾欲使我為善耶使我為非耶

皇明世說新語 才正

一六

應禎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聞淵轉南司寇時張孚敬為相囑曰僕在南刑曹嘗

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為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

僚屬以請公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所在安敢以

相公今日故為郎官勒石卒不許

世廟宮中降紫姑仙熊恭肅為冢幸直斥其非 上

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里為民時丁南溪守河間

見熊祖鎖遂放之且對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

其杻鎖 上聞竟不怒

嘉靖間分宜柄國郎自推還者必謁其子蕃輦重而後得志李淑從杭州還京第以兩吳縑往曰小兒于徒手者耳

寇涂水守寧波一巨室能訛是非成敗人寇曰吾作守為國惜民為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

錢海石薇性耿介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公曰不屈次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十七

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巖穴焉足矣

呂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日費秀才以羊易牛公吞云趙中貴指鹿為馬

陸平泉為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朝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況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雅量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嚴德明為中丞請告 高皇怒黥其面後歸吳貧甚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綴教授李綺頗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且曰先時國法如秋荼仕者幾人得保首領余固不食

皇明世說新語 雅量 卷三

六

之碩菓也此破帽豈易戴哉綺驚拜請罪

姚少師歸吳每曳履獨步偶遇一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為理有識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

出之謂太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視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

雜坐其傍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民懼懼奔走公殊不為意

夏忠靖公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汗所服織金賜衣懼

逃者曰汗可浣何懼為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

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一進士戲乘夏原吉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

金忠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者公為尚書其人補吏

來京師公薦用之或曰彼不干公有憾乎公曰顧

皇明世說新語

九

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王忠肅召為家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

過關雖貴官不得越人惟之公曰彼立法安忍壞

之至部即調為考功

顧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佐受皂隸賂因放歸耕

楊士奇力辨上即以訴吏付佐自治吏恐甚佐

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為善竟不問

或問夏忠靖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會太僕趣告曰喜吾婿幹此

大事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

此等三年過一人奚足為大事也是日猶袖米糶

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宣宗命夏原吉遊西苑隸人問口龍衣而髯者非至

尊乎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

皇明世說新語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甚逮捕并逮士權

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續禹神功語

出武功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

也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

義以女許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冢宰王翱端方強毅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

復恩讐之地耶

薛文清為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喉言官劾公故出

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臨刑
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于厨下振問何以僕曰
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爲之動赦歸田里
耿九疇爲太宰深知儲瓘之賢調爲考功郎中嘗數
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瓘不從且云公所執何
異王介甫兩侍郎方竝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
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

屠瀆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以途騷動人以聞
皇明世說新語

于公意公大加譴責公但曰而而之曰汝爲我兒
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祭自今慎無爲此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
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楛行坐有妨時
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答鵬曰若往時少貶
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
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還者
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

得釋亟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諒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
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言失先生曰尺土
地吾嘗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業與中喪妻求于肅愍作墓表不數日爲德勝門畢
躡死業効于公詔原之是日丁公謂郎中王偉曰
業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見此事若稍遲則
俗矣卽命紙一揮而成

皇明世說新語

主事曹恂怨冢宰王翱遇于朝持劍飲之翱立不動
觀者謂恂必獲重譴翱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
其官令有司防其出入而已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捏 旨逮獄錦衣官校至
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
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其處講非
其人今次勝前某人不及前次因顧僚屬曰還須
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

蘇大年嘗有言譏王抑菴家宰及大年癩不起以詩
 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江上青山欲待誰抑
 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大年李抑菴為志其墓
 蔣以靖瑤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婦瀉水樓牕誤濺
 公衣左右縛其夫至公叱去之或訝公大褻公曰
 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京師北狩虜犯京師衆議必銅大將軍鏡可以退虜
 于謙乃掘土坑藏身長樂線毛自點火虜死砲

皇明世說

下者萬計或曰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耻敢言功乎

陳鑑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
 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
 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申矣
 署太宰瀟新衣白綾甚澤吏捧硯誤傾墨汁恹息請
 罪公曰吾方惡其白而谷芽之適與意偕

尚書魏驥致政歸布衣芒履與野叟雜處會大旱浙

省三司禱雨公渡江從之零乘竹堦行道中二司
 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帝亟也掖而出之二司
 見公皇恐謝罪行禮畢倉皇訪公公已渡江矣
 章懋為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已
 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且不識也
 王英以都憲歸偶入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起
 隣翁飯或恠之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

皇明世說

衛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荷爛然公內子荆
 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富貴可兼得耶

王司徒承裕幼時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諸姊
 欲試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輒往及三置三藏
 之則不復置扇終無媼色諸姊相與笑曰七叔量
 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進酸酒文
 靖連飲二卮次至瓊瓊曰真秀才酒也西涯語文

靖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欲吸三斗况

魏驥奉命往雷都考察所積俸資寄一刑曹郎郎之

塔為偽銀封識盡盜其真者公知而不言後郎悉

其事盡數償公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跡

加人不避乎予錄其在故無偽者迄不受

蔣恭靖為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罵詈公若不

聞即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筆楚僧訐奏

被逮詢之乃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

一僧妄侮吾輩于中必有所恃下竟與較哉

御史林誠劾奏大學士商輅憲廟欲譴誠輅奏曰

臣常懇陛下優容言官如羅倫輩皆復收用今

誠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張莊懿公簽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剽落

其紗帽左右失色且目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

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運遣出

陳鶴鶴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忍

公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為箸

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身影故

御史李鐸詆斥梁文康後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

擢擢鐸

魏文靖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

行御史恠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

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標岸非其

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王

日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

在朝在野回自不同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挈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

同汎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故為二

老困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

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為何官也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楊石齋在閣久滯無建白武皇南巡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日久當不負良意後密計擒江彬眾始服公才量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辨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事由也久之始

聖明世說 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瞿景淳佐吏部時有張司務者迂數迂公多吏譴及考察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為請曰是迂故多吏譴未及格也竟免黜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內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謂拙卷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

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為屬吏子木張宴備宿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徐文貞致政家居為怨家訐告張全山年八十餘往候之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文貞曰何字曰忍字文貞曰我亦贈公一字曰何字曰忘字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真議其回里舉職更役誤以公名報令不知野之榜公為謬誤其下曰不能為官豈堪為役令聞大愧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耕澣助之猶不給也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熊令君出鄭州境肩輿朝絕顛仆輿夫驚泣因念裴晉公倉皇失印雍容乃復故處遂覺意氣盡平整

輿而前數十步道傍有石題曰唐晉公裴公度墓事偶如此

潘士藻嘗念頑民因思書曰無念疾于頑遠覺氣消

識鑿

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

之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

子隱語也基已知 成祖必有天下矣

高皇固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名召問

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湯和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

何泥古為

皇明世說新語 誠鑿三

十九

况鍾為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廠

失火有 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鍾鍾曰若依

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字震

大然之疏入有 旨報罷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中 上以黃金

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鞞中比出宮

門伴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云

之德成曰九闌 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待侍

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

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 主上將裂地而

封之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文皇謀起兵簷瓦忽墜色殊不怪道衍曰此祥也天

欲 殿下易黃瓦耳

靖難兵將起姚廣孝擇日至期疾風暴雨 上日出

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廣孝對曰 陛下乃龍也

皇明世說新語 誠鑿

三

正吳風雨大方得勢

靖難師起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

昌曰前固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宣宗喜徵行楊士奇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

豈無冤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

莽候車駕謀作亂者 上聞之曰士奇真愛我

張莊簡悅督學兩浙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

自疑人誰信我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
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薦陳循高穀苗
秉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
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
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張都督通素善石亨亨迎駕南宮時公適在京使人
索賂將為公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
君乎且貧無以為獻也後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
謫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仁宗親信夏原吉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多云
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
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
分而權不下移

項忠討滿四有星字于台斗占者以為不祥忠曰賊
虐害生靈罪惡滔天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杜

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滅
劉大夏居職方賢聲甚著銓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
夏語所知曰即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
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
也乃陞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大司馬嘗言
所以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
西洋獲奇寶無算 上即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
皇明世說新語 識卷三 廿一

劉忠宣為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
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
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
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

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
顧開河即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窳五窳者各一注
而瀉之則五窳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王忠肅在遼時有指揮孫環以公事釁戍卒至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環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以罪女死于父妻死于夫非殺也

北方流民聚襄郟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去使河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後劉千斤等作亂副使鄧本端追訟英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弘治間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兵書馬文升乞嚴武備即中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廿三
已而果然蓋熊字能火故也

于肅愍甥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已林如其言閣下雖不滿其字竟不敢言其不佳遂置上等

豐慶陞河南方伯一縣令簞簞不飭懼甚乃以白金爲燭籠之廳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廳子曰燃而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爲縣令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然者日今無復爾矣

周公珙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則皆汝矣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

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忤太監劉瑾落職歸或問瑾等後來如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黃紱改左都御史嚴劾御史董能奏之火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廿四
弘治庚戌徐文靖博典會試夢人餽一大錢又夢餽牡丹二本以語王守溪答曰錢福有聲場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不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廷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姚文敏夢知貢舉見主司偃遺名士必力薦之或曰此非外羨所預公曰爲國得賢孰分內外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召富民勸募州紳
輝願一力當之慮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
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為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
既而如數請獻有司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
散又無一善狀當有奇禍歲餘陳又曰此人禍且
至夫客曰何也陳曰曩惟貪吝可鄙近則漸驕橫
矣非速禍哉未幾死于盜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十五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
毅曰此輩得踈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時不
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議藉藉皆云王陽明在數其去留不可
必王晉溪在本兵以為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
命將出師其婿侯圭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
此大人堅持此議恐滅族之禍不遠晉溪曰陽明
謀畧足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不旬月果捷捷

武宗強晉之際楊石齋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
數千倉猝為變謀之王晉溪王曰當錄其危從南
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邊兵蓋出彬遂成擒
瞿景淳介使鄭藩世子謬為恭敬儀迎用幣重公一
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以公故亦弗納 上已嘗
使謂之侯語公調狀曰微公吾幾申明明法公曰吾
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皇明世說新語 卷三

世六

之秉勇好是懿德 上問輔臣蒲蘆是何物夷是
何義徐階對曰夷是有恒之義蒲蘆是長生之物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密旨挾匕首以千金
劫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食諸豪右乃手書十人
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 二
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賦汝百金 一十也 和之良
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
不踰刻歷巨盜于檣俎間遠近靡不頷首

薛頭陀欲授顧左山長生訣左山曰人之正氣自可
長留天地間何待解脫稱仙人薛笑而去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
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今成捷徑矣

熊隱華云夫子思在簡則曰斐然成章然則世事新
而多奇不幾于無章乎

吳臯之西多水築隄有夫輒力者折去神阿云
急人之事甚於振已之溺予鄉誠不知務乃丘陵

皇明世說新語識卷

世

而借力于川澤不敢謂有怵惕惻隱之心

熊神阿云西門豹治鄴民苦于河伯娶婦夫可折

是河伯且以賄遷而歲夫歲折無已時予鄉誠苦

河伯之黷積也

江陵不奔喪徐杰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賈

福縮日疏中字有出徐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

鄒元標疏上詞大激廷杖幾斃王荆石時在翰院

嘆曰使徐直指疏上當不令主上怒至此三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四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賞譽

劉誠意舉進士丞高安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
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游者皆以為慶雲

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

皇明世說新語賞譽

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胡閨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偽漢見之

深加嘆異陰記其姓名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曰

此題詩鄱陽廟者也

陶安在翰林 高皇賜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

苑文章第一家

桂彥良侍 高皇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

師也又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其峻隘不始

太祖破漢班師論功行賞製鍍金字牌八字賜廉

忠等曰班超群帥知邁雄師

劉基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璉凝真

伯温有子夫

方孝孺為蜀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

其賢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李忠文為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

皇明世說新語賞舉

蘇守况鍾知鄒亮名將薦用有毀之者揭匿名書于

府門况見之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即

日具疏上試授吏部司務

薛文清論陳祚勁節苦心如金夏百鍊訖無改色

蘇守况善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

謂名可聞而不可見也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或問陳克菴羅一峯于主浚川浚川曰克菴節行振

世一峯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克菴克之仁為

已任死而後已者乎由一峯克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乎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

四十載僅得張准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本文達薦年富為大司徒 上曰左右多不悅富者

賢對曰不悅象正見其賢

皇明世說新語賞舉

謝方石憫方正學殞身滅族收其遺文梓行于世蔡

虛齋曰遜志一編乃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

者一旦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劉大夏謂太監李榮曰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

在朕前說卿好官某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如

此某曰嘗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孫汝請陳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

在黃憲管寧之右

第二〇〇 冊 續修四庫全書 4 反E句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滸公俱有文名李文

正每日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芳乎

薛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榮陽教諭大叅陳宗問行屬

至榮陽見文清文即大嘉賞曰才雄氣廣他日祿

位不早非余僭備員竊祿者比

邵二泉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

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

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皇明世說新語卷四

劉閣老健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

只養得一箇韓貫道者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

王鏊少游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冢宰王翱新逝

盛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

楊性吳人早有才氣從楊廉夫遊廉夫以鍊笛道人

爲號故自爲老鍊人遂以小鍊稱性

雍都憲泰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

胡世寧薦詹事霍韶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

忠勁節近世鮮儷

孝宗諭劉大夏戴珊曰朝覲避嫌文臣有閉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閉門延客誰敢通顯

李文達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同

事者欲擬侍郎公曰吾以言薦爲改擬侍郎則自

歎不信矣竟擬尚書

謝一夔初從尹鳳岐游尹語人曰謝君他日所造吾

皇明世說新語卷四

不及也吾于文字間卜之矣後果大魁

崔莊敏恭未任吏部即以甄別人才爲已任如翰林

彭教李傑張元禎皆閭閻公品題于未過一無所

失人謂公有漢鑑鈞衡之具

王翱爲石亨所短休致得旨李賢力贊遂留之翱殊

不樂賢曰所以留者非爲公爲朝廷也

錢大叅出帑金榜廣文徐聰賑荒或問錢奚捨縣而

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

景泰閣御史練綱評持羣臣短長不少假借歐陽廉
長于吏牘精敏過人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李文正謝文正劉文靖三人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
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

程信為進士時以事詣內閣楊文定見而奇之與論

鄉郡人品高下應答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

何孟春嘗遊李文正之門文正亟稱曰子當表吾楚

董中峯擇壻徧視里中見無當意者甬川尚書過中

皇明世說新語 賞譽 四

六

峯曰富貴所不可知即欲芝草琅玕陳束殆其人

乎乃艤舟江上呼陳視之面如玉澤睛如黑漆知

非閭閻嬰兒子也董公乃雜難墳典丘索及莊周

呂覽言則滾滾對試之詞賦食頃輒辨語盡玄秘

董公乃目左右取日書親為期日而遣之

馬理為考功考察外官時臨瀨內閣樂安冢宰各挾

私忿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曰魏校唐

龍蕭鳴鳳即今有數人物欲考此三人請先考理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劉誠
意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閻濯溪蜀人為御史風裁凜然縉紳皆稱為千尋劍

閣

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宸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

七且曰濠必成功屹屹不懼獨王晉溪一人

方良未劾奏朱寧其友黃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皇明世說新語 賞譽 四

七

秦金論邵文莊家稱孝子國稱名臣世稱醇儒傑然

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楊文恪廉稱章文懿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

之年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

異論之伯恭

御史曹璘稱王信脊梁鍊硬心腸木枯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即之不知公貴卑

者即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即之不知公賢且智非

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凜然不可犯也

吳文定試久不售以貢入太學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

禮書席書薦陽明石淙二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

薛應旂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貞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拯忠誠懇至

如司馬光真先民遺軌

羅欽順服除復起爲禮書改冢宰皆力辭致仕識者謂其辭冢宰一節真有鳳凰千仞之意

嘉靖間刑部重獄不決四事 上命梁材署部篆且爲勘理居數日四事俱得其情 上喜謂中官張

佐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者朕無憂矣

林見素稱文衡山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及之嘆

王元美稱中山王之賢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

而爲一者

王世貞曰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思其澤

韓文卒諡議公愚同窳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

常熟錢昕爲方伯魚侃爲郡守俱以廉聞錢有父產王吏部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徐文貞稱陸垞曰陸公學則爲已不爲人仕則爲人不爲已

霍文敏與孫文簡談夜分不倦嘗曰與他人語苦欠伸思睡至與毅齋坐雖沉酣中不覺洒然醒矣

王龍溪語陸平泉曰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

胡雲令松陽爲分巡胡有恒所知嘗謂雲曰官如米衙如米我最其于清苦猶不及也

品藻

高皇問左師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安對曰
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
章溢葉琛 上然之

高皇徵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
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
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曰小犢將
償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

皇明世說新語 品藻 四

疾惡太深又不柰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
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耳

高皇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
多讓又其次張孟兼

文廟嘗與解縉論寒義等十人縉各疏其下于義曰
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于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碩義于鄭賜
曰可為君子頗短于才于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于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于陳瑛曰
刻于用法好惡頗端于宋禮曰戇直而奇人怨不
恤于陳洽曰䟽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賓曰簿書
之才馴僮之心既奏 文廟授 仁宗曰李至剛
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正統間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
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
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皇明世說新語 品藻 四

丘文莊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
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
曰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
恐世不安耳後果有甘州之行

彭幸菴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
誠意宋潛溪至道學之傳斷自涪池曹月川始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賜赫緝

熙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他日擔當斯道孔賜真卿而已

王維禎云楊石淙如龍王晉溪如虎龍在淵雷雨興馬虎在山草木茂焉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異世論靈寶許氏父子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文簡弘而不毅

何椒丘三章恭毅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腑人

皇明世說新語 品藻四

十一

不知其剛也至臨大事決大議他人跼促若輦下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顧慮此所爲恭毅也

天順間吏侍缺 上問李賢誰可任者賢曰無如禮部二人 上問優劣賢曰鄒幹端謹規模稍狹姚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泰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潔往候之因留款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潔有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寒氣

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風流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尚勉之後孟潔登第改翰吉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楊石淙爲關中學憲李西涯遺書曰今年榜張潛冠手石淙答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是老知人

胡端敏公薦林俊楊一清曰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

皇明世說新語 品藻四

十一

喜然守正之節真宋璟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歸然濟變之才真姚崇也

申相公當國衆推石星爲大司馬申曰其材第可坐鎮雅俗耳本兵非其所長公歸而石用大誤國事王荆石稱申瑤泉練達政務功表救時如姚元之密調官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黑白網羅群才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克國羅整菴品藻人才云超遷與久任相流通超于前自

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

林見素與諸名公交李康惠承勛問諸公所長所短

林一一荅之李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

林乃虛心請問李曰其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

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恐亦在是

楊文襄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勞左右立

盡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羅念菴曰為

天下用財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聖明世說新語

劉忠宣席上有譽威寧伯之才者公正色曰王世昌

有如此聰明方畧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

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為天下笑非不智而何

嶺南人遊國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

一字一墨為驗因以輕重其人

楊月湖曰王虎谷王晉溪喬白巖稱晉中三傑說者

謂虎谷廉靜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尹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豫公曰其以

縣令為小官且須努力後三人皆不終其職

王陽明論舉薦人才不可不慎譬如養蠶但襍一爛

蠶于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

李空同語楊遂菴曰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

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想亦

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耳

世論張文忠孚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

避嫌怨果于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

聖明世說新語

史稱李文康時秉政四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常在

寬平天下稱為長者

楊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

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

者眇者羝者蠹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

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太復矯豪不解李崆峒似何

勝于李

李夢陽初爲戶曹快快不樂考滿日尚書佾鍾署其

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梅國禎讀焚書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却只

宜捧置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

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何心隱以講學遨遊京師耿御史座上識故相張居

正曰此人能操天下柄耿不以爲然何又曰分宜

欲滅道學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滅者此

皇明世說新語 卷四

子也後果執大柄十餘年

張江陵初入館高新鄭器重之嘗曰他日當與公共

成化理張曰若撥亂反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

理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性稍急使余在左右

效常弦似不無少助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

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

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規箴

宋文憲奉制詠鷹有自古戒禽荒之句 上曰卿可

謂善諫矣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

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太傅病 帝忽至太傅

自枕褥下出一劍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

以其心也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

成祖兵初入城楊文敏迎見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

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 殿下始入城先謁 陵

乎先入朝乎 成祖忻然曰非若言幾誤事矣

姑蘇錢芹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座請

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

時務而乃及此乃出一簡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

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 仁宗留守南京
文皇即日遺親信夏原吉往迎之

仁宗在東宮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為說講
畢召問楊士奇曰于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譏
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 仁宗
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因舉
程子云凡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眾
人有眾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聖明世說新語

規箴四

十一

夏原吉扈駕巡邊 上因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何
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
余肅敏弟子囊舉進士肅敏教之曰人固貴剛不可
使人畏之如虎

英宗朝甘肅缺總兵會推吳瑾王翱以為不可 上
遽曰老王執拘王叩頭曰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
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中國乏人

文淵閣在午門內學士每入以東西兩凳相對坐李

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
賢駁曰烏有居是官不正其位者耶時曰欲正坐
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

張羅峰內閣病卒大宗伯霍渭崖徵祭文于呂涇野
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峯十善送公公答書云公才
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為正人有何不可
鄒來學由正郎改通叅猶不滿李文達曰誤矣才有
餘位不足公論必以為虧若才不足而得高位非

聖明世說新語

規箴四

十九

好消息也來學悔謝後歷顯秩愈覺斯言有驗
鄒志完切諫時事其友田承君曰願君無以此舉自
滿士所當為者尚不止此

大理出石屏官其地者每載以餽人有李邦伯者獨
寓意于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畱刻南
中德政碑梅純稱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汪循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兩字當為我朝第一
等人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開如雷朝士大慚即報鼓吹

宣宗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入登覽都畿山川形勝上曰茲山茲宇順帝所日冥遊者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

皇明世說新語規箴

三

錢塘一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王陽明往訪因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因問其家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僧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尋還家吳僧智及從廣智訢公學文同袍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其作詩騷奴僕手無畫燈揭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智及嚙不能合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墜庭語然有省

呂柟為講官至云元順帝廢學縱欲太祖一舉而取之不可不深念或訝其太直公曰賈山借秦為喻文帝尚能用之況主上明聖不為漢文者乎王陽明勦賊寄語揚任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

魏校蒼黃起事云讀來書似猶以舊事恭帝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僻猶閉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

皇明世說新語規箴

三

陳循當國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乃命門吏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因揭一對云朝參未到荷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完奈志館書無成日建文親屬囚南城日誦佛英宗隔垣聞之惻然及復辟諭張寧曰建文親屬吾欲釋之追復位號可乎寧頓首曰此天地之心也奈太宗何不如釋而陰加厚賜庶為兩得

英皇雷虜庭議迎復禮不夫于戶簾遂榮獨投書內

閣高毅請從厚王直嘆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

王恕召為大冢宰至京鄒智往見曰老先生且勿受

職先請見君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

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

李西涯有一門生歸省兼告病西涯集同門諸人餞

之即席賦詩為贈汪石潭詩先成內云千年芝草

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眾共傳玩西涯獨將後

一句抹去令改眾皆愕然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

二事今單說養病似偏眾請西涯續之即援筆曰

五色宮袍當彩衣眾嘆服

給事張寧欲以李秉為兵書王竑掌內臺以奏草視

李賢賢曰言官薦人但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

羅洪先喪居不廢講學羅僑責之曰講學未為無補

獨嫌于喪次夫取益于友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

者當于牝牡驪黃外矣

楊升菴謂逸少有經濟才為書名所掩藝之為大

矣李思齋曰藝亦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

人也况翰墨之為藝哉先生偏矣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弔楊守陳欲警之于其來謁

令關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

請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

良久不至歸矣

歸安嚴鳳以孝友聞同邑施氏兄弟爭產其弟訴之

鳳鳳輦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得知若兄力量可

盡奪吾田吾復何憂施感悟兄弟友愛終身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

戒門刺史平有父老對日間者士子多讀書某等

只聞得豈翁君子民之父母縣令默然

賴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為國

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

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

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

胡東洲督學兩浙有士子某者懲以夏楚明年述職
至京其人已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哥審盤盞行
酒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
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李志學好談神仙然嗜醇其耽姝麗李夢陽曰暄寂
不共途動靜無竝驅子謂果有楊州鶴乎李曰根
汗泥而挺清冷之上者蓮之所以神也夢陽曰汗
泥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則可非蓮則壞矣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四

聶大年云王抑菴家宰求戴文進書十年不得何如
移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

鄒東廓受知于劉野亭劉歸鄒送之劉曰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劉忠爲南冢宰因司屬王主事肅之父家居素奢漸
致貧乏乃遺金二十兩與肅奉親曰恐尊公奉養
不悅汝欲曲意承之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

邵康僖銳好箴規人梁儉菴遷觀察使公勉之曰大

心胸以集衆善廣耳目以宣羣情

舒國裳嘗謝馳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舒將奏
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
怒舒謝曰子督過是也卽焚其草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清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
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
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慙色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知己不宜多朋友三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四

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
時于肅愍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
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

邵寶督學江西李西涯贈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
宜嚴肅教宜寬邵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清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箠楚死者楊繼宗爲
知府入告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但當別姦惡勸

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事非憲體也

工侍某託閣改吏侍許進對眾面語之曰公年尚未

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速化乎

王虎谷為祠部郎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

度牒王晉溪問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衣

食尚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

天順初陳汝言言于 上曰翰林官皆帶列衙門衙

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不便 上召問冢宰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 四

十六

王九臯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今已太多汝言折之

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也遂俱改學士

周文襄至崑山南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冕叱阜

隸令止進自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

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

人累盛德耳

邵文莊為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李充箴規切磔

嘗批邵所作文後云子往時為方石老彈射所措

迄今為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

喬白巖轉南司馬其師楊文襄移書相規曰君勿以

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未終令譽則予無似得

托姓名于不朽矣

沈石田問都南濠近有何得意作南豪自誦節婦詩

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有一字未穩

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改燈字為春字

劉瑾恨王陽明不置王度不免潛至閩中與一異人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 四

十七

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遠

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遂決策返

王守仁素善劉卷正劉謀逆守仁通令用決其母喪

暴露守仁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

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

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愧屈

曹棟言大臣體國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無

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休休乃有言官之諤諤

楊宗喬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之幾不免僞見桂古山道其事桂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林希元欲征安南張岳規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專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唐一菴遊滬其泉之門其泉嘗問此間好山水曾遊遍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一菴問何故有得曰君有所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 四
章楓山語陸儼山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爵位者須自量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畏之儼山舉以告劉司直劉微哂曰楓山失言孟子是藐其勢位楓山則藐其人矣

國學齋有荆公文集板陸儼山爲司成命模印數部分遣朝士學錄王玠慶額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安石事業者

何字新至孝養母時積雨不止及輜車局道雨若注

避既葬廬墓夜有一虎守之後宇新舉鄉貢李西涯諸名公作廬墓詩陳白沙有直從天地閉三冬之句蓋惜其自裸也

叢蘭巡撫淮安冗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禁革未盡者叢忻然請教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叢良久曰得無難于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不便于行者多矣叢乃稍弛厲禁

皇明世說新語 規箴 四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肖有別墅三兩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兒頃刻死矣母恣助雪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子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錢學士溥營第役煩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曰病矣問曰何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從役傷脊黃第今敗瓦頽垣矣老夫猶疾痛不即死於役

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王文恪修姑蘓志成楊循吉一顧簽票即斥去後語

文恪曰志修于我朝便當以蕪州名志姑蘓吳王

臺名也可以此名志乎

臨海金貢亨僊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

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

將一照樣應容菴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文衡山每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

聖明世說新語規箴四

罵人亦是一病

謝茂秦素善李于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數于鱗不

法事衆默然魏順甫獨前贊曰先生見之耶抑聞

之人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

生天下莫不聞今以人言而遂信之不明有所聞

而不以告于鱗不忠不告于鱗而告士大夫顯者

不厚其請改事矣遂拂衣去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吾謹就試有司盛飾冠服文頃刻就偶風動衣裾文

采五色爛然有司詔怒欲笞之然奇其文第曰有

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狐白裘及衣之耳

馮夢禎館試先一日杜門理舊業屠隆曰足下云

情太薄欲蚤尋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先至湖

濱缺子矣今若爾英雄欺人哉

羅近溪借斯見巖諸同志訪悅心長老悅心遍叩之

聖明世說新語規箴四

曰諸公皆可進此道獨不敢許近溪公愕然問故

曰載滿了近溪大服已謂見巖諸公曰此語惟近

溪公能當對諸公却不敢道諸君皆大服

鄒南臯曰朋友有過貴在含蓄而默化之勿得當眾

攻激及阻其進

錢塘陳師曰近時士夫談禪者若雲間陸宗伯澄心

養靜內境坦夷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教緇流歸

之人云與陸雲間自別

捷悟

太祖一日欲刑人劉基請何為 太祖語以所夢基

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衆

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比三日海寧東

以城降 上喜悉出所刑人縱之

况鍾謁一執闕拜下不荅飲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

且長揖

郭德成侍燕既醉免冠謝其頂湯然 上笑曰酒風

皇明世說新語

世

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

髮之 上默然既醒遂盡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永樂間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資救撫諭行月餘

又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

悉已復業 上語楊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張

觀榮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未到不足張

文皇內閣七人惟楊榮最少一日晚寧夏被圍

上急召內閣惟榮赴命 上曰爾後進軍解此合

當遣何處兵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

城堅其人習戰發已十日虜且退矣夜半報虜圍

解 上諭榮曰何料之審也

景帝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

宮生日也英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帝默然蓋景帝所言者懷愍英所言者 憲廟

也

成化乙未會試徐文靖公溥主考夢至一所大浸茫

皇明世說新語

世

茫忽一物若電者昂首登岸公以三箭插其上時

王守溪新發解家在大湖公以為其應也拆卷果

第一深以狀頭望之竟為忌者所抑未知夢之所

屬後謂守溪曰吾當時所夢插箭蓋品字也其二

品之兆乎後守溪登政府秩一品

正統間虜逼京城徐瑾倡南遷之議內臣皆叱詈之

乃命人扶出江時宜值于左掖門徐曰吾主南遷

不合矣江乃昌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

景泰立春日正值 聖節眾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
于肅愍至日迎春宜先服日何據曰不見春王正
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徐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再三求水發源處百
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有貞往訊之僧第曰聖
人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
能使之去乃鑄鑊汁灌之水始受塞遂成平道蓋
鑊汁能蝕珠龍愛珠故也

新語 捷法 四

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
受勅疏請何府支俸眾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
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晉既云
右府即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商閣老罷職家居成化間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
命至日眾竊謂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絳青布
圓領自稱原籍為民商輕行取到京

正統間官殿當絲繪計用牛膠高絲斤遺官書

南直隸巡撫周恂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至京進請
塗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奏京
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回治照數輸納
以新易舊可謂兩便

程公同知温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茫無
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即去程即命查
地作井字堆鹽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
考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世說新語 捷法 四

荆王嘗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
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後閱觀音
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
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亟命修飾立碑記之

成化間中官黃賜同陸瑜王槩讞獄有兄與人爭第
庇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抵罪黃欲從未減二
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尚被髮纓冠
而注救况其兄乎正在矜疑之例公無以應

國家常朝諸臣奏事御前當准行老止以是字答之

成化末年 上病舌澀每答是字不便時鴻臚卿

施純請以照例二字易之 上大喜遂轉禮待未

幾進尚書人目為兩字尚書

賀鑑為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

猶龜世即用我我愛以為用即日疏解官去

英宗復辟頗悟于謙之冤學穆內苑恭順侯吳瑾撫

寧伯朱求隨符少頃張軌石亨自外至 上連以

新語

杖截地曰好箇于謙好個于謙瑾永出語所親

日觀 上意亨等無所逃矣後俱被誅

弘治乙丑崑山顧鼎臣為狀元尹且家居謂人曰臣

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

都憲王竑董漕淮安妓繻一老人傳檄公問汝年幾

何答曰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

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

日公慘容曰名言也不久乞致仕

許忠節巡觀察江西語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為暴

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

所不到者為盜藪也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惡惡則

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

王守仁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遂歷崑

險至之其人正熟睡公俟其醒問最上一乘其人

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公恍然悟

李淵僉浙臬時城慈溪甫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

新語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

脚既日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

山射至酒所日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世宗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 寶訓及寶錄 上

御書成偶誤欲更之張孚敬曰惟天子考文御書

即為綸綍矣勿更

周鑑覆舟江中幸無恙尋遽憲使嘆曰宦途之險猶

中流馬堂也日行其間安能數徵人幸哉竟致仕

唐樞與諸老會講山中將就寢唐樞曰此時尚有
事當料理否皆云無之唐曰方今盛寒吾與諸老
飲酒甚樂從者尚無寢息之所不可不為理會

蔣之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

之說一新耳目如鱗魚鮮笋肥美爽口盤肴

味如嚼冰若久而厭飲依舊用鶩鴨羊豕夫

王槐野曰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

宮宴賓有三爵輒去者有留連終夜者視主人意

若何耳仕宦行藏大槩類此

周恩兼曰食淡勝于肥甘食後方見貧賤勝于富貴

當亦如是

熊神阿過歐陽文忠墓曰恐是醉翁渣滓耳

神當在環滁林壑間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五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

夙惠

方孝孺髮亂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忻然

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為小韓子

解學士繙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繙置椅上婦翁

云父立于坐禮乎解遽答云嫂溺叔援權也

楊文敏年十三或論古名相嘆為不可及公徐云皇

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

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

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故時宰相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

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嘗與程

敏政同召 上試對云螭蟬渾身甲冑敏政對曰

敏政同召

鳳凰編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程宜
學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楊季任僉浙憲嘗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拋書
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
彼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且請賞季任許之
乃云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無賞又何如對曰莫
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亦至僉憲

舒芬之父得一墓地地形家曰此地當發財元然必四
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患
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葬于此兒卽應矣父從
之芬果大魁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
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容有不識者乎鍾叩頭
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于地上書耳 上命內
侍昇几一揮而就

正統間起送神童至京 上戲與文餘紅羅使直書

一字乃以筆直豎如羅長傍加一點遂成卜字
何適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竟北面拜
祖恠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

彭春巷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
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何文肅喬新幼闕陳子極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
日子極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
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

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探恠誕不經之談
書塗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
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張簡肅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劉主簿幼時臥病其父卽病所得其祀竈文驚嘆曰
此子有八百受敵之才

張寧七歲題畫龍有二云真龍金睛恐飛去

王字幼穎悟過絕異人張三丰抱視良久曰此兒奇特不凡他日必為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即擲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遺長者故携歸耳

劉成栗六歲侍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

劉成栗幼時侍父方伯公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

伯笑曰童子何慮之遠

布衣陳刺夫家始微賤父銀工也常携公攻業于人其人客為之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

蒙盜賊之名乎勸其父舍之

呂原九歲能文識者曰此子殆脫穎而出者

王道亨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

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

冠萊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

倪文毅岳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之理矣

王陽明幼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陽明曰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其父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謝璿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鴈叫霜客驚嘆呼為奇童

鳳翔王麒年十三為知府張本濟所愛曰使讀書不輟不數年天下無書矣

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父問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

孫文簡承恩五齡吳一齋以紅燭試破即答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曰此清華色象異日華國之徵

正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報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師驚曰

子異日必以文鳴世

豪爽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
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孫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
懸河性嗜飲負氣一時交遊竝豪俠輩嘗曰孫炎
豈齷齪輩伍耶章句之士不在屑睫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
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內翰榮請往

皇明世說新語 豪爽 五

六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臣量且當陪過此虜 上喜
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弁亦
潦倒內翰爽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酒量豈
不作我朝狀元乎

項忠討蒲四矢石如雨畧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
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郭定襄登守大同屢劾之後人心土崩愛登者泣曰
事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

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

王竑少以經濟自許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
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劉源清巡撫宣大每戰必曰死入褒忠祠何恨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極有威嚴前呵一出街頭犬豕
亦走避之當時亦大異此事

鄒智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且曰
智此行非但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小人則

皇明世說新語 豪爽 五

七

天下治恕不吝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董曰汝謂何等人可作
宰相董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
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方士奉金鑄來吳徐武功召試其鑿奉運鎗鹿中公
晒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

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
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吾曰吾豈

與君校技者耶

王世貞及法尚氣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

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極殺

馬順者自是名滿天下

憲宗關西厥命中官緝事勢焰不可當其黨常瑛者

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儒家并掠其妻時陳

音居北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

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

聖明世記新語 卷五

聲氣愈厲其人少戢

韓中丞雍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

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

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

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居瑛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覓公嘆雖酸醑亦可乃出新醢一餅共酌

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醑交

王文成少好奇隨海桴過仙姑島觀日出島有老人

爾王宿半夜呼曰日出矣王起見海水都作胭脂

色日如巨屋晃漾漸昇以為半生奇觀莫是過也

湯胤勳東甌王孫負才使氣日記數萬言十五六為

弟子員京兆尹下學傳書召諸生胤勳後至當答

大呼折尹聲撼度木尹愧憤卒管之胤勳振袂走

出學門題詩府署云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

理釣絲遂出遊江湖

聖明世記新語 卷五

梁有卷上書請告時聲譽籍甚當徒吏部人有風其

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

吏部能廢我哉竟去弗顧

胡山人岳松與曾省吾善曾問謂山人竟就武科自

見山人笑曰足下眎生能卑卑汗辱中第後後徒

見角屬鼠乎孰與向岸長裾誦說先王與曾世長

者遊以自愉快即六將軍不易矣

沈書序嘗從嚴世蕃飲世蕃嘗所親客給事飲非其

任強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沈青崖編管保安會總督楊順多殺平民報功青崖

念懣爲詩刺之有曰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

竟頭顱或勸公隱默自全公曰我昔非言官今非

亞子若輩殺人欺君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楊爵繫獄首尾八載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

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楊用修請灑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

皇明世說新語 卷五

可乃以精白綾作襪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

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演

成卷揚後亦知之便以爲快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

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龔司諫 元經才藝上聞元經曰人各有時若

錐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儻果薦上

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

楊爵家居有旨逮繫官校入卽與偕行諸校謂曰盡

內別平爵曰去矣勿復顧

楊給諫允繩自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含

楊繼盛論劾嚴嵩 上怒其引用 二王爲辭杖公

百或遺之蚘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

全椒舊有項羽廟余翔爲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

殆爲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皇明世說新語 卷五

李思齊曰丈夫喜則清風明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

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閉眼

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徐文貞督學江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

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而其二裝炙鵝鵝皆大

齏其二裝饌頭大如盤者各五十許又不置助以

手揜之銀盃二使注酒長取大爵傍若無人時文

貞年少身于酒互舉無筭飲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高捷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
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亦光如月燦疾如風盜皆
狂奔間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

彭司馬澤晨訪郭武定畱小酌念無酬酢者適張御
史之子至因取兩銀舟相對彭尚不肯脫衣酒十
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未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
行曰部幸鮮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始別

唐荆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

聖朝世說新語 雜家類 五

十一

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
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
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
山樵炭竹木當盡減價矣

吳人張隱君云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

唐順之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三崖歐陽公數忤權倖有為公寒心者公曰君子全
身遠害惟有不仕既為官安得避禍

黃舍人道月與一二同年遊西山黃岸幘衣半臂紫
衫坐蓮錢駝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
雲即以鳥犢游人為之語曰得山會從舍人

鄧文潔善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
不休不臨懸不壯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楊最在獄不食因飯語周順之曰寧以壁碎石上作
羣玉屑安能耳此侮污為全尾磔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

聖朝世說新語 雜家類 五

三

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也

龔大章每有所語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
曰生吾足將安用哉

熊際華曰余泛六壁亦以七月望夕因感賞古人賦

詩橫槩風雲氣豪舉酒屬客勝情乃足澆之

莫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榻僧舍每見林巒新

翠鳥聲碎耳巖屏初曉雲山盪胸一啟山椒紫翠

正落枕上仙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

容止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殆不可掩

忠誠伯茹瑞狀貌魁奇不妄言笑事太祖十餘年

小心無過太祖嘗稱為賢人君子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

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大同缺巡撫李賢以王越薦及陛見英宗曰王越

皇明世說新語容止五

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

倪文毅體貌豐碩目光燭然望之如神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李文達等代之後又繼

以岳正英宗始見徐曰徐有貞可惜無福又謂

岳正齷齪胡子故此數人旋斥而文達儀度端凝

得體始終保全安享富貴

韓雍精悍潤達上喜以狀貌陞兵部右侍郎南陽

曰各邊撫臣但得如雍者方稱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二人

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

竝有公輔之望

林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

謝一夔廷試第一傳臚之日褒然眾中縉紳屬目李

文達尤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

某者乎

王文莊鴻儒未遇郡守段堅一見嘆曰子風神清徹

皇明世說新語容止五

非塵埃中人

戶書吳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

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

吳尚書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

丘文莊稱蔡介夫氣清而色和外固而內辯

世宗幸太廟見張文忠公喜賜詩稱公貌奇才崛

趙大周云楊升菴在瀘州其服飾舉動似瀘州一貴

公子

莆田彭韶為吏侍人不見其笑容眾擬之包孝肅

孫一元善說玄虛渥顏飄飄望之如神仙中人

黃道月在京邸飲黃履常樓中望西山雪黃倚榭浮

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水盪裂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

三崖歐陽公眉目皎哲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

陸杰巡撫湖廣 世廟巡幸召見見公偉貌修髯進

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

聖明世說新語 卷十五

自新

羅文恭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

入禪那矣乃悔置前功篤志聖學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正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彙括其辭題于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

或赦汝再敢不敢

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 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

遜讓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屏息

如儀 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

省改其令安心供職

呂光洵按具其給事欲為富人后聞過陸榮在座不

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陸公詩言地方利病又

勸其奏請蠲租彼為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噤不

敢言思之愧死遂却富人金曰吾為陸公所化矣

聖明世說新語 自新五

吾謹喜擊劍弄丸蹴鞠八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

中醉輒出都門走馬平原識者咸目之曰此吾舍

人兒耶舍人長者何為令無子謹聞曰如人言必

何若乃稱舍人有見也或曰丈夫能以文章博上

第耳謹曰若是子謹何有遂謝諸少年始為博士

業至掄魁才五月耳

助教李繼浮薄李時勉為司成時厭之後時勉忤瑾

被枷繼營救甚力轉求會昌伯得釋眾始稱之

企羨

楊荔講學者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以求館事荔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吾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

進士姜麟見陳白沙曰吾閱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曰活孟子活孟子

皇明世說新語 企羨 五

一八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相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求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魏裳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

周鼎穎敏絕倫爲金榮襄公幕下士章文仲來謁公曰聞有周鼎者願與角公出南征詩百韻進兩生

于前爲誦一過皆能悉記周復從未句倒誦至前章謝曰今而後知讓君矣

王陽明謫龍場驛丞歸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乃托言投江實附客舟至閩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廟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陽明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患乎

皇明世說新語 企羨 五

一九

嘉靖初朝鮮王奏呂柟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乞厚遇仍頒賜其所爲文使本國誦式

文待詔每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

陸師道師事文徵明人謂陸公已貴胡折節乃爾公曰文先生以執藏道無適非師奉之益篤

蔡林屋羽書法道勁開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摘其離者羽曰不然吾非臨右軍書乃效之爲諸

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已

章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立一雞一黍酒三行食飯而罷此可為法

王元美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王寅喜談禪嘗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

內五嶽者三今將遊海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益

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

梅衡湘答李卓吾云聞公有老態令人茫然植于公心向之未交一言何可老也

熊際華曰過吉水鄒南臯里水石冷冷真使人懷廉立之想及過先生一語語不可了已翩然有陰風

弄月以歸之興矣

莫廷韓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牕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傷逝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為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干勝國嘗為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宋祭酒訥疾篤其子麟懇請監官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爾祭齋戒中耶祭畢乃就兒歸遂卒

袁褱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死馮南希烈之真卿

皇明世說新語 傷逝五

廿一

也花雲之守姑熟祿山之果卿也韓成之誑楚沛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偽降晉人之解揚也他如

胡越國之死金華孫耿之死括蒼其事與唐張鎬李絳頗相類

王行為藍王所知藍謀反行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日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文廟繼統陳迥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歸于市

上命割其肉塞延口因問肉味何如迺曰這是忠臣孝子肉甚香美

卓敬不屈 文皇就僂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

文皇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凌遲未畢改命棖璉惶懼受命歸而憤嘆妻子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浞河之戰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皇幾及會馬蹶

皇明世說新語 傷逝五

被擒 上問日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大言曰刺

殿下如刺朽耳 上壯而釋之久之 上問平

保兒尚在耶安聞自經死 不必

吳友雲使雲南有梁王使巨鐵知院等劫雲使降命

而服髮以見雲屬聲曰汝不趣降乃欲降天子

使唯雲頭可斷髮不可斷遂遇害

于謙死 憲宗嘗問官制詞曰先帝已知

其枉朕心實憐其忠

張學士以寧自守清潔奉使安南襦被而往臨終有詩去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無陸賈金

劉球疏請撓權大忤逆瑾即降前粹球赴獄囑其黨

馬順苦拷即獄中支解之劉臨刑不知所謂第大呼曰死當訴 太祖 太宗

英廟復辟石亨誣奏于謙王文不執廷鞫日王力辨

迎襄之誣于第云何辨為縱 上不欲殺我石亨

輩必不相容遂默不對

皇明世說新語 傷逝五

高都御史明卒時書二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惟

送百骸歸地

周新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

少司寇林一鶚病久尹直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

將三月當住俸夫明日報卒直曰林公不慮病不

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陳真履卒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國下兩

上壽請補正學泉南陳先生墓

武宗有旨擇日巡狩徧觀中土繁麗舉朝切諫不聽
有金吾指揮張英者謂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
赤于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
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即縛 詔翰林張士何
為曰恐汗帝廷洒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

陸震廷杖垂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
宸濠將謀不軌瑞州守宋以方積忤濠意考績將之
省父老選曰公其以死行乎宋曰封疆之臣死封

皇明世說新語 傷逝五

高

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竟死
宸濠之變許忠節達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其
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副使輒為位易服而哭
人恠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陽明先生臨終門人周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
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儲瑾病亟召友人顧璘王常燭以後事至不能語猶
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

楊爵繫獄前後七年忽宮中火傳 詔悉赦爵及歸
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未幾卒

施閻將死自諱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

張鳳翔角尚舉于鄉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

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隨

舉進士卒年三十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

人以二子擬鳳翔非識乎

方伯張賢將卒語其子曰身後母納賻傷我節毋作

皇明世說新語 傷逝五

十五

誌表虛譽失我真母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宋山人應春性豪宕固窮適遊海內後至武林縉紳

有憐其老欲為置棺舍者宋笑曰我自自結果處

無需此八月錢塘潮盛宋飲酒大醉赴潮死

陳體方將死頭載野花肩與遍遊田間狂醉三日乃

辭世去

鄭善夫赴官留都嘗與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

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不一年果卒

樓逸

宋景濂云近來羨屏益甚自度不久人世居北有一峰峻甚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架草屋三間以奉老親此足一出眾事皆棄

常慕富民徐洪忽論幹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

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遂舉田宅授珪挈妻子築

室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源水隱

太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焦荷雞

皇明世說新語 樓逸五

廿六

酒由御街直入 上大喜命付光祿治具相飲甚

歡已而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

授千戶數日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太祖召郭德成爲都督郭免冠泣謝曰臣耽酒嗜臥

不識事情緩急位高祿重苟不理 上必殺我

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自適足了一生矣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自醴焚香謝天賜一

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焚香何各清福也曰

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道士鄧羽爲詩甚工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

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聞雲野鶴之趣遂

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于詩也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

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

江洪漲論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

皇明世說新語 樓逸五

廿七

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今

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陳德勝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吳康齋雅重之語

陳白沙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往訪適龍

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之寒對榻信宿辨析疑義

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姑蘇尤大叅文度乞歸日以機杼爲活人罕知者會

尹冢宰與公同年托蘓守訪之因覓得一老絲絲

委巷芒鞋褻帽澹如也人或告以郡侯至即趨避之

楊升菴書屋云老境病磨難親筆視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持龐公空諸所有四字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何不憚煩也呂曰豈予得已哉曠職素餐在官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為甘也

皇明世說新語 樓逸五 十八

施峻罷歸每引詞客對酒初肅入戶輒手作兩揖曰幸為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歌其詩輒酣呼愉快世謂其有稽阮之風

都玄敬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未終日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都生餓死

王恭年六十餘薦至京師同郡王傅戲恭曰君無以會稽草履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陳太和自號無住髮僧平生踐跡非商賈財原領目

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

陸文裕公語朝士云僕之迂狂蹶而不悔近得秘法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掃去乃大有益

高叔嗣答袁未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肥斧烹以享神枯魚燻而召友箕筮在戶桔槔空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所與也

皇明世說新語 樓逸五 十九

薛蕙罷官乃為佳園宴處痛能為詩者老子解供達磨像案上陳邵堯夫詩曰是美是美後以尚矣

王立道病肺欲疏歸語人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腰斧伐林于海上羣樵人徜徉足終吾年晉與雲霄冠珮絕矣

李于麟請告歸構一樓東眺華不注西揖絕山曰他無所瀕吾目也

第一二〇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五六一

王世懋好栽花果。晚治一圃，悉構閨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競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曰：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一花供我目足矣。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矚而事遐？公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雲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鍾鼎尊重不換我自在山林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強起之。王辭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曹時中作壽燕，日往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無秋，恍似天地未判之初。

王元美曰：余遊洞庭，暴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盡匿名姓，與釣父羣，長空傲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嚴遇輒極涼，暄天。前秋不蕭瑟，從行諸君，周文善詩，子念儻之陸丈。

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寄伯玉大司馬署中，必忻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沈鳳峰日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翁對影圍坐，談諧雜俗，醒醉相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調鶴，南飛聲入雲杪，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袁石公曰：花寄餅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推于老雨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儻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豈古之餅隱者與？柳伯承曰：如此則羅虬花九錫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愛花以德也。

黃勉之自稱山人，其友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使志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異妙。

含腹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
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以報主人可謂山
僕謂之山人宜哉

陳孝廉琮構別墅實邑之北却前後塚壘壘或造陳
壘蹙日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
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王麟洲宦關西見二叟策杖而行意甚適也王問何
以得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為酒
可留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聞一叟對

曰澹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
見縣大夫王作而謝曰真太古之民

鄧定字偕張陽和翁龍溪游古蘭寺班荆而坐浮觴
流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笑曰此
勝絲竹矣

陸宗伯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
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為襟人牧豎所乾沒展卷頓

還舊觀復起余芒屨竹杖之想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
洒洒牕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廷韓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
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
不佳古之真隱曠士多托跡于名岳要之山無隱
士則林虛故世有巢居于山林道尊矣

莫雲卿曰晚涼箕踞臨池數酌閒設筆墨摹古帖一
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黃矣

陳繼儒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
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人閒杖令人
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
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琴鶴令人古
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
茅屋簷簾紙牕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容日果
爾亦是天壤間一異人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六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賢媛

洪武十年戶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 上遣使

覘其妻妻方績麻于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

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

老妾其及固宜 以老妾之德也

劉寧為刑部即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

皇明世說新語賢媛

下詔褒寧廉介素信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姚廣孝為僧其姊知其好殺戒曰汝既為和尚當發

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

姚少師既貴還欲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

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

廣孝即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

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戶不復再見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頌諾之日妾呼

其子宣誥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吳中一篇誥

文何嘗說他清廉二字

解縉胡廣侍燕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已

有子廣宜妻以女遂訂盟後縉子禎亮成邊廣欲

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婦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

父何用生為越數年禎亮蒙有女卒歸之

姑蘓潘純為御史娶穆氏為妾穆祖父皆世勲不知

皇明世說新語賢媛

潘有室也其妻黃氏亦不知娶于穆自蘓至京純

懼館穆于他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黃曰吾初不

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

子明日穆氏兄弟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論

之黃氏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後純出宰信

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無間言

劉氏許嫁鹽山王某侏儒而陋既婚不能近婦時逃

出與牧兒相追隨兩家父母欲令別嫁女泣曰得

夫若此天也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縱其逝去吾寧奉佛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為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踪跡君為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海州節婦司小花年十六未嫁夫亡歸夫家守節不

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時徐

宗實奉使兩淮上言曰厥婦既能哭夫于室嫁之初又能剪髮于墓姑之後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祥符民袁海成邊母病于家婦徐氏禱于空祈玄帝

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愈夫還語之故夫與

母偕至飛昇臺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許捐軀代

姑今當如約衆方止之忽投身萬仞之崖矣俄而

母與夫上殿遙見徐拜禮殿下駭問之徐言方隕

體而下忽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

趙氏歸于謝夫死時年二十有五有奪其志者氏斷

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

乃盛奩嫁夫之幼妹聞人貧乏及橋梁當葺治者

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

羅循官憲副其妻與諸僚聞人宴集布衣荆簪介珠

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閣老鉛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

年多外好踈于伉儷女鬱鬱成疾臨亡為書數百

言達公未綴一詩云嚙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辜負

十年春西江豈是無門第錯認荆溪薄倖人公見

之哀慟幾絕

崑山顧方伯雍里之女嫁于孫甚有才情嘗作春日

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

吟春鶯何良俊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孟淑卿蘓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

孟淑卿蘓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

須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女子鉛粉亦然

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貴池唐貴梅并年適宋始悍而淫誨婦淫者以百數

弗聽加之箠楚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

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

實婦曰全吾名而汙吾姑可乎竟自經死

張莊懿子早卒聘趙氏女聞夫卒即至夫家守制有

司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

皇明世說新語 賢媛六

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母家若不當旌者錢福奮

臂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三千餘言

成國朱公歿于虜子某隨征獨返其母讓之曰汝父

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

耶立命死之以慰子裝封

瑞州倭妾某擄家適華林賊攻城妾取印付妾賣氏

亟出捍賊不敵逸去賊突入城實先藏印池水中

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難實語賊曰公家子在

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密語盛曰我不即

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即投井死

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

魚來真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

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

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

貞孝何婦華亭人聞有夫亡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

不于夫絕時同死後竟行其志

肇慶學訓陳紀召以遷去寄二百金於諸生程衡越

五載衡與紀召皆死矣衡家又被盜或說衡妻潘

氏因而為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欺夫之名不

仁寧居以待後紀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

諸城孝廉李相繼室馬氏年二十夫卒扃戶峻絕不

問外事李同年侍御周公用過其家立階下曰馬

嫂盛德不敢請見又不敢廢禮北面再拜而去

術解

周顛仙詭譎 太祖每出輒伏道左以手畫地為圈

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蓋一桶者一統之謂也

太祖每令鍥冠道人望氣言歷歷應及鄱陽大戰友

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人望風知之密啟

曰友諒死矣其下猶力戰請為文以祭使人持進

哭之則彼氣奪吾事濟矣如其言漢兵大潰

太祖初渡江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

皇明世說新語 行律六

七

與士曰願書字占之 上即拔劍畫一字于地士

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為王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王二公蒞瀾改拱北樓為來遠

張乘槎視之曰二日內主哀喪事如期王母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邊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

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

命槎易之乃為鎮海

冷謙傳仙術有貧者求濟於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

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

初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後

被執併逮謙謙謂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

者以餅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

漸隱至御前 高皇問之輒于瓶中應如嚮 上

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 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

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瓶中

皇明世說新語 術解六

八

初出如縷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

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

船上採蓮唱吳歌 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

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

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

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踣藉而臥 上聞而異之即

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藉

脚蹄石耳 上不覺汗浹于背卽還宮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曰汝自知
手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
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闔頭陀能于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
其後令通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跌坐或
浴沸湯中遇食不問貴賤必分客有問道者曰治
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

皇明世說新語

術解六

九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貧富
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椽屋瓦嘆曰惜乎不
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
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
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洪武末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
年朝廷怒其妄遠京詔獄明年靖難兵果起北平
蓋與征廣州賊夜半聞雞鳴與問馬試曰此何祥也

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袁忠徹初相 仁宗無天子福元年四月遣使逮之
忠徹時爲太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旨執
其遲二十日得脫夫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
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囚
忠徹至臨清遇遺詔免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
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診

皇明世說新語

術解六

十

應當在公旣而果罹其咎
徐武功問劉宗序曰見夜來天 處管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恐其禍尤甚于我是月吉
祥之侄欽果反誅連及吉祥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
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
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遜去

徐有貞善天文巳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命

妻帑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達子婦也遂行過臨清數驛土木敗報至

陳鄭精數學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已而身罹之文皇潛時有風李秀者陽狂奇譎惟上知其人一

日奏曰明日臣生日欲邀三護衛飲上笑令諸

校往秀持楮錢置地煨之烟起衝人竅涕橫流楮

燼秀運箕揚灰被衆衣大聲曰如此時候若輩猶

不起耶衆以聞上笑而已

皇明世說新語行解六 十一

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

曰魁在何處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將揭曉復

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矣

是年湖廣魯鐸中會元陝西康海中狀元

彭時及第明年頒已巳之朔觀其書一至夏晝冬夜

各六十一刻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因問司

曆某先生荅曰曆者聖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

之能無搖其本乎未幾有土木之變

鍾續嘗言其父客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久之

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父客曰此二雀求其

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

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正德中迎占國師于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頃從陸來

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

葫蘆傾一盞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噀之盞長

數尺飛出檐前則二三丈矣雷雨大作衆請曰公

皇明世說新語行解六 三

真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

王士能生一百二十餘歲楊循吉扣其所以壽荅曰

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

孫福海有戲術常與諸少年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孫

語少年曰汝欲見其足耶即畫地爲一字婦至見

畫處若巨溝即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諸武曾餞王臣于海上饌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

水珠濺坐席武曾皆動色王謝曰銀在特相戲耳

出諸袖中

尹蓬頭居鐵鶴觀中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二百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飛上殿瘡對眾高揖而去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昇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猶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昇夫足輕如故

皇明世說新語 行解六

十三

登州一道人自稱酒量莫敵大姓某聞而延之罄五六石而去登蓬萊閣仰臥綳開手足從甲中射酒如注梁棟淋漓抖擻下閣飄然而逝

崔銑善飲嘗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與之較每崔

一堰酒方士一堰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

四堰後領其飯因在也蓋障眼術

邵道人善飲水無問多少悉飲之冬月水水則聞道

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膊面紅汗發較若雨

巧藝

陳中行精堪輿之術 太祖嘗與泛艇周流玄武湖詰之曰公知水脉所在乎中行命奮棹至一處以繩維并欄投之曰此是已 太祖欲試之翌日復與泛舟向所在中行執木槌漫植于湖則正入欄中 上服其精遂建為寢殿

朱允升得六壬之奧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

皇明世說新語 巧藝六

十四

少侯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袁珙精相術 文皇召至燕邸使者與飲于酒肆

上服衛士服借衛士九人同入使者因謂珙試看

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輕行

袁廷玉過鄆縣前見婦人哭聲凄甚問其故曰夫當

成趙州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金世忠也以
卜課度日今缺成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
骨法也此行當大貴且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無
相忘世忠至成所開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
靖難兵起多用其謀策累遷兵書即金忠也

袁廷玉善相 太宗出宋元詣帝容命相見宋太祖

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

帝自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即主見順

皇明世說新語 巧藝六 五

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袁忠徹二婿一為盜死一覆舟死袁每談相妻必叱

云相婿之目安在袁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

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藥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則就

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也或傾而不出者則

曰爾無緣不可救也

陳儂敏公鑑與俞官保士悅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
人占課甚驗二公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
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祿雖同但
末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曳二人並列曰二

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

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

聲望聳然眾始神柳庄之術

皇明世說新語 巧藝六 六

建昌張德厚少時有術者推其命曰此人八旬當為

尚書然四旬不免夭折後張果以四旬死又四十

年以孫昇貴贈禮部尚書

正統中替者馬珍以奇術鳴輦下劉太醫二子倫俸

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其妻曰驢聲悲今

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劉僕來計其父喪

吳門金鬼谷善推命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負薪者

曰我四柱皆同何彼富我貧也鬼谷曰汝能往南

方千里外亦與富者埒貧者有妨在閩中往來之
妨亦貧甚隣有隙所使弟暫宿夜見鬼物入穴中
遂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歸以金
鼓報之鬼谷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陳嗣初喪母僧南宗指一穴曰百日內即貴矣陳未
之信僧怒曰百日內不入朝為八品官者老僧誓
絕此藝初金侍即入京陳為送行文楊文貞一見
稱賞薦于 仁廟聘為五經博士果不出三月

皇明世說新語

巧藝六

十二

全寅少警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休咎多奇中 英
廟北狩陰遣使問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
以賀美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
以壬午歲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
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馬
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乎火德之王也
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
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

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後一一如其言

高棟善畫法米南官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棟得賞
不置曰異時當為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
畫者爭致金帛修餽歲嘗優于祿入

張卷正善太素脉願憲使棠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請
卷正託云囊人子卷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
三品貴人也棠疾未愈父邀卷正至家卷正曰何
脉與某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後如其言

皇明世說新語

巧藝六

六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
收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
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為悉取平生所論
著焚之曰雷之適以禍人

吳郡書名聞海內華亭獨貴沈慶至學士繁至大理
少卿張天駿至尚書張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
二沈後有二張

吳江吳少保洪筮官南都其子尚書公山方十二歲

南都郎中萬其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即南都諸公卿兒無若此者父子竝官上卿奚疑哉山聞之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已而果然

張汝弼守南安多善政黃翰為江西副使有墨聲俱華亭人善書世云翰與汝弼人絕薰 藝猶界術

儲瑾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厄然耳

徐髯仙家有杜古狂畫雷神一軸人長尺許七八人

擯一處狀貌皆奇古徐每遇端午日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樞居輞川圖也

王逢元父子善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又因其家代有文人曰王謝至今不衰

吳小仙率其徒至公侯內臣家作畫其徒或為勢所動蘇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畫耶

有遠癡者迎王良民治之王曰人有癡也猶悍媳逆子也能伏不能絕若巫攻之譬與晉陽之甲矣

偏鬍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清氣清骨清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元經掌渥處明日皆黑因此遂名

胡弘善相字有士人書串字弘云串者二中也必連捷矣或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前問偶爾效

之則有心矣串加心思也君嘗憂疾病後俱驗孝廟登極吳備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王陽明七歲一僧熟視之曰此兒跨竈乃翁海日笑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輕恐竈未易跨也僧曰

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為佳後陽明以平宸濠功封伯且從祀海日狀元宗伯終不及矣

正德庚辰一星士推 帝造為老松棲鶴格松老將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遷

清彈琵琶稱鍾秀之新安查八十好琵琶謁鍾曰聞查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事乎禮

禮

不可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果奇執
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一曲查即膝行而前稱弟
子留數月盡鍾之伎而歸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為勁敵王鳳洲嘗戲李以

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也

莫雲卿最愛方于魯墨管曰潘谷奚起世不常有險

糜松節絕亦多時玄賞者嗜古希今恒情則貴遠

賤迺綠螺鳥玦獺髓龍膏推較峨嵋齋盟易水吾

皇明世說新語 巧藝六

于方氏殆無間然又曰是人已入玄心三昧

陸以寧語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

靠畫

夏景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朝鮮日本諸國皆以金

購之

莫廷韓曰方于魯造墨汪司馬為之評謂墨以評重

固然第方氏墨行世而後知司馬之于名物者而

奇不以文掩實雖謂評由墨重亦可矣

寵禮

吳良敗張士誠于江陰 高皇召見勞之曰吳院判

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

不足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又美之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 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

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皇明世說新語 寵禮六

宋景濂致仕 上賜緡綺問曰卿今年幾何曰六十

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

杓煉湯于鼎取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

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祖問朱英曰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子而誰

子屢詰之對如前 上笑曰汝乃朕養子耳汝本

姓非朱今固不令汝復姓某亦不令姓朱賜汝為

沐遂為沐英

國初宋濂王禕同在史局王渴甚謂宋曰得昨上所

賜梨漿乎 曰濟矣中官竊聞以奏 上即命賜之

夏杲本名昶 書徵入翰林 文皇見其名曰太

陽麗天照臨 國日宜書在末上杲頓首受命

永樂間戶書吳元吉侍母午門外觀燈 上聞之遣

中官賞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為賢母歡也

楊文貞晚納婢季氏中宮有慶事命婦皆入賀 太

皇明世說新語 寵禮六 十三

后聞公有婢亟召入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即命妃

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云此回

楊先生不能認矣

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餽遺惟取清惠公餽

雜果則受少示激揚之意

楊文貞作房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

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

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

感泣人擬蘓軾奇才之對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係本土不

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

禮部侍郎缺 上特命吏部陞李紹公卿往賀尚書

王翺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貴不平伺間

皇明世說新語 寵禮六 十四

譖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

為翺退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

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

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克庭矣

宣宗製束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 一賜夏忠靖公曰

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上方小帽短衣聞先生奏事為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黥

英宗在虜廷與哈銘同寢上晨起謂銘曰汝昨夜

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先

武子陵共臥事上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劉翀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憲廟雅重之呼為東

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孝皇優禮大臣西涯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

孝宗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金緋鞵帽皆叩頭謝

訖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敏政有詩記之云經生

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廟好寫沈度字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孫世隆

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遺像卷因撫而嘆

曰沈先生出世矣

張司馬悅任國都鎮定簡靜中官其雅敬之嘗設席

獨延公子第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澹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

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旨原劉定之等八學士

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

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官錦紅澹紅者曰

醉仙顏惟前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眾謂

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宮寮咸私以為盛事

孫承恩由中允陞南學士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

不見稀鬢中允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為刑書適文徵仲應貢至京乃

游揚于公卿間得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為

文徵仲了此一事不為徒行矣

高淳韓邦憲為衢守習童山人子鳴名首行部過其

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鹵簿皆擁門觀尉

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蕨菜羹脫粟飯太守與子

鳴共而嗚嗚吟至夕始去咸莫惻所謂

張元禎短小為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任誕

陳樞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神色不變曰馬聲曰老天雖擊陳樞之臂亦不改矣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床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即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具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

皇明世說新語 任誕 七

僧衍字斯道通兵術嘗至京口賦覽古詩及詠百花洲詩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吳與弼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笑其迂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微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住乎李曰便脫衣行觴

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

王越帥三邊嘗入省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宴臣而不備禮王恠問之曰不命女妓非大宴也

皇明世說新語 任誕 六

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復請曰為大王吹北門良苦柰何不以耳目之羨一酬老臣王曰惟命越乃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携之而出

康海蒼冠子悖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藉之志在日獲醪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之皆

有不解事即曰是六代以還書耶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

昇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忤人謂此君故

自汴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磨耗之耳

張禹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詭嘗

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

村酒醜人何須蟻綠

李獻吉為戶部郎上書論壽寧侯下獄賴上恩得免

皇明世說新語 任詒

廿九

一夕醉遇侯罵其生事官人以鞭稍擊墮其齒侯

恚極欲陳其事為前疏未久隱然而止獻吉後有

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益指此事

常評事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恭會不及

長吏訶之教然曰故賤時過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吳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遊酌罷適月上

野航得語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幾九月宮顏

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味取酒更酌

桑民懌好為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更非薄

韓愈曰此小兒號嘍何傳問翰林文今為誰曰虛

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

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劉源濠宕不羈值湯胤績廣座中劉曰湯雖出將家

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黃巖王古直遊京師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為爵祿

皇明世說新語 任詒

二十

圖耶盍科舉乎則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

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屢質所為詩湯始曰可

中而厭終而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劉濤詩有茫茫白雲老之句或謂雲者聚散之物豈

得謂老劉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

已劉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濤詩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蓬首垢

足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曰
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處佳其
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張靈嗜酒醉則曰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
醉即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
矣睡何為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啟方入醉鄉
又為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

皇明世說新語

任正六

世

祝允明嘗留客無所出酒窘甚黠者持少錢米乞文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
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
昨倉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散之篋何益

楊循言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
意因起踣掉不休人遂呼頭主事

上饒姜諒近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閩人林鴻開詩社招致海內詞客浦舍人源至其家
令誦平日所為詩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
漢水聲始許入社

王九思答王德微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
出為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
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執事獨
曰吾何媿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山人叔承撰應制笺表為興化相君所物色然好
皇明世說新語 任正六 世

飲遊公卿間不醉不已一日相君迫應制使使回
出蹤跡叔承不得至則醉踉蹌前喻嚙不辨相君
乃使所善風之曰生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一
官胡難叔承搔首曰相君駭欲以富貴縻國士相
君乃謝曰負上恩不能遽歸從山人遊請俟異日
王叔承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
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朓鮑
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嵇康于遊喜梁鴻

梅福登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朔王君公郭泰徐穉黃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龐居士蘊于仙喜呂真人崑其所自操行結撰亦不必盡似也

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呪詛廷杖繫獄乃取獄中柱械之類八日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何尚伊吾孝思

皇明世說新語

狂誕六

世

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咏不輟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

胡宗憲自負嫪毒之且按楚時醉坐肩輿中以手磨弄之東西漏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笑胡自若也盧柟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嘆曰太學士人之數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王元美預權相席出桑落酒飲之且曰張謂詩云不醉即中桑落酒唐已有之乎王應曰杜詩有之水經註亦有之其人色變曰吾不知也

孫宜仲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樵父釣童狎人不識也興至則歌所自爲詩雲停石裂衆始恠爲異人

皇明世說新語

狂誕六

世

相嵩義孫錦衣鵠過杭督撫胡宗憲張宴于別院大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鵠不可胡曰公難我乎請爲子先亦擁其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楚州諸詠甫發歌吳國倫輒軒寢軒聲與歌相低昂歌竟軒亦止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真飲酒不如季真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真識謫仙人爾識袁中郎

有數賈登虎丘且飲且詠張靈因更衣為丐者乞食

且願得一廢和賈笑曰丐者得無誑乎與之筆揮

毫不已凡得百絕賈始駭抵舟命童子易維羅陰

下令跡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為神仙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繁

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顧德輝生平不受一蔬之饋晚歲歸田訪友誓不飲

食留之輟起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

皇明世說新語 任誕六 世五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于伏羲氏之一畫乎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

然桂驅車迴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

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為顏駟母為虎圈

寧為崔駟母為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雞香可

羨不秦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

荆璞以此誨妬亦以此得名

六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簡傲

高皇召見方孝孺試一論五策立就大稱旨即命賜

緋袍腰帶平巾宴于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

岸然 上遣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高皇召錢唐講虞書陞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

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 上不跪不為侶

皇明世說新語 簡傲 十

蘓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

難賓愧其所為不與接少師屏騎從衣短褐以往

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伴問為誰少師曰是昔

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

容老僧一見乎賓答曰吾在割薪忙不暇也

南陽李公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始終不答門人問

之薛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居

俱不答某亦此意

莊景召至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年耿裕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景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曹吉祥太監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至內閣召李賢說

話賢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

二人掖而至賢曰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

之地其乃謹俟顧問之官太監傳命自合到此豈

可令人來召曹云吾適病足耳

胡純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

皇明世說新語 簡傲 七

二

嘗造其室純受之不報觀又往謂純曰先生于觀

似無情者對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

知己者觀亦嘆息而去

吳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邢暈叩門邢曰吾方治飯

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坐門外良久候其終

食然後進謁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襄毅雍父死求公墓公但立

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訝問公曰彼爲父而拜吾爲

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張吏書綵逆瑾黨也李文正楊文忠諸老邀綵郭外

看花躬至張第張不出久之一价傳命曰請先行

當後至也李出顧楊曰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

楊文懿歸田謁官府止書侍生或規之曰今時率用

治生盍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

治之名不可苟欲其稱也迄不改

真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皓然不事

皇明世說新語 簡傲 七

三

淫飾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

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

既退同列問曰何不以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

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中貴王高者頗簡重休休謝客時尚書尹旻輩共訪

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爲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

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

劉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諛詞巧說不曾習

學卑禮詔態不曾操演

桑悅為博士其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人

解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講談玄妙何匡敢望即

問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

令坐講少休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為兵書提督陝西軍務行

次洛陽謁劉閣老健劉裁幘短褐出見曰君昔入

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

聖朝世說新語簡傲七

曹嘉為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

彈者誰耶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即出待罪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

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

陳迎即當不愧死

嚴介溪邀顧東橋飲揖甫畢即看堂中畫是月明千

里故人來景乃吳小仙筆東橋即大聲曰此摹本

也介溪已不樂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東

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叙話此輩喧聒當盡數
遣去介溪父子大為沮喪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勸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太奇文憲

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

他人猶可余過蕪亦不答拜東橋答云此所以為

聖朝世說新語簡傲七

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出乎

廬山人柎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狂

狂銀鐺桎梏猶然拘繫也山人詰滑廳事稽首謝

張丞引副署中閩人列榻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

張曰柎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

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李攀龍守順德有蜀人胡提學過之李往訪訊楊升

菴起居胡應云升菴錦心綉腸不若陳白沙為飛

魚躍也李拂衣去口咄咄不絕

盧柟為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柟曰吾且過若飲柟歸益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晏不來柟愧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稱醉不能且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為僦人子辱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不肖俗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

皇明世說新語 簡傲 七

六

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為夢厭苦俗途空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却此僕大畧也

陳雨泉鑿致政歸所撰詩文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偃息樵窩中客造榻與語輒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側坐代巡竟使上坐

徐存齋李商渠二相訪嚴相于世蕃停堂中良久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臥足乃起又久之日深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

嚴介溪語徐存齋曰貴溪再相每閣中會僕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飲器用皆黃金與其日共

皇明世說新語 簡傲 七

七

案而食其自食大官供寥寥單具相對垂二載未嘗以一七見及

夏言後嚴嵩登第十二年成進士時嚴以編修分校初投刺稱脫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為尚書稱侍生既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趙大周在內閣知家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周日丘何事栖栖者與當時亦名孔子夫我豈薄待二人

排調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李至剛嘗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于是館中皆稱曰羞死人李至剛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為二十九人時人目為揆宿

皇明世說新語 排調 七

八

莊樂園初名醫也好恢譚同郡李庸遺家僮持東詣樂誤稱其名樂紹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即令負還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因請約明且即還生且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于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即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

還生日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馬文卒士人為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盛海進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時事溥答曰南直隸大孰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營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為之哄然

皇明世說新語 排調 七

九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鍾落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直得一拜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與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為焚藥耳

葉文莊論已巳之變惟吳安太監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令人王陳哭曰與安受佛戒遺命沉香龕子姪其骨作浮圖元佛此豈其與

中官阿丑每于 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
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踰而行或問故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成化末刑政多頗阿丑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
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
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後一
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三與弼至京李賢咨下學上達之旨吳曰且莫說上
皇明世說新語 排詞七 十

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智賀不堪斟一觥呼民
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黃門樊景瞻儀狀魁頽應對捷給一英廟欲大用之
遣勘事外郡諭之曰回卽陞矣及事竣 上已宴
駕同年御史田賓先是坐賊繫獄遇赦爲民偶同
飲景瞻感念前事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變
汝則好矣我將如何景瞻不覺啟齒
劉主靜陞洗馬兵書陳汝言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
皇明世說新語 排詞七 十一

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
劉闌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
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
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少保公入廁養善周堯
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李西涯善譎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
前花始放衆晒其易李曰不如對閣下李先生
李東陽在京邸款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
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李西涯作相其子好嬉遊西涯題其書室曰今日
卷明日花街繼晷焚膏秀才秀才明日其子亦題
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陳音不事修饌蓬垢自喜官四品夫人嘗得金獅排
袍不知為武臣服公亦不察之視肖像李西涯見
之遽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
而可疑使逢其鬚更其衣嗚呼庶幾

一大將乞其翰林詩專令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
皇明世說新語排調七

甚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躁具牒呈其將云蒙委
領其翰林文字為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
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
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幾何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為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
乎曷為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熟者

奈何只管翰林耶

陳音入朝誤戴冠纓于背及覩百司列垂纓俯視下
而駭曰吾何獨無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
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徐延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
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照屋角方乃古人
言也客曰皎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
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賈浪山有方鏡詩且又
名方諸鏡不盡圓子不讀書耳主圓者辭窮

皇明世說新語排調七

七

中丞何棟偕許中丞輕車藝裘時過宋氏妓館時人
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陸澄徐珊俱為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為

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遷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
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西涯嘗國一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兩翰林
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策始執

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官務

嘉靖六年甲辰一日聘至京有欲識之者置大童曰何必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守備太監某極貴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獨三司徒

鴻儒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笑有他往來無他

趙司寇乃貴閣老同年每夜讀書年晚生屠應坡曰

趙老真神童人問其故云嘗驚湖二十作狀元年

最以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揆工部辦

事爲堂官負印前馳京師人戲曰蕭君真有抱負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舟讀書蔡

平生至今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

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

巨鑑注直道權年差生所歷郡縣令長皆騰行稍拙

意即問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亦以此言問

令令答曰其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街衙門前

直大笑不復計

皇明世說新語 非調七 十四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

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其必令祭

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有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

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

狐疑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王常作詩爲諸老所賞儲蓮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

戲曰本是王常蓋指王摩詰常蘇州謔之

王忠肅朝借一大臣行其大臣見一美妹旣去復回

盼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方大臣曰何以知之

答曰不然公之頭何被掣轉去

憲廟末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素善譖人

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餽之人問故

曰不語唾可治疥也

成化間言官失職崑山徐生善寫竹遊京師吏科有

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

云恐致人口語不若勿以無鳳或又以爲不可乃

皇明世說新語 非調七 十五

以絲鳳易之有從傍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成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翰林惟一甲卽除授庶吉士必主生方授職然職清務簡世謂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爲玉堂仙餘爲半路修行仙

卽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卽曰卽當載米及鐵器令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卽曰還須載生鐵

皇明世說新語排詞七

六

百斤老人曰何用卽曰鑄汝不死耳

翟永齡之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呼不已母愠日無事何煩呼也永齡日吾呼母三四復不悅母日呼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爲少止

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嘗起一堂翟永齡頌之曰蘭玻或問之翟日東門王皮也

劉廷美有鍾馗圖求劉原博題詩于上元巨懸之中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看惟置白紙簿并筆硯于

凡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摘條一美錄之以去頃聞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金本清戲日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講畢問諸生日今日所言若何一生對日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聶貞襄豹與王陽明講學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云生稱師歿稱友者貴公縮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公豹也

皇明世說新語排詞七

七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日字莫高千義之得義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于美詩學大成孔子四書活套是稱三絕

王陽明平寧賊歸其父尚書海日公喜甚問調其子日汝不如我陽明日然兒子不曾作狀元海日曰非也我有汝爲兒汝不如我

武宗命內使問諸翰林注張何星諸公愕然楊慎日注張柳星也西華史記漢書二條以復問戲日

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私習天文之禁年

開化汪令貪甚訟者無問由有皆罰金民皆咨歎以訟為戒令訪問其故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化之不好訟耳

程鑾為內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曰 鸞當道雙鳳齊鳴

凌某拜嚴介溪為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為孫世即對為王孫賈

皇明世說新語排調七

十八

文衡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龍大渠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祝曰爾平日好謹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相高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面特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王世貞謁相高其子世蕃肅容曰家君傷風不能出

也王曰參居相位怎說傷風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晉階妄自腰玉謁撫臺駭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奈酒銀與海陸漲陸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黑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素產綉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筭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皇明世說新語排調七

十九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履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翁惟積乘帛清士常鄙之會其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翁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矚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禿翁老饒不惜口業好寧人據為食史不知此乃漢園渭川之刑書也

陸氏兄禽遊龍潭寺見一僧室弟曰此黑暗地獄也

兄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持水一瓶稱

觴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有遷楚藩者李千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

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有一道學每日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皇明世說新語 排調

袁宏道令吳千長安貴人一無問饒時其兄宗道官

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饒以孔

方為家兄君不問饒乃以家兄為孔方耳

萬曆壬辰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 高帝

張三幸又自詭為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

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王司馬伯玉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如寵割其夫勞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何故司馬應曰

見婦乃下兒子腐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卷時時

濛濛矣

熊神阿過子貢祠敗夫基豈祠了笑曰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豐城龍頭山舊名鷄頭葉御史據勝作江天閣熊神

阿曰山不名龍使鷄有角更自確絕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皇明世說新語 排調

被革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太僚忽荒

爾目恨 世宗不數赦吾兄且腰玉矣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

陶詩云伯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

不然索君他日論文恪公不得

田大年王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

有兩種議論一曰這人養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

曰這人巧富而不露說盡可耐說巧不可耐也江

日里中俗見重富不重廉說我巧却耐得

華亭人冒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

江晴涼以大理屬使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有欲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人聞而憚之若大理寺遠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太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

住持之類耳惡乎笞

熊敦朴與館選改江部左遷道判往辭江陵相公相

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通察相問此後往途宜着

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

訣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諸城富家李姓人共趨之陳良相獨不與交李愠曰

我家有事而子獨不往何耶陳曰待我家有事而

子亦不至則爾平矣

輕詆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為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為中書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大司馬王竑薦岳正張寧為內閣為李賢所嫉吏書王翱附之寧等皆外補竑即致政柯潛送之詩云

皇明世說新語輕詆

十三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翱見曰柯君此詩蓋謂我也

仁宗監國問楊士奇曰哥審可復陶否士奇恐啟玩

好奏云此審之變不可陶也後問王璩對曰殿

下欲陶則立成何為不可士奇不悅遂卒弟汝嘉

乞志墓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翰林而

長厚之德人于汝嘉無間言蓋薄璩而歎也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知公翰林

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予
 何敢相累哉蓋西涯先為劉瑾作碑文公朝之也
 御史某驟轉都憲請御史請謝文正文為頌謝曰辭
 曰此人素不為士論所歸吾未可以諛言也
 莊景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真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
 居之遠山壑田引流種樹賦詩為樂名公過者無
 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景
 也吾當國必殺之

皇明世說新語 輕詆七

七

陳真晟聞吳聘君名欲往見行至江西張元頤叩其
 學謂得程朱直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吳與弼聘至京尹直會于李文達所直先出吳曰尚
 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直語其徒黃願中曰公事
 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况處士可語私事于宰
 相前乎黃曰欲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日決黃曰
 欲得李先生把作得住方可就職直曰把作得住
 否亦豈奉先生能預料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不

若勸其終隱免致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吳與弼為翁奪田禡冠囚首跪訟公庭張廷祥切責

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萬閣老陰痿有一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為洗之因得

為御史翌聖夫人之侄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

僚與通善寄一篋封緘甚固夫人命啟視上舊衣

下皆土擊夫人大怒令通携去時人為之語曰洗

鳥御史挑土中書

皇明世說新語 輕詆七

七

廢子張昇論劉吉十罪御史魏璋阿吉意劾昇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為劉棉花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

膳監效為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

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

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為閣老餅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壁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已使弘壁延款于家命題瑋鳩文祥奮筆作

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已息

丘濬面檢毛澄廷對策云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
王質博學拙于文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
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
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何不對
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夜
不見人亦可

皇明世說新語 輕詆 七

其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
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陳筮川以貢為儀封簿當道甚重之其道長曰其為
道而部某府某皆重公公于陞轉正如眾口鑠金
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李東陽與劉瑾有舊奉朝欲攻瑾東陽泄其謀因得
預為之所既而劉健謝遷去位東陽獨被存留二

公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徒曰何用今日哭為使
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

王守溪云劉瑾之橫士大夫無耻者因之求進或竊
其勢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帶曲從過為諛
佞以求自全蓋前指焦芳劉宇後指李東陽也

袁海叟長于七言律其味曰燕詩世尤傳誦李空同
曰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暴

皇明世說新語 輕詆 七

七

匠耳奈何令脫土擊也

吳思菴談及晚學後進曰此韻府群玉秀才好趁夜
航船耳按航船中群坐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
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潮陽蕭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直
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
元美云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探佩未必能勝
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連十世孫嗣初與

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
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
一絕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
君自是閑花柳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魏芳哀稱鶴山之後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
戲云若爾若家十世祖媪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張禹山感封邵變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揚升菴戲之
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

皇明世說新語 輕詆七
耶李思齊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夏主李乾僭號正德正德改元馬家宰試選人題曰
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宋改元乾德事戲內閣耳
趙鶴督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潮代之亦風裁

稟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
毅皇南狩一時詞臣將上疏諫大學士石瑄止之曰
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庶吉士王廷陳乃賦烏母謠
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

鄭端簡曉云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
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

韓邦奇作乃翁邦靜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
關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北人龐野乃爾

王槐野問王元美曰趙刑部某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也且苦吟槐野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兵侍魏謙吉居官淫暴招克時目為餓鴟乳虎

山西以喬白巖王虎谷王瓊為河東三鳳楊用修曰
皇明世說新語 輕詆七
白巖虎谷二鳳王瓊為一梟

文徵仲善書畫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
徵仲正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
殿供奉奈何辱我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送之出面對山不
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
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

公怒叱門者會道文筆題八請公曰公休美天下

事當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嚴提學淹歲考一生呈白卷而出屢批卷云孔子好

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謝榛以詩遊公卿間宋布衣登春唾其詩曰彼津津

諛貴人巧活者亦稱詩耶

趙清爲齊河令有二宦居間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

罪兩宦相謂趙公遇我誠不如牛清聞之曰牛無

皇明世說新語輕詆七

私若有私若誠不如牛

徐宗伯學謨曰張江陵不服憂詞責四至今江南士

大夫出入郡邑亦何嘗服憂也獨罪彼哉

李卓吾曰商賈挾重背負風濤之險受辱關吏忍垢

市易必交結公卿始可收利遠害然安敢傲然坐

公卿上哉今山人者名爲商賈實不持一文稱爲

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良可恠也

完君中條公見寅緣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

稱述功德何異火后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

馮具區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請求佳評者

王鳳洲云近來貪書生不見錄有司輪累富家兒不

識一丁口尚乳臭輒戴紫陽巾衣忠靖衣換行卷

詩題尺牘俱稱子鱗伯玉鬼之尚未識旨以此矜

其道之尊挾其知之厚獨吾郡與歙縣尤甚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

有詩張曰昭明太子制作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

皇明世說新語輕詆七

安在張曰已死日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

難究日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屠長卿曰稱炭數米時翻名理于廣筵媚竈乞燭日

往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參雲樞便修苦行担木斫柴和

衆作務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性海乃以

吃齋念佛闡天下亦屬可羞

七卷終

世說新語卷之八

雲間李紹文節之有撰

假譎

袁凱忤 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

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為本郡學博凱瞪目然視

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曰凱誠風夫置之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遣妓急妓擬毀貌以

往一胥曰 上神聖不可欺爾宜親粧豔服或可

皇明世說新語 假譎

免耳妓從之比入見 上命戮之妓解衣就縛繪

線珍寶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胸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我見猶憐何況彼奴即叱放

况鍾歷陞蘇州守初視事為木訥胥持文書上不問

當否便判可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

唯唯月餘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宣勅中有僚屬不

法徑自鞫問之語于是吏民震慄 文皇命為坎

陳謬為人剛介然賦性詠譎宜且諫

瘞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為火警所苦問其

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

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錦衣門達播振袁彬數十事下獄拷掠軍匠楊暄上

疏論救并逮問達逼暄供李賢主使暄陽應曰諾

請會多官廷鞫我自對眾言之達遂以聞命中官

會法司官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

妄指他人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

皇明世說新語 假譎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

土地祠為業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

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

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為祠耳衆推助之

乃以其家為祠而移其業于祠址後生榮為相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于于

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子

辱于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爲請諸內臣
諸公有言乃曰 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
更不召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說請

寇深微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伴與款曲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
書朝廷盜黨欲殺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囚子監

皇明世說新語

假請

三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啟其封懼
以咨雍雍請譙中官解之明日僞爲封識藏舊封
于懷俟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已伴不知而啟之讀
數語卽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
卒謝罪中官反爲解救歡笑而散

劉定之母實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爲異制以諱久之
失乃作一大龕中懸一軸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
代考妣五照親疎神魂席

王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覺則
亡矣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爲妖也卽出城按問民
大駭競從之令密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宸濠慕唐伯虎書畫以金幣聘之伯虎往觀濠有友
狀乃陽爲狂寧使至箕踞謾罵至露其穢濠曰孰
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歸二年濠反

王晉溪在本兵道湖州湯麻九反巡按以聞晉溪呼
賈本人至部大言曰湯麻九只須本處數十火夫

皇明世說新語

假請

四

縛之何足奏報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隄備
時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查處錢糧晉溪請密敕許
公討之出賊不意擒斬無一脫者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
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
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
若有伊呂何患喪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恐逆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寫都憲楊

公火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

西公幹將蔡叅謀賈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

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母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錢寧有寵于 上欲交歡何大復問持古書求題何

不肯第曰此名書無汚吾題

王叔承母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藜藿甘而獨

不能忍酒詭說母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嗜

之母悅為進一觴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

松議允當可行乞遷為山西叅政自行所言然不

委其政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支犬

繪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伊王有罪臺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亡

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家索

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為贖乃悉出

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

于人夜持刀劫賜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兵

追至鄱陽湖獲之諸校悉論死

分宜罷歸延客席上能飲者五人命取太杯其子進

二燒金磁爵命更添谷曰無美乃出常瓦爵觴客

後其子誅公涕泣及問抄沒案籍北面稽首曰臣

負陛下矣不復哭

虜將陷石州城州人其自焚其臨街房併宅內數間

虜以為經掠過者竟不入

世廟雖靜攝好鈎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

監帖守者詭語進帖云有鵲當沈東前噪不休東

曰豈有善及罪人者耶上竟信有 旨釋歸

曾統督三邊日忽虜眾薄城曾令偃旗息鼓當門設

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己虜擁視門外人

畜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粉

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家索

黜免

危素仕元爲學士承旨 高皇雅聞其名仍爲弘文館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危素至履聲徹簾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將謂是文天祥遂謫居和州

高廟禮徵老儒錢宰修纂尚書宰微吟曰四鼓黎已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 上曰昨日好詩然

皇明世說新語

黜免

七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愧謝未幾道還

憲廟升遐內監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

署曰臣安進蓋萬閣老所進者 孝宗遣懷恩袖

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復令懷恩將科道論

劾既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猶無去意恩令摘

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歸第

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曠文辭恠誕爲丘文莊所黜

識者謂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

吳欽卷爲吏侍時蘓州太守朝覲往見鮑參首問曰

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所對鮑卷曰太

守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張憲與徐有貞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歡甚張有詩云

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糜二十年徐見之曰吾

心事君已盡言矣

鄭淡泉云近時部屬科道但改入翰林及官僚者千

萬指摘十無一完卽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避峻

皇明世說新語

黜免

八

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衆口

尚書石璞鄉人有爲典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

杯十餘問曰汝宦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

曰才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馬能

還鄉里哉

世廟見驛行地問何物左右以驛對取看背有字曰

桂萼張璉跡其故乃大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橫行

也文謫南京

儉嗇

成祖渡江解縉胡廣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笑曰一猪尚不肯捨况肯捨性命乎

桃源楊禔位同卿冬間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本乃分給住房諸買米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看卓餅錠必收日分給兒媳可抵饔飧

太監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

字為題李東陽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為窮字

詩析點畫為句極工巧永大悅刊印傳之未幾流

賊殘毒中原人以為窮苦之應

吳康齋遊武夷過道旅寓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

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

日移亦移

胡宗憲督浙宴織造中貴及李相國子元女伎二百

侍飲至暮胡脫中貴曰天子法錦皆在公平送之纏頭那中貴袖五金為賞胡晒之李僅賞一金胡大笑曰相公子薩斲乃爾擲諸水而代之賞

穆宗升遐言都國受卑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回欲犒賞之乃出自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汰侈

尚書金濂寧陽侯陳懋征鄧茂七道經廣東某村見

居民以鍊為墻間之知為鐵墻陳氏二公入其家

盛饌相款犒軍牛酒皆備其堂以文本為柱白金

為碑碾玉為四龍承其梁几案栴栴亦加金玉服

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兵壯士千人防

盜賊金公惡其僭奏籍其貴法書名書至不可盡

但揭絹素而已有司錄其指數月始盡

吳人錢暉園池之勝甲于江南嘗築亭池亭嘗四

空綠日色照則取大方於賞以土上種名花作

高岸視日所至率而墮焉

大監李廣以左道見寵及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

方秘書搜其家得納頭簿籍一帙中云某送黃米

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詢

左右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

米即銀始悟廣贓盜

王振貪婪無厭嘗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

一醉飽而出

皇明世說新語卷八

十一

王文恪之子廷誥性奢豪治大第多蓄伎妾子女出

從群奴數十皆華服盛裝珠玉寶玩等器法

書名畫價值數十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

飲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中門門啟則健婦界

之美妾列坐二十餘人各挾二侍女群飲至醉有

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醅飲乃寢

王維楨偶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將宴客留王飯且

日能少留以待諸公之集乎顧視兩廊綠牕未戶

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外舍僮奴者二十餘人

皆徵妓主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王廷陳謂某日君結侶張筵虛左為敬崇樹曲房綺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暗移義和既逝

蘭膏漏輝逸興狎悖干霄薄雲禮廢罰池履遺纒

絕俠氣溢于四座餘歡庇于霄與斯貴人靡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皇明世說新語卷八

十一

胡宗憲督浙值迎春張宴召客選女伎二百侍飲每

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傍

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歌呼謹襲至暮張燈火

數里鼓吹絲竹震天女伎夾道跪送傳呼不絕

張泰岳即第後一池廣十餘畝種蓮不甚茂錦衣諸

大帥合醮真蓮花千餘盆貯守池者值張入朝而

布之朝退請觀蓮花張領之為一舉觴

王世貞曰嚴世蕃當籍有金絲帳金溺器金鑲象牙

公狷

陳都憲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擒擊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狀少頃侯其怒解稟問擊何人乃叱之曰是輩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以自警及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

長洲士人繆讓以懷挾為府尹顧佐所辱次舉讓為解元顧公慙慰諭之後公長內臺讓為御史復謝

皇明世說新語

卷八

曰昔年之怨幸勿介懷讓厲聲曰今日讓苟有罪

公宜正讓公有失讓亦當言矣以舊怨為辭

英廟愛韓雍之才被命鎮邊陲辭上微恙臥便殿

特召至榻前囑以邊事其眷寵至此雍失意家居

不與嘗曰英廟若在吾豈淪沒至是耶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公曰

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依樣畫葫蘆

于謙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祭殺不容入寢偏離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即出詐循掀案作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頃陸容稱之曰生頃陳公一怒之力也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三因建白數事為眾所傾謫開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

皇明世說新語

卷八

者翼猶瞑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

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

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

經年推運勞苦是以仇而殺之無他故也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以

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為壽楊

徐謂家兄居恒相念若但得一書吾當為掃地康

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揚走免唐遂
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惜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
叩九關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
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輓輓然東西
馳也余然後爲生抒煩懣乎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萃吾門或
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偵三兒好色老人言

不聽惟有怒氣填胸而已

李于鱗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
詩何人于鱗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
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秦廷善性憨恠每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
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
几已碎其八奈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
汝與秦檜通姦故相爲至此痛撻之

讒險

魏觀守蕪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與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蓋以舊治先爲僞周所
據臥龍街西卽舊所謂錦帆涇也

洪武開科取士嚮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善
譏訕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是覽
天下所進表箋惟禍者衆

黃淮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
在東楊對曰淮素病瘵瘵能染人有 旨免奏對
王振欲弄權畏 太后不敢顯譖閣下會閩臬廖謨
杖死驛丞東楊欲坐償命西楊欲擬因公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曰二楊皆私也償命過重因公
過輕宜對品降調竟從之

英廟命修撰岳正入閣石亨張軌遇之左順門愕然
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軌請爲

誰 上曰岳正但官小耳因奏曰欲陞正甚焉
試之未晚亨軌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或告李文達曰葉盛自負其文嘗嘗公文未善賢聽
之未幾以韓雍代盛勅曰無若葉盛之級降也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 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

紅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

法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

上扣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

聖明世說新語 險 七

大體 上即揮去

徐有貞以迎復功進閣坐陳循諸公不軌榜示天下

且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只得置足下于末矣

徐有貞寵幸宮中末務 上必咨之曹石欲傾其權

嘗令小童伏御榻聽備書其語于冊 上嘗欲

立有官人為妃有貞力言不可小監以報曹石達

于 太后曰有貞誇于外舉朝皆知之 太后因

謂 上曰南人輕薄官人專彼亦自誇于外 帝

乃以為賢耶 上默然有貞遂得罪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學

士薛瑄曰予若多言恐忤 上意若度稍可從後

觸止之瑄以為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

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

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

于謙為本兵薦其屬王備為本部侍郎備每伺公過

誤畧奏一日 景帝召謙授以備奏謙出備下堂

聖明世說新語 險 八

迎問曰今日 聖諭其事謙笑曰某有失處賢弟

面言未敢不從曷忍至此出奏示備局踣無地

楊廷和劉忠陞南亞卿忠曰此行別劉瑾否廷和曰

不可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

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疏忠

都御史彭澤嘗懼朱寧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司馬王

瓊詰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乃匿寧屏後澤

過瓊瓊激怒澤復大罵寧時之

陽明平逆濠赴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

上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

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又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竊負而逃終身長往不悔矣

世宗怒曾銑議復河套開邊釁欲誅之實無殺夏言

意也會嚴嵩與言不相能遂授仇鸞意令以復套

事論銑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官員律俱論死

世宗末年西苑造新閣督工尚書趙文華應之緩

皇明世說新語

九

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堯問曰誰氏第也

一璫曰趙尚書新宅一璫曰工部木牛作文華宅

渠亦何暇爲 上新閣 上恨之尋逐文華

世廟以上柱國加夏言言受之乃加嵩高辭曰人臣

無上臣不敢當蓋陰以攻言之借也

徐存齋致政歸值誕日顧中翰善畫窮一月之力繪

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譜者曰得

非泰山梁木即徐節徽去

尤悔

永樂間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

師 上曰豈無一人當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珠薦

亟召至各坐高几辨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

如注水珠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諦字之義應

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反覆數千言曰此而不知

烏用稱學胡僧羞恚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皇明世說新語

十

稟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慙悔

周憲王獻戲曲百本于朝 宣廟擬賜白金輔臣曰

藩王獻書籍文章當資此今以傳奇獻非親親輔

仁之義也賜優衣一襲磁瓜一枚王大慙悔

景泰間命修續通鑑綱目丁恭議宋尚寶念言語口

陳緝熙遠成一詩末云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

書開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

景泰間選內侍七人于文華門廣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忱舒良以嘗從錢溥學示
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今又何以見屬
耶內閣遂推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
讀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

劉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親政攬權封事
鍾為妻泣勸乃止劉遂獨舉死于獄未數日鍾病
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 憲廟奇之

明世說新語 卷之八 十一
祭酒費問不知也懼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

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宜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
日爾言是棕棚即拆卸夫聞聞大慚

章懋為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
公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形于色生
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給之且實謝罪

梁孟敬號石門一士人筮仕得巖邑謁梁請教梁曰
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日議論平平耳

越三在竟以不檢罷歸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楊循吉言詞老且貧嘗識伶滅賢為上幸愛薦之上
詔起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為新聲稱旨然賞無
異伶伍間謂曰若嫺樂能為伶長乎循吉愧悔

宸濠將反妻妃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狎
官言往事即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
言亡家國悔之何及

劉瑾引用鄉人恐眾論不服以劉璣為人望欲引為
重不數載自知府權至大司徒璣自以為瑾所引
居常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

魏水洲曰張羅峰為相當大察事竣檢篋中僅得着
四疋余居諫院三疏糾之嗟嗟此余少年事以今
日時事觀之即三薦其賢亦不為過

李于鱗語王元美曰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吝以目攝之李遠曰吾誤矣有仲尼必
有老聃耳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約同死難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景修
自縊後解縉為墓誌楊士奇為傳謂其子曰使我
與汝父同死今誰為作傳

宣廟命陳循作 御製壽星替落句云宜壽域今同

升南楊欲易壽域二字未就遂進之中官問西楊

曰壽域二字如何答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

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答曰好詩中官曰先

皇明世說新語 紕漏 廿二

指壽域為未當何也南楊默然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視日以賜

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償朕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

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尹旻借卿貳欲詣汪直屬王越為介私問跪否越曰

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

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劉主靜見獨書者有崔氏春秋曰常見呂氏春秋不

知崔氏亦有春秋急令人往易乃西廂記笑斥之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黥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

立緹換干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

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桂廷珪為達門客私其圖

書云錦衣西席後有其棠為江洗馬之婿任松陵

皇明世說新語 紕漏 廿二

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床時傳為的對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

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

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床前曰老年頭風

可買一帕寄回明日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

毋忘昨夜枕上之囑眾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李文正嘗得良馬贈陳愧齋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

二童恠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

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
笑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

葉處任兵科應詔舉將官有以陳旺告者正統中尚
書黃福薦之不果用今猶在陝中也盛躍然薦于
朝曰福名臣所薦必佳士後旺以賊敗訊之人曰
旺不為黃尚書所容薦者乃他尚書耳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

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皇明世說新語 純淵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

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視循因此

官馬被人偷接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

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

食舖店所造看棹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

小而費功乞要釐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

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

黃才伯好講學嘗作詩有倦游却憶少年事笑誰知

花歌落梅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

劉瑾欲害楊一清頓李東陽力救深德之東陽病劇

以諛為憂一清等就問曰國朝文臣未有諛文正

者請以諛公可乎東陽頓首曰荷請公矣

逆瑾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想諸僚上

奏時署其名彼實他山錦衣牟斌曰古人耻不與

黨人公為忠乃悔耶

劉太常介繼娶美豔家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

皇明世說新語 純淵

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強輿歸矣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常熟

周本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本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本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若人酣寢

何用問為時人取以為對曰周本問安獻章求嗣

劉生好誇詡嘗往吊錫山鄒氏客叩之曰公來何暮

生曰昨泊舟不意與顧狀元相值延入彼舟聯句

夜半得息是以寔耳頃之顧九和至生不識遽問
先生何姓客曰此即夜來聯句者生亦不慙

屈中丞總浙憲歸安令坐事懷三百金求解公叱之
按治愈急會以遷去解後公在淮漕令以御史過
淮執屬吏禮甚恭公宴酣忘其人爲言平生無毫
髮過處管片一縣令金至今耿耿不忘御史色沮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獻書闕下曰萬世保豐永
亨管見 上嘉之更管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
皇明世說新語 純滌 卷八

云獻萬世保豐永亨管見 天子改爲策字高郵
州學正夏有文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慧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
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卷魚則不死雷
曰吾乃知熱水之可卷魚也

鄒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
以其省榜首告之隨問貴省牌坊銀榜首視平中
舉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即托頭疾謝去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楊州儀
真大監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

某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圈守曰公文責簡何作偶語吏曰當如何守
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
鄙其人不許吳問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爲
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即緘幣求英公英

皇明世說新語 純滌 卷八
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于人云英國當朝第
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蘓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
隨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絹短少
畫前驅守曰今亦足矣

豐禮部坊嘗要沈明臣結志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
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醮誑之上帝凡三等云
在世者宜逮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

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布衣

沈為首三等則鼠蠅蚤虱蚊也

王相國荆石宅憂其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為元聖封

公為啟聖夫子王却之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

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

今復有恠証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通家不佞年

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

聖明世說新語 訛語八 十九

下午馬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

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不堪捧腹

張江陵當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眾亟攻之以

覬殊擢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

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即以放鄭聲速佞人

為題支大綸曰不知高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祝釐有再舉三舉者一

中丞誇于人曰三舉而皆與者三今膝腫矣

惑溺

國初楊憲欲擅權乃創為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

其從違凡附已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桎入謁

安以押示之桎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與齊者憲大喜奏桎為翰林侍書

楊文貞子穆惡狀已盈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

幕以欲制其子也穆知每驛途中先置所親譽穆

賢復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感故謗穆耳穆復迎

聖明世說新語 惑溺八 二十

于數百里外輓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

文貞遂疑文端妬已還京即出之吏部

劉壽家馬捷于犬犬大于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

太監劉瑯嘗建玉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

守備奪人玉繚環值百鎰乃給之曰玉皇好繫玉

繚環守備即出之亡何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

滑稽者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知山又向仙門

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繫繚環

廬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歸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其夫人戲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曰何獨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未幾方士竊丹而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丹士赴蟠桃會未知其騎黃鶴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李文達云予少見掛佛老像者即斥其非以為名公

皇明世說新語

世

必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問之曰佛堂也方駭嘆已而見石首先生堂中高掛一幅乃觀音像不覺失笑

石彪克遊擊巡邊知都督張泰家有一古瓶索之不獲百方窘泰其子告泰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泰艷然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瓶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為權責失之卒弗與羅玘為文率奇古險惟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踞

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于隙間窺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出都穆乞伊者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為此銘與去四五度矣

李西涯躑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日詞翰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碁酒間當道以巨軸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張廷采聞王叔明泰山密雪圖在陳惟允家往觀之

皇明世說新語

世

臥其下兩日不去曰斯世不復有此筆也

歐陽必進分宜兒女親也素為上所厭惡家宰缺嚴示意會推必進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啟內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從之時張九一為吏部郎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王介甫不足道也

趙文華以平倭功賞薄移疾請歸帝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可禮監試覘之真耶偽耶及小內監

往文華筭踞暢飲內豎曰 上令我來視疾君疾

云何文華乃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

歛人蕪丑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

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

張元禎語陸深曰予自少登朝見士之凡三變初講

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

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皇明世說新語 惑溺

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

體若乎近見士夫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惑矣

穆宗在 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

敢請用甚審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忻然

受之命戶部即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

子兒行金子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真膽大于天

楚中有篤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

惜是婦人耳

仇隙

景泰間徐有貞垂涎祭酒 上不許意為于謙所阻

深恨之天順復辟遂坐謙不軌 上猶豫良久有

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何名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逮時欽已死 賀氏為証益

故為自異醜詆賀賀曰馮先生不 多言昔欽問

先生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 生云曹操乃

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 酒今何諱之

皇明世說新語 良人

丘文莊少時求婚于上官黎氏黎曰是子欲結姻于

我耶不許文莊後作鍾情麗集 誣黎女與人通黎

亟以三百金囑書坊毀板其本已 遍傳矣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 有舉薦 上不允

以直為之翼日廷遇歷城舉劾 謝之歷城曰公簡

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襄憲王入朝欲言于上復用徐有 貞偶 李文達從

容謂曰李先先生辦事辛苦何不 召徐 先生相助

李對曰若有貞再來便是王安石復相

李夢陽與江西右轄鄭岳言語相激通謀宸濠遂執

岳左右拷掠逼供無名贓私若干奏黜岳為民時

謂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善惡為士論不與

張璉等力詆費宏疏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

言臣等既不能積誠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河附

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鄭汝泉云汝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

方印頭有在西楊薦陟州芳洲嗾人訐西楊

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

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為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

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本嘉貴溪亦頗類此

及芳洲入相座師陸儼山尚為詹事坐次不便憂欲

以南禮侍處之陸曰等三品耳何堪侍坐陸卒贈

禮侍夏曰老師生前不屑侍坐三品今竟侍坐去

八心終

戒菴老人漫筆序



利城蓋有李先生云先生名詡字
 原德有道君子也雖戒菴老人名
 所著書曰漫筆者不以品列不
 以類分不以甲乙次第為先後隨
 筆輒紀隨紀振書故亡漫其書
 浩汗縱橫濶濶變幻鴻纖出顯
 靡所不有不獨成一家之言且也該
 衆作之奧此之為書況者哉蓋
 不博古者不矜千秋不通今者不
 鏡當代不涉大隘而不廣不語細
 疎

正也

以經不窮列昭淵源

不閱史不識古今治亂不譚詞賦
 且雅之表不探名理精微統絕
 不該覽不淹通不蒐羅不閱肆
 不論俗不知萬姓之隱不述怪不
 窺六合之外不祇諧不玩世不神
 仙不消搖不表忠貞人倫不顯不
 哉先俠持机遁藏故皇農義早
 以博古廟謨聖乘以通今四方士
 以以語大男女居室以語細詩多
 禮樂以明經累朝歷國以閱史
 雕龍纂組而談詞賦道德性多而
 探名理丘墳汲冢醫卜農圃而



談覽天人王霸窮髮鬼笑而鬼
 羅街談市謔且土彙而語俗生
 鬼蛇神豕立石言而述性射覆滑
 稽談言微中而詆諧奴食冲舉
 駢驚馭鶴而神僊成秋霜糜
 軀碎骨而表忠貞隱匿暴行惡
 貫幽而載兇侯斯非所謂可素
 可愕可憤可悲嬉笑怒罵皆年
 文章者耶之以代著狐之筆應
 所忠之求矣馬遷採七十二家言
 而成史記異時
 天子開石渠虎觀治諸儒撰一代

正史是編寧結舍梅先生少游邦
 學試尤高等七應都試悉報罷
 晚入南雍一謁選人即棄去舊知
 居要津者絕不交通或欲式登志
 避匿有司往勸駕稽顙稱主臣
 而已踐更租庸先期而翔曰我寧
 往役不往見也歷年八十八始卒
 故自名老人嗟乎素何不獲志
 於國老庶老之列袒割形骸授
 几與杖以贊
 休明至理乃終老田疇沒
 與非有司之過與屬余序者誌

孫如一名鷄神今以字行志多文
能繩祖武者也

太原王穉登撰并書



先大父戒菴翁歷世八十有八年少遊郡校
七試場屋繼就南廡一謁選曹旋棄不赴日
以典籍自娛即舊師友有當途者絕不與通
間承下訊勤渠亦往往避却遇賢有司勸駕
第九頓致謝而已惟塵外隱淪清言斐亶辨
古今譚稼圃其人也者對之則听然而咲不
厭也蚤歲課業必紀已稍稍旁及奇聞異見
晚乃紀歲月陰晴里閑人事每於披閱所得
目前所傳感愴兩至無論篇章繁簡意合輿
到隨筆簡端自署曰戒菴老人漫筆積成數
冊投諸篋中癸巳歲夏五不幸背棄越明年
踰小祥父理故篋得世德堂吟稿四冊名山
大川記八冊心學摘要一冊獨所謂漫筆者
擲久蠹食頗致損缺父呼鷄曰此汝大父手
澤小子其補綴而什襲之逮十月七日陰雨
中抽冊翻視髣髴音容不覺泫然見其中條
列上搜

國家之逸載下收鄉邑之闕聞參訂往籍糾核

時事凡可裨於日用兼有資於解頤者多蒙
萃焉先大父原無意著述故僅僅雜出互見
于日課陰晴人事之間追曩家塾緒論耳之
所習尚倍於此蓋特千百之什一耳况又裒
於蠹餘者乎然嘗嚮知鼎不嫌其寡衆口相
似當有嗜者鶚因檢括要領畧為品目標於
卷首是又三月初十燈下昉也嗟嗟惟躬涉
久故四朝之賾記若一瞬惟腹儲廣故百家
之指示如一轍始於曼衍終臻要玄闕為家
珍幽懷誰賞爰命小史分手謄出將公稅林
緣不獲同志揚摧因循三載輒發輒止今年
秋幸起濂周先生謙光慨然任校勘之勞計
帙折衷釐為八卷遂告成編前後一遵原筆
不敢稍有更置竄入茲直識其顛末云爾時
在萬曆丁酉歲仲秋乙酉日家孫鶚紳百拜
謹識

戒菴老人漫筆總目

卷之一

- | | |
|--------|---------|
| 太祖御札 | 祭廟饅頭 |
| 太祖駕幸君山 | 梁棟注油 |
| 鳳陽父老 | 正德儀衛 |
| 輦轂巡更 | 宮女護領 |
| 棟花舍人 | 古陰陽地字 |
| 梁四公 | 太祖駕幸顧龍山 |
| 罩甲 | 瓊花鎮連坐 |
| 江陰異魚 | 鷄鳴寺鎮寺經像 |
| 念佛刻石 | 驗月體 |
| 陰陽互藏 | 五行生剋 |
| 禮緯含文嘉 | 宣德御畫 |
| 天台山奇迹 | 張乖崖論陰陽 |
| 噴霧 | 木皮代瓦 |
| 宸濠元宵紙船 | 江西蚌眼謠 |
| 舉逆禍兆 | 江西西科併取 |
| 陸墓促織盆 | 江陰三勝亭 |

江陰徐世英異寵	技巧慧
沈括論字體	論神光經
論路史	字音讀誤
流賊題驛	歌童書筭奇遇
郡庠銀杏火發	聽松寺
遊春黃胖詩	靖江漂沒
國初諱用元字	八歲知畫
論存經議經	大碓黃
辨珠法	腊字
漫筆怒目	
文士潤筆	燒成骰子
古塚厚蛤壳	倒掛鳥
接脚	殺邊樂
戴文進不遇	畫士二呂
石鵠石斑魚	江陰人題昭君圖
江陰北門周烈女	朝李楊二相
夏考功轅聯	姦盜皆以詩免
端陽競渡圖	賜吃不落英不落莢
辨鶴鹿雌雄	南都打春

男子生產	江陰鄉賢名宦
梁武宋祖詩識	石田為賣骨董書對
鄔駙馬對	錢寧晒衣
論眉鬚	獸皮
江陰丘氏蘭亭	牙牌排衙
一乳三子	玄妙觀宋時鐘磬
京城雨錢	郭戴幼穎
筮篋	南京謠
諾臯記	周髀算尺
漫筆怒目	
僊游祈壽	斑般字韻詩
宋時江陰劉谷	論辨姦論族譜亭記
清明上河圖	半印勘合戶帖
閻寺騷擾	東坡公援 <small>附詩山谷</small>
犬怪	在官有族犯皆去職
江陰朱子同年	咸通中江陰令精察
褚先生	倭國春畫
科場貴善運善藏	胡端敏自贊 <small>附詩公</small>
卷之二	

狒狒七夕沐髮 保保六月年朝

江陰湯大理恩賚 劉誠意丹青

半黑大珠 五歲破題

搜石難 授書中貴

慶成宴 廟壇

江西樟樹 殿上金佛

十可咲 鱗背字

久瘖因怒能言 劉良齋娶妾同姓

孝陵中途石壁 琵琶聲梅花泡

趙松雪印色方料 二古錢形

寶石名色 宋潘衡墨

雷擊柱 虹霓兆元

宋銅鏡 壘畫雲雷象

江陰青山古跡 燕巢紙燈蓋

鄭樵食鑑 產鬼物

江陰白鸚鵡 嘉定鷄金壇鵝

校蘭亭點畫 天然對偶

總統祭告宗藩 宋張行婆

唐肅墨跡 百家姓不同

千字文重複 猿忌食肉

經山晉杏 三角三眼牛

內閣體 選妃

試錄原始 木鸚瓦盃自動

孔獨清顯靈 辛卯二舉人定數

夢溪論鯉 無錫城門獲虎

教職淨身 二家曆法

嚴大理遺事 讀書法

辨達磨面壁影 高季迪少時題畫

岳武穆請糧印 易學三書

孟千古本刪本 十字碑

辨齊衰復讐 葉艾齋八戒詩

三全三養四印 蓮社十八賢圖

桑民懌落乙榜 鐵椎銘

卷之三

戒石銘 辨博物志

駭靈芝圖 雨下失魚

墨子夏后開	元史二傳誤複
王質論紀年	降真香
西域記一事相類	論善惡語有本
釋廣弘明集字殊	兔亦有雄
鄭所南傳	先儒用方言
祝吁	縣尹事用誤
韓集百葉桃	伐侂冑祖隴竹
御用筆	方正學禍蔓
梁文俞事	駁李靖行雨事
漫筆摠目	陸
不知章草	蘇咏妓誤使事
趙同	晋多用信字
唐詩用至竟	誌稱
張商英序素書	貫衆
洋溝	甘蕉
悼陸全卿詩	北海東坡書源
麻啖籠統趙	杜順法界觀
演卦為神農	中山王御碑跋
蔡父子相軋判	淫色為風

論格致辨千金方	搖籃
琵琶青塚	護花鳥
誤引不多食	周尚書談邊境
老儒遭困	塔影
德祐間子撰父志	武林俗呼
取蟾酥法	集覽誤認刊字
論禰衡張華二賦	吳文恪公教外孫
茅山古跡	李文安公幻類
唐大中時墓銘	山茶鳳仙蜀葵別名
漫筆摠目	茶
曆書分色	鄭州風俗
黃公叔揚傳	附黃 供閒選勝各八
姚少師官誥	燈謎
河豚有害	測影臺考
宣德詠撒扇	甲辰歲荒
羸羸等名不同	楚世子弒逆
丙丁龜鑑	南村草堂記
張備撰緝屋	神僊粥方
迎武宗駕還帳詞	女辨繼母誣陷疏

瘞蠶得禍相同

西瓜

草窓鐵崖別號

松江張同知召變

江陰刊高麗圖經

卷之四

江陰胡節婦

漢肇手摹

任兵憲家書

江陰侯賜刀

常熟倭變

江陰邑令戰死

兩豆

江陰曹主簿捍城功

大蝙蝠

張羅峯

漫筆摺目

列

求亡子啓

徐子仁寵幸

錢寧嬖姓

唐中丞

黑豆丹方

三古人周急

己未歲荒

唐伯虎題畫

白日鬼縛兒

栢錫

壽木前定

續皇極經世

彭祖非壽終

邵詩三十六宮

禁宰犬豕

山魃

文信國公家書

改奉聖像

服玉泉法

宋時江陰王子開事

孝烈婦唐貴梅

定山雜詠卷

藥名傳文

辨為陳侯周臣

談參傳

海山覆敗

今古敦誼僕

麋霜鹿霜法

二孝子傳

附孝兒

醉鄉律令

補班史闕名

泣鴿先生

治竈瘵

拂水巖雄殿

陳同父中興遺傳

船神名

漫筆摺目

列

山林窮四和

卷之五

真率銘

統論山

論滁西澗詩

論杜牧之詩

兩郝天挺

嚴分宜幼穎及敗端

雪蛆水蛆

化鬚疏

空同咏望後月聯

論人生享用常理

禪玄二門唱

王右軍真跡

白沙習射幾受誣

李石麓應制詩

鬼言所畏二人	京師清明異寒
野趣老况詩聯	陸象山講洪範代醮
曾石塘武畧	訛言取綉女
唐伯虎漫興	男子變女
鶴外鷓	放翁記鄭謝事
西蠶白水有識	財主
倪雲林題亡室像	蔣陳二生 <small>附王直徐</small>
朝弁園	去目驛
句逗	閩恒言
漫筆摭目	拾
三教贊相同	玉尺八
頭通稱	百六
張太岳善鑒文	綠鶻鳩
五風生日	土虺傷鶴膝發背方
曲賓白	西廂稱春秋
辨依倣白猿傳事	辨茶事引酪奴
辨誤認唧蛆	方氏蛇報事有相類
錢叅政僊游夢	靜坐方
論蔡君謨書	今古方言大略

紂啟同母	筆毫管
錢楊巖書可惜	馬烈死相同
君山浮遠堂舊聯	錢鶴灘館江陰遺詩
穠稔燿矮	精氣二字
噴嚏	樹藝取暖
達炎間拆字	驗陰晴
鰻鱧有無	黃雀多寡
省鱗	有所思所載不同
二張遺跡客殮	第四泉
漫筆摭目	拾壹
菊醬	本草品類分併
茶槍旗	孟子園池語
辨正百忍圖	瞿醉漁
辨水火炭	辭賦句體
裴航論虛實	僊女論身生致神
釋稱父母	玉川詩窮
梅國光兩次中式	論醫
焯掌	三絕三權
卷之六	

江陰一時三忠 少游題龍眠圖誤

論少游用未央句 蘆菔白楊異名

安南鄧尚書附陳日照 稼穡艱難

辨蘇小妹 糞田日

北地凍解 治虎傷

彩神圖 無首猶生

佛圖澄論敬慎 物名天然顛倒

趙定字父子苦志 爆亭姜詩

俗語誤語對 百合

漫筆抄目 種山藥等法 論柿柑橘

荷三色 韭菜所忌

賀資極三字謎 居喪所守

嘲賞銜傳奉 表舜臣詩謎夢驗

夏都憲詩 孫栢潭薊科預定

仄韻三絕句 趙林二輪迴事

不着不盡 宋慈雲僧夢

稻花驗米價 豆二佳種

押字原始 昔昔蓋

鶯鶯辭 石婆婆

寢輿鬼 才不足憑

邑城東門厄 廢宅賦別

泊暑撲風 猴畏

唐詩鼓吹誤收 日本婦飾

關世信釋道 論相

子言小說名 以支名書

馬鳳志 李衛公帖

薛華館試詩 月泉吟社

漫筆抄目 稱后妃之本 顧瑛詩

布穀鳥 筆御

蘇黃逸詩 張安道題漢高二絕

徐武功順正堂銘 楊五川題六如折枝

蒲脯黑黃 武帝武后朝儀舉制

陸梳山居家制用 江陰令水利

異僧草書 三佳銘

卷之七

東原印遺詞 王文成逸語

王文成墨蹟	劉元城論不必徇人
十二生肖	鸚鵡事相同
須臾步皆方言	西湖佳舫
羅一峯遺事	杜用文選
無行無學	釋稱娼女男色等名
論農無逸時	蘇人前後改名者
崔後渠名言	辨天標閣外史
筆墨	張湯二公牡丹百詠
乳斷兆凶	論陳季昭畫
漫筆摺目	拾肆
孝子王世名	古文已字
熟鷄奇變	咏桑蠶等詩
不肖不係世類	父在觀志章書旨
神鵲鳴冤	東坡鴻泥托喻
論平仄	註參同契託名
陶仲文傳	附奉安雷壇疏
容齋失考宣公事	洞蠻口種人
江陵論財賦揭帖	匠班銀
詩體	廣譜
	一血氣精溢

挽送諫臣詩	張許詩文
三奪首蘇雪溪	書忍字前張後王
偽病字	救溺
治風狗毒蛇傷	芸窗父師集雲林東
無武踏死二變	挽朱承爵詩
枝山論忘已責人	巨腐詩
療奇疾事	煮粥詩
李柿蒲菊美稱	佳節月忌忌月
獲麟地	嘆嘆集
漫筆摺目	拾伍
薛憲副三同年	論阿房宮賦
稱姪甥	趙愈憲寄贈詩
老子至言	斯文始終在岱嶽
卷之八	
論賑濟遺糶	江陰侯孫
題李林甫詩	二王承襲語
論人貴溫和惻怛	林和靖要語
闢謝土	塔中有塔
古人引用諺語	硯貴洗

擦圖書

治中滿腹脹

祀儀成典勅

佳茗比佳人

月影辨

鋤地得金印古硯

楸葉膏

論中山狼傳

論張江陵籍沒書

論大獄

何文肅論元順帝

教學字

鳳洲閣臣小斷

異物不可食

宋學士詩文

蕘茗以足代薪

種英蘇冠

治廣瘡

漫筆摠目

拾陸

倭房公賦

時稅坊刻

相牛法附治六畜病方

僧尼出家始

戒宿娼酗酒二文

論堪輿

論度廣狹二語

老年拘拘

遊月巖記

海棠

心齋論非上立黨

俗學俗書通弊

蜀道表忠有本

虞德園全孝圖并說

俞似詩

方正學咏宋詩文

孟勞白撰

木槿梔子胡茄別名

辛卯浙場中卷

當行利人事

論十王薦亡之誕

朝鮮國王咨

鄭端簡公訓子語

戒菴老人漫筆摠目終

漫筆摠目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一

大清高宗皇帝御製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一
乾隆七年七月廿三日
江陰李詡

江陰侯停對追券在靖難時其裔孫所藏惟

太祖高皇帝未定鼎以前御賜四札在焉此

史冊所不載者謹錄之以為世寶是侯初名

密旨教江陰衛指揮吳國興知會即目我用

馬軍往淮上取濠州安豐你那里則是守城

不須與人野戰你那城中馬軍可撥一百精

銳的教忽雷王元帥領來廝殺你料着不防

漫筆一卷

便撰將來龍鳳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親

筆 吳王令旨教連陽衛吳指揮如今賊寇

近我境界下營不問多少則是掣軍的法而

缺 你則是牢固守城不防可戰即戰不可戰

等大軍來与他廝殺十二日 吳王

令旨教連陽衛指揮吳國興既是賊兵來近

境界邊相須要嚴兵固守城池我城中糧食

草料廣有不必便与他戰不必便望應兵你

且守兩個月日我方來救賊人此行不過則

是要解泰州之圍這等計量如何解得我既

是要征他城子了如何無隄備教他解了圍

他若要來時江南船都休出來惹放來上面

深入我境我自分曉泰州早晚下你守兩

個月時泰州先下不要輕意与他戰你不見

浙東胡叅政兒子率兵守城如此謹慎長吳

小耿指揮也那般謹慎你兄弟二人及大小

頭目如何不強似他每則是牢守親筆出

閏十月十六日徐相國差屠千戶報到捷音

漫筆一卷

當日辰牌時分克復泰州城池了當全城軍

民尽皆俘獲親筆 中有省筆一照

祭功臣廟用饅頭一藏五千四十 江寧上元二

縣供麵二十担祭畢送工部匠人作飯

聞父老相傳

太祖皇帝曾幸江陰有駐蹕意登君山望氣謂

主山卑客山高遂已之詔少年猶見山有紅

墻遺跡在也是時江陰侯家以鱗魚為上供

蓋江陰之貢鱗始于此主山謂君山客山謂

由里山臨幸為征石牌朱錠錠張士誠之左丞也工部脩太廟梁棟皆鑿立於殿每根頭鑿一竅以滾桐油注之逐水且牢

太祖時鳳陽父老親自上壽以比豐沛至

太宗遷北京大朝年亦舉行後漸廢弛府縣督

遣近年有至中路逃歸者命嚴其禁至鎖項

批解上京殊失祖宗之意陳學士石亭說

武宗在南京儀衛有銅鑄人手掌連臂者或人

拳者皆柄長二尺馬上荷之後大白旗有感

漫筆一卷

武二字

北京皇城四面巡更諸舖周流傳警每夜內發

大鈴從東華門出至後宰門收一一交遞盡

七十二枚天明矣

宮女衣皆以紙為護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

西玉山縣貢

南京舊制木犀開時造餅有棟花舍人五百

乾鑿度云元皇分雖測問墮隄隄注云古坤鑿度陰陽字

云孕靈坤地注云古字

梁四公記云梁天監中有蜀闔闔上音闔下音闔越艱下上讀仇督下上讀四公謁武帝

太祖高皇帝時有于高五郎作亂親征曾駐蹕

於此今有御製詞刻石碑

單甲之制比甲稍長比披襖減短正德間創自

武宗近士夫有服者

浮休薛章憲先生曾至南京淳化鎮主人謂曰

我每家被江陰人害問其故曰

漫筆一卷

太祖時取張編脩到此墜金死以地方不即救

護四十家俱發充軍淳化鎮今多訛為瓊花

鎮云編脩乃張藻仲宣也

弘治三年九月邑之江濱有大魚橫死長十餘

丈首沉不可見腹仰而無鱗衆竊割之純膏

腥重不可食烹其油點燈未幾復為潮盪去

南京鷄鳴寺

太祖時有金字華嚴經一部沉香觀音一尊長

二三寸以金棺銀椁盛之俱遺鎮寺者主僧

住持交代則送禮部易封用印不可輒開

武宗至南京取去知

太祖所留復歸于寺

鷄鳴寺外石壁一帶嵌石十塊俱刻南無阿彌

陀佛云

馬皇后幸寺念佛一聲則刻一石

先儒言月體本圓受日之光今可驗者予得三

事人夜坐月色中身亦黑一也月缺時有暈

皆圓二也安南及西域尋斯干城月初已見

漫筆一卷

其半三也

綿紙有軟弱而聲甚啞者問其人曰此夏天所

造名為陰紙若冬天造者則有聲因可見陰

陽互藏之義先儒言水生燥火生濕曾試觀

粘膩之物以水或湯滌之則索然乾爽生燥

之謂也乾物火邊煖久則轉潮潤生濕之謂

也亦可見陰陽互藏之義

五行相生一順而生隨時不間五行相剋皆間

一物此亦自然不待安排今人論竹云公孫

不相見子母不相離亦有此理

禮緯含文嘉三卷共六十篇天鏡經上篇卷之

一自一至十五地鏡經中篇卷之二自十六

至三十四人鏡經下篇卷之三自三十五至

六十序云紹興辛巳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東

南第三正將觀察使張師禹授多言天文災

異占驗之說與各史五行志相類

宣宗皇帝畫五花馬白燕二幅俱親題賜太監

表琦者燕上柳葉飄洒用粉分筋柳幹顛掣

漫筆一卷

學南唐李後主金錯刀法此徐尚書晞家物

舊大街戴氏收又歸繖墩曹氏

天台山奇迹甚多寺池中有無腸魚無鬚螺螄

相傳昔有僧治此二物欲食人見者譏其釋

家傷生僧輒放之池中而活至今相生如此

太極注中張忠定公語公謂李昉曰子知事有

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

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則屬陰陰

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六訂經嘒疑俱去聲無聞見也

以木皮代瓦今陝西秦州等處房屋猶然

宸濠曾因元宵用紙造旱蓮船一隻頭作二獅

子口俱銜錢傍列五道士冠皆斜側一竿半

青至尾則否編遊各街問人有曉其意者召

來忽遇一秀才見云此甚有意召去問之對

曰好一白蓮船兩司俱要錢五道官不正一

竿清不全大喜留宴賞元寶一箇蓋江西有

五道太守姓甘初政頗清故云

漫筆一卷

童謠云若要江西反除非蚌生眼後城中小兒

俱以蚶壳磨穿貫手指中為戲雖官府嚴刑

禁之不止果有宸濠之亂

宸濠舉逆日霹靂大震蒼蠅無數集頭上舟行

至江中見風不利欲轉問至何地對曰黃石

磯音協王失機怒斬舟人

正德十四年己卯科江西以寧藩之亂缺鄉試

嘉靖元年壬午科并取一百九十九人

宣德時蘇州造促織盆出陸墓俗呼鄒莫二家

曾見雕鏤人物妝采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

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久藏蘇州庫中

正德時發出交易家君親見

江陰雖不稱劇邑然有三事。莫然絕倫者。余為

拈出。地非帝鄉而有

太祖皇帝故人焦千戶高尚如嚴光事見寓圃

雜記景泰七年丙子秋榜吳啟文舉以春秋

學生。蕞解應天。徐泰士亨。以書經監生。蕞解

順天。兩榜首皆邑人同學。今學前有坊額。徐

漫筆一卷

公晞以吏員登八座初授繕工經歷司都事

歷工部郎中。進兵部右侍郎。遷南京戶部左

侍郎。正統初以征雲南功陞兵部尚書。曾為

殿試讀卷官。刻錄惟書江陰人而已。事在國

史。此三事。四方鮮有其一。惟合得之益奇

徐世英尚書晞之孫其娶妻乃

英宗母孝恭皇后之姊所出。少時宮禁相習。正

統某年追憶。勅問知配與徐晞孫傳奉馳

驛來京朝。見用平頭巾。即今里老戴以接官

者諭吏部曰朕豈有白衣親與他九卿堂上官做科道交章論列 聖旨批今後再有來說者打掉牙齒僅授中書舍人天順初遂陞通政使司通政前後閱四十年至弘治初始致仕蓋異寵云

三楊學士當國時有一妓名齊雅秀性最巧慧一日被喚衆謂之曰汝能使三閣老笑乎對曰我一入就令笑也進見問何以來遲對曰在家看些書問何書對曰列女傳三閣老聞

漫筆一卷

玖

之果大咲乃戲曰我道是齊雅秀乃是臍下臭蓋因其姓名之聲而譏之應聲曰我道是各位老爹是武職原來是文官以文為聞也三公曰毋狗無禮又答曰我是毋狗各位老爹是公侯侯者猴也

沈括論書曰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驗則取上齊鉅則取下齊如從木從又及從口從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

神光經術家妄作之書也無稽之甚路史宋乾道中廬陵羅泌長原撰多載仙經識緯茫昧之說

賈胡藏珠都少卿玄敬讀作假而不為古音泛駕之馬陳學士魯南讀作汎而不為播音學其難矣哉

流賊趙風子就擒經河南題驛云魏國英雄今已休一場心事付東流秦廷無劍誅高麗漢室何人問丙牛野鳥空啼千古恨長江難洗

漫筆一卷

拾

百年羞西風吹散窮途客一夜遊魏反故丘鎮江楊閣老遠菴家小僕楊芝江陰徐葵亭某所送歌童也

武宗臨幸見之問其名改賜為羊脂至携至京後蕞回又有鎮江于鵬書筭初字克舉美容儀是時楊令鵬接待

武宗見而問其名對曰于鵬賜字曰萬里其圖書文曰天賜萬里二人之遭際何其幸與常州府學銀杏西南一株嘉靖元年正月二十

一日火熒竅中酸酸水不能沃至二十六日而止樹亦無害說者言本府解元之應是科華鑰也

無錫聽松寺為二泉公所得有人揭其門云此日暫為新相地百年還是舊僧居

白懶隨記開禧權臣因賜南園新成會諸朝士席間分題有賦遊春黃胖詩云兩脚捎空欲弄春一人頭上又安身不知終入兒童手筋骨翻為陌上塵以為一朝士姓俞所作又怡

漫筆一卷

拾壹

顏錄載韓侂胄以冬日遊西湖宴南園席間有獻迎春黃胖者命其族子院判賦詩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二詩一也而不同如此丁晉公同夏英公看弄水梳丁屬夏賦詩曰舞拂跳珠復弄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却被旁人冷眼看未來之末路盖兆于詩矣

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風潮大作是夜靖江

漂沒萬人崇明并沿江亦然

余家先世分關中馮吳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國初惡勝國之號而避之故民間相習如此史書無所考見姑記之以詢之熟典故者焉

元岳柱字止所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腕上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驚異觀此可以知畫理矣

漫筆一卷

拾貳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下筮存本草素問以方技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云程子曰素問必出于戰國之末大戴記之夏小正管子之弟子職孔叢子之小爾雅古書之存者三子之力也浚儀王伯厚云陸務觀曰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况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非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讎書之流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于議經况傳注乎

安遠侯柳文家有雄黃一塊重五十斤每年五月用金盆架置堂上過夏乃收沈戒菴說常見云

試大珠以漆圓盤擲下連跳起不定者佳一下直轉者偽

市肆有鷄腊當隻白煮為之初不曉腊字之義易噬嗑六三噬腊肉謂獸全體骨而為之者周禮腊人注小物全乾為腊

嘉定沈練塘齡閒論文士無不重財者常熟蔡

漫筆一卷

拾卷

思玄曾有人求文託以親昵無潤筆思玄謂曰平生未嘗白作文字最敗興你可暫將銀一錠四五兩置吾前炭興後待作完仍還汝可也唐子畏曾在孫思和家有一巨本錄記所作簿面題二字曰利市都南濠至不苟取常有疾以帕裹頭強起人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是則無人来求文字矣馬懷德音曾為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問曰是見精神否俗取人錢曰然又曰吾不與他計較清物也好為精神

問何清物則曰青羊絨罷

南京顧英玉璫知許州時掘地中得燒成骰子一窖約兩三石每以六枚作小匣置之歸遺

親友蘇州沈辯之與文曾得之

青州城北四十餘里豐山下麥地古塚得厚蛤

壳俗謂之綿至危者四五千枚以錦綺重重

間鋪錦皆毀化壳背隨尖潤就臍作嘴二目

雙角短長異狀皆為鳥形以漆畫之每壳中

各色畫樹木人物竹籃紛錯如婦人采桑之

漫筆一卷

拾肆

狀有在樹上者有倚樹下者坐卧行立種種皆備亦有僧擲籃滿地亦有人頂籃樹底餘率裸形男女交感橫斜俯仰上下異態不可具言男間有作回回貌并椎髻者婦人或散髮在後長乳尖足毛竅陰陽之物顯然抱持牽挽一壳多者至十數對正類今之春畫然不知作何用耳沈辯之得百枚回又云塚中他物甚多木梳尚存圓背亦異今製銅器皆商金銀者疑為三代物然僧不始於三代或

是北朝時魘鎮物為近

倒掛鳥大如雀綠色宿則倒掛常置籠中以好香薰之則展毛羽受香畢而飲客至置几案間仍以香引之如前展羽一室芬馥

武宗夏后居五花宮

今上陳皇后立夏后乃退居小二宮而讓之時御史葉鍾監脩江陰辦事吏王實常隨出入見官殿皆不甚高大中置龍龕 朝廷所坐有金交椅又方木墩甚衆問內官所用乃官

漫筆一卷

拾伍

人祇候傳班短者以此木立之令齊名接脚武宗皇帝深解音律親製殺邊樂南京教坊皆傳習余嘗聞之有笙有笛有鼓歌落吹打聲極洪爽頗類吉利樂

宣德間崑山畫士謝庭楮雖以畫蒙寵終日侍御園基時錢唐戴文進畫法極高與等輩十八人行取至京皆不及戴者考試令戴畫龍戴本以山水擅名非其本色隨常畫龍皆四爪呈御 上大怒曰我這裡用不得五爪龍

着錦衣衛重治打御棍十八墩四餘十七人皆得用命也蓋為謝所軋云蘇州周東村訖宣宗又嘗問謝曰還有一戴文進聞畫得好對曰是秀才畫欠精緻是隸家畫也卒不得進上海陸子淵司業亦云戴曾畫山水進呈宣宗稱善令謝視之謝指搥其失曰好固好但舟中豈有穿紅袍釣魚之理遂棄去弗用孝宗朝畫士呂紀以翎毛呂文英以人物皆被恩寵紀寧波人文英處州人人呼為小呂

漫筆一卷

拾陸

浦城有石鵠大如青蛙待客最貴之物龍游謂之石鴨西安有石斑魚生石池冷水味佳甚驪山舉火因褒如蜀道蒙塵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虜畫工應是漢忠臣此邑人題昭君圖名時忘其姓

邑北門順化三坊周仲義妻崔氏生女十歲時正德六年許贅鎮巷曹黼男益益後屢以不才絕婚父母改議他姓女誓不願而止嘉靖元年五月間曹聞女尚居室忽送禮復尋前

盟周輒拒逐擔盒之夫且訟于官女聞懼貽辱自是茹素禮神毋前托疾婉詞令鬻棺密治衾服凡置靈之所及身後事一一整備六月初三日夜沐浴更衣書詩二首至別室易新鞋縊死年二十一歲也其詩曰奴命皆因運不通雙親一念幾時空夜間得夢能分曉此事須知不苟同又曰貴家數次欲求姻罰誓堅心拜世尊正直無私未明事只從一死不須論隣人周天祥女之從祖言其曾祖周

漫筆一卷

拾米

效忠本江西南昌縣人任福建道廉使降江陰稅課大使洪武二十四年遂占籍云

聞有為詩嘲李楊二相者云堪嘆涯翁與遠翁兩人皆起自神童文章政事不多異詭譎奸邪大畧同考試賣題涯怎怒選官受賄遠難容皇天莫道無陰報箇箇教他絕後宗巷議之口亦可畏哉

蘇州夏考功愈清介而貧松江錢學士溥在京時除夜同沈粲在夏宅當作一春聯求沈寫

之曰座上無毡且喜身安心內樂方構思下句夏遽云吾已得之矣對曰門前有粟誰憐眼飽肚中饑蓋其家對倉而居故也錢至新正三日送米六十石

蘇州月舟和尚犯姦長洲知縣聞其能詩以鶴為題詩曰素身潔白頂圓朱曾伴僊人入太虛昨夜藕花池畔過鷺鷥寃却我偷魚釋之又一婦以夫盜牛事犯上縣尹詩云洗面盆為鏡梳頭水當油妾身非織女夫倒會牽牛

漫筆一卷

十八

免其罪

元黃振鵬一作震朋賜號孤雲處士綉端陽競渡圖像如白描甚精妙大德九年作在蘇州張家

徐子擴云孤雲與施宜生同時端陽競渡即清明上河圖也

朝廷每年四月初八日賜文武百官午門外吃不落英曹御史方湖弘云不落英是麵食也四月八日為佛節朝中皆崇尚故有此賜也然周正建子釋迦生之四月即今二月也鎮江醫官張天民在湖廣榮王府端午賜食不落莢云即今之粽子

鹿初生鼻邊有缺者是雄鶴初生雄者眼傍別有紅點

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鳴鑼跳唱乞米名打春相傳

太祖見田野中有此命翰林撰詞使城中亦為之至今及其時江寧上元兩縣給批舉行不廢謂之村田樂然所唱非舊詞也

蘇州府吳縣九都一苗人孔方年五十四歲嘉靖二年十月內晚行曠野兩次聞呼其姓名

漫筆一卷

拾玖

視不見人後每夜睡夢中覺有一小兒在傍如此數次至十一月間腹內覺有肉塊日漸長大嘉靖四年正月內肚腹時加攪痛至二十四日穀道出血不止二十六日巳時產下一包當即暈倒妻沈氏驚異隨將磁瓦劃開看有一男子小軀在內身長一尺髮長二寸耳目口鼻俱全隣婦徐氏看稱恠異即棄撇太湖中浮然而去里老宋盛等申呈巡按御史朱寔昌牌仰縣丞戴珎拘送體勘孔方因

病於五月二十日該縣總申送到府覆審俱同實為災異具本奏聞仍引宋宣和六年都城賣青果男子事以祈備省

延陵季子 札 宋兵部侍郎葛公 官公雅

宋太師清孝葛公 忠思 宋太常博士葛公 進叔

公 子 宋兵部侍郎耿公 直秉之 宋

樞密文定丘公 宗卿 宋寶謨待制胡公

叔章 宋右丞相文定葛公 楚郊 宋

司農卿吳公 當可 宋校書趙公 達甫

漫筆一卷

貳拾

宋知寶慶府胡公 鍾遠 南宋處士吳

公 欣之 元平江路府判宋公 仁輔

元睦州同知李公 士龍 元廉訪莊簡陸

公 厚 元庸齋先生梁公 益直之 元

君山先生杜公 友開 元時齋先生俞公

仲山 元空谷先生俞公 遠近 元梧

溪先生王公 逢吉 元苔石先生繆公

君寶 元州判張公 希尹 編脩張公

宣仲 司業孫公 大雅 鞏昌知府孫公

<p>梁武帝冬日詩 雪花無有蒂 冰鏡不安臺 梁簡文帝詠月詩 飛輪了無轍 明鏡不安臺 竟成</p>	<p>國寶 賜名楨 右名宦 二十七</p>	<p>江國吳公 國興 賜名良 海國吳公</p>	<p>軍經制李公 寶 元萬戶蒙古公 靜如</p>	<p>郭公 庭堅 宋教授史公 蒙卿 宋水</p>	<p>公 和叔 宋教授鄭公 應申 宋教授</p>	<p>公 變 宋教授鄭公 廖 宋教授尤</p>	<p>公 滂 宋縣丞楚公 執柔 宋縣尉袁</p>	<p>漫筆一卷 孝孺 宋知縣林公 庚 宋縣丞于</p>	<p>馬公 筠 唐縣令趙公 和 宋知縣楊</p>	<p>公 師善 元同知韓公 博 梁縣令司</p>	<p>公 復初 元州尹張公 紹祖 元州尹李</p>	<p>彥適 宋知軍顏公 著仲 宋知軍史公</p>	<p>山 宋知軍戴公 肖溪 宋知軍趙公</p>	<p>宋知軍徐公 子禮 宋知軍樓公 巨錡</p>	<p>宋知軍崔公 本立 宋知軍王公 崇</p>	<p>叔誠 大理寺正嚴公 志道 右卿賢 二十六</p>	<p>賈 宋知軍崔公 本立 宋知軍王公 崇</p>
--	-----------------------	-------------------------	--------------------------	--------------------------	--------------------------	-------------------------	--------------------------	-----------------------------	--------------------------	--------------------------	---------------------------	--------------------------	-------------------------	--------------------------	-------------------------	-----------------------------	---------------------------

臺城之讖。宋太祖微時田間見日出乃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中天萬國明。後奄有天。下其兆驗矣。又作日出詩曰日頭出來赤搭搭。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後一百八十七年金虜入寇。微欽北狩。竟應其須臾擁出大金盤。趕退殘星與曉月之讖。詩雖詹詹小言。其關休咎係盛衰。豈小哉。

蘇州賣骨董金克和嘗求春聯于沈石田翁。遂索紙筆親書一對云小門面正對三公之府。大斧頭專打萬石之家。蓋其家對俞尚書士悅住云。

鄔駙馬選時吳白樓出一對云御溝冰泮聞流水。對曰金谷春深見落花。句雖佳而識者知其失偶之兆。果三年喪公主。嘉靖四年朝廷舊制封杖責駙馬二十下。減俸米八百石。說者謂駙馬二百石。公主乃八百石云。

武宗時錢寧六月六日晒紅綠衣服用裁縫十

六人拆衣半月曹方湖云

髮屬心、眉屬肝、鬚屬腎、故風疾多脫眉、宦官皆無鬚、此理之驗也

夜間穿羔兒皮二更寒透狐狸皮可過三更貂鼠皮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貂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瓮形取以為褥卧之可醒酒蘇州許國用一褥曾求唐子畏畫遂為所得豹以小而文散者名艾葉文其價尤貴於連錢

漫筆一卷

廿三

陶南村輟耕錄第六卷載蘭亭集刻一百一十七刻壬集一十四刻中江陰丘氏二余借觀友人蘭亭一本會萃十餘刻中一刻題云蘭亭詩叙定武舊本既不易得而世俗所傳類不強人意模榻者多弱臨寫者或雜以己意甚者妄意舊本轉相模勒字畫寢瘦遂作一等肥字其波磔乃類今時人書不知晉時人未有此法也此本出於新昌石氏雖不敢望定武舊本而視今所傳為近故家遺物其有

所自来耶淳熙戊申二月五日丘壽儔書上一錢形圖書篆東堂二字下一方圖書篆暨陽丘氏四字按暨陽即古江陰縣名此帖必丘氏二刻之一也錄之以備參考
外任官與京職官相遇外任官曰我愛京官有牙牌京官曰我又愛外任有排衙
邑石頭港巡檢任忠陵縣人年五十七歲妻王氏三十五歲嘉靖五年七月初三日子時一胞產三男

漫筆一卷

廿四

縣西門玄妙觀道士湯秋泉房舊傳鍾磬二物鍾一邊有漢編鐘三字一邊有太清宮三字皆陽文小篆磬碧玉邊上一頭有大晟二字一頭有太簇二字皆陰文古篆按唐明皇天寶為太清宮祀老子淳化四年備真宗祥符六年行幸宋太宗大晟殿元豐七年始造玉磬謂漢編鐘者如漢之制非漢鑄也大晟是祀太宗廟太簇是此磬應此律耳皆宋物也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夜京城雨電交作次早

東江米巷大街南李學等家序上拾有銅錢八十四文每个一一壁立在瓦隴中御史張璠具奏災異錢進入庫

江西郭希顏十三歲中鄉舉在場屋作文甚捷監場布政見其迺卷尚早呼齋出一對云紙糊屏風千箇眼對曰油澆蠟燭一條心福建戴大賓十三中鄉舉十一二時出考科舉同輩見其少年謂曰小朋友如此年就要做官做到何官答曰做閣老衆戲出一對云未老

漫筆一卷

廿五

思閣老應聲云無才做秀才衆哄然大笑知反為所傷也

大明會典載 朝廷樂器中有二十絃即笙篴也

南京謠云國子監裏聽講武定門外砲響是這等演武備文只費朝廷糧賞

姚寬西溪叢語曰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

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鬼伯字談助云靈竒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為簪二七循頭還着中人不見是說非也成式諾臯記序曰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

漫筆一卷

廿六

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為交乃聖人定璿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掖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莊爭隨兒而禍移齊桓規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臯記街談鄙俚與言風沈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遊息

之暇足為鼓吹耳

蘇州馬懷德捧星板一副十二片烏木為之自
小漸大大者長七寸餘標為一指二指以至
十二指俱有細刻若分寸然又有象牙一塊
長二寸四角皆缺上有半指半角一角三角
等字顛倒相向蓋周髀筭尺也

莆田林守衷為父求夢於仙遊九仙以期壽限
時年六十歲夢人持一碗肉謂曰仔細吃此
一碗肉再無肉喫了其父聞之曰吾還有十

漫筆一卷

廿七

年問何故曰七十者衣帛食肉又曰非肉不
飽言再無者止此耳後至七十親家飲酒食
桃腸痛驟下無疾而終果七十歲

乾菴吳公寬書體學蘇西涯李公東陽嘗試效
其體作斑字般字韻律詩相戲詩引有勿怪
挽奪蘇家行市之語于是往復各五首中多
警聯西涯斑字曰心同好古生差晚力欲追
君鬢恐斑榻遍吳箋猶送錦榻幾湘管半無
斑換羊價重街頭帖畫虎心勞紙上斑雲間

天馬誰爭步水底山鷄自照斑乾菴斑字韻
曰硯沼百波空對影管城一孔但窺斑長愛
弱毫能瘦硬戲將濃墨故爛斑馬形始悟當
書尾羊鞞無勞強索斑寒蛩入戶聲初咽拙
鳥成巢羽獨斑西涯般字同聊以師模歸有
若敢將交行比顏般鄭師乍許三降楚墨守
終能九却般文心捧處慚施女筆陣圍時困
楚般乾菴般字曰臨模惡札勞唐紙結構奇
材得魯般屢屈漢庭陪絳灌遠輸齊粟荷姚

漫筆一卷

廿八

般庶頗謝罪宜先簡趙鞅行軍已殿般聊復
據鞍如馬援不因奪邑愠劉般西涯諸聯已
自載于詩話中余特并載乾菴之作以見二
公之競藻于一時者如此云

經義所檢討江陰布衣劉谷嘗獻書于朝廷元
祐庚午冬有欲中熙寧大臣者諷村民以田
事進狀訟谷事下淮東憲司推治時蘇子瞻
守揚州准憲內懷觀望谷惧禍見翁書天字
七以示之其文如此
天天天
天天天
天並列者三而一

綴於六字之下谷默領其意乃變姓皇甫逃於廬山嘗至饒州安仁婿蔣公靜之官所准憲以聞有旨治靜匿谷事谷逃三年至紹聖而田事直靜亦會恩乃免此載徐神翁語錄神翁姓徐名太更名守信泰州海陵人居冲真坊樂真橋之側嘉祐初執役天慶觀持帚洒掃十數年人無識者止呼為徐二翁蔣公之奇號為神翁

蘇老泉辨姦論族譜亭記葉石林避暑錄話周漫筆一卷

十九

公謹齊東野語二書中載當時作二文之情實余錄之為索隱者助焉葉云蘇明允本好言兵見元昊叛西方用事久無功天下事有當改作因挾其所著書嘉祐初來京師一時推其文章王荆公為知制誥方談經術獨不喜之屢詆於衆以故明允惡荆公甚於仇讐會張安道亦為荆公所排二人素相善明允作辨姦一篇密獻安道以荆公比王衍盧杞而不以示歐文忠荆公後微聞之因不樂子

瞻兄弟兩家之隙遂不可解辨姦久不出元豐間子由從安道辟南京請為明允墓表特全載之蘇氏亦不入石比年稍傳于世荆公性固簡率不緣飾然而謂之食狗彘之食囚首喪面者亦不至是也周云滄洲先生程公許字季與眉山人仕至文昌寓居霄上與先子從容談蜀中舊事歷歷可聽其言老泉族譜亭記言鄉俗之薄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蓋蘇與其妻黨程氏大不咸所謂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自尤詩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辭甚哀則其怨隙不平也久矣其後東坡兄弟以念母之故相與釋憾程正輔於坡為表弟坡之南遷時宰聞其先世之隙遂以正輔為本路憲將使之甘心焉而正輔反篤中外之義相與周旋之者甚至坡詩往復唱和中亦可槩見也正輔上世為縣錄事縣有殺人者獄已具程獨疑之因緩其事多方物色之果得真殺人者而繫者

漫筆一卷

三十

遂得釋他日役滿家居夢神告之曰汝有清
寃獄之功當令汝子孫名宦相繼為衣冠盛
族至其子遂擢第其後益大如夢言然多行
不義德馨弗聞

李閻老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云右清明上河
圖一卷宋翰林畫史東武張擇端所作上河
云者蓋其時俗所尚若等之上冢然故其盛
如此也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
寸小者終一二分他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略

漫筆一卷

三十一

而詳自郊野以及城市山則巍然而高隕然
而卑窪然而空水則澹然而平淵然而深迤
然而長引突然而湍激樹則槎然枝鬱然秀
翹然而高蔚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官士
農賈醫卜僧道胥隸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
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
而馳者負者戴者抱而携者道而前呵者執
斧鋸者操畚鍤者持杯罌者袒而風者因而
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轎褰簾以窺者又有以

板為輿無輪箱而陸曳者有牽重舟泝急流
極力寸進團橋匝岸駐足而旁觀皆若交驢
助叫百口而同聲者驢羸馬牛橐駝之屬則
或馱或載或卧或息或飲或秣或就囊齧草
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
野之莊寺觀之廬門窓屏障籬壁之制間見
而層出店肆所鬻則若酒若饌若香若藥若
雜貨百物皆有題扁名氏字畫纖細幾至不
可辨識所謂人與物者其多至不可指數而

漫筆一卷

三十二

筆勢簡勁意態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
準不見其錯誤改竄之跡殆杜少陵所謂毫
髮無遺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累歲積不能到
其亦可謂難已此畫當作於宣政以前豐亨
豫大之世卷首有祐陵瘦筋五字籤及雙龍
小印而畫譜不載金大定間燕山張著有跋
據何氏書畫記謂與西湖爭標圖俱選入神
品既歸元秘府至正間為裝池官匠以似本
易去售于貴官某氏某守真定主藏者復私

之鬻于武林陳彥廉氏陳有急又聞守且歸
惧不能守西昌楊準以重價購之而具述其
故云爾後又為靜山周氏所得吾族祖雲陽
先生為跋其後又有藍氏珍玩吳氏家藏諸
印皆無邑里名字不知何年復入京師予始
見于大理卿朱文徵家為賦長句後為少師
徐文靖公所藏公未屬續謂雲陽手澤所在
治命其孫中書舍人文燦以歸于予嗚呼歸
退之畫記其所閱繫幾何旋復喪失獨其文

漫筆一卷

三十三

奇妙故傳之至今今有圖如此又於予有世
澤之重而予之文不足以發之姑撮其要如
此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 聖旨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
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
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
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
字寫着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着與那百姓

一箇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
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裏下着
透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
比不着的便拏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
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趨
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拏來做軍欽此除欽
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一戶某 府 州 縣 鄉 都 保附籍

戶計家 口 男子 口 不成丁 婦女

漫筆一卷

三十四

口大小 事產 基田 瓦草屋 右戶帖付某 收

執准此 洪武三年十一月 日此帖人罕
得見矣余從一處覓來錄之以備典故周圍
梅花欄大不滿二尺號數處用部印合同半
鈐年月日下空處用全印後有一大部字印
下花押直連者三又橫並者三無官吏職銜
姓名背後沿邊縣刊一小牽長腔官印于其
上首行云江陰縣提調官下分注知縣錢文
德縣丞傳學第二行司吏糜宗文第三行典

史朱貫道每人皆有花押未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縣印向前不在年月慶今制科場有提調官名府縣考試正官亦稱提調餘無稱者並不及之佐貳按此則以提調為通稱矣余邑志弘治時蘭谿黃公傳為令慨前志簡累極力蒐討以成之于洪武三年任書知縣吳志遠按此則三年任乃錢文德非吳也錢傳糜朱四姓名無一見者邑尚未設主簿黃於典史下注云初名掌史按此豈掌史之名

漫筆一卷

三十五

更在前耶吏宜列于官之後而此司吏云者抑亦雜流類耶豈當時吏固在典史上耶今不可考矣嗟嗟據邑志之闕漏尚如此則國史得失譚又何容易也凡片紙隻字閑典故者斷不可輕棄

成化癸卯三月吾邑為闈寺王敬所擾巨室球玩自此一空賂足以饜其欲者始得免多竄跡以避之有故老談及迄今猶令人色變蘇東坡有與李方叔公據蓋恐方叔賣所遺玉

鼻驛為之立公據以便之公據券也黃山谷跋云于瞻妙墨作券或責方叔當乘之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說匪爾金陵姚宣寅齊聞見云無錫儒士朱公緹訓蒙於妻宗徐養素家月明客中岑寂倚樓間眺見一白犬向月而拜至月午杓檄化為一道士騰空而去公緹見之驚惧不敢寢坐以待旦鐘鳴從西南回至舊地又拜却復本形而去次日公緹密告養素即呼群犬咸至惟不見此犬尋之乃寐於靜處養素殺之而絕

漫筆一卷

三十六

邑訓導張用齋庸送知縣饒公免官還鄉序云洪武九年秋八月有司欽奉 詔條凡在官者其族屬有麗於法聽其解職還鄉里江陰令饒公玄德其族屬適於法有相值者於是得白於有司去歸其鄉邑余觀用齋漫稿摘此段以見國初之法云在今則官勢重而民命輕矣噫

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今題為朱文公同年錄第一甲第一人王佐第五甲第九十人朱熹

第四甲第一百六人王訢字亨之小名七斤小字斤斤年三十一三月二十四日生外氏蔡 偏侍下 第四 兄弟四人 五舉

娶韓氏 曾祖正路 故任比部郎中知濮州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邁 故任中奉大夫父庶事即從 本貫江

陰軍江陰縣太宰卿就日里祖為戶

咸通初有天水趙弘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

著名猶是累宰副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

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辯之時有楚州淮

漫筆一卷

三十七

陰農者比在頃以歲豐而貨殖焉其東鄰則

拓腴田數百畝資鐵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

鄰代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賣本利以

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首以貯財贖契先納

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

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賣

餘緡至遂為西隣不認矣且無保證又乏簿

籍終為所拒東鄰究訴於縣縣為追勘無以

證明邑宰謂曰誠疑尔究其如官中所賴者

券乏此以證何術理之復訴于州州不能辨

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政訟者乃越

江而南訴于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

踰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寃泣曰此地不得理

則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為思之經

宿召前曰吾計就矣尔果不妄否則又曰焉

敢厚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為寘法乃召捕盜

之幹事者數輩至淮壩曰有聚賭而寇江者

按劾已具且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居處名

漫筆一卷

三十八

姓形狀俱以西鄰指之請械送至此先是隣

州條法唯持刃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

擒以來然西鄰自恃無跡未甚加懼至則旅

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為寇河

囚則號呼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

曰辨證甚明且姓氏無差或言偽而堅則血

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寃者

趙又曰所盜率多金銀錦綉非農家所宜有

也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開謂皆非

所貯者且不疑東鄰之越訟也乃言有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算納到者細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即再審其事復謂曰汝果非寇江者何為諱東鄰所贖八百疋遂引訴鄰令其偶直於是慙惧灰色祈死廳前趙令桎梏往本土檢付書契然後寘之于法參寥子曰江陰邑之遐者天水吏之微者卓魯之政無由人知史氏宜探此以廣當朝循

漫筆一卷

三十九

史傳此載宋參寥子高彥休撰闕史中太平廣記作唐闕史天水趙休撰弘作趙和見一百七十二卷精察二

孔毅父珩璜新論云或疑褚先生為褚大非也按儒林傳褚大董仲舒弟子也平準書褚大為武帝使而褚先生者哀成間人也孝武帝紀注褚先生名少孫為漢博士

世俗春畫鄙褻之甚有賈人携倭國春畫求售其圖男女惟遠相注眺近者以扇掩面畧偷

眼觀有浴者亦在幃中僅露一肘殊有雅致其綉極細點染亦精工因價高還之

施彥執北窓炙輶云黃致一初進科場方十三歲時出腐草為螢賦題未審有何事跡同場皆以其兒童易之漫告之曰螢則有若所謂聚螢讀書草則若所謂青青河畔草又若所謂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皆可用也其事皆牢落不羈同場姑以塞其問元非事實也致一乃用此為一隔句曰昔年河畔嘗叨君

漫筆一卷

四十

子之風今日囊中復照聖人之典遂羨解利無言年十七歲在太學時稱俊才先季試讀司馬穰苴傳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謂同舍曰某明日策中必有用此句明日問神宗實錄其問乃與昨日事殊無言乃對曰秉筆權猶將也雖君命有所不受此一策奇甚諸長者皆拱手遂作魁此皆一時英妙可喜故事無工拙顧在下筆何如耳宋蔡條撰鐵圍山叢談云大科始進文字有合則召試秘

書省出六論題於九經諸子百家十七史及其傳釋中為目而六論者以五通為過焉以是學士大夫自非性天明洽筆陣豪異則不能為之也蓋六論猶足完獨以不記出處為苦昔東坡公同其季子由入就御試共白厥父明允慮一有黜落柰何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罵題可也絲是二人果皆中故知場屋要訣全在善運筆善藏短

仁漫筆和胡公世寧自題其像曰信而未孚者多言

也漫筆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

四十一

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誤人之奸也過而有甚于此者輕賤龕踈也然則無一長可取與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此在南兵部為主事時作魏莊渠云近世奏議往往是舉業否則吏牘或一篇古文詞胡端敏公論事剴切讀之令人心開目明宜究心焉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一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二

江陰李詡

四川茂州有三長官司為狝貉蠻婦人用酥塗身髮使澤每年七夕盡沐髮于河訖辨粧為髻再不梳一年一次男子則光頭頂留搭髮孫鶴齋先生漢為茂州知州親說如此

四川徽外保保俗以六月廿三日為年朝是日解牛并作諸肉生為鄉會會畢各以火把燈身或鬚髮衣服俱焚者以為禳一年之災

朝廷端午賜京官官扇

竹骨紙面俱畫綉毛不工綵絲一條

線編者鬚杖二根長尺許俱畫頭作虎形五色線纏繞艾虎尺許俱畫虎并百脚在邑湯大理公沐慶見至尊於

丙戌夏賜九卿各堂上官四大字湯公沐獨多二字一曰存敬真書一曰處之泰然古文篆書泰作太皆

恭穆獻皇帝屏筆

誠意伯青田劉公作蜀川圖為暨陽本中使君西行餞者圖為丹陽孫氏所得徐蕪山館手

孫親見之對余說夫暨陽乃余邑舊稱也本

中使君竟無從考姑以俟知者然劉誠意勳

名盛矣亦孰知其餘事之精如此張藻仲有題蕭山縣

尹尹本中吳越兩山亭卷古風一首抑江陰人姓尹字本中為蕭山尹者耶

蘇州吳姓者商販廣東已老言

孝宗弘治年間欲分封諸王取珠于廣得一珠

甚大半黑如墨絕然平分希世之寶也名天

地分

翰林崔來鳳子五歲甚聰慧善屬對曾有送桃

漫筆二卷

棗者急欲取之父曰汝能作此二果破題則

許答曰有食其內而棄其外者有食其外而

弃其內者一日謂父曰我亦出一破題指炕

為題父故效其體為之曰有所以眠乎人者

有所以烘乎人者曰教父親做官哩眠烘二

字忒俗我替你改之作卧字暖字

乾清官階沿石取西山白玉石為之每間一塊

長五丈濶一丈二尺厚二丈五尺鑿為五級

以萬人拽之日鑿一井以飲拽夫名曰萬人

慈

翰林教小內官在書堂中有四五百人學士五

人輪五日一轉每人至日背書批做責罰尚

二百七八十人甚勞若輕而留衣者當面行

杖重者褫衣露體則羸人他處責之每十人

或十五人跪彼以次受責陳學士魯南沂云

慶成宴 上坐定三內臣一從中擊執一盒一

從左一從右三路折旋俱至前跪啟盒出錦

護衣一條左右者捧展在前而去又一內臣

漫筆二卷

擊盒簪一花於冕左手到如樹甚速下衆朝

臣跪 上酒三杯畢起 上乃言曰衆官人

坐光祿官張幄廷中治具上饌有樂衆隨之

前一人執高杖多貫銅箍上下搖擊名響節

以驚鳥糞食中也亦陳學士云

太廟總一所而中但分龕相隔非七廟之制郊

天地合一壇社稷同壇而又為屋以覆之其

樂辭

太宗自製者有殺了他纔快活等語樂器多胡

樂皆其所致意者亦陳學士云

江西都司府樟樹極大曾大比年巡按會考各

府州縣科舉諸生約三千人皆蔭蔽於下有

德興舉人親與者說

朝廷每受朝時置一金物于寶座香案上當其

前發源汪玄錫為給事中見而不知問於太

監谷曰是金佛也殿上頭又置一小真武像

皆欲以此收福江西德興舉人程棟與汪有

親面聞其語如此

漫筆上卷

肆

張桂當路有書十可咲帖于朝者推究拷殺數

人一可咲一箇皇城兩箇廟二可咲

三可咲

四可

咲四箇主事都搢轆五可咲侍郎打得尚書

叫、顛、順六可咲翰林院官盡外調七可咲即

中負外改科道八可咲駙馬換箇現世報

某寡九可咲

十可咲

今上一日見蟒行地問何物內臣以蟒對取看

皆有字曰桂萼張璠驚求其故轉相追究乃

太監崔文所書因知言二人橫行也文諳南

京

夷堅志丙云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

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瘖不能言侵

尋八年因筮妾怒而能言後赴銓中選調江

陰尉未及赴而卒

劉文安公呆齋定之父髦永樂戊子科鄉魁號

良齋晚稱石潭先生有行誼年四十無子其

漫筆上卷

伍

親友醪金為娶村夫女為妾父不知其亦姓

劉也生公兄弟三人寅之湖廣叅議又一鄉

貢進士俱賢貴後父卒

英廟時有秦同姓為婚者公兄弟俱坐詔獄卒

以郊田留得脫此事亦駭人使非郊田留當

何律例以處耶或曰公父會試還遇溺水女

子號救載歸送還無家又欲覓婿配之女執

意侍巾櫛乃處二室生二子與所聞醪金以

娶生三子之說不同

孝陵中途觀音閣有瑪瑙石後壁一塊光潤如玉永樂時造者高厚異常石是青龍山所取南京靈谷寺有琵琶街拍手聲應如琵琶然有

八功德水八功德水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壅八除病在

孝陵墻內寺僧於沿墻脚下鑿石作彎曲形引

水旋繞而過水皆逆行自低向高與凡水異

崇化寺梅花水甃池一方僅大如席泉出自

巖石間相傳水泛起泡皆成梅花後為寺僧

葬侵地脉今則無矣絳州鼓堆人馬錢之達達如鼓狀與琵琶街類

漫筆二卷

松雪先生印色方料。用好麻油或菜油。不拘多

少。用瓷器內慢火熬一二沸。投下藥末。草麻

油以油一兩為率用七粒去壳用白油川椒

不槌碎以試油之生熟熱則麻黑而浮

性不明若為末隨用密少許猪牙皂角碎些少

藤黃中待油冷過一宿磨在油汁右件入

油。用文武火熬一二沸。候油色微黑。草麻焦

而上浮後。取油置冷地上。用細絹袋濾去粗

先取一兩銀硃。杵細。用油潤過。或用細文。或

用軟鷲翎。或竹屑木屑拌勻。硃入勻。絹袋縫

固了當。然後再用油自下而上。透入。如舊久
乾燥。止用原煎用下油。同前法透上。不必再
使硃。盛印色色者。忌銅錫器。法雖一例。煎之
不同。

古錢二

新鬼大

大將持刀形此錢厭勝物也

吳思橋藏

此古錢一背面如上徐進士

文山亮所藏都南濠得去

寶石金水泥淡黃魚膽青碧綠或云馬晚兒青

色頗淺淡亦光透遍身多環細紋如毛

言此非雲南所產工不易為出自外國

金陵姚氏所藏宋潘衡圓墨重二兩五錢規徑

二寸一面海水戲珠龍紋一面極光細紋簇

簇邊上側處有四字云臣潘衡造善藥石林

避署錄載其造墨事

嘉靖七年二月初二日金山五顯靈宮雷擊一

柱到底縫直如線

府學唐應德順之。戊子秋未入場前家人門首

掃街見溝中一物、色紫而頭如驢、甚軟、纏繞其足、驚脫而去、乃宛轉、入鄰家門內、復出、須臾、進唐家、霍然升天、一虹霓也、應德是年、遂中鄉舉、己丑春會試第一人、蓋文明得元之兆、

金壇慈雲寺銅鐘、宋元豐二年鑄、聲甚清遠、浸塘劉宰有二碑記、

禮書言壘、畫雲雷之象、莫知雷作何狀、祭器中畫雷有作鬼神伐鼓之象、此甚不經、嘗得一

漫筆二卷

丙

捌

古銅壘環其腹、皆有畫、正如人間屋梁所畫、曲水細觀之、乃是雲雷相間、為飾、如 ㊀ 者、古雲字也、象雲氣之形、如 ㊁ 者、雷字也、古文 ㊂ 為雷象、回旋之聲、其銅壘之飾、皆 ㊃ ㊄ 相間、乃所謂雲雷之象也、漢書壘字作 ㊅ 、蓋古人以此飾壘、後世字失傳耳、此見沈括筆談第十九卷器用第二條、

嘉靖九年三月間、邑西門外青山忽陷、中空如兩三間房、大皆磚、發券者若混堂樣、底亦鋪

磚有麻布花紋、人入觀者、絡繹暗中、點火燭之氣、俱觸滅、或云尚有石門、聞內有聲、不敢扣、縣官恐惑眾、命塞其穴、或又云有青窰、器物被近山人得之、又云有三方窰、大抵青山為干將鑄劍之所、此其跡歟、王槐亭來言、恨不及親見云、

鍾山江陰侯守墳戶朱龍家前室懸一紙、蓮燈上有篋作寶蓋、空環六瓣、如梔子花形、燕巢正當交紫處、虛中亭亭、往來度食、搖蕩不定、

漫筆二卷

丙

玖

比之巢幕、尤危然、亦奇矣、此在嘉靖九年秋間、

鄭樵食鑑四卷、調養以救飲食三失、一者腹已餒、方進口、正氣即止、用補胃脘所養、冲和之氣、以救飲食過度、滿脹之失也、二者喫軟暖食物、加熟嚼細吞、用補胃脘所受元陽之氣、以救生冷硬食、傷於腐熟之失也、三者省魚肉美味、服淳淡素食、用補胃脘所賦廩祿之氣、以救享用過豐、越於常分之失、

也。食養六要。食品無務于殺雜。其要在於專簡。食味無務於濃醜。其要在於淳和。食料無務於豐羸。其要在於德儉。食物無務於奇異。其要在於守常。食制無務於膾炙生鮮。其要在於蒸烹如法。食用無務於饜飫口腹。其要在於饑飽處中。物有形質變異者。如獸有岐尾。蟹有獨螯。羊一角。鷄四距之類是也。物有形色變異者。如白鳥玄首。烏鷄白首。白馬青蹄。白馬黑頭之類是也。有形色無異其肉變恠者。如落地不沾灰塵。經宿肉體尚暖。曝炙不燥。入水自動之類是也。有皮肉無異。腸臟變改者。如肝色青黯。腎色紫黑。魚無腸膽。中肝葉孤之類是也。有一物常食性善與他物相反。過口而害人者。如鮓魚同灰肉食之殺人。羊肉同鱠酪食之害人。羊肝得生椒破人臟。猪肉得胡荽爛人臍是也。有一物常食性平與他物相感入腹成動物者。如鱠生

漫筆二卷

拾

同酥乳食之。變諸虫。鼈肉同菟菜食之。還生鼈牛。肉同猪肉食之。成寸白虫。猪羊以桑猪柴煮食之。亦成寸白虫是也。有犯日辰所禁者。如六甲日不食鱗甲之物。丙午壬子日不食諸五臟。父母及自身本命日不食本命所屬肉是也。有犯時月之忌者。如螃蟹八月已前。脯修四月以後。麀鹿麋肉四月至七月皆不可食是也。丹陽孫七峯思和家嘉靖九年四月十四日家人趙興妻產一鬼物。有雙角。眼在額上。聲頗恠異。口有牙。即能嚙人。鄰房朱虎妻素勇。不懼。以刀斫去一角。急以滾湯沃之。縛埋園後。三層樓下人多往觀。猶見露目閃閃。移埋後山。今其母無恙。又樹適有巨蛇墮地者。二一擊死。一走不見。思和在京是月十九日病故。正其時也。此徐燕山所記。余邑太寧鄉善村地方。得白鸚鵡。詳見于城中。徐燕山所作歌詞。其歌曰。人間庶類無不全。

漫筆二卷

拾壹

飛鳥醜翼同翩翩鳥不日黔鵠不浴白黑之
朴由天然物中異常乃為瑞自古罕見玆流
傳吾鄉南下多沮洳善村地與雙橋連佃徒
䟽通浚水利董以塘長修圩田吳生賦功偶
至此樹有鸛鶴巢其巔破巢探穀衆鸛墮四
黑盡斃遭躋蹶一鷄白者幸生致况獨在水
如良緣筠籠飼養不輕視酬以善價猶難捐
眼前燕雀何足數名播里巷驚華顛間從弟
弟一寓目果見皎潔身披綿羽毛嘴爪無異

漫筆二卷

拾式

色純萃玉質非雕鏤對之三嘆美榮遇但願
實愛加拳拳日當七夕方剪舌期效鸚鵡通
人言主人此意已不淺採薦有日頃朝天君
不見貞元昌黎感二鳥出關為賦徒遷延人
生窮達信有命微物豈必傷高賢禎祥見世
自不苟拭目盛事形詩篇 聖明在上值嘉
靖秉筆為記庚寅年 蘇正元年五月余往學舍分門初見
此鳥亦不奇三月後于二室見之
嘉定南翔羅店出三黃鷄嘴足皮毛純全者佳
重數斤能治疾金壇子鵞擅江南之美飼養

有法色白而肥嘗問虞知州逋菴云鷄性好
潔稍穀淘淨水渾再易清者喂之乃佳耳然
市無鬻者士夫之家以此為待賓上饌

別刻蘭亭一本以周府所刻褚遂良臨本較之

褚本多謬畧記三十餘處 永字第七筆不

連 和字撇不揚 年字點不帶 歲字下

小字不連 稽字旁九字無轉帶 備字上

是又 賢字上又字是捺 至字上無轉筆

少字點不牽 有下旁有崇山二字 峻字

漫筆二卷

拾卷

點不作畫 領字頭無山字 林字不牽帶

和字旁口字點不出 仰字豎是點 俯字

撇不連 類字旁不作米 極字點不帶

世字有一短畫 悟字旁豎心不帶 因字

內不作大字 之外二字不連 殊字畫帶

撇 然字大無反筆 不字旁絕有僧字

將字點俱不轉 無向之二字 欣字不連

筆 畫字豎不迤下 無痛字 悲字不連

筆 文字上是點 晉史逸少傳無曾字因
徐僧權用名字小印押

統歲久止存借字後此字不取
誤為曾字脫落增添此字

天然對偶用經書句者如天維顯思民亦勞止
惟女一德于今三年有能奮庸爰立作相行
此四德弼予一人文王之德之純周公之才
之美皇極錫五福大臣慮四方閒暇而明政
刑會通以行典禮禮樂自天子出遠豆則有
司存於緝熙單厥心念終始典于學欣欣然
有喜色蕩蕩乎無能名睦族以和萬邦明倫
以察庶物率百官若帝之初於萬年受天之

漫筆二卷

拾律

袂爨號施令罔不臧陳善閉邪謂之敬知微
知彰不俟終日有嚴有翼以奏膚公上帝臨
而無貳無虞三事就而不留不處聞俎豆未
學軍旅之事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兵於五
材誰能去之臣無二心天之制也亶聰明而
有作不作聰明由仁義以安行非行仁義玉
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
忘於三月夙夜浚明入則宣其三德文武是
憲出則採此萬邦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

漫筆二卷

拾律

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疆之
壽真膾炙人口東坡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
下之大老彼將安歸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
用劉莘老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
每願學於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
士論洪容齋謂舊有紅生白熱脚色手紋寬
焦薄脆之屬因觸類而索之如三川太守四
目老翁相公公相子人主主人公泥肥禾尚
瘦畧短夜差長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
過北斗七星三四點南坎萬壽十千年迅雷
風烈風雷雨絕地天通天地人進上枇杷本
是無聲之樂草間蚱蜢還同不繫之舟皆絕
工者又有用書語兩句而證以俗諺者如竟
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諺曰外甥多似舅
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諺曰便
重不便輕之類是也詩有屬對未能而他人
代之者如范魯云歲暮天涯兩久而莫屬劉
邨伯曰何不對人生分外愁晏元獻曰無可

柰何花落去。經年未嘗強對。王琪應聲曰。侶
曾相識燕飛來。中書出對曰。水底月如天上
月。久未有對。楊文公以事至。應聲曰。眼中人
是面前人。王丞相云。馬子山騎山子馬。久之
人對曰。錢銜水盜水銜錢。長吉天若有情天
亦老人。以為奇絕無對。石曼卿曰。月如無恨
月長圓。唐詩曰。二十四考中書令。無對之者。
或以問王平甫。平甫應聲曰。八千萬戶冠軍
侯。遼使三光日月星。東坡即對以四詩風雅

漫筆上卷

拾陸

頌。王荆公集句。得江州司馬青衫濕。久未有
對。一日問蔡天啟。天啟應聲曰。何不對梨園
弟子白髮新。荆公大喜。古人詩有風定花猶
落之句。謂無人能對。荆公以王籍詩中。鳥鳴
山更幽對之。又嘗云。杜甫詩當面輸心背。面
笑可對其結交。行翻手為雲覆手雨。東坡嘗
手題云。人言盧杞是姦邪。我覺魏徵真嫵媚。
又觀花黃舉子忙。促織鳴懶婦驚。北夢瑣言
謂宣宗嘗有金步搖。未能對。求進士對之。温

庭筠以玉條脫續之。帝賞焉。真詰玉條脫事。
在華陽第一篇中。湯丞相戲出一語曰。哀王
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洪容齋對曰。為長者而
折枝。非不能也。又戲曰。宰予晝寢。於子與何
誅。汪聖錫對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詩句
中。又如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
天之未喪斯文也。我獨何為不豫哉。巧在殼
中。非爾久風行水上。自成文鍾乳三千兩。金
釵十二行。多不可枚舉。

漫筆二卷

拾柒

聖上改元嘉靖之春二月辛丑晨。御奉天殿
傳。制遣文武大臣代祀。宇內群神暨宗藩
先王而遼若湘府。則以屬吾邑。毅齋劉公乾
後九年秋。毅齋長子甫學。余與匪也。出騰黃
御製祭文。詞幸觀焉。謹錄之以見典故云。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朔初七日
癸未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七世叔祖遼
簡王。六世叔祖遼肅王。五世叔祖遼靖

王 四世叔祖遼惠王 三世叔祖遼王

曰惟予嗣統之初茂悖九族緬懷厚德實切

于衷謹遣廷臣奉將香幣敬伸祭告伏冀鑒

知尚饗 維嘉靖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丁丑

朔初九日乙酉

皇帝遣尚寶司卿劉乾致祭于 七世叔祖湘

獻王 曰 同前

司馬溫公張行婆傳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

為虎翼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

漫筆二卷

拾捌

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

軍籍為民僧者鬻於故尚書左丞范公家字

曰菊花范氏以媵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

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

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

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

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

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釋歸而母

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他子

家甚貧鬻薪為業昌樂有故田園為人所據

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

父卒張氏養繼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

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嫁為里民王祐

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之

不從人既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

屠法里中有古寺廢已久吾嘗帥里人修之

弃家愛其中不復為爾母矣里人聞之爭助

以財不日立堂殿厨廡塑繪佛像營儲待皆

漫筆二卷

拾柒

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

以興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

自明金士則之妹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濰

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嫂徒步數千

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

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

專誨以忠勤有不受而詬之者輒拜謝不與

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之與之錢刀衣服

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必見尺薪寸帛不

忍弃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幼者則
為之櫛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於候火飲食
以時無不馴服張氏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
熟察其所為而異之因諭之曰嫗已瘞幸有
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
方竟何為乎張氏曰九學佛者先應斷愛彼
雖吾子久已捨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
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其忠孝廉讓能
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聞
其風者能無怍乎

漫筆二卷

式拾

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為
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慶心有
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唐肅細字楷書二幅一寫送李愿歸盤谷序後
云至正十又八年六月朔日余集諸生試所
業文從第宗望得首選書此以勞之丹厓識
一寫艤槎亭記後云右尚書元公明善復初
所撰東安唐肅為江陰張瑄謹錄于會稽讀

言屋時至正十八年太歲戊戌是夏戊子日
也俱用蠟箋烏絲界畫精妙之甚此徐蕪山
充所藏

村學訓蒙夜記有百家姓一書四言成句單姓
四百零八覆姓三十以趙為首者必宋人所
編也其覆姓万俟司馬上官歐陽夏侯諸葛
聞人東方赫連皇甫尉遲公羊澹臺公冶宗
政濮陽淳于單一本于太叔申屠公孫仲孫
軒轅令狐鍾離宇文長孫慕容一本有鮮于

漫筆二卷

廿一

司徒司空百家姓終一本不以此湊斷句余
兒時習之今書肆所鬻猶然此傳世本也近
見包括謎子書名江邊岸如獨脚虎之類未
題歲在癸未至正三年暮春之初中吳三老
先生王仲端引千字文百家姓皆畫包成謎
至百家姓覆姓乃万俟司馬歐陽上官夏侯
諸葛尉遲鍾離皇甫宇文公孫申屠聞人令
狐慕容鮮于公羊公冶司徒司空閻丘澹臺
胡毋梁丘高堂長孫由吾成公南宮王孫士

孫羊力第五五鹿主文太史漆雕禿髮獨孤
穀梁息夫乞伏百里若干與今本不同未知
何謂漫志於此

余邑先輩吳枋宜齋堃乘云千字文有女慕清
潔又有紈扇圓潔重兩潔字今宜改清潔為
清貞庶不重複今世本清潔皆作女慕貞潔

又名公帖鳴鳳在樹世本皆作在竹談苑云
千字文
題云勅負外散騎侍郎周興嗣次韻勅字乃
梁字傳寫誤耳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至唐
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程參
之考古編又辨其非引興嗣傳云勅制寺碑

漫筆二卷

廿二

猿食猪肉疾患風癱烏鎮王兩舟官廣西時得
一猿歸後食肉得此疾死為文葬之初取時

亦甚難四山樹木皆伐去方獲兩舟有君子
堂日詢手鏡

備載廣西橫州風俗物產
甚可觀橫州舊合浦郡也

丹陽經山寺大銀杏相傳晉物也樹圍連抱七
人半枯中空遺子所出小株從中挺上亦已
盈斗矣

嘉靖九年十月間福建浦城縣屠人家欲宰一
黃牛是夜生犢三角三眼即報縣轉申建寧

府府取付各寺傳養一眼在頂初視天不肯
食以線縶之乃食甚壯莆田林守衷經過親
見時在大忠寺候 朝廷回文未知如何
司禮監掌印太監 朝廷有大事則遣至閣下
議之稱閣老為老師父閣老稱之曰老先生
不敢馳閣下甬道相傳

太宗曾幸閣下立街上顧諸太監曰此處是三
先生所居汝輩不可在此行走知制誥居東
閣不得與三老同至閣下三老出入知制誥

漫筆二卷

廿三

者則出戶拱立候過而退余邑水南張公袞
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廿七廿八二日余隨先君至

南京親選妃 朝廷不欽差內臣分遣行人

勅禮部委官即中張時徹主事某兼御史

馮恩在舊 王府選當日三山街內橋諸處

皆把絕行人隨地方撻至西華門下轎惟毋

隨行走過出東華門針巷口原轎俟候撻歸

比常年雖父亦不容入最為嚴謹云十二月

初三日、初九十五二十、復選四次共取六人、
 國家科場揭曉後、有試錄頒行天下、其制始于
 唐、宋、唐稱進士登科記、宋稱進士小錄、其實
 一也、今鄉會殿三試、皆有錄、唐會要曰、宣宗
 太中十年、禮部侍郎鄭顥、進諸家科目十二
 卷、勅自今以後、放榜乞寫及第人姓名、付所
 司編次、高宗永徽以前、俊士秀士二科、猶並
 列之、由是趙儻削去俊秀、故曰進士登科記、
 葉石林燕語曰、試院官舊不為小錄、崇寧初、
 霍端友榜、安樞密博知舉、始創為之、余時為
 點檢試卷官、自後遂為故事、進士小錄、具生
 月日時者、叙齒也、安喜考命、時考官有善談
 命者、數人、安日使論之、故亦具生月日時、則
 過矣、按今錄刻所試文、為程式、具名次、是唐
 遺制、殿試者名曰進士登科錄、具生月日、不
 具時、是合唐宋之制、而酌用之者也、唐進士
張縉漢

陽王東之自孫時初落第、兩手捧登科記、頂
 戴之、曰、此千佛名經也、分甲第、自興國八
 年、王世則榜始、御殿唱名、自雍熙三年、梁顥
 榜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給金吾

衛士送歸第
 自蔡齊榜始
 馬鎮徐相亭元毅家、佛堂前懸一木鸚哥香熏
 黑色、每日應時、隨方而轉、甚為奇異、西觀承
 道士月梧親見之、今不知所在、承又云、時齋
 罷、叙飲、共卓、一道士居承左位、家人篩酒畢
 瓦杯於卓上、忽冉冉移至承前、衆視驚愕、家
 人遽取之而去、是年相亭有疾、竟不起、西觀
 道士湯秋泉亦與坐同、見所言不誣、
 孔獨清、祥符寺僧、月堂之師也、在世八十二歲、
 漫筆上卷 廿五

自四十後、持誦精勤、至老不衰、亡已六年矣、
 月堂徒孫某、偶遇廣西一指揮、相知、挈同至
 其地、欲叅無量壽佛道場、至橫州、其僧皆有
 妻子、娶婦與平人無異、俗頗儉陋、忽聞人云
 此地有靈神、孔獨清者、附童以符水救患、云
 是江陰寶池鄉人、僧駭其言、俱至其地、龍山
 神果附朱氏童、見體對之大哭云、孫孫何為
 至此、適問徒弟等、并言生死年月、甚的、因究
 其所以、已到此二年、常一月至家、一二次、汝

可速歸、路途亦無恙、僧歸說、惜不叩其詳、後往見問、俱不答云、此聞之於嘉靖十年九月間也。

辛卯科新中舉人、寶應朱曰藩、升之子也、增廣生、考入試、來時夢至京、提學補廩、意謂不中之兆、是年中式、小錄誤刊學生、補廩應矣、乃神妙如此、長洲縣呂潛、亦中、于是科揭曉後、見本房考試官、對眾言有鬼神、謂呂初在備卷、已取之卷、封將送入矣、倦睡、夢一鬼扯

漫筆二卷

廿六

起看卷、謂已取定、無可看者、復睡去、鬼復來扯、驚異而起、乃試看備卷之首、即呂也、覺文字可取、無能為計、當送取卷、因携此卷呈主考、燕道夢中之事、主考亦稱善、遂取之、而退所取數中一卷以填之、信非人為也。

夢溪筆談云、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魚里者三百六十也。

嘉靖十年辛卯十月初一日、無錫縣東門一黃

虎入城、進至大市、驚跳并傷死者頗眾、當時被獲、次日解府。

永樂末年、詔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輦時有十餘人、王振在其中、官至司禮監太監、後籍沒其宅、改為京衛武學、漢大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

漫筆二卷

廿七

年、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

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節節者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者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夜半但兼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也右載草木子雜制篇中

漫筆二卷

廿八

余家先世籍吳文恪嚴大理兩外家懿訓為多文恪之行傳于國史無不聞者大理之行知者稱為鄉賢名公耳其遺事不多見也謹摘諸先達所撰實行以備考焉伊蒿子姓嚴名本字志道號蒿菴其先居蘇之崑山巴城里生再期母趙亡八歲出就嘉定戚氏姑家從素室祁先生學既冠受父命儻居常之江陰邑城北遂占籍焉舌耕筆耨得粟布躬負歸養父甚樂之張載菴庸黃友古常齒德望

一邑咸為忘年友題寓舍曰君子齋父病歸侍藥克謹暨沒哀毀治喪斤釋道教一本朱子家禮服除益自礪取經書及史籍來批墨勘期在躬行以傳後裔復以歷代刑書惟在刑統傳霖雖括韻語然辭約義博註者弗一迺哀諸家言附以已見著刑統賦輯義四卷藏以俟時永樂癸巳

太宗命廷臣五品以上洎郡邑各舉所知以安

養軍民吏部郎中何君澄薦以堪職風憲江

漫筆二卷

廿九

陰令李君進復以材宜牧民舉明年徵至南京

仁宗在青宮監國事命吏部尚書蹇公義試理人策一篇復舉律疑數條為問隨問數答同試者皆授郡邑職獨拜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時掌部侍郎張公本介潔自持鮮有當意疑獄多俾訊之安慶鄉民七人夜漁于河竊民舟米軍衛邀功抵以強劫重罪一訊知其寃改以杖徒政多類是辛丑歲上命尚書

宋公禮伐木于西蜀與輔行選既至保恤軍民事獨先集烏蒙蠻號羿子強獷難化一夕驚疑被甲負弩群至衆皆懾懼獨挺身諭以朝廷威德蠻遂帖服自宋公而下悉以為弗及仁廟嗣統徵還大理卿虞公譴刑部尚書公純同日論薦即授承德郎大理寺左寺正時法曹斷獄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為擬特爭之曰我朝定律除逆叛數條外餘無故縱之文况不敬情罪輕重弗一庸可

漫筆二卷

四

三十一

繫入重比以失聖朝明慎庶獄意乎虞公躓之悉為駁正迄今遵守敷歷既深清介孚于遠近勅命貶恩贈父俊如其官母妻俱安人賜白金十兩寶鈔二百錠歸營焚黃之禮妻郭歿于南京官舍弗再娶子三人吳文格公時為監察御史少嘗好琵琶受先君之教撰小傳係節文而絕之亦嘗為酒所困感友古黃先生之教而改焉及讀程子獄外安內之箴頓然而悟因推類以通其餘故鄭衛之樂不使經耳靡

麗之色不使近目親友張宴而聲妓佐酒必毅然起避固挽之亦不留凡宴享之際以禮酌酢而已思宣聖鬼神敬遠之訓故巫覡禱祠之事絕口不道遇他人女婦之寺觀廟宇者必颺言斥其非或以招怨讟止之則曰吾以名教為重奚恤人言海陽詩嗣有告儀真簿與吏盜官麻萬斤已誣服察其寃覆勘麻數不虧特昭雪之徽州民有室女無夫而娠舅氏詰責之女惧解衣水際而逸女之母

漫筆二卷

四

三十一

訴弟逼女溺死杖徒駁以屍未獲令檢尋後于隣邑得其女蓋與人私通以逃始正其罪追還徒者翰林修撰張有御史陳旭子與鄉人同飲於肆俱為邏者所獲蓋鄉人前為盜劫人事覺而逃餘黨七人已棄市鄉人既就繫惧拷誣引御史子同盜且分之贓案具而鄉人死御史子無以自明謬以其母簪珥為贓公閱案見前七人招服未嘗有御史子及召事主驗所入贓非其物疑而問之其子

寤痛稱寃。公將直之。同列皆謂成獄久不可改。公曰。御史子有寃而不得白。執法者能無慙乎。乃獨署其案。聞于朝而釋之。其在大理時。良鄉民有失馬。疑其隣盜之。執告于縣。縣丞亦以為可疑。因拷訊過重而死。法司坐丞決罰不如法。當徒。而又坐告者以絞。公曰。因公殺人。罪丞當矣。告者因疑而誣。豈可坐以誣告致死哉。所擬則似丞與告者各殺一人矣。遂駁正而活告者之死。有某衛指揮畜

漫筆二卷

三十三

交趾蠻童。既長為娶。目為養子。後指揮戲其婦。不從事。覺法司罪以強姦子婦。公駁之曰。養子非所生。而姦且未成。比於內亂有間矣。覆議得減死。從流。莒州有屯卒。奪民田。為其所訟。得罪於按察司。卒讐之。而無以逞。夜盜民家驢以歸。民搜索得之。卒反以民為誣。賴擒送。千戶孫恭所。千戶與卒干親。民被禁。勸至司死。法司坐千戶以因公徒罪。公曰。殺以止殺。千戶得生。則死者啣寃。遂正其故。勘之。

罪。山東人皆快之。蘇州衛卒十餘人。駕舟運餉。泊河西務。夜劫客。其中一人為事主。所殺餘黨。思事覺。無以自飾。見隣舟有押解人。帶兵仗。防囚而行者。因謬指押解人劫商財。謂其侶往救而被殺。擒告于官。皆誣服。覽其牘。疑之。曰。押解人與囚同舟。借使為盜。囚必知之。駁令驗問。果得其實。遂釋押解人。而正強盜之罪。永樂間。嘗領部檄督事于宣歙諸郡。時部官出臨州縣者。多昧大體。為有司所忽。

漫筆二卷

三十三

有郡守恃京朝舊職。於人罕所敬讓。見公獨踞蹠而加畏。間持酒殺致餽。欲以微覘公意。而繼以贄禮。公殺却之。守退而嘆曰。吾守此郡。閱貴人多矣。清白自持。唯嚴公一人焉。越右長史周奉命督辦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見。民驚愕。欲引却不能。詢之。具以實對。即日徙寓學舍。僧莫知其由。自疑有失。而見遠也。懇留且

通。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絕口不與人知。遂事去。懷金者乃顯言其事。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矣。蓋先寓書其子。甯田為工。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子。繼數。遇太平士人。語加悉。華蓋殿大學士。嘗承工部文移。發南直隸夫匠。郡縣具匠名為籍。吏胥緣為奸。匪貨賄者。他人不之察。志道閱舊版。盡摘戶之匠者。發之。郡邑不能容其奸。

漫筆二卷

三十四

既發。吏不即遣。以稽限。例當拘役。子姓憂惶。曰。貧奈何。曰。牽馬鬻諸市。曰。不足。齋券。鬻其田。曰。柰老何。曰。病。即死。耳。略無戚容。送焚黃。讀書須知出入法。始嘗求所以入。終嘗求所以出。見得親切。此是入書法。用得透脫。此是出書法。蓋不能入得書。則不知古人用心處。不能出得書。則又死在言下。惟知出知入。得盡讀書之法也。此見陳潮溪新話

魏莊渠先生校督學河南。余得其辨達磨面壁

影移文云。為辨息怪妄事。按少林相傳。胡僧達磨面壁九年。影透入石。世以為神。書冊記之。本職親至其處。見洞石與影石形類不同。已了其妄。因命登封知縣侯泰。召石工。微鑿其痕。驗之。則其怪誕。不待辨說而自破。仰河南府抄案。轉行儒學存照。侯修志書之日。特與改正。以破千古之惑。免使流傳。曰。方愚者起信。智者生疑。斯實開邪崇正一大助也。案至具奉。過日期繳報。

漫筆二卷

三十五

國初高太史季迪。啓當勝國時。年方十六。已有詩名。淮南行省叅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吳中。使使屢召之。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綠曲韻。時太史一愿雅耳。衆易之。侍立少頃。卷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湘綠。踰垣為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延之上坐。特為書于圖。諸老為之掣肘。自是名益重云。

蘇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絕類
顏魯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 **飛** 朱文

教清江英云本朝易學蔡虛齋之象引易之博
也。劉呆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梁石門之叅考
易傳本義之斷案也。三子之書皆有助於易
學。

孟子古本十四卷 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
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况虐政乎

漫筆二卷

三十六

敬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
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雖有智
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
晏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
政 枉已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
何以正人 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
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修橋梁 伊尹
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白羽白
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

不同也 蜀郡趙臺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此載扶風馬總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
異於今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
句迥然不同 楊子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
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
紐西夷人也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
雍雖雍雖姓名也與癰疽聲相近 孟子曰
人皆知冀其田而莫知冀其心冀田不過利

漫筆二卷

三十七

苗得粟冀心易行而得所欲何謂冀心博學
多聞何謂易行一欲止淫 鮑照河清頌引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梁處士傳序
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
若其死 桓寬鹽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漢
知德之至也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
人不思之爾 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
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
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

彼者居使然也 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

信書不如無為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

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許

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浙而行澆音其 孟

子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

之父母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

人也 右與今本異同者凡七條今本絕無

者亦七條豈皆在十四卷中之逸乎我

太祖國初嘗刪國人寇讐反覆易位等數章不

漫筆二卷 三十八 用此刪本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

前首以全書行世

孔子十字碑在常州延陵廟中邑申港季子王

墓亦有陶九成云與古文異而類大篆

俞文豹吹劍錄云武帝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

春秋大之按莊公元年書齊師遷紀三年紀

季以鄒入於齊四年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

國齊侯葬紀伯姬蓋襄公國霸之強紀不能

敵至於大去其國紀季以國入于齊伯姬憂

憤而卒葬于他邦宗廟社稷一旦丘墟矣夫

婦兄弟不能相保春秋方哀紀侯之滅亡善

紀季之不廢宗祀安有大襄公之意惟公羊

傳謂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故有是言然齊

詩刺襄公極言其荒淫怠慢安能上念九世

之讐其滅紀也直以無道行之耳弘治時東

陽盧御史格荷亭辨論中云春秋魯莊公四

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齊滅

之也何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遠祖齊

漫筆二卷 三十九 哀公烹于周紀侯譖之也襄公復九世之讐

春秋賢之愚謂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春秋之

時強凌弱衆暴寡滅國之事相望於冊何讐

之可復耶公羊倡為邪說惑亂後世漢武詔

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高帝遺朕

平城之憂高后遺朕嫚罵之辱於是征伐四

出頻年用武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卒之

天下騷動漢氏幾亡皆公羊之一言啓之也

○唐子西云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

其禍遲而大。豈不信哉。

庚辰四月暇日檢閱紀傳及諸雜記取其事可為鑒戒者詠為詩曰酒池曰鹿臺曰膠船曰鮑車曰迷樓曰雨鈴曰良嶽曰天魔凡八首釀成平地湧如泉香拍瓊濤可運船彌望糟堤應十里笑看牛飲更三千流連長夜惟耽樂放逐南巢始悔遷何事宿醒千載後紫雲玉樹尚昏然傾宮瓊室倚高臺北里霏霏樂未迴祖訓風愆渾不解民罷版築重堪

漫筆二卷

四十一

哀孟津將渡諸侯會莘國還迎美女來寶王

自隨烟燼盡獨留荒阜向蒿萊重勞萬姓

事南巡鳳艦乘危過漢津楫失中流緣底事波沉平陸怨罷民魚龍抱恨歸潭底風雨無由問水濱自古慢遊多不返錦帆天際更何人金鑄玉勒侈東封羽蓋鸞旂萬里同憐浪副車魯未中華陰鬼壁已先逢鮑魚載臭遺千古魏虎徒勞戰七雄何事斯高猶矯詔咸陽一火盡成空錦纜牙檣下汴州春風

三月廣陵遊司花倚咲終成變焚草藏幾未解憂翠袖三千唯灌莽朱簾十二已荒丘當時只有長堤在柳自青青水自流鼙鼓漁

陽虜氣張上皇西幸過咸陽馬嵬塵暗霓裳冷斜谷山連蜀道長日輦未聞防覆轍雨鈴猶自嘆即當色荒自古知難悟殷鑒還宜戒未忘良嶽天開近法宮綠華紫石畫圖中

宸遊竟逐胡塵散帝業都隨王氣終花石有

網南國怨龍沙無夢北庭空懸知五國城頭

漫筆二卷

四十一

望白草黃雲杳莫窮高戴牙冠翠袖長錦

纏珠絡艷生香新翻十六天魔舞閒倚三千

月殿粧曾是宴安懷鴆毒祇緣祕密失苞桑

翠華零落知何處月暗塵昏到應昌此余邑

葉艾齋之番作也公工詩辭手抄書幾千卷

錄此以見一斑云題首庚辰乃正德歲也

亢倉子曰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

語則福全東坡嘗語人曰自今日已徂早晚

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

損而不可益。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神。三曰省費以養財，山谷送張叔和詩云：我捉養生之四印，乃謂忍默平直也。所謂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宋李元中書蓮社十八賢圖記云：龍眠李伯時為余作蓮社十八賢圖，追寫當時事。按十八賢行狀：沙門惠遠初為儒，因聽道安講般若經，豁然大悟，乃與其弟惠持俱棄儒落髮。太元中至廬山，時沙門惠永先居香火，遠欲駐錫是山，一夕山神見夢，稽首留師，忽於後夜雷電大震，平地皆坦夷，材木委積。江州刺史桓伊表奏其異，為師建寺。是為東林，因號其殿為神運。時有彭城遺民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鴈門周續之、南陽宗炳、張詮、張致、凡六人皆名重一時，棄官捨緣，來依遠師。復有沙門道曷、曇常、惠敏、曇詵、道敬、道主、曇順、凡七

漫筆二卷 四十一

人又有梵僧佛馱跋陀羅、佛馱耶舍二尊者，相結為社。號廬山十八賢。時陳郡謝靈運以才自負，少所推與，及來社中，見遠師心悅誠服，乃為開池種白蓮，求預淨社。遠師以其心亂，拒而不納。陶潛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或時絕至，便攢眉迴去。遠師愛之，欲留不可。得道士陸脩靜居簡寂觀，亦常來社中，與遠相善。遠自居東林，足不越虎溪。一日送陸道士，忽行過溪，相持而笑。又嘗令人沽酒，引淵

明來故詩人有愛陶長官，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沽酒過溪俱破戒，彼何人斯。師如斯。又云陶令醉多招不得，謝公心亂去還來者。皆其事也。此圖初為入路，與清流激湍，紫帶曲折，踰石橋，溪迴路轉，石巖一，又繚而上，石崑一二，巖之間有方石池，種白蓮花。崑之傍有石梯，度山迤邐而去，不知所窮。當圖窮處，橫為長雲，蔽覆樹，巖頂其高深遠近，蓋莫得而見也。傍石池有高崖懸泉，下瀦為潭，支

漫筆二卷 四十二

流貫池下注大溪激石而湍浪者虎溪也。崑
之外遊行而來者二人。一人登嶺出半身者
宗昂也。一人躡石磴而下者曇順也。崑中為
經筵會講者六人。一人踞床憑几揮麈而講
說者道士也。一人持羽扇目注懸猿而意在
深聽者雷次宗也。一人合掌坐于床下者道
敬也。一人相向而坐者曇詵也。一人執經卷
跪聽於其後童子一。舒足騷首有倦聽之意
蓮池之上環石臺坐而箋經校義者五人。石

漫筆上卷

四十四

上列香爐筆研之具。一人凭石而坐者劉程
之也。一人手開經軸倚石而回視者張詮也。
一人正坐俯而閱經者惠徽也。一人回坐拱
手傍視而沈思者惠持也。一人持如意而指
經者惠永也。一人捧經笈與童子持如意立
其後。又童子跪而司火持鉢向爐而吹。一人
俯爐而方烹捧茶盤而立者一人。傍看石置
茶器。又一岩中有文殊金像環坐其下為佛
事者三人。一人執爐跪而歌明者曇常也。一

人坐而擊拳者道昂也。一人執經卷而坐者
周續之也。臨溪偶坐者二人。皆梵僧。一人袒
肩持短鈕者跋陀羅也。一人舉如意據膝而
坐者耶舍也。童子一。卷髮胡面持羽扇立其
後。一人露頂坦腹仰視懸泉坐而濯足者張
野也。童子持巾立其側有躡而汲者一人。石
橋之傍峭壁崛起前有僧與道士相捉而笑
者遠公送陸道士過虎溪也。一人貌恠雄視
捉巾瓶而立者捕蛇翁也。童子負杖却立而

漫筆上卷

四十五

待一人乘籃輿者淵明之迴去也。淵明有足
疾嘗以竹籃為輿。其子與門生肩之。前者若
欲憇而不得。後者若甘負而忘倦。蓋門人與
其子也。童子負酒瓢從之。一人持貝葉騎而
方來者謝靈運也。傍一人持曲笠童子負笈
前騎而行。凡為人三十有八。馬一。猿一。鹿一。
器用草木。不復以數計。人物灑落。泉石秀潤。
追千載於筆下。萃群賢于掌中。開圖恍然若
與之接。揮麈而談者如欲懸河吐屑。肆辨而

未停默坐而聽者如欲屏息杜意審諦而冥
冥。沉思者如欲釣深味遠叩玄關宅靈府而
遊乎恍惚之庭。梵唄者如欲轉喉鼓舌而有
雲雷之響。與海潮之聲。行往來如御風而遐
舉。坐臨水者如騎鯨而將去。笑執手者軒渠
絕倒。達於衣冠。蓋其心手相忘。筆與神會。而
妙出意表。故能奴隸顧陸。僮僕張吳。跨千載
而獨步。非十八人者不足以發伯時之筆。非
伯時者不足以寫十八人之趣。豈非泉石膏

漫筆二卷

中本

高烟霞痼疾其臭味相似故形容之工若同
時而共處者也伯時於余為從兄寶山林莫
逆之友為此圖凡三十八日而成余得之遊
居寢飾其下客來觀者或未知蓮社事因記
其後覽者當自得之也圖成於元豐庚申十
二月二十五日越明年辛酉正月二十六日
龍眠李冲元元中記

李西涯送桑民懌訓導恭和一律云十年三度
試春闈親見聲名滿帝畿甲第久慙唐李郢

奇才終誤宋劉幾功名歲晚非蓬鬢湖海官
貧尚布衣試看孤鷹下林落壯心還向碧天
飛題下註民懌蘇人會試春闈策有胸中有
長劍一日幾回磨等語為吳檢討汝賢所黜
又作學以至聖人之道論有我去而夫子來
等語為丘學士仲深所黜今年得乙榜年二
十二籍誤以二為六册新例辭不許遂有是
命觀此則世所傳聞皆非妄也蓋場中下筆
苟非雅馴則雖有奇抱神無窮乎有不得槩
委之于命矣

鐵推銘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
椎銅山可破推不可缺金埒可碎推不可折
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
上帝憤之以推昇著著王千推不自奮假手
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敵後曾不一揮元兇碎
首匪推之重唯義之勇雖推之功惟人之忠
長僅數尺重總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推
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此宋

嘉慶丁卯七月四日
時年九十有七

翰林學士王文炳所撰見山房隨筆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二

戒菴老人漫筆 卷三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三



江陰李詒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檮
机中所載蜀主孟昶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
而不廢昶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赤子
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乙絲驅鷄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
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

漫筆卷之三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
爾為戒體朕深恩

指出四句銘之天下教了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
久失後人掇拾為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
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絕也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册名狀多異產地迂
僻道家所造也詭妄不可盡信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
颺墜隣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

鳥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
認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即啓也與史記稱微子開
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撰非本書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

詳畧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謚忠定其謬審

矣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
按都名既祇多一字履歷復不大殊見的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

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漫筆三卷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蹠絞齒巨

林產多於山林紆孳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

香或深藏嶺岫巨石攖路人跡不到霜饕雪

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真

香本草云出黔南梓和諸香燒煙直上天召
得鶴主天行時氣宅舍惟異並燒悉驗

大唐西域記婆羅痾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

士令終夕無聲云與幽恠錄社子春事甚

類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惧漢

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家即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一節之意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

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仍

集作百團影集作圓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

作籠

古樂府雄兔脚撲檄一作撲檄雌兔眼迷離王充論

漫筆三卷

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

二說則兔未嘗無雄也

王達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

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

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蘭成

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

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

聖人書狄以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

反為之競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

求其蘭尤斬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則
 及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
 國地為夷狄所得。一云土為吾忍畫耶。凡平
 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
 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
 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
 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
 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
 其意也。圖繪寶鑑云。工畫墨蘭者。自畫一卷
 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
漫筆主卷
物表題云。此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編載所
 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馨。懷彼
 懷玉於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繁。獨
 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繁。獨
 立疎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
 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
 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
 於洪洪荒荒之表。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極。樣
 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
 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逸。咄咄書空。心與口
 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

者有太極濟鍊文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
 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
 漚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
 或藏於家。竟以壽終。塋於姑脊之西。所謂所
 南者。以南為也。愧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
 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備宋史者。遺其人。故
 宋史無傳。余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昶。侈
 肆之後。豪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畫殊
 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
漫筆主卷
 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
 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嗚呼。自有天
 地以來。所以彝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為之。開
 也。通圓者。晒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
 聖人之所取乎。遂昌山樵錄云。客吳。下有田
 錢集行
 于世
 先儒言句。音當俱去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
 如何。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
 一確二乃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

大小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二字
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
吁此音相近而然如呼鷄之聲州之為祝也
事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為縣尹事用誤矣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即今謂之千葉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

人會宗室希閭由官所奔喪歸誤伐韓侂胄
祖隴傍竹為造墳具法司承侂胄意使援持

漫筆三卷

伏竊盜例公曰壘墓非人室比燕未嘗持伏

今追兩資送州安置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

猶得贖矧希閭在屬籍特不得贖乎遂獨以

圖止罪伐竹者侂胄痛銜之尋發言事者論

云此事宋史而不載余見于王梧溪詩集中

侂胄之橫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 御各二

十管冬用綾表管夏用以綿春用紫羅至夏

秋用象牙水晶表管皆內府臨時議出製

造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 御有細刻小
標記云筆匠施阿牛

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 勅易名曰
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
說

太宗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何遜至北宜世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誌所

不可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筌雀
哺鷓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

漫筆三卷

義是三雀者殆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

筌蜀人故云浣花溪耳雖然姑置老筌而論

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耀軒劉後村文章聲

錚錚相頡頏耀軒元宵詩首押枰科末押民

膏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鷓鴣王以辭賦

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及

第真西山為中舍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者

直狃於閩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

余既贊論且贊贊云觀雀哺鷓可以知仁仁

于曷知于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鑽焉思哺。食在母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矣。孰無天屬。幼資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最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益俞事云。先生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歌今設鄉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行古道。毗陵孫姑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齋卒。殯焉。頃年疫。傭奴病乞歸。先生曰。慎無疑。疫氣相染。其善調護。踰旬死。時兵興。山林盡掃。

漫筆三卷

制

人死多委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為棺窆。歲暮春里萌。昇木偶神。邀井落間。至先生門。適雨。身重而止。昇告家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捷宜。急祭燎。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為主人。歸吾家。爨下物耳。衆愕。胎去。族姪裕。親歿。有佛者。以佛事為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

貌清臯。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諸亂中。吟詠不輟。嘗自叙詩曰。蟲之夢。鳥之嚶。嚶。機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耳于以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樵。孫庠。序。李靖行。兩事言馬鬃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鬃之滴也。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頭曲脚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漫筆三卷

致

杜無海棠詩者。以毋諱故耳。東坡之咏妓李真。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為夷談何耶。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公父諱。言與談同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曰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

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塚玉枕中

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人以道與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托非吾儒之見也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馭僧之欺人多用此

一云貫衆

漫筆三卷

今人家基內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

豹古今註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

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墻故為

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有以屋下者為陰溝

甘蔗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

氣近黃精味酸

吳人悼陸全卿冢宰坐牢黨詩曰子規聲裡夕

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

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賂史筆憑誰

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

或謂唐伯虎作

李北海學玉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

者也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

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越愁得

醉眼麻眯今人欲睡眼將合睫而縫細者曰

麻眯不知作何馬偶觀王荆公百家詩選李

涉詩得此二字今物之擁腫者俗曰直龍聲

漫筆三卷

桶常居安梅磧詩話記鄭安曉丞相未貴時

賦冬瓜詩云剪剪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

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即

此籠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者

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蓋

無實者虛也疑即此趙字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法界觀云華

嚴大教浩博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

智見華嚴一真法界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其

中諸佛衆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三
量境集其義類總舉色空理事為例東為三
重觀門一曰真空法界二曰理事無礙三曰
周遍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達
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
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
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
云

漫筆三卷

拾式

洪武十九年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
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誌墓道有碑
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為之惟我
聖王芟夷群穢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
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
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
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
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
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臣等不敏幸得同侍 經筵欽觀 御製不
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
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 承務郎
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 承務郎左春坊
左司直即臣汪仲魯 翰林院侍 詔臣沈
士榮孫大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
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可多見矣
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錄之

漫筆三卷

拾參

于按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
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內外鄭
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篤斐之猷何
嫌夾輔恢世濟之美豈厭同朝德乃下哀恩
斯冒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安石執
變法之權推秀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
固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
輔州吁石蜡以先臣而見殺懷光之叛唐德
李璣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

無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誦佞得政既非蔡
蔡彼以權勢超邁尤非武踐乃者位漸有
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
附預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
為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未承手幹盡
敢同和既不識父子去就之辨謂宜薦僚友
協恭之義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曰殆哉試
後馬卷呈于萬公閱至辨便柯足曰弔萬玘
一年豈能作此一句浮白賞之至醉其歡愛

漫筆三卷

拾肆

邑俊每每似此一龍父舜文本王姓居城東
因父鞠于蔣靜齋而仍其姓焉一龍父子皆
吾邑高才生而卒皆不得一第不識造物謂
何

今人謂淫於色者為風即馬牛其風之風
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為非此垂戒立
法為中人慮耳即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
可以主財之意若仁以不殺為威廉以不貪
為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
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見搖則睡故也蓋
搖車即搖籃今別有綉車之制綉一作綉
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無疑韻中蓋後人
所造也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
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
亦必爾也熟參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

漫筆三卷

拾伍

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
晞文語最足以祛衆蔽匈奴地有黑河青塚
在黑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江陰萬戶
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訛言青
塚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呼韓邪單于初請
為漢婿及死子雕
陶莫臯立復妻昭君生二女一為須卜居次
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箭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歲則有
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
聲云莫損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舉人如泉嘗

石山中月餘親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
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
止非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
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言之
謬矣

常州周約菴金曾鎮撫延綏言三邊寒甚遼東
第一大同次之真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
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軍有受寒者扶至
家漸以溫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

漫筆三卷

拾陸

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
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說 西邊有火
炎山 韃韃腸極細如猪腸人身瘦長而潤
勝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
戲弄其乳則喜以為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
為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為夫婦動挾刃
刺其人 馬瘦見肋骨蹄甚薄至中國養壯
而蹄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羈
餓四五日撫州王書客自大同來見達子八
萬虜大同鄉埠而去亦言馬餓七

陝西出黃鼠味佳設宴珍饈 出黃鼠
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 鯉魚甚肥
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 半翅鳥信
大如鴿鷄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
亦曰痴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着
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韃人稱中朝 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
古云可音汗寒音罕耳 有猴小如拳人

漫筆三卷

拾柒

家畜者飲水漸大 邊上虎極大 達達騾
馬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 達達稱中國官
府為阿法 邊上老鴉紅嘴紅脚剪舌教之
能言亦如鴿鴿 余謂周公因縣父母石首
劉公見托請文之故坐間談及邊境且出示
三邊圖凡所聞者聊識如右
隣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
邵夢嚴熊者亦被其陵竄好事者以詩唁之
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于今一變齊押闔場
中多智伯陽春調裡少鍾期指階不是徐行

日仇餉渾非亟拜時八十年來函丈老月明
無可一枝樓夢嚴家君童穉時師也記其獨
對黃菊一絕云菜羹麥飯午陰斜飽看中央
正色花非是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著繁華
其著作多散見縉紳集中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
以白衣承之影小而倒黦黦可見室與塔甚
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

漫筆三卷

拾捌

民鑿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祐年間子撰父
壙志為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備錄于左王君
錄參從事壙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
祖諱奉議郎累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
人祖寧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
議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壽朝散
大夫通判泰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人始卿
祖更英蕩歷清貫聲光赫奕至先君生眉目
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

先朝文獻淳祐已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
卯通判官無為類集少卿笑菴文藁將錄梓
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
其儀語英氣嘆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
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巳理宗明堂禮
成先君以通判冢嗣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
人艱繼通判艱服闋授迪功郎監通州支鹽
倉度宗御極加備職郎邊賞循從事郎居官
會計當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

漫筆三卷

拾玖

舉陸剡秩滿印公留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
錄參未赴感疾歸始舊居鬱攸通判雖葺數
椽未完雁行衆不忍折至是買廬虹橋巷休
假歲餘疾革謂弟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
世有列于朝吾幸蒙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
人學非不如今人厄于數莫克振作讚一絕
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
乙亥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
希澳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五人

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丘娘、安娘、住娘俱未行。伯熊卜嗣，歲德祐改元三月十一日壬午，安厝于昭聞鄉綺山之原，祔先妣域。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杖淚叙次，梗槩識諸墓，奉議即知江陰軍江陰縣事，兼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厚填諱。

杭州俗呼黃矮菜為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詈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叫大俗音雪，以大雪收

漫筆三卷

式拾

者佳。糴芝麻者叫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也。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眉稜上用手裏拾油紙上，或是黃素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葉上，便於原刮竹篾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間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隔人倒卓。

草頭木脚者，木脚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之隔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蘇頌梁適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大夫薛居執胡鑄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為父

辨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二義，有利落有刊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於神祖而刊落之，即謗序中所謂則亦刊而去之是也。

漫筆三卷

廿一

禰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鷦鷯賦，皆有超然遠害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讐其言者也。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思昕父多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為良牧，伯能不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之，嘗以授昕。且述當時錢捷後語見命執掃，除以折其知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

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汝孩兒嘗知
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
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真書三大字相傳米元章
書路傍洞泉二篆字龕石中玉柱洞中有石
柱懸空四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容泉人至
環石欄羣衆拍手則乳泡泛起玉宸觀大相
根幹纏紐被火餘蘂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
從申三絕碑俱存大茅峰徑路九灣十八折

漫筆三卷

十一

祠宇官前九杉高大靈官所掌玉印水蒼色
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畫八疊
制作尚廉劑不甚古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
者以手圍庭柱團團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
樓梯步步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扇
子嘗夜坐庭中從兄指紫薇星令屬對應曰
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
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晚聲人多傳之

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篆
余以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漸滅處甚
多不可讀僅見首行為瑯琊王氏墓誌銘無
書撰人姓氏乃唐大中三年間墓也惟銘完
好錄之銘曰生居幽壤寂靜自然其生也天
其死也天赤岸之原千秋萬年其 甄八百
塊亦載於誌中余里名赤岸縣誌作斤字余
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以為赤云

漫筆三卷

十三

浙江寧波稱為犬紅花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素此河圖數
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
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
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
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黃某出宰常熟鄉先生
錢東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故
地風俗惟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

即一城如此者凡十三家。屈指數之盡矣。其湖接聲曰：連老父母家十四家。黃范應曰：正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莫不絕倒。近時有論鄭夙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子解詩，不宜槩從活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即借觀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

漫筆三卷

十四

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楊澆者，元末隱士也，嘗避兩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鑒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吾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澆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鑒子能從吾游乎？」鉞喜。

再拜，即從澆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數數來易。澆恠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無忘者。澆大喜曰：「吾棟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併辟福賢良。澆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觀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鉞徐曰：「無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

漫筆三卷

十五

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鉞教。因同詣尹曰：「鉞與福共筆硯數載，知福為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鉞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鉞以生負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已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即建文三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

身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我馬至此。亦已晚矣。

漫筆三卷

廿六

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與鉞隣。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鷄具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者耶。卒以

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王。善以書招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日營葬。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文皇帝正位。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百戶。惟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死。悉以家人赦免。或傳言善款服。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

漫筆三卷

廿七

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給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念晝夜泣橋側。百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

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漬敗竟成
禮葬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
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
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落空梁月影多誰
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泪滂沱按此揚五
川儀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
黃門事實又得股學究書卷面二半幅所載
遺跡合而詮次如右黃公著作民賦無傳矣
附錄于此云自咸章時與我貽穀揚兄同
事筆現探討古今風晨雨夕靡不相俱蓋同

後與疾辭免錢不才於縣者三舉于郡者再皆
以廩疾辭免錢不才於縣者三舉于郡者再皆
通名也追諡特許歸省兩中過尋舊蹟因共
賢人也何親老而不仕今親則終矣向以
世亂而道屈今時則泰矣尚戀則終矣向以
揚於上論其極吾二人皆不無罪焉
類別之所以教者出處殊途隱顯異致又不
知兄之所賦以此我者何如也
不聖為舟真厥往來經書千餘篇高志前花
一林春最陵自是輕台
相對愁為獻納臣

牌色八奇 拘馬軍 鴈對珠 二姑把蚕

雙背肩拐 鴛鴦落架 麗詞八調 詞名
鵲橋仙 喜遷鶯 漢魚兒 隔浦蓮 青
玉案 瑣窓寒 醉蓬萊 一曰醉春 金
人捧露盤 手談八勢 圍棋 玉匣藏珠
金圭七聚 彩鳳翻身 金印脫殼 猛虎
奔林 喜鵲轉枝 二士入桃源 右軍觀
鷺 樞九八巧 打毬 卧捧斜插花 燕
尾斜插花 後板掀過前 前板翻過後
背身正捧 兩肩基兒 鴈點頭 背身側

歛入菱窠 蘇秦背劍 拘雙飛 雙
疊勝環兒 象戲八捷 象棋 背水陣
燈蛾獨立 雪夜擒戎 雙龍爭珠 老蚌
吸月 寒江獨釣 流星趕月 金鷄抱卵
妙曲八引 曲名 玉抱肚 後庭花 一曰
傍粧臺 玉交枝 對玉環 三仙橋 一曰
頭 刮鼓令 一曰大 夜行船 齊雲 一曰
八弄 毬 鞦韆搭 逆流水 勒馬膝
側有扎鬚 一曰入 鵲踏枝 燈鎖腰 一曰
漫筆三卷 十九

捲簾 院爨八劇 雜劇 三拖旦 六分

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纏三旦 牽着

駱駝 調猿掛鋪 雙捉婿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顧山鎮業腐

酒一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

年二月所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費

并封本身官誥五道貨于古塘王柳塘王膏

梁子不識姚少師為何許人僅取其裱錦軸

頭之類買之中玉璽誥文揭還携去余友人

漫筆三卷

三十一

雙涇周君聞之用秫米易而藏焉嗟嗟 靖

難幃幄大勳炳炳于金匱間而當時 龍章

卒為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即是空之本

旨乎。

燈謎十謂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

懶觀妻兒面撲盡寒爐一夜灰一藥名常山

狼毒 一病名猴開傷寒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

人家哭聲甚哀問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

者連死四人梅聖俞詩云炮煎膏失所入喉

為鑊錐又云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真紀

實之言也余從此遂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

世間多美味省此一物不為少勿為蘇家口

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言而輟箸者

有不謂然者余曰徒若轉圜勝于墮慙蓋中

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云偶得宋

時陳止齋傳良戒河豚賦錄之以廣余意焉

其文曰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

漫筆三卷

三十一

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恠問焉曰以

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

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

乎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蹄

吾為之斷且轡也鳥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

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穿足以備也蛟蜃可駭

兮蛇虺既斲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

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

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

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乎，孽肝膽，慘腸胃也。人雖疑致死，予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害人者，不在乎真可畏也，凡蓄美以誘人者，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喟乎，彼則陰以其恚也，滅殘忍，以為仁者，文嫵媚忌也。甘我以言者，鼠伺而狐覷也。笑怡怡吾蠶者，弱婉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鳩者，幣帛囊牢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者，所玩以易也。兵莫慘於貪者，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

漫筆三卷

三十一

馬者，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者，武賊養以媚也。眇河豚其弗戒者，欺天下者曰得志也。吁嗟乎！君子泰安者，擲天下於一試也。元貢玩齋會容江陰集有記河豚云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班兒今鮮知青郎君名邵文莊公寶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日影，九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

大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曆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

漫筆三卷

三十一

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宣廟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剌，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真帝王之詩也。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年

二三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

次地方濕而燥日如火隨就乾烈溝澗揚塵

河港成裂禾苗盡稿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

生草根樹皮皆攘取充腹此等景象爾不幸

而親見之哉食榆樹皮前漢天志河平元年早傷麥民食榆皮

陸文量救周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龜其形

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蟻物其形似獸

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突其形似龍而小性

漫筆三卷 三十

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鐘之上憲章其形似

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

故立橋所蟻蟻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

刀柄上蠓蝥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

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

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

上椒圖其形似螺楊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殿以水德王故以螺著性閉口故立

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蚘蛟其形似龍而小

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楊升菴曰唐詩拾音塔注指頭也今

俗名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

獸物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

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

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

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

椒圖人皆不能曉今觀椒圖之名義亦有出

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

漫筆三卷 三十五

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

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

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

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

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

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

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

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負負平生好文今

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

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

泰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
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
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
其師左叅政贊者止此又詢于吏部劉員外
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
出因據以復命余又得一處載蚘蚘好負重
今碑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
蚘蚘疑即前霸下

漫筆三卷

三十七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耀弒
其父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
子私焉有娠楚王怒逐疎世子及妃生幼子
陰有廢立之意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
爾如此何能繼我不如學脩鍊長生將王位
奉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失身兩便也世子
是時已蓄弒心矣至今年正月十七日宴三
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盃等勸三司不
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弒其跟隨朱安等出城

聞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訃
長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
差官赴京營幹御史伊山象敏生從荊州急
回遂奏劾之由是世子械至京自盡長史內
臣俱斬不待時聞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奈
何矣天為楚民報讐乃假手其子身弒子滅
天定勝人之理也此得之項既東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
奏名臣柴望撰丙午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

漫筆三卷

三十七

多變厄者凡二十有一為十卷其言多驗洪
容齋五筆亦載丙午丁未之變而謂丁未之
災又慘於丙午撫時憂事榻管勒此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今輟耕錄首載慕
資刻版疏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
藏其親筆文稿一冊中有南村草堂記誦之
可以想見二公丰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
終身不汨名利天下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
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先生二人而已二

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然能繼其高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往往追慕。未始不扼腕嗟嘆。自以不克遠紹先躅。是憾。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皆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與陶君九成。游莫四十年矣。視其行無所矯揉。終身弗渝。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宦游西州。既壯。屢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踵境上。悉毅然不答。既久。益堅。唯耕藝讀書。

漫筆三卷

三十八

從容于逢棘顛沛之時。漫浪于世道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方之同時之士。趨競而合汗者有之。困阨而失守者有之。言與行遺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全身而獲遺。則不可得也。吾嘗攷求吾宗之人。可以追述康節者。既未之見。今觀九成出處。殆可遠企靖節遺風。為可慶也。九成築草堂于泗溪之南。杜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後多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

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之勝。四時有耕鋤蠶牧之營。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進屋種菜。數十百本。幅巾短褐。逍遙其間。與黃花同傲霜露。地備而心遠。胷中所存。不言而可聚。見人亦以為今代之靖節。與余老矣。九成亦逾半百。行將優游卒歲於草堂之下。後之傳逸民者。其肯舍諸九成。求余言為記。既書以復之。且以歎吾宗之不競也。戊午歲重陽日記。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翰林修撰在家屋。

漫筆三卷

三十九

敝欲緝有東與東橋徐氏乞柴蓋之。并羊一牽。乃縣令為卿飲送者。轉托與種竹人家。換竹作榻。其東有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錄。失去。此等高風。今願為之。執鞭而無從也。其論緬甸宣慰那羅塔六書。綽有使才。不獨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并四時疫氣流行。頭疼骨痛。發熱惡寒等症。初得一二三日。服此即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大片。

河水二碗於砂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
葱白五七個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
內和勻取起乘熱吃粥或只吃粥湯亦可即
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為度此以糯米補養為
君。姜葱散為臣一補一發而又以酸醋飲
之甚有妙理蓋非尋常藥表之劑可比也屢
用屢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湖廣鎮巡等官迎賀

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帳詞是時余邑裕軒
漫筆三卷

夏公從壽為參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
時事云爾伏以春生秋殺妙園闢於乾坤雷
厲風行廓清夷於江漢惟天討必加于有罪
肆王師豈出于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
蓋伏遇 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
大將軍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廟筭
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
於域中粵在洪都建有寧府 聖祖重屏翰
之計茅土攸分 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不

替宜 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茲
邦是生惡胤乃宸濠者夙稟兇暴少有豺狼
之聲大肆烝淫長為禽獸之行攘奪良氓殆
遍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衆陰
謀不軌者殆將十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
臺交奏宜加斧鉞之誅 聖德涵容尚錫几
杖之賜方遣官而降 勅俾悔過以圖新豈
梟獍之惡已成顧蜂蟻之忱何在偽傳制檄
豈惟指斥乘輿大興甲兵直欲謀危社稷遂

漫筆三卷

四十一

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江皆被乘虛襲破
民廬市肆悉遭縱火焚燒垂涎欲犯留都染
指已攻安慶馳變告于一旦法所不容赫
皇怒于九重義所必討敬告 宗廟肅將天
威即日臨朝以誓師匪徒推轂而分閭六飛
親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伏劍從天而
下周之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
前驅後繼六軍齊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
嘶聽如山之號令先聲至而逆醜褫魂喪魄

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擒表天紀之必正不
撓信王師之有征無戰有生大慰雲霓之望
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藉班師節
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克定
三監政由冢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
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古不泯
大駕早還於斧戾敷文教而六合同春其等
慙扈從莫效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
勝葵藿之悃祝擬華封誠懼誠怵稽首頓首

漫筆三卷

四十三

謹獻詞曰一統山河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
族獨憐七國與三監祇今猶蹈前車覆赫然
天怒肅何須分閫還推轂誓六師一人自將
直指西江澳披堅執銳俱頗牧憑仗威靈
如破竹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屋
凱歌賡法曲惟騰億兆俱蒙福競嵩呼天長
地久永鎮綏荒服 右調歸朝歡
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戶李雄女孩李玉英謹
奏為明辨生寃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

俗事臣聞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為先四德
以無義為恥又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
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
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縈華有墜井
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勵風俗流芳名
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雄蔭襲百
戶荷蒙 聖恩以征西有功尋陞前職臣幼
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
提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

漫筆三卷

四十三

二歲遇
皇上嗣位遍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
孤弱未諳侍御黻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
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友賊與賊進戰陣亡天
禍臣家流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縉姊妹
三人伶仃無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是以窮
迫濫液形諸吟咏偶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
寂寂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療命雲鬢霞裳伴
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燕詩一絕云

新巢泥滿舊巢歌。泥滿疎簾欲掩遲。愁對呢
喃終一別。盡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心
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為言者矣。奈何
母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為外通等
情。朝夕逼責。求死無門。逼舅焦榕。拿送錦衣
衛。誣臣奸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騰口舌。
本官昧審事理。問擬劄罪重刑。臣只得俯伏
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邇
蒙 聖恩寬恤。特以天氣太炎。在監軍民未

漫筆三卷

四十四

獲蕞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事在人寬
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
昭決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籍。故臣雖
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
有弟李亞奴。始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
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
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于非命。以圖
已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
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

李承祖。毒藥鴆死。肢解埋棄。將臣姊李桂英。
賣與權豪家為婢。名雖養贍。情實有謀。又將
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朝
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奸等情。臣縱不木
隣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乃以數句
之詩。尋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
十歲之弟。果何罪乎。數齡之女。又何辜乎。臣
母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諫。臣當自責。臣之
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為繼母者。得以肆其

漫筆三卷

四十五

妬忌之心。凡為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
以一生而污風俗。以一身而褻綱常也。臣在
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
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惶。陛下俯察臣情。將
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
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露濡。魂有所歸。無
青蠅之污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淫奸
等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
母之靈。亦可慰之于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

掩于人聞矣。臣冒瀆 聖主，不勝祈死之至。係明辨生寃，以伸死憤。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令妹李桃莠賈奏以聞。奉 聖旨：這奴婦事有可矜，着三法司會勘來說。奉 聖旨：李承祖死於無辜，焦氏妬忌之心，罪實難容，依律處斬。李玉英着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在嘉靖四年間一學究所抄者，余見而錄之。分類夷堅志乙集五卷中，載江陰民云：林敷明甫說：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

漫筆三卷

四十七

湧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蚕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蚕，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貨之如臯，役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為然，乃以湯盡死，瘞諸桑下。悉取桑棹舟以北行，半道有經躍入，民取之，剗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殺人，拘係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

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証為殺妻子而逃，無以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于獄。沈石田客坐新闢七卷末，載蠶神報寃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士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

漫筆三卷

四十七

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舩，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燉煉，訴辨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內，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蚕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

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亦
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報冤耶、按此與
夷堅所志、大畧相同、豈太倉孫君、偶因蚕事
遂緣飾舊聞、以誑石田、而石田信之耶、不然
不應鯉魚躍舟、瘞蚕變屍之符如是也、後得
唐安定皇甫牧所撰三水小牘中云、唐咸通
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
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
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
漫筆三卷 四十八

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歎儉若此、家
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
計者、莫若棄蚕、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
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
乃攜鍤坎地、養蚕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
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
至微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
語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
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

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
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其
款云、某瘞蚕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
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驗埋蚕處、所
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
王公直埋蚕、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
糞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
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令公直詣府、白尹尹
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咎、法
或可恕、情在難容、蚕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
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自嚴刑、以絕凶醜
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腐蠶矣、今
據小牘、則夷堅之說、正當時洪公門下所竄
入唐事、以投其好者、當以小牘為的、餘皆係
訛襲云、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
種自洪忠宣使金虜、移歸、極惡糯米、撒土易
爛、凡瓜以養骨入之、則瓜盡壞、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刻之其跋謂泗水潛夫不知為誰夫周爰咨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國時周公密楊公維禎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別號甚多密字公謹號草窓凡弁陽老人泗水潛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別見者也維禎字肅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叟錦窩老人邊上梅皆其別見者也聊為志之

漫筆三卷

五十一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伸以偏愛少妾楊媚酷虐其妻趙氏遂為妻所殺遍身碎剝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廿六夜倭寇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奔逃縣治周遭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州太倉城下吳淞千戶所金山衛等處受害大畧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為慮縣官督民造城造兵器且募民兵救援太倉亦被

命聞之驚膽張同知殺死事余表姪嚴某在彼親見歸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毛細如髮五色具備人人恠嘆

淮安周煒清波雜志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傳墨卿為使介其屬徐兢做元豐中王雲所撰鷄林志為高麗國經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其圖但能抄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

漫筆三卷

五十一

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三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四

江陰李詡

胡秀婦徐氏於嘉靖某年喪夫時年二十五歲有欲奪其志者不可孀居八載操履甚謹今年癸丑鄉人陳煦忽求納聘父母雖憐其寡獨然知其志姑俟緩圖婦知之七日不食事寢復食至臘月又有富民沈繹求偶乃父徐鉞但云終是不了沈素豐殷人相爭婚喧毆衢巷婦聞之嘆曰耻辱如此何以為人且初

漫筆四卷

章

已却陳今若議沈是利其賄不顧于義何以自明二十八日庚子遂為自決訖其未死之前三日手浣故衣極淨意留焚化死之久沐浴更新衣不忘整潔至晚因母病痰喘進蘆煎湯一甌又以旨酒勸父飲至醺更餘入室取絮被覆姪女候其寢復出拜神堂司命遂閉門自縊嗚呼從容就義如此雖世之賢士大夫或遭人倫之變多不能行者而一田婦能之是真異氣所鍾者耶其為吾江陰之光

何如也此徐納齋尚德里中事余得其所親記者云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事以質小事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為兩書一札同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此載豫章別集雜論中今細民棄妻無論能書與不能書皆仍手摹之習若婢券田宅契則不然矣

漫筆四卷

氣

三十三年甲寅歲春倭亂兵憲任公督兵江陰其子遣人候問作書以遺之我兒絮絮叨叨千言萬語只是要我回御何風雲氣兒女情多耶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寧爾老子領兵不能除訖嚼嚙裹革此其時也豈學楚囚對兒輩相泣幘榻耶後來事未知若仰幸而承平則父子享太平之福不幸而有意

外之變。但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關。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前只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語。見輩莫曉。人生自有寃惡。滋味也。常有受用處。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母胎父母之憂。便是長聚。前亦奚必一堂哉。又詩三首。草草功名六六年。正當烽火動江天。除殘愧乏長驅畧。策馬空操短節鞭。一昔年走馬陰山道。今日驅兵滄海漚。三尺龍泉書萬卷。丈夫何處不為家。二

漫筆四卷

卷

放船中道。轉狂風。雪浪排山。一點蓬窠。寢先生平旦死。安危不在海濤中。三公諱環。字應乾。山西長治縣人。嘉靖甲辰科進士。江陰侯吳良有賜刀一口。上有金錯龍鳳文。其銘曰。百鍊金鋼。殺氣難當。將軍佩此。威鎮四方。其後人貨于余。近里顧山周氏藏之。踰百有年矣。近為常熟楊憲副五川公儀得去。三十四年乙卯。四月廿五日。倭寇殺數人。西去甚慘。五月廿四日。早復細兩聞。倭在常熟壘。

橋捨小船裝物。頃報至。則常熟邑令王公缺。余姪婿父大叅錢公泮。并耆民徐察。錢鑄。錢班。錢錫。宋濤。等俱被害。其民兵死者不可勝數。誠為異變。

六月廿三日。邑父母錢公晚出。擒倭被殺。從公者二十餘人。皆死。公先禦之于石。撞矢盡。繼以瓦石。身被一箭。倭賊遁去。有團長吳允死之。公祭以文曰。鶴洲主人。憫吳團長之死也。而弔之。嗚呼。予以千人拒賊之表。千人走而

漫筆四卷

肆

予獨後汝。以百人追賊之徂。百人免而汝獨死。噫。予幸而汝不幸。耶。哀汝所以傷予也。汝死。知予哀而弔之。彼未死。知不知前之走而免者。與夫聞風而避者。其愧死乎。否也。一勸一懲。風紀攸係。汝其有知。信予心而領之。尚饗。是文既書于軸。因無暇。留于前庫中。公從兵憲王公崇古。命方率邑兵援靖江。不虞倭賊之至也。得報。亟馳接戰。身罹數刃。馬躍陷澤中。不幸死。賊且持公首懸于營。募謀者。

得之始克完殮夫公之死非倉卒遽也二
日所素植也夏季應支俸已獨不支曰民信
如此何以俸為潛以印印其衷衣已預計郊
原之莫辨矣嗚呼傷哉始聞倭信時各鄉民
擁入城者幾萬計王公將不納錢公獨挺身
任之而民得以不及于難王與任公同入城
萬民齊聲呼曰惟蘇州任兵爺救得小民王
兵爺在此我等無靠哭聲震天余所親見誠
哉莫作亂離人也識者曰錢公之決于死亦

漫筆四卷

臣

王公有以激之當日因倭勢大悍王公不欲
出戰僅僥倖城中錢公憤然躍馬慷慨赴之
卒陷不測使王肯上下同心以保民為計錢
公豈遽及此哉錢公名鎮號鶴洲湖廣顯陵
衛官籍嘉靖庚戌科進士中時年二十六戰
死時終三十一歲耳

十月廿五常熟縣天雨如赤豆者

三十五年丙辰四月十五日抵暮倭賊攻江陰
城日縱鉛彈從城堞隙入城中危殆不可勝

言賴曹主簿率其子奮勇止攻去石三塊火
器一時俱下倭遂退却至六月十四日晡時
倭賊四面圍截北門更告急人無固志曹父
子與兵眾僅十二三人縣令且欲移家眷于
學宮或勸曹暫自為詐曹叱曰此地乃吾死
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眾遂不敢動
乃大索城中薪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
煎滾用鐵銷汰探賊聚處灌之火藥乘風大
發倭賊始不敢近百萬生靈之命皆曹所賜

漫筆四卷

陸

也曹名廷慧山東曲阜人貢士是時晝夜不
得寢食者凡四十餘日

三十六年丁巳九月初九日在從弟廳中見大
蝙蝠約如鷓鴣亦一異也

張羅峯謂四書本經我俱讀至千遍是怎樣用
功後為閣老曾云做舉人時有病要尋兩箇
紅棗合藥自普門尋至應家橋俱無有今乃
人人侈用一變至此誠不可不反正還淳是
怎樣憂慮故其達玄殊自備然不礙礙于末

世局面

抗雲谷者名朝望。宜興人在郡庠。與余辛卯甲午兩次同案。應試頗相交往。嘉靖戊午冬。予自郡歸。出東門。僕輩牽船。遇叫渡童子。年可十五六。云將依人。遂登船。訊其未歷。據稱周姓。不得于繼母。故出奔。投止予信之。留余家。凡七閱月。不知其為雲谷子也。有包役人王某者。到余家索役。廉得其詳。隨走報于宜興。而雲谷正當求訪之。亟急持束幣來迎。時

漫筆四卷

宋

伊子隨余果兒赴試。即遣人伴送還家。雲谷與余別久而余兒亦未知。舊誼漫爾。裁答故索。故與謝答皆兩不識。面之語耳。然其文可存。存之恭惟君侯江海涵襟。斗山凝望。高風素被。久馳慕蘭之忱。芳譽傾聞。將效識荆之。願如孤匪類。敢伺名流。遙拱門牆。僭陳衷悃。通者犬子失教。遺家遠遊。意或落魄。萍沙或寄生牛口矣。豈期板鷁舟而附邁。仰鶯樹以思。得覩君子之光。繆推赤子之保。誠生死

而肉骨者也。然可宗不失。雖甘效于執鞭。而必察者耳。竊念孤半生殘簡。奄遭九厥之艱。三世寒荆。僅遺一線之緒。眇然離膝。黠爾銷。鬼窟寐。屋。舐犢之私。昕夕懸倚。廬之望。曾無取蜂之諛口。適有履霜之激心。雖知賴庇于二元。豈能遺懷于一日。敢茲冒昧。徑瀆尊慈。伏惟君侯澄虛鑒物。推赤置人。再造天緣。曲成人道。俾藉餘休。衍宗祧于百世。寧忘披膽

漫筆四卷

荆

效銜結于他年。孤不勝仰望感激之至。謹啟。竊惟鈞大造者。廓形骸而齊物。懷私淑者。越宇宙而歸仁。君侯道裕津梁。宗承閎闊。囊聯賀錦。翰豹霧以成文。仙列膺舟。闢龍門而納士。孤披雲已晚。竊附神交。捧袂何年。得傾心。戀矧翳桑之惠。及穉子之顛連。而結草之私。敢餘生之背負。耶命傳瑗使。益徵君子之心。教錫瑤章。深荷大人之造。第慚非連璧抗義。氣於雲霄。喜切薰蘭。效心盟于山海。曩仲兼

郭頌辱麾旋豈以大德之可酬棄物之能報
耶衍祐宗祧寧懷轉石矢心天地敢效忘筌
尚圖伏謁門墻叩稱犬馬附陳蕪穢潛澗台
光伏惟尊慈俯原踈陋孤不勝感戴之至謹
啟

武宗召徐霖在臨清謁見欲授霖教坊司官霖
泣謝曰臣雖不才世家清白教坊者娼優之
司臣死不敢拜乃授錦衣鎮撫久漸寵幸至
以子仁呼之霖字仁每進見必衣破袍帝以

漫筆四卷

致

為問對曰臣家貧無衣乃以斗牛襲衣賜之
至南京一日入暮窳聞欲幸霖家霖與近侍
謀夜深不能治具柰何衆曰汝書生獻茶可
矣乃潛遣人報其家而以身待將二鼓駕
出乃召霖令引至其家家人羅拜但嫌其屋
小許至北京賜大第居之既而設四果進茶
帝曰人謂子仁標致乃出茶耶霖叩頭謝
曰臣不意陛下俯臨無宿具帝曰已有
果但少酒耳於是出酒命霖歌帝亦自歌

詩樂並不得和從容歡燕四鼓乃罷

錢寧既賜姓當權其嬖也氏死廷臣多往奠之
祭章既具衆謂世無也姓當也字之誤遂書
也氏寧怒不肯受奠衆為改撰祭章然後受
之

唐荆川罷官家居頗自特立知命之後漸染指
功名因趙甬江以逢合嚴介谿遂得復職陸
至淮楊巡撫殊失初志鄉人以詩吊之海門
潮湧清淮水燕塞雲埋白羽旄子美文章空

漫筆四卷

拾

寄世孔明事業等輕毛避人焚草寧辭諫策
馬先師不憚勞莫訝今朝歸未得出山何似
在山高又有送行一詩云與君廿載卧雲林
忽報徵書思不禁登閣固知非昔日出山終
是負初心青春照眼行應好黃鳥求朋意獨
深默默囊琴且歸去古來流水幾知音此為
越中余師龍溪王公所作

黑豈丹方四季用黑豈五斗淘洗乾後蒸三遍
去皮大好蘇子三斗浸一宿控出蒸三遍令

開口去殼用豈五升麻子仁三升作小料亦可右先搗豈黃為細末然後搗麻子仁極細漸漸下豈黃令勻作丸如拳大入甑內蒸過從晨着火至夜半子時住火直至天曉出甑至午時晒乾搗為細末服之但以不飢為度不得食一切別物第一頓七日不飢第二頓四十九日不飢第三頓可百日不飢第四頓千日不飢如更服永不飢也不問老少但依方服食令人無有憔悴渴中飲新汲水或研

漫筆四卷

大麻子漿水飲之若要重喫他物用葵菜子研為細末煎湯冷服下菜如金色喫諸物並無所損此唐劉景先所進者正德十四年巡撫李公克嗣因郡邑飢疫相仍乃書蘇東坡聖散子方并前方極民飢疫全活甚眾聖散子藥品製法見袖珍方書東坡聖散子叙見子後序見續集第八卷葉石林避暑錄話上卷辨聖散子方不可用其言甚有理俟與善者詳之

猗覺察雜記載郭元振助喪又有楊虞卿助陳

商車并范忠宣助石曼卿共三人宇宙間此等人詎可多得若如孟子謂萬鍾不辨禮義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則世固不乏矣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旱荒異常余鄉有具呈于縣者其呈模寫民艱可謂曲盡摘而存之俾他日為治安思危之助云其等住居去城百里之外絕不通潮離水一丈有餘最稱高阜自夏初而不雨三時之望已孤入秋未尚愆賜千里之跡如掃鳩語不聞於澤畔龜文盡

漫筆四卷

見于田中上以末之于天而禱雨不應下以求之于地而掘井無泉腹內者盡被拋荒野無青草沿河者雖經插蒔田起黃埃一粒雖秀而無水必沒其根終為空合三眼俱齊而無日以待其長到底無收晚蒔者以根老而尚青名雖稻而實非穀也早耘者以根嫩而先死豈非穀之不穀稗也間有豆苗幾丘復遇昆蟲為愛大者先食其葉名為豆牛小者繼食其花呼為豆虱目下雖云未稿秋來總

是無成。其切念民遭倭亂之餘，室如懸磬。今若遇飢荒之變，命若倒懸。壯者則趨工於水鄉，圖升合之粟，而積勞以死。老弱則枵腹於戶內，無瓶罍之積，而待哺以死。魚鱉則盡於河中，鷄犬則空于閭里。水陸絕而客商不至，生路難尋，人心變而移兌不通。盜心頓起，或十日方成一布，晨出而見奪于強暴之徒，或廿錢糶得一升，夜歸而不到于妻孥之口。黑夜則穿窬接跡，白晝而搶奪成羣。大兵之後而遇凶年，民有七亡而無一得，飢饉之餘而遭盜賊，民有三死而無一生。况二麥罄于車庠之餘，種子誰能復辦？衣服盡于典賣之後，祈寒何以克當？明年之荒歉可知。今歲之三冬難度，豈暇顧夫父母亦奚有于妻孥？貿貿然來，悲號道路，怏怏然去，顛踣溝渠，目擊傷心，耳聞酸鼻，欲入城而訴旱，餓殍豈能行百里之程？思赴臺而告荒，糟糠何以供一朝之費？云即令他人誦之，便欲流涕，何况經歷者

乎

唐寅題寒雀爭梅圖云：頭如蒜，眼如椒，雄雌飛向葦蕭，莫趁螭螂失巢穴。有人拈彈不相饒。又題敗荷春令圖云：飛喚行搖，類急難野田寒露欲成團，莫言四海皆兄弟，骨肉而今冷眼看。余得其所畫二圖錄之。

楊舍居民蘇敏，本蘇州人，負貲累千金，死未幾，其子某為牙僧，門旁有一室，嘉靖四十年辛酉為邑城布商何三痴賃居，何因歸鑰其室。蘇于十二月二十六日遣子二郎守護，所晒穀于室前場中，二郎年十餘歲，忽不見，家人驚呼，不可得，微聞閉室中有呻吟聲，抉門而入，了無所見，聲似出諸室之大樹內，樹亦何所鑰，復抉之，則二郎在焉，手足皆草索紮縛，數圍，草索即平日備以捆布者，錯愕究其故，卷云：適坐門首，見三四人從外來，梓我由戶檻下，猶窺中入，欲殺我，賴公公在此，懇救，尚未下手，今見人來，四散去矣。公公即既死之

蘇敏也因挈之出夫青天白日之下忽投壘
子于扁固無隙之楨何鬼物之作祟一至是
也不踰年紫產皆為人有然二即竟亦無恙
此得之于親見者所述不誣

嘉靖壬戌歲仲春廿二日丁丑夜雨既濡真率
窩前雙栢上滿綴金飴次早望之黃綠相間
瑞氣氤氳殆巧工未易摹寫即而視之若花
瓣繽紛或五出或六出又如露珠凝滴參差
雜沓天然奇巧嘗其臭味若糕飴入口甘黏

漫筆四卷

十五

柔淨有淡而不厭者存焉次夜復雨而綴者
更密遍訪他栢更無所有訪諸父老驚為創
見予竊思之福以德彰慶洽業皎矧茲至道
伊融大化斯肇謂之為瑞予家當多難之餘
理不當有謂之為妖其色黃中央正色也生
于栢木之堅貞後凋者也方春景物鮮妍百
卉暢達偶值氣盛蒸積若芝菌芻蕘勃然而
生未德何福未業何慶何妖何瑞之足論乎
聯叙顛末以識歲月俟論諸博物君子或能

深達其理也

以江省錄不詳一

余邑中陳鴻江臯謨為南京工部郎中托伊表
姪丁某同乃郎至蕪湖買乃堂壽木其拙分
主事部中嘉興人許燭也許主事因談及其
父名許吉尚未有材亦近日所得者木之上
有一許字下有一吉字與姓名畧無差丁歸
言之此十年前壬子六月中事偶與人論數
之前定追而筆之

漫筆四卷

十六

宋鄭特立續皇極經世書元吳草廬澄序之曰
邵子之書其初十二篇以一元經十二會而
繫之以運與世其次十二篇以九會經二百
四十運而繫之以世與歲又其次十篇以十
運經一百一十世而繫之以歲與事元之經
會始月子訖月亥效天也會之經運始星已
開物訖星戌閉物法地也運之經世始辰子
二千一百四十九訖辰亥二千二百六十八
紀人也紀事起二千二百五十六世內之甲
辰止二千二百六十六世內之己未應帝堯

以前不紀無攷也周顛德以後未紀有侯也
鄭松特立甫為續二百七十五年自庚申宋
興至甲午金亡近述邵子經世之事遠繼夫
子春秋之志用意宏矣邵子所紀三千三百
一十六年間頗有更定書法視昔尤謹論國
統絕續離合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
各為系漢魏晉宋齊梁陳七代一系也魏廢
隋唐梁唐晉漢周宋十代一系也遼金國朝
又一系也斯論也世儒未之及也噫鄭續邵

漫筆四卷

十一

之書它時豈無續鄭之書乎雖千世可知也
特立在前代三預進士貢不第在今日隱處
三十年不仕獨折行輩與澄友古今因革聖
賢心迹每共細商焉是書之成以澄能知之
而俾題其端所纂經說拾遺亦多可取云
司馬彪注莊子曰彭祖八百猶悔不壽言彭祖
餌雲母能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
壽終也

康節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躬洪鈞賦子不為貧

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
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間來
徃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氏
為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
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為
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為復復當冬至是月窟
自午而後著于酉天根自子而後著于卯所
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
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

漫筆四卷

自陽八

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
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為九兌四畫對艮五
畫為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為九
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
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
以不用為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
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徃陰自酉
而閉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陽消
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

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者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為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况後世邪此在雙槐歲抄中拈出休寧朱風林升說云按邵子此詩取先天八卦圖指其絨要景象而示人以履運處身之道也邵子平日所以為教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詩之天

漫筆四卷

拾玖

拾玖

根月窟正指此也所謂天根者指坤震二卦之間而言坤震之間陰既極矣微陽將生將生之微陽天所生之根也所謂月窟者指乾巽二卦之間而言乾巽之間陽既極矣微陰將生將生之微陰月所出之窟也陰陽一元氣非有二也動而陽靜而陰更相禪代無有窮已天之寒暑時之晝夜人之呼吸物之榮枯其著者也方其動而陽也非全無陰陽漸盛則陰漸微及其靜而陰也非全無陽陰漸

盛則陽漸微盛之極者消則微之極者息矣知此則知坤震之間乃乾之靜專既極而動直之初也故曰天根乾巽之間乃坤之靜翕既極而動闢之初也故曰月窟凡草木之甲坼必先根而後萌坤震之間在圖之下方其象厚地之下天包地外地下有天凡根之所著愈深則萌之兩莖者愈暢天根之名所以立也月之魂受日之光其無光處月之本體也乾巽之間在圖之上方其象中天之上月

漫筆四卷

貳拾

貳拾

望而午盈極而虧而月之本體無光者始微出於此月窟之名所以立也氣機闢闢流行不息而人物生焉氣之流行其陰陽消長固不齊人物固乎其間純駁美惡豈能齊乎以吾身而處乎人物之中必也下極乎動靜之間如足之躡天根上極乎動靜之間如手之探月窟真有見乎氣機之消息流行者而後人物之生所以不齊者可得而喻矣見之明體之熟則其所以撫世酬物者必有其送

矣。所謂三十六宮。指八卦之畫為言。剛畫奇一為一宮。柔畫耦二為二宮。八卦二十四畫。共三十六宮。陽宮十二。陰宮二十四。三十六宮不皆春也。以耳目聰明之身。而探月窟。躡天根。知物識人。而灼見其不齊也。而以無所繫累之閒心。來徃乎其間。翫對待之象。以施泛應之用。畫之對。則皆一奇一耦也。卦之對。則皆三陽三陰也。如是則泛而應。曲而當。三十六宮。陽宮不暑。陰宮不寒。無適而非春也。

漫筆四卷

十一

天根月窟。三十六宮。易之象也。知物識人。閒來往。都是春。則其占也。此邵子胸中之全易。而凡學者。所當以為已易者也。昔人於此詩。遇字逢字。翫而未審。誤以六十四卦圖。復始二卦言之。或又有偏泥於歸根內丹之說者。是以本指未徹。愚故詳之。

宋朱弁曲洧舊聞。第四卷中云。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為陛下本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為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

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禁畜狗也。其間有善議論者。密相語曰。狗在五行。其取類自有所在。今以忌器。諛言使之貴重。若此。審如洪範傳所云。則其憂有不可勝言者矣。余家藏舊通報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時牌面。其畧云。養豕之家。易賣宰殺。固係尋常。但當爵本命。既而又姓。然雖字異。實乃音同。况兼食之。隨生瘡疾。宜當禁革。如若故違。本犯并連當房家小。戮遣極邊。衛永遠充軍事。有古今相同者。固若此。

漫筆四卷

十二

浙有獨脚鬼。名山魑。福建浦城。常有人見手曳帕子。乘片雲飛過屋頭。甚低。亦不大畏。又能盜物。最畏罵人。知輒大罵。多擲還之。酉陽雜俎。又作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慘。一曰操。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

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
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淚下如
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
之情事至于此為之奈何凡事只待千二哥
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
之天命仍語親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
怨徐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
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
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

漫筆四卷

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兄天祥家書達百五
賢妹流離之際亦惟其能詩公之死信知其
之有詩如屈原三詩示善明其死也故信公
房世性以此家嚴之詩示善明其死也故信公
其錄氏者此則原之詩示善明其死也故信公
言嗚呼而此則原之詩示善明其死也故信公
公門下客者未如必其讀之尚無從也又云此
翰藁積見此結公家指公之無從也又云此
季熟適見此結公家指公之無從也又云此
常熱原錫家識為信公手書言所傳今歸
子世恒庚戌十月二日為錢允言所傳今歸
題錢恒庚戌十月二日為錢允言所傳今歸
行一錢恒庚戌十月二日為錢允言所傳今歸
忘身此書又作忘家身家計兩忘者何能

至我君與為大我夷與華
片紙今又灰浩嘆天無涯
朝廷改奉孔子王號為先師易像為主乃嘉靖
九年庚寅冬十月間事余知出于張羅峯今
觀王浚川廷相撰尚書靈寶許莊敏公誥誌
曰先是文華殿有孔子塑像帝欲從古易
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帝悅即
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
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
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於
學卿等其罔朕棄仍賜茶及禮神品物云則

漫筆四卷

實許公成之也水東日記云國初孔廟城隍
塑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頗聞廣州城隍
舊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冢
宰王公易
塑像云
千金方中朕玉泉法去三尺堅齒髮除百病玉
泉者舌下兩脉津液是也每旦起坐冥目絕
慮呷齒二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
潤之聲如此則百脉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
池精水灌靈根又曰漱咽靈液災不干

余已在宋時有王子開事甚異人鮮知者余哀諸書併載于此以俟搜奇者覽焉趙景安雲麓漫抄云王迥字子高族弟子也為蘇黃門婿故兄弟皆從二蘇遊子高後受學于荆公舊有周瓊姬事胡徽之為作傳或謂其傳作六么東坡後作芙蓉城詩必實其事迥後改名遠字子開宅在江陰予曩居江陰常見其行狀著受學荆公甚詳紹興間其家盡哀東坡兄弟往來東帖示人然散失亦多矣其孫

漫筆四卷

十五

案以母宗女恩得職常為鎮江都統司機寫開其所得帖于都統司又有謝賜御書詩繡裳畫袞雲垂地者并表用絹朱界以寫之其自珍如此機宜公之外祖齊安郡王士儂取去為光堯壽今在天上矣東坡集芙蓉城詩并叙世傳王迥字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詩中載胡傳畧云忽一夕夢周道服

而至謂君曰我居幽僻君能往否遂從之但覺其身飄然須臾過一嶺及一門珍禽佳木清流怪石殿閣金碧相照遂與君自東廂門入循廊至一殿亭甚雄壯下有三樓相視而聳亦甚雄麗廊間半開周忽入君少留須臾周與一女即至周曰三山之事息乎曰雖已息柰情何於是拊掌而去遂巡東廊之門門啓有女流道裝而出者百餘人立於庭下須臾殿上卷簾有美丈夫一人朝服憑几而庭

漫筆四卷

十六

下之女循次而上少頃憑几者放簾復下諸女流亦復不見周遂命君登東廂之樓云樓上有酒具憑欄縱觀山川清秀梁上有碑題曰碧雲樓君未及下有一女郎復登是樓年可十五容色嬌媚亦周之比周謂君曰此芳卿也與我最相愛芳卿蓋其字耳夢之明日周來君將語其夢周笑曰芳卿之意甚動人君曰何也周曰芙蓉城也曰憑几者誰三山之事何謂周皆不對君曰芳卿何姓曰與我

同。君感其事。作詩遺周。周臨別留詩云。久享
 幃帷不暫閒。今朝離意尚瀾珊。臨行惟有相
 思淚。滴在羅衣一半斑。王明清玉照新志云。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事。舉世皆知之。後以傳
 其詞遍國中。於是改名遠。易字子開。決別之
 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數歲。後當偕老
 于澄江之上。初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
 結婚何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
 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奩之後。視其妻。則清眇

漫筆四卷

十七

冶容。脩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
 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
 開由是遂為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
 強無疾。明清壬午歲。從外舅帥淮西。子開之
 孫明之諱。在幕府。相與游從。每以見語如此。
 事與雲溪友議。王蕭事絕相類。子開趙州人。
 忠穆駿之孫。虞部員外郎正路之子。晚守濡
 須祠堂焉。張耒宛丘集。王子開朝散。早年以
 疾病謝事。還江陰。求詩為別三首。末首云。避

祿免危疾。棄鉛得黃金。須眉藹如漆。便覺老
 難侵。江湖足幽遁。市卒或可尋。莫思芙蓉子
 丹方亂君心。王荆公和東坡歌首云。神仙出
 沒藏香冥。帝遣萬鬼驅六丁。全篇不傳。東坡
 誰其主者。石與丁。蓋石曼卿卒。後成仙。為芙
 蓉城主。丁觀文度未卒。前有諸女。御迎為芙
 蓉館主耳。陸放翁云。子開居江陰。既死。返芙蓉館。趙州臨城故。賀鑄有和氏干將句。
 升菴楊公慎撰孝烈婦唐貴梅傳云。烈婦姓唐
 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并年適朱姓。夫貧

漫筆四卷

十八

且弱。有老姑。悍且淫。少與徽州一富商有私。
 弘治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
 吾無頭風。何以老姬。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
 其姑。姑利其有。誨婦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
 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烙。體無完膚。終
 不聽。乃以不孝。訟于官。通判慈溪毛玉。亦受
 商之賂。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
 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
 曰。若然。全吾名。而污吾姑。非孝也。乃夕易往。

欄難經于後園古梅樹下及旦姑不知之也
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杖且罵且行曰惡奴
早從我言又得金帛又享快樂乃竟何如而
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死姑
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既以不孝訟之死
乃稱姬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
死商人必倒贓吾哭此金帛不哭此惡奴也
尸懸於樹三日顏如生樵夫收兒咸為墮淚
每歲梅月之下隱隱見其形冉冉而沒有司

漫筆四卷

十九

以礙于官府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
遊至他州稔聞其事作詩吊之歸屬慎為傳
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為名
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
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為作傳以
附露筋碑之趾

余邑定山葛維善雅尚詩禮在成弘間為園亭
于定山之上凡三十一景曰玉泉山房曰鹿
跑泉曰白雲塢曰三峰堂曰小桃源曰紫霄

峰曰鳴玉亭曰清風迳曰蘋香沼曰翠雲屏
曰仙人洞曰歸菴曰旌節橋曰石船曰望江
臺曰濯纓澗曰雲香坡曰舜田曰起蕪亭曰
修禊亭曰熙春臺曰綠漪精舍曰醫俗亭曰
曲曲池曰香塢曰平艇曰棲鳳所曰凝翠屏
曰夾花溪曰萊畦曰樓竹當時縉紳名公騷
壇高士咸賦而咏之積成一巨卷後流落于
石橋趙氏某之手趙不知愛惜余季弟其婿
也一從嫁女奴歸探問携來為糊鞋襯具余

漫筆四卷

三十

知而索之毀壞不可收拾矣惟侍郎徐主一
公恪所題跋語完善可讀耳主一手澤又余
所素珍也錄之其跋云葛為徐姻予姪女歸
時嘗一至定山時維善君年尚富從予游山
中林壑叅差青松白石而已茲予從子統將
維善意持此卷欲乞題于予感念今昔為之
悵然憶山中景致固天造地設非人力可為
然酌量品題模寫風物必因人而起此定山
雜詠之所由作也今予年邁古稀維善亦將

耳順。倘得暇。當再遊山中。以續九老會。辭章云乎哉。

常熟蕭觀瀾韶遺集一冊。乃余少時業師。益齋趙公所校錄者。中有桑寄生傳一篇。取藥名成文。足稱工巧。殊可資玩。傳云桑寄生者。常山人也。為人厚朴。少有遠志。讀書數百部。長而益智不凡。雖黃今古。談辭如玉屑。狀貌瑰異。龍骨而虎睛。膂力絕人。運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馬。與劉寄奴為布衣交。劉即位。拜為

漫筆四卷

三十一

將軍。日含雞舌。侍左右。恩幸無比。薦其友周升杜仲馬勃。上召見之。曰公等所謂參苓芝朮。不可一日無者也。何相見之晚耶。生即進曰。士以類合。猶磁石取針。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進賢。是猶求柴胡。桔梗於道澤也。然頗好佛。與天竺黃道人。蜜陀僧交。最善從容。言于上。上惡其異端。弗之用。木賊反。自號威靈仙。與辛夷。前胡。相結。連犯天雄軍。上謂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

折箠笞之。上大喜。賜穿山甲。犀角帶。問何時當歸。曰。不過半夏。遂帥兵往。乘海馬攻賊。大戰百合。流血餘數里。令士卒挽大黃。發赤箭。賊不能當。遂走。絆于鉄蒺藜。或踐滑石而躓。悉追斬之。惟先降者獨活。以延胡索繫之。而歸。獲無名異寶。不可勝計。或曰。馬援以薏苡興謗。此不可留也。俱籍獻之。上迎勞生曰。卿平賊如剪草。孫吳不能過也。因呼為國老。而不名。生益貴。賞賜日積。鍾乳三千兩。胡椒八百斛。以真珠買紅娘子為妾。紅娘子者。有美色。髮如蜀漆。顏如丹砂。體白而乳香。生絕愛之。以為牡丹芍藥。不能與之爭妍也。上聞。賜以金銀花玳瑁簪。月給胭脂胡粉之費。一日上見生。體羸。謂曰。卿大腹頓減。非以好色故耶。且戒淫慾。節五味。以自養。且令放遠其妾。生不得已。贈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風起。因取破故紙。題詩以寄焉。其詩曰。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鸞膠續斷絃。雲母帳

漫筆四卷

三十一

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請

空人不見水沉香冷月娟娟澤蘭憔悴渚蒲
黃寒露初凝百草霜不共玉人傾竹葉茱萸
甘菊自重陽妾吞之曰菟絲曾附女蘿枝分
手車前又幾時羞折紅花簪鳳髻懶將青黛
掃蛾眉丁香謾比愁腸結豆蔻長含別淚垂
願學雲中雙石燕庭烏頭白竟何遲天門冬
日曉蒼涼落葉愁驚滿地黃清淚暗銷輕粉
面凝塵閒鎖鬱金裳石蓮未嚼心先苦紅豆
相看恨更長鏡裏孤鸞甘遂死引年何用覓

漫筆四卷

十一

昌陽生得詩情不自勝乃言于上召之使返
然生既溺于欲又不能防風寒所侵寢以成
疾面生青皮兩手如乾薑皤然白頭翁也上
疏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預知子之有今日矣
賜神麪酒百斛以皂角巾歸第養疾而卒作
史君子曰桑氏出於秦大夫子桑生蓋桑白
皮之後也有名蝶蛸者亦其遠族生少孤貧
僅知母而不識父卒能以才見于時非所謂
鄰林之桂枝沉江之鱉甲也與其後耽于女

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于熊膽美之如琅
玕而不知其毒甚于烏蛇也迷而不悟卒以
傷生惜哉觀瀾三十餘年容可量也或曰其初年作
邑有桑姓者所行多不謹故特為此傳語多
含譏刺似其人今遠不可詳矣意者其然與
孔子不悅於魯衛章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
者有所主而後可為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
之家而為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
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為陳侯周
之臣而并言耶若言孔子主在宋臣而為臣
于陳其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邪若言
孔子去宋時主于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
世家著于至陳之下邪若言貞子為陳侯周
臣豈有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國邪若言貞
子為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為司城
既主之而桓魋為司馬乃欲殺之邪司馬既
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况敢留其國都而
主于司城邪若周為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
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邪

漫筆四卷

十一

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為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為宋官，惟見朱子以為宋大夫，而據以為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邪？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為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真見也。當作陳臣為是，朱子只為司城為宋官，而以貞子為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疏按史記孔子之

漫筆四卷

三十五

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為濬公。又按濬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濬公，是為懷公之子。濬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濬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于魯。又孔子世家，濬公六年未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

歸魯，是濬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貞子，是為濬公之臣矣。

談參傳，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兼居湖鄉，田多窪蕪，鄉之民遊農而漁，田之弃弗闢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備飢者給之粟，鑿其最窪者池焉。周為高塍，可備坊洩，闢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為梁為舍，皆畜豕，謂豕涼廬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汗澤

漫筆四卷

三十六

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烏鳧昆虫之屬，悉羅取法而售之，亦以千計。室中置數十甌，日以其分投之。若某甌魚入，某甌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參且織畝，憚費，平生無統綺服，非大故不宰割。每飯熟，一卵竅可容箸，籍而啖之，飯畢封其竅，留之再飯。三飯乃盡，以故參之費日益，嘗而藏者數萬計。然弗子僅有女，女所適者某，睨其藏久之，一日參病，亟謀請曰：翁脫不請，即

誰嗣者、參曰、已有屬矣、若將利之耶、此去之
參死、其乃謀戕其所屬者、蔓而戕者、幾人構
為獄、官沒參之產、其盡歸其藏云、論曰、昔馬
遷論貨殖、謂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意亦安所
論巧拙哉、莫巧于參矣、參自奉不輕、盡一卵
有餘、胡為哉、矧參無遺算矣、於身計情如也
巧耶拙耶、千匱百匱、歸一匱矣、謂千匱百匱
者巧耶、謂一匱者巧耶、余故論之、使效參者
評焉、此邵北虞圭潔所撰也、談參寔譚曉常

漫筆四卷

三十七

熟湖南人行三參北虞係同邑、不欲顯論之
耳、余聞其挿蒔後、見鶴在田覓食、恐踐踏傷
禾根、謂僅驅之、無以示懲也、用細繩百丈、捲
置瓦甌中、繩頭繫鰕鱖之類、鶴不知而吞之、
繩已投于腹、不得斷、旋飛旋下、瓶垂垂匝地、
哀鳴莫脫、自後群鶴無敢翔集此境、為禾害
者、一日有持鉅冊、裝潢絕勝、索價甚廉、却之、
門客頗訝其未諳、渠曰、此冊來歷不明、得之
必貽累、乃其弟私自賤獲、藏訖、後盜露波及、

費百金、如所料、傳云、法售昆虫之屬、余亦聞
其一事、凡佃人、每戶課其紡絲娘、凡幾枚、以
小麥、穀為籠、盛之、携至蘇城、每一籠可取錢
一二百文、紡絲娘、即絡緯也、覓之草間、不直
一文、佃人本不善納、如此類、未易更僕數、丁
南湖奉、嘗為語以嘲之、曰、其取利也、窮天極
地、而盡人、其得禍也、殺身亡家、而滅族、倭亂
時、曉獻萬金城、其邑城後、邑令王叔杲撰譚
曉祠議、以旌其功云、

漫筆四卷

三十八

余老朽無識、然史編所記、父老所傳、古今興廢
畧窺大都、近見錢侍御海山籍之傾蕩、殊可
駭愕、其甲第庄所、大小四十餘處、課租田畝
參萬有餘、財貨山積、家口千計、以至園林亭
榭之美、歌童舞女之妖、畫船廐馬之盛、莫可
殫述、數日間、悉為鄉里豪強輩、群起而分括
之、若許庄、若馬路庄、約其屋之數、俱四五百
間、高墻深池、規模偉麗、僅兩日、捨拆一空、即
成白地、其他有原主爭執者、或稍留十之二

三亦遂歸原主。竟非錢氏有也。其李庄者。乃余家故物。余目睹地方效尤。屋材樹竹米穀椅卓。闕然瓜分而去。全仲弟稍稍護持。終又歸諸豪強。知撥厥所由。海山原無貫盈大罪。祇其世居傍江。盜出沒。逮健僕壯子。恃勢放恣。一等游惰頑民。或賃屋傭保。或佃種棲息。私相依藉。而海山漫不檢察。此輩一有欺露。人皆指稱窟穴。謗播人耳。疑信無憑。適為士流所唾罵。怨家又起而蒸誣之。以致上官

漫筆四卷

三十九

亦駭于耳。聞三人市虎不能免也。枝纏蔓結。僕輩悉名大盜。日夜狂奔。遠離為幸。于是屋居不守。人人得以攘奪之而不問也。海山兀處邑旅。攻擊殆無虛日。兩子諸僕相繼度死獄中。屍棺暴露。行道酸辛。視諸田宅。特身外長物耳。奚暇爭執耶。非不欲也。勢不可也。一旦有此大變。或曰足以懲官豪。然寔有以煽刁惡。抄沒之權。細人得擅以肥家。恐非清明世界所宜見也。時在嘉靖丙寅之春。仲三月

又見有利成一冊曰稔惡畧者。中載海山題拂水巖亭春聯云。無邊風月供嘲弄。有主江山孰剪裁。欲坐以謀為不軌。其他虛實姑不暇論。不軌之謀。何容易以陷人耶。海山上耿兵憲詩。有官如曾母。雖投杼。家誦參乎豈殺人之句。亦可憐矣。因七二附以修後存為一

浙錢塘田學憲汝成撰阿寄傳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

漫筆四卷

丙

中十

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迺費我蒸羹。何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昇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官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

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
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
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姬一兒僅
一散縵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
鳴和云夫臣之於君也有爵祿之帝子之於
父也有骨肉之愛然番纓曳綬者或不諱為
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臣良獻善否且德
色也迺阿寄村鄙之民哀道之鬼相娶人撫
髮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

漫筆四卷

庚

四十一

聞詩禮之風心激竈菜之慕也迺肯畢心殫
力昌振磁基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足豈尋常
所可及哉嗚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旒
雖幼必拜騎而還請益必控勒將數百武以
為常見主如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
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
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
也又沈石田客坐新聞記義僕云范信者崑
山龔泰云亨家奴也泰家不造食指衆而日

不能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雉濱某家
數年不通正德初泰益貧甚無所依歸一日
適經其所遇信於途信見故主泣拜地下懇
延至新主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今流落在
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不惜蚤暮
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
志而信俟農事稍閒即肩負小販往來村落
中市賣以給迨今不衰嗚呼信一奴耳為主
轉賣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也故書而表之

漫筆四卷

庚

四十二

以愧為人臣食君之祿不顧禮義不能執義
而反賣國者右阿寄范信二僕即求之古人
中不多見矣雖曰未學而必謂之學者此類
是也豫讓以衆人事衆人畜之語聞范信之
事不有媿哉宋時沈做諧史云四明戴獻可
履而家世推于財凡客至必延賢士開風而
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
十八九未與世交邪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
惡少用得與之交利尚存舊僕楊忠止有昌國
縣魚鹽竹木之利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
可無患時出納無賴為衣食資遂往馬揚忠
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

傳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為其將從
華與之欲誘誘馬楊忠哭諫不領一日
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
者年少爾輩誘之為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
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孑遺耶我斷汝首
告官請死報吾主人于地下又大叱令伏地
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
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爾畏死給我耶其人
至必奮裂兩脛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
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即
君自今改前所為但聽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即日自沉于海
不忍見即君餓死以貼主人門戶蓋也伯簡
懸泣自是謝絕群不逞備謹自守一聽楊忠
所為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呼楊
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

漫筆四卷 四十三

禍敗從而取之者孰 必乃重矣更謂

煑煉鹿霜膠法新麋鹿角各一對截二寸汲長
流水浸三日刷去腥垢每勛用楮實子一兩
桑白皮黃蠟各二兩無油淨鍋魚眼湯不斷
火慢煑勿令露角常添熱湯不可用水三晝
夜取出削去黑皮薄切晒乾碾末即成霜也
右將煑角汁濾去滓慢火如法熬濃傾磁盆
內候冷凝切作片陰乾成膠煑麋角霜法新
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

水入砂瓶或銀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
氣炭火猛煑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
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插得酥軟即止未軟
更煑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取暴乾為粉其
汁澄濾候清冷以綿濾作膠片盛風中吹
乾麋角膠別入藥 野客叢書曰麋茸補陽
人按月令仲夏日鹿角解仲冬日鹿角解
以夏至角而應陰麋以冬至角而應陽
故知二者陰陽之性不同也今夫鹿肉暖以
陽為體麋肉寒以陰為體以陽為體者以陰
末之功以陰為體者以陽為末者角也其本
末之功用不同又如此

漫筆四卷 四十四

學院耿楚侗定向著二孝子傳姪輩赴試得以
呈余者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余聞諸長老先
生言為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丐吳市
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聆其下有歌唱
聲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
得酒捧盃而跪進焉唱蓋以侑云貴人訝詰
之丐子驚嘻曰儂窶人聊為阿母慳耳貴人
嗟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
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是諸貴人每

1173 子部 雜家類

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見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推魯人也獨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獨贏于貲一日飲諸媼呼孝子侍媼多豪貴人饌具腴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眇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甘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

漫筆四卷

四十五

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問歸俄侍者報亡其卮衆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為他人乘也奈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衣從父責所償孝子頓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儆屋奉母

居今無訴也不爾懼傷母心從父雖嗔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卮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倉惶歸將無枉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頓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卮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吾不建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懽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為叔父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

漫筆四卷

四十六

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羸餘預兩豚犬兒能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率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子殆契是乎世之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詭恥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墻何如矣究

所止能以見顯否耶懷肉至自誣事若甚駭
可憫乃其願養一念即古穎封人奚如焉卒

感叔氏風施後世有以也夫余舊曾聞吳郡

中載孝丐見事不知與歌所傳者即是一人

或各自一人附錄于此長洲之相城一丐見

每語沈隱君孟淵所請丐乞所得多不食而

分將以之供母隱君始異之潛令人購其為

丐至野岸一舟中舟雖陋而頗潔老媪處其

中丐方出物治之陳食毋前傾酒跪而奉之

伺母扶盃乃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母

意殊安之也必毋食盡更為他求常日如之

母死丐卒不見夫丐者知曲意悅親若是而

况世之不為

丐者采

田汝成醉鄉律令一篇其引云皇甫嵩作醉鄉

日月條刺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之董狐矣

第其叙述稍冗肯綮弗章讀之不能無遺悵

焉予也陸沉丘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

甚篤惜其風味久溷于俗子而品詠未罄于

高賢也取皇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

然而補其未備著為醉鄉律令一篇庶使酒

漫筆四卷

四十七

百揆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情者酒中之

趣先得我心子誠有味於酒乎聊以韜精光

澆磊落耳嘉靖三十年春三月逃禪子書於

西湖社中 醉鄉律令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

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

宜微醺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

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

宜樂侑語無它 酒徒之選十有三 款於

辭而不佞者 愉於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

而惜終權者 撫物為令而不涉重者 聞

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慙者

借衆樂而惡外囂者 飛爵騰觚而德儀無

愆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寧酣沉而不

傾瀌者 酒所不歡之候十有四 主人吝

一也 賓輕主二也 會客不投三也 殺

核雜陳而不序四也 妓驕而樂澁五也

漫筆四卷

四十八

說家常六也 議朝除七也 迭詠諧八也
刻觴政九也 錄事不綱十也 與居終
紆十一也 附耳聒語十二也 茂章程而
騁牛飲十三也 醒木訥而醉勞曹十四也
楊王孫西京雜記云楊貴字王孫文翁張崇文
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壺關三老
荀悅漢紀云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
之闕

常熟徐駿字叔大號積菴成化弘治時人少偶
漫筆四卷

蓄鶴父捷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鶴飛鳴
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為泣鶴先生弘治
中年與先君同以非辜邂逅于其邑之獄遂
授先君書先君至七十餘三體鼓吹二帙嘗
對客倒誦每曰皆先生之功也常熟志止載
其所著對類總龜而反遺泣鶴事故私著之
茹子根煎湯浴足能治竈瘰 竈瘰足跟凍瘡也
常熟嚴養齋公訥
皇上賜以泥金綵繪斗聖祖師神像各一軸特

募建雄殿於拂水巖以改虔奉四方進香者
以萬計殆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乎余老
朽亦從衆登巘書數語于壁相臣寵 帝賚
寶殿煥嵯峨式廓茲山勝 聿昭祝 聖阿兩
湖回雲漢環峰鎖煙蘿天心本自眷福地豈
緣多士女驚快覩神物慎擁呵同志二三子
探竒走委蛇臨風豁醉顏雙眼窺肩摩登斯
聊自憇拍手蕨浩歌浩歌非不樂還願吐辭
波上以廣 帝渥下以瘳相痾民力真無賴

漫筆四卷

脂膏竭既多無益害有益都俞曾及麼聽人
不聽神古道當如何

宋陳龍川中興遺傳序云初龍可伯康游京師
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噉趙九齡次張旁行過
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
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
張以實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
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
笑歌恢諧縱詭旁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

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勞然曰
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
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興十
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
而射一發中的矢天相屬十發亡一差者次
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千
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
况此定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
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此間皆胡人子

漫筆四卷

五十一

姑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
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年京城失守
其言皆驗中原流離伯康自是不復見矣豈
喪亂之際或死於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
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
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
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
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
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

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
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督府罷次張亦
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
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偽言之丞相
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巡永嘉與諸
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
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
無他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
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

漫筆四卷

五十二

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
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參政周公
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
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喜言此等狂生我
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
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若搦鞞解紛
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
惡他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
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

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
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
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
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
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文紹
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為大
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
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
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

漫筆四卷

五十一

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
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
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玠其三曰
死節若李若水劉韜孫傳霍安國楊邦乂其
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鼎劉瑛
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
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
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
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辨士若邵公康

戒菴老人漫筆 卷四

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
身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
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間而
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
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
故序首及之

龍川大周公之言愚謂此言乃用世者所當書諸紳也

梁簡文云船神名馮耳又呼孟公孟姥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殼甘蔗滓乾栢葉黃連

和焚又或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漫筆四卷

五十二

香與此相同荔枝殼松子殼梨皮甘蔗根右各等分為細末梨汁和丸小雞頭大檢作餅子或搓如粗燈草大陰乾燒妙加降真屑檀末同碾尤佳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四

素友己丑三月廿日湖州
丁卯六月廿九日湖州

七二五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五

嘉慶二十五年五月

江陰李詡

余家一小園中創窩名曰真率。將欲書數語揭於屏未就也。適得趙松雪所著真率齋銘。殆先得我心者。喜而筆之。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為約。簡素為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適趣。冷淡家風。

漫筆五卷

章

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膻。周旋置備。俛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偽。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又見別史云真率齋銘乃司馬溫公書中子說大夫

晴天之山紫而明。陰天之山青黑而暗。郭熙云。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鞏氏耳目志云。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顛而堆阜。楊升菴云。玲瓏

剔透桂林之山也。嶢峩窳窳巴蜀之山也。綿衍龐魄河北之山也。俊俏巧麗江南之山也。貴州之山。灰堆糞壤。不入詩畫。

常蘇州滁州西澗詩。其地甚荒陋。想亦是偶然。而作未必如注者之說。豈因寇萊公有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之句。遂遷就于此。而反求之太過歟。

杜牧詩云。欲把一麾江海去。作旌麾用誤。又有野水差新燕。芳郊哢夏鸞。是用詩經燕燕于

漫筆五卷

章

飛差池。其羽差字甚晦。櫻桃云。曼倩恨偷難。亦用東方朔偷桃事。誤。赤壁詩有鎖二喬之說。注者取其意新耳。赤壁一戰。關係不輕。惟以二女子為念。結果甚小。議論卑矣。項羽詩有捲土重來之句。長惡甚矣。不足取。

唐詩鼓吹。舊云。郝天挺注金。又有一郝天挺。兩山墨談亦考之不審。

余邑先達曹野塘公忠。中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初。出宰分宜。時閭老嚴介谿。嵩方成童。曹公

識而拔之且喜其與子弘同庚遂令同治舉業宿食官舍偶見嚴所握扇有魚游景構對語試之云畫扇畫魚魚躍浪扇動魚游不移刻對以繡鞋繡鳳鳳穿花鞋行鳳舞又一夕思家口占曰關山千里鄉心一夜兩絲絲即應曰帝闕九重聖壽萬年天蕩蕩如此類甚衆弘後亦中正德丁丑進士號方湖嚴約講兄弟禮命子世蕃與方湖諸子駒輩不得越齒而坐柄政時欲官白谷駒雲亭駕為中書舍人二君時時飲於相府見世蕃與給事中無錫某者夜飲強灌之給事膝行以受又故置罰爵於其背不容起二君怒而斥世蕃于是拂衣歸得不及嚴氏黨禍云駒與余善道其詳

江鄰幾雜志云峨嵋雪蛆大治內熱曹方湖為御史嘗劾卷四川言彼處萬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

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識云西域雪山中有虫如蚕其味甘如蜜其冷如水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此恐又是一種

友人以沈石田化鬚蹠手卷見售錄其文而還之此老真可謂善戲謔者不為虐今者矣所稱趙姚周三人蓋當時與公相善友也非託詞如子虛烏有之類前有小引茲因趙鳴玉鬚然無鬚姚存道為之告助於周宗道者惟

其于思之間分取十鬚補諸不足請沈君啟南作疏以勸之疏曰伏以天闈之有刺地角之不毛鬚需同音今其可索有無以義古所相通非妄意以干迺因人而舉康樂著舍施之迹崔謔傳播種之方惟小子十莖之敢分豈先生一毫之不拔推有餘以補也宗道廣及物之仁乞諸鄰而與之存道有成人之美使離離綠坡而飭我當楫楫擊地以拜君對鏡生歡頓覺風標之異臨河照影便看相貌

之全未容輕拂於染羨豈敢易然於覓句哉
矣荷矣珍之重之敬疏

清窮桂闕一分影寒落江門幾尺潮李空同咏

十六夜月警句當時京師士夫稱賞

陰陽之理月盈則虧日盈則昃人之生也多少

壯富貴盈滿至老不能享其終少壯艱苦酸

辛至老獲享豐厚安逸其間值數之奇亦有

終身不遇者值數之偶亦有終身獲享全福

者雖修為在大大都願所遇何如耳或者以

漫筆五卷

祿命之受有定數則星家藉之為口實或者

以體貌之賦有定稟則相家據之為徵驗亘

古及今由聖賢帝王愚夫俗子未嘗舍是而

論斷也噫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拋頌詞說如西

遊記藍關記實匹休耳

王逸少二謝帖真蹟七十六字後有趙清獻公

斥并蘇子容等跋帖云二謝書云即以七日

大歛冥冥永畢不獲臨見痛恨深至也無復

已已武妹備載在道終始永絕道婦等一旦

哀窮並不可居處言此悲切倍劇常情諸不

能自任未遂面緣撫念何已不具義之頓首

字畫亦無殘缺但墨氣已盡歛字上著草右

旁加足具字大類之字較之石帖其結體用

筆頗不相類此余鄉碩山周氏先世物子孫

欲求售特携以問價於文衡山衡山曰此希

世之寶也每一字當得黃金一兩其後三十

一跋每一跋當得白銀一兩更有肯出高價

漫筆五卷

者吾不論也後典于閭門一富家止得米一

百二十斛竟不知下落矣惜哉

華亭錢尚書九峯公溥天順甲申以學士出知

廣東順德縣新會縣舉人陳憲章以道學自

名聚徒教授有誣其藏兵器于山者時廣西

流賊竊羨土民多內應憲司恐貽患地方命

掩捕之公察其誣力為辨釋且勸其赴會試

散生徒以解群疑後當道薦可大用授翰林

檢討卒全令譽此武進王思軒當書公與撰

錢狀中語白沙先生行狀曰丁卯中鄉試第
九人錄經義一篇戊辰辛未俱下第聞吳聘
君康齋講伊洛之學於臨川之上遂棄其學
從之遊時年二十七康齋性嚴毅來學者絕
不與語先令治田獨特先生有異朝夕與之
講究受業歸講學之暇時與門徒於曠野習
射禮未幾流言四起以為聚兵衆皆為先生
危先生獨處之超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錢
某謫知順德縣事雅重先生遺書先生亟起

漫筆五卷

朱

毋重貽太夫人憂先生以為然遂復遊太學
觀此則知儒者之作用豈易乎于俗哉錢公
殆真知先生者也
聖上修玄既久深慕僊術自號天台釣叟諸大
臣應制詩獨李石麓公春芳者為帝衷所
契寵眷益隆詩曰高竿百尺倚雲浮獨泛僊
槎傍斗牛拱極衆星為玉餌懸空新月作銀
鈎撥開煙霧三千界釣盡乾坤幾萬秋歸向
玉皇應有問絲綸已屬大明收

博州鼓角樓每至三更即有一鬼掩鼓不能擊
直更者屢受杖不能制聞齋禪師有修行因
往問之師曰何不捉住兵曰鬼何可捉師曰
但禁氣勿言即可捉也兵如戒果能捉之鬼
曰吾於此邦所畏者惟齋禪師黃二叔二人
而已太守以下皆無所畏更何有於汝哉既
而訪尋黃二叔乃一老圃三十年以鬻菜為
業初無他長惟是菜之老嫩束之大小價之
高低持心不二而已此見宋西蜀李昌齡傳
感應篇中齋音谿

漫筆五卷

朱

隆慶元年清明日京師甚和暖晚間風雪交作
寒冽異常次日九門報城外凍死者一百七
十人崇文門下乘轎婦人母子俱死轎中而
轎夫亦死轎下在京親見者歸說
三徑黃花隨意翫半竿紅日放心眠自種黃
花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九陌車聲塵
不到一簾花影月來遲大度乾坤容落魄
多情風月伴衰遲何愁白髮能添老須信
黃金不買閒此五聯取其有合於老懷漫存

之

宋時故事上元郡設齋醮曰為民祈福陸文安公象山先生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代醮事曰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高古先聖玉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為太平得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

漫筆五卷

即是欽此五福以錫庶民舍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天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彛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欽此五福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

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為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若論五福但當論人心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佑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囚囚糞穢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

漫筆五卷

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作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

漫筆五卷

拾壹

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自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起至末共四百十九字宜刻板家置一幅

李良者北人年七十而諸藝精通筋力馳驟不減壯夫在里中周氏教習武事暇日談石塘曾公銑之事云石塘直隸江都人秀才時便有志於防遏施設之畧迨督三邊直出其素蓄者措之耳先是邊兵每名有一騎曾令鬻騎以製車虜衆之來勢若風雨其車環列如

城車外復設橈衆足以捍其衝突而無奔潰之虞即余子俊所謂運有脚之城策不飼之馬是也又立放油紙法以油紙書漢字散置虜境水草處凡我叛人得此而歸者即宥其死緣是還者八九又置慢砲法砲圓如斗中藏機巧火線至一二時纔發外以五采飾之虜騎群至拾得者訝為異物聚觀而傳玩者堪擁須臾藥發死傷甚衆虜未測所謂惟以曾爺爺呼之一日虜衆薄城曾令偃旗息鼓

漫筆五卷

拾貳

當門設木架架上立金眼四回舞不自已傍屋置鐵鍋數百蓋虜所甚欲者虜見作如此狀未敢直入遂擁視於門之外人畜稠疊紛亂不已城中號起乃回回架上大將軍砲先發觀者已成齏粉而城上火氣四放伏兵俱出殺獲無算曾與首相桂洲夏公最契先一歲密訂至次年除夜暗調精勇直擣套虜因據衝要修築三受降城復元昊故地而囑夏相亦於是密啟上前君相元戎相為一體

意事無不成者，而曾果以除夕率眾數萬，深入于套，虜不覺也。乃糧餽不繼，頓軍不敢進，遂致虜驚報各帳部落，頃刻聚數十萬。漕官以戶部無憑，不敢擅發，曾遣人督來已達數日限，一晚斬餉職十三員，曾竟以全師而出。夏公方以小忤於上，而今宜擬其後，且夏亦以忿憤忘其夙約，除夕之前未嘗密啟，正旦大朝賀，次日千秋節，連數日不能以此情達之於上，時邊報沓至，上震怒，令緹騎逮魯，猶候于轅門者凡三日始克入。魯既就檻車，而三軍大慟，聲聞百里，部下親兵五千萃天下之精勇也，日夜磨刀稱反，邊官撫慰徐徐散遣，而李良者寔在其數，周見心時復面得之，述于余，頗的。

隆慶二年戊辰春正月十二日，關傳朝廷取綉女民間年十三歲以上無不婚配，霎時惟求得婚不暇，擇人且有矚于門首，見總角經行者擁之而入，遂以女配焉，幾數日而止，竟

不知何自起而有此異也

唐伯虎漫興十首，余見其親筆行書者兩處，互有不同，想隨意點竄，未有定者，因並錄之一。

十載鉛華夢一場，都將心事付滄浪。內園歌舞黃金盡，南國飄零白髮長。

蒼蒼一云解裏肉生非，不才贏得腰堪把，病

對緋桃檢藥方。二此生甘分老吳閻，書一卷圖

春風一云寵辱都無剩，有狂龍榜中題姓氏，笙

歌隊裡，蹴跌說法蒲團軟，鞋襪尋芳杏酪香。

漫筆五卷

只此便為吾事了，孔明何必起南陽。三一身

掛衣襟，半壁藤蘿覆釜，一云久遭名累，怨

音諒少莫修琴，一云已息心，平康驢背馱殘

丸，成落託任教世態，有舟沉，平康驢背馱殘

醉穀雨花壇費，胡吟老向酒杯，棋局時此生

何望不甘心，四俵俵真暗，少時年自可憐，心

絲云百丈游，杜曲梨花盃上雪，灞陵芳草夢中

烟，前程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

思量應不悔，衲衣持鉢院門前，五驅頭塵北

樓衣衫，整角巾，一云龍頭，點落花，俱是

廟棘圍，草榻今眠，點落花，俱是

恨滿盃明月即忘貧香燈不起維摩病櫻筍
 難酬穀雨春鏡裏自看成一笑上云老戲
 偶局中生兒六平康巷陌倦遊人狼籍桃花病
 酒身短夢風烟千里多情絃索一牀塵黃
 全誰買長門賦黛筆難插滿額顰惟有所歡
 知此意對燒高燭送春七自怨迂踈更可
 憐焚香掃榻批書一蘇秦捫頰猶存舌趙
 壹傾囊已沒錢滿腹有文難罵鬼指身無地
 反憂天多愁多恨多傷壽且酌深杯看月圓
漫筆五卷

八踏遍迴廊細白篝騰無語重低頭一四
 更中酒半床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
 空期馬草黃金游客剩貂裘近來踪跡真堪畫
 又云近來檢飛葉僧房細雨舟九畫位超驗
 校行藏處無憑一云謝遣歌難尋萱草酬知
 兒解臂鷹半賦詩稿一枝藤難尋萱草酬知
 已且摘蓮花供聖像兩字功名成蝶夢百年
 百年端角我燈盡嘗世味猶存舌茶芥隨緣
 孟三月鳳頭燈元末最忌名太平又合老無
 敢愛憎十造物何曾苦忌名太平又合老無
 能交遊零落緋袍冷風雪欺瓦罐冰二頃

未謀田負郭一餐隨分欲依僧醉時還倩家
 人道消盡英雄氣未曾給詩曰綠裝烟雨江
 南客白髮文章閣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
 雙空手掌絲綸其肆慢不恭如此
 隆慶二年山西太原府靜樂縣龍泉都民李良
 雲弟良雨忽轉女形見與岑城都民白尚相
 為妻先雲父李懷生弟雨懷病故于嘉靖三
 十一年雨年二十八歲至三十七年娶馬積
 都民張浩長女為妻四十一年間兩相反目
 將妻出與本都民高明金雨無營計往本縣
漫筆五卷

拾陸

地名也扒村投姐夫賈仲教家工作隆慶元
 年正月內雨偶患小腸痛旋止旋發至二年
 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
 無妻於雨病時蚤晚周旋同宿四月內雨腎
 囊不覺退縮入肚轉變成陰即與白粥配偶
 五月初一日經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後每月
 不爽兩方換了髻女衣裹足易鞋畏報迴避
 不與人知九月內雲訪聞之令妻南氏探的
 十一月初二日稟縣拘兩相同赴審實穩婆

方氏領至馬房驗係變形與婦人無異又拘
兩出妻張氏勘明娶後三年內往來交合但
未生息止緣貧難贖鬻離隣里姚漢周等
執結與前相同巡按御史宋纁于十二月二
十五日奏聞稱男變為女乃陰威陽微之兆
以祈修省
鶴卵畧牽長有一點紅鵝出殼脚猶短七八日
漸長繡頂七八日不食多以鯁鱈餵之則易
猶小兒出痘調理失宜間有亡者

漫筆五卷

拾柒

陸放翁游渭南集書二公事云鄭介夫名俠以
剛直名天下晚居福清自號一拂居士布衣
糲食而雜植華木於舍旁觴詠自適客至必
與飲多不過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遇貧
士過者亦薄贖之止于千錢飲具皆自鑄或
遺以銀杯辭不取好強客奕碁有辭不能者
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
精思如真敵白勝則左手斟酒右手引滿黑
勝反是如是者幾二十年如一日謝昌國名

諤嘗聞道於頤正郭先生居臨江名其廬曰
良齋晨興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則縷切
投其中客至亦不問何人輒共食有貧士及
醫卜之類飯已輒語之曰吾無錢與君豈欲
詩乎取幅紙作絕句贈之以為常二公皆予
所鄉慕也予貧甚欲學介夫辦五杯千錢亦
復未易又不解奕碁或可力貧學昌國耳書
之座右當徐圖之紹熙之元十二月八日九
曲老樵書昌國與放翁同朝所著有燕山家
學一書

漫筆五卷

拾捌

余郡胡光祿夢竹治莊于郡城之西郊先令畫
士作山外青山樓外樓圖成然後命匠照圖
營建架飛峯立亭榭路境迂迴屈曲真一小
洞天也其摠門署曰西蠡山莊經營二十年
所費以萬計夢竹老諸孫析產家漸落莊賣
蔣太守價止八十金未償工匠犒賞之費蔣
號西蠡則立扁之初已兆于蔣矣沈石田客
坐新聞亦載一事云秋官郎中陸孟昭名景
太倉人居郎署時好結納四方邸第外隙地

構屋數間扁曰清風館朝士迎送必假之為
燕樂孟昭復益以酒肴不惜所費一日風雨
大作平地水深三尺許館為之傾圮客有戲
曰昨日清風館今朝白水林水退孟昭復新
之甫訖工孟昭已擢福建叅政矣其居轉與
侍郎滕某滕固白水林人也一時戲語有數
存焉觀西蠡白水之識信乎人生徒自碌碌
耳造物固自有主張在也

世稱富家為財主世說新語云陳仲弓為太丘

漫筆五卷

拾玖

長有劫賊殺財主

倪雲林作其亡室像詩前題云題寂照蔣君遺

像幻形夢境是耶非縹緲風鬟雲霧初一

片松間秋月色夜深惟有鶴來歸梅花夜

月耿冰魂江竹秋風洒淚痕天外飛鸞惟見

影忍教埋玉在荒村君姓蔣氏諱圓明字

寂照暨陽人也年二十一歸於我勤儉陸產

鄉里稱其孝敬歲祭已奉姑挈家避地江渚

又一年不事膏沐游心恬淡時年四十有七

矣如是者十一年癸卯九月十五日微示疾
十八日清晨脩然而逝甲辰正月廿四日題
蔣生名洲字信之陳生名可頌字敬修皆鄞人
也弱冠同遊學為郡庠生嘉靖二十九年倭
寇東南邊東南騷動我軍連摧敗創羅日甚
公私累歲不得休息重臣往往得罪然首倭
而作之亂者徽人王直也直任俠尚氣好施
與得惡少年心先是與惡少葉宗滿等商于
海挾中國貨往來日本暹羅西洋諸夷間嘗

漫筆五卷

貳拾

益饒富益施與大信服夷人夷人稱為王五
封據薩摩洲三十六島夷屬之會直與其島
夷有郤請于邊將官而殲殺之邊將官報之
不酬遂與邊將官有郤大怨望適邊禁嚴通
市遂坐遣夷人寇邊嘗中國則寇邊無虛日
乃中國視王直者居然敵國比竟又不可柰
何先是言官奏請懸立賞格曰有能生獲王
直者予萬金封伯有能使海致王直降者予
世襲指揮僉事于時都御史胡宗憲又請得

上命命有日人難之莫敢行則蔣生請行又薦陳生行也三十四年八月以蔣生為正使陳生副之充布船司負率夷夏若干人以往招撫王直因宣諭日本王也九月出鄞江桃花渡至馬嘴匯風颶舟半覆得救起至小衢山遇寇二生率眾與戰賊敗去則兵器火攻藥等大半耗矣乃回舟舟山蔣生念緩急惟已移書家人貫田產備具又前舟覆時失壞應使等物亦蔣生致家中貫具償也官為給券

漫筆五卷

廿一

紀之凡六日夜入大洋又四日而抵五島夷夷長寧久夷僧是相者來見譯知上國使甚修禮敬二生因諭之宣諭日本王意夷長曰日本王權在豐後山口二國當往諭豐後山口無論日本况二國又諸國長天使行吾以船人導則又密知王直屢使密使往諭直直來殊倨傲也又密諭之曰即不念汝祖宗墳墓獨不為老母妻子計乎今中國知汝出無柰不甚罪汝募汝歸誠以此時歸正 朝廷

豈薄汝待將官之海藩節鎮諸夷長官樂與乃借區區數島與中國之眾久抗衛不祥莫甚况夷情貪狡即一日下片紙檄曰能以叛賊某來者勞千金恐汝頭與貢使俱北也去醜穢而就榮名孰與身死累老母妻子哉直悟謹拜議因定歸計二生與直同行二國先至平戶平戶長禮敬導送如五島夷會聞巨賊徐海且率夷眾入寇恐我軍無備三十五年春陳生先以王直子激養子毛臣葉宗滿

漫筆五卷

廿二

王汝賢善譯辨者夏正等歸報徐海者夷稱名山和尚比次王直云已而蔣生行至博多見博多小夷長知山口國荒亂不可往謀先往豐後國豐後王源義鎮與山口王源義長兄弟國也乃源義鎮接蔣生即夷禮恭至蔣生曲諭以寇邊利害義鎮引罪輒傳諭禁諸夷無寇中國邊會山口國使來蔣生又至山口山口王源義長接禮尤恭又會同豐後禁諸夷寇邊蓋二國服蔣生說又知王直附中

國故戎寇遠又遣使修貢獻 朝廷謝罪也
三十六年蔣生以王直歸途安焉無盜賊
如去時方陳生歸時適徐海擁衆圍桐鄉桐
鄉大國都御史阮某因不知計陳生及夏正
說海而解其圍計擒徐海等又葉宗滿覆舟
山賊黨皆陳生以賊攻賊云王直至城下猶
觀望持兩端當是時直衆猶盛乃胡宗憲與
王激等同卧起甚交驩遂授計夏正為好辭
以激易直乃諉而執之竟論誅死王激亡海

漫筆五卷

廿三

葉宗滿王汝賢末減從成直死時再呼蔣洲
陳可願誤我誤我直意蓋期官之海藩節鎮
諸夷長富樂也則王直誅而黨與散矣夫倭
寇寇東南六七年而天始厭禍東南民死焚
掠者死征戍役者死供餉死逃亡者累數十
百萬人至不欲為民若大吏兵將材官若士
蕃軍官往往陷沒徒以王直等耳即宗憲輕
財用士能盡人死力得王直徐海海夷遂平
而二生者可謂無功于國哉二生言海外四

際無地如行雞卵中日月出沒時狀奇甚月
以山夜以星辰為道忽如眉浮天際都山之
來忽如山浮者魚也又言往返時舟幾再覆
乃天妃有神或下一雀至七雀或一燕至三
燕或空火流船卒免於水云當時有害功者
并二生諧之漫為蜚語二生竟落格廢宗
憲為之輸粟為大學生此王叔承徒二生紀
行彙銓次其事如右張少華者故金陵民家
移之居吳閶年及破瓜色益美麗性慧善音
嘉靖壬子中秋從汪賈來游虎丘倅遇周生

漫筆五卷

廿四

仕者吳敏冠絕一時且韶秀駭慕喪魄竟稱
腹脹辟汪去使人召周至遂闔戶絕外假母
強之故自縊遂聽其和周歌日夜不絕音遂
出周上其後周吹簫而周亦音韻之聽者碎
易所得纏頭皆以與周周亦母事假母甚謹
是時海上徐公子慕少華持千緡為聘除舍
別墅請私不得周聞以語見使公子不堪乃
陰畜少年勝周者即美服飾使習吹簫出
見以移其好少華果目注更使人偽聘周去
中道不覺其移沈即居與並計引周動之月
下少華訊公子已寢啓扉沈請誓絕周少華遂
見燈人終夕綵綵念也沈請誓絕周少華遂
得夜伏壯士候兩入登牀持刃出於其髮
解必殺此以懲濫者假母聞變趨入叩頭乞
解遂共書券即真為公子妾矣公子置之秘

寶而詛以五子連死謝遣沈周者甚怨其家周
 松陵復且多瘡少華不交納周者甚怨其家周
 被勢面且多瘡少華不交納周者甚怨其家周
 外請少華主恐乘夜竄走將至崑山為海冠所掠
 傳其下虜伶人甚稱為夫有匪直十好吳鮑每
 夕令所虜伶人甚稱為夫有匪直十好吳鮑每
 亦竊聽傍徨不賤去少華忽見帳中歌聲即
 而竊聽傍徨不賤去少華忽見帳中歌聲即
 也吾向怪其有直覺之密訊沈即得沈其狀曰
 而前使歌吳其有直覺之密訊沈即得沈其狀曰
 不使沈歌吳其有直覺之密訊沈即得沈其狀曰
 有流涕而就起者居久之益暱之幸據諸姬上直
 莫與沈即就起者居久之益暱之幸據諸姬上直
 島中沈即就起者居久之益暱之幸據諸姬上直
 筆五卷直歸中謀少華亦陽會督府使蔣其來
 少年華力折不解若謂海州為邑中玉沉而可
 得疾如且降則得夷官有同陳報謝督親將
 虎不而令腹歸報直尚直悟遂以華攝營兵
 激與起而居矣交請先死而身請幕府初發時
 留亡無守日矣交請先死而身請幕府初發時
 已語私出寶貨賂客必脫計直印為發時
 少華潛聽之竊其印尺客必脫計直印為發時
 舟後取明珠家最怪與沈即效亦潛匿
 走投四明主家毒沈即效亦潛匿
 明旦主何命鴆至沈即效亦潛匿
 月而并三命鴆至沈即效亦潛匿
 不首而并三命鴆至沈即效亦潛匿

六家女少鬻於媚眉馬姓胡母呼為起
 至江而教之音吐不喜媚媚媚媚媚媚媚
 逾然有至性雅不喜媚媚媚媚媚媚媚
 人稍不或竟夕虛寢而會賈賈賈賈賈
 以是假母或竟夕虛寢而會賈賈賈賈賈
 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一
 翹云為海上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一
 所齒以纏絕無雙乃更以提提提提提
 所齒以纏絕無雙乃更以提提提提提
 翹得纏絕無雙乃更以提提提提提
 其姿態不類首執以見其鄉已為寨主徐海初怪
 及其姿態不類首執以見其鄉已為寨主徐海初怪
 及姿態不類首執以見其鄉已為寨主徐海初怪
 畫尊為王侍酒絕愛之知斥帳中諸姬切計
 一歸國以老也亦陽既之陰實幸其海敗事莫
 降與國以老也亦陽既之陰實幸其海敗事莫
 筆五卷官海也亦陽既之陰實幸其海敗事莫
 之勢在君上降人知翹故親之而亦縛
 府謂王夫可人者心知翹故親之而亦縛
 府謂王夫可人者心知翹故親之而亦縛
 有外心未可人者心知翹故親之而亦縛
 中書請海說藉以第所愛幸王夫不者臣視之
 如降也降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許
 相書約降且得官因誘致居東沈與陳許
 女一官綠珠一府因誘致居東沈與陳許
 享諸名伶令一府因誘致居東沈與陳許
 為壽參府酒令一府因誘致居東沈與陳許
 戲以深見席大亂心動而極樂夜與
 而長翹見功高首長去之乃賜中
 首得既從水順首長去之乃賜中
 不自得既從水順首長去之乃賜中
 終不自得既從水順首長去之乃賜中

死右王直徐海妓大畧晚得之徐太室學謨
馮文所時可所撰述中約而錄之徐以追附薛
陳二生之末直妓係徐作海姑係馮作徐叙
海死一段頗舛余畧正之直始末詳范表議

太倉王氏園成有題詩于壁以諷者其詩曰丈

夫壘石易父祖積金難未雪終天恨翻成動

地歡峻嶺悲高位深池痛九泉燕魂來路杳

擬作望雲山蓋鳳洲公世貞乃翁思質忤因

嚴分宜劄之怨死于西市故云或云崑山王
逢年作

指甲刮薄未點中去翳甚妙

法華經云若於此經忘失句逗儒書中作句讀

漫筆五卷

十七

豆音又作句投馬融笛賦觀法於節奏察度於

句投徒闕
反

福建語云延平豆腐邵武傘建陽婦人不用揀

水東日記曰宋理宗朝內臣令馬遠圖一佛中

坐老子側立夫子問禮於前以侮夫子俾江

古心贊之曰釋迦趺坐老聃旁睨惟吾夫子

絕倒在地江湖紀聞載宋寧宗時金國主又

持三教像求贊上則老子與釋迦詳法孔聖

拜于下西山書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

舍利夫子聞之笑倒在地此豈一事而誤傳
邪或二事而偶類也古心江子遠贊周公謹
齊東瑩語載之

中載此

今人以第一皆謂之頭蓋頭在上故以為初始

之稱自唐已然杜牧詩云頭聞休去是何人

是也今人以物之極大者為頂意亦同如稱

大瓜為頂瓜也

四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陽危五陰危四

漫筆五卷

十八

陽為早陰為水初入元百六歲有危故云百

六之會出漢書注

隆慶五年辛未科張太岳居正以大學士為正

主考王荆石錫爵以右中允為第二房考荆

石得一奇卷進之太岳欲薦為魁列再三言

之太岳曰此必輕狂濫蕩之士當勿令器隨

抹兩三行荆石不獲已袖而藏之至填四十

名外又固請乃填中四十八名拆出乃休寧

人曹誥也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冊惟携戲

鍾鬼面頭子一箱耳與諸舉子宴寓舍席間
作僵尸令人擗身走數遍以為樂聞者皆取
太岳之鑒云余聞一下第友說如此

鵝鵝有綠色者毛羽如鸚哥可愛然不常有

太湖中漁船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聚舟

殺牲合祭散福飲酒極醉狂噪爭鬪各船互

相驚攪則以為有魚之兆

土虺一名蛇傷人不治為害最甚用水牛耳中

垢膩塗咬處效甚者多取遍敷又方云急摘

漫筆五卷

二十九

桑葉取白汁滴患處效鶴膝風以蝦蟇用碗

鋒畧破腹有縫不可穿縛置患處待動脅移

時受毒輒死如前再易一枚不過二三枚愈

鎮江外科史姓者曾醫一人甚效又云發背

亦可照此治查道士傳治發背方用蒼朮去

黑皮地龍即蛇鹽梅即霜等分搗爛成泥猪

膽調圍四周空頭漸愈查居三茅菴九十餘

歲卒或云是孫真人方試甚效

北曲中有全賓全白兩人對說曰賓一人自說

曰白

西廂記人稱為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

夏故名

白猿傳事甚悉而文亦佳又稽神錄載晉州舍

山老猿竊婦事大宰相類蓋轉相倚附而詳

畧不同耳

事文類聚及韻府群玉論茶事皆引洛陽伽藍

記王肅云惟酪不中與茗為奴明日魏彭城

王勰為設茗之食亦有酪因呼茗為酪奴

漫筆五卷

三十一

若如此言似輕酪而重茗宜呼酪為茗奴不

宜呼茗為酪奴也故陰中夫疑為失本文之

意今觀伽藍記云齊王肅初久中國不食羊

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後魏高

祖與肅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恠問之

曰卿中國之味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

漿對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惟茗

不中與酪為奴皆謙遜之辭也高祖大笑又

彭城王為肅設茗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

疑若為酪奴審此是引者之誤而失其義耳
當從本書為正

鶴林玉露四虫云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

虫不知香螂蛆不知臭前三物是矣螂蛆甘

帶者乃蜈蚣也以為糞蛆誤矣陸文量云帶

蛇也甘者甘其腦也古有蜈蚣甘帶鴉鴉嗜鼠之語

相傳方遜志乃翁殺蛇報冤滅族事江湖紀聞

載吳曦蛇精一節甚相類

常熟雲江錢公泮為閩之候官令遣僕祈夢於

漫筆五卷

三十一

僊遊九鯉湖僊托夢於其僕曰你們老爹到

京裡去帶兩隻小犬回來又不咬人撐一頂

黃傘去換一頂青傘回來好好大憲臺前忠

節坊下住其長子部夢面前擡一盤銀身騎

馬有執荆棍者前導所居門春聯乃靜裡乾

坤大壺中日月長一時未測所謂雲江後改

慈溪歷即署郡守陞陝西按察副使報績又

陞江西叅政未行丁外艱歸嘉靖乙卯五月

間同邑令死于倭難事聞朝廷贈光祿卿

官其子部為錦衣衛百戶世襲建祠春秋二

祀始解夢所云小犬不咬者多補也撐黃換

青者用黃蔭青也憲臺前忠節坊者建旌忠

祠于都憲行臺右也追夢時都臺尚未建于

此地子之夢擡銀指應例冑監馬前有棍是

錦衣體乾坤對聯即京中所僦寓舍舊粘于

門者一一券合豈非僊哉又祈雲江乃堂壽

數其夢睹家中廳事中置一卓卓上有果壘

一酒壺一青大襖一當時意揣必遇祝晨為

漫筆五卷

三十二

弔時耳及屢經壽誕健飯無恙至雲江沒後

越數年餘始患一疾季子愛溪洽侍床頭適

洽以穀賑飢縣旌之扁吏書計索謝齋扁至

具壺榼稱賀入移卓于中堂以待洽出老夫

人於是刻告終云宛然夢中所陳也夫雲江

旌節蔭子事關廟堂冥冥預定無疑若縣

官檄民家出穀發扁事何瑣細而吏書入門

景態靡不前知詩有之曰昊天曰明及爾出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的的非虛言也吾人

可自欺暗室乎前夢乃雲江第五子麻為余姪女夫與余說

東坡在儋耳題息軒曰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既為此詩復自

言曰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及惡又省藥

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嚙不下

胡荈溪曰余連蹇選調四十年在官之日少

投閒之日多固知靜坐之味第向平婚嫁之

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勵正所謂無好湯

使多嚙不下也故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

不是等閒人余徵天幸多難之後不意有湯

下藥所矜矜自持者惟恐因藥發病耳

蔡君謨書如端人正士頗乏逸趣觀荔枝譜可

知行極所論疑過許也

船家梢子也又為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

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

余畧疏于後以俟問俗者 精謂之鯽令

團謂之突藥 孔謂之窟籠 團謂之屈孌

遂謂之勃籠 忍謂之熬 足謂之鼓

視謂之張 看謂之望 認謂之紹 單謂

之燦 羞謂之鈍 扶謂之當去聲 按謂之

欽去聲 轉謂之跋 浮謂之吞上聲 移謂之

捕 沉謂之倘 虹謂之吼 竅謂之洞

筋謂之快 卧謂之党 槩謂之斛又謂之

盪 跑謂之波 立謂之站 趨謂之跑

蓋謂之匿 捧謂之掇 遮謂之撻 添謂

之拘 躲謂之掩又謂之閃又謂之伴 藏

避謂之躲 藏物謂之因音抗 韻書無此字 熱飯

謂之頓 熱酒謂之錫 馮酒謂之篩 稠

密謂之猛 積物謂之頓音敦 上聲 干求請托

謂之鑽 遙相授受謂之胃 妄相答語謂

之召 布帛稀薄謂之澆 絕漢斷港謂之

浜 城市小巷謂之弄 門之橫關謂之門

振音 善飲食者謂噉音撞 平聲 美惡粗細兼者

謂暖 見陵于人為欺負 非常事為咤異

喜事為利市利市 出易 憂事為鈍事 呼下

酒具為添按 物完全者為囫圇 作揖謂
之唱喏 夾室謂之兩葉 階磴謂之僵礫
所居謂之科座 鎌刀謂之吉鏤 托盤
謂之反供 整疊謂之周提 此處謂之間
邊彼處謂之箇邊在此謂之來邊 無物可
食謂之無窖 說作事之無據曰沒雕當聲
說人不能曰無張主主又作智 說人之不慧
曰不鯽溜 說人之勉強曰閉關 說人之
自誇曰買弄 事之相邂逅曰互湊 兩一

漫筆五卷

三十五

陣為一破又以一番一起為一淡 鄙齋計
較者為撲搜錢 六畜統呼為衆終音生 語
物事曰牢曹 人假意曰陽去聲 詐 齟齬齟齬上
入聲下殘入聲 齟齬二字俱五聲切上齒
物殘缺不齊貌 齟齬牙缺也下器血缺也
為德也按字書 齟齬呼事在成否兩難者
曰行不正也 齟齬能今人謂性劣者為齟
人服名 嘈噴俱入聲 數錢以五文
為一花 覓利之言曰尋錢曰摸錢曰賺錢
曰近錢 鋤地為倒聲地又曰搜地 首飾

曰頭面鞋襪曰脚手器用曰家生一日家火
又曰家私 鳥獸交感驢馬曰單鷄鷺曰燕
水餘鳥曰打雄猪曰付蚕蛾曰對狗曰練蛇
虎曰交 郡邑起更打鼓謂之發播大事重
擊鼓為搥鼓唱曲輕擊鼓為點鼓 凡取物
吳下曰搭平聲 江陰曰拏丹陽苧處曰捉寧波
浙東曰駝靖江曰啣 以物之足用者曰見
不足用者曰不見音現 湖州以桑葉二十斤
為一箇杭州柴四圓筴為一轉 人之頹敗

漫筆五卷

三十六

及身病摧靡者云即當唐明皇開駝馬鈴聲
對曰似言 通稱一頓世說一頓而食漢
三即即當 汝一頓香書一 戲市娼曰千人捏以千人捏
時頓有兩玉人 如錢殼甚堅壯夫極力捏之不死俗言
千人捏不死因以為名或以戲市娼云 痘
瘡謂之天花瘡疾謂之愕子至諱言曰天上
頭北人名糞擺子畏惡特甚鎮江曰發汗病
楊州曰忤鴿子子音 湖人以上船登岸曰
起篙或云起高 江西建昌苧屨謂烘為燒
余邑曹方湖尹南豐時令門子烘脚帶苧燒
了驚曰如何燒了取來呈上復曰已燒了也

今人呼秃尾狗為厥尾衣之短後者亦曰厥

歐公記陶尚書 詩語末履兵 事之陳久為瓚五代時有

幕其人魯慈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 抱

持人物曰襟紀音傑出 俗牽連之辭如指其

人至某人物及某物皆曰打赤洪屋打白洪

至是 江南人呼輕薄之詞為覆窠出玉堂

淳熙江西饒州曰狃者里俗戲相標譖愁

癡之類也 俗指儉不中禮者為蛇鼠而詬

罵農忙之稱曰牛 江陵士人稱挽畜產繩

緯之名曰五尺俱志 今人以相助為挈輔

語云籬擊捷音捷擊籬即輔車相 臥床

之帳子謂蚊帳南史宋武廷善銷蚊帳音曉

午前午後小食謂上晝點心下晝點心唐

傳為江淮留後夫人曰爾且點心昭明太子

傳曰京師穀貴改常饌為小食即點心之說

也 墨朱見列子俗 疾契見韓文俗

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次

曰中衍次曰受德即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

啟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

之父母欲置微子啟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

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史

記載帝乙長子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

辛辛母正后辛立是微子與紂異母也鄭玄

論啟辛亦曰同母蓋本之呂氏玄去遷世不

遠當從同母之說此索隱亦畧著之陸象山

忠書則以孟子公都子之言為信

兔用肩毫取其勁也有全用者有參半者故筆

有全肩半肩之號今筆標多作堅字者非筆

漢筆五卷 蘇竹冬管不蛀交春砮者則蛀造筆羊毛天

下獨出嘉興峽石為第一秀水等縣次之嘉

善崇德海鹽俱不甚佳

予目睹藏書之家若常熟錢水部東湖先生揚

憲副五川先生真今之鄴架也錢猶傳其子

縣令璠一世而不幸頓散于孫揚北廢即當

垂浚而盡棄于不肖之子其事之顛末有足

以昭世戒者姑為記之錢之冢孫夢玉本肖

監自負能讀父書嘗不肯下人有弟夢圭不

肖與兄不相能其所延浙師乃縣令上虞葛公楠姻親葛貪酷人也曾有所屬于王未厭已街之矣而去又但所延師下之石會有微舊稂銀之事起王與圭同父戶縣票拘王王持本名完券為証辭氣侃侃葛怒遂執家事任長之說坐以侵欺立杖庭下欲判永戍有縉紳匍匐往解葛稍寬繫于縣之麗譙中王竟挈妻子逃焉圭因鼓衆盡掠其藏而東湖書院之圖書浪籍委擲為之一空矣余與王

漫筆五卷

三十九

善後一年往慰其家剖菴礫間猶及見哥窻水滴香爐等凡數片惜哉五川先生清介絕俗時有錢侍御海山雖羶手求田問舍而亦間及吟咏每詫楊之不相過後也邂逅必懇懇求頌楊一日陽許諾錢烹割俟之不亟卒亦不解楊之絕已也又卜日腆設踵請楊似有意一往者命與行里許錢之撰者已報主整冠矣中途過老醫門醫迓少憇入坐楊亦云當即行撰者又報主出肅矣醫修設醴飲

輒微訕便擁輿還家錢聞之幾不能施面目于是思有以甘心於楊者靡所不至遂謀其庄隣譽以爭田鬪殺鎖楊公子于屍傍五川素不識門外事猝遭此變抑鬱不自得以恨死尸未及寒而葛卷樓之積先為松江莫甥是龍携其珍襲者以去而餘所存半為好事賂蒼頭所得半為親友散漫為曠乃膏梁之子憤然不知也子後依棲于余知周氏有見其以綉囊宋墨供木工以祖父勅命紵面與

漫筆五卷

四十

家人婦令人不為五川公出涕者幾希嗟嗟東湖五川皆先達中人豪也廣儲典籍又士林中盛事也而皆不能永其傳若此兩家顛末可作戒數端君子尚其鑒諸夢之隨亦蕩庶海山不久傾城可謂捷于影響矣海山事余曾記于前云

紹興辛未冬金主亮討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統領姚興獨以所部四百騎當虜六十萬無救沒陣朝廷謚忠毅立廟淮甸橘園林

偉力叟題詩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敵捐軀
更不疑權王忌臯庸部將皆遁走同時死難
只青獅注云青獅姚馬名每親飼之若通其
語言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
汝同力報國竟與馬同死此出韋居安梅磧
詩話姚之忠尚矣馬甚奇余憶吳興畢再遇
字德卿兗州人宋南渡時屢立戰功嘗騎一
黑馬翹駿異常號黑大蟲再遇甚愛之再遇
卒其家以鐵絙羈之聞金鼓聲奮迅有赴敵

漫筆五卷

四十一

意家人曰將軍死汝莫生事馬聳聽汪然出
涕哀鳴數聲而斃又憶西陽雜俎載秦叔寶
所乘馬號忽雷駮常飲以酒每於月明中試
之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三馬同言水王夔
齋楨以太學生除夔州府通判會荆襄賊石
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授牒捕賊
同知蘇州王某柔怯險猾故托疾不敢出一
兵公即代勒所部民兵至則巫山已破賊方
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行縣撫傷

漫筆五卷

四十二

殘久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昌公促三
王又不行而指揮曹能柴成兩人素黨王多
方避禍以言激公公即夾曹柴赴之與賊夾
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趨戰曹柴望走公陷
圍中馬疲誤入淖田賊斷其喉及右臂馬逸
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公始赴大昌道宿
木商家一日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為王
公耶當三嘯止如其言商負篋往尋亂尺見
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篋上令不深沒自死
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踈其
病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
始駭公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公
之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
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為資而王意
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既行距殮之二
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筮
豆不為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櫬馬驟前
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曾仆之

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平。正功罪。曹
柴亦被誅。公獲贈官。任子虞。此羅念菴集戰
馬記。其曰。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
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讐。怨微。德切。齒碎。齋期
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旨哉。言乎。

江陰乃春申君黃歇舊封。君山浮遠堂。瞰江對
淮。為一郡勝境。李鶴田珏一聯云。此水自當
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人多稱誦。亦梅澗
詩話。

漫筆五卷

四十三

錢鶴灘福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棲徐氏以
五百金為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鄉
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邑令
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為君山之游。預
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艱韻。戒吏人嚴闔於
即席。羨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行。請題大觀
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勢蒸天山。作隄
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絕歸壑。許大乾
坤此結臍。曾次決開三極朗。目光搖蕩四垂

漫筆五卷

四十四

得紅塵一倍忙。其為邑人題卷軸甚多。余少
年時耳聞亦不少。今惜不能記憶。鶴灘髫時
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出對曰。賞菊
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即應曰。賣花人過一
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已兆之矣。

穉程杜牧之詩作罷。亞注云。稻名。穉矮。黃魯直
詩注引玉篇注曰。穉短也。矮不長也。又春官
附音注。穉。雉。上皮。買。及。方言。桂林之間。謂人
短為穉。雉。正作矮。字呼也。黃東發云。罷。亞

二字稻之態非稻名也引蘇詩翠浪舞翻紅
罷亞白雲穿破碧玲瓏罷亞百頃稻雍容千
年儲皆用虛字對為証

精字氣字皆從來可見精氣之生必資於米古
人制字豈是胡亂

今人噴嚏必唾曰好人說我常安樂惡人說我
齒牙落終風之詩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東
坡有詩白髮蒼顏誰肯記晚來頻嚏為何人
隨筆亦載噴嚏不止者必嘆唾祝云有人說

漫筆五卷

四十五

我婦人尤甚其從來已久嘗聞唐玄宗友愛
昆季呼寧王為大哥每與同食食次寧王錯
喉噴上髭王驚慚上願欲安之黃幡綽曰不
是錯喉上曰何也對曰是噴帝上大悅則固
以噴嚏為佳事矣

百凡樹藝只要土暖加肥壅者釀暖也向陽處
物易生日光不照生意便絕壁土竈土皆可
壅物暖也耕田南北其隴者秋夏二熟皆有
收東西其隴者向陰一半無收凡春花之木

不宜背陽秋花者居陰亦無害蓋以冬日南
至一冬無日暖氣不充故春花不發夏自此
至陰處皆有陽光至秋而花自無妨也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知休
咎車駕駐杭時虜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
政戲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警報
虜騎將逼乃折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
為兀术不旬日果傳兀术南侵趙相秦樞廟
謨不協各欲引退二公各書退字示之周曰

漫筆五卷

四十六

趙必去秦必留日者君象趙書退字人去日
遠秦書人字密附日下字在左筆下連而人
字左筆斜貫之蹤跡固矣欲退得手既而皆
驗此載于郭彖勝車志中當時有謝石以折
春字有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之語忤檜死于
戍謝周所言皆至理蓋同一術云謝著甚而
周稍隱存之淳熙間又有琵琶亭術者亦此
類事在岳珂程史第一卷

蟻謂之馬蟻形如馬也群聚成陣俗謂之馬蟻

作壩必有雨曾見兩兩相聞屢退屢合經一
晝一夜鶉鴣自呼其名聲後儼有開溝二字
者必有大雨甚驗鷄啼早則晴啼晏則雨上
宿亦然鵲稱老鵲鳴曰彈平牙驗俯仰為陰
晴池魚忽跳起水面謂之量平水必有雨鯽
魚肋骨曲直可占本月之陰晴氣無往而不
在也猶江豚拜風方向不爽故曰中孚
鰻鱧風雨陰晦則多雖有風而晴則日曜其日
垂頭而不上網此網戶之說可驗

漫筆五卷

四十七

黃雀霜降前後始多候西風則來西風亦去打
生人云蘆瘟年則盛張網時在黃昏五更二
次以錢置掌中試之辯字則舉彈也過早過
晚皆不可彈音談以篋為之兩人共曳黃雀
宿蘆頭軋而向前則跳入于網設網正中十
可得一高下皆空倘失首不得一此出余邑
之青陽南御溇渚與無錫隣界春間間或有
之謂之回春黃雀
子鱗又有一種小而無子者名省鱗不佳

唐文粹載宋之問有所思一篇洛陽城東桃李
花云云事文類聚作劉希夷題曰悲白頭翁
不知何謂幽閨女兒改作洛陽女兒坐見落
花長嘆息作行逢落花長憇息半死白頭翁
作半謝文錦繡作問盡無相識作無人古來
作舊鳥雀飛作悲

漫筆五卷

四十八

錢唐張天錫中天順壬午鄉科薦授教諭以詩
文雄吳越間縱情不羈常留于余鄉顧山周
氏走筆為其家作不識堂論頃刻席上成萬
言然未盡豪人之致惟聽月記一篇足錄也
其文曰月無聲也曷為而聽之對曰聽以心
不以耳聽之以耳則明皇聽其霓裳適足以
誨淫知微聽其藥杵適足以認妄不知聽月
之真趣者也善聽月者何如三日出庚若聞
其有自新之聲十三幾望若聞其有自謙之
聲十六既虧若聞其有戒盈之聲二十七而
載營魄若聞其有葆光之聲合壁而晦若聞
其有用晦之聲置心月於天上移天月於心

中是之謂善聽月不然則聽玉兔之杵東東
乎聽吳剛之斧丁丁乎勞乎耳無益乎心反
為耳聰之病矣江陰顧山周君羽卿超然有
志厭聽世俗之聲可謂衆星中孤月也為之
作聽月記天府摘仙張錡聽月之孫為余姊
夫見余愛其字畫道遠可助臨池遂以見餉
云張公有詩文稿本一冊周之裔人尚有藏
者其所居燬于火有四六短疏以干知識人
多傳誦今載西湖游覽志中同時有吳人張

漫筆五卷

四十九

豫源淮亦留周氏竟率于顧山旅館周惟召
備殮具余從祖雪窓先生有詩乾之一云香
山對酒思同社紫陌看花憶駐驂又云珠沉
暨水千年恨玉瘞吳山萬古蒼蓋紀實也無
子其弟扶櫬歸

蘇州楞伽上方山治平寺天下第四泉有六角
石欄刻字上

菊醬類草撥與敗醬皆藥草之名非食醬也
本草中宜併而分者其類甚多如葑蕒薺菜子

如薜蘿芎藭苗如蒲黃香蒲花如青黛藍葉
如地笋澤蘭根之類其宜分而混者如烏芋
魚收葶薺茨菰之類

昔人論茶以槍旗為美而不取雀舌麥顆蓋牙
細則易雜也樹之葉而難辨耳槍旗者猶今
稱壺蜂翅是也

壞宮室以為汗池棄田以為園圃亂之道也世
有思之者乎

王應麟百忍圖一篇云無諍三昧釋氏之忍也
漫筆五卷 五十

注云出金剛經今金剛經是無諍三昧作淨
字誤又云忍痛於焯掌注云焯利刃刀若刺
股之類按焯乃火燧蓋以火灸之非刀也刺
股亦是以錐耳又云自反而縮勇而忍也以
縮為退縮之縮義與孟子異又云忍於吸醯
即宰相須吸得三斗醋之謂注引唐李景略
燕僚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任迪簡以李性
嚴強飲之此亦一時之畏非忍也又云挾舟
不能忍爭拂衣不能忍怒注引孔融聞曹操

欲殺彪曰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去矣此說似不切舟當作輶類考叔爭車扶輶而行叔向與子朱爭于朝拂衣承之事俱出

左傳

瞿果字炳明自號醉漁常熟五衢人畫花鳥有名蘆鴈入高品嗜酒落魄喜譁嘯人呼為瞿癡偶入邑城遇一縣吏手携海螵吏與瞿素習者吏遽呼曰瞿癡自負詩才能頃刻咏海螵一首手瞿即口占曰海錯何曾教着君也

漫筆五卷

本十一

隨盤饌入公門千呼萬喚不肯出直待臨時敲窟臂蓋常熟市井春間食海螵者必先敲開其尾故用以譁吏云晚多往來于余邑先達貢學靜家常留龜山下見其鄉之治喪薄客者作詩嘲之遂被其人誘去適體擲捷置簾中緹之出乃自朝日竹籬為煖轎漸漸出村窠此夜一場打清滂何處無痛楚時猶以團團離海嶠四句弄舌亦自不俗學靜園廳壁二堵其醉中水墨淋漓可愛迄今猶在聞

其作蘆鴈自歎寫翅不及林良因往詐供掃除于良門下窺其用筆條得解失笑良起視曰若非瞿癡耶固知雖一藝事非專篤未有

成名者國初錙孟熙績霏雪錄載九阜登公戲公索詩公應之即前四句也特有海味牙門骨鬚三字之少異盤饌二字原空瞿以熟者認為瞿作耳

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為水和炭炭之可和水而燒也今官吏問罪畢罰炭即此或疑為水火炭者非

漫筆五卷

五十一

辭句短賦句長辭以三四字賦以六七字為別傳奇云裴航得道其友盧顯乞教航曰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今之人心愈實何由得道之理盧子憮然而語之曰心多妄想腹漏精溢即虛實可知矣
通幽記云趙旭遇仙女云大要以心死可以身生保精可以致神又曰身為心牽鬼道至知佛家稱父為富樓那母為彌多羅尼
唐盧仝有所思云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

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珠樓簾箔天之涯
 又云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今為朝雲相
 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窓前疑是君自古美人
 之喻指君而言古三百篇中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今指文王是也而盧詩之意若不得于
 君者但少含蓄氣象及讀韓詩云玉川先生
 洛城裡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
 一婢赤脚老無。以是觀之其窮困真可慨
 矣昔人戲謂盧之窮因荒於色徵於有所思
 漫筆五卷 五十三

之作也後至甘露之變座上見收年老寡髮
 被收者以丁釘其顛而去人以為識於添丁
 之詩云嗟乎詩能窮人若全之窮是真窮于
 詩者也不惟窮而且罹奇禍不重可哀也哉
 余友邑城古江梅中立子國光少攻舉業小試
 輒最有聲嘉靖辛酉科南場中式已填名于
 榜矣有江寧縣應役人旁觀而喜見齒監試
 官聞而鞠之隨汰國光名蓋是時古江以江
 寧縣主簿為供給官役人急欲走聞故也國

光上主司詩曰蚤歲虛名冠士流五千整望
 一時收自期已是龍門客豈料還看江國
 泣玉何年方定價遺珠在海向誰投無緣識
 得荊州面空羨榮封萬戶侯至今秋隆慶庚
 午復中式云又有詩曰帝里清秋欲曙天忽
 聞虎榜姓名傳高堂老母門猶倚海內相知
 望有年温飽由来非素志勲猷何以負前賢
 鹿鳴宴罷醒無寐莊誦名臣錄一編吾邑雖
 多才如梅之失而復得者不二見也余喜古
 漫筆五卷 五十四

江之有子故備記之

大抵醫者不盡人之性不能知病不盡物之性
 不能知藥不盡已之性則亦莫知人物之性
 之所由来也今之醫者每分氣血痰三證而
 藥鮮奏功不知人身只有一氣痰亦血也猶
 之涕淚液汗皆血之隨寓而成者皆氣之所
 為也氣滯則血滯痰聚病斯作矣故梁貴之
 內傷微賤之外感氣受傷也誠使氣和而順
 精神自增何病之有醫家分邪氣正氣鄙見

以為有順逆無邪正分水火其實有升降無水火用藥之法補則俱補瀉則俱瀉無並行之理天下之物與我同體故五色五聲五味五香七情莫非一氣之所為故皆可以為藥眼耳鼻舌身意皆可以受藥也使萬物非吾一體何能益于吾身且如葦聲健脾金聲通肺黑色養即紅白傷明論梅生津思穢作嘔衰而流愧而汗怒而熱畏而寒病與醫之故皆可識也本草載藥必曰性氣味未有用氣者何也不知氣之靈無所不為也昔吳中一人為頑友所負鬱而成疾百藥不愈垂死頑友心動慨然歸其逋自叙其罪病者吐一蟲似蛇即愈又一士人取科第不以正然與一正人相往來外貌雖軒昂而中心實餒竟不一載而死又一鄙夫自附於衣冠之列偶有其所疾者與其友將訟鄙夫力贊之衣冠之列皆叱其友訟竟不直鄙夫懷愧不兩月而病死故病必起于氣逆氣之順逆存乎神

漫筆五卷

五十五

之壯餒存乎行行懽乎心則神壯而氣充不求順而自順矣否則神餒氣索藥將奈何孟子養氣之旨可以聖可以仙可以醫故論醫必當以順氣為藥順情為和順時為劑人之氣即天地之氣元無彼此腠理一閉而病味吸一閉而死凡有血氣之物與吾身無不合一故藏藏自相損益如穿山甲引經之藥腹行腹背行指手足頭項左右無不分明其餘可知也腹中之蟲朔後頭向上望後頭向下氣也人身之氣朔後升非無降也升多而降少也望後降非無升也降極而有升也一日之子午一歲之冬夏一生之老少皆然荀子曰有子思卧而焯掌可以見其苦學王洙談錄云相傳顏回讀書鐵鎗三推此可對孔子韋編三絕抱朴子內篇四卷祛惑第二嘗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槌三折今乃大悟則二句原自作對非顏子事

漫筆五卷

五十六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五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六

江陰李訓

正德時逆瑾傳勅譴責忠良目為奸黨勅中三十餘人而吾江陰獨居其三主事為小江公昭御史為學靜貢公安甫借山史公良佐貢史以奏幸忤黃以輓死諫蔣御史詩忤亦一時之感云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素少游書晉賢圖後作龍眠李叔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不知何漫筆六卷

謂

少游月夜詩末句云歸來枕簟清無夢卧看明星到未央盖用詩小雅夜未央句若言未央而無夜字則不可此詩之病也

廣志曰蘆葦一名霄突白楊一名高飛一名高搖高飛獨搖古今注已載

枝山野記云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為朝廷造神鎗後貶其官

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犛充英京師其子後遷葬于鍾山之傍所記鄧賜姓事甚欠真余得鄧氏尚書公事狀錄以訂其誤焉狀曰公諱明字光遠號信心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

漫筆六卷

貳

焜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叅知政事迨我國朝永樂元年充其國正使賚方物表箋入慶賀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陞辭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還國永樂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詐稱陳甥請署國事公毅然興義兵伐之請王孫添平自老撾間道赴懇于朝季犛服罪請添平還四年春上遣使以添平歸達其境季犛伏兵于途殺之并及使者上聞震怒

制諭成國朱公能將兵討之公首迎 王師
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鎮撫使鄧師誨并官僚
阮人傑等一百二十四員軍民萬餘獻納東
都路國威等二十八府州縣元戎英國張公
輔受之帳中遂命統攝歸附人負捷奏 賜
忠義銀牌二面 勅公協同將官蘇文作嚮
導擊破雞翎賊水溢留等關平定上下二洪
州伏奇兵灣沔沙上縱火焚富良江一帶賊
艘烟焰蔽天血流芹站山下溪澗盡赤生擒

漫筆六卷

卷

偽上皇季犛及其子孫於高望山獻俘 闕
下詔求陳王子孫立之無所得請依漢唐郡
縣故事改國為交趾都布按三司六年春班
師秋七月策功行賞 勅公為叅政撫其民
授師誨九真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三百六
十三戶功調知福安是冬餘孽陳簡定作亂
興師討平之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會 朝廷
屢詔招撫兵部尚書王公福遣公至軍諭以
禍福責其僭號之罪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效

順 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程官增
祿有差 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
乘傳趣公至京錫之進宴拜資善大夫行在
工部尚書 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榻
器用命扈 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
季暄工部尚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盔甲廠
製神鎗神鏡退韃虜於九龍山下未幾遘疾
以永樂十年五月初一日卒于王事享年六
十有一 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 賜葬京

漫筆六卷

肆

師西山玉臺岡南安河村之原與陳黎二公
丘隴相望誠異數也按譜公本李姓為唐宗
室有諱公蘊者宋封南平王八傳至吳昂無
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閩人陳京入為國婿生
子威晃執國柄殲滅李族李嬪方姪潛歸其
父鄧氏生子名萼遂從鄧姓長仕防禦使萼
生嵩觀察使嵩生瓊樞密院僉知皆其國官
也瓊生政早卒政生公公生師誨師誨以公
舊勲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州府

江陰縣主簿卒于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
 江陰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賦推誠順
 化功臣子孫宜頌恩命 勅下戶工二部發
 給勘合 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房一所靖
 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七人頃有奇
 賜其子孫俾居其地仍世廕其後一為順天
 府儒學額外廩膳生負科貢任用一為鴻臚
 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 齊東野語載陳
 卷日照以國相婚得國郵以日照婚娶家可
 謂奇合因附錄之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
 漫筆六卷

州長樂邑人姓名為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
 為舉子業間為詩有云沈魚便作鵝鵝化
 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
 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妻于父
 其叔乃特異之每加回護會兄家有姻集羅
 列器血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
 仕於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歐之
 中其要害舟變姓名逃去至衡州久而無
 舟子因道陰林之至永州久而無
 者亦聞人守陰林之至永州久而無
 生徒自給守陰林之至永州久而無
 何邕州永年案巡檢過亦一見善里人授受
 南寨居邑宜問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
 里每博易則其國貴人皆出為市國相乃王
 之婦有女亦從而末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
 以婦令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為婿其王
 子以國事授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事不
 馬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以為事不

可料不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遂命焉
 其事得之陳合德善念樞云焜後照十二世
 余觀宋陳潮溪善云周公作無逸曰先知稼穡
 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此古今天下一人也
 晉惠帝問饑民曰何不食肉糜此亦古今天
 下一人也余恐末世周公少而惠帝多也嘗
 讀真西山論農人之苦自始耕立苗耘苗守
 禾描寫諸苦語語實際字字酸辛夫吾人一
 日不再食則飢而粒粒皆自辛苦中來諺曰
 飯來開口思之可不陡然汗下
 漫筆六卷

世俗相傳東坡與妹戲言坡戲妹曰脚踪未
 出香房內額頭先到畫堂前好个衝聲額妹
 答坡云去年一點相思淚今日方留到嘴邊
 好个長面女史云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
 多辨其額廣而如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
 離香閣下梅妝先露畫屏前妹即應歌云欲
 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裡有聲傳以坡公多
 須鬢遂亦戲答之兩山墨談所記相戲之語
 又皆不同又傳蘇小妹能詩代婢作愁苦詩

答秦少游又訛為秦少游妻余考淮海集徐
君主簿行狀末云徐君女三人嘗嘆曰子當
讀書女必嫁士人以文美妻余如其志云則
少游之妻乃徐氏非蘇也集又載與傅彬老
簡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
二公則僕膏身事之矣觀此蓋少游初未嘗
踵蘇氏之門而况于他乎老泉祭亡妻文云
我獨悲子生逢百殃有子六人今誰在堂唯
軾與轍僅存不忘咻煦撫摩既冠既昏教以

漫筆六卷

米

學問畏其無聞晝夜孜孜孰知子勤提筆東
去出門遲遲今往不捷後何以歸二子告我
母氏勞苦今不汲汲奈後將悔大寒酷熱崎
嶇在外亦既薦名試于南宮文字煒煒歎驚
群公二子喜躍我知母心非官寔好要以文
稱我今西歸有以籍口故鄉千里期毋棄我
歸來空堂哭不見人傷心故物感涕慙慙嗟
予老矣四海一身歐陽公蘇明允誌云生三
子曰景早卒軾轍為其官三女皆早卒東坡

與李方叔東云頃年為稠人中驟得張秦黃
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
也此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選
不可得按祭文誌東三處所云則老泉之如
皆亡于東坡兄弟未得第之前而秦少游黃
魯直諸公皆東坡既仕之後所獎與而莫逆
者也安得妄相及耶諸籍具在有目皆知乃
漫不根究動作談柄最是可笑

糞田宜火日若金水日則不肥固園澗亦不肥

漫筆六卷

捌

氣之通塞辨暢不容掩也

北地冰凍雖極連底者遇大霧頃刻可解
人被虎傷服香油可解其毒鎮江獵戶多用此
蘇州見周文矩彩神圖卷甚工屏上懸一神影
蓋彩神即今所謂喜神也

廣異記清河崔廣宗開元中為薊縣令犯法張
守珪梟其首形體不死昇歸飢即畫地作飢
字家人進食于頸孔中飽即書止字家人等
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

生一男，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如其言。宋嘉祐時，劔南朱無惑，洋洲可談云：監左帑龍舒張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投一飯店，見一人無首，主人云：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之，猶存。佛圖澄曰：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

花紅紅花麻黃黃麻棠棣棠

常熟趙定宇用賢，余先師參藩益齋公子也，得

漫筆六卷

玖

第後又入館選為第一人，喜而錄其入館之作于此。其詩曰：皇威赫赫耀天兵，南指樓船百粵平。萬里蠻烟開象郡，三秋海色淨羊城。謀謨自協周宣睿，嶺徼誰傳漢武名。聖澤于今霑異域，凱歌直欲繼堯虞。前聞定宇在家，恐後場掛漏，夜讀鄭淡泉策輿，不肯誦不休。直至體疲頭暈，亦不稍輟。其堅苦如此。余憶幼侍先師學文，每夜必三鼓，畧假寐，即起有睡意，輒批頰自詈。嘗斥星士曰：主司只看我。

文字豈查我命書，暑月坐中庭。少微鑑直從舌端出，以相授。不嗟一字少，選又呼燈讀。有志竟成，蓋於趙師父子驗之。

東入吳門十萬家，家家爆穀卜年華。就鍋拋下黃金粟，轉手翻成白玉花。紅粉美人占喜事，白頭老叟問生涯。曉來粧飾諸兒女，數片梅花插髮斜。此爆亭婁詩也，錄之以觀風俗。語作對云：燒炭用柴，必橫柴而豎炭，煎漿下飯，須熱飯而冷漿。宋人有看茶啜墨之語可

漫筆六卷

拾

對漱石枕流，此亦誤語之天生對也。

百合有麝香珠子二種，麝香者花甚香，珠子者每葉有一黑子，胡茄花形色如麝香百合可觀。分百合八月中與種蒜同時同法。

山藥葉枯後起，復以根寸斷種之，子種者則遲。香芋落花生，性畏寒，十二月中起，以蒲包蔽暖處。至三月中種，須鋤土極鬆，人云大者為香芋，小者為落花生，或云即一類，非也。十二月中起，則甜而不土氣，甘露子冬至前葉枯。

後起復以子重種

柿類大小形狀極多有火盆柿大而匾方柿四稜六稜乾瓢無核甚佳火珠多核不美綠柿品下柑與橘類而皮殼畧異溫衢最多佳品橙香美在皮而瓢則酸古云在南稱柑在北曰橙非也

荷花紅白二色各有千葉單葉間有黃者韭菜最忌零陵香輒消死

字謎目字加兩點不作貝字看上有加字下增二點是實字

貝字欠兩點不作目字看上有欠字又增二點是資字出荆公

木了又一口不作杏字猜若作困字猜便是呆秀才木旁着才字又字一字口字是極字

浚川王廷相論居喪見人弔人食人遺人云居喪見人乎日記有之踈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紼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將弔人乎日記亦有之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

而往將遺人乎日記亦有之喪者不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將食于人乎日記亦有之有服人召之食弗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曰父母之喪四者皆不行焉古之道也敢問今之人宜何如曰禮者以情制者也使宜於人情焉亦猶夫行古之道也是故士之居于鄉也事有必見人者况庶民乎既葬焉不得已而有為雖見人可

漫筆六卷

拾貳

也見人而人食之雖食亦可也非以其召而食之也三年之內曾樂之必請見人而人食之乎則夫食於人者亦寡矣非有事焉其黨亦不得過而食之也禮有往來人情之相望也久矣不可以徒受也若曰替其禮也既葬而遺人亦可也父母之喪既葬焉五服之喪服其服而往哭之權也夫人死也去而不可返之道也果吾之舊與友焉既葬而往哭之可也因以弔其孤亦可也

帝熱錢氏有其者。嘗尚書李石城公傑。在位時。以貴得職。特求贈章。石城公援筆大書於軸曰。來時尚着儒生服。歸去俄乘使者車。唾手功名如此易。白頭才子動長吁。又蘇城一大老亦有作云。年少功名二十收。他年何礙不公侯。鈞臺昨夜因君舞。舞破蓑衣舞未休。嘉靖初下詔。裁革傳奉中書舍人。時有集杜詩嘲之者曰。馬上誰家白面郎。初聞涕淚滿衣裳。可憐懷抱向人盡。正想氤氳滿眼香。

漫筆六卷

拾參

近侍只今難浪迹。青春作伴好還鄉。三年奔走空皮骨。愁日愁隨一線長。

會試時舉子入場。伴送燈籠多有寫某科狀元。以取兆者。余鄉袁巽菴舜臣中甲子鄉科。赴辛未會試。作一謎詩于燈云。六經蘊藉胸中久。一劍十年磨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橫。恐洩天机莫露口。一點纍纍大如斗。掩却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時。本來面目君知否。辛未狀元四字謎也。滿場惟蘇州劉城一見能

識之巽菴蓋一時敏才也。其弱冠未利時。夢入場有朱衣人自稱陳姓者。拔之傳伍中。及甲子本房果陳姓名宗慶。兗州府教授金谿人。極賞其卷。置之前列。科名信有定數云。

余鄉夏都憲公從壽。曾作膽瓶紙梅花詩曰。誰把并刀信手裁。能於雪後見花魁。北人解奪天工巧。東閣渾教夢寐猜。羌笛有聲吹不落。膽瓶無水浸常開。何當醉我空同酒。却詫江南驛使來。此詩極為李空同稱賞。家刻裕軒

漫筆六卷

拾肆

文稿是公手授。余者今細閱之。惜當時緊刻未從。刑正耳。又記其口述登第之作曰。紫騮馱醉出瓊林。紅杏香中日未沉。萬斛韶光春不老。九重恩命寵方深。忘身狗國平生志。移孝為忠一世心。遙想雙親倚門望。笑拈飛報是泥金。誦時老矣猶喜談試事。氣尚勃勃今余老而憶出。與伊宗人言之。如隔世故事也。甲戌殿撰無錫孫公繼臯童時。為余友曹雲亭。駕識拔許之。姻隆慶戊辰秋。邂逅曹于邑之

觀音寺中坐間偶及姻孫事曰近宗師發無錫學案孫婿雖在丙等然視渠未諸生前案適巷議時常括耳今私心竊自慰也雲亭賦具隻眼乎而其苦心處人誰識之孫公祭百鄉舉余外孫錢達道名居第五春榜下第謁余曰狀元正是不偶道借郡年家同孫公觴于舟聞途中訛言籍籍謂今科狀元姓孫偶于席間戲謂孫云雖適中孫姓豈便屬君乎詎知已而果然蕭觀復公應官射策得高策歸丁外艱踵余舍余問之曰君得策文固應耳抑有兆乎答曰初進場時夢有人語曰子為狀元第二人待傳臚後始解生名在三十孫名在三十三憶廷試卓子行次排列後稍移恰是狀元第二人也又聞孫公隣人王姓者述其諸生時館于某家堅拒淫婦之事則魏科之捷一有天定一無人損天人習若魔之不去夫豈區區枯管遽能成精哉長孫佐輔云獨訪仙家歌還涉茅屋斜連隔松

葉主人聞語未開門透籬野菜飛黃蝶柳子厚云南州溽暑醉如酒隱几熟眠開北牖日午獨覺無餘聲山童隔竹敲茶臼高駢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窓寒滴露研朱點周易此三詩昔人所稱七言不韻之勝者今載三體中間誦一過如披圖畫嘗欲得善丹青者寫之姑記以俟陳環中士元記一輪迴事曰嘉靖甲辰余與年友萬全張子徵譙集張有外弟趙生在坐張云趙生前世趙某子為大同學增廣生暑日迎督學途飲大酒大醉卧樹側僕以冷水澆其首透爾氣絕魂遊溪邊見犬來畏為所噴適有孕婦在旁即避身婦遠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晚婦產子生見已身為嬰孩即悟托生在此北地貧家產婦不坐月生子三日夫耘田婦為餉時有一犬在牀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進傷我婦聞太駭報其夫歸云產妖子也夫執鋤作擊生狀問生何

言生懼不敢言、隱二三歲始言、至五歲時、見乘馬過者、生呼其名曰、我是某托生、是爾母舅、不知我父母妻子何似、其人婦報生、父母以錢二緡謝其夫婦、携生歸、其妻未改醮也、生未嘗從師、凡前生所讀書、一一能記、作字亦與前生字相類、今亦為增廣生云、坐客西安張茂參、成都王可廉、各有詩紀其事、又有一輪迴、曰、林士章、士章為山東東昌府高唐州城南德府禮生、林雲峰接武嬰兒也、生于

漫筆六卷

拾朱

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甫七月、即能言、接武欲試耕牛、檢曆求太歲所在、見言試牛、當尋博士、父大奇之、又辨門帖、土牛彩句、指字扣扉、不知、後漸自稱、前身原係北直隸易州人、姓張、名承勳、號越吾、嘉靖壬子科中順天鄉試一百二十五名、待試春闈、偶醉卧不、幸中煤薰死、死為城隍、以享穢婦之祭、復謫人間、轉生于此、其未生時、托夢于姻家國子生李鑑塘云、我在冥府、為任丘縣城隍、有婦

人衝突、上帝令脫胎于高唐林秀才、接武家為子、後六年、君謁選、當丞上海、屆期、吾女計已適君子、必携以偕行、經高唐、幸少駐、須遣來童一訪我于林家、庶得面我女來童、其故減也、鑑塘驚寤猶豫、是時越吾柩尚未葬、其家壁中、隱隱有車馬鼓吹聲、祈禳紛亂、鑑塘私以夢轉展于秉冀、臨時一訊驗也、及謁選果與夢符不爽、隆慶六年壬申十一月一日、以丞赴任上海、南行、北抵高唐、先令來童往

漫筆六卷

拾朱

探林接武家有子消息、皆云其家生子異常、今四歲矣、鑑塘即挈子婦、躬詣林氏、婦越吾女也、年方十七歲、幼名喜姐、會生于捷時、故名喜云、來童一見、即識之、曰、吾家所使僕也、僕詰曰、汝為我主、汝中報日、賞我物若干、曰、銀二錠、又錢二千、來童知其實、泣且拜、其中又有出所袖鏡、及綉袋、問認此物否、曰、是我城中買與喜姐者、女聞呼其名、乃痛哭抱之、鑑塘曰、汝識吾為誰、曰、汝是吾李親家、指所

乘輜曰、誰家物曰是我平昔所乘者、問汝有子否、曰我二子、方正、方放是也、握喜姐、手泣言汝毋孤苦、今奈何、又言我在京師、購珠一封、為汝粧、非籍汝翁、汝幾不得珠矣、蓋越吾死時、鑑塘適在北雍、經紀其喪、檢閱篋中、悉識而封之、得無失也、一時聚觀如堵、有泣下者、其女哀痛不已、抱行數里、遂留鏡以期後會焉、于是行赴上海任矣、郡新鄭訓導劉文田、取家藏壬子順天試錄稽之、名次果合、儒

漫筆六卷

拾玖

學生負劉士亨等呈為地方奇遇事、上于州州主曹侯鐸、上其事于郡、郡守羅檄召之、令馳驛往、適羅在學宮、接武携兒入、兒揖稱羅曰公祖、猶自謂鄉舉也、接武教之以民禮、稱兒不應、再強之、則曰老師、衆皆竦然、有問能憶所作、應曰、惟墨卷七首、尚能成誦、光祿寺卿溧水陳鳳舞、上林苑丞嘉興金愷、各有詩紀其事、陳詩曰、南宮應試煤薰死、冥官遺作林家郎、金詩曰、見兒即認携來鏡、對僕寧

忘用過財、皆紀實也、

王伯厚云、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先天之學、止是此二語、天之道也、愚謂邵子詩、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宋慈雲僧、姓袁、名道少、為士子遊京師、西池遇老僧、留語、恍惚夢入巨瓮中、榮顯而寤、後出家、超脫與邯鄲枕相類、出青瑣、高議、此書麗

漫筆六卷

貳拾

雜不足傳

稻花白而瓣少者、米賤多、而色黃則貴、俗云、銀

花賤、金花貴也、

豆有香珠者、米稔糯俱有、又有白果豆、以其香

類、銀杏新出也、

葉石林燕語云、唐人初未有押字、但草書其名、以為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余見唐誥書名、未見一措字、今人押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王荊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

中為一團公性急作圈多不圓往往窩區而收橫畫又多帶過常有密議公押及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書楊蟠差遣勅作圈復不圓乃以濃墨塗去旁別作一團蓋欲矯言者楊氏至今藏此勅

薛道衡空梁落燕泥之句人多未見其全篇題是昔昔鹽其辭云垂柳覆金堤靡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

漫筆六卷

丙

廿一

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飲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綵鳳逐雲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意蓋皆閨怨耳後趙嘏廣為二十章以一句為一題本題三字余初未解容齋續筆歷引鹽字題數個謂歌詩之鹽字如吟行曲引之類是也楊升菴慎卅鉛錄錄云梁樂府夜夜曲或名昔昔鹽昔即夜也列子昔昔夢為君鹽亦曲之別名道衡聘陳為

人日詩云入春終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喚之曰是底言誰謂此屬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蕪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其文有足足懷仁般般擾義語足足鳳也般般麟也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道衡由是得罪遂誅之謂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又有咏苔紙詩一首云首時應春色引淥泛瀆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金鈎

漫筆六卷

丙

廿二

曹公駭余邑中高才生也晚號溪上吟翁其詩吳中人人稱之余得其鶯鶯辭一長篇誦之便可知其風韻矣辭曰輝輝明月素流羌茸茸佳樹暎深房強折花枝笑花如人面媽長風一枝拂滿地相索牽元楨去時貧賤日困遊蒲東事干諍偶然相遇不相親只道人心如面熱重門不掩扃不吠垂袖開懷待明月雲心一作山頭兩千金散質輕相詐魚文字減不知年竹緒索然今幾縷一朝獻賦獵長楊天子迎置白玉堂白玉堂深花木稠長安

御道夾金溝。千門柳色朝凝綠。萬戶笙歌曙。
欲浮富貴繁華。占早春洛陽才子。聘新人。此
時離別成。紙扇棄置徒勞賦。會真始初與君
歡愛時。何言中路生乖違。風摧錦水雙鴛鳥。
南北東西他自飛。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
豈如山上雲。猶聞相決絕。况我輕事人。已矣
勿復陳。東風沸海浪無痕。皓月西流魄不淪。
妾身一辱不可再。士也二三何足論。還我白
玉環。知君一去無由還。還我一絢絲。絢絲歷

漫筆六卷

廿三

亂不可持心之煩。惋不可緩。蘋風不遇歸應
晚。恩重義深同逝波。形消骨化丹誠泯。六如
妙手開蛾眉。鴛鴦被服金雀釵。丹青恍惚與
神會。霏紅沓翠蒲東來。但驚旭日照溪殘。又
似明霞驅曉靈。宓妃智女不足道。陽城下蔡
俱傾危。與余瓊珮結心契。慰余問訊陳幽懷。
人神道隔徒為耳。愛莫助之心摧悲。須臾變
滅回風去光消響絕。何奇哉。君知此語固不
妄。不信請視巫山臺。世幻形骸皆寄。遇無鹽

褒姒成青苔。風流獨為鶯。嘆息記言難。值曹
王筆神光一絕無。還雲賴有鮫鮪能記憶。融
怡似欲妬陽春。玉骨冰肌自辟塵。鉛華不御
嬌波鮎。欲言不言愁殺人。唐伯虎畫鶯鶯折
花圖。伯虎蓋摹唐本也。人云妙甚。但不活耳。
彼姝者子。麗質無儔。披圖浩歎。欲與神交。心
手愛矣。瑕不謂矣。霜繁葉稀。空守成悲。抽情
以歌。愴然如何。因作女鶯辭以傳之。

圖徐山向江一半舟行過者遠望石形紫裙烏
漫筆六卷 廿四

髮儼然一老嫗。人呼石婆婆。
寢與鬼邵陵公曹芳。虞遷金墉太宰郎。范粲素
服拜送哀動左右。遂徃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所寢之車。
鄉先輩古塘王懼齋格。一日偕子莘姪相立于
門望見碩山僧舍烟起。遂呼子姪試以對語。
曰山館茶烟飛入白雲添。雨意姪即應聲曰。
溪庭砧杵亂敲明月雜秋聲。子構思終日不
能對懼齋怒而撻之。莘中正德丁丑進士相

以諸生因頓希才之不足以觀人如此
萬曆丁丑臘月十九日邑中迎春止留東門出
入餘三門俱閉防有變也臨晚城外人蜂擁
旋歸城門下沮塞踏死四十七人老者壯者
少者有霎時死者有扶回死者有遲延二三
日死者百年上下耳所未聞而忽罹此變大
是驚異

只為青缺不濟身故廬今已屬東隣可憐今夜
權為主締到明朝便作窳燕雀有情還戀舊

漫筆六卷

廿五

犬猶隨我不知貪慈憇隔付門前柳他日經
道陌路人此賣宅將行所賦者不知出自何
人嘗憶先君屢為見輩誦之將有警也識以
備邊

今人大廳五間之前重置屋者俗名五廳三泊
暑謂可障蔽炎熱也夷堅志作撲水撲風板
又作屋翼瀾風板老學菴筆記云蔡京賜第
宏敬老疾畏寒惟撲水少抵乃作臥室或又
作僕處謂廳上待客童僕供待宜列于此耳

猴性畏竹扇聲道州最多

唐詩鼓吹有胡宿詩考胡宿乃宋仁宗慶定間

知湖州是誤收為唐人也

倭國婦人不裹足髮長散披在後至梢皆剪截

極齊服飾有扇子錄

梁武帝問達磨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

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答曰並無功德帝曰何

以無功德答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

影隨形雖有非實又宗果春曾侍郎書有云

漫筆六卷

廿六

今時學道之士只求速效不知錯了也却謂

無事省緣靜坐體究為空過時老不如看樂

卷經念樂聲佛前多禮樂拜懺悔平生所

作罪過要免閻家老子手中鐵棒此是愚人

兩為嗚呼自佛法入中國所謂造寺寫經供

佛飯僧看經念佛種種糜費之事日新而月

盛但其力稍可為者靡不爭先為之導之者

固其德向非人心之貪則其說亦無緣而入

也奈何世之誦佛以求福利者其貪心惑志

纏綿固結而不可解。雖以吾儒正色昌言懇切詳盡一切聞如不聞。彼蓋以吾儒未諸佛教所言無足信也。達磨在西域稱二十八祖入中國則為禪家初祖宗果擅名一代為禪林之冠。所以保護佛法者皆無所不用其心。其不肯失言決矣。乃至如上所云種種造作以為無益者。前後如出一口。此又不足信耶。且夫貪嗔癡三者乃佛氏之所深戒也。謂之三毒。九世之造寺寫經供佛飯僧看經念佛以為有益而為之是貪也。不知其無益而為之是癡也。三毒而犯其二。雖活佛在世亦不能為之解說。乃欲誦事土佛木佛以僥倖于萬一。非天下之至愚至患者乎。九吾儒解惑之言不可勝述。孰意佛書中乃有此等本分說話。人心天理誠有不可得而泯滅者矣。今之道家蓋源于古之巫祝。與老子殊不相干。老子誠亦異端。然其為道主于深根固蒂長生久視而已。道德五千言具在于凡祈禳禁

漫筆六卷

廿七

禱經呪符籙等事。初未有一言及之。而道家立教乃推尊老子置之三清之列。以為其教之所從出。不亦妄乎。古者用巫祝以事神。達其官正其名。辨其物。蓋誠有以通乎幽明之故。故專其職掌。俾常一其心志。以導迎二氣之和。其義精矣。去古既遠。精義浸失。而淫邪妖誕之說起。所謂經呪符籙。大抵皆秦漢間方士所為。其泯滅而不傳者計亦多矣。而終莫之能絕也。今之所傳。分明遠祖張道陵近宗林靈素輩。雖其用不出乎祈禳祭禱。然既已失其精義。則所以交神明者。率非其道。徒滋益人心之惑。而重為世之害。爾望其消災而致福。不亦遠乎。蓋老子之善成其私。固聖門所不取。道陵輩之講張為幻。又老子之所不屑為也。欲攻老氏者。須分二端。而各明辨其失。則吾之說為有據。而彼雖桀黠亦無所措其辭矣。右二條乃整菴羅公欽順因知記中者。大足以闢邪扶世。真格論也。

漫筆六卷

廿八

楚史禱枕相人第十三云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之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觀布衣者其交皆孝悌篤慎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其交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其人之交也莊王

漫筆六卷

十九

曰善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將相遂成霸功錢惟演錢氏私誌載唐一行嘗語人曰吾得古人相法相人之法以洪範五福六極為玉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可得大槩若其人忠孝仁義所作所為言行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善者吉人也若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言行不相應顛沛造次必歸於惡者凶人也吉人必獲五福之報凶人必獲六極之刑不于其身必于

其子孫若但於風骨氣色中料其前途休咎豈能悉中也灼艾集云異處厚論相心相有三十六善焚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委曲行陰德方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改過九也不逐淫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使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好作惡十五也不談亂

漫筆六卷

三十

十六也不譚閭閻事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衆用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食三十一也不面訐人三十二也省約惜福三十三也知人飢

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常與
退步結果三十六也全者福祿令終不全禍
福半之故相形不如相心求人相不如自相

按撰虱新話載吳慶厚論心相有三十六善
與灼艾所載互有同慶今操其異者附見
于後夫人嘗言意氣求官自如此一也利人克
食分人四也常行陰德事方便六也利人克
已九也馬上去不逐惡貪殺十也夜間不憎睡者十
四也馬上去不逐惡貪殺十也夜間不憎睡者十
也濟急難二十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
也濟急難二十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
力救難三十六也行善不倦三十也竭
壽考永終不全則禍福相抑具二十者刺史
漫筆六卷

之位具五十以上者令佐
之官具五者亦須大富

醉翁談錄引子言小說者或名續史或謂合生

或稱舌耕或作挑閃

雜俎謂數相從曰支夷堅志甲乙等以支名者
取此

炎涼變態倏忽莫甚于今時常熟百川孫公樓
所撰馬鳳志銘可按也余特錄之其志曰萬
曆己卯南畿大比士吾邑入毅者五人而馬
君與焉此五人者並以文執稱雄一時號赫

奕矣乃人之評馬君者又不獨其文蓋壘壘
譚其行云馬君之行曷微乎馬君貧次骨矣
世諒于賞君復不問生產居可三四徙愈徙
愈陋卒不克具一椽而僦屋以棲瓶恒無儲
衿不蔽胷諄語交謔若弗聞也者躬腹而出
陟山巔而獨吟意軒如也視金若賸婢友問
遺即一介亦辨諸義謁客必度飯後或值方
飯時急縮足避去主人疾招之弗反也遇貴
人一長揖外不作妍阿態對客縱論侃侃無

漫筆六卷

三十一

所避力不能鬻一書而假讀于友已又輒返
之默誦甚捷習其所著時義俊逸清婉以貧
益工見謂可屈其羣而試輒駭貴耳者遂下
其品即無有延諸塾者君亦恥於干人歲恒
家食即或延之其金不登人之什二嘗為子
聘婦有成議矣未幾而子癯婦家有對言君
曰吾豈忍以病子誤若息耶亟持庚帖反之
不索所聘既絕婚而癯者復起內戚有繫獄
而告飢者君脫絮袍易米與之無難色噫嘻

貧麗六極。楊韓二儒所欲遠而送之者也。而士人緣此折氣卑卑不自好者不少。君不幸生即罹之。厥志彌厲。厥守彌堅。竟其生無一鄙瑣行。宣聖以無怨為難。無諂為可。若君者。詎徒無諂。且不屑以彼易此。幾于樂矣。無怨云乎哉。方諸古之狷士。君何讓焉。君父名芹里中。謹厚人也。布衣而有士行。有司庶其人。列名旌善。一旦橫罹。戾死于獄。君既長而審其寃。自號驚烏子。以志恨。不知者誤呼為荆。吳君亦遂應以荆吳。失其意矣。第之歲。君歌鹿鳴而歸。蒼頭而鮮衣者數人。羅侍之。君曰。若等者何。群曰。願事主耳。君曰。吾故吾耳。應門一五尺。猶懼食指煩也。悉謝却之。鮮衣者故在。君時已疲于馳逐。倦于酬酢。遂病瘖。五日卒。鮮衣者始大悔。踉蹌竄去。報捷之。且君入市携米二升以歸。將作糜而急脚至。知東西行負擔者亦息肩仰天嘆曰。彼蒼其有知耶。于是多金而藉勢者。乘其匱且窮。持金獻

漫筆六卷

三十三

之比聞訃。不旋踵大索而噪。噫。可以觀世情矣。君低徊鄉校者餘二十年。僅一戰而捷。捷未再月而殞。慶者在門。弔者在閭矣。夫既阨之。又胡畀之才耶。既成之晚。又胡奪之速也。客不問天而問余。余應之曰。列子有言。厚于德。薄于命。則奇矣。第亦死。不第亦死。等死耳。不第而死。孰知有馬生者。天能以一第報其德。而亦不能自違其定也。君可悲矣。亦可瞑矣。君諱鳳。字瑞夫。世為支塘人。後徙邑之南。為邑人。生于嘉靖辛卯。卒以第之年十月二十九日。年四十有九。銘曰。其生不辰。其行則純。厚積而業一蹶而溷。疾於電光。榮若朝菌。嗚呼。馬君古之獨行今之畸人。李衛公帖云。天地窮人。物情所棄。雖有骨肉亦無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叩問。閣老至仁。念舊再降。專人。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開緘。紙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恤。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

漫筆六卷

三十四

日苦飢惟恨垂沒之年。須作餒而之鬼。十月
未伏枕七旬。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
幸而自活。閏十一月二十日。從表兄厓州司
戶參軍同正李德裕狀。侍郎十九弟。此洪容
齋所記。令人讀之一字一慘然矣。

一年好景是中秋。何事佳期不與謀。客子漫敲
銀燭冷。嫦娥掩臉玉容羞。關山有調空聞笛。
烏鵲無聲倦倚樓。天外清光原是好。五雲朝
罷彩毫收。此邑先達薛平甫格。弘治癸丑內

漫筆六卷

丙戌

三十五

閣月試中秋無月詩。掄第一。嘉靖丙戌。無錫
華公入館。秋塞聞砧詩曰。蕭蕭梧葉度中秋。
永夜踈砧動客愁。聲雜鼓鞀龍塞迥。寒催刁
尺鳳城憂。一庭涼月誰歌枕。萬里碧天人倚
樓。寂寞遙憐授衣節。西風吹盡鷓鴣裘。或曰
陸貞山公蔡代作。

勝國季年。東南士人有力之家。最重詩社。聘有
詩名者為主試。如科舉之法。今行世者。如月
泉吟社集。其一也。初吳公渭以故宋義烏知

縣解組家食。延致鄉遺老方公鳳。謝公翔。吳
公思齋。主于家。開社命題。鑒別高下。榜示褒
賞。誠一時之勝舉哉。今撮其集中大略。以便
稽考。云月泉吟社。浦陽盟詩。潛齋吳渭清
翁。本社預於小春月望命題。至正月望日
收卷。月終結局。請諸處吟社。用好紙楷書。以
便騰副。而免于差舛。明書州里姓號。以便供
賞。而不致浮湛。切望如期。差人來問。浦江縣
西地名前吳。吳知縣位。對面交卷。守回標照。

漫筆六卷

三十六

應俟評校畢。三月三日。揭曉賞隨詩冊分送。
此固非足浼我同志。亦姑以講前好。求新益
云。春日田園題意。所謂田園襟興者。凡
是田園間景物。皆可用。但不要拋却田園全
然。泛言他物耳。歸去來辭。全是賦體。其中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時。感吾生之行休。四句。正屬興。此題要就春
日田園上。做出襟興。却不是要將襟興二字
體貼。只為時文氣習。未除。故多不體認。得此

題之趣識者當自知之。晉詩壇文。月泉
 舊杜久褰詩錦之華。季子後人獨傲禮羅之
 意。遂從昨歲。編致新題。春日田園。頗多襟興。
 東風桃李。又是一番。卿邦之勝。艾雲如湖海
 之。游雷動。古囊交集。鉅軸橫陳。誰揭青銅
 尚詢黃髮。無舍女學。何至教琢玉。我不用道
 謀。是在主為室者。俾得臣而寓目。與舅犯以
 同心。睽惟騷吟。良出工苦。所貴相觀而善。亦
 多自負。所長。能雄萬夫。定羞與絲灌等伍。如
 漢筆六卷 三十七

入律者宗焉。春日田園。襟興。此蓋借題于石
 湖作者。固不可舍田園而泛言。亦不可泥田
 園而他及。舍之則非此詩之題。泥之則失此
 題之趣。有因春日田園間景物。感動性情。意
 與景融。辭與意會。一吟風頃。悠然自見。其為
 襟興者。此真襟興也。不明此義。而為此詩。他
 未暇悉論。往往叙實者多。八于賦稱美者多。
 近于頌。甚者將襟興二字體貼。而相去益遠
 矣。諸公長者。惠顧是盟。而屑之教。形容模寫
 盡情極態。使人誦之。如遊朝川。如遇桃源。如
 共柴桑墟里。撫榮木觀流泉。種東臯之苗。摘
 中園之蔬。與義熙人相爾汝也。如入豳風國
 邦者。桑者。競載陽之光景。而聆倉庚之載好
 其音也。如夢寐時雍之世。出而作。入而息。優
 游于耕鑿。食飲而壤歌之起。吾後先也。其餘
 瓌辭藻思。粲然畢陳。應接有所不暇。姑次第
 其篇什。附以管見。俟覽者細訂之。若曰。折衷
 則謂豈敢。歲疆圍大淵獻。脩禊節。婺月泉吳

渭拜手書時元之前至元春日田園雜興

律五七言四第一名羅公福抗清吟社三

韻餘體不取第一名羅公福抗清吟社三

正號極整齊而不見邊幅者此為冠

我無心出市朝東風林壑自逍遙一犁好雨

秧初種樂道寒泉藥旋澆放犢曉登雲外鷲

聽鶯時立柳邊橋池塘見說生新草已許吟

魂入夢招第二名司馬澄翁澄翁號來青

起善包括兩聯說田園的而編蘭春思

漫筆六卷

倩吟鞭着面和風軟似綿黃犢烏犍秧穀候

雄蜂雌蝶菜花夫把鉏健婦踏烟壘抱甕犬

人今野泉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

鷓第三名高宇杭州西壑梁前聯妙于

引陶范不為事縛句法更膏雨初晴布穀

高末借言襟興的是老手誰知農圃無窮樂自與

啼村村景物正熙熙

鶯花有舊期彭澤歸來惟種柳石湖老去最

能詩桃紅李白新秧綠問着東風揔不知

第八名倪梓義烏陳克道字起聯有力五

圖秧肥科斗動桑暗鶉鳩呼罷社翁分胙占

蠶媪得符傍花隨柳處此事不閑吾第十

名呂澹翁東陽名引用田園事全與諸作

鎮密月簫紀閏附青輝民野陶然化日熙

祀備粉榆祈稔歲宴酣花柳樂清時洛中富

貴斜陽恨絲生勛勞千古思浩興歸來吟不

畫陶詩和後賦幽詩第廿三名天目山人

義烏吳天祐全篇是襟興本色而口圍

野水渾邊戲乳鷺踈籬缺處晒耕策草青隨

漫筆六卷

意牛羊卧門靜無人燕雀多夫倦倚犁需婦

饒翁歡擊壤和孫歌新來別有營生計又喜

巡擔住密窠第三一名陳希邵義烏陳

此卷首尾吟十篇題上生題摹寫各盡其妙

與其他畫蛇添足者不同姑真諸此以為手

當為高矣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

漫興時無事花邊繙兔冊有時乘下課牛醫

乍隨父老看秧去還共兒童闢草嬉偶物興

懷渾不柰春來非是愛吟詩春來非是愛

吟詩詩是田園樂興時清入吟懷花月照紅

生。咲。面。柳。風。吹。村。聲。盞。耶。烏。盞。角。社。酒。柔。情。
玉。練。樵。閑。悶。閒。愁。儂。不。省。春。來。非。是。愛。吟。詩。

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飲興時草酌

乍舒情。眊。瞞。花。生。陟。覺。眼。迷。離。才。呼。粉。社。人。

同。醉。又。問。杏。村。家。有。誰。長。日。作。勞。無。不。得。春。

來。非。是。愛。吟。詩。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

園。懶。興。時。放。草。地。牛。眠。易。熟。聽。花。村。鳩。起。來。

遲。蚕。桑。辛。苦。從。渠。婦。稼。穡。勤。勞。任。我。兒。踈。散。

情。懷。收。不。起。春。來。非。是。愛。吟。詩。春。來。非。是。

漫筆六卷 四十一
愛吟詩詩是田園引興時聞布穀聲驚綠野

聽提壺語憶青棋曾因鬪草爭心起每為看

花樂意隨景物撩人禁不定春來非是愛吟

詩。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寄興時稼

穡但憑牛犢隄陰晴每付鷓鴣知托尋花去

將千樂借卷桐吹寓所思撫景寓言良不淺

春來非是愛吟詩。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

田園乘興時得暇分畦秧韭菜趁情樊園樹

崇黎山煙青笠等閒去沙地烏犍和醉騎一

片野情羈不住春來非是愛吟詩。春來非

是愛吟詩詩是田園遣興時行傍山翁驅犢

父。坐。觀。鄰。姬。試。鶯。兒。看。秧。時。測。水。深。淺。行。菜。

間。占。春。早。遲。白。日。漸。長。消。不。去。春。來。非。是。愛。

吟。詩。春。來。非。是。愛。吟。詩。詩。是。田。園。盡。興。時。

籌。食。出。門。天。欲。曙。荷。鋤。歸。路。月。相。隨。踏。青。謾。

有。心。情。在。耕。綠。寧。甘。體。力。疲。箇。段。工。夫。償。不。

足。春。來。非。是。愛。吟。詩。春。來。非。是。愛。吟。詩。詩。

是。田。園。感。興。時。草。地。耕。牛。才。有。犢。花。村。吠。犬。

漫筆六卷 四十二
那生菴麥青未必三時粥桑綠其如二月絲

觸物興懷言不盡春來非是愛吟詩。第四

八名感興吟江相此詩無一字不佳末語雖

足。以。戒。兒。結。策。衣。婦。浣。紗。暖。風。踈。雨。趨。桑。

麻。金。桃。接。種。連。花。藥。紫。竹。移。根。帶。笋。芽。推。鼓。

踏。歌。朝。祭。社。賣。薪。挑。菜。晚。回。家。前。村。犬。吠。無。

他。事。不。是。搜。鹽。定。權。茶。第。四。九。名。王。進。之。

德。建。以。雅。健。語。馬。高。絮。操。東。君。私。我。此。身。

歸。脫。却。青。衫。野。服。更。桑。可。以。絲。麻。可。績。麥。宜。

續食非宜美。分甘壘上耕雲隱。夢不湖邊拾翠行。物意豈知滄海變。曉風依舊語流鶯。

第五十名元長卿義烏陳 順亦出苦心

香紅眩眼纈蕤英。竹杖扶吟縱步行。桑眼

暮含青蕾小。麥鬚蝦磔翠芒輕。黃花菜圃午

風軟。綠水秧畦春野平。芳樹幾聲鳩雨過。蒼

蒼柳色弄煙晴。犁鉏徧野沸畊農。血吻鶻

聲一樹紅。畦蠹缺針青。剡剡隴翻麥浪翠。荒

荒鷄鳴晝寂。花村兩蛤吠朝寒。草岸風溪外

漫筆六卷 四十三

雲過橫笛亂。微烟野色樹籠蔥。第五一名

聞人仲伯義烏陳 三春分作三首曲盡變

及 田園興在早春時。眼纈生紅喜上眉。門

巷日高人掃雪。池塘煙漲水流澌。杯棹新歲

歡同社。燈火元宵開古祠。野老告余春事及

夜來小雨過前陂。田園興在半春天。春事

關心夜不眠。護撒秧畦瀆擁水。闌栽蔬圃更

隄川青囊子粒。鄉風舊翠箬靈芽社雨前。獨

立夕陽無限意。一聲撥殺野橋邊。田園興

在晚春頭。且說田蠶兩事休。榆莢雨酣新水

滯。椽花風軟薄寒收。青楓蛾子催桑月。綠樹

鷓鴣報麥秋。但願花村無犬吠。時呼薄酒背

眠牛。送詩賞小劄。月泉社吳清翁盟詩

預於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襟興為題

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結局。收二千七

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三月三日揭

榜。第一名公服羅一縑。七丈筆五貼。墨五

笏。第二名公服羅一縑。六丈筆四貼。墨四

笏。第三名公服羅一縑。五丈筆三貼。墨三

笏。第四名止第十名。各春衫羅一縑。筆二

貼。墨二笏。第十一名止二十名。各深衣布

一縑。筆一貼。墨一笏。第二十一名止三十

名。各深衣布一縑。筆一貼。第三十一名止

五十名。各筆一貼。墨一笏。吟箋二沓。以上所

送。並就縑端筆貼墨銘。用月泉詩賞潛參記

號。通榜仍各送本社新詩一冊。啟羅公福

伏。以月泉舊社久盟湖海之交。春日新題

漫筆六卷 四十四

賸寫田園之興得周南而正始可冀北之空
群執事振響武林舒翹文苑種秧浣藥已朝
市之無心放犢聽鶯更池塘之入夢杼機自
別冠冕為宜其心所甚欣手之不釋詩成奪
錦誦珠玉者翕然禮以為羅愧瓊瑤則多矣
餘如玄穎并致篋篋 四 讀淵明詩久識
田園之趣從夫子學願為農圃之民未敢望
其下風胡遽迫之其座執事雅懷月霽清思
寒泉撫景興思慨嘉穡之不復以詩為試觀

漫筆六卷

四十五

周雅之可追竊知扶植之盛心正欲主維乎
公是某羨珠玉之在側忝糠粃之播前舊擬
秋聲曾占桐江之風景新題春日又分婺女
之星輝豈好為朱公之變姓易名深恐踰柳
子之召闢取怒慚非重寶俾獲與錦囊之榮
賜侈香羅復喚起青衫之夢受絲毫而皆感
與筆墨以忘言詳述謝私伏祈鑒在
許熙載集女教之書引葛覃小序曰閨
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

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
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為在父毋家志在女工
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為后妃
之事貴而勤儉乃為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工
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顧瑛詩曰右軍手帖寫來禽蘭紙唐人逼體臨
若以評書推畫法未甘筆法擬雲林

布穀鳥當四五月插秧時自呼其名分明云布
穀布穀因重疊其聲人驟聞之音相近而疑

漫筆六卷

四十六

似如云郭公郭婆又如云看蚕看火今人遂
稱為看蚕看火鳥亦稱郭公鳥失其本名矣
柳家新樣元和脚今人稱所寫字亦曰筆脚
蘇文忠公真跡凡五首前題云村醪二尊獻張
平陽其一萬戶春濃酒似油想須百甕列牀
頭主人日飲三千客應笑窮官送督郵其二
詩裏將軍已築壘後來樺枿欲登難已驚老
健蘇梅在更作風流黃謝看其三缺語出定
知書滿腹瘦生應為語雕肝字缺二灑落江山

外留與人間激懦官。其四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挽眉終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其五詩如琢雲清牙頰。身觀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字缺官。黃山谷真跡題李龍眠畫葛仙翁徙居圖。莫言家具少於車。藥裹衣囊自有餘。老婦親携三稚子。仙翁獨玩一編書。牛羊相與趨新築。鷄犬應難戀舊廬。是處山頭有丹井。不知如此幾遷居。後題云山谷道人因得觀而敬

漫筆六卷

四十七

贊前詩二集中皆不載。蘇是都南濠所親見。黃是楊五川所親見。山谷之父名庶。字亞夫。嗜吟。有伐檀集本不傳世。今存四首。以見蘇黃皆得之家學云。暑如煎烹欲狂走。猛雨似洗沉痾瘳。寧知詩書一枕夢。便作梳李三春遊。蛙蚓叫噪若交響。蚊蠅癡鈍如仇讐。今君病起正高卧。莊蝶處處宜相求。右和火雲早風首欲死曲木直。繩寒泉涸耕夫淚。濕原上土。老圃頽眊輕黃金。右矮松名載四海耳。

百恠老筆不可傳。左妻右兒醉樹下。安得白首巢其巔。右遊老僧山中嫌月窄。夜夜獨上高高臺。四邊不著閒樹木。故要滿坐清光來。右明後山詩話云。唐人不學杜詩。惟唐彥謙與今黃亞夫謝思厚學之。魯直黃之。子謝之。婿也。山谷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詩。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其互相推許如此。其間矣。山谷全書伐檀集已列

漫筆六卷

四十八

張文定安道未第時題漢高祖廟歌風臺二絕。句云。縱酒踈狂不治生。中央有土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已接英彭旂。更欲多求猛士為。讀史者當以此等意思尋求。乃有得。

徐天全先生有貞為侍郎。徐主一公作順正堂銘。曰。坤德惟順。婦道則之。以順為正。室家故宜。主饋相祀。維婦之職。織紉組紃。維婦之勤。

閨門之內。事事有儀。閨門之外。所不敢知。孝
爾尊嫜。睦爾娣姒。容爾媵貳。謹助君子。毋劾
薄俗。為彼勅。錫母作長舌。為彼厲階。所從有
三。為德惟四。戒之敬之。其永勿替。此乃其蚤
年筆。字畫甚是道美。宜其為吳中稅林冠冕。
正德丙寅年。唐六如為一狎客。作水墨桃杏二
枝。在一扇頭。將伺暇。作新詞題之。其人持去。
為狂生大書詩句於前。六如見之。怒甚。取筆
泚墨淋漓。一抹。詩畫盡墨。時楊五川儀年方

漫筆六卷

四十九

十九在側。就案以水筆洗滌新墨。狂生之跡
樂滅。計不能盡去。乃因字刪改。良久扇亦曝
乾。遂填補成長相思一調云。桃花紅。杏花紅。
兩樣春光便不同。各自逞嬌容。倚東風。咲東
風。綠葉青枝共一叢。靜愛碧烟籠。六如甚加
嘆賞。
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以蒲為脯。
以鹿為馬。獻于二世。群臣言蒲與鹿者。陰誅
之以蒲為脯。史記不載。見漢人雜說。禮器或

素或青。夏造殷。因其古注云。變白黑言素。素
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
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故後漢涿郡崔
琦對梁冀曰。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及覆
欲鉗塞士口。杜殺主。聽將使玄黃改色。馬鹿
易形乎。

山呼漢制也。自武帝祀嵩岳始。舞蹈唐制也。自
武后賜宋之問始。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
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

漫筆六卷

五十一

亦自武后始。漢武帝元光二年。徵吏民有明
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
偕。今鄉料赴會試者。給脚力廩給。即續食計
偕事。俗稱曰路費。則路費亦自武帝始。
陸樞山居家制用云。古之為國者。冢宰制國用。
在於歲之秋。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國地小
大。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
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冢亦宜然。

故凡家之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為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然譴不生子孫可守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溉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約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米穀不可變易銀鈔其六分作輕賈但當逐年增置倉廩十二月之用閏三月則分作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日用其一茶飯魚肉賓客酒漿皆取諸奴僕等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奢蓋於所餘太多則家益富將至奢侈無度則入於罪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為伏臘表尊庚矣備葺墻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鄰族之貧弱者賢士之窮困者佃人之飢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吾冥罪其何福之有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奢表尊取諸蠶績墻屋取諸蓄養雜種

蔬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若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廢家之漸當謹戒之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會合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免致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素以生怨尤負譴述借以相恥辱家居如此方為稱宜而遠吝侈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天雷雖一郡一縣皆無憂矣其利豈不博哉右居家之病有七曰嗜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翫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貪薄而矜周旋豐餘而尚鄙猥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已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恣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佑之惟恐無其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前所言存留十之三為蓄豐餘之多者

制也。首所餘不能三分則存二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
 能存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存一分則
 宜節畜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
 一旦有意外之事。家必破矣。記曰：喪用三年。一也。正令所存留三分。數凡喪。禮所當視。禮所費則豐。儉亦以得中。其有貧者。豈可復立準。則所謂儉。手足形還葬。而無機人。豈有非之者。則婚禮宜俱無所。前所言一切不講。廣而謂迨其謂之足矣。者非謂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為禮耳。如
 平喪則以先往後罷為助。賓客則樵蘇不爨。
 漫筆古卷
 清談而已。至如奉親至急也。啜菽飲水盡其
 懽。斯之謂孝。祭祀宜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
 其敬。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憚
 哉。如此則禮可不廢。而財不匱矣。前所言以
 六合為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為
 三十分者。非為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
 每日之大數。其間用度自為贏縮。惟是不可
 先次侵過。恐難追悔。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
 鄙吝之機。世言皆謂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

嘗立法所以費儉皆無準。則好費者妄用以
 破家。好儉者多蔽以歛怨。無法可依。必至於
 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為居家之法。隨資產
 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
 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鄙。是
 取中可久之計也。右下至元六年歲在庚辰
 春正月甲子。笠澤陸惠原重鑄于農圃堂
 葉水心集墓誌王柎木叔永嘉人。知續溪脩陂
 塘。知江陰開渠五百里。黃東發曰。江陰渠無
 漫筆古卷
 百里是矣。然想木叔在當時必有功于吾邑
 之水利者。邑志于嘉泰元年。下僅存其名。而
 不著其功。故揭出之。
 邑之乾明廣福禪寺。有草書心經。下注比丘道
 松書真筆。走龍蛇者也。賀子徽志謂耿侍即
 命工摹刻于石。近年燬于火。此邑人所當重
 刻以復舊觀者。
 施有吾述三住銘。謂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
 長生之至道也。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六

江陰李詡

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此宋儒謝顛道序論語解中語也昔庚子歲先師東廓鄒先生在南院嘗手書以示誦敬佩服不敢忘不幸遭倭亂書篋一空而是卷亦散失無從復得日夕

漫筆七卷

章

往來於衷者又三十餘年矣追念師訓往拜自棄不覺汗流浹背重錄一過以當書紳客與主對讓盡所對之實而安心居於早末又能盡心盡力供養諸賓賓有失錯又能包容此主氣也惟恐人加於吾之上惟恐人怠慢我此是客氣謙虛之功與勝心正相反人有勝心為子則不能孝為臣則不能敬為弟則不能恭與朋友則不能相信相下至於為君亦未仁為父亦未慈為兄亦不能友人之

惡行雖有大小皆由勝心出勝心一堅則不復有改過徙義之功矣乾卦通六爻作一人看只是有顯晦無優劣作六人看亦只有貴賤無優劣在自已工夫上體驗有生熟少壯彊老之異亦不可以優劣論也 在贛州親筆寫周子太極圖及通書聖可學手一段末云按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而於通書云無欲則靜虛動直是主靜之說實兼動靜定之以中正仁義即所謂太極而主靜者

漫筆七卷

章

即所謂無極矣舊註或非濂溪之意故特表而出之右四條皆文成王公語傳習錄所未載
明道先生曰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延平先生曰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於此有得思過半矣右程李二先生之言予嘗書之坐右南濠都君每過輒誦其言之善持此紙索

予書予不能書然有志身心之學此為朋友者所大願也敢不承命陽明山人餘姚王守仁書此一綿繭紙筆畫徑寸靖江朱近齋來訪問余何自有此寶余答以重價購之吳門謂曰先師手書極大者為得之所藏備道說若中等字如此者絕少而竟為君所有心印心畫合併在且非宗門一派氣類默承詎能致是乎遂手摹之以去乃余原本亦亡於倭思之痛惜

漫筆七卷

劉元城曰一切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婚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朱文公嘗問蔡季通十二相屬起於何時首見何書又謂以二十八宿之象言之唯龍與牛為合而他皆不類至於虎當在西而友居寅鷄為鳥屬而反居酉又

舛之甚者韓文考異毛穎傳封外地謂十二物未見所從來愚按吉日庚午既差我馬午為馬之證也季冬出土牛丑為牛之證也蔡邕月令論云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鷄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月令正義云鷄為木羊為火牛為土犬為金豕為水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為馬酉為鷄不可一定也楊升菴慎曰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

漫筆七卷

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為也日中有金鷄乃酉之屬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猪形餘可推而知矣空同子李夢陽曰十二支子鼠丑牛等初謂取象耳然木人見漆則癆猶見寅人則銜其兒走徙其窠王廷相雅述云世之木人多矣而癆者間有之不木而癆者亦有之木木而子不木其癆則同何耶使一家三兩皆寅寅人見之亦徙此又何耶其雜著多可採草木子葉世傑曰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

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腎鷄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王文恪公整曰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士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壁水獮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鷄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援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六直干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王充論衡物勢篇曰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伏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

漫筆七卷

倅

漫筆七卷

陸

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含地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鷄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鷄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獮猴獮猴者畏鼠也嚙獮猴者犬也鼠水獮猴金也水不勝金獮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十二辰之禽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克則尤不相應凡含血之蟲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勦力優劣自相勝服長洲戴冠筆記曰十二生肖之義嘗聞人述浙江參政左公贊之言謂以足上趾爪奇耦辨辰數之奇耦或疑子肖鼠鼠足爪前耦後奇又何也子曰此可見取象極精蓋子乃陰極生陽又在夜半萬物皆息之時惟鼠獨動若陰中有陽靜中有動然故取象於此丑牛牛蹄分為

耦寅虎則五爪為奇卯兔兔則四爪為耦
 自餘無不然獨已肖蛇蛇固無足又何取義
 蓋已在月乃純陽之月在時乃純陽之時數
 雖偶而時則陽故用蛇以象之蛇乃陰物不
 用其足而象已著疑亦諱言乎陰之意爾又
 易曰乾為馬坤為牛造化權輿云馬之蹄圓
 牛之蹄折亦此義也何燕泉孟春曰十二相
 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
 數以為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
 五指狗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取相屬之
 偶數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猪四爪
 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體皆
 有虧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雞無肺見曾三
 異因話錄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余按論指爪與戴所
記蓋相通論體虧與葉合觀古今諸說而十
 二生肖可攷見矣

唐武后畜一白鸚鵡名雪衣性靈慧能誦心經
 一卷后愛之貯以金絲籠不離左右一日戲

漫筆七卷

朱

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
 須臾朗吟曰憔悴秋翎似秃衿別來隴樹歲
 時深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南無觀世音后
 喜即為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球紐上后悲
 慟以紫檀檀作棺葬于後苑周公謹志雅堂雜
載王介石家有東坡書蔡君謨二小詩及杭
妓周韶能小詩蘇子容過杭韶求脫籍子容
令即席賦詩有云籠中若放雪衣女多念阿
彌陀世尊籍中皆作詩為送內有胡楚龍觀
二妓者詩最佳此不知志林中有無按前詩
與鸚鵡所咏無異抑傳之者有誤耶并記之
以俟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
 宗一日問之曰思卿否鸚鵡曰思卿遂遣中
 貴送還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
 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州來鸚鵡曰上
 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
 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
 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
 皇此詩存郵亭壁間武后所放鸚鵡有道氣
 高宗所放鸚鵡有義氣人可不如烏乎唐太
 宗貞觀中林邑獻鸚鵡數言思卿可還開元

漫筆七卷

荆

中楊貴妃有鸚鵡呼雪衣娘亦能誦心經六
雪衣思鄉四字何相同如此獨太宗所放不
聞其能知恩貴妃所畜不聞其能作詩為稍
異耳又春渚紀聞亦載一鸚鵡云有韓奉議
者為通州守家人得鸚哥忽語家人曰鸚哥
數日來甚思量鄉地若得放鸚哥一往即生
死無忘也家人聞其語甚怜之即謂之曰我
放你甚易此去隴州數千里外你怎生歸得
曰鸚哥亦自記得來時驛程道路月中且去

漫筆七卷

次

溪林中藏身以避鷹鷂之擊夜則飛行求食
以止飢渴耳家人即放籠及與解所繫緋線
且祝其好去鸚哥亦低首答曰娘子勿慙更
各自好將息莫憶鸚哥也遂振翼望西而去
家人亦悵然久之謂必無遠達之理至數月
舊任有經使何忠者自隴州差至京師投文
字始出州城回憇一木下忽聞木杪有呼急
足者忠愕然謂是鬼物呼之再三不免仰首
視之即有一鸚鵡且頷忠曰你記得我否我

便是韓通判家所養鸚哥你到京師切記為
我傳語通判宅眷鸚哥已歸到鄉地甚快活
深謝見放也忠咨嗟而行至都遂至韓第問
鸚哥所在具言其所見舉家驚異且念其慧
黠及能偵候何忠傳達其言為可念者或未
以為信舉太宗林邑鸚鵡明皇時楊貴妃鸚
鵡證之河南邵氏聞見錄十七卷中亦云有
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
事下有司獄旬日歸輒嘆恨不已鸚鵡曰即

漫筆七卷

拾

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柰何商
感之携往隴山涕泣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
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即無恙托寄聲也
按六事大槩不甚異不知何故宋李昌齡曰
昔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
以佛理曰若欲念佛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即
仰首奮翼若聽若承及使念佛則默然不答
或詰其不念則唱言阿彌陀佛一聲意有悟
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也一日不震

不仆歛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
為立塔瘞之號曰鸚鵡塔

須臾即斯須鄒魯方言楚辭招魂尾句皆曰步
蘇箇楚人方言即梵語薩縛訶也三字合言
之即步字

杭州湖船最精妙者曰水月樓惟以供要路之
過杭者

偶閱鄒先生立齋智集得羅一峯先生遺事六
條錄以為庶立之助 楊東墨作相時以百

漫筆七卷

卷壹

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

先生不受 高州守饒秉鑑見先生衣單饋
質袍先生服之入金牛遇一丐死于道傍即

解袍以歛而買棺以葬之 保寧守李直作
懷賢堂祀三陳請先生記先生却之曰堯叟

堯咨無可祀祀文惠而及其父母可也 先
生欲買義田以贍族人進賢令呂升知其力

不足以堂食錢助之先生不受曰食以堂名
非公可得而私也 廣東按察使陶公以白

金五十兩請大忠祠祀先生許之即日盡散
諸族人 一日客來甚蚤先生固留之飯不

知其家無米也夫人乞諸隣得濕粟數升旋
炒旋脫之則日已將中矣先生亦曠然不以

為意也 崔後渠集中論一峯先生復一峯書附

載于後見一峯此舉乃君子之過而亦以見
有剛正之行探者精義之學亦不可不講也書

曰鄉約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意甚美但
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意甚美但

漫筆七卷

拾貳

行若矣可不慮其所以為舍逆取順蓋來者不
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為從我後也凡入約者

必其誠意感孚華心向化而後我可不入約者
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

以必人聽之從已始非所謂官比之權也又聞
族人有為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

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
之為盜惡之而不殺也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

是謂不待教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
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禦人于國而

死罪之外若將何法以加之乎禮曰公族其有
道之罪雖不舉然必救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

為素服不舉然必救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
况於手自殺所之乎又况罪族之死不若乎以是

知聖賢之在御黨其所以處族人之者殆有不
然昔漢人有為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
考方知彥方遺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
拾遺是不猶愈于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
之歸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温公與
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
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是皆君子
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先生名德當不
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化而鄉久於其道彼
盜耶雖曰君子之深為衆人以從約重法以禁
思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固不識然某之
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温公康節之洛則朱
呂之鄉約庶可行矣

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善用文選語故宗武
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漫筆七卷

拾參

又云呼婢取酒壺續見誦文選是也今試取
校之兩字連綿同者甚衆三字四字以至五
字而止間一有馬始知得於文選多矣杜之
源流所自誠在于此後之沉酣于杜者則惟
文信國公文山一人而已其餘但拾殘唾何
足尚也昔人言文選爛秀才半蓋以文選作
本領故耳

孫楚媚王濟以驢鳴魏收悅文宣以狗鬪潘安
仁拜賈謐之車塵宋之問捧張昌宗之溺器

文人之無行一至此哉平生著述辛苦以傳
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則亦弗思甚矣
虞嘯父欲獻孝武以魚鮓劉道隆欲見超宗
之鳳毛不學無術一至于此黃庭堅云人無
古今浸淫于中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
言無味此之謂也此桑思玄悅庸言中語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
含惡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蘇伐羅銀
曰阿路巴

漫筆七卷

拾肆

昔人謂農人三時之勞一時之逸余竊謂農人
未嘗有一日逸也特治農務必三時而後收
歛始畢故可云然耳不知收歛既畢官逋私
負紛紛集擾仰事俯畜惻惻關心當斯時而
不遑暇食猶可左支右吾稍或憊焉啼飢號
寒立至矣聶夷中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之句先儒稱為曲盡田家情狀今殆有甚焉
蓋蚕絲五月穀粟九月此常候耳預取給於
二三月前猶是稍能過活之家也其為百孔

千瘡者皆通年隔歲咄咄藉是二月之賣五月之糶豈足以形容之哉欲求頃刻之逸不可得矣噫

身步不衣多病以今日此似有字者字定他考人便身衣多病以今日此似有字者字定

嘉靖中浙人徐學詩極論嚴嵩去職蘇之嘉定有同姓名者亟改詩為謨今登題要矣嘗觀宋時王明清揮麈前錄記一事云元祐名卿朱緩者君子人也紹興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亦有朱緩者蘇州人初登策欲希晉用上疏自陳與姦人同姓名恐天下後世以為疑

漫筆七卷

拾伍

遂易名諤蔡元長果大喜不次擢用何前後之一轍如此也

相臺崔公銑曰碑志盛而史屬矣唐詩興而教止矣故札具而友濫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贄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所詭託者逢年物一有筆拙浪子耶適有餘姚人胡御史某沾沾以文學自喜雜此文于左國司馬諸

篇中刊行頒于蘇常四郡學宮令諸生誦習之殆亦一奇事也如省心錄非東坡龍城錄非子厚

此皆係偽作

筆墨二事士人日與周旋不可茫然莫識其梗槩也曩時買墨于金閶吳山泉餉余以文衡山帖一中乃記墨法也余邑孫大雅滄螺集有贈筆生張蒙序二文論筆墨大略具矣並存之序曰昌黎韓子傳毛穎為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

漫筆七卷

拾陸

筆而諸葛氏尤精諸葛嘗遺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書當留此筆不爾即以常筆與之既而柳果以不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為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懸之書信乎千里馬常有而仰樂不常有也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應科陸類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

有不能言。此蓋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為善。大抵巖石陡絕。其兔下上竦突。舉身之力。皆聚于毫。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人。至於用意之妙。齊鋒不難。而腰強為難。鋒齊者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

漫筆七卷

拾柒

書。然私識其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為筆。不在馮穎之下。從居婁江。授其甥。顏秀巖。秀巖又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舶來。吳艤舟。崖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知生論筆之利病。辨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

也。記曰。昔人雅重文房之選。余學書五十年。頗留意茲事。近時陶穎之外。惟楮墨最為敝。濫古紙不復可見矣。墨出歙州者。差強人意。蓋其地去李氏雖遠。而製法猶存。其取煙入膠。和材搗鍊收貯之類。極為煩瑣。故其成甚難。而其直亦甚穹。數十年來。不勝售者之衆。其直之下。曾不及所費百分之一。若是而求其不濫。何可得哉。余往歲喜用水晶宮墨。蓋歙人汪廷器所製。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家富

漫筆七卷

拾捌

而好文。雅與中朝士大夫遊。歲製善墨遺之。然所製僅僅數十。搗特供士大夫之能書者。而不以售人。故其製特精。嘗為余言製法之妙。謂所燃燈心。必染茜用之。嘗一歲失染。墨成。精光頓減。其不可忽如此。近有吳山泉者。廷器之甥。實得其法。居吳中。製墨亦精。余亦喜用之。恐其欲易售而忽其法也。故為說廷器之用心。不苟如此。按古法用純松煙。乾搗細篩。每煙一斤。用膠五兩。浸椶皮汁中。椶

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綠色又解膠并益墨色鷄子白五枚真珠麝香各一兩皆別治合調鐵臼中搗三萬杵可過不可少一法松煙二兩丁麝香乾漆各少許入紫草色紫入椀皮色碧皆助墨光大凡墨以堅為上古墨以上黨松心為煙以代郡鹿角膠煎為膏而和之其堅如石惟易定人祖氏得其法祖蓋唐之墨官也其後有奚超者亦易水人唐末與其子廷珪來歛而唐時賜姓李氏

漫筆七卷

拾玖

父子皆善製墨而超尤精論者言超墨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徐常侍鉉嘗得李超墨長不過尺細如箸用十年乃盡其磨處邊際似石可以截紙又言其墨書版牘歲久牘朽而字不動皆言其堅也當時但知廷珪善墨而不知超之尤精如此陶雅為歙州刺史謂超曰爾近製墨甚不及吾初至郡時超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能精好夫超之能猶以多不得精為患今之製者

動以數千嗚呼是尚得為墨乎嘉靖乙未仲冬衡山文徵明書

成化時常熟富室魏姓者其家園牡丹盛開招客燕賞首席為其邑城廣西僉憲湯克難琛次席為其郡城詩人張豫源淮兩公即席用僧明本梅花詩神真人塵春一韻各成百詠于一日之間誠騷壇絕世之盛事哉豫源百詠都南濠穆序之其姪工部郎中嘉玉刻于弘治癸亥春三月克難百詠錢東湖仁夫序

漫筆七卷

貳拾

之其孫湖廣憲副繼文刻于嘉靖甲申春三月傳刻雖有遲速而皆賴于後人之賢且偶然同邁于花叢之時均可記也寓圃雜記記正統間江陰布衣徐願常熟上舍魏某兩家甚富必欲得一京職徐謀于中宮王振魏懇于當道大臣皆得為中書舍人徐以黨人罪歸魏稍遷主事京師稱為金中書銀主事魏即賞牡丹之人也小兒出痘瘡時乳母乳忽斷絕者其子必凶多

驗

友人問余以吳中丹青名家余稱相城翁為最
又欲一一次第數之聞余稱陳公季昭渠恠
謂未聞此人也且據王鳳洲厄言為証余笑
謂之曰陳公在當時雖以丹青垂名六十年
然不喜親世事所莫逆者惟杜東原先生其
人宜乎今世之莫稱也祝枝山曾誌其墓甚
稱說之子信今鳳洲獨不信昔枝山采余家
先世貽陳公松林高逸圖乃天順三年三月

漫筆七卷

十一

望日所畫信是上品周東村臣與季昭同居
郡城為鄰因通贄請業傳其法以名世東村
又以其傳傳仇十洲英蓋東村十洲一親受
業季昭一私淑季昭者也公名暹季昭其字
戴章甫筆記記陳暹季昭為南京刑部郎作
朝分俸絕句是同時有兩陳暹而字又同也
但未考其何地耳

王生世名浙武義縣人萬曆四年父良為族讐
王俊十六者歐死時生年十六方遊學聞訃

歸則父已歛數日生慟且恨狀于官祖母與
其母泣曰兒寧忍殘父屍乎不得已陽諱其
和仇者以田書券付生受之每入輒計租直
封價以藏所餽即銖鎰無不封識者繪父像
且自繪懸劍侍托言古人出必帶劍奉像朝
夕泣拜誓必報購一刃自勒報仇刀三字于
上毋與妻不知也七年服闋遊邑庠生愈感
曰吾何面目立明倫堂自是不為舉業惟手
書忠孝格言誦焉生子甫數月每撫之曰吾

漫筆七卷

十二

已有後死無憾母妻訐之至九年正月廿六
日仇俊飲于鄰且醉生乃揮刃碎其首斬之
至家白于母舉家駭哭遂出其向所封識者
及宿構自首狀投于邑請死邑令陳君驗所
封識果非一時事且訪之士民皆服陳曰此
孝子也不可令與獄卒伍置之別館隨上其
事于當道當道委金華守周君按其事周復
委金華汪令庭訊之生曰復何言吾事畢矣
只欠一死令曰檢若父屍驗有傷若止應坐

子孫擅殺行兇人律王生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此死則抵仇何檢為遂具呈懇乞放歸辭毋負劍樞前金華令憐之遂為文請于郡其畧曰謹按王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強顏與仇同室矢心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費不遺錙銖鑄報仇之刀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骨即死慮絕父嗣歲序屢更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刺刃于仇人甘投身于法鬼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

漫筆七卷

廿三

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觀于孝心激烈一檢必至自盡夫不檢則惟有以世名之身抵所殺之命檢固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死等耶捐生慷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死從容似宜曲成其志合應放歸故里聽其自裁若果不愛其死以息兩家相報無已之冤且今後之籍口報仇者曰若殺人報仇必如世名之自殺而後可則孝子百世之名可成而國家三尺之

法亦不廢矣郡可其議生遂得歸金華令謂生曰子行吾當徐來生曰吾志決矣行至武義其母與妻持生號生泣曰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知謂妻曰善事若妯善撫若子見陳君置之前所館處令人守之生志終不易取父木主懷之金華令以五月八日至武義邑士民聚而直其事金華令曰吾固不欲王生死令人舁其父柩至生聞之大號曰汪君願不諒我遽以頭觸地守者持之得

漫筆七卷

廿四

不死夜半復求死不得明晨邑諸生輩翼生至望見金華令即以頭觸塔石血噴如雨伏地地為之赤金華令曰吾欲生世名故檢其父今必死檢復何為遂令舁生去且遺文生弔焉其詞曰嗚呼烈哉兮王生胸中有恨兮千蒼昊一心圖報兮何幽深六年嘗卧兮殊苦辛揮刃白日兮斬仇人含笑入地兮留芳名劍光皎皎兮昭日曷英魂耿耿兮扶天縹嗚呼烈哉兮王生生少甦整巾起歌之曰汪

君知我遂取所集忠孝詩并別母孀妻詞封
之復作一書致守者上陳君以達汪君遂不
食而死死猶懷父主不釋時五月十一日也
陳君以禮歛且親至其廬為文祭之又弔以
歌邑人議以向所封識建祠祀之陳君曰此
生所不享者當別議令人持其書至金華令
歿而讀之不勝悲咽遂書其事以傳焉萬曆
辛巳歲仲夏望前三日金華知縣汪可受著
余稍約其辭而存之汪庚辰進士湖廣黃梅
人

漫筆七卷

廿五

沈存中云古文已字從一從亡此乃通貫天地
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右則為已
僧肇曰會萬物為一已者其惟聖人乎子曰
下學而上達人不能至於此皆自成之也得
已之全者如此
萬曆癸未正月初六日常熟城中丘郡家費下
有食櫛內錫錠置熟鷄半巨隻此除夜所餘
者連日以賀節馳逐忘之矣是早婢檢器皿

戒菴老人漫筆 卷七

至食櫛邊見光焰耀目隨覓所在乃錠中鷄
蒸氣結成一小殿宇中坐佛一尊如世間大
士像婢茫奔告于郡郡移于堂之卓上南面
整冠服率家眾羅拜之不滅細視惟觀晶晶
熒熒殿宇如瓊樓像眉目皆分明越三日猶
故家眾駭愕若醉若癡秘不敢言第四日更
餘呂巫者結束一草船浮之於城河是時其
縣學生名周琦者處郡家館浮河之次日正
周赴館晨也故聞之獨詳燈夕後余家孫至

漫筆七卷

廿六

常熟會文周親與孫說竟不知何祥何災也
郡乃嚴相國家家幹亦曾為某邑丞後郡旋
買入學事敗罹罪幾千金之產一朝蕩覆靡
遺囊固恠異之兆與惜余記時不能懸斷之
也周中丙戌進士亦不久卒卒不久家之顛
沛更有甚于丘者云
少保于公顯桑云一年一度伐條極萬木叢中
苦最多為國為民甘寂寞却教桃李聽笙歌
沈石田咏蠶云衣被深功歲蠶動木筐火暖
起眠時願言努力加餐葉二月吳民要賣絲
姑蘇秋官馬清痴愈題蚕豆云蠶忙時節豆

七九三

雜說爛煮堪充老壯皮却咲牡丹如斗大可
能結實濟人飢宋時王文康公詩云棗花至
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
大不成一事只空枝馬作蓋本于此郡照王
尚文題綿花云採得西風雪一籃禦寒功在
倍春蚕世間多少閒花草無補於人也自慚
無錫秦廷韶題菜云翠葉蒙茸塌地鋪曉炊
初薦美如酥世間此味人知少乞報中州士
大夫諸作皆非朔風弄月之比可獻之採風

者

漫筆七卷

廿七

王浚川迂相云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與
蘇黃諸公學佛談禪盡壞其家學歐文忠之
子斐與僧講法失其父風蘇東坡之子過父
事梁師成變乃翁之節韓稜不諂權貴其孫
演則黨附梁冀人之不能亦不係于世類如
此推貴實憲也

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
述事之教非孔子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

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啟人以陰蓄叛父之志
也此是朱近齋之說極為有理考亭聞之嘗
亦心肯

有傳至神鵲鳴冤傳者事甚奇傳云張興盱眙
人以策驪為生時往朱家林獲二鵲歸平明
策驪出兼籠二鵲欲便市之有一商賃其驪
冀往新溪路見二鵲急解金贖而縱之野而
索裝已為所覘矣邇幽閩地殺商沉尸於灣
河盡有其橐中金而返人莫之覺也一日喬

漫筆七卷

廿八

侯決獄二鵲條西至飛鳴繞案如怨如訴遣
之再三竟不散侯疑有佳報乃搖吻鼓尾者
三疑有冤一兩作首肯狀侯云果冤爾當自
屋梁上下更環飛三匝如其飛不爽侯問冤
何在可啣籤與兩直兵去二鵲跳躑而前回
首數四後又或飛或落若恐飛捷直兵不克
追也行可三十里許灣河畔輒投入水中去
久之出喧噪異常水面浮漚層起直兵以復
候躬往觀鵲亦隨之往返候令漁人捕

一伏尸如生、年約三十餘、背束大石、長鞭擁其項、仍諭鵲再示其圖之者為誰、我為若決之、仍命兩直兵俱別令數人尾其後、以俟可擒、二鵲引如前、至平康村高槐下、茅屋五椽、編棘為籬、驟二頭在焉、鵲竟噪其簷、其人出、輒集其肩臂而頻噪之、其人怒欲擊、復立噪於屋、直兵悟、給云吾輩緣公務欲驟走長清橋、其人以力怯辭、直兵言去寧倍金謝、因行、其人馳驟足下、見直兵腰懸鞭策、即熟視而

漫筆七卷

廿九

辨認之、蓋謀商時用以擁項者也、直兵特袖之來、欲探其意耳、幸累錯愕、業自敗、厥情益實、約半塗、直兵連尾之者已執矣、侯細鞠成、招銀四十兩、檢之其家尚完壁、第瑣碎者稍費一二、終不招其商之姓氏、與鄉籍何如也、遂下獄擬罪、而浮瘞商于東城下、二鵲因俯首致謝、後于瘞商處旋摩悲鳴、猶不忍割、侯遂付民家籠養、此鵲以候上官定奪、落嗚呼、全蛇獻珠、活雀投環、古記之矣、今商不辨

為何地人、而以縱鵲雪泉下之沉寃、有是哉、好生者之驗乎、然張興利商、財毒商、命人不及覺、而鵲訟之官、致有此報、雖曰鵲靈、實由天假、詎謂天鑒昭昭、毫髮可欺也、世之萌異心者、可鑒矣、此聞之盱眙、衆商信而可徵、時萬曆十一年癸未孟冬事也、

人生到處知何似、恰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東坡有為之言也、葉文莊公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

漫筆七卷

三十

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朱子註、參同契、托名鄒訢、鄒與邾同出、姬姓是朱字訢、與熹同訓喜字、

閱楚新刻志、得陶仲文傳錄之、陶仲文、黃岡人、故姓潘、其父潘允興者、為陶氏假子、生仲文、因冒姓、仲文少為蕪水、黃梅二縣掾、喜治神仙方術、嘗受符水訣於羅田萬玉山、而邵真人元節微時、亦往來仲文家、嘉靖初、仲文選

授遼東庫官秩滿需次吏部陞山東某縣主簿而邵真人已幸

世宗比老欲請骸骨未有問會 宮中黑青見

邵治之亡驗遂薦仲文代已 召試之仲文

稍以符水喫劍絕其妖 並敬太子患痘從

仲文禱而瘥 上寵異之已亥扈 聖駕南

巡至衛輝府白晝有旋風繞 駕不散 上

問仲文何祥對曰主火 上遣仲文禳之仲

文奏曰火終不免第謹護 聖躬耳是夜行

官果災宮中死者亡筭 上僅以身免即日

勅行在吏部授仲文神霄保國宣教高士

上體素羸步履少難一日問仲文卿何術祈

禱取驗仲文因勸 上玄修保元神主於清

靜寧一則法無不驗自是 上退居迎和宮

輒事秘禱以祈天永命歲餘進神霄保國弘

烈宣教振法通真兼一真人領道錄事食正

二品俸尋加少保禮部尚書又加少傅餘官

若故食正一品俸俄進少師少傅兼少保禮

部尚書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

兼一真人知道錄事若故前此大臣無兼總

三孤如仲文者尋又改神霄紫府闡範保國

弘烈等號知道錄事少師少傅兼少保禮部

尚書若故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又兼支

大學士俸尋支伯俸二十九年春不雨 上

問仲文何以久不雨仲文曰疑有冤獄時河

間人王聯以忤逆抵極刑因誣奏原問官故

巡撫副都御史胡績宗等以詩誹謗詔逮治

之考訊久亡狀 上釋之是夜漏下四鼓大

雨明日召吏部尚書夏邦謨至迎和門授勅

勅曰禮部尚書兼真人陶仲文禱雨濟旱力

贊平獄特封為恭誠伯賜誥歲祿一千二百

石八月降勅歲加祿米一百石仲文疏辭

上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鞠

獄非卿職也果專恭太上盡職玄脩雖數爵

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宜且准辭是歲

北虜犯關 詔舉群臣可任邊事者仲文以

漫筆七卷

三十一

漫筆七卷

三十一

間薦所善府丞吳人朱隆禧。上札曰：師言隆禧可用。但祖宗法不可廢。以朕計之，靜為上。蓋隆禧故考察閑住官也。上即寵用仲文。不欲令預朝政。乃仲文實無他術。在左右最久，亦心憚上威嚴不測，不敢他有所奸。後仲文請老，盡以上素所賚金三萬兩、帛千疋、蟒衣玉帶諸寶器奏進。上察其意篤，詔收內庫，已出儲蘆溝橋，仍遣官給驛還鄉。居亡何卒，年八十，賻卹甚厚。隆禧

慶初，詔追奪仲文爵典籍。其家仲文初名有舊通報中載其請乞奉安雷壇頤頤當時，聖眷附以備考。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領道教授各宮觀持知道錄事少保禮部尚書陶真一本懇乞天恩，奉安雷壇。允充聖典，事欽蒙恩。差官於臣原籍湖州府黃岡縣團風鎮香壇舊址增修，今已落成。欲令男太常寺寺丞臨世同臣婿博士吳濬，躬送欽頒神像，供器前赴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表氏。請相步祭，攝用彰。皇恩過切，量給應什。往回臣等不勝感荷。天恩激切，量給應什。往

聖旨：祭掃朕心嘉悅。着兵部便行沿途。併道軍衛及水陸驛遞等衙門一體往還。衛護應付不許違誤。違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

各屬執與他該部知道

江西省崇義縣正德間新立民皆傘種洞蠻也。傘字在軫韻中，音部本切。後山叢談云：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蠻人。舟居謂之艇人。島上謂之黎人。獨音姚，艇音延。韻書作瑩。馮者音但，下注南夷海種。川艇字宜以兵从下為正。傘種亦曰傘人。叢談所載三人，今稱無異。蓋有四等異人稱矣。據戶廣海系珠人容齋五筆曰：左傳載衛宣公烝於庶母夷姜，生子伋子焉。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宣姜與公子朔，諸伋子宣姜者，宣公所奪伋之妻也。公使伋子齊，遺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遂兄弟併命。按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桓公十二年十二月卒，凡十有九年。姑以即位之始便成烝亂，而伋子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歲然後娶，既娶而奪之，又生壽朔。朔已能同母，諸兄壽又能代為使者，以越境非

十歲以下兒所能辨也然則十九年之間如何消破此最難曉德清陳靈駁之曰按此洪氏失詳考耳非難曉也衛莊公以平王三十二年卒是年子桓公繼立越十三年而入春秋再四年而昭州吁之難是年十二月國人殺吁迎公子晉入立是為宣公宣乃莊衆子莊公之卒距宣公之立凡十有七年其烝夷姜當在桓公嗣位之後而非其即位之初為始也意者莊公甫卒宣公即上行無禮而桓

漫筆七卷

三十五

公以逼于州吁之故慮其合而構也故不加禁焉迨宣公入立則伋之生既勝冠矣夷姜亦已當小君之禮專寵宮闈既而新懼間獲幼子加長嫌疑諛隙日積月生始則以夷姜之愛而為伋娶終則以宣姜之故而置伋死此其前後恩怨之反而伋母子成隕之由也左氏曰壽朔之生在宣公即位一二年之後夷姜也無疑蓋新臺之築首宣公未立則亦未能所事如志也然則宣公末年壽朔當踰男子化

生之期矣諸兄越境奚為不能哉洪氏曾不致推宣公於為公子之時而徒以烝母奪婦與前後生子皆併于十九年之內宜其考論之不可通矣是說極與余意合

余邑有匠班銀匠戶每名出銀四錢五分此定於國初而戶籍一成不變夫銀以匠名為其有匠利而課之也今其子孫不為匠者多矣猶可責其辦者承祖戶而力亦勝也中間有絕戶有逃戶則里甲賠賦出千無辜有零

漫筆七卷

三十六

下有乞丐遇每歲追併必至于盡命何無一人以通變之法聞於為司牧者乎排年十年一編審可照例行也核見在匠作均派之當無巷議者豈謂四錢五分所出甚細而變易舊制其事甚難乎吾意留心民瘼之君子更化善治然舉行其何難之有近年以一片之銀而連三四人為溝中瘠者蓋聞且見之矣惜余老耄無能為力也匠戶有彈花匠名色即今鄉村彈綿花人也當時綿花未甚行

紡織頗少故亦與木匠瓦匠漆匠等同議
張太岳居正論戶部出入揭帖云臣等看得

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
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
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
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

皇上臨御以來躬行儉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
以時逋負者少奸貪犯賊之人嚴併不貸加
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

漫筆七卷

三十一

登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
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
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
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
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
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
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
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
比舊多用四十萬餘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

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
無可完納故入數類少又兩次奉 旨取用

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
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
國用量入以為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
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
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
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持
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

漫筆七卷

三十一

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
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
虛無可措屢欲取之於民則膏血已竭難以
復支而民窮勢促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
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
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
其用自足伏望 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
之座隅時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
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

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 祖宗之
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
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伏惟 聖明留意

今人家買得贗譜便詫曰我亦華胄也最是可
笑此事起于袁鉉鉉以積學多藏書貧不能
自養業此以驚愚賈利耳

今之詩家大都如先輩所謂羣玉秀才便自
矜于古詩之體裁茫如也余觀元微之樂府

漫筆七卷

三十九

古題序與近時揚用脩論唐詩正聲一條乃
所當究心者備揭之元氏集云詩訖於周離
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
贊文誦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
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
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
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
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
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眩者為謳謠

漫筆七卷

四十

備曲度者摠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
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
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
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
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而纂撰者由詩而
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鏡吹橫
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
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絃明矣後
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
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劉補闕
之樂府肇於漢魏按仲尼學文王操伯牙作
流波水仙等操齊犢犊作雉朝飛衛女作思
歸引則不拘漢魏而後始亦以明矣况自風
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
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
義咸為贅勝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
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
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

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篇無復倚旁。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昨梁州見進士劉猛李餘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予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

漫筆七卷

四十一

古今歌詩同異之旨焉。揚用修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止可謂之半格。又曰。近體作者本自今曉。品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春虛滄溟十萬里。日夜一孤舟。崔曙空色不暎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

則不可。於此有盲物。取損罐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為黃花。苟有孱婦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首的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孱婦乎。

血少陰也。金也。故其氣腥。尿太陰也。水也。故其氣臊。髓少陽也。木也。故其氣羶。屎太陽也。火也。故其氣臭。津隱于舌。通於脾。故其氣香。書謂男子二八。女子二七。而天癸至。蓋男子為陽。陽中必有陰。陰之中數八。故一八而陽

漫筆七卷

四十二

精升二八。而陽精溢。女子為陰。陰中必有陽。陽之中數七。故一七而陰血升。二七而陰血溢。男子八八。六十四。女子七七。四十九。而天癸竭。者數之窮也。前段出岳蒙泉雜言。後段載都南濠紀談。

偶見人雜錄有沈石田挽常熟自新蔣御史欽詩。錄之。詩曰。肝膽都消血食中。老夫和淚哭英雄。片言禍福人難料。一死是非天自公。後世茫茫青竹籥。高堂咄咄白頭翁。忠魂化作

長生樹隴上空號西北風。蔣公初疏與合邑
 貢史二公連名是正德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鎮撫司打過後次年閏正月十五日又獨具
 奏請誅逆瑾午門外再打三扣至十七日纔
 隔一日耳又獨具奏復請誅瑾錦衣衛又扣
 竟以是死云真奇男子也近來趙定宇諫張
 江陵奪情事杖歸亦自是有勁氣不伍流俗
 沈殿元懋學有詩送之曰莫厭清時見逐臣
 主恩深處五湖春烟霞耐可丹心老雪曉驚

漫筆七卷

四十三

堪白髮新愧楚屠天成畫虎愁來吾道繼書
 麟獨醒未許漁人知歸却花溪共釣綸
 張睢陽謝加金吾表曰想峨眉之碧峰游豫西
 蜀追騷耳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
 天地戮辱黎融羶臊關庭震驚陵廟臣被圍
 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
 稔罪盈是賊滅亡之印又一詩曰接戰春來
 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俾月暈分守若魚麗屢
 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瘡猶出戰飲血更

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子
 心計欲何施又許遠亦有祭文所謂太乙先
 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虎捧箭二公之作
 至今誦之猶凜凜有生氣

吳郡劉叅政欽謨縣筭瑣襟戴鄒御史亮作三
 夸詩其一言蘇平其二言湯胤績其三言劉
 溥謂獨不識蘇平夫蘇公字秉衡號雪溪道
 人浙之海昌人也以詩文游江湖間嘗作繡
 鞋詩人目為蘇繡鞋在景泰天順時往來余

漫筆七卷

四十四

家與先從祖雪窓父子相吟咏最善又有蘇
 正者字秉楨號雲壑蓋同胞昆仲也二公所
 作詩文今猶有遺筆在格調尚屬醇古無今
 人纖麗態嘗觀宋石介作三豪詩曼卿詩豪
 永叔文豪杜默歌豪而杜默人亦罕知且有
 譏之者今不敢緣幽顯妄論優劣三豪三豪
 殆是異代的對杜默濮州人字師樵余少時
 見蘇城婦女祭所謂太媽者獻酒拜伏必祝
 曰今夜獻通太媽娘娘三盃酒願得我家養

子像陸南王渙文徵明遍城皆然習以為例

今人所皆知者亦惟文耳王渙號墨池曾

奇談六卷其所著雜賦一卷則衡山公鮑余者與陸偕中正德已外科應天卿舉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

書忍字至於幃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

其姓字非時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

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則必斷剛

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

旌之張公藝書忍字進高宗朱考亭載於小

漫筆七卷

四十五

學書人無不知者而未知玄宗時復有守和

亦以忍字進也二公自處于忍則得矣若論

引君之道高玄二宗一生只受虧于忍字豈

可以水濟水乎

凡涉人為皆是作偽故偽字人人以為凡人之

一身只是火候失調便生病故病字以丙言

火也

宋趙潛曰凡入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凡有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

新冀尤佳諸藥不及此

吳文定公寬跋芸窓父師集云張溝南先生有

詩名于元末其詩恨未見之徒得高太史季

迪跋語謂其詩格律深穩不尚篆刻有會理

切事之語季迪為當時詩宗觀其評品如此

則其詩可知矣吾友王守溪吏部今藏其詩

二冊而其子瑄之作皆在題曰芸窓父師集

芸窓蓋瑄之號獨所謂師者不知所指豈集

中附載者皆其人歟癸亥二月郊祀齋居為

漫筆七卷

四十六

讀一過因記其後溝南名端字希尹江陰人

瑄字藻仲尤以書名云倪雲林答張藻仲書

贊啟藻仲孝廉尊契比承命俾畫陳編脩子

控剡源九曲圖并賦詩敢不承命惟謹自在

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聞靜處

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

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艸點染遺其驪黃

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為圖之意僕之所

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

耳近迂遊偶來城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
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無所不有究矣
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髻也是亦僕自有以取
之非耶偶及此發達者一咲謬詩謹擬呈畫
指全納為我多謝編脩君也尊君侍次并乞
道謝幸甚瓚再拜上啟又一書云今日在盧
氏客樓大風烈日視枯燥如熬盤聖第復
濟之以僕之惡也所謂鈍人騎鶴徒令旁觀
咄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

漫筆七卷

四十七

美則不為之頽愷之之登樓去歸家罕見
歐陽通程程為筆毫象犀為毫不始書同一
樞軸豈今人造次鹵莽所為耶吾藻仲妙于
書畫當不以僕言為然耶至正乙巳六月十
二日倪瓚按藻仲名邑志殿閣詞林記二處
俱作宣字此芸窓集與陶南村書史會要俱
作瑄字余昔年有所記亦作宣字集其本書
陶同時人從瑄寫為是邑人曾未知有此集
倪京亦不易得故並錄之後得會稽唐肅撰

張宣更名說乃知藻仲初名瑄因有同姓名
者以多貲欺請于其父而更為宣焉甚矣夫
臆斷之難也

萬曆甲申歲八月二十日無錫考童生五鼓驟
入縣令怒其不肅也毆出俟唱名魚貫而進
一時蜂擁出儀門踏死十七人中間為師者
一從人三又一變也追憶嘉靖庚子正月十
七日武進飢民告賑噪聚郡門亦踏死數人
余里中有芮姓者以訟事伺候被踏死而復

漫筆七卷

四十八

甦并前所記邑看春事五十年內此變蓋三
見焉
朱子儋承爵余邑名流也惜余生稍晚且株守
章句未遑追隨今老矣不勝懷賢之感因思
徐玉几尚德輓章描寫頗盡身騎鸞鶴下天
池手搏雲光五色絲漢鼎商彝聊悅志秦碑
宋梓益搜奇已醒石上三更夢還欠人間萬
首詩山白堂前夜深雨杜鵑來傍翠屏啼又
子儋甲子下第之作蕭條書劍出都門落和

西風郭外村無命文章遭白眼有情松菊對
清樽下机不愧山妻傲破屋仍厭處士貧故
國漁樵應笑我歸來贏得滿頭塵

祝枝山允明云貪夫欲人之廉虐夫欲人之柔
暴夫欲人之仁教夫欲人之遜彼亦知夫廉
柔仁遜之為美也然而不能為而更要之人
以為已得則以昧是非之分耳

豆腐起於漢淮南王劉安之術朱文公豆腐詩
曰種豈豈苗稀力竭心已苦早知淮南術安

漫筆七卷

四十九

坐獲泉布蘇雪溪平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
皮膚褪盡見精華一輪磨上流瓊液百沸湯
中滾雪花瓦缶浸來蟾有影金刀剖破玉無
瑕箇中滋味誰知得多在僧家與道家余邑
先達孫司業大雅先生嫌豆腐之名不雅改
名菽乳賦詩云淮南信佳士思僊築高臺入
老變童顏鴻寶枕中開異方管齊去味數度
真琦瑰作羹傳世人令我憶蓬萊茹葷厭葱
韭此物乃呈才我菽來南山清漪浣浮埃轉

身一旋磨流膏入盆壘大釜氣浮浮小眼湯
洄洄頃待晴浪翻坐見雪華皚青鹽化液瀉
絳蠟竄煙煤霍霍磨昆吾白玉大片裁烹煎
適吾口不畏老齒摧蒸豚亦何為人乳聖所
哀萬錢同一飽斯言匪俳詼

東吳顧汝玉記王孝廉療奇疾事略孝廉姓王
氏名敬臣字以道長洲縣人府學選貢生少
篤曾閔之行晚兼岐黃之術有司表其宅里
撫按薦諸廟堂徵書計日下矣同邑半刺張

漫筆七卷

五十

君慕渠致政里居以萬曆己卯秋九月遭子
麟孫禍以劫財死事具余所為哀饒州詩中
其第三子聘徐秀才庸民第四女為婦少奉
齋羸弱乙酉冬日歸于張未彌月日長至謁
先祠遺像覺有驚動遂發狂疾三日夜若有
物憑焉作半刺語張氏大驚奔告徐秀才徐
來省如則與半刺叙生平相勞苦叩以冥事
曰命未應絕猶得為縣因索筆寫遺囑書一
夫字遂輟曰高陸掣吾肺高陸在初賊奴

伏誅者也口中言未然事了了可辨問以逆
 狀則曰前世事問逆所在則曰在地獄問女
 何病則曰為逆牽告今在蔣土地祠鞠審又
 謂其子曰汝婦賢恐難繼此地亦非可居徐
 因祈懇曰我女汝媳汝媳我如世為婚姆胡
 不相恤乃曰我力不能救將神素莊王孝子
 祈之脩刺或可免耳王孝子即少湖貢士也
 徐不之信曰孝廉正直寧信鬼事曰我亦不
 信乃今見之徐猶然未信因族人張鳳羽試
 求救于孝廉孝廉咲曰我素無請謁冥間亦
 有人情耶是不可以刺徃可依古禱而療
 之又教以夾兩大搗灼艾其間亦言灸方也
 甫加艾鬼物窘甚曰某等候三日竟以一丸
 愈乎去去女遂甦今漸差前一歲里有患疾
 者亦夢孝子能療得一刺而愈蓋其所活人
 夥矣又聞半刺被創未即死欲與秀才面談
 為逆所隔齋恨以殘今憑媳以語或其冤魂
 未散云獨王君療疾則孝行通于神明理不

漫筆七卷

五十一

誣矣况言孝于逆家謂非有天意不可合故
 稍為叙述以備好奇者採焉
 煮飯何如煮粥強好同兒女熟商量一升可作
 二升用商日堪為六日糧有客只須添水為
 無錢不必問羹湯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
 中滋味長右煮粥詩
 蕭瑀陳叔達謂李花有九標香雅細淡潔密宜
 月夜宜綠鬢宜泛酒俗謂柿樹有七絕一壽
 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玩六嘉
 實七落葉肥大岳季方作畫葡萄說云其幹
 臞者蕪也節堅者剛也枝弱者謙也葉多蔭
 者仁也蔓而不附者和也實中果可啖者才
 也味甘平無毒入藥力勝者用也屈伸以時
 者道也其德之全有如此者是蒲萄有八德
 矣批杷秋萌冬花春子夏熟得四時之氣見
近峯聞略
 古人之節抑有義焉如元許慎說文云元者
始也春秋謂一為
元董子曰人君體元已
野客叢書云自漢
居正故曰元年元日已
以前上已不必三
月三日必取已日自魏以後
端午細素雜記
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已也

漫筆七卷

五十二

和衷端五詔書並無作字
原懷沙忠死後人每以五
以八世以五日生宋璟上
日皆午之稱九月之五夕
其第曰何事月七日織女
問織女何事月七日織女
織女何事月七日織女
人結綵樓穿七孔針為橋
有上子為羅得巧瓜果重
之陽數其日與費長房遊
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
汝家當有災急令家人縫
上登高以飲菊酒此禍乃
辟邪翁菊為花為延壽客
之厄夢華錄云都人重九
漫筆七卷

遺上插剪綵小皆以奇陽立節
旗糝釘果實之義也至于元夕
亦扶陽抑陰之義也至于元夕
記樂書云漢家祀太乙以昏
正月望日夜游觀燈是其遺
傳云睿宗好音律先門禁帝
晏地請然千燈因地門禁帝
不夜花朝以花風正中百競
中秋以月先歐陽詹說月序
夜又月之中稽之天於林季
則蟾蜍故曰中秋龍城錄云
夜遊皆以望日此特因其時
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
忌凡事必避

之衛道夫云聞前輩謂此三日即河圖數
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陰陽
家書云月忌是庶貞直日即獨火星也二說
俟叅之菽園雜記云今人以正五九月不宜
上任蓋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新官上
任祭告應祀郊壇必用宰殺故忌之唐高祖
武德二年正月甲子亦禁唐朝新格以正五
九月為忌月房玄齡等損益隋律亦存之以
不行刑謂之斷屠月

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
麟之地王廷相曰近歲華陰舞陽二縣麟生
麟之地于野獸聲雷鳴厥口吐火火即電也
徐迪功昌毅禎卿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與
迪功集迥然不倫蓋迪功集工于模擬漢魏
而嘆嘆集則任真而出者也
有人論士子未中時須先成家後來方可立功
名余謂之曰人願志何何如耳豈在外面立
脚曾憶薛方山應旂與余論渠同年中三人
各別一是山陝人中後觀政衣食不給冬間

猶着夏衣厭苦馳逐思親歸阻終日抑鬱一
夕縊死于旅一是吳中鉅富之家歷宦食
異常一是越中以處館為生者極清廉不肯
苟取一文何論有家無家耶惜久而忘其姓
氏也

程文簡公大昌云杜牧賦阿房其意遠其辭麗
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今用秦事參攷則其
所賦可疑者多其叙宮宇之盛曰覆壓三百
餘里隔離天日按始皇紀作阿房在三十五

漫筆七卷

五十五

年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據地里而
約計之自渭水而南直抵南山僅可百許里
若從東西橫計之則自鄠杜以至滻水亦無
百里安得蓋覆三百餘里也及其叙妃嬪之
盛則曰王子皇孫輦來于秦為秦宮人有不
可得見者三十六年此又誤也始皇立二十
六年初拜六國則二十五年前未能盡致侯
國子女也安得三十六年不見御幸也邪按
本紀曰秦每破諸侯馮放其宮室作之咸陽

北阪上城即渭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
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
入之則宮室嬪御之盛如賦所言乃渭北宮
宇中事非阿房也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
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
未幾周章軍至戲則又取此役徒以充戰士
則是歌臺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也
安得有脂水可棄而漲渭以膩也其曰上可
坐萬人下可建立五丈旗者乃其立模期使

漫筆七卷

五十六

及此而始皇未嘗於此受朝則可以知其初
撫未究也而牧皆援渭北所載以實渭南豈
非誤歟賓退錄云洪駒父詩話載鮑欽止之
說謂古本作未雲何龍然未知何據
困學紀聞云白虎通引親屬記即爾雅釋親也
通典顏述之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
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
且甥姪唯施與姑舅耳雷次宗曰姪字有女
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劉共父
刊二程先生集改姪為猶子朱文公謂古之

固不謂兄弟之子為姪亦無云猶子者記禮言備但云兄之子弟之子然從俗稱姪亦無害於義理也

幽人抱貞志。禔身在樞機。夕惕未遑寧。結廬掩荆扉。我昔從之游。莫或窺其微。一別三十年。心迹兩乖違。欲往繼前好。去聲風塵埋我衣。題詩紀宿契。因之寄相思。此石橋里趙僉憲大河寄贈余作也。時在隆慶己巳秋。今其墓草宿久矣。云別余三十載。余且茫然。然於余鄙

漫筆七卷

五十七

性懶慢之狀。頗為識得。檢諸故箴。因識於此。老子曰。去子之虛志。與驕氣。泰色。與嗜欲。是皆無益於子之身。至哉言乎。

試於五嶽稱宗。伏羲畫八卦以始斯文。孔子作六經以終斯文。皆於茲土。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七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八

江陰李詡

凡荒歲民艱。莫不以賑濟過糴為急務。不知此事非賢父母實心舉行。量時度勢。將有不足以活民。而反有速民之斃者。余觀楓山章公論賑濟過糴二書。深有補於咨諏者之聽也。錄之。與許知縣完書。昨承來教。詢及賑濟事宜。此君子學道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

漫筆八卷

章

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得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區區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之勤。然盛意不可。以虛辱也。姑就來教所及。并區區舊日所親歷者。畧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為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

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為業其
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結田產而為
商賈工匠僧道暨卜諸伎藝之業者皆可自
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為真
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為他人所詭
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伎
藝營生者亦為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
為政者先之勞之而付之手下之人則有無
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

漫筆八卷

或

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
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
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者親
自給散為無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
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
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
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
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于人則未免
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一區區昔年在福

漫筆八卷

卷

逮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
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無
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
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
人開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開支忿其
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
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即將各坊長問罪追
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
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
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
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
亦不甚多其知縣亦是通士方自愧其所為
之未善也以此觀之則今日之事不可不親
自審察矣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
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
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
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
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

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
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
支銀三錢與汝則可迺至八月八月以後則
各處有米糶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
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糶別無可
為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一兩二錢
於法不該有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官
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
過于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

漫筆八卷

肆

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
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
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
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
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
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
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又書云今年
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
當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

看早為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
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
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
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
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搶奪不已將成大盜
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
皆謂官府許其搶奪此聲傳揚恐非美事必
有受其咎者客商被奪必不甘休若往上司
訴理來此追捕縣中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

漫筆八卷

伍

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况今官府催併
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
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糶
之命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
日為政之急務也某居林下本不敢干預官
府之政但以執事相愛之厚偶有所聞深懷
隱憂不敢不以直告惟執事察焉
江陰侯孫名鐵舍者腹大善啖平生未嘗自見
其足永樂間至京乞恩

太宗命光祿寺茶飯計食六十斤謝恩拜不能起命兩衛士挾之因不得襲蔭後家不給食饅頭又食炆菹俱成籬以充飢此詩人直如大耳

劉應幾古今詩統記宋進士張居中題李林甫

詩曰當時淫侈信奸回誰料韓休荐相材偃

月堂中猖鬼散水晶屏上美人來其下注云

初韓休荐林甫有相材林甫當國凡除拜必

用猖鬼敗亡日欲其不終吉國忠作相在家

有水晶屏上美人影敗之日美人不來按屏

漫筆八卷

陸

上美人影本非吉祥一書記屏上美人見而

國忠敗與此不同

絲竹莞絃右軍承襲漢張禹傳中語禹傳曰禹

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

莞絃四字實二物東都賦亦有絲竹莞絃字

賦曰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絃燁煜抗

五聲極六律天朗氣清人多指此句非春景

不知潘安仁閒居賦中有熙春寒往微雨新

晴六合清朗語張平子歸田賦中有仲春令

月時和氣清語滕王閣序落霞二句子安

襲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

旗一色陳子昂有殘霞將落日交暉遠樹與

孤烟共色新交與舊識俱懽林壑共烟霞對

賞同時駱賓王亦有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

共兩聲相亂子安自為山亭記又有長江與

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而古今獨賞落

霞句蓋有幸不幸也

亭記當其韻語陽秋云蘭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語議者以此咎義之

未達也此在十九卷中而前第五卷第一條

云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篇一

象安復覺彭殤為妄作蓋及謝安一時之語而

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及謝安一時之語而

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當時義之語而

爾其五言詩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渌水濱

不均耶前難參差適我無非親此詩則豈未

文而自吹劍錄云滕王閣序本賦景物何故

在豈效窮途之哭凡三十來句無非怨結蓋

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

度海溺死此文其識歎

前輩云地氣高寒便不生物和暖便生物

嚴凝便有一般清高氣象。固亦自好。終是肅
殺。人常存得溫和惻怛之意。便自然可愛。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廣積不如
教子。避禍不如省非。好名則立異。立異則身
危。風俗不淳。儉則財用無豐。禮義蕪恥。可
以律已。不可以繩人。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
涉世之道。此省心銓要中語。

書曰。土爰稼穡。中庸曰。地道敏樹。土地本生物
以養人。非犁鋤不植。故為田為圃者。啟闢之

漫筆八卷

捌

餘深不咫尺。猶皮膚疥癬耳。民用無窮。其動
亦無窮。或墉焉而使之隆。井焉而使之淵。塗
焉而使之圯。惡可免哉。今人之有疾患。卜者
輒曰。其家動土。土神為祟。乃召師巫烹鴨。以
為牲。粉米以為果。設供焚楮。以禳之名。曰謝
土。若夫深山窮谷。日砍其材木。是擢土之毛
髮也。日陶其甕瓦。是灼土之肌膚也。日鑿其
煤與礦。是剝土之肉也。日打其石。是剝土之
骨也。曾不聞有禳崇之說。假欲為之日。亦不

足矣。是何土之切切於其爬搔。擗抉之微。而
忘其錐鉗。鋤伐之大者哉。詩不云乎。其誰知
之。蓋亦勿思習俗之難悟也。甚矣夫。

湖州飛英寺塔中空。復有一塔。甚奇巧。

余嘗以諺語。順天而行。隨時而過。逢場作戲。見
景生情。四句為養身法。塵世如海。人心如淵。
往事如夢。前程如漆。四句為寬胃方。揭之座

隅。偶閱野客叢書。其採綴經史詩文中諺語
凡四則。余擇其足為勸戒者。哀載于此。獸惡

漫筆八卷

玖

其網。民惡其上。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從善如
登。從惡如崩。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家有千金
坐不垂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欲人勿知。莫若勿為。一朝不朝。其間
受刀。當出不出。間不容髮。當斷不斷。反受其
亂。一人在朝。百人緩帶。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皮之不存。毛將安傅。千人
所指。無病自死。怒其室作色。其父官無中人。

不如歸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相
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雖有親父安知其不
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生男如狼惟
恐其起生女如鼠惟恐其虎殼弩射市薄命
先死近市無價巧詐寧拙十指有長短痛惜
皆相似積財千萬不如薄藝隨身教兒嬰孩
教婦初來生為人所咀嚼死為人所懽快舉
頭三尺有神那龍生龍鳳生鳳對牛彈琴作
死馬醫不在被中眠安知被無邊一日不作

漫筆八卷

拾

一日不食讓一寸饒一尺讓禮一寸得禮一
尺三世仕宦方解着衣喫飯三世長者知被
服五世長者知飲食一雞死一鷄鳴亡一姬
復一姬詩句如抵愁為僧僧不了為僧得了
盡輸僧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舉世盡
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世間多少能言
客誰是無愁行睡人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
人間無事人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

何如萬般無染耳邊風皆杜首鶴所
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今宵有酒今
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能消造化幾多力不
受陽和一點塵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
頭上來時來天地皆同加運去英雄不自由
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明年更
有新條在繞亂春風卒未休皆羅隱所作又
世亂奴欺去年哀鬼弄人海枯終見底人死
不知心亦杜首鶴詩末飲心先醉不在接杯

漫筆八卷

氏

拾壹

酒陶淵明句也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朱
灣句也逢人只可少說話賣術不須多要錢
劉改之句也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龔霖
句也自已情雖切他人未肯忙裴說句也但
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句也事向無心
得章碣句也忍是敵灾星司空圖句也在家
貧亦好戎昱句也日出事還生武元衡句也
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句也但存方
寸地留與子孫耕賀仙翁句也余觀宋諫若

邵康節擊壤集陸放翁渭南集用俗語成句甚警策者又不可勝錄矣

硯宜常洗不洗則滯墨滯墨則損筆

臘梅葉擦圖書石甚光滑青葉尤勝枯者

中滿腹脹鎮江張天民醫官傳方云食黃鼠即甚效

世宗纂脩祀儀成典勅一道舊借觀于司成水

南張公家曾照式膳之偶失去越幾稔矣偶復得之謹錄于此

皇帝勅諭纂修等官

漫筆八卷

拾貳

朕惟祭祀國之大事矧今郊祀已遵

復我皇祖初制其中事宜不可無記無

以垂之將來今大工告竣祀期在邇茲克

降勅特命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勛同知

建造事督視規制官卿時監視巡察工程官

卿鉉為監脩官知建造事總督工程官卿璠

為總裁官內閣輔臣大學士卿萼卿鑿為副

總裁官首倡正議監視巡察工程官吏科都

給事中夏言陸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吏科

都給事中不妨照舊掌科事及中允廖道南

編修張袞徐階程文德為纂脩官卿勛及卿

璠等宜各殫忠益精思力究遵照朕諭卿璠

允例條目纂輯成書名曰祀儀成典務要

明白正大以稱朕法祖敬天禮

神至意于以為萬世法程守而勿替者斯為

卿等竭忠致力之道凡勅中未載應行并朕

前諭卿璠條目逐一開具奏請區處卿等其

欽哉欽哉如勅奉行嘉靖九年十月十五

漫筆八卷

六

拾叁

日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有詩曰仙山靈

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

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

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

佳人比花用美丈夫者如蓮花似六郎佞語

之類全篇絕少黃山谷咏醪醑詩曰肌膚冰

雪薰沉水百草千花莫比方露濕何即試湯

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風流徹骨成春酒夢寐

宜人入枕囊輸與能詩王主簿瑤臺影裏授
胡牀與東城同一格調然李商隱已有謝郎

衣袖初翻雲荀令薰爐更換香不免經人道

過黃東菴云從來佳句似佳人恰與若把西
湖比西子是天生之對

廣宗撤舉人大經月影辨月中之影古今傳記

皆有桂樹蟾兔之說蓋以其形迹之近似而

擬言之耳其怪誕妄繆固不足信若夫先儒

山河影地影之說雖頗近理要亦非至當之

論也蓋山河載之大地山河所在則地之所

在固非脫然而形影也今乃舍地而獨歸影

於山河不亦偏乎則地影之說舉山河而盡

之猶為彼善于此然以愚觀之則其非地影

者有三蓋先儒謂月借光於日信矣然既曰

日入於地光自四旁射出為大地所礙故光

照不遠而有是影則近上下弦前後月魄盡

行在天去日不遠固無所礙矣而亦有是迹

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一也又地在天中隕然

一大塊則其影之在月惟黯然一癡可也何

至紛紛破碎而為桂為蟾為兔之狀乎若曰
黑者地而白者水則水之下固有地也乃能

透地而漾光乎况天不滿東西皆水而白者

宜居其半矣胡乃黑白紛錯交遍而又若有

遠近濃淡之分者耶此其非地影者二也又

曰行于天或正或側當其體盈之候固莫定

其弦之所向矣自其虧候而觀之宜其影也

隨時轉移顛倒不常也今其痕迹乃悉隨月

體定向不易又何耶此其非地影者三也然

則其為何影乎曰日火之精也火之體則極

清月水之精也水之體則稍濁月中之影其

渣滓之疑結者乎此千古不決之疑愚雖未

敢以為必然然較之地影之說或尤近理也

故詳辨之以俟知者擇焉陸文裕公深讀而

善之又從而博辨曰道體之全三有神有化

有物日月者水火之精也水火者陰陽之粗

跡也水內涵火內暗月中必有影日中亦然

所謂渣滓之未盡者故日月不離于物也懷

漫筆八卷

拾肆

漫筆八卷

拾伍

一第 1173 丹 廣 日 2 2 2

慶婁知縣樞謂二公之論未甚明也蓋月中
有月影猶天上有天河也列子曰天積氣耳
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知積氣中
有光耀則知光耀中有積氣矣

楊五川南宮集中有月華硯銘引載金印古硯
事曰昔景泰中吾東溪府君守安有二農夫
偶耕于野得埋金焉詣州請平試問其狀曰
始吾運鋤于田覺鏗然有聲者三視之得方
石蓋去石而金是命洗土視之則古金印也

漫筆八卷

拾陸

其文為壽亭侯印又命取石至則硯也府君
乃歸其印於朝取其硯而償若直焉硯之
在于家餘六十載正德己卯孟秋十有二日
記所謂東溪府君者即通紀諸書所載兵部
觀政進士常熟楊集當時以其上于司馬書
出為安州知州者是也

楸葉膏須依法製之葛常之云汝州楸樹極多
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本於後園後政思
其人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和間先人知

州日聽政燕客俱在焉一日廡訪使周詢來
訪因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傳
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憲使王偉來訪
因道詢語偉曰有人患我背腸胃可窺百方
不差者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傳其外又用雲
母膏作小丸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
膚外與楸葉膏相着瘡遂差功亦奇矣余欲
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漫筆八卷

拾柒

中山狼傳馬左都中錫撰刺李空同惇德康對
山脫劉瑾之害耳刻者雜之唐宋稗官諸傳
之列讀者豈能了其意之所屬哉

近時張江陵事議論紛紜田野老農豈識廟
堂事偶見坊刻有翰林于慎行上月林丘少
司寇禱書其言似公可為他年作一案也行
謹啟老伯榮差尚未獲面臺駕嚴裝啟行有
日恐眾中進見不盡欲言老伯此行出自
聖上簡任事體重大恐有難處行在里子之末
不揣輕微有所陳于左右以備采擇惟老伯

垂聽焉。生濫等詞林，閱有年歲。江陵始末，皆所目覩。其殫精畢智，勤勞於國家，與其陰禍深机，結怨于上下者，皆頗能窺其大槩。而未易更僕數也。當其柄政之時，舉朝爭誦其功，而不敢言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而不敢舉其功，皆非其情實矣。而連日廷中士夫，見其處分過當，亦庶有惜之者。至于九卿一疏，切中机宜，關係國體，又莫不傳誦欣服，以為義舉。然主上憤結之日久矣。又

漫筆八卷

八

拾捌

有積怨于海內，一欲有所出之，其是非功過，卒難別白。且方此其時，論亦未定也。惟是籍沒一事，責在使者，竊有深慮。敢為老伯陳之。今上之所為籍江陵者，一則恨馮璫之厚藏，而欲求當于外；一則考某某之故事，而欲合符于前。故致在必行而不恤也。夫使江陵之家誠如二氏即籍，而正法不已，晚耶。然以事理度之，竊知其不然甚也。何以實之？夫馮璫所取者，皆中貴之積也。內中大小監局，號

為二十四衙門，以及門廠庫藏，執掃除之役者，何止千萬。每有一缺，即納金于保。大者以萬計，其次數千，小乃數百。予者不以為賄，以為例也。受者不以為貪，以為例也。如輸粟鬻爵而已。江陵安得有是？自世廟西苑近臣，積貲鉅萬者，不知其數。邇年以來，其人率多老死。每一人病甚，其家輒走告保。保即遣其名下內臣為之護喪侍藥。至則高其堂室，逐其弟姪，禁其飲啖，坐而待其斃。一舉而盡獻

漫筆八卷

八

拾玖

之保矣。如此者，又何止數十家？其所得何可貲量。江陵安得有是？此九卿疏中所謂比之馮保萬分不侔者也。乃若某某之事，又不同矣。何也？某某日以鬻官為事，如列肆市門，交手相易，萬貨畢萃，衆價具陳，積蓄不貲，固其宜也。江陵則不然，其平生顯為名高，而陰為厚寔，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其深交密戚，則有賂路人，則不敢債帥鉅卿，一以當十者，則有賂小吏，則不敢得其門而入者，則有

外望則不敢此則所入亦有限矣且此老以
蓋世之功自豪固不肯甘為濟鄙而以傳世
之業期其子又不使濫有交游其所通關竊
借者不過范登馮昕二三鼠輩而其父弟家
居或以其間隙微有網羅如此而已則所入
亦有限矣此九卿疏中所謂不及兩人十分
之一者也夫以所有不及兩人十分之一而
其積憤結怨乃十倍於兩人執此而取盈故
甚難也况其席藁二年豫為道地即有所歲

漫筆八卷

貳拾

度已流散今直捕空技虛何以稱塞 上命
從而根究株連全楚公私重受其累是某處
之已事也使者胡以慶之生行以為臺省公
既本不可少業已覆閣無復及事老伯受命
而往又不宜有言誠遣一使入說同差中貴
置馮璫勿談而以彼此不同之狀向中貴熟
數之使其辭行面奏為 上別白冀萬一開
悟責望稍輕庶至彼中易于區處有以報
命也又有所懇江陵太夫人在堂年八十老

矣。累然諸子皆排獯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
後一簣不得着身必至落魄流離無所棲止
可為酸楚也望于事寧罪定國法已彰恤其
孤嫠存其血食或為之疏請于 上乞以聚
廬之居或為之私諭有司恤以立錫之地使
生者不致為樂郤之族而死者不致為若教
之鬼又惟老伯高誼能行之悠悠世情他又
何望哉生行叨塵館局嘗遇江陵知遇已而
偶有憤激得遇知己竊甚愧畏自屏于田野

漫筆八卷

廿一

之間僅而獲免然當其得遇之時亦曾與相
知有言以為今日阿附相公之人他時必至
負義今日觸忤相公之人他時必不忘德乃
今坐視其敗而不能吐一言半詞以酬心許
又甚以為恨幸而老伯在事得以進言冀有
萬分之一可以保全其後此區區之公願而
亦使職之光也老伯其垂意焉謹啓
張敬修
十三年五月十三日三更時自繼寃書備述
上司欲坐以二百萬家貲之苦語語酸辛蓋
于公之言亦 此乃文定慎行之事也之於平論
不行也

世宗欽明大獄錄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
 湯公沐以此罷斥後 穆宗御極又因都
 御史龐尚鵬疏遂追恤罪斥諸臣前後矛盾
 余得項甌東公喬之論曰武定侯郭勳初鎮
 兩廣時正謙恭下切御史周公鷹以事謫懷
 遠驛丞武定托求文厚施于周周堅却之且
 有後議勳恨之他日誘其入門重撻二十縉
 紳聞之俱不能平也後馬子錄巡按山西有
 為白蓮教張寅者善燒鍊武定素善之後聚

漫筆八卷

廿二

黨數千人為地方覺舉使坐以左道惑人之
 罪其何說之辭馬子以弘治中謀反脫逃李
 福達者即張寅也遂以張寅即李福達按以
 不軌而武定囑書至馬執書并奏武定謀為
 不軌各道三法司以周故方幸武定有罪欲
 成其獄勳貪緣無所不達 聖上明知其非
 不軌也特陞張羅峰掌都察院事陞桂見山
 刑部尚書方西樵大理寺卿專為平反此獄
 而前此三法司及各道緣此為民去位將及

百真而馬子錄謫戍廣西賓州竟死其地識
 者謂大獄之成固由武定為張寅伸冤亦因
 縉紳為周廣報復而周公鷹不能見惡人以
 辟咎則實始作俑者一事之微幾至空人之
 國嗚呼是豈可獨歸之張羅峰哉可以為戒
 矣此論在嘉靖壬子以前殆得情者也

何文肅公喬新考元順帝為宋瀛國公之子而
 著天報宋祖仁厚之意此等議論却不可少
 教字即是學字古文實同用教學效學俱只是

漫筆八卷

廿三

一箇文字

王鳳洲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臣傳小斷野史
 氏曰廷和之始微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踰
 於前後數公則其才勝也正德之政盡於左
 右貂譬之衣若鶉結矣不有虞者誰與彌縫
 嘉靖之初收漁為桑宗社磐石誰之力耶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則冕與紀皆廢幾是二人
 者甫得政而奪之若救屨視宏何霄壤幾也
 宏之初節內勁於權倖而外伸於奸黨不亦

繳繳秋陽哉。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以名為調劑。然再躡再起。保功名於猜世。則亦長者效也。一清有應變之略。而無格心之本。押闔操舍。此將道也。而行之揆地。智殫力竭。得死幸矣。乎敬因机。違會一言。拜相。直自遂人主。為屈。斯功罪不亦等哉。二李長。而時稍負。荷春芳。知此伯仲之間也。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借上。下福下。東市之屬。夫豈不幸耶。嵩沾沾小技。以順為正。內固主。而外籠天。

漫筆八卷

廿四

下之私。即不有孽。子寧毋敗也。抑二臣者。相傾若讐敵。夔伯之地。化為秦楚。徐高張申之。所繇兆也。階赤烏几几。羔羊素絲。嘉隆之際。亦何下廷和哉。惟其小用權術。收采物情。識者不無遺憾焉。雖然。若廷和階者。俱救時相也。拱剛復強。惟幸其早敗。雖小有才。烏足道哉。居正申商之餘習也。尚能以法劫持天下。器滿而驕。羣少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寒暑移易。日月虧蔽。沒身之後。名穢家滅。

善乎夫子之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傳乃鳳洲親筆草稿。有一友館太倉。得之。携以借錄于余家。孫者項。既東。私錄載李三洲。廣東南海人。問伊。廣人食蛇信乎。曰亦有食之者。然有食之全家死。毒者矣。有某學生負出迎提學。內有十數人。在明倫堂伺候。忽有一大蛇自梁上墜下。諸生以為奇。取而烹之。將熟。忽報提學到。諸生趨出。有犬見鍋中火湧汁流地下。飲之。諸生

漫筆八卷

廿五

至則犬死。竈傍矣。即取其肉埋土中。數日土上出一大木耳。黑而嫩。蓋毒氣所發也。張鄭西因言某巡按過山中。見木下有犬木耳。一朶甚嫩好。以為天花菜也。取歸煮食之。盡一盤。即入卧房。明日已時。尚未起。書吏倒門而入。止見骨頭一副。其肉盡化為水流滿牀下。其毒一至于此。因令人掘原山木下。得大蛇如桶大。燒之三洲。又言蘄蛇亦有作酒飲之。而死者。曾見餘姚毛僉事旅襯。問其僕。致死

根因云止因一卿官在湖廣寄一斬蛇主人因有暗風疾即浸酒飲之半月腦後發疽遂至不可救藥嘗聞有三人行路者渴甚入瓜園市一極大瓜共食之登時俱死瓜主掘其下得蛇如桶大斬之歷觀數事凡物異常者決不可輕食又廣東雷州府養濟院癩疾者數百其便溺多癩蟲雞食之谷應官府者食其價賤輒買以供官如此等類孝子仁人不可不知

漫筆八卷

廿六

正德甲戌南戶部尚書太原張公縉刻宋學士文集成序其後云潛溪前後集文粹出于鄭氏所輯及蜀本衢本外國本皆略而未完近時杭本八帙頗多而為人率妄去取猶未刻也初公存目手定八編凡若干首以細眼方格命子璉繕錄精整首簡猶公手筆其木亦歸鄭氏久之流入錢唐予購得之愛重歲襲行輒與俱茲來總漕于淮因命按本翻錄入刻稍展而大之為若干帙以公之于天下仁

和即瑛云予嘗見太史宋公漁詩四冊公親書者也大字如指頂小字如芝麻或行或楷真有龍蟠鳳舞之象高可五寸亦奇物也惜為抗守張公取去今學士集中之詩不滿二百則知遺落多矣按宋公親筆詩文皆落于張姓之手殆亦一大奇事然文以張顛詩以張晦即一人之詩文而有幸有不幸如此安得更歸于好事者而與文並傳哉

雲間李豫亨云我松張澱山公判温州時與其配陸夫人之任夫人故少保完之女也未至城數十里天色已冥勸甚欲少憩俄見火光隱隱若人居比至使人問之見一老嫗方擁

漫筆八卷

廿七

鑪一少婦方織絁聞叩門聲出迎公誠其下曰吾上任之辰在明且不可後夫人且息天明徐來未晚也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下車進休坐未定嫗顧謂婦曰何不治茗以獻婦曰諾汲水舉火乃以兩足代薪侍女驚見大呼時從者百餘人環屋假寢亦群聲大

味何者屋宇器什泯然無迹惟存空林而已
夫人之次女即庠友趙吾綠之外母時為予
言甚詳非妄

盧多遜門下士種英蘇冠多遜甚器愛之多遜
既得罪獨此二人徒步送抵海而還英改名
放字明逸蘇改名易簡

縣中陳某家有使如生廣瘡求醫于方上道人
其方只用乾荷葉一味濃煎湯當茶日逐飲
之盡量而止不過六七日即愈矣親試驗甚

漫筆八卷

丙

廿八

又一當縣甲首者曾生廣瘡傳方上人方用
麥母子草根搗汁和好酒同服即愈其草須
取竹中無露水者為上

倭房公賦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元倭房出橫行
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終罷而歲考直抵
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宮牆起錢神樓開銅臭
閣滿載裝四狼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
耽耽焉逐逐焉垂涎空洞真有似乎精魄失
落驚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若何虹

目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沉醉酒色融融修
然羨怒令人慘悽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
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珠入泮無錫
周秦親家隣友為過財人米麥焚焚亂圈點
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臙苞直行也
批捷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
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嫌亦
妍十目所視而莫拚焉有不可聞者遺臭萬
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

漫筆八卷

廿九

精英故其隔年預托親人渡水涉山訪儒生
之富貧夤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材銷鑠怨氣
遷迤道路聞之莫不嘆惜嗟乎 皇上之心
作養人材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柰
何取財盡錙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
朝為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霎時為吞聲之
啞啞案首賊私多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
等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隸之城
郭厥子受賂出于公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

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同謗海
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戕士類者
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
嗟夫使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為
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
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
而遠播之是使野史之言而強於國史也
時萬曆十四年房學院寰浙江德清人通賄
事露吳中士子作此以譏之戒菴老人年已

漫筆八卷

四

三十

八十餘二殊駭時事之多變漫錄之倘不即
下地他日展卷亦可一扼腕又有溫青衿文
取四書中語依時文體轉合成篇余惡其侮
聖言也擲去不錄

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刊本窓稿有書賈在利
考朋友家往來抄得燈窓下課數十篇每篇
謄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幾篇每篇酬
錢或二文或三文憶荆川中會元其稿亦是
無錫門人蔡瀛與一姻家同刻方山中會魁

其三試卷余為憇憑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
東湖書院活字印行未聞有坊闢板今滿目
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

牛有獨肝者食之殺人相牛法岐胡有壽膺匡
欲廣毫筋欲橫蹄後常有聲有黃也角冷有
病旋毛在珠泉無壽睫亂觸人銜烏角偏妨
主毛少骨多有力溺射前良牛也踈筋難養
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每
一年接脊骨一節陰虹屬頸陰虹雙筋自尾

漫筆八卷

三十一

屬頸也此草木子雜俎篇所載蓋從寧戚相
牛經中節出而又附益之以便觀者

附治六畜諸病方

開楊花兩川鳥

草烏

白芷

蒸蘆

豬牙皂角各四兩

麝香一錢五分黃丹一兩

訶子去殼綠豆粉一兩

風化石灰五錢皂角刺

將右鼻孔俱為細末用藥時推左堆右先

吹藥于左鼻

水牛一錢五分

黃牛馬驢一錢二分

漢明帝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濟陽
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宿娼酗酒世之覆轍相尋而多未悟豈聖賢之

訓微與簡約故習而不察耶往閱侯布政一元集中有走筆戒弟書反覆曉譬頗饒名論讀之即登徒子便當回頭恨無藻筆不克為高陽輩益友會有携莫貢士雲卿所作酗酒戒示余者兩作固可並傳以砭沉酣惑溺之膏肓也雖老眼昏花不怯捉筆侯曰夫係蹄不解猛虎决躡危疾在前孝子進藥非不痛於身哲於口也爰有所至情有所不得不然凡熟諫之道異於責善義方之誨別于忍心

如使畏不祥而曲阿慕怡怡而順非是以一躡之痛易其七尺之軀不忍乎介然之舌口而自詒罔極之恨也豈可謂知類哉克己之難自昔而稱之柔曼之傾意尤其難者也故女戎禍水聰明之主以自誤而吳妹越艷智術之士亦以誤人譬之鬼物之惑人始者必有以中其意使如膏火相滋不盡不止方李赤之惑于溷厠也所見無非清都麗宮妖艷餽芬者欲以區區之辨易其所見豈不難哉

彼死而有不恤而欲陳之以毀譽利害不亦末乎故苦藥所以已疾也苦言所以去惑也醫經云疾有不治者二不可藥一不治也可藥也而不受藥二不治也始之以不受藥終之以不可藥此忠臣孝子慈父友兄所為流涕長嘆而呼天也衢塗跬步而楊朱哭之跬步之失何足哭也然至其千里也則又不及哭也詩曰何嗟及矣是也曲突徙薪以告燕雀其信之乎然而有必至之勢其不至乎焦爛者幸爾吾前所謂啖野葛飲鴆而不死者也古今以來獨一曹公奈何以不覺之軀天地所界父母所遺試之猛獸毒藥僥倖於萬一乎夫文人無行非謂固然惜其是文而迺是行猶言斯人斯疾云爾古今文人獨一司馬相如我屈原之忠為詞賦祖賈誼升堂漢之彥也昌黎東坡唐宋名臣人非堯舜誰無小疵然必立行大節不踰斯為君子至如孔孟左國經史之文何嘗不妙絕天壤但不可

以文目之爾。假令天壤間不生司馬相如。無其詞賦。何損於治。何傷於藝林哉。且相如文傷靡麗。故前輩謂其類俳。而武帝亦俳畜之。此何異奕秋九僚。以一技垂聲者耶。昔人謂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區區雖未敢妄意。九仞之門。至於及有之。墻不願托足。嘗思執鞭叔度。對嘯孫登。相與遊于無言。而或發於不得已。則纚纚洋洋。為寒餒帛粟。疲瘵鍼石。即不能然。猶欲鳴其心之所藏。如春蟲秋蚓。宣寫

漫筆八卷

三十四

和氣自得而止。無用雕蟲殫極侈靡。淫泆如相如為也。今人固無相如。即有之。吾亦不好。文且如此。况其行乎。而聞以卓氏事自解。此大謬也。且卓氏事。相如寧慕其色耶。臨邛今謂相如窮困。幸來過我。而王孫奇貨可居。故謬為恭敬。以相如婿之耳。已而果大得其財。為富人。馴致以貲為郎。顯于漢廷。按史記相如貲郎在未適臨邛之前。此則相如本意不在文君。甚書故走筆未考耳。明讀史者忽之耳。如令相如反効其貲財重

帶卑禮以求失身之文君。吾知相如不為也。若為之。則其家徒四壁者。不將愈甚。轉入溝中乎。狗監未為。天子不聞。獨與失身一婦人。無用之書數卷。而何適矣。然則彼雖失行。猶為身計。今杭州諸公慕之名實。而失無相如之利。而有其累。難以言智矣。位尊家溫者。其患遲。位下家儉者。其患速。不觀之膏火乎。雖同于灰燼。而膏之盛者後止。亦理也。或曰膏雖竭。我能續之。燎雖息。吾能揚之。商賈恃什

漫筆八卷

三十五

一之利。士大夫仰奉祿之進。而能文善遊者。資朋友之助。此其所為續膏繼明之術也。悲夫。吾所為碌碌服賈。致身策名。扞思竭精者。寧為區區一女子哉。武王不斬妲己乎。且好色人之天性。不知子都之妓者。無目者也。而詩人如雲之棄。縞衣之樂。豈其性與人殊哉。誠富貴有羨金餘帛。何不自置妖姬。深宮自娛。猶未決裂男女之坡。解絕庶恥之維。求之縞衣。綦巾。亦其次也。夫巫山之雲。朝暮而送

人河畔柳枝如林。離亭之位如雨。計文君之所當。豈一司馬相如哉。前袂未分。來衿復結。是何異。蹴珍餌。行道之中。蒙袂者猶唾之。而聰明之士。願甘心焉。何也。蓋婦人有挾媚道者。其術如鬼神。使人神眩目昧。而不自制。漢史往往見之。吾意倡優之家。其有傳乎。不然。何顛冥之衆。而覺悟者之寡也。商賈負販。縉紳之士。無知愚小。大銖錙而積之。眩篋而委之。甘心効其力。沒首而不悔。夫左右戮力。治生以奉其主者。奴也。左噬右搏。得狐兔以効之人者。狗也。今倡優挾邪術媚道。奴畜犬豕。天下之人。坐食其錢財。而惑者猶然不悟。一旦商者折閱。亡其什一。仕者失官。亡其資財。始匍匐而無所歸。爾猶曰相如愛文君。豈不謬哉。吾觀今世文士。類多虛名。昨所觀其人。歌詩草書圖畫。其品至下。而能盜虛聲者。正猶下里巴人。一唱而千和也。易世論定之後。吾不知其人當在相如詞賦之科否也。恐不

漫筆八卷

三十一

能過李赤。李赤詩賦固在。迺能與李白相亂。而因循失足。為廁中蛆。後世士羞言之。况若人者乎。夫蜩鳩之翼。難以圖高。蟬蟀之衣。難以持久。故附鳳者千仞。附驥者萬里。彼悠悠盜名之士。安足榮其咳唾。而與綢繆應和哉。相如之輩。既其意指不類斯今。又西施之輩。不可慕効。姑效其倩笑者。可也。觀今之文士。非特盜名。乃亦盜利。故辛垣高魯連。以其無求。鄰忌不信。賓客之諛。以其有勢。勢移利盡。雖黃隨變。吾觀今世東書相遺。傾肝相示。語卒未有不涉取求者。此其交游歸趨。大體可觀矣。不待交解於張公子。而龍陽之情。已暴于後言矣。凡斯之類。不奇殫陳。區區今者。藥石之獻。惟在靜諷六經。四子。閉門謝客。使天机有雨露之息。則以子之才。如寶鏡拭塵。邪魅畢燭。刀刃發研。向之繚繞游絲。而斷之耳。以相如之文。明鄒泗之道。以周南之窈窕。易巴蜀之奔亡。斯亦生人之至樂也。於子何

漫筆八卷

三十七

如楮短意長。有言不盡。莫曰昔王無功著五斗先生傳。而劉伯倫頌酒德。盛言醉鄉之致。於是張飲者赤幟。晉諸名流入狗竇豕圈。累至傷生滅德。禍貽國家。故樂令譏之。夫名教中豈少立身榮名之地。何至乃爾。荆卿混迹屠沽。灌夫蓋寬饒使酒罵坐。彼皆有所為。慕義輕生。其殆狂者之儔亞乎。而猶不免身嬰戮辱。宗社墟夷。千載而後使壯夫飲血。死士吞聲。假令諸君子能傾身為知己善謀慮。終

漫筆八卷

三十八

始則燕太子未必首犯狂秦之怒。而田蚡驕貴。奚必甘心魏其。以觸天下之謗口哉。片語發憤。不能自制。甚哉乎酒之流生禍也。大禹聖人也。能即始而見其所終。故飲而甘之。以著明戒。後世子孫。遂有如桀者。以酒為池。使千人牛飲。以樂嗟乎禹之聖。而不能使酒之不為桀也。此可以省矣。張君去華。負雋異才。頗數醜於德。方其醉也。狂悖癡蒸。過於季將軍。而逮其醒也。恬夷清穆。藹然吉士。然其飲

也必醉。而其悔也不果。又少年負才。則以為立身榮名。當在乎此。耶噫其誤矣。夫不解于酒德。而襲古人之迹。故有傷生滅德之咎。即晉諸賢。彼所為有托而逃。其將以是辱身污行。而樂免于禍者。當以為智。而不以為狂也。淵明先生之於酒也。避世者也。畢茂世胡毋輔之諸君之於酒也。避亂者也。荆卿之於酒也。藏名者也。灌夫蓋寬饒之於酒也。憤世者也。淳于生之於酒也。玩世滑稽者也。劉伯倫

漫筆八卷

三十九

之於酒也。傲世者也。張去華之於酒也。襲古人之迹。而不解于酒德者也。吾今與去華約觴。過五行。酒至一升。面作赤色。唇齒間覺灑然。以甘。腸胃間覺欣然。以悅。則覆觴止酒。以親命告于友朋之中。其不聽者。非良友也。則于止酒也。庶乎其可也。否則莫生且歛衽而避舍席而逃。吾寧從樂令諸君子遊。不欲附會荆卿蓋灌之徒。而為滅德之士已矣。風水之說。先王所不道。而周公作洛書。稱兩卜

潤澤之水。家語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壅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羸土之人醜。呂氏春秋：輕水禿瘦，重水尪癯，甘水好人，辛水疽瘞，苦水疰偃，任子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以此觀之，未有不鍾於水土者。而富貴貧賤不與焉。至魏管輅始置格盤，擇葬地。晉郭景純謂人之死，本骸乘氣，遺體受蔭，乃著葬經。及陰陽雜撰，以生人之利鈍，由地理

漫筆八卷

四十一

之美惡，若執券揆懷，遂使末世滋蔓，雖士大夫間，以此構穿，或地未獲，暴露終年，感亦甚矣。他若僧泓告張燕公：土龍水龍各深一丈二尺，可設窀穸，四維謂之折壁，中項謂之中焦，置玉以助神道，鑄牛豕以禦二龍之類，益不可曉。嗚呼！瓦棺聖周，漆梓柳翼，三王制也。驪山玄室，下錮三泉，今安在哉！術家相傳，新昌石氏以縣官陰殿先塋，牛鼓一旦罷官，幾及百人。又江右故相家墓地，正德間為逆黨

業棄殆盡。及今貴顯富盛，無替於前，是豈盡係於地理哉？禹陵闕里，享祀無窮，存乎其人耳。宋人倪思父有云：住場好，不如肚腸好；墳地好，不如心地好。又宋壺山謙父贈地理師云：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知，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本貧賤。迨其富貴力可求人，事極時天理變。錢水部仁夫詩云：尋山本不為親謀，大半多因富貴求。肯信人間好風水

漫筆八卷

四十二

山頭不在在，在在在，又得空青先生風水論云：陽宅有三十六祥，居家尚理義一也。子孫耕讀二也。儉勤三也。無峻宇雕牆四也。六婆不入門五也。無俊僕六也。每聞紡織七也。能睦鄰族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閨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醫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喪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女人

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
幼者舉動稟命于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
在座二十二也聞人謙婉二十三也家僮無
鮮衣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
信禱賽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
興以時二十八也不聞嬉笑罵詈二十九也
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
一也主人有先幾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
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語三十四也能忍

漫筆八卷

四十二

三十五也常畏清議畏法度畏陰隲三十六
也右三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
然下手速備所謂移門換向趨吉避凶之真
訣也今之惑於陰陽者何不三復於斯
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
之心人

宋郭功父有老人十物詩謂不記近事記遠事
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
裏睡不肯坐只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子不

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繁少飲酒多飲茶
暖不出寒即出昔人稱為切中老人之病余
今年八十又加五矣近事遠事皆不能記獨
喜與人訊問近事檢秤官小史閱遠事自少
入試執題目牌下便能遠矚及今蠅頭細字
燈下猶能辨之頗為遠近無遺視二三十年
前因喪子多哭今且不日人哭余余何哭耶
笑時或有之未見睫下濕痕也黃昏進糜登
床酣寢直至日出偶一時聽鷄聲耳日中對

漫筆八卷

四十三

典籍會心處輒手舞足蹈睡殊少也平日好
陪客坐即少年與兒孫往還者喜與共几席
步履雖不艱至百步外輒用竹兜子不好行
也每食必問爛否否必再煮惜子勤勤貧無
儲惜孫埋頭不掛綠大事碎事入耳或料理
入手便推却平生酒量多不過三行見人飲
則酣適淪茗惟以供飯後漱齒餘則畏其性
寒飲香避之春秋挈子孫郊原一舒躡冬夏
惟斗室揮扇擁爐而已余老人其物中之物

耶適有方外道人以相術自逞透前余曰翁
 肯以一布袍贈我我包翁有太公之壽余私
 忖曰豈余之年亦拘耶退而書此為好事者
 他年作一笑柄不足為物內一之於世也
 無錫顧涇陽憲成其制科文人人稱之有携其
 游月巖記示余者余細閱之即古文辭亦吾
 荆川子後一人也錄之記曰予以歲之九
 月六日至桂陽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
 經道州州大夫張四可氏出謁予為問訊瀟
 瀟漫筆八卷 四十四
 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去州可四十里有月
 巖相傳以為先生悟道處此一奇觀也余曰
 何如大夫曰志言巖形如圓廩中可容數萬
 斛東西兩門通道當洞之中而虛其頂自東
 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
 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則之以畫太極圖云已
 晤彭將軍哲菴氏語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
 哉明日遂偕往既至歷崖而登下而就几少
 息焉徙倚四顧奇石森列滿壁而是眉睫之

間變幻紛沓應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陰道中
 不知有此否哲菴曰吾聞諸志矣如走獵如
 伏犀如龜蹠蹠如鳳翱翔如龍蛇蜿蜒可謂
 筆端有畫予曰未盡也擬為之名卒不得其
 似而止遂與二君徐步而前就其中望之既
 圓且朗果如所言不謬予因笑謂曰今日望
 日也故應有此已轉而西尋却而東所至輒
 佇立疑視遙相嗟賞已復登其巔忽見白雲
 數點冉冉從東而來望之可數里內外張君
 異之指其處呼余而謂曰是瀟溪先生故里
 也余聞之翩翩神王爾時覺得兩腋風生便
 欲乘雲而往攬濯纓之亭飲其泉一斛洗滌
 塵氛徐而從先生乞太極圖也為之徘徊者
 久之既而還坐其下左右薦觴觴到輒盡主
 亦不勸客亦不辭清言疊疊爾我俱失薄兩
 既收斜陽欲下陶然相對氤氳滿懷與人竊
 竊從傍言暮矣弗問也從容謂二君樂乎張
 君曰當此之際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

地間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
 還問予予曰亦復如是起而嘆曰美哉茲游
 也無物內碍忘矣無事外碍忘矣內外兩忘
 漁溪先生之所謂靜也昭昭乎進於太極矣
 吾儕偶爾寄適俯仰之頃意象豁如輒自有
 會心處何況先生乎其所得於茲巖之助豈
 少哉雖謂則之以畫太極圖未為迂也昔朱
 子疏大學格物之義謂一草一木亦不可不
 理會姚江王伯安非之曰柰何舍內而徇外
 由今觀之何者為內何者為外河之馬可以
 畫卦洛之龜可以叙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
 新腐陳奇搃歸神理人自為間隔耳伯安類
 慧絕人而所見若此豈其偶未之思與吾於
 茲巖乎有悟也雖然悟之非難實有之為難
 今夫先生之稱主靜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
 長國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
 無非若羈旅之暫來暫去也吾儕幸徵須臾
 之暇撰奇討勝回視膠膠擾擾之鄉迥若僊

漫筆八卷

四十六

凡以故情暢神怡灑然自適退而與膠膠擾
 擾者交卒亦歸于膠膠擾擾而已夫焉得而
 有之不惟是也吾與張君故生長吳越間去
 此四千里而餘彭君即楚產乎家故去壁之
 下去此亦二千里而餘生平傾慕先生如飢
 如渴一旦得遊其處以故目若為之加明耳
 若為之加聰心若為之加爽假令朝於斯夕
 於斯取諸衣帶之間而足且將狎之以為故
 常漫不加省欲一獎希於灑然弗可得也雖
 日居其中與在膠膠擾擾之鄉何異然則向
 之所云靜者夫亦羈旅之條來條去而以言
 乎主靜恐不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茲巖僅
 僅二千里或四千里而已也何謂悟哉二君
 稱善就余索主靜之訣余面壁不蒼有頃曰
 其試問諸月巖遂各畫一觴別却越七日還
 自永州爰籍其語而存之用自省焉無以貽
 二君是歲萬曆十五年也

漫筆八卷

四十七

海棠欲花盛而鮮須冬至日用糟水洗根下世

謂海棠無香惟西蜀潼川府昌州海棠獨香
成都人謂海棠為花尊貴之也余家有垂絲
鐵梗二種垂絲者本大于斗枝高于屋開時
足稱巨麗之觀每以不得相城翁圖之為恨
王心齋良遺錄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牀
之間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八佾
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人心惟危伊川
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况其下
者乎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

漫筆八卷

四十八

心也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
偏傍今俗學之通弊也肖立半存焉馮金姓
誤脫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馮今俗書之通患也
為立字經三寫焉焉成焉今俗書之通患也
能勉強學問而免於俗學則俗書之弊無憂
矣

削徹告高帝曰嗟乎寃我烹也董仲舒士不遇
賦曰嗚呼嗟乎遐哉邈矣太白蜀道難噫吁
噫危乎高哉之句蓋有所本而世稱為獨造

何也東坡表忠觀碑是效柳子厚壽州孝門
銘初學信謝氏軌範之說動曰本史記沿襲
之難破每每如此

德國虞淳熙浙江右衛人全孝圖并說

全

寒

釋氏

士中官附

日

諸侯

禽獸

孝

乾火渾敦天子土山川四夷水

月

卿大夫

草木

漫筆八卷

雨

老氏

四十九

圖

先

庶人孝附

禮

孝字從老省從子子在老傍抗而不順非孝
也老在子下逆而不順非孝也老上子下斯
象形矣規者太虛也規中者其孕也約以從
老從子之象太虛為老能孽萌為子太虛為
老三才萬物為子乾為老坤順承為子乾坤
為老六子為子乾坤為老日月五行民物為
子日為老月受光為子日月為老五行民物

為子五行生我為老我生為子山祖脉為老
胎育為子川源為老委為子五行為老渾敦
氏為子渾敦氏為老人為子二氏父母為老
二氏為子兆人父母為老兆人為子四夷父
母為老四夷為子五等之貴者為老賤者為
子禽獸草木各有牝牡雌雄雖胎化不同而
生者為老受生者為子以老孚子以子承老
無物非孝也據神契曰孝在混沌之中曾子
曰夫孝推之後世而無朝夕無時非孝也無

漫筆八卷

卷十

物不有無時暫停以應規也人言釋老超出
太虛不拜父母太虛無外復何可超即與同
體能不孽萌而為孝乎作全孝圖說
莫遣鷓鴣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來萬事
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轉食膠膠擾擾聞
林皋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平生履管領東
南到處山此宋廣州鈐轄俞似作
方正學詩云前宋文章配兩局盛時詩律亦無
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

孟勞魯之寶刀穀梁白撰貨貝名平準
木槿花即佛桑花出黎州巒嶺簷葡萄花即柘子
花陶隱居云其花剪刀六出刻房七道胡荽
俗名也即曼陀羅花一云佛桑花枝葉類江
王兩舟云橫州人呼佛桑為柘子更可笑有
淡紅深紫淺紅淡紅數種剪掉于土即活
萬曆辛卯科浙江鄉試主考為九我李公廷機
同考經房有杭州府推官吳炯當呈卷之時
辭色甚不遜于主考李公怒之因索其房落
卷親閱遂摘出一奇卷批中吳曉曉爭駁且

漫筆八卷

卷十一

悍然欲束卷解職出場李公不顧命署于別
房中第六十四名拆出乃寧波府學生陳恪
也先是初場完後都臺常公居敬索堪中魁
元卷子學道李公同考學道取兩卷上呈其
一即陳恪使吳不忤于主考則落卷何向見
賞哉而學道之擬送者亦當失色矣又有嘉
興李日華初場已抹壞因中式中論不堪刻
程特拔其論竄數語刻之錄中真之第九十
名榜末云觀陳李二君之得焉場中僅有天

命在不可強也。余邑舊父母蔡南胡公士慈為杭郡守。是時與塲事親對余家孫說胡公又謂論語程文末比過接二句是李公採其所商榷者。蓋李公本與胡公舊識。而李公館于余郡。董君言詩家正其令余邑時也。交往最莫逆。而是科又相值于杭。同塲事亦異數云。

宋大觀中有士人買靴于鋪翁。見其父葬時一靴。怪問其故。鋪翁云。官負携來修者。候之來

漫筆八卷

五十一

者。果士人父。士人拜不顧取靴而去。士人追逐數里。泣呼求救。言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遂往謁繁。因問何以為幽冥所重。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後或一或二三。或十。今四十年矣。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為正之。若遇人渴。予與杯水。如此類者。隨事而利之。無貴賤可行也。元時王紹文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旋處。

雖獨力亦當自為。害人之事。於戲謔中。雖一念不可妄發。夫利人濟物。幽明一轍。而今之子弟。往往好行小慧。以洩怖人為快者。獨何心哉。

余得宋刻鬼董一書。中有論十王。薦止兩條。可開世惑者。特揭而出之。一云。佛言。琰魔羅。蓋主捺落迦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僚屬。義不得差。扁十王之說。不知起於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陰於一世界。不啻於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聚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

漫筆八卷

五十二

素訶其一。今所居瞻部。特素訶之一洲極東南。陰於一世界。不啻於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素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矣。泰山奈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幾于天者。亦非主冥道。乃聚列于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歷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僅經二王。抑何疎密之懸絕。

耶當是僧徒為此以惑愚民耳一云老子見推於仲尼蓋亦聖人也其道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衣冠喪祭與齊民同老子之子曰宗蓋有妻妾矣而不嘗仕周其在四民之中亦仕耳特爾尚者不同非於儒之外別有教也秦漢之言神仙者其繁如蠅毛未嘗稱老子况於三清十極之說哉祭醮符籙始於張陵成於寇謙之惡其無所本始迺自託於老子以神其書實於老子不相干老子書言有道之

漫筆八卷

五十四

國其鬼不神其設為三官九府仙官將吏以罔民耶薦亡一門不在洞玄洞神洞真之科最為後出模寫釋氏而不克肖以佛本不言薦亡後人設為之已自背本教道士見其利入之厚因而徇焉蓋又張冠二師所不道也朝鮮國王為謝恩事萬曆二十年正月二十六日陪臣李裕仍齋捧 勅諭回還欽蒙 聖恩特賜銀兩綵幣欽此除欽依祇受外差隨臣刑曹參判申熙齋領表文禮物赴京進謝

并齋 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陛下進獻禮物前去今將禮物開坐合行移咨請照驗聞奏施行須至咨者 一紅細苧布壹拾匹 白細苧布壹拾匹 黑細麻布貳拾匹 滿花席壹拾張 雜綵花席壹拾張 右咨禮部 萬曆貳拾年貳月貳拾日 右朝鮮國王咨借觀于常熟趙吏侍定字家者年月慶大朱文印其文乃朝鮮國王之印六字是朝廷所賜金印後一大咨字下有花押字極

漫筆八卷

五十五

楷而精紙極厚幾一分光色瑩然外一金漆木匣盛之 鄭尚書淡泉公訓子履淳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雄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此嘉靖壬戌冬所訓最是名言 非學無以

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原是南陽誠子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八終
嘉慶十年己酉月
廿日
戒菴老人漫筆
庚午六月